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四六册目次

東坡先生書傳二十卷 （宋）蘇軾撰 明萬曆二十五年金陵焦氏刻兩蘇經解本 一

禹貢論二卷後論一卷山川地理圖二卷 （宋）程大昌撰 宋淳熙八年泉州州學刻本 一四四

杏溪傅氏禹貢集解二卷 （宋）傅寅撰 宋刻元修本 二三一

尚書詳解十三卷 （宋）胡士行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三一三

尚書考異不分卷 （明）梅鷟撰 明白雀山房鈔本 四二二

書義矜式六卷 （元）王充耘撰 元刻本 四九七

詩本義十五卷 （宋）歐陽修撰 鄭氏詩譜一卷 （漢）鄭玄撰 （宋）歐陽修補亡
宋刻本（卷一至五 十五配鈔本） 五七一

東坡先生書傳二十卷

（宋）蘇軾撰

明萬曆二十五年金陵焦氏刻兩蘇經解本

東坡書傳十三卷（內府藏本）

宋蘇軾撰。軾有東坡易傳已著錄。是書宋志作十三卷、與今本同。萬卷堂書目作二十卷、疑其傳寫誤也。晁公武讀書志、稱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駁異其說爲多。今新經尚書義不傳、不能盡考其同異。但就其書而論、則軾究心經世之學、明於事勢、又長於議論、於治亂興亡披抉明暢、較他經獨爲擅長。其釋禹貢三江、定爲南江中江北江、本諸鄭康成、頗有端緒。惟未嘗詳審經文考覈水道、而附益以味別之說、遂以啟後人之議。至於以羲和曠職爲貳於羿而忠於夏、則林之奇宗之。以康王之誥服冕爲非禮、引左傳叔向之言爲證、則蔡沈取之。朱子語錄亦稱其解呂刑篇以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合於理。後與蔡沈帖、雖有蘇氏失之簡之語、然語錄又稱或問諸家書解誰最好、莫是東坡。曰然。又問但若失之太簡。曰亦有只須如此解者。則又未嘗以簡爲病。洛閩諸儒以程子之故、與蘇氏如水火、惟於此書有取焉、則其書可知矣。

東坡先生書傳卷一

堯典第一　　虞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

·聰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文者其法度也思者其智慮也

光宅天下

聖人之德如日月之光貞一而無所不及也

將遜于位

遜遁也

讓于虞舜作堯典

言常道也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勲欽明文思安安

若順也稽考也放法也有功而可法曰放勲猶孔子曰巍巍乎其有成功此論其德之辭也自孟子太史公咸以放勲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名然有不可者以類求之則臯陶爲名允迪乎欽敬也或言其聰或言其敬初無異義而學者因是以爲說則不勝異說矣凡若此者皆不取欽明文思才之絶人者也以絶人之才而安於無事此德之盛也夫惟天下之至仁爲能安其安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允信也克能也表外也格至也上下天地也恭有爲讓有不克故以允克爲賢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明揚也俊傑也堯之政以舉賢爲首親親爲次九族高祖玄孫之族也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平和也章顯用其賢者也百姓凡國之大族民之望也大族平之民莫不平也方是時上世帝皇之子孫其得姓者蓋百餘族而已故曰百姓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協合也黎衆也變化也雍和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昊廣大也曆者其書也象者其器也璿璣玉衡之類是也星四方中星也辰日月所會也或曰星五星辰三辰心伐北辰也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以是命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

禹貢嵎夷在青州又曰暘谷則其地近日而先明當在東方海上以此推之則昧谷當在西極朔方幽都

當在幽州而南交爲交趾明矣春曰嵎夷夏曰宅南交冬曰宅朔方而秋獨曰宅西徐廣曰西今天水之西縣也羲和之任亦重矣堯都於冀州而其所重任之臣乃在四極萬里之外理或不然當是致日景以定分至然後厤可起也故使往驗於四極非常宅也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賓敬也賓導也秩次序也東作春作也西成秋成也春夏欲民早起故先日出而作是謂寅賓出日秋冬寒不能早起故令民候日入而息是謂寅餞納日二叔不言餞者因仲之辭

日中星鳥以殷仲春

日中者晝夜平也二分皆晝夜平而春言日中秋言宵中者互相備也春分朱鳥七宿昏見於南方夏至則青龍秋分則玄武冬至則白虎而夏秋冬獨舉一宿者舉其中也殷當也書曰九江孔殷

厥民析

冬寒無事民入室處春事旣起丁壯就田其民老壯分析見食貨志

鳥獸孳尾

乳化曰孳交接曰尾

申命羲叔

申重也

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

訛化也敘南方化育之事以敬致其功

日永星火以正仲夏

永長也火心也

厥民因

老弱畢作因就在田之丁壯也

鳥獸希革

其羽毛希少而革易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

餞送也

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

夷平也農事至秋稍緩可以漸休故曰夷

鳥獸毛毨

毨理也毛更生整理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

在察也朔易歲於此改易也禮十二月天子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

隩室也民老㓜皆入室
鳥獸氄毛
氄耎厚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
暨與也周四時曰朞朞當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
一而云六日舉其全也歲止得三百五十四日故以
閏月定而正之有讀爲又古有又通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釐理工官也績功也熙光明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疇誰也咨嗟也時是也猶曰時乎嗟哉能順是者我
登進而用之
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名書有胤侯吁疑怪之辭也
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或曰太史公曰嗣子丹朱開
明
帝曰疇咨若予采
采事也
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驩兜臣名都於嘆美之辭也共工其先爲是官者因
以氏也方類也鳩聚也僝布也言共工能類聚而布
其功也
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靜則能言用則違之貌象恭敬而實滅其天理滔滅
也
帝曰咨四岳
孔安國以四岳爲羲和四子而太史公以羲和爲司
馬之先以四岳爲齊太公之祖則四岳非羲和也當
以史爲正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湯湯蕩蕩浩浩皆水之狀也割害也懷包也襄上也
水逆流曰襄
下民其咨有能俾乂
俾使也乂治也
僉曰於鯀哉
僉皆也鯀崇伯之名
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
咈戾也方命負命也族類也圮族敗類也
岳曰异哉試可乃已

异舉也時未有賢於鯀者故岳曰舉而試之可以治水則已無求其他

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載年也九年三考而功不成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堯年十六以唐侯爲天子在位七十年時年八十六

汝能庸命巽朕位曰否德忝帝位

巽受也否不也忝辱也

曰明明揚側陋

明其高明者揚其側陋者言不擇貴賤也

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師衆也錫予也無妻曰鰥舉舜而言其鰥者欲帝妻之也帝知岳不足禪而禪之岳知舜可禪而不舉何也以天下予庶人古無是道也故必先自岳始岳必不敢當也岳不敢當而後及其餘曰吾不擇貴賤也而衆乃敢舉舜理勢然也堯之知舜至矣而天下不足以盡知之故將授之天下使其事發於衆不發於堯故舜受之也安

帝曰俞予聞如何

俞然也曰然予亦聞之其德果何如哉

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瞽舜父名也其字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象舜弟也諧和也烝進也姦亂也舜能以孝和諧父母昆弟使進於德不及於亂而孟子太史公皆言象日以殺舜爲事塗廩浚井僅脫於死至欲室其二嫂其爲格姦也甚矣故凡言舜之事不告而娶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皆齊東野人之語而二子不察也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刑法也釐理也媯水名也婦敬曰嬪虞其族也舜能

以釐下二女於媯水之陽耕稼陶漁之地使二女不獨敬其親而兼敬其族舜之所謂諸難無難於此者也雖付之天下可也堯以是信之矣而人未足以信之故復試之以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之事

東坡先生書傳卷一終

虞書

舜典第二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

重襲也華文也襲堯之文也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濬深也哲智也塞實也書曰剛而塞詩曰秉心塞淵

玄德升聞

玄幽也

乃命以位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

于四門四門穆穆

徽和也五典五教也司徒之事也揆度也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而左氏傳亦云使主后土以揆百事則百揆司空之事也四門四方之門也穆穆美也諸侯之來朝者舜賓迎之宗伯之事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舊說麓錄也舜大錄萬機之政陰陽和風雨時自漢以來有是說故章帝始置太傅錄尚書事而晉以後強臣將篡者爲之其源出於此考其所由蓋古文麓作禁故學者誤以爲錄耳或曰大麓太山麓也古者易姓告代必因泰山除地爲墠以告天地故謂之禪其禮既不經見而考書之文則堯見舜爲政三年而五典從百揆敘四門穆風雨不迷而後告舜以禪位而舜猶讓不敢當也而堯乃於未告舜禪之前先往太山以易姓告代豈事之實也哉書云烈風雷雨弗迷是天有烈風雷雨而舜弗迷也今乃以爲陰陽和風雨時逆其文矣太史公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其實也堯之所以試舜者亦多方矣洪水爲患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

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絶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且帝王之興其受命之祥卓然見於書詩者多矣河圖洛書玄鳥生民之詩豈可謂誣也哉恨學者推之太詳讖諱而後之君子亦矯枉過正舉從而廢之以爲王莽公孫述之流緣此作亂使漢不失德莽述何自而起而歸罪三代受命之符亦過矣故夫君子之論取其實而已矣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格來也詢謀也底致也猶受命而往返而致命也陟升也舜之始見堯也必有以論天下之事其措置當

爾其成當如何考三年而其言驗乃致其功

舜讓于德弗嗣

以德不能繼爲讓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上旬日也太史公曰文祖堯之太祖也不於其所祖受堯之終必於堯之祖廟有事於祖廟則餘廟可知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璿美玉也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轉者七政日月五星也

肆類于上帝

肆遂也類事類也以事告非常祀也凡祀上帝必及地示何以知其然也以郊之有望知之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傳曰望郊之細也書曰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柴祀天也望祀山川也而禮成於一日祀山川而不及地此理之必不然者也是以知祀天必及地也詩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以來學者考之不詳而世主或出其私意五畤祭帝汾陰祀后土而王莽始合祭天地世祖以來或合或否而唐明皇始下詔令祀至于今者疑焉以謂莽與明皇始變禮而不知祀天之必及地蓋自舜以來見于經矣

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精意以享曰禋宗尊也六宗尊神也所祭不經見諸儒各以意度之皆可疑惟晉張髦以爲三昭三穆學者多從其說然以書考之受終之初既有事於文祖其勢必及餘廟豈有獨祭文祖於齊七政之前而别祭餘廟於類上帝之後者乎以此推之則齊七政之後所祭皆天神非人鬼矣孔安國六宗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其說自西漢有之意其必有所傳受非臆度者其神名壇位皆不可以禮推猶

秦八神漢太乙之類豈區區曲學所能以私意損益者哉春秋不郊猶三望三望分野之星與國中山川乃知古者郊祭天地必及於天地之間所謂尊神者魯諸侯也故三望而已則此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蓋與類上帝爲一禮耳又以祭法考之其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則此所謂類于上帝者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則此所謂禋于六宗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

天下者祭百神則此所謂至于山川徧于羣神也祭法所敘蓋郊祀天地從祀諸神之壇位而舜典之章句義疏也故星為幽宗水旱為雩宗合於所謂六宗者但鄭玄曲為異說而改宗為禜不可信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斂也班還也五瑞五玉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既盡也正月之末盡也蓋齊七政類上帝無暇日見諸侯既月無事則四岳羣牧可以日覲矣古者朝覲贄玉已事則還之故始輯而終班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

巡狩者巡行諸侯之所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祭天告至也

望秩于山川

東嶽諸侯境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五岳牲祀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肆覲東后

東方諸侯也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日之甲乙使齊一也律十二律也

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

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五玉五瑞也三帛孔安國曰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執以見曰贄

如五器卒乃復

五器五玉也帛生死則否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

西岳華山

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

北岳恒山

歸格于藝祖用特

藝祖文祖也特一牛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敷陳也奏進也庸用也諸侯四朝各使陳其言而試其功則賜以車服而用之

肇十有二州

肇始也禹治水之後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分青州為營州

封十有二山

封封殖也十二州之名山皆禁採伐也
濬川象以典刑
典刑常刑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象其所犯
流宥五刑
五刑墨劓剕宮辟也作五流之法以宥五刑之輕者墨薄刑也其宥乃至於流乎曰刑者終身不可復而流者有時而釋不賢於刑之乎
鞭作官刑
官刑以治庶人在官慢於事而未入於刑者
扑作教刑

扑榎楚也教學者所用也
金作贖刑
過誤而入於刑與罪疑者皆入金以贖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易曰無妄行有眚眚亦災也眚災者猶曰不幸非其罪也肆縱也春秋肆大眚是也怙恃也終不改也賊害也不幸而有罪則縱捨之恃惡不悛以害人則刑之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恤憂也

流共工于幽洲
幽洲北裔洲水中可居者
放驩兜于崇山
崇山南裔
竄三苗于三危
三苗晉雲氏之後為諸侯三危西裔
殛鯀于羽山
羽山東裔在海中殛誅死也流放竄皆遷也
四罪而天下咸服
此四凶族也其罪則莫得詳矣至於流且死則非小

罪矣然堯不誅而待舜古今以為疑此皆世家巨室其執政用事也久矣非堯始舉而用之苟無大故雖知其惡勢不可去至舜為政而四人者不利乃始為惡於舜之世如管蔡之於周公也歟
二十有八載帝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徂落死也考妣父母也遏絕也密靜也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崩二十八載凡壽一百一十七歲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向告攝今告卽位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廣視聽於四方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
十二州之牧所重民食惟是而已
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能讀如不相能之能柔懷遠者使與近者相能惇厚也元善也難拒也任人佞人也惇厚其德信用善人而拒佞人則蠻夷服蓋佞人必好功名不務德而勤遠略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
奮立也庸功也熙光也載事也有能立功光堯之事者當使宅百揆其能信事而順者誰乎
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懋勉也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
居稷官者棄也契皐陶二臣名
帝曰兪汝往哉
然其所推之賢不許其讓也
帝曰棄黎民阻饑
阻險難也
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敎在寬
五敎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以此敎民必寬而後可亟則以德爲怨否則相率爲僞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猾亂也夏華夏也亂在外曰姦在內曰宄
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士理官也服從也三就國語所謂三次也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三居如今律五流其詳不可知矣堯舜以德禮治天下雖有蠻夷寇賊時犯其法然未嘗命將出師時使皐陶作士以五刑三就五流三居之法治之足矣兵既不用度其軍政必寓於農民當時部農治民之官如十二牧司徒司空之流當兼領其事是以不復立司馬也而或者因謂堯時士與司馬爲一官誤矣夫以將帥之任而兼之於理官無時而可也堯獨安能行之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

垂臣名

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

二臣名

帝曰俞往哉汝諧

諧宜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上山也下澤也

僉曰益哉

伯益也

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虞掌山澤之官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

二臣名

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

三禮天地人禮伯夷臣名姜姓

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

秩序宗廟之官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者禮官兼折刑夙夜惟寅者爲禮也直哉惟清者爲刑也惟直則刑清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

二臣名

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栗莊栗也教者必因其所長而輔其所不足直者患不溫寬者患不栗剛者患虐簡者患傲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言之不足故長言之吟詠其言而樂生焉是謂歌永

言聲者樂聲也永者人聲也樂聲升降之節視人聲之所能至則爲中聲是謂聲依永永則無節無節則不中律故以律爲之節是謂律和聲孔子論玉之德曰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夫清越以長者永也其終詘然者律也夫樂固成於此二者歟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此舜命九官之際也無緣夔於此獨稱其功此益稷之文也簡編脫誤復見於此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

納朕命惟允

聖疾也殄絕也絕行猶獨行行之不可繼者也惟讒說獨行爲能動衆納言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樞機之官故能爲天下言行之帥舜有不問而命臣有不讓而受者皆隨其實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

書曰內有百揆四岳堯欲使巽朕位則非四人明矣二十二人者蓋十二牧四岳九官也而舊說以爲四人蓋每訪四岳必僉曰以咨之訪者一而咨者衆不害四岳之爲一人也

欽哉惟時亮天功

亮弼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南方之國也而竄之西裔必竄其君耳其民未也至此治功大成而苗民猶不服故分北之

舜生三十

爲民者三十載

徵庸三十

歷試三載攝位二十八載通爲三十

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堯崩舜服喪三年然後即位蓋年六十二矣在位五十載而崩壽百有一十二說者以爲舜巡守南方死於蒼梧之野韓愈以爲非其說曰地傾東南巡非陟也陟方者猶曰升遐爾書曰惟新陟王是也傳書者以乃死爲陟方之訓蓋其章句而後之學者誤以爲經文此說爲得之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

凡逸書不可強通其訓或曰九共九丘也古文丘共相近也其曰述職方以除九丘非也九丘逸矣理或

然歟

東坡先生書傳卷二終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三

大禹謨第三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謨皐陶謨益稷

矢陳也申推明之也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命敎也以文敎布于四海而繼堯舜以文命爲禹名則布于四海者爲何事耶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此禹之言也君臣各艱其則非辟無自入民利在爲善而已故敏於德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君臣無所艱畏則易事而簡賢賢者遁去而善言不敢出矣

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無告天民之窮者也困窮士之不遇者也帝堯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都美也至道必簡至言必近君臣相與艱畏舍己而用衆禮鰥寡逹窮士其爲德若卑約然此夸者之所小而世俗之所謂無所至也故舜特申之曰是德也惟堯能之他人不能也益又從而賛之曰是德也推而廣之則乃所以爲聖神文武而天之所以命堯爲天子者特以是耳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順也迪道也吉凶之出於善惡猶影響之生於形聲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

虞憂也自其未有憂而戒之矣

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貳不專任也

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人之爲不善雖小人不能無疑凡疑則已則天下無小人矣人之所以不能大相過者皆好行其所疑也疑謀勿成則凡所志皆卓然光明無可媿者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

民至愚而不可欺凡其所毁譽天且以是爲聰明而況人君乎違道足以致民毁而已安能求譽哉以是知堯舜之間所謂百姓者皆謂世家大族也好行小惠以求譽於此固不足恤以爲不足恤而縱欲以戾

之亦殆矣咈戾也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國語曰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脩

所謂六府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所謂三事也春秋傳曰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正德者管子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

辱也利用利器用也厚生時使薄斂也使民之賴其生也者厚也民薄其生則不難犯上矣利用厚生而後民德正先言正德者德不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先事而語曰戒休恩也董督也太史公曰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古之治民者於其勤苦之事則歌之使忘其勞九功之歌意其若豳詩也歟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賴利也乃汝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

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

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邁遠也降下也種德者如農夫之種殖也衆人之種其德也近朝種而莫穫則其報亦狹矣皋陶之種其德也遠造次顛沛未嘗不在於德而不求其報也及其充盈而不已則沛然下及於民而民懷之聖人之德必始於念故曰帝念哉念茲者固在茲矣及其念

之至也則雖釋而不念亦未嘗不在茲也其始也念仁而仁念義而義及其至也不念而自仁義也是謂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者其辭命也允出者其情實也孔子曰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是之謂名言名之以仁固仁矣名之以義固義矣是謂名言茲在茲及其念之至也不待名言而情實皆仁義也是謂允出茲在茲此帝念念不忘之功也故曰惟帝念功禹既以是推皋陶之德因以是敎帝也曰邁種德者其德不可以一二數也念之而已念之至者念與不念未嘗不在德也其外之辭命其中之情實皆德也

而德不可勝用矣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一出於禮而仁不可勝用矣舜禹皐陶之微言其傳於孔子者蓋如此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

干犯也

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敎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期至也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帝因禹之議皐陶故推其功而勉之皐陶憂天下後世以刑爲足以治也故推明其所自以爲非帝之至德不能至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帝之所欲欲民仁而壽且富也風動者如風動物而物不病也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降當作洚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天以洪水儆予而禹平之使聲敎信于四海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假大也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爾躬汝終陟元后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人心衆人之心也喜怒哀樂之類是也道心本心也能生喜怒哀樂者也安危生於喜怒治亂寄於哀樂是心之發有動天地傷陰陽之和者亦可謂危矣至於本心果安在哉爲有耶爲無耶有則生喜怒哀樂者非本心矣無則孰生喜怒哀樂者故夫本心學者不可以力求而達者可以自得也可不謂微乎舜戒禹曰吾將使汝從人心乎則人心危而不可據使汝從道心乎則道心微而不可見夫心豈有二哉不精故也精則一矣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喜怒哀樂之未發是莫可名言者子思名之曰中以爲本心之表著古之爲道者必識此心養之有道則卓然自見於至微之中矣夫苟見此心則喜怒哀樂無非道者是之謂和喜則爲仁怒則爲義哀則爲禮樂則

爲樂無所往而不爲盛德之事其位天地育萬物豈足惟哉若夫道心隱微而人心爲主喜怒哀樂各隨其欲其禍可勝言哉道心卽人心也人心卽道心也放之則二精之則一桀紂非無道心也放之而已堯舜非無人心也精之而已舜之所謂道心者子思之所謂中也舜之所謂人心者子思之所謂和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脩其可願

人之所願與聖人同而不脩其可以得所願者孟子所謂惡濕而居下惡醉而强酒也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之授禹也天下可謂治矣而曰四海困窮者託於不能以讓禹也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好爵祿也戎兵刑也吾言非苟而已喜則爲爵祿怒則爲兵刑其爲授禹也決矣

禹曰枚卜功臣

枚歷也

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蔽斷也昆後也使卜筮之官占是事必先斷志而後令龜

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

其者意之之詞也以龜協從知之

卜不習吉

習因也卜已吉而更卜爲習吉

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爲堯明

矣舜禹之受天下於堯舜也及堯舜之存而受命於其祖宗矣舜受命二十八年而堯崩禹受命十七年而舜崩旣崩三年然後退而避其子是猶足信乎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

率循也徂往也

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玆有苗

蠢動也

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尚一乃心力

尚庶幾也
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
屆至也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
夔夔敬懼貌也
至誠感神
以誠感物曰誠

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
昌言盛德之言也
班師振旅
班還也入曰振旅
帝乃誕敷文德
誕大也
舞干羽于兩階
干楯也羽翳也兩階賓主之階也
七旬有苗格
世傳汲冢書以堯舜爲幽囚野死而伊尹爲太甲所殺或以爲信然學者雖非之而心疑其說考之於書禹既受命于神宗出征三苗而反帝猶在位脩文德舞干羽以來有苗此豈逼禪也哉

皐陶謨第四　虞書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迪蹈也謨謀也弼正也諧和也言世所稱皐陶之德皐陶信蹈而行之非虛名也其爲人謀也明其正人之失也和皆皐陶之德也書言若稽古者四蓋史之爲此書也曰吾順考古昔而得其爲人之大凡如此在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

于上下在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在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在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皆有虞氏之世史官記其所聞之辭也有虞氏之世而謂舜皐陶爲古可乎曰自今已上皆古也何必異代春秋傳凡虞書皆曰夏書則此書作於夏氏之世亦不可知也
禹曰俞如何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者史之所述非皐陶之言也而禹曰俞所然者誰乎此其間必有闕文者矣皐陶有言而禹然之且問之簡編脫壞而失之耳

皐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
慎其身之所脩者思其久遠之至者禮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故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
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兹
惇厚也叙次也庶明衆顯者謂近臣也勵勉也翼輔也自脩身以及九族近臣此邇可遠之道也
禹拜昌言曰俞
盛德之言故拜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孔甚也壬佞也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人有可知之道而無可知之法如蕭何之識韓信此豈有法可學哉故聖人不敢言知人輕用人而不疑與疑人而不用皆足以敗國而亡家然卒無知人之法以諸葛亮之賢而短於知人況其下者乎人主欲常有爲則事繁而民亂欲常無爲則政荒而國削自古及今兵强國治而民安者無有也人之難安如此此禹之所畏堯舜之所病也皐陶曰然豈可以畏其難而不求其術乎蓋亦嘗試以九德求之亦行有九德者以此自脩也亦言其人有德者以此求人也論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言其德則曰是德也有某事某事采者事也載采采者歷言之也
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
栗懼也寬者患不戒懼
柔而立愿而恭
愿慤也慤者或不恭
亂而敬

横流而濟曰亂故才過人可以濟大難者曰亂亂臣十人是也才過人者患在於夸傲
擾而毅
擾馴也
直而溫簡而廉
簡易者或無廉隅
剛而塞
塞實也剛者或色厲而内荏故以實爲貴易曰剛健篤實光煇日新其德
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德惟一動罔不吉故常於是德然後爲吉也

曰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宣達也浚盡其才也明察其心也言九德之中得三人而宣達之盡其才而察其心則卿大夫之家可得而治也

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得六人而嚴憚敬用之信任以事則諸侯之國可得而治也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翕合也有治才曰乂撫循也五辰四時也凝成也九德並至文武更進剛柔雜用則以能合而受之爲難能合而受之矣則以能行其言爲難故曰翕受敷施九德咸事此天子之事也古之知言者忘言而取意故言無不通後之學士膠於言而責其必然故多礙多礙故多說天子用九德諸侯用六大夫用三言不得不爾而其實未必然也孔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使諸侯而有爭臣七人可得謂之僭天子乎故觀書者取其意而已或曰皐陶之九德區區剛柔之迹耳何足以與知人之哲乎然則皐陶何爲立此言也曰何獨皐陶舜命夔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箕子敎武王正直剛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雖三聖之所陳詳略不同然皆以長短相輔剛柔相濟爲不知人者立寡過之法也其意曰不知人者以此觀人參其短長剛柔而用之可以無大失矣譬如藥之有方聚衆毒而治一病君臣相使畏惡相制幸則愈疾不幸亦不至殺人者此豈爲秦越人華陀設乎

無敎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事無不待敎而成惟國君之逸欲莫有以敎之者而

自能也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故一日二日之間而可致危亡者至於無數幾危也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天有是事則人有此官官非其人與無官同是廢天事也而可乎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

勑正也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

秩亦叙也庸常也

同寅協恭和衷哉

寅敬也衷誠也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懋勉也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皆出於民性之自然孰爲此叙者非天乎我特從而正之使益厚耳豺獺之敬啁啾之悲交際之歡攘奪之怒牝牡之好此五禮之所從出也孰爲此秩者非天乎我特從而脩之使有常耳此二者道德之事非君臣同其誠敬莫能致也五等車服天所以命有德而我章之刑罰天所以討有罪而我用之此二者政事也勉之而已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上帝付耳目於民者以其衆而無私也民所喜怒威福行焉自天子達不避貴賤有土者可不敬哉

皐陶曰朕言惠

惠順也

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曰當作日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三終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四

益稷第五　虞書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汝亦昌言者因皐陶之言以訪禹也皐陶曰予未有知者猶曰吾不知其他也思日夜贊襄而已贊進也襄上也讀如懷山襄陵之襄皐陶之意曰吾不知其他也思日夜進逸而已知進而不知退知上而不知下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行健者如登高進而不知止雖超太山可也禹亦因皐陶之言而進之曰予何言何言者亦猶皐陶之未有知也又曰予

思日孜孜思日孜孜者亦猶皐陶之思日贊贊襄哉也其言皆相因之辭予是以知曰之當爲日也伏生以益稷合於皐陶謨有以也夫

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昏瞀也墊陷也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

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泥行乘輴山行乘樏秦漢以來師傳如此且孔氏之舊也故安國知之非諸儒之臆說也四載之解雜出於尸子愼子而最可信者太史

公也亦如六宗之說自秦漢以來尚矣豈可以叅
曲學鐫鑿附會爲之哉而或者以爲鯀治水九載兗
州作十有三載乃同禹之代鯀蓋四載而成功也世
或喜其說然詳味本文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則是爲
此四物以行於山林川澤之間非以四因九適爲十
三載之辭也按書之文鯀九載績用弗成在堯未得
舜之前而殛鯀在舜登庸歷試之後鯀殛而後禹興
則禹治水之年不得與鯀之九載相接兗州之功安
得適四與九爲十三乎禹之言曰娶于塗山辛壬癸
甲是娶在治水之中又曰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

度土功是啓生在水患未平之前也禹服鯀三年之
喪自免喪而至于娶而至于子自有子至于止禹而
泣亦久矣安得在四載之中乎反覆考之皆與書文
乖異書所云作十有三載乃同者指兗州之事非謂
天下共作十三載也近世學者喜異而巧於鑿故詳
辯之以解世之惑

予決九州距四海

九州之名川也

濬畎澮距川

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達于川者也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
作乂

播種也奏進也鮮食肉食也禹之在山林也與益同
之益朕虞也其鮮食鳥獸也其在川澤也與棄同之
棄后稷也其鮮食魚鱉也艱食者草木根實之類凡
施力艱難而得者也艱食鮮食民粗無饑矣乃勉之
遷易其有無以變化其所居積而農事作矣

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禹所謂孜孜者其言至約而近也故皐陶吁而問之
禹乃極言孜孜之功効其所建立成就巍巍如此故

皐陶曰俞師汝昌言夫以一言而濟天下利萬世可
不師乎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
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
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止居也安汝居者自處於至靜也防患於微曰幾幾
則思慮周無心於物曰康康則視聽審思慮周而視
聽審則輔汝者莫不盡其直也反而求之無意於防
患則思慮淺有心於求物則視聽亂思慮淺而視聽
亂則輔汝者皆諂而已士之志於用者衆矣待汝而

作故曰徯志汝既能安居幾康而觀利害之實是惟
無動動則凡徯志者皆應矣夫豈獨人應之天必與
之鄰近臣也帝以其言切而道大故歎曰我獨成此
非臣誰與共之勷我者四鄰之臣而助四鄰者凡在
朝之臣也故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也輔翼之也

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朝諸侯服四夷凡富國强兵之事也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

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

日日也月月也星五緯之星也辰心伐北辰三辰也
山山也龍龍也華蟲雉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
也華蟲也此六章者畫之於宗廟之彝樽故曰作會
宗彝也藻水草也火火也粉粉也米米也黼斧也黻
兩巳也藻也火也粉也米也黼也黻也此六章者繡
之於絺以爲裳絺葛之精者也故曰絺繡以五采彰
施于五色作服者通言十二章也上六章繪而爲衣
下六章繡而爲裳故曰作服也自孔安國鄭玄王肅
之流各傳十二章紛然不齊予獨爲此解與諸儒異
者以虞書之文爲正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在察也忽不治也聲音與政通故可以察治否也五
言者詩也以諷詠之言寄之於五聲蓋以聲言也故
謂之五言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帝感禹言有臣鄰之歎故條四事以責其臣而又戒
之曰欽四鄰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
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論語曰有恥且格格改過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古
者謂奉牲幣而薦之曰承承薦也衆頑讒說之人不
幸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
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幸教之甚者則撻之
其小者則書其罪以記之欲其並居而知恥也此士
之有罪而未可終棄者故使樂工采其謳謠諷諫之
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
悛者則威之屛棄之寄之之類是也

禹曰兪哉

春秋傳太子欲殺渾良夫公曰諾哉諾哉云者口諾

而心不然也禹之所以然者曰俞而已俞哉二者亦有味其言矣舜舉四事以責其臣立射侯書撻等法以待庶頑皆治理也而禹猶有味於斯言也者蓋其心有所不可於此以爲身脩而天下自服也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

衆賢也

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

頑很之狀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創懲也懲丹朱之惡辛日娶于塗山甲日復往治水

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而不暇子也惟大度土功而已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五服侯甸綏要荒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

州十有二師

師二千五百人一州用三萬人九州二十七萬人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禹見帝憂讒邪之甚故推廣其意曰帝之德光被天下至于海濵草木而況此衆賢乎考其言明其功誰敢不從帝不能如是布宣其德以同天下使苗民逆命日進而終無功者豈其脩己有未至也哉故戒之曰無若丹朱傲而歷數其惡曰我惟以丹朱爲戒故能平治水土弼成五服今天下定矣而苗猶不即工

者帝不可以不求諸已也故曰帝其念哉此禹得之於益班師而歸誄舜之詞也而說者乃謂禹勸舜當念三苗之罪而誅之夫所謂念哉者豈誅有罪之言乎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皐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此堂上樂也戞擊柷敔也鳴球玉磬也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虞賓丹朱也二王後故稱賓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

鳳來儀

此堂下樂也鑄大鐘也夔作樂而鳥獸舞鳳凰儀信乎曰何獨夔也樂工所以不能致氣召物如古者以不得中聲故爾樂不得中聲者器不當律也器不當律則與擿植鼓盆無異何名爲樂乎使器能當律則致氣召物雖常人能之蓋見於古今之傳多矣而況於夔乎夫能當一律則衆律皆得衆律皆得則樂之變動猶鬼神也是以降天神格人鬼來鳥獸皆無足疑者不如此何以使孔子忘味三月乎丹朱之惡幾於桀紂罔水行舟朋淫于家非紂而何今乃與羣后

濟濟相讓此其移化蓋甚於鳥獸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舜聞禹諫則曰道我德者皆汝功也今苗民逆命皐陶方祗厥叙而行法焉故夔又進而諫曰鬼神猶可以樂格鳥獸猶可以樂致也而況於人乎此所謂工執藝事以諫者也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叢脞細碎也

帝至此納禹之諫乃作歌曰天命不可常也待禍福之至而慮之則晚矣當以時慮其微者蓋始從禹之諫而取益之言有畏滿思謙之意也皐陶颺言曰念哉申禹之諫也曰凡所與作愼用刑賞禹之意也雖成功猶內自省終益之戒也帝之歌曰股肱喜則元首起而百工熙皐陶反之曰良康惰墮皆元首之致也嗚呼唐虞之際於斯爲盛而學者不論惜哉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四終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五

禹貢第一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不貢所無及所難得

禹敷土

敷道脩載叙又皆治也

隨山刊木

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云山行表木

奠高山大川

奠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名秩祀禮所視

冀州

堯河水爲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爲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亦甚堯都於冀故禹行自冀始次于兗次于青次于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也故次乎楊次乎荊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次于豫次于梁次于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故終焉八州皆言自某及某爲某州而冀獨否蓋以餘州所至而知之先賦後田不言貢篚皆與餘州異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壺口在河東屈縣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梁岐二山在雍州今於冀州言之者豈當時河患上及梁岐乎禹通砥柱則壺口平而梁岐自治因河而言非以二山爲冀州之地也

既脩太原至于岳陽

太原晉陽也岳太岳也亦號霍太山在彘縣東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河内懷縣漳水橫流入河衡橫也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入清漳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

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壤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禹貢田賦皆九等此爲第一雜出第二之賦冀州畿内也田中中而賦上上理不應爾必當時事有相補除者豈以不貢而多賦耶然不可以臆說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出常山靈壽

縣東北入滹沲大陸在鉅鹿縣北水已復故道則大陸之地可耕作

島夷皮服

東北海夷也水患除故服皮服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海畔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河自碣石山南渤海之北入海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

濟河惟兗州

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兗州之境北距河東南跨濟非止於濟也

九河既道

河水自平原以北分爲九道其名據爾雅則徒駭也太史也馬頰也覆釜也胡蘇也簡也潔也鉤槃也鬲津也漢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以許商之言考之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可復知也然爾雅九河之次自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當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槃當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埋塞時有故道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閼八荒以自廣故鄭玄云齊威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塞其八枝幷使歸於徒駭也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灉沮二水雷澤在濟陰成縣西北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

黑而墳起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繇茂也條長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

貞正也賦當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不相當者蓋必有故如向所云相補除者非其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皆第六

作十有三載乃同

兗州河患最甚故功後成至于作十有三載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幣帛盛於篚書曰篚厥玄黃

浮于濟漯達于河

順流曰浮因水入水曰達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濟水具下文自漯入濟自濟入河

海岱惟青州

西南至岱宗東北跨海至遼東舜十二州分青爲營營州即遼東也漢末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

嵎夷既略濰淄其道

嵎夷即堯典嵎夷也略用功少也濰水出瑯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淄水出太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說文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鹵鹹地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

絺細葛也

海物惟錯

錯雜也魚鰕之類

岱畎絲枲鈆松怪石

畎谷也枲麻也鈆錫也怪石石似玉者貢此八物

萊夷作牧

春秋夾谷之會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子曰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以是知古者東萊之有夷也牧芻牧也傳曰牧隰臯井衍沃蓋海水患除始芻牧也

厥篚檿絲

爾雅檿桑山桑惟東萊出此絲以織繒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萊夷作牧而後有此故書篚在作牧之後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太山萊蕪縣西南入濟諸州之末皆記入河之水道以堯都在冀而河行於冀也雖不言河濟固達河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

淮水出桐柏山其原遠矣於此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喜其治故於此記之沂水出太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蒙山在太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二水既治則二山可種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東原今東平郡也水之停曰豬

厥土赤埴墳

土黏曰埴

草木漸包

進長曰漸藂生曰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以其方色土賜之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使歸其國立社

羽畎夏翟

夏翟雉也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

嶧陽孤桐

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即此山也其特生之桐中琴瑟

泗濱浮磬

泗水依山水中見石若浮於水上此石可爲磬

淮夷蠙珠暨魚

詩有淮夷知古者淮有夷也蠙蚌屬出珠惟淮夷有珠暨魚如萊夷之有檿絲也貢此六物

厥篚玄纖縞

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此特學者考之不詳而已謹按前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穎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

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耶禹貢九州之末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上下百餘里間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藩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王濬舟師之盛古今絶倫而自泗汴泝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

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自唐以前汴泗會于彭城之東北然後東南入淮近歲汴水直達于淮不復入泗矣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故禹貢曰沿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通淮之道今之末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明矣

淮海惟揚州

北跨淮南跨海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陽鳥鴻鴈之屬也避寒就煖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彭蠡在彭澤西北北方之南南方之北也故陽鳥多留於此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三江之入古今皆不明予以所見考之自豫章而下入于彭蠡而東至海為南江自蜀岷山至于九江彭蠡以入于海為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為漢過三澨大別以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以入于海為北江此三江自彭蠡以上為二自夏口以上為三江漢合于夏口而與豫章之江皆匯于彭蠡則三江為一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然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則異故至于今而有三泠之說古今稱唐陸羽知水味三泠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予又以禹貢之言考之若合符節禹之敘漢水也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夫漢既已入江且匯為彭蠡矣安能復出為北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禹之敘江水也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夫江既已與漢合且匯為彭蠡矣安

能自別為中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漢為北江岷山之江為中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不言而可知矣禹以味別信乎曰濟水既入于河而溢為滎禹不以味別則安知滎之為濟也堯水之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既豬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而已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以為自彭蠡江分為三入震澤為北入于海疎矣蓋安國未嘗南游按經文以意度之不知三江距震澤遠甚決無入理而震澤之大小

決不足以受三江也班固曰南江從會稽陽羨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會稽升陽容有此三江然皆是東南枝流小水自相派别而入海者非禹貢所謂中江北江自彭蠡出者也徒見禹貢有南北中三江之名而不悟一江三㳄合流而異味也故雜取枝流小水以應三江之數如使此三者爲三江則是與今京口入海之江爲四矣京口之江視此三者猶畎澮禹獨遺大而數小何耶

篠簜既敷

篠竹箭也簜大竹闊節曰簜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少長曰夭喬高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

厥貢惟金三品

金銀銅

瑤琨篠簜

瑤琨石似玉者

齒革羽毛惟木

齒象齒革犀革之類毛旄牛尾之類木楩楠豫章之類貢此數物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

南海島夷績草木爲服如今吉貝木綿之類其紋斕斑如貝故曰織貝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

厥包橘柚錫貢

小曰橘大曰柚包裹而致也禹貢言錫者三大龜不可常得磬錯不常用而橘柚常貢則勞民害物如漢末乎唐天寶荔枝之害矣故皆錫命乃貢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達泗則達河矣

荆及衡陽惟荆州

舊有三條之說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自南條荆山至衡山之陽爲荆州自北條荆山至于河爲豫州

江漢朝宗于海

二水經此州入海百川以海爲宗宗尊也

九江孔殷

九江在今廬江潯陽縣南潯陽記有九江名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殷當也得水

所當行也

沱潛既道

爾雅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尾入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荊州之沱潛也蜀郡郫縣有沱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尾入江漢此梁州之沱潛也孔安國云沱潛發源梁州入荊州孔穎達云雖於梁州合流還於荊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也以安國穎達之言考之則味別之說古人蓋知之久矣梁州荊州相去數千里非以味別安知其合而復出耶

雲土夢作乂

春秋傳曰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又曰王寢于雲中則雲與夢二土名也而云雲土夢者古語如此猶曰玄纖縞云爾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田第八賦第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

杶柘也以爲弓榦柏葉松身曰栝

礪砥砮丹惟箘簵楛

箘簵美竹楛中矢幹貢此十物

三邦底貢厥名

三邦大國次國小國也杶榦栝柏礪砥砮丹與箘簵楛皆物之重者荊州去冀最遠而江無達河之道難以必致重物故使此州之國不以大小但致貢其名數而準其物易以輕貨致之京師重勞人也

包匭菁茅

匭匣菁茅以供祭縮酒者

厥篚玄纁璣組

纁絳也三入爲纁璣珠類組綬類

九江納錫大龜

尺二寸曰大龜寶龜也不可常得故錫命乃納之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無達河之道捨舟陸行以達于河故逾于洛自洛則達河矣河行冀州之南故曰南河

荊河惟豫州

自北條荊山至河甚近當是跨荊而南猶濟河惟兗州也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弘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

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弘農新安縣東南入
洛三水入洛洛入河
滎波既豬
沇水入河溢爲滎澤堯時滎澤常波而今始豬也今
滎陽在河南春秋衛狄戰于滎澤當在河北孔穎達
謂此澤跨河而南北也
導菏澤被孟豬
沇水東出于陶丘北又東爲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
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水流溢覆被之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壚疏也或曰黑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
貢此四物
厥篚纖纊
細綿也
錫貢磬錯
治磬錯也以玉爲磬故以此石治之
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

自華山之南至黑水皆梁州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
岷山嶓冢皆山名也沱水出于江潛水出于漢二水
發源此州而復出於荊州故於荊州亦云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蒙山在蜀郡青衣縣今曰蒙頂祭山曰旅
水患平始祭也
和夷厎績
和夷西南夷名
厥土青黎

黎黑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璆美玉也鏤剛鐵也可以鏤者
熊羆狐貍織皮
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
西傾山名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桓水出焉桓入潛潛
入河漢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

入于渭亂于河
沔在梁州山南而渭在雍州山北沔無入渭之道然按前漢書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下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此則自沔入渭之道也然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沔蓋禹時通謂褒爲沔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西踰黑水東至河河在冀州西

弱水既西
衆水皆東此水獨西

涇屬渭汭
涇水入渭屬連也汭水涯也

漆沮既從
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故言從

澧水攸同
澧渭相若故言同

荆岐既旅
荆北條荆山也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三山名武功縣東有太一山即終南山有垂山即惇物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也豳地武威縣東有休屠澤即豬野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春秋傳曰先王居檮杌于四裔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于三危瓜州今敦煌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賦第六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玉琅玕石而似珠貢此二物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河所經也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禹鑿以通河也渭水至長安東北入河河始大自渭汭而下巨舟重載皆可以達冀州矣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禹貢之所篚皆在貢後立文而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大意與上三州無異蓋言因西戎即叙而後崑崙析枝渠搜三國皆篚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其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三句當在西戎即叙之下以記入河水道結雍州之末簡編脫誤不可不正也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

岍山在扶風即吳岳也荊山北條荊山也孔子叙禹貢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蓋言此書一篇而三致意也既畢九州之事矣則所謂隨山與濬川者復申言之隨山者隨其地脉而究其終始也何謂地脉曰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脉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脉而班固馬融王肅治尚書皆有三條之說鄭玄則以爲四列古之達者已知此矣北條山道起岍岐而逾于河以至太岳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絕也南條之山自嶓冢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是江不能絕也皆禹之言卓然見於經者非地脉而何自此以下至敷淺原皆隨山之事也

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三山之名也雷首在河東蒲坂南太岳者霍太山也

厎柱析城至于王屋

厎柱在陝東北析城在河東濩澤西南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上曲陽縣西北

西傾朱圉鳥鼠

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山在天水冀縣南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

至于太華

太華在京兆華陰南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外方嵩高山也在穎川桐柏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陪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

導嶓冢至于荊山

東條荊山

內方至于大別

內方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春秋傳曰吳楚夾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二別山皆在漢上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岷山在蜀郡湔氐西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即敷淺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合黎山在張掖郡刪丹縣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郡有居延澤在縣東即流沙也自此以下皆濬川之事也所導者九弱水不能載物入居延澤中不復見此水之絶異者也黒水漢水與四瀆皆特入海渭洛皆入河達冀之道故特記此九者餘不録也

導黒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黒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

黒水得越而南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施功發于積石

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

孟津在河内河陽縣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洛汭洛入河處在河南鞏縣東大伾山在黎陽或曰成皐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河至大伾而北降水在信都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播分也逆迎也既分爲九又合爲一以一迎八而入于海即渤海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

嶓冢山在梁州南

又東爲滄浪之水

出荆州東南流爲滄浪之水即漁父所歌者也

過三澨至于大别

三澨水在江夏竟陵

南入于江

觸大别山而南

東匯澤爲彭蠡

匯迴

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别爲沱

江東南流沱東行

又東至于澧

澧水在荆州楚詞云遺予佩兮澧浦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

迆迤邐也匯彭蠡也

東爲中江入于海

今金山以北取中泠水味旣殊絶稱之輕重亦異蓋
蜀江所爲也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
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内武德縣入河
並流而南截河又並流溢出乃爲滎澤也
東出于陶丘北
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南
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
汶入濟也
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

淮水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
也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沂水先入
泗泗入淮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
灃入渭也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
又東會于涇
涇入渭也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東南至馮翊陽陵
縣入渭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
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入洛此
言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者渭水自西
而東之次也雍州所云涇屬渭汭漆沮旣從灃水攸
同者故言境内諸水非西東之次也詩云自土沮漆
乃豳地非此漆沮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
河九州攸同
書同文車同軌

四隩旣宅
隩深也四方深遠者皆可居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六府孔脩
水火金木土穀
庶土交正厎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交通也正平準也庶土不通有無則輕重偏矣故交
通而平準之九州各則壤之高下以制國用爲賦入
之多少中邦諸夏也貢能有及於四夷者而賦止於
諸夏也
錫土姓

春秋傳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我也我以德先之則民敬而不違矣

五百里甸服

王畿千里面五百里也甸田也爲天子治田

百里賦納緫

緫稾稭秆也最近故納緫

二百里納銍

銍刈也刈其稭不納稾

三百里納秸服

秸稾也以稾爲稭爲之類可服用者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稍遠故所納者愈輕

五百里侯服

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

百里采

卿大夫之采地

二百里男邦

與百里采通爲二百里也男邦小國也

三百里諸侯

自三百里以往皆諸侯也諸侯大國次國也小國在

內依天子而國大國在外以禦侮也

五百里綏服

綏安也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

緫其大要法不詳也

三百里夷

雜夷俗也

二百里蔡

放有罪曰蔡春秋傳曰殺管叔而蔡蔡叔

五百里荒服

其法荒略

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罪大者流于此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

圭告厥成功

以五德王天下所從來尚矣黃帝以土故曰黃炎帝

以火故曰炎禹以治水得天下故從水而尚黑殷人

始以兵王故從金而尚白周人有流火之祥故從火

而尚赤湯用玄牡蓋初克夏因其舊也詩云有客有

客亦白其馬是殷尚白也帝錫禹以玄圭爲水德之
瑞是夏尚黑也此五德所尚之色見于經者也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五終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六

甘誓第二　夏書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史記有扈禹之後其國扶風雩縣是也國語曰夏有觀扈周有管蔡以比管蔡兄弟之國也甘扈之南郊也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天子六師其將皆命卿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王者各以五行之德王易服色及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自舜以前必有以建子建丑爲正者有扈氏不用夏之服色正朔是叛也故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左車左也主射右車右執戈矛攻治也

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古者三人同一車而御在中也

車六馬兩服兩驂兩騑各任其事御之正也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而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此所謂御非其馬之正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師行載遷之主以行無遷廟則以幣曰主命故師行有祖廟也武王伐紂師度孟津有宗廟有將舟將舟社主在焉故師行有社也戮人必於社故哀公問社宰我對以戰栗

予則孥戮汝

戮及其子曰孥堯舜之世罰弗及嗣武王數紂之罪曰罪人以族孥戮非聖人之事也言孥戮者惟啓與湯知德衰矣然亦言之而已未聞眞孥戮人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太康失邦

太康啓子也

昆弟五人

皆啓子

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須待也

太康尸位

尸主也

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

貳攜貳也

乃盤遊無度

盤樂也

畋于有洛之表

洛表水南也夏都河北而畋于洛南言其去國之遠也

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有窮國名羿其君也春秋傳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

忍堪也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

母徯焉而不歸以著太康之不弟也

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

皇祖禹也民可近者言民可親近而不可疎也不可下者言民可敬而不可賤若自賢而愚人以愚視天下則一夫可以勝我矣一人三失者失民則失天失天則失國也

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怨不在大當及其未明而圖之
予臨兆民
十萬曰億十億曰兆
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馭民若朽索之馭馬不已過乎曰天下皆有所恃民恃有司以安其身有司恃天子之法以安其位惟天子無所恃恃民心而已民心攜則天子爲獨夫謂之朽索不亦宜乎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

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陶唐堯也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在冀州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大曰綱小曰紀舜禹皆守堯之綱紀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關通也和平也緒餘也古者有五權百二十斤曰石三十斤曰鈞舉其二則餘可知矣太史公曰禹以聲爲律以身爲度左準繩右規矩知度量權衡凡法度之器至禹明具故曰我祖有典法以遺子孫凡法度之器具在王府而吾不能守以亡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鬱陶憤懣也顏厚色愧也有靦曰又忸怩心慙也

胤征第四　夏書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堯時爲四人今此有國邑而以沈湎得罪則一人而已不知其何自爲一也按史記及春秋傳晉魏絳吳伍員言帝太康帝仲康帝相帝少康四世事甚詳蓋羿旣逐太康太康崩其弟仲

康立而羿爲政仲康崩其子相立相爲羿所逐羿爲家衆所殺寒浞代之浞因羿室生澆及豷使澆伐滅二斟且殺相相之后曰緡方娠而逃于有仍以生少康少康復逃于有虞虞思邑之於綸少康布德以收夏衆夏之遺臣靡收二斟之餘民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與豷然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以此考之則太康失國之後至少康祀夏之前皆羿浞專政者位之年如曹操之於漢司馬仲達之於魏也胤征之事蓋出於羿非仲康之所能專明矣羲和湎淫之臣也而貳於羿蓋忠於夏也如王凌諸葛誕之叛晉尉

遲迴之叛隋故羿假仲康之命以命胤侯而往征之何以知其然也曰胤侯數羲和之罪至於殺無赦然其實狀止於酣酒不知日食而已此一法吏所辦耳何至以六師取之乎夫酒荒廢職之人豈復有渠魁脅從之事是强國得衆者也孔子叙書其篇曰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者言其罪止於此也曰胤往征之者見征伐號令之出於胤非仲康之命也此春秋之法曰然則孔子何取於此篇而不删去乎曰書固有非聖人之所取而猶存者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紂之衆既已倒戈然猶縱兵

以殺至於血流漂杵聖人何取焉予於書見聖人所不取而猶存者二胤征之挾天子令諸侯與康王之誥釋斬衰而服袞冕也春秋晉侯召王而謂之巡狩孔子書之於策曰天王狩于河陽若無簡牘之記則後世以天王為眞狩也胤征之事孔氏必有師傳之說也久遠而亡之耳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

胤國名

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徵猶書所謂庶徵也保猶詩所謂天保也羲和之罪止於日食不知故首引天事以誓之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

孟春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此周禮小宰之事而在夏則遒人之職也遒之言聚也木鐸金口木舌也昔者有文事則徇以木鐸有武事則徇以金鐸

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工各執其事諫如虞人之箴也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

官離次

官局所在曰次

俶擾天紀

俶始也擾亂也

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日月合朔於十二辰今季秋之朔而不合于房日食也古有伐鼓用幣救日之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否今季秋而行此禮蓋夏禮與周異漢有上林嗇夫嗇夫小臣庶人庶人之在官者

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先後時罪之薄者必殺無赦非虐政乎惟軍中法則或用之穰苴斬莊賈是也傳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此政典夏之司馬法止用於軍中今無以紀羲和之罪乃取軍法一切之政而爲有司沈湎失職之罰蓋文致其罪非實事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曹操司馬仲達楊堅之流討貳己者未嘗不以王室

爲辭也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

玉石俱焚言不擇善惡也天吏之勢猛於火故脅從渠汙皆非其罪言此者以壞其黨與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先生之用威愛稱事當理而已不惟不使威勝愛若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不幸而過寧僭無濫是堯舜已來常務使愛勝威也今乃謂威勝愛則事濟愛勝威則無功是爲堯舜不如申商也而可乎此后羿之黨臨敵誓師一切之言當與申商之言同棄不齒而近世儒者欲行猛政輒以此藉口予不可以不辨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自契至湯十四世凡八徙都契之世父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故曰從先王居五篇皆商書也經亡而序存文無所託故附夏書之末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葛梁國寧陵葛鄉也征葛事見孟子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古稱伊尹五就湯五就桀夫湯與桀敵國也伊尹往來其間皆聞其政而兩國不疑則伊尹聖人也其道大矣其信於天下深矣是以廢太甲復立之而太甲安焉非聖人而何

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二臣名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六終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七

湯誓第一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

古之君臣有如二君而不相疑者湯之於伊尹劉玄德之於諸葛孔明是也湯言聿求元聖與之戮力而伊尹曰惟尹躬曁湯咸有一德其君臣相期如此故孔子曰伊尹相湯伐桀太甲不明而廢之思庸而復之君臣相安此聖人之事也玄德孔明雖非聖人然其君臣相友之契亦庶幾於此矣玄德之將死也屬孔明曰禪可輔輔之不可君自取之非伊尹之流而

可以屬此乎孔明尊蜀事二君雍容進退初不自疑人亦莫之疑者使常人處之不爲賈武何進則爲曹操司馬仲達矣世多疑伊尹之事至謂太甲爲殺伊尹者皆以常情度聖賢也

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孔安國以謂桀都安邑陑在河曲之南安邑之西湯自亳往當由東行故以升自陑爲出不意又言武王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之心而退以示弱其言湯武皆陋甚古今地名道路有改易不可知者安知陑鳴條之必在安邑西耶升陑以戰就事之實猶泰誓師次孟津而已或曰升高而戰非地利以人和而已夫恃人和而行師於不利之地亦非人情故皆不取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玆今朕必往

桀之惡不能及商民商民安於無事而畏伐桀之勞故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夏氏之罪其能若我何故湯告之曰夏王遏絶衆力以割夏邑

其民皆曰何時何日當喪吾欲與之皆亡其亟若此不可以不救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湯旣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春秋傳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是湯以棄易柱而無以易句龍者故曰欲遷其社不可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
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三朡今定陶四篇亡
仲虺之誥第二　　商書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
大坰地名史記作泰卷陶
仲虺作誥
春秋傳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仲虺居
薛以爲湯左相
成湯放桀于南巢

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書有巢伯來朝春秋楚人圍
巢桀奔于此湯不殺也
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後世放殺其君者必以湯武藉口其爲病也大矣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
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
凡聖人之德仁義孝弟忠信禮樂之類皆可以學至
惟勇也智也必天予而後能非天予而欲以學爲之
則智勇皆凶德也漢高祖識三傑於衆人之中乎居
勃陳平於一世之後此天所予智也光武平亡國之

光大敵勇此天所予勇也豈可學哉若漢武帝唐德
宗之流則古之學勇智者也足以敝其國殘其民而
已矣故天不予是德則君子不敢言智勇短於智勇
而厚於仁不害其爲令德之主也周公亦曰今天其
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哲者知人之謂也知人與不知
人乃與吉凶歷年同出於天命蓋教成王不强其所
無也
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纘繼也服五服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

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
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
言足聽聞
矯詐也臧善也式用也爽明肇啓也簡慢也帝既不
善桀故用湯爲受命之君彰明其衆於天下而桀之
黨惡之流欲拜我以啓其國若欲去莠秕然故小大
戰戰無罪而懼況我以德見忌乎蓋言我不容矣則
桀必滅我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
己

如自己出
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
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
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用兵如施鍼石則病者惟恐其來之後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
乃其昌
善者自遂惡者自亡湯豈有心哉應物而已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
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未嘗作事也事以義起未嘗有心也心以禮作
垂裕後昆
裕餘也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
裕廣也
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
道永保天命
湯之慙德仁人君子莫大之病也仲虺恐其憂愧不
已以害維新之政故思有以廣其意者首言桀得罪
於天天命不可辭次言桀之必害己終言湯之所行
足以受天下者乃因極陳爲君艱難安危禍福可畏
之道以明今者受夏非以利己乃爲無窮之恤以慰
湯而解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而湯之所慙
來世口實之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夫君臣之分放
弑之名雖其臣子有不能文況萬世之後乎

湯誥第三　商書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亳在梁國穀熟縣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
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衷誠也若順也仁義之性人所咸有故言天降也順
其有常之性其無常者喜怒哀樂之變非性也能安
此道乃君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
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
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
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請罪者爲桀謝罪請命者爲民祈福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服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僭不信也言天命有信視民所與則殖之所不與則殄之若草木然民所殖則生不殖則死賁餙也其理明甚炳然如丹青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此亦慙德之言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

彝常也慆慢也戒諸侯之言

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

言上帝當簡察其善惡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庶幾能信此也

咎單作明居

一篇亡

伊訓第四　商書

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史記湯之子太丁未立而卒湯崩太丁之弟外丙立二年崩外丙之弟仲壬立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史公按世本湯之後二帝七年而後至太甲其迹明甚不可不信而孔安國獨據經臆度以爲成湯沒而太甲立且於是歲改元學者因謂太史公爲妄初無二帝而太史公妄增之豈有此理哉經云湯旣沒太甲元年者非謂湯之崩在太甲元年也伊尹稱湯以訓故孔子叙書亦以湯爲首殷道親親兄死弟及若湯崩舍外丙而立太丁之子則殷道非親親矣而可乎以此知史記之不妄也安國謂湯崩之歲而太甲改元不待明年者亦因經文以臆也經云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者蓋太甲立之明年正月也正月而謂之十二月何也殷之正月則夏之十二月也殷雖以建丑爲正猶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豳詩於成王之世而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之月也秦以十月爲正則臘當在三月而云十二月以是知古者雖改正朔然猶以夏正數月也前年改元實世之謬不

容伊尹在而有之不可以不辨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

湯崩雖久矣而仲壬之服未除故冢宰爲政也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

我有天命之君湯也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造哉皆始也始攻自鳴條始建號自亳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寛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脩人紀

桀其恃天命不脩人事

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

言君明則臣忠也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詩云無冬無夏値其鷺羽此巫風也

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

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遊

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

匡正也謂諫也

具訓于蒙士

蒙童也士自童幼卽以此訓之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

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爾若作德雖小善足以慶萬邦若其不德不待大惡而亡

肆命徂后

二篇亡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思用伊尹之言也湯放桀伊尹放太甲古未有是皆聖人不得已之變也故湯以慙德爲法受惡曰此我

之所以甚病也亂臣賊子庶乎其少衰矣湯不放桀伊尹不放太甲不獨病一時而已將使後世無道之君謂天下無奈我何此其病與口實之慙均耳聖人以爲寧慙已以救天下後世故不得已而爲之以爲不得已之變則可以爲道固當爾則不可使太甲不思庸伊尹卒放之而更立主則其慙有大於湯者矣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阿倚也衡平也言天下之所倚平也阿衡伊尹之號猶曰師尚父云爾師其官也尚父其號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顧眷也以言許人曰諟古湯爲天命之眷許也

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

伊尹助其君居集天下之衆也

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

丕大也夏都在亳西

自周有終

自由也忠信爲周由忠信之道則有終也

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言君臣一體禍福同也

嗣王戒哉祗爾厥辟

辟君也敬其爲君之道

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忝辱也以不善爲常聞伊尹之訓若不聞然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方天昧明之間先王已大明其心思道以待旦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彥美士也以賢者遺子孫開道之

無越厥命以自覆

越墜失也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

以約失之者鮮矣未有泰侈而能久者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虞虞人也機張所以射鳥獸者省察也括矢括也度機之準望也釋捨也詩曰舍矢如破準望有毫釐之差則所中有尋丈之失矣言人君所爲得失微而禍福大亦如此也

欽厥止

止居也孔子曰居敬而行簡

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辭所以名言於天下後世者也
王未克變伊尹曰玆乃不義習與性成
性無不善者今王習爲不義則性淪於習中皆成於
惡也
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狎近也王之不義以近羣小故也故獨使居於桐宮
密邇先王之陵墓以思哀而生善心此先王之訓也
迷讀如懷寶迷邦之迷我不訓正太甲則是懷道以
迷天下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太甲中第六 商書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此亦二年正月也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始吉服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
胥匡相正也
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言民去之則吾無與爲君者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

亦不類猶失常也
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
不可逭
孽妖也逭避也妖祥之來有可以避者此天作
也若妖由人興則無可避之理
旣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
終伊尹拜手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允德信有德也下之協從從其非僞者蓋欲天下中
心悅而誠服苟非其德出於其固有之誠心未有能
至者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
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凡罹于罰皆君使之湯來則我
自無罪矣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
遠惟明聽德惟聰
視不及遠非明聽不稱善非聰
朕承王之休無斁
言無斁厭也

太甲下第七　　商書

伊尹申誥于王

申重也

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行仁義而王宋襄公行仁而亡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也必同道而後與道同者事未必同也周厲王弭謗秦始皇禁偶語周景王鑄大錢王莽作泉貨紂積鉅橋之粟隋煬帝洛口諸倉其事同其道無不同者故與亂

同事則亡矣

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慎所與之人也君子難合而易離能與君子固難矣能終始之尤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湯惟能如是勉敬厥德故能配天天無言無作而四時行百物生王亦如是老子曰王乃天天乃道

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邇者遠之始下者高之本升高而不自下陟遐而不自邇躐道而求速達皆自欺而已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輕之則難安之則危

慎終于始

慮終必自其始慎之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伊尹憂太甲之深故所戒者非一有言合于道則逆汝心合于非道則順汝志如此則是患不可勝慮事不可勝爲矣故歎曰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亦治

其元良而已此所謂要道也元始也良其良心也人君能治其始有之良心則萬邦不令而自正前言皆一邇條矣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天下之亂必始於君臣擠離君以辯言亂舊政則大臣懼臣以寵利居成功則人主疑亂之始也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伊尹作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

諶信也

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九有九州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

日新

一者不變也如其善而一也不亦善乎如其不善而一也不幾桀乎曰非此之謂也中有主之謂一中有主則物至而應物至而應則日新矣中無主則物為宰凡喜怒哀樂皆物也而誰使新之故伊尹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乎嘗有言聖人如天時殺時生君子如水因物賦形天不違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無斁此伏羲以來所傳要道也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故以是訓之如衆人之言新則不能一而一非新也伊尹曰一所以新也是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

士之所求者爵祿而爵祿我有也挾是心以輕士此最人主之大患故告之曰臣之所以為民上者非為爵祿也為德也德非位不行其所以為我下者非為爵祿也為民屈也知此則知敬其臣知敬其臣而後天位安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和如晏平仲之所謂和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中無主者雖為善皆偽也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

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是謂大

又曰一哉王心

如天地之有信可恃以安也

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非德無以遺後非政無以齊衆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咎單訓伊尹事猶曹參述行蕭何之政也咎單作明
居司空之職也舜宅百揆亦司空之事也禹作司空
以此考之自堯舜至商蓋皆以司空爲政也與沃丁
太甲子自克夏至沃丁五十有三年伊尹亦上壽矣
伊陟相太戊
伊陟伊尹子大戊帝太庚之子
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
桑穀合生于朝七日而拱妖也
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書曰在太戊時巫咸乂王家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仲丁太戊子自亳遷囂囂在陳留浚儀縣或曰今河
南敖倉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河亶甲仲丁弟相在河北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祖乙河亶甲子耿在河東皮氏縣耿鄉圮毀也都邑
爲水所毀凡十篇亡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七終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八

盤庚上第九　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咨嗟也盤庚陽甲弟湯遷于亳仲丁遷于囂河亶甲
居相祖乙圮于耿而盤庚遷于殷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而小人懷土故不肯適
新居
率籲衆慼出矢言
籲呼也矢誓也盤庚知民怨故呼衆憂之人而告誓
之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
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
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
從先王之烈
爰於也劉殺也匡救也我先王祖乙既宅於耿耿圮
欲遷而不忍曰民勞矣無盡致之死然民終不能相
救以生乃稽之卜曰是圮者無若我何我先王自湯
以來奄有五服以謹天命之故猶不敢寧居遷者五
邦矣今若不承古而遷則天其斷棄我命況能從先

王之烈乎
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玆新邑紹復先王之
大業底綏四方
木之蠧病者雖勤於封殖不能使復遂茂顛仆也既
仆而蘖生之然後有復盛之道不顛則無所從蘖也
言天之欲復興殷必在新邑矣
盤庚斆於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
小人之攸箴
斆教也由乃在位者教自有位而下也箴規也服事
也矇誦工諫士傳言庶人謗于市此先王之舊服正

法也今民敢相聚怨誹疑當立新法行權政以一切
之威治之盤庚仁人也其下教于民者乃以常舊事
而已言不造新令也以正法度而已言不立權政也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者憂百官有司逆探其意
而禁民言也盤庚遷而殷復興用此道歟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
書凡言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而已
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謀自抑黜其心無傲無懷安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此篇數言用耆舊又戒其侮老成以此推之凡不欲
遷者皆衆稱且狃也盤庚言非獨我用舊先王亦用
舊耳豈可違哉
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
不仁者鄙慢其民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爲一
切之政若雷霆鬼神然使民不知其所從出其肯敷
心腹腎腸以與民謀哉今吾布告民以所脩之政無
所隱匿是大敬民也言之必可行無過也是以信而
變從我也逸過也
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險者利口相傾覆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
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巧言之入人如水之漸漬如病
之自肌理入也是之謂膚今汝聒聒以險膚之言起
信于人將誰訟乎
非予自荒玆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
拙謀作乃逸
荒廣也猶詩曰遂荒大東書曰予荒度土功也含容
也逸過也言汝妄造怨誹若非我自廣此德以遂其
事但汝容使汝不惕畏我則我亦不仁矣如觀火作
而不救能終不救乎終必撲滅之容爾而不問能終

不問乎終必誅絶之不忍于小而忍于大則是我拙
謀成汝過也作成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綱無網縱之亂也農不力穡安於逸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
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
戎大也毒害也商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
苟悅小民爲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施
實德于汝民與汝婚友乎勞而有功此實德也汝能
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如此則汝自

得衆而多助豈復畏從我遠遷之大害乎
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昬强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
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吉善也奉承也恫痛也汝今所施乃惡也非德也當
自承其疾痛
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
之命
憸民小人也小人尚顧箴規之言小人違箴言其禍

敗之發有過於口舌之相傾覆矧予制汝死生之命
而敢違之乎
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
恐動沈溺于衆人也
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
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遲任古賢人言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
新器我今所以從老成之言而遷新邑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
我先王與汝祖父同其勞逸我其敢動用非法之罰

於其子孫乎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
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古者功臣配食於大烝王言吾固欲選用功臣之子
孫也然爾祖與先王同享于廟能作福作災者吾亦
不敢動用非德之賞於其子孫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
志所射表的也射而無志則孰爲中孰爲否王事艱
難當各分守無爲浮言當若射之有志後有以考其
功罪也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有又通猶言孤與幼也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
汝無侮老弱幼各爲久居之計無有遠邇惟予所謀是從
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
有罪不伐則人將長惡不悛必死而後已故我薄刑小罪者以伐其當死者也
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
國有不善則我有餘罪矣爾衆當盡以告我佚餘也

致盡也
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
度法也
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中第十 商書

盤庚作惟涉河
作起也
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
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此盤庚之仁也
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
褻慢也
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
承敬也古者謂過曰浮浮之言勝也以敬民故民保衛其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
先王以天降災虐不敢懷安其所作而遷者視民利而已

汝曷不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我古后所以敬汝使汝者喜與汝同安耳非爲有咎之日使汝同受其罰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予所以召呼懷來新邑之人者亦惟以汝故也將使汝久居而安以大從我志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

舟汝弗濟臭厥載
困病也鞠窮也汝不憂我心之所病者乃不布心腹
敬念以誠動我但作怨誹以自窮苦譬如臨流一作水
具乘一作舟能終不濟乎無遲留以臭敗其所載也
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爾誠不能上達也但相與沈溺莫或考其利害者自
怨自怒何損於病乎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
汝不謀長策以慮患則是勸憂矣勸憂猶言樂禍也
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不謀其長有今而無後汝何以生於民上乎
今予命汝一
命汝一德一心也
無起穢以自臭
起穢者未能臭人先自臭也
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
畜汝衆
出怨言者或愚人爲人所使故告之曰恐人倚託乃
身以爲姦迂僻乃心俾迷惑失道予故導迎汝以續
汝命于天予豈汝威哉以奉養汝衆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爾之先祖有勤勞于湯故我大進用爾以懷爾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陳久也崇大也耿圯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
于此也湯必大降罪疾于我以我爲虐民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
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
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比同德也
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非獨先后罰汝也汝有失德天其罰汝汝何道自免

乎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
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
死
則象也汝同我養民而有戕民之象見于心故爲鬼
神之所斷棄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
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亂政猶言亂臣也具者多取而兼有之之謂也春秋
傳曰昔平王東遷七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

之辭旋之盟鄭子產曰我先君威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盡遷國危事也方道路之勤營築之勞貨賄暴露而貪吏援之易以生變故於其將行先盟之鬼神曰凡我亂攻同位之臣敢利汝貝玉則其父祖當告我高后而誅之不獨如此而已王亦自誓于衆曰朕不肩好貨又曰無總于貨寶丁寧如此所以儆百官而安民心此古者遷國之法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絶遠

遷國大憂也君臣與民一德一心而後可相絶遠則殆矣

汝分猷念以相從

各分其事以謀之

各設中于乃心

中公平也

乃有不吉不廸

不吉凶人也不廸不道者也

顛越不恭

行險以犯上者

暫遇姦宄

劫掠行道爲奸者也

我乃劓殄滅之

輕者劓之重者殄滅之

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

郊廟朝社之位

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生者有以養死者有以葬祭勉立此大命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古我先王將求多於前人之功故卽於高原近山而居而天降此凶災之德我先王不卽遷者嘉與汝民共施功於我舊邦而民終不免流離無所定止我豈無故震動萬民以遷哉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

濟及我家也

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我當及此時敬承上帝恤民之命以永居於新邑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沖童也弔至也靈善也宏大也賁飾也我非敢不與衆謀但至用其善者自遷至於奠居無所不用卜以大此郊廟朝市之飾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邦伯諸侯也師長公卿也隱閔也

予其懋簡相爾

擇賢以助爾

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

肩任也不任好貨之人也敢果也恭者必慎果於利慎於厚生之道也鞠人窮人也謀人富人也富則能謀貧富相保而居各以其叙相敬也此敎民厚生之道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若順我所遷者也否不順者也

無總于貨寶

總聚也

生生自庸

各自用其厚生之道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覆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

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高宗武丁也帝小乙之子傅巖之野在虞虢之間

王宅憂亮陰三祀

諒信也陰默也居憂信任冢宰而不言

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

自知曰明知人曰哲

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
式法也
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玆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信一夢而以天下之政授匹夫此事之至難者也武丁恭默思道神交於上帝得良弼於夢中武丁自信可也天下其孰信之故三年不言旣免喪而猶默也夫天子三年不言百官萬民莫不憂懼以待命若大旱之望時雨也故一言而天下信之若神明然昔楚

莊王齊威王皆三年不出令而以一言致彊霸亦此道也恨其所得非傅說之流是以不王然亦可謂神而明之者矣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肖似也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爲相蓋非直以夢而已
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

渴其言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瞑眩憒眊也藥有毒者必瞑眩人所畏也跣不視地爲棘茨瓦礫所傷人所不畏也君子爲國有革弊去惡之政如用毒藥瞑眩非所畏也謀之不審慮之不周以敗國事如跣不視地以傷足乃所當畏也
惟曁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說以匹夫得政而王虛心以待之者如此意其必有高世絕人之謀今其所以復於王者曰從諫而已大哉仁人之言約而至也唐太宗中主也其事父兄畜妻子正身治家有不正者多矣然所以致刑措其成功去聖人無幾者特以從諫而已說以爲此一言可以聖也故首進之以太宗觀之知從諫之可使狂作聖也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古之天者皆言民也民不難出其力以食諸侯卿大
以養天子者豈獨以逸衆之哉將使濟已也此所以
爲天道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未嘗視也而無不見未嘗聽也而無不聞此天聰明
也而聖人法之
惟口起羞
多言數窮故吉人之辭寡
惟甲冑起戎
春秋傳曰無戎而城讎必保焉無故而好甲兵民疑
且畏致寇之道也

惟衣裳在笥
笥也篚也皆所以盛衣裳幣帛者也以貢曰篚以賜
下曰笥趙簡子曰帝賜我二笥衣裳不藏之府庫而
常在笥以待命而賜有功勸其不忘於進善也
惟干戈省厥躬
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是也
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
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

無患無啓寵納侮
小人有寵則慢其君故啓寵則納侮之道也
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不醇則駁雜之政也史佚曰無始禍無怙亂孔子
曰無欲速無見小利顏淵曰無伐善無施勞其語不
同此所謂立言者也譬之藥石米粟天下後世其皆
以稽口令傳說之言皆散而不一一言一藥皆足以
治天下之公患豈獨以訓武丁哉人至于今誦之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高宗之祀豐於近廟故說因以戒之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
可服行也
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
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
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古之君子明王之世而不肯仕蓋有之矣許由不仕
堯舜夷齊不仕周商山之老不仕漢懷寶迷邦以終
其身是或一道也武丁爲太子則學于甘盤武丁即

位而甘盤遯去隱于荒野武丁使人求之迹其所往則居河濵自河徂亳不知其所終武丁無與共政者故相說也舊說乃謂武丁遯于荒野武丁爲太子而遯決無此理遯則如吳太伯豈復立也哉學者徒見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故以武丁爲遯小乙使武丁劬勞于外以知艱難決非荒野之遁又以書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故謂武丁即位而甘盤在也甘盤武丁師也蓋配食其廟其曰在武丁時固宜豈必即位而後師之哉若武丁遁而後立不當云暨厥終罔顯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礪切磨已者也舟楫濟已者也霖雨澤民者也麴糵鹽梅和而不同者也

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

學道將以見之行事也非獨知之而已

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說既勉王以學又憂其所學者非道也故曰惟學遜志遜之言隨也隨其所志而得之志於仁則所得於學者皆仁也志於義則所得於學者皆義也若志於功利則所得於學者皆功利而已智足以飾非辯足以拒諫皆學之力也歟於是則隨其所脩而至矣故必先懷仁義之道然後積學以成之

惟斆學半

王者之學且學且敎既以敎人因以脩其身其功半於學

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積善如長不自覺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以良臣佐聖猶以股肱惟人也

昔先正保衡

伊尹亦號保衡

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

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肜日第十五　　商書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此一篇亡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雊雉鳴也格正也典常

也孚信也司主也胤嗣也昵親也繹祭之日野雉雊于鼎耳此爲神告王以宗廟祭祀之失審矣故祖己以謂當先格王心之非蓋武丁不專脩人事數祭以媚神而祭又豐於親廟儉於遠者敬其父薄其祖此失德之大者故傅說祖己皆先格而正之祖己之言曰天之監人有常義無所厚薄而降年有永有不永者非天夭人人或以中道自絶于天也人有不順之德不聽之罪天未即誅絶而以孽祥爲符信以正其德人乃不悔禍曰是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絶之矣今王專主於敬民而已數祭無益也夫先王孰非天胤者常祀而豐于昵其可乎此理明甚而或者乃謂先王遇災異非可以象類求天意獨正其事而已高宗無所失德惟以豐昵爲過此乃諂事世主者言天人本不相與欲以廢洪範五行之說予以爲五行傳未易盡廢也書曰越有雊雉足矣而孔子又記其雊於耳非以耳爲祥乎而曰不可以象類求過矣人君於天下無所畏惟天可以儆之今乃曰天災不可以象類求我自視無過則已矣爲國之害莫大於此予不可以不論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殷始咎周

咎惡也

周人乘黎

乘勝也黎在上黨壺關

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祖己後也受紂也帝乙子西伯文王也戡亦勝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人至於道爲格人其言與蓍龜同也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絶故天棄我不有

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天棄我故天地鬼神無有安食於我者不虞天性者父子之親不相虞度也不廸率典者五典之親不相道率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摯驚也言天何不摯取王乎今王無若我何民不忌王如此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天子固有天命以保巳今汝罪之聞於天者衆矣天將去汝豈可復責天以保巳之命耶

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功事也視汝所行之事雖邦人猶當戮汝而況於天乎孔子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乎乃今知之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

微子第十七 商書

殷既錯天命

錯亂也

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微子紂兄也父師箕子紂之諸父少師比干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

致成其法度以陳示後人

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

相師於非法

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

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我其奔走去國若狂人然吾家之耆老知紂之必亡而遯于荒野者多矣今爾無意告救我其若顛隮何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

不畏其可畏者

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用器也盜天地宗

廟之牲器以相容匿且以祭器食而曰無災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
言殷之君臣下視其民若仇讎而聚斂之以此爲治力行不怠皆召敵讎之道也
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瘠病也君臣爲一皆病矣無從告之者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
商之有災而未已也我起而正之則受其禍若其旣亡也我又無與爲臣僕者此所以徉狂而爲奴也
詔王子出廸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刻害也箕子在帝乙時以微子長且賢欲立之而帝乙不可卒立紂紂忌此兩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舊所云者害子子若不出則我與子皆危矣
自靖
靖安也微子之告箕子若欲與之皆去然箕子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心之所安者而已
人自獻于先王
人各自以其意貢于先王微子以去之爲續先王之國箕子以爲之奴爲全先王之嗣比干以諫而死爲不負先王也

我不顧行遯
不念與汝皆行也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八終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九

泰誓上第一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以大統未集故即位而不改元十一年喪畢觀兵於商而歸至十三年乃復伐商叙所謂十一年武王伐殷者觀兵之事也所謂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者十三年之事也而并爲一年言之疑叙文有闕誤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天子有友諸侯之義冢大也御治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

孥戮湯事也而罪人以族則爲紂罪賞延于世舜德也而官人以世則爲紂惡者湯之孥戮徒言之而不用舜之賞延非官人也

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或曰武王觀政于商欲紂改過不幸而不悛若其悛也則武王當復北面事之歟曰否文王武王之王也久矣紂若改過不過存其社稷宗廟而封諸商使爲二王後也以爲武王退而示弱固陋矣而曰復北面事之者亦過也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

安居自若也

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旣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力均以德德均以義則知勝負矣

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

冢土社也祭社曰宜

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淸四海時哉弗可失

泰誓中第二　　周書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
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
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
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
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
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
元良
剝落也喪去也古者謂去國爲喪元良微子也微子
紂之同母兄而謂之庶子不得立者生於帝乙未即
位之前也以禮言之當以紂爲嫡子而微子長故

成王命之曰殷王元子
賊虐諫輔
比干也
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
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
高宗言夢文王武王言夢孔子亦言夢者其情性治
其夢不亂
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
臣十人同心同德
夷人平民也古今傳十人爲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
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孔子曰有婦人焉
九人而已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十人之中雖有周召之親然皆仁人非以親用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
朕必往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
有光
湯放桀而有慙德今我亦爲之湯不媿矣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
勗勉也戒民無輕敵寧執是心曰我不足以敵紂民

畏紂之虐若崩厥角也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第三　周書
時厥明
戊午之明日也
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
顯道厥類惟彰
天有明人之道明其類德者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
五常五典也狎侮五典以人倫爲戲也

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
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

痡病也

祟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脩宗
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

祝斷也

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
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
務本

滋廣也言止取紂也

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
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
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
惟予小子無良

兵凶事也以武王與紂猶有勝負之憂爲文王羞是
以先王重用兵也

牧誓第四　周書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

虎賁猛士也若虎之奔獸

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春秋晉與楚戰皆七八百乘武王能以三百乘三百
人克紂者其德與政皆勝且諸侯之兵助之者衆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在朝歌南

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黃鉞以金飾也軍中指麾白則見遠王無自用鉞之
理以爲儀耳故左杖黃鉞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
旄此事理之常本無異說而學者妄相附致張爲議
論皆非其實凡若此者不取

曰逖矣西土之人

逖遠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御事治事也指此三卿也六卿止言三古者官不必
備或三公兼之

亞旅師氏

亞旅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亦大夫主以兵守門

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春秋傳楚饑庸與百濮伐之庸上庸縣濮即百濮也
又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蓋南蠻之屬楚者羌先

零罕开之屬彭今屬武陽有彭亡聚微盧見[illegible]

國皆西南之夷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

肆祀所陳祭祀也祀所以報也故謂之答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

王父母及母弟皆先王之遺胤不以道遇之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

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孫武言用兵其勢險其節短故不過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必少休而整齊之伐擊刺也

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紂師能來奔者勿復迎擊以勞役我西土之人

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武成第五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自往伐至歸牛馬皆記之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

壬辰未有事先書旁死魄者記月之生死使千載之日後世可考也曆法以月起故書多記生死朏望皆先事而書所以正曆也

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華山之陽有山川焉然地至險絕可入而不可出桃林之野在華山東亦險阻歸馬牛於此示天下弗服

也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不可去則牛馬不可無雖堯舜之世牛馬之政不可不修而武王歸馬休牛倒載干戈包之虎皮示不復用者蓋勢有不得不然者也夫以兵雄天下殺世主而代之雖盛德所在懼者衆矣武庚紂子也殺其父用其子付之以殷民武王知其必叛矣然必用之紂子且用況其餘乎所以安諸侯之懼也楚靈王既縣陳蔡朝諸侯卜曰當得天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知伯夫差皆以此亡戰勝而不已非獨諸侯懼也吾民先叛矣湯武皆畏之故湯以慙德命

諸侯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敢復言兵乎武
王之偃武則湯之慙德也秦漢惟不知此故始皇不
及一世而天下亂漢雖不亡然諸侯功臣皆叛高祖
以流矢崩不偃武之過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
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
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
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先王當作先公后稷也或曰先王謂舜也舜始封后
稷於邰公劉后稷曾孫鞠之子太王后稷十二世孫

公叔祖類之子謂古公亶父也其子王季謂季歷也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
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文王以虞芮質厥成之歲改元九年而崩
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
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
有道指其父祖也
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
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天下有罪而逃歸紂者紂皆主之藏如淵藪之聚烏
獸也
予小子既獲仁人
謂亂臣十人
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
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
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
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紂師自相攻至血流漂杵非武王之罪然孟子不取

者謂其黷兵也惡其以此自多而言之也
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
墓式商容閭
商容賢者而紂不用車過其閭式以禮之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非獨以惠民亦以示不復用兵也
列爵惟五
公侯伯子男
分土惟三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自孟子王制皆云

爾此周制也鄭子產言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若無侵小何以至焉而周禮乃曰公之地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凡五等禮曰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皆妄也先儒以謂周衰諸侯相幷自以國過大違禮乃除滅舊文而爲此說獨鄭玄之徒以謂周初因商三等其後周公攘戎狄斥廣中國大封諸侯夫攘戎斥地能拓邊耳自荒服以內諸侯固自如也周公得地于邊而增封于內幷動移諸侯遷其城郭廟社安能增封乎知玄之妄也而近歲學者必欲實周禮之言則爲之說曰公之地百里而

巳五百里者幷附庸言之夫以五百里之地公居其一而附庸居其四豈有此理哉予專以書孟子王制及鄭子產之言考之知周禮非聖人之全書明矣

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敎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九終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十

洪範第六　周書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洪範大法也武王殺受立武庚非所以問洪範者而孔子於此言之明武王之得箕子蓋師而不臣也箕子之言曰殷其淪喪我罔爲臣僕殷亡則箕子無復仕之道以此表正萬世爲君臣之法如伯夷叔齊之志也箕子之道德賢於微子而況武庚乎武王將立殷後必以箕子爲首微子次之而卒立武庚者必二子辭焉武庚死而立微子則是箕子固辭而不可立

也太史公曰武王封箕子朝鮮而不臣也非五服之外賓客之國則箕子不可得而侯也然則曷爲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禹而傳至于箕子不可使自我而絕也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復可傳者矣故爲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此孔子敘書之意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周曰年在周而稱祀亦箕子不臣周之意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隲升彝常也倫理也天人有相通之道若顯然而通之以交於天地鬼神之間則家爲巫史矣故堯命重黎絶地天通惟達者爲能默然而心通也謂之陰隲君子而不通天道則無以助民而合其居矣故武王以天人常類之次訪箕子

箕子乃言曰

乃言曰難之也王虛心而後問箕子辭讓而後對也

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汨亂也九疇如草木之區別也斁厭也執一而不知變辭不厭者孔子曰克伐怨慾不行爲可謂仁矣好勝之謂克治民而求勝民者必亡治病而求勝病者必殺人堯謂鯀方命圮族楚詞云鯀婞直以亡身知其剛愎好勝者也五行土勝水鯀知此而已不通其變夫物之方壯不達其怒而投之以其所畏其爭必大豈獨水哉以其殛死知帝之震怒也舊說河出圖洛出書河圖爲八卦洛書爲九疇其傳也尚矣學者或疑而不敢言以予觀之圖書之文必粗有八卦九疇之象數以發伏羲與禹之知如春秋之以麟作也豈可謂無也哉

初一曰五行

無所不用五行故不言用

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

農厚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嚮趨也用福極使人知所趨避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此五行生數也生成之數解見易傳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皆其德也水不潤下則不能生物故水以潤下爲德火不炎上則不能熟物故火以炎上爲德木曰曲直謂其能從繩墨也木不曲直則不能棟宇故木以曲直爲德金曰從革謂其能就鎔範也金不變化則不能成器故金以從革爲德土無所不用不可以一德名而其德盛於稼穡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曰者所以名之也無成名無專氣無定位蓋曰於此稼穡而非所以名之也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五行之所作不可勝言也可言者聲色臭味而已人之用是四者惟味爲急故舉味以見其餘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人生而有耳目口鼻視聽言思之具中有知而外有容與生俱生者也今五事先貌而次言然後有視聽已而乃有思何也人之生也五事皆具而未能用也自其始孩而貌知恭見其父母匍匐而就之整施而

禮之是貌恭者先成也稍長而知言語以達其意故言從者次之於是始有識別而目乃知物之美惡耳乃知事之然否於是而致其思無所不至矣故視明聽聰思睿者又次之睿者達也窮理之謂也貌恭而人畏之謂之肅言從而民服之謂之乂視明而不爲色所眩謂之哲聽聰而不爲言所移謂之謀致思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謂之聖此天理之自然由匹夫而爲聖人之具也聖人以爲此五者之事可以交天人之際治陰陽之變山川之有草木如人之有容色威儀也故貌爲木而可以治雨金之聲如人之有言

也故言爲金而可以治暘火之外景如人之有目也故視爲火而可以治燠水之內景如人之有耳也故聽爲水而可以治寒土行於四時金木水火得之而後成如人心之無所不在也故思爲土而可以治風此洪範言天人之大略也或曰五事之叙與五行之叙異蓋從其相勝者是殆不然聖人叙五事專以人事之理爲先後如向所云者其合於五勝適會其然耳從而爲之說則過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爲首貨次之祀次之食貨所以養生而祀所以事死也生死之理得則司空定其居居定而後可敎旣敎而後可誅故司空司徒司寇次之所以治民者至矣然後治諸侯治諸侯莫若禮所以賓之者備矣而猶不服則兵可用故賓而後師

四五紀一曰歲

歲星所次也

二曰月

月所躔也

三曰日

日所在也

四曰星辰

星二十八宿辰十二次也星辰者歲月日之所行也

此四者所以授民時也

五曰曆數

以曆授民時則并彼四者爲一矣豈復與彼四者列而爲五哉予以是知曆者授民時者也數者如陽九百六之類聖人以是前知吉凶者也書曰天之曆數在爾躬

五皇極

大而無際謂之皇莊子曰無門無旁四達之皇皇至而無餘謂之極子思子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道有進此者乎故曰極亦曰中孔子曰過猶不及學者因是以謂中者過與不及之間之謂也陋哉斯言也聵者之言不粗則微何也耳之官廢則粗微之制不在我也聰者之言無粗微豈復擇粗微之間而後言乎中則極極則中中極一物也學者知此則幾矣

皇建其有極

大立是道以爲民極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

我有是道五福自至可以錫庶民矣

于汝極

我有是道則民皆取中于我

錫汝保極

我有是道則民皆保我以安我以五福錫民民以保安錫我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

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皇極之道大矣無所不受無所不可苟非淫朋比德自棄於邪者皆可受而成就之與作極也有猷者有謀慮者也有爲者有材力者也有守者有節守者也皆可與作極者也汝則念之勿忘也雖不協于極而未罹於惡者汝則受之勿棄也有自言者曰我所好者德也雖真僞未可知汝則錫之福則人知爲善之利斯大作極矣虐煢獨而畏高明則人慕富貴厭貧賤利不在於爲善矣人之有能有爲皆得自進而邦

乃昌雖正人亦有見而後仁既富而後爲善者汝知其不邪斯可進矣不必待其有善而後祿也汝見正人而不能進使與汝國家相好則此正人亦或去而爲惡也于其無好德者所謂淫朋比德曰棄於邪者也斯人而錫之福則汝亦有咎矣大哉皇極之道非大人其孰能行之嗚呼此固經經者之所大失也歟不協于極而受之自言好德而信之必有欺我而敗事者矣然得者必多失者必少唐武氏之無道也獨於進人無所留難非徒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材其後開元賢臣致刑措者皆武氏所收也德宗好察而

多忌士無賢愚皆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奉天之禍故陸贄有言武后以易得人而陛下以精失士至哉斯言也昔常袞爲相艱於進人賢愚同滯及崔祐甫代之未碁年除吏八百多其親舊或曰非親舊莫由知之若祐甫與贄真可與論皇極者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偏陂反側而作好惡此冣害皇極者皇極無可作可作非皇極也去其害皇極而已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天之錫禹九疇不能如是諄諄也蓋粗有象數而已禹箕子推而廣之至皇極尤詳曰此非皆帝之言也皇極之敷言也帝以數象告而我敷廣其言爲彝訓亦與帝言無異故曰于帝其訓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皇極非獨天子事也使庶人而能訓行此敷言者其功烈豈可勝言哉亦足以附益天子之光明且能使其民愛其君如父母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

不剛不柔曰正直孔子曰以直報怨平安無事用正直而已燮和也過彊不順者則以剛勝之人治之和順者則以柔順之人養之所謂剛亦不吐柔亦不茹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沈潛地也坤至柔而動也剛是以剛勝也高明天也天爲剛德猶不干時是以柔勝也坤六二直方大乾上九亢龍有悔臣當執剛以正君君當體柔以納臣

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聖人之憂世深矣其言世爲天下則旣陳天地君臣剛柔之道矣則憂後世因是以亂君臣之分故復深戒之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

將與卿士皆謀及之其可不擇而立乎

乃命卜筮

卜筮必命此人不使不立者占也

曰雨

其兆如雨

曰霽

如雨止

曰蒙

如蒙霧

曰驛

兆絡驛不相屬

曰克

兆相錯入也

曰貞曰悔

春秋傳曰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是內卦爲貞外卦爲悔也卦之不受者占卦而不占爻故用貞悔占者變者則止以所變之爻占之其謂之貞悔者古語如此莫知其訓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衍推也忒過也謂變而適他卦者也卜用其五占也於二曰貞曰悔此其不變者耳又當推其變者皆占之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旣立此人爲卜筮矣則當信而從之其占不同則當從衆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聖人無私之至視其心與卿士庶人如一皆謀及之周禮有外朝致民之法然上酌民言聽輿人之誦皆謀及之道也

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

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內祭祀昏冠之類外出師征伐之類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貌木也其徵爲雨言金也其徵爲暘視火也其徵爲燠聽水也其徵爲寒思土也其徵爲風聖人何以知之以四時知之也四時之氣木爲春春多雨故雨爲貌徵金爲秋秋多旱故暘爲言徵火爲夏夏多燠故燠爲視徵水爲冬冬多寒故寒爲聽徵土爲四季而風行於四時故風爲思徵箕子旣叙此五徵矣則又

有曰時者明此五徵以四時五行推知之也

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備者皆有而不過也極備者過多也極無者過少也此五者有一如此則皆凶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

貌不肅則狂

曰僭恒暘若

言不從則僭僭不信也

曰豫恒燠若

視不哲則豫豫逸樂於色也

曰急恒寒若

聽不聰則曰急急過察也

曰蒙恒風若

思不睿則蒙蒙暗也

曰王省惟歲

自此以下皆五紀之文也簡編脫誤是以在此其文當在五曰曆數之後莊子曰除日無歲王省百官而不兼有司之事如歲之總日月也

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卿士亦不侵師尹之職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歲月日時相奪則百穀不成君臣相侵則治不明俊民微而家不寧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箕好風畢好雨月在箕則多風在畢則多雨言歲之寒燠由日月其風雨由星以明卿士之能爲國休戚

庶民之能爲君禍福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

無疾病

四曰攸好德

作德心逸日休其爲福也大矣

五曰考終命六極

極窮也

一曰凶短折

不得其死曰凶

二曰疾

多疾病

三曰憂

人有常戚戚者亦命也

四曰貧五曰惡

醜陋也

六曰弱

尩劣也福之反則極也極之對則福也五與六豈其盡之皇極之建則多福不建則多極皆其大略也必曰何以致之則過矣

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宗彝宗廟彝尊也以爲諸侯分器一篇亡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十終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十一

周書

旅獒第七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召公也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

西方之國有以獒爲貢者旅陳也春秋傳曰庭實旅百犬四尺曰獒

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

如以肅慎楛矢分陳之類使知王能以德致四夷之物況諸夏乎

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如以夏后氏之璜分魯之類以布親親之意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同是物也有德則貴無德則賤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

君使臣以禮

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小人學道則易使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不以聲色爲役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玩人則人不我敬故喪德玩物則志以物移故喪志志喪則中亂故志以道寧德喪則人離故言以道接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民爭爲異物以中上好則農工病矣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

夷狄性貪故喜廉而畏貪古之循吏能以廉服夷狄

者多矣而貪吏亦足以致寇況於王乎周穆王得狼鹿爾而荒服因以不至

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大德細行之積也九仞一簣之積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芮在馮翊臨晉縣一篇亡

金縢第八

周書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金縢之書緣周公而作非周公作也周公作金縢策
書爾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豫言不懌也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太公召公也穆敬也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二公欲卜於廟周公曰王疾無害未可以憂我先王
周公欲自以身禱故以此言拒二公
公乃自以爲功

功事也
爲三壇同墠
築土曰壇除地曰墠
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
文王
植置也秉執圭
史乃册祝
史太史也册祝册也告神祝辭書之册以告
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
天以旦代某之身

其發也丕壯大也言爾三王天必欲取其一壯大于
孫者則旦亦丕子也可以代之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
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廷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
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
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我仁孝能順父祖且多材多藝於事鬼神爲宜乃元
孫材藝不若旦而有人君德度留以王天下爲宜死
生有可相代之理世多疑之予觀近世匹夫匹婦爲
其父母發一至誠之心以動天地鬼神者多矣況周

公乎且周公之禱非爲弟爲兄臣爲君也乃爲天下
爲先王禱也上帝聽而從之無足疑者世之所以疑
者以己之多僞而疑聖人之不情也
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
爾不許我我乃屛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
乃幷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
終是圖
龜之兆吉凶也詳矣故許不許皆聽命于龜已而視
龜之體知王之罔害已亦莫之代也故曰予受命于
三王王之壽考長終可圖也

玆攸俟能念予一人

一人者指武王也武王臨天下未久人之念其德者尚淺周公憂其崩而或叛之故欲以身代旣見三龜之吉知王之未崩天假之年以紹其德故曰此可以待天下之能念王也

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

縢緘也以金緘之欲人之不發也

王翼日乃瘳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

管叔鮮武王弟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之流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專國政故羣叔疑而流言也

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成王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誅也管叔之當誅者挾殷以叛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二年而後克明管蔡亦得衆也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豳詩鴟鴞惡鳥也破巢取卵以比管蔡之害王室及成王也

王亦未敢誚公

未敢誚明其心之疑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

皮弁也意當時占國休咎之書皆藏金縢故周公納册于此而成王遇災而懼亦啓此書也

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

自新且使人逆公公時尚在東也

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

郊告謝罪也

天乃雨反風

雨降風回天意得而災乃解

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大木旣拔築之而復生此豈人力之所及哉予以是知天人之不相遠凡災異可以推知其所自五行傳未易盡廢也

大誥第九 周書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三監管蔡武庚淮夷徐奄之屬也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猷謀也越及也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天弗弔恤我降喪于我邦家不少延武王之命
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廸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服事也造至也大哉我幼冲人繼此大歷事也我尚不能至於知人廸哲以安民者况能至於知天命乎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已矣今予但求所濟而已
敷賁敷前人受命兹不忘大功
賁飾也我之所敷者以飾敷前人受命而不忘其功也
予不敢閉于天降威
天降威三監叛也天欲絕殷故使之叛也
用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當時謂武王爲寧王以見其克殷寧天下也下文曰乃寧考知其爲武王舊說以爲文王非也曰前寧人者亦謂武王之舊臣也天降威于殷予不敢隱閉用武王所遺寶龜卜之所以繼天明而待命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
此龜所以告者也
越兹蠢
蠢動也及此三監果動
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腆厚也殷少富厚乃敢紀其既亡之叙蓋天降威亦其心知我國有三叔之疵而民不安故欲作難以鄙我周邦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
獻賢也敉撫也四國蠢動之明日民之賢者有十夫來助我求往征四國撫循寧王之武事以圖功也周公之東征邦君卿士皆疑天下騷動而此十夫者至故周公喜之表其人以令天下漢高祖討陳豨至趙得四人皆封之千戶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一人至者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此亦周公之意也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

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
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
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休美也尹正也官之表正也翼敬也害曷也詩曰害
澣害否我事既美矣而我卜又吉故告爾以東征殷
之叛臣今汝反曰難哉此大事也民之不靜亦惟在
王與邦君之家及王之身考德敬事脩己以正之不
可征也王曷不違卜而用人言乎
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
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

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卬我也毖畏也我聞汝衆言亦永思其難曰是行也
信動鰥寡哀哉然予爲天子作天之役天實以大艱
遺我故勉而從天非我自憂也爾衆人義當以言安
我曰無畏此所憂之事惟當一心以成汝寧考所圖
之功今乃不然故深責之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
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
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已矣予惟不敢替上帝命帝美寧王之德而興周王

惟用卜以安受帝命至于今天其猶助我民況我亦
用卜哉天所以動四國明威命者非以困我欲輔成
我大業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王又特命久老之人逮事武王者曰爾當大省久遠
爾知武王之勤勞若此也哉
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閟閉也天所以閉塞艱險我國者使我知畏而成功
於此我其敢不盡力以終寧王所圖之事哉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王告此舊人我已大化誘我友邦君無不從我矣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天既助我至誠之辭其必考之於民以驗其實我其
可不與寧王之舊臣圖功之所終乎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
休畢
天所以勤勞憂畏我民者使我日夜思念如人有疾
之不忘醫也予其可不與前寧人同受休終哉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
如我本意則昔者已往矣所以至今者以言艱而日

思之也

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王以築室喻也父已準望高下程度廣狹以致法矣

子乃不肯爲基矧肯構屋乎

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

王又以農喻也菑耕也播種也穫斂也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父雖敬其事而子不繼其父其肯曰我有後不棄我基乎

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我其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循寧王之大命乎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養厥養也父兄而與朋友伐其子其家之民養當助父兄歟抑助其子歟其將相勸助其父兄弗救其子也今王與諸侯征伐四國如父兄與朋友伐其子爾衆人孰當助乎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

肆過也過矣哉爾衆人也不助父而助子

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

邦之明乃能用哲今十人歸我而不助彼則帝命可知矣

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及天之方輔誠以助我爾時我猶不敢不畏法度矧今天降戾使我大艱難之民與强大之鄰相伐于厥室鄰室相攻可謂急矣汝猶不知天命不易欲安而不問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

天使我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其敢不盡力乎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幷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玆

方是時武王之舊臣皆欲從王征伐故王曰天若欲休息此前寧人者予何敢盡用卜敢不從衆而止乎今寧人指我以疆域所至不可坐受侵略況今卜幷吉是天欲征而不欲休也我其必往蓋卜之久矣陳久也盤庚大誥皆違衆自用者所以藉口也使盤庚不遷都周公不攝政天下豈有異議乎平居無事變亂先王之政而民不悅則以盤庚周公自比此王莽所以作大誥也

微子之命第十一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

禮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用庶人之賢者不如用世家之賢者民服也

統承先王脩其禮物

用其正朔禮樂使不失舊物也

作賓于王家

二王後客禮

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

齊肅也史記幼而徇齊

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愼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

予嘉乃德曰若厚而已帝且歆之民且歸之

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愼乃服命

服章命令也

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

成湯也

律乃有民

律法也

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方武庚叛後而封微子微子蓋處可疑之地而命之曰上帝時歆又曰弘乃烈祖又曰萬邦作式此三代之事後世所不能及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成王弟唐叔虞也禾各生一壟而合爲一穟

周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二篇亡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十一終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十二

康誥第十一　　周書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康叔封文王子封為衞侯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

百工百官也播民和布法也周禮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諸侯來朝公行師從故見士于周

周公咸勤

皆勞來之

乃洪大誥治

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此皆洛誥文當在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之前何以知之周公東征二年乃克管蔡即以殷餘民封康叔七年而復辟營洛在復辟之歲皆經文明甚則封康叔之時決未營洛又此文絲篇初不及營洛之事知簡編脫誤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孟長也康叔成王叔父而周公弟謂之孟侯則可謂之小子則不可且謂武王為寡兄此豈成王之言蓋周公雖以王命命康叔而其實訓誥皆周公之言也故曰朕其弟小子封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用可用敬可敬刑可刑以治顯人言敬鰥寡而治强禦也

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冒

怙恃也冒被也

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

殪殺也戎殷比之戎虜也

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

在茲東土

民與國皆叙乃汝寡有之兄武王勖勉之力言汝小子封承文武之澤乃得列為諸侯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遹循也紹繼也衣服也繼其所聞而服行其德言也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耉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文王與殷先哲王及商耉成人之德皆遠而易法有

以君已而知訓矣則更求殷以前古先哲王之道以
安民也
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既求古聖賢以弘大汝天性順成其德則汝身綽綽
然有餘裕矣然終不廢用天子之法令此所謂雖有
庶民之大德而有事君之小心也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
恫痛也瘝疾也常若有疾痛在身不忘治也
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
豫乃其乂民

天威可畏也然可恃以安者輔誠也誠則天與之者
可必矣民歸有道懷有德其情大略可見也然不可
恃以安者小人也故盡心於誠以求天輔不可好逸
豫以遠小人也
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怨無大小不順不勉皆足以致怨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
作新民
服事也弘廣也應者觀民設教也作治也殷民衛之
舊民也武庚之亂征伐之餘民流徙無常居故康叔
之國有新民也新誅武庚故命康叔曰汝之事在
天子之意觀民設教以保安殷民又當助王宅天命
治新民也方三監叛周之初天命蓋岌岌矣與殷而
封康叔天命乃定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
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
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近時學者解此書其意以謂人有小罪非過眚也惟
終成其惡非詿誤也乃惟自作不善原其情乃惟不
以爾爲典式是人當殺之無赦乃有大罪非能終成

其惡也乃惟過眚原其情乃惟適爾非敢不以爾爲
典式也是人當赦之不可殺信如此言周公虐刑殺
非死罪且教康叔以人之向背以爲喜怒而出入其
生死也法當死原情以生之可也法不當死而原情
以殺之可乎情之輕重寄於有司之手則人人可殺
矣雖大無道嗜殺人之君不立此法而謂周公爲之
歟吾嘗問之知法者曰此假設法也周公設爲甲乙
二人皆犯死罪而議其輕重也甲之罪小於乙之謂
也非謂其罪不至死也然其罪乃非眚災而惟終之
乃惟自作不法而曰法固當爾如是者當據法殺之

不可赦也乙之罪雖大然非終之者乃惟眚災適爾

適爾者適會其如此也是則眞可赦也末世法壞尊經背禮然終無許有司論殺小罪之法況使諸侯自以向背爲喜怒而專殺非死罪者歟以今世之法考之謀殺已傷雖未殺皆死雖未傷而置人於必死之地亦死鬬殺故殺雖已殺而情可愍者讞過失殺雖已殺皆贖夫以未傷未殺而皆云既殺豈非小罪殺而大罪赦乎豈可以非死罪爲小罪也所謂既道極辜者是人之罪重情輕盡道以責備則信有大罪矣而以常情恕之則不可殺孟子曰夫謂非其有而取

之爲盜者是充類至義之盡也夫充類至義則書之所謂盡道也予恐後世好殺者以周公爲口實故具論之

王曰嗚呼封有叙

如此則刑有叙也

時乃大明服

春秋傳曰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

惟民其勑懋和

勑正也

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

刑人殺人者法也非汝意也

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

雖非汝意然生殺必應汝不可使在人也

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劓割鼻刵割耳也言非獨生殺也劓刵亦如此其文略蓋因前之辭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

德爲內政爲外臬闑也凡政事汝當陳此法以爲限

節也

司師茲殷罰有倫

司專也專師此則殷罰有倫矣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要獄辭也服念至旬日爲囚求生道也求之旬日而終無生道乃可殺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

汝陳此以限節事罰以蔽殷之常法也

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

次就也

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常自以爲不足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將有以深告之故言我與汝相知如此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

越顚越也暋强也

罔弗憝

憝惡也人無不惡之者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

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兹無赦不率大戛

商紂之後三監之世殷人之父子兄弟以相賊虐爲俗周公之意蓋曰孝友民之天性也不孝不友必有以使之子弟固有罪矣而父兄獨無過乎故曰凡民有自棄於姦宄者此固爲元惡大憝矣政刑之所治也至於父子兄弟相與爲逆亂則治之當有道不可與寇攘同法我將誨其子曰汝不服父事豈不大傷父心又誨其父曰此非汝子乎何疾之深也又誨其弟曰長幼天命也其可不順又誨其兄曰此汝弟也獨不念先父母鞠養劬勞之哀乎人非木石禽獸稍假以日月須其善心油然而生未有不爲君子也我獨弔閔此人不幸而得罪於三監之世不得罪於我政人之手天與我民五常之性而更不知訓以大泯亂乃追而殺之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兹無赦則民將辟罪不暇而父子兄弟益相忿疾至於賊殺而已後雖大戛擊痛傷之民不率也舜命契爲司徒曰敬敷五教在寬寬之言緩也五教所以復其天性當緩而不當速也

矧惟外庶子訓人

禮曰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言治之以峻急雖國君不能況庶子乎

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

正人官長也諸節諸有符節之吏也

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

汝既不由此道諸臣等又各由私意以布教令要一切之譽不念人之不庸以病厥君如是長惡我亦惡

之矣
巳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
汝若速用此道以率民民不率則殺之乃是汝爲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也
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
至於小臣皆爲威虐放棄王命此速由茲義率殺之致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居敬而行寬裕先法文王之所敬畏乃裕民曰我惟有及綏之至也欲速者惟恐不及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
明哉民之迪於吉且安也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作求者爲民所求也王弼曰無者求有有者不求所與危者求安安者不求所保火有其炎寒者附之巳苟安焉則不寧方來矣是之謂作求
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適從也矧今民無有道之而不從者若聽其所爲而莫之道則是民爲政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德有說說者其理之謂也易曰和順于道德而理於義作德而不知其所以然之理則其德若假貸然非巳有也巳且不能有安能移諸人此罰所以不行也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同從也戾止也今殷民不靜其心無所止戾道之而屢不從者罪在我也天其罰殛我明矣我其敢怨無曰我無罪罪豈在大與多乎言行之失毫釐爲千里況其顯聞於天者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
非謀不與衆謀者也非彝非故常者也非謀非彝事之危疑者也忱言所信者也汝當以所信者決危疑不當以危疑決所信也
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汝惟寬裕則民安不汝瑕疵亦不汝遠絕也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
無自絕天享也

明汝車服教令
高乃聽
聽於先王爲高
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
民世享
酒誥第十二　周書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沫也詩所謂沬之鄉矣在朝歌以北俗化紂德沈
湎於酒故以酒戒
乃穆考文王

文王於世次爲穆
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
少正官之副貳也
朝夕曰祀茲酒
朝夕敕之惟祭祀則用酒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酒行於天下非小物細故也故本之天天始令民知
作酒者本爲祭祀而已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
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彝常也有正有所繩治也有事有所興作也有正有
事無常酒容其飲於燕間也
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因祭賜胙乃飲猶曰以德自將無醉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
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
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
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
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
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

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純大也純其藝黍稷者大脩農事也洗腆逸樂之狀
也羞進也羞耇惟君者猶曰寡君之老也介副也惟
曰我民迪於小子之教懷土安居嗇於用物其心無
惡以聽祖考之訓小大上下德我小子如一如妹土
之民皆竭其股肱之力以繼其上之事或大脩農事
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洗腆自慶則汝民可以
飲食醉飽也汝小子封能自觀省作稽中德常有則
於內以察物至又有耇老賢臣可以代汝進饋于廟
者則汝亦可以此人自副而休逸飲食醉飽如此則

汝小子乃爲王正事之臣亦爲天所順于元德
永世不忘矣飲酒人情之所不免禁而絕之雖聖人
有所不能故獨戒其沈湎之禍而開其德飲之樂則
其法不廢聖人之禁人也蓋如此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
腆于酒
徂往也我西土邦君輔武王同往伐紂者下至於其
御事小子皆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
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

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
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
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
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崇聚也宗工大臣也我聞惟曰殷之先王畏天道顯
民德常德秉哲自成湯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帝
乙七王皆成德之王皆畏敬其輔相至於御事之臣
所以輔王者皆恭敬不敢暇逸況敢聚飲至於外服
諸侯內服百僚皆服事其大臣至於百姓大族居于
閭里者皆不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以助王之
顯民德及以助庶尹之祗厥辟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
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
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
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
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
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今後嗣王紂也祗適也衋痛也紂酣樂其身命令不
下行于民本以求悅易之樂也然其德適足以爲怨
仇之保未嘗樂易也紂燕喪其威儀望之不似人君

民莫不痛其將亡也而猶荒湎不少休息其心爲酒
所使忿疾彊狠不復畏死不辟而怒曰哭明辟者常
怒也國君辟則殺人士庶人則相殺明酒之能使人
怒也紂之怒至於殺其身而不畏惟多罪逋逃萃于
商邑上下沈湎及殷之滅此等能無罹乎言與紂俱
死也天不聞明德之馨但聞刑戮之腥故天之降喪
於殷無所愛惜者皆以其逸耳非天之虐殷人自速
其辜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
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撫安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

劼固也毖固汝心敬畏殷賢臣之在侯甸男衛者

矧太史友內史友

當時二賢臣封所友者

越獻臣百宗工

及汝之賢臣與凡大臣百執也

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休德也采事也服休以德爲事者也服采以事爲事者也

矧惟若疇圻父

疇誰也司馬主封圻曰圻父所以訶問寇敵者賈誼曰陳利兵而誰何

薄違農父

薄近也違去也司徒訓農敷五穀曰農父去民最近也

若保宏父

保安也宏大也司空斥大都邑曰宏父以保安民居者

定辟

諸侯以定位爲難故春秋傳曰厚問定君於石子秦伯謂晉惠公入而未定列故周公戒康叔敬畏衆賢士以定位也

矧汝剛制于酒

酒非剛者不能制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死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

聚而爲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舊說以爲羣飲者周人則殺之殷人則勿殺也民同犯一罪而殺其一不殺其一周人其肯服乎民羣飲則死公卿大夫羣飲可不誅乎不誅吏則無以禁民吏民皆誅則桀紂之虐不至於此矣皆事之必不然者予不可以不論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此謂凡湎于酒而不爲他大姦者也不擇殷周而周

公特言殷者蓋爲妹邦化紂之德諸臣百工皆沉湎而況民乎故凡湎于酒者皆可殺不可殺不分殷周也有斯明享者哀敬之意達于民如達于神也如此豈復有不用命者乎若我初不知恤此不潔治其事則是陷民於死同於我殺之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禁之難行者莫若酒周公憂之深矣故卒告之曰汝旣常聽用我所畏愼者又當專建一司以察沉湎若以泛責羣吏而不辯其司禁必不行矣或曰自漢武帝以來至于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竄或不貸未

嘗以少縱而私釀終不能絕也周公獨何以禁之曰周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答其子甲之子服乙之子不服何也甲答其子而責之學乙答其子而奪之食此周公所以能禁酒也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十二終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十三

梓材第十三　周書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大家者如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此晉魯齊楚之所恃以爲骨幹者無之則無以爲國也故曰季氏亡則魯不昌然其擅威福竊國命則有之矣古者國君耻此爲難孟子所謂不得罪於巨室者周公敎康叔曰汝上不得罪於王下不得罪於巨室則國安矣人君多疾惡於巨室所惡於巨室者惡其危國也周公曰無胥疾也汝得民與臣而國自安巨

室何爲乎故曰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上下情通謂之達以爾臣民之心達大家之心以爾賢臣聘于周以達王心而國安矣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自此以下文多不類古今解者皆隨文附致不厭人情當以意求之乃得蓋當時衛有大家得罪於衛者

誅而未決者周公之意以謂新殺武庚管叔刑不可遂故教康叔以和緩治之越及也汝當晏然如平常時及曰此我之官師相師不可去也以至於三卿之正長及其旅士亦皆曰我非危殺人者也君臣皆爲寬辟以逸罪人使亡也此大家之長先爲國君之所敬勞今雖有罪未可殺也當徂此敬勞者而已蓋使之去國也然後治其餘黨亦不可盡法也往者流也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者謂以流宥五刑也歷人者罪人之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者此殺人與歷人皆以流宥之也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者傷毀

人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痏也是人因爲君幹事而痏傷人者可以直宥也於是王乃啓監厥亂爲民而寬慰之曰無相戕無相虐王又收恤此大家破亡之餘而鎭撫之禮敬其鰥寡比次其婦女使其由此道以相容也至矣王之仁也邦君御事所當則傚其命令當何所用乎亦用此而已亂生於激事不小忍而求速決則變故橫生靡所不至小引延之人靜而亂自衰使相容養以至恬安是謂引養引恬古我先王未有不順此者監無所用殺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脩爲厥疆畎

猶考也敷治也菑去草棘也陳脩脩舊也疆畔也畎壟也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

塗墍墐飾之也茨苫蓋也

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梓良材可爲器者丹雘膠漆五釆也田既敷菑室既垣墉器既樸斲則當因舊守成而潤色之不當復有所建立除治也以言康叔既已立國定位不當復有所斬艾斵削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

夾近也懷遠爲近也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

享朝享也王謂諸侯爲兄弟凡言用德者皆謂不用刑也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后今王也亦用此常道以集天下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此書專言王惟不殺則子孫萬年享國故以天付爲言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

民逆先道故先後之
用懌先王受命
不惟以悅民心亦以悅天命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其文皆奧雅非世俗所能通學者見其書紛然若有殺罰之言因為之說曰康誥所戒大抵先古殺罰蓋衛地服紂成俗小人衆多所以治之先後緩急當如此予詳考四篇之文雖古語淵懿然皆粲有條理反覆丁寧以殺為戒以不殺為德此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故周有天下八

百餘年後之王者以不殺享國以好殺殃其身及其子孫者多矣天人之際有不可盡知者至於殺不殺之報一一若符契可見也而世主不以為監小人又或附會六經醞釀鍛鍊以勸之殺悲夫殆哉唐末五代之亂殺人如飲食周太祖叛漢漢隱帝使開封尹劉銖屠其家百口太祖既克京師夜召其故人知星者趙延義問漢祚所以短促者延義答曰漢本未亡以刑殺冤濫故不及期而滅時太祖方以兵圍銖及蘇逢吉第旦且族其族聞延義言矍然貸之誅止其身予讀至此未嘗不流涕太息故表其事於書傳以

救世云

召誥第十四　周書

成王在豐
文王都豐豐在京兆鄠縣東
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則已有都洛之意而周公成王成之且以殷餘頑民為憂故營洛而遷焉太史公曰洛邑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遷洛邑所謂周葬于畢在鄗東南杜中明成王雖營洛而不遷都蓋嘗

因巡狩而朝諸侯於洛邑云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王自鎬至豐以營洛之事告文王廟鄗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
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
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庶殷凡殷民也位朝市宗廟郊社之位洛汭洛水北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徧觀所營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帝及配者各一牛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用太牢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此之謂書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言殷人悅而聽命也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
旅讀如庭實旅百之旅諸侯之幣旅王而及公者尊周公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庶殷諸侯皆在故召公託為遜辭曰誥告汝御事以下也言殷嘗以元子嗣位而帝改其命以授周今王受命雖無疆之福亦無疆之憂其可不敬乎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此所謂無疆之憂也殷雖滅其先哲王固在天矣其後王後民至于今茲猶服用其福祿其心終不忘報怨以復國也如武庚嘗謀以何隙者多矣其智藏于

中其病則在也夫夫人也猶曰人人也各抱持其婦子以哀痛呼天徂往其逃亡解出其囚執以叛貳者蓋有之矣王其可不大畏乎天其哀我民其亦眷命於勉德者王其速敬德定天命也召公之誥王也庶殷皆在而出此言亦如微子之命有上帝時歆高邦作式之語古之人無所忌諱忠厚之至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從子與子也堯舜與賢禹與子而猶也言我觀夏殷之世天之迪夏也迪其與子而保安之其迪殷也迪其能用伊尹格天之臣而保安之夏殷之哲王皆能嚮天之所順以考其意而其後王皆以失道而墜厥命矣今王其無棄老成人以考古人之德況能博謀于衆以求天心乎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

王雖幼周之元子也其大能以諴感民矣當及今休一其德

王不敢後

王疾敬德不肯遲也

用顧畏于民碞

碞險也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物無險於民者矣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服事也洛邑爲天下中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王能訓服殷之御事使比附介副于我周御事矣又當節文殷人之善性使日進于善作所者所作政也旣敬其事又敬其德則至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

召公恐成王恃天命以自安故又戒之曰夏殷之所以多歷年與其所以不永延者其受天命皆非我所敢知也所知者惟不敬德以墜厥命也今王亦監此二國修人事而已功事也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

習于上則智習于下則愚

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惟德是用不用刑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古今說者皆謂召公戒王過用非常之法又勸王亦須果敢殄滅殺戮以爲治嗚呼殄滅殺戮桀紂之事

桀紂猶有所不果而召公乃[illegible]無
疑嗚呼儒者之叛道一至於此哉臯陶曰與其殺不
辜寧失不經人主之用刑憂其不愼不憂其不果也
憂其殺不辜不憂其失不經也今召公方戒王以愼
罰言未終而又勸王以果於殄戮則臯陶不當戒舜
以寧失不經乎季康子問孔子曰如殺無道就有道
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
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夫殺無道以就
有道為政者之所不免其言蓋未為過也而孔子惡
之如此惡其恃殺以為政也今予詳考召公之言本

不如說者之意蓋曰王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
敢於法外殄戮以治之民自用非法我自用法民自
過我自不過稱罪作刑而已民之有過罪實在我及
其有功則王亦有德何也王之位民徳之先倡也如
此則法用于天下王亦顯矣兵固不可弭也而佳兵
者必亂刑固不可廢也而恃刑者必亡痛召公之意
為俗儒所誣以啓後世之虐政故具論之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
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殷且以
民心為天命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
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
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庶殷雖以丕作召公憂其間尚有反側自疑者故因
其大和會而協同之讐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友
民周民也百君子者殷周之賢士大夫也自今以往
殷人周人與百君子皆保受王之威德王當終永天
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勞也奉幣賛王祈
天永命而已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召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周人謂洛為成周謂鎬為宗周此下有脫簡在康誥
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下屬周公拜手稽首
之文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周公雖不居位稱王然實行王事至此歸政則成王
之德始明於天下故曰復子明辟曰子者叔父家人
之辭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

民明辟

基始也周公以營洛為定天命何也易曰渙亨王假有廟言天下方渙散而王乃有宗廟則民心一方漢之初定蕭何築未央宮東闕北闕武庫宮室極壯麗亦所以示天下不渝而定民心也周公言我欲歸政久矣王之意若有所不敢及天命之始而定命者我所以少留嗣行保佑之事以卒營洛之功為復辟之始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

今河朔黎陽也周公營東都本以處殷餘民民懷土重遷故以都河朔為近便卜不吉然後卜洛也

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

卜必以墨墨食乃兆蓋有龜不兆者

伻來以圖及獻卜

伻使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周公歸政王未敢當欲與周公共政若二君然故曰作周匹休再卜皆吉我二人當共正天下也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稱舉也殷禮盛禮也雖不在祀典者皆次秩而祭之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成王欲與周公共政如二君周公不可曰汝用我言足矣我整齊百官使從汝于周者將使辦事也今王

肇稱盛禮祀于新邑且命我曰記功臣之尊者使列于祭祀又命曰汝受命厚輔我其重且嚴如此今我大閱視爾功賞載籍而所用者乃汝自受教之官皆汝私人非我所齊百工也於是周公乃訓責成王曰孺子其有黨乎自今以往孺子其以黨為政乎此雖小過如火始作不即撲滅則其所灼爍者漸不可絕矣自今以從凡處彝常及有所鎮撫之事當如我為政時惟用周官勿參以私人今在新邑使人有所嚮往皆當即用舊僚而明作其有功者惇大汝心裕廣汝德勿牽於私昵則汝永有辭於天下矣

公曰巳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享朝享也儀不及物與不朝同爽失也禮失而人慢也小人以賄說人必簡於禮故孔子曰獨飽於少施氏者遠小人也周公戒成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其役志于物而不役志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此治亂之本故周公特言之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爲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謂魯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夫以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弭兵王而好賄則其致寇也必矣唐之衰君相皆可以賄取方鎭爭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始失政以至於亡周公之戒至矣哉

乃惟孺子頒朕

徒以高爵厚祿賜我而巳

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

曾不暇聽我教汝輔民之常道也

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

蘉勉也成王曰公其以予億萬年公答以永年之道如此則不永也

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正父諸正國之老如圻父農父宏父之類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勸王修農事者民有餘裕則不去也我不裕民而彼或裕之則無遠而逝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

和恒常和也

居師

定民居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惇宗厚宗族也將禮秉禮也稱秩元祀舉大祀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

迓衡導我於治平

予沖子夙夜毖祀

祭則我沖子政則周公

王曰公功棐迪篤

公之功輔我以道者厚矣

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成王許周公復辟之事曰我其退歸宗周而卽辟焉

今當命伯禽爲公後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方以道濟四方凡宗廟之禮所以鎭撫公之元勳者亦未定也成王蓋有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意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惟以伯禽爲諸侯以監臨我士民及庶官也

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保濟文武所受民爲周四方之輔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

公留相我我歸宗周矣

公功肅將祇歡

祇大也公之功肅將民心大得其歡

公無困哉

去我則困我也

我惟無斁其康事

不厭康民之事

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刑儀刑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

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弘大成王之恭德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

厚施典法於賢人

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後世言周之恭王者以成王爲先古之言恭者甚盛德不敢居也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多子衆賢也後世言周之信臣者以周公爲先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考我所以明子之法乃盡文王德也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秬黑黍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以黑黍爲酒合以鬯鬯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盛於祼王使人來戒飭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拜手稽首而致之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淸人渴而不飮肉乾人饑而

不食也故享有體荐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
歟
予不敢宿
周公不敢當此禮即日致之文武不敢以王命宿于
家
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叙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
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周公以秬鬯二卣禋于文武且祝之曰使我國家順
厚以叙身其康彊無有遇疾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
人亦永壽考王使殷人承叙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

而懷其德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
是歲始冬烝於洛
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宗廟用太牢此云牛一者告立周公後加之周尚赤
故騂牛
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
王賓諸侯殺騂以禋諸侯咸格
王入太室祼
太室清廟中央室也祼以圭瓚酌秬鬯以灌地求神
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前告神後告伯禽也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十三終

多士第十六　　周書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弋取也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固讀如推亡固存之固信哉天之固治而不固亂也不固亂所以輔我我豈敢求之哉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秉持也帝既不畀殷矣則民皆持為此說曰天將降威于殷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

引去也放逸者則天命去之也

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

夏之先王不往從放逸之樂故上帝格嚮之

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

此桀也淫泆且有辭飾非也

惟時天罔念聞

雖有飾非之辭帝不聽也

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甸治也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言天不畀紂使不明于德凡小大邦為紂所刑喪者

皆有辭于罰不暇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言我周文王武王皆繼行大事

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

將有割殷之事必先告正于天而後行曰將有大正于商是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我有事于四方曷嘗有再舉而後定者乎故曰惟我事不貳適貳適再往也惟於伐殷則觀政而歸已而再往是我先王不忍滅商之意也故曰惟爾王家我

適不中言貳適者因前之辭也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卽于殷大戾肆不正

今三監叛予惟曰此乃汝大無法非于爾動變起于爾邑予亦念天命不可不征卽於其首亂罪大者而誅之謂殺武庚管叔也肆不正者言其餘不盡繩治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洛邑在故殷西南

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既遷爾于洛乃安居無後命矣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言湯之革夏其故事皆在典冊爾所知也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

夏臣之有道者湯皆選用爲近臣在王庭其可以任事者則爲百僚而今不然以爲怨

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我知用德而已爾乃與三監叛我豈敢求爾於商邑而用之乎

予惟率肆矜爾

循湯故事而矜赦汝則可

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東征誅三監及奄遷四國民于遠當此時爾協比以事我宗臣多遜不違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宗多遜

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爾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至而無所容亦爲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居故也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幹事也止居也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汝能敬天安居汝子其有興者非遷洛何從得之殷人之怨不在王庭百僚故成王以此答其意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王言爾子孫當有顯者殷人喜而記之異日王告之
曰及爾子孫之顯是時我當復言之于爾所居信其
言以大慰之也非一日之言故以又曰別之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周公作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舊說先知農事之艱難乃謀逸豫非也周公方以逸爲深戒何其謀逸之亟也蓋曰王當先知稼穡之道爲艱難乃所以逸樂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以生者知

此則不妨農時不奪民利不盡民力也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雖農夫之子生而飽煖則不知艱難而況王乎以訓王無忘太王王季文武之勤勞王業也

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戲侮曰諺大言曰誕信哉周公之言也曰昔之人無聞知至于今閭巷田里之民有不令子弟猶皆相師爲此言也是蟻蝨蠓蠛周公何誅焉而載於書曰以戒成王也人君欲自恣於逸樂者必先詆娸先王戲玩老成而小人譸張爲幻者又勸成之韓非之言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茅茨不剪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麑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飲土匭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停水致之海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黧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雖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天子所以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自取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非賢者之所務也此其論豈不出於昔之人無聞知也哉其言至淺陋而世主悅之故韓非一言發秦殺二世如反

掌自漢以來學者雖鄙申韓不取然世主心悅其言而陰用之小人之欲得君者必私習其說或誦言稱舉之故其學至于今猶行也予是以具論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太戊也此書方論享國之長短故先言享國之最長者非世次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雍和也以其久不言之故言則天下信之

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太甲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

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

康功安人之功田功農功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鮮貧乏者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言不以庶邦貢賦供私事也

文王受命惟中身

文王九十七而終卽位之年四十七

厥享國五十年

令德之主欲其長有天下以庇民仁人之意莫急於此此周公所以身代武王也人莫不好逸欲而其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庶幾必信此無逸之所爲作也然猶不信者以逸欲爲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如此矣夫多欲而不享國者皆是也漢武明皇十一而已豈可望哉飲酖食野葛必死而曹操獨不死亦可効乎使人主不壽者五一曰色二曰酒三曰便辟嬖倖四曰臺榭游觀五曰田獵此五者無逸之所諱也旣困其身又困其民民怨咨籲天此最害壽之大者乎欲以惡衣食遠女色卑宮室罷游田夙興勤勞以此五物者爲人

主永年之藥石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

以百日之憂而開一日之樂疑若可許也然周公不許防其漸也曰此非所以訓民順天也言此者必有大咎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酗者用酒而怒輕用兵刑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為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譸狂也張誑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古之人相與訓戒者其言皆切近明白世之所共知者也若曰不殺為仁殺為不仁薄斂為有德厚賦為無道此古今不刊之語先王之正刑也及小人為幻或師申韓之學或誦六經以文姦言則曰多殺所以為仁也厚斂所以為德也高臺深池女色畋游皆不害霸此理之必不然而其學之有師言之有章世主多喜之此之謂幻幻能害譸以其能怨詛也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古之哲王莫不如此而專言四人此四人尤以此顯於世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人不怨讒者而怨聽者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東坡先生書傳卷十四終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

三公論道左右相任事周公召公以師保爲左右相

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方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周公晏然不自疑當時大臣亦莫之疑者何獨召公也今已復子明辟召公復何疑乎然則何爲不悅也功成身退天之道也故伊尹既復政則告歸而周公不歸此召公所以不悅也然則周公何以不

歸也察成王之德未可以舍而去也周公齊百官以從王而王之所用悉其私人受教於王者此其德豈能離師輔而弗反也哉故召公之不悅爲周公謀也人臣之常道也而周公之不歸爲周謀也宗臣之深憂也召公豈獨欲周公之歸哉蓋亦欲因復辟之初而退老於厥邑特以周公未歸故不敢也何以知之此書非獨周公自言其當留亦多留召公語以此知召公欲去也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

周公昔嘗告召公曰天其將使周室永孚于休歟抑將終出於不祥歟皆未可知也于時召公答曰是在我而已我若能祗上帝命不敢荒寧則天永孚于休若其以念我天威及使我民無所尤違則天將終出于不祥此皆在人而已今我不去正爲此耳故舉其昔言以喻之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此皆罪成王之言在察也遏絕也佚失也經歷歷年長久言我察成王之德大未能事天地遏絕放失前人之光明蓋生於深宮之中不知天命不易我若去之其將弗永年矣周公蓋以丕覩功載知其如此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

沖子之不正吾亦安能正之哉獨示之以前人光明之德使不習于下流其爲正也大矣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天命不常我所以輔成王之道惟以延武王之德使

天下不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
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卽伊尹也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
湯初克夏欲遷夏社作臣扈之篇湯享國十三年又
七年而太甲立太甲享國三十二年又更四帝乃至
太戊而臣扈猶在豈非壽百餘歲哉
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賢亦巫咸之子孫

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
配祀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皆配食於廟乎在武
丁時不言傅說豈傅說不配食於配天之王乎其詳
不可得而聞矣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陳久也陟升遐也言此諸臣爲政不久則不能保乂
有殷且使其王升遐則配天致殷有天下多歷年所
此周公所以久留之意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屛
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
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此明主賢臣爲政既久則天乃爲純佑者是命商之
百族大姓及王臣之微者實皆秉德明恤以至于小
臣藩屛侯甸者皆得其人況於奔走執事之臣皆以
此道此德舉用乂厥辟以上下同德故有事于四方
則民信之若蓍龜然此又周公久留之意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天壽此中宗高宗祖甲和平至道之王使保乂有殷
此三王皆能繼天滅威滅威者除害也

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汝若憂思深長則天命乃可堅固汝其念有以濟明
我邦者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
躬
寧王武王也天降割喪文王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
命也
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
諸夏也
亦惟有若虢叔

王季子文王弟

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五人皆賢臣有道德者不及太公望者太公專治兵事功臣非周公所法也

又曰無能往來玆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此五人者文王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友也故曰文王若不能與此五人者往來使以常道教文王則無德以降于國人也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迪見者以道顯也冒聞者以德被天下聞也

武王惟玆四人

號叔亡矣

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玆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凡周德之所被及者其民盡稱誦武王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

游大川者必濟而後已今予與汝奭同濟小子其可以中流而止乎

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周人以鸑鷟鳴於岐山爲文王受命之符故其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我與汝奭皆文王舊臣同聞鳴鳥者也我與汝同聞見受命之符而今又同輔孺子其可以不俟王業之大成而言去乎我當收蓄成王不勉不及之心又當留汝奭耇老成人以自助汝若不降意小留則是天不欲我終王業定天命也天如不欲我終王業定天命則當時必不使我與汝同聞鳴鳥矣況能格于皇天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玆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

謀廣我意

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勖偶王在亶乘玆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曰前人敷其心腹以命汝位三公以爲民極且曰汝當明勖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信如車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哉王之言如此而可以求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
告汝以我誠心
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
殷之喪其否塞大亂至於如此可不懼乎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
襄成也予本不欲如此告也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
與汝二人而已
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
汝聞我言而心有合也曰信如我言在我二人而已
然今天方保周王室日昌大在我二人受此福乎德

勝福則安福勝德則危今天休滋至恐二人德不能
勝也由此知召公之不悅蓋以滿盈爲憂也
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周公言汝奭以滿盈爲憂乎則當求俊民而顯明之
他日讓此後人惟昌大之時而去未晚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以我二人厚輔之故周室乃有今日之休
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我以今日之休爲未足也惟至於日月所照莫不祇
服乃已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
惠猶言順也
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予惟哀天命之不終及民之無辜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
茲往敬用治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蔡叔死于囚不得稱沒仲爲卿士無囚父用子之理
蓋釋之矣仲踐蔡叔之舊國以鮮爲始封之君則周
既赦其罪矣故得稱沒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
蔡叔于郭鄰
郭號也周禮六遂五家爲鄰
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周公不以流言殺骨肉若管叔不挾武庚以叛亦不
誅也蔡叔囚而不誅至子乃封霍叔降而不囚三年
復封之霍此周公治親之道也
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理前時在而輒立衛是以亂

孔子將爲政於衛必以正名爲先則周公封蔡仲必在叔卒之後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愼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

邁德自己使人可以循迹而法汝也

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

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

中情也治國濟民皆以情不以僞也中不足則必彊諸外故作聰明而實聰明者未嘗亂舊章也

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

以一偏之言而改其常度非其本心也生於視聽之不審爾故患在欲速不在緩緩則視聽審而事無不中矣

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踐滅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晏子謂齊景公古之居此者有蒲姑氏樂安縣北有蒲姑城二篇亡

多方第二十　周書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自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不心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牧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告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

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禁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珷玞之與美玉也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之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殷之復興也必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氏

周公以王命告諸侯及凡尹民者
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大降爾命謂誅三監黜殷時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圖天之命猶曰徼福于天小人之求福者必以祭祀
念汝殷人大惟徼福于天而不念敬祀是求非望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
帝非不降格于夏而夏乃大厥逸無憂民之言雖無
憂民之心而有其言民猶不怨天猶赦之猶賢於初
無言者棄民之深也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桀未嘗肯以一日之力勉行順天之道
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
麗著也奠民之居王政之本民不土著雖堯舜不能
使無亂桀之所以徼福于天者皆非其道未嘗開衣
食之源以定民居也
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
甲始也亂自內起
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
古者謂大祭祀曰旅言不能承事天地鬼神又不知
進德之恭而大慢于民也
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叨貪也懫忿也尊用此人使劓割夏邑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
不畀純
不與桀者亦大矣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
義民正人也桀所害者皆正人天以此故不可使桀
永年而多享也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

桀之所尊用者皆不能知保享于民之道也
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開明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至也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
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
勸
自湯以來皆謹土著之政民既奠居則刑罰可以勸
而況於賞乎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
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
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屑輕也紂責命于天輕出怨天之辭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閒之
夏政不享于天則其諸侯閒而取之亦如今殷之為
周取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蠲潔也烝升也其升聞于天者不潔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世未嘗有自狂作聖自聖作狂之人而有自聖作狂
自狂作聖之道在念不念之間耳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須待也暇閒也武王既喪三年還師二年天佑殷之
子孫以此五年暇以待之夫聖狂之閒如反覆手而
況五年之久足以悔禍復天命矣紂惟曰我民主也
其若我何其言無可念聽者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
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
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
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
我周王享天之命
夾輔也介助也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
屢不靜爾心未愛
道爾而數不靜者以爾心未仁也
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
輕棄天命也
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
戰要囚之

我欲汝信于正故教告之不改則戰恐要囚之
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
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
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汝奔走事我我監視汝所為五年於此矣
越惟有胥伯大小多正爾罔不克臬
伯長也汝自有相君相長者至於小大衆正之人皆
汝所能作止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
惟克勤乃事

家不和則邑不明雖勤於事無益也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
服凶人莫如和敬
克閱于乃邑謀介
簡邑人以自介副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
其大介賚爾
介助也
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
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

爾不我享民亦不爾敬矣
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
迪簡之命也
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將遠徙之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
敬于和則無我怨
今既戒汝以和敬汝不能用則他日又舉今言以告
汝無怨也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十五終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十六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周公作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
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
鮮哉
周公率群臣進戒于王贊曰群臣皆再拜稽首告天
子今王矣不可以幼沖自待則進戒曰王左右有牧
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
司曰準人此三事之外則有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

御者曰虎賁此褻御也周公則戒之曰非獨三事者
當擇人此褻御者亦當擇人也能知憂此者美哉鮮
矣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
夏后氏之世王室所以大強者以求賢為事天之實
也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
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
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論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

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古今學者解三宅三俊多不同惟專以經訓經庶得其正書曰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是九德爲三俊也皐陶之九德則箕子三德之詳者也并三爲一則九德爲三俊明矣書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是事也牧也準也爲三宅所以宅三俊也書曰流宥五刑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又曰兹乃三宅無義民此三宅所以宅五流也人之有疾也食而不藥不可藥而不食亦不可三宅三俊如藥食之交相養而不知食之養藥耶藥之養食耶所以宅三俊及所以宅五流者皆曰三宅如此而後經之言可通也

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兹乃三宅無義民

謀面謀其耳目所及者言自近及遠皆大訓我德則可以宅三俊之人既宅三俊然後可以宅五流凡民之無義而有罪者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書曰肆往姦宄是古者謂流爲往也桀之所往者無罪之人所任者皆小人殘民者也所往所任皆出於暴德是以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耿光也成湯既以升聞大治上帝之命則以三宅去凶人凶人各卽其宅然後宅俊其所謂俊者皆眞有德者也故曰三有俊克卽俊殷人去凶而後用賢夏后氏用賢而後去凶各從當時之宜要之二者相資而成也禮曰夏后氏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殷人先罰而後賞蓋緣立政之文而立此言不知聖人之賞罰應物而作無所先後也湯惟嚴敬用宅俊故能內協商邑外以顯德於四方也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甸治也帝欽我而伐紂使我有諸夏法湯受命而治萬姓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君子小人各知其本心去凶進賢各得其實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此三事皆大臣

也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
自此以下皆小臣或其遠外者趣馬掌馬也小尹小
官之長也
左右攜僕
執持器物者
百司庶府
府庫藏吏也
大都小伯
大都之伯在牧人中矣此其小伯也

藝人
執技以事上者
表臣百司
表外也有兩百司此其外者也
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太史下大夫掌六典之貳尹伯庶常吉士皆當時小
官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六卿獨數其三不及冢宰宗伯司寇者周公以師兼
冢宰周公謂蘇忿生爲蘇公是蘇公以公兼司寇也

而宗伯則召公兼之歟亞其貳也旅其士也卿在常
任中矣此言其亞旅而已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蠻夷之民微盧之衆及三亳阪險之地皆有尹正湯
始都亳其後屢遷所遷之地皆有亳名故曰亳或曰
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歷數此者欲得
其人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
能知君子小人之心
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常任常伯必以德選不言準人者容以才進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
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所知者三宅三俊去凶
用賢之事而已至于庶言有司所下敎令也庶獄獄
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文王皆不敢下侵有司
之事惟使有司牧夫訓治用命及違命者而已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
竝受此丕丕基
武王但撫存文王之功不改其義德而從其有容之

德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
其心如其言是謂若
相我受民
助我所受民
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間之
既灼知其心而後用既用則勿以流言讒間之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一話一言聞斯行之則不

勝其弊以其不勝弊而舉棄之則所喪亦多矣必受而繹之末惟成德之彥則不可以小道小言眩也故一話一言終必付之而後可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
我受美言於人不敢自有而獻之於王也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
心有邪正事有是非正心而求其理未有不得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人有臨事而失其常不如所期者故已宅則復繹之者紬繹其所已行之事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勱勉也何謂憸人賈誼賦曰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世德之憸徵兮遙增擊而去之是之謂憸人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夫周公尤以獄為憂故此篇之終特以囑司寇蘇公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

不服
罔有不服則兵初不用也然不可以不用而不以時詰治之
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人之才德長於此者天下之所共推而不可易也是之謂常人如廷尉用張釋之于定國吏部尚書用山濤度支用劉晏此非常人乎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此言其能敬用獄以長王國是爲三公也列者前後相比猶今之言例也以舊事爲比而用其輕重之中者也呼太史而告之者欲書之於史以爲後世法也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殷未黜淮夷未滅則成王有所不暇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書曰侯甸男邦采衛此周五服之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五服在王畿千里之外幷畿內爲六服董督也治官治事之官也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

唐虞官百而天下治夏商曷爲倍之德衰而政卑也堯舜官天下無患失之憂故任人而不任法人得自盡也故法簡官少而事省夏商家天下惟恐失之不敢以付人人與法相持而行故法煩官多而事冗後世德愈衰政愈卑人愈不信而一付之法吏亦事相倚以苟免故法愈亂官愈多而事不舉人主知此則治幾一作矣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明王觀唐虞夏商之政而知爲國不在官多而在得人故官不必備也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師傅保皆論道國以道爲經以政事緯之與刑無相奪倫而陰陽和

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孤特也此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以重之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政教禮刑無所不掌謂之邦治而百官總已以聽焉故冢宰爲天官必三公兼之餘卿或兼或特命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司徒之職如地之生物富而能教之故爲地官擾馴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

國

王者以禮樂治天下政所從出本於離而成於政和

如天之春萬物生焉而盛於夏故宗伯爲春官司馬

爲夏官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如秋之肅殺萬物故司寇爲秋官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民各有居室如冬之藏故司空爲冬官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

九州之牧也

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

一朝畢朝也朝以遠近爲疏數六年而遍五服畢朝

也

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

明黜陟

夏商以來人主奉養日侈供衛日廣亦不能數巡守

故以五載爲十二年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

行弗惟反

令出不善知而改之猶賢於不反也然數出數改則

民不復信上雖有善令不行矣故教以善令非教其

遂非也

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春秋傳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

事以制不爲刑辟其言蓋取諸此也先王人法兼任

而任人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

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淸自唐以前

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

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其有所闕豈非人法

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

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而不已嗚呼任法

之弊一至於此哉

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

小人不利於用常法常以利口亂政

蓄疑敗謀

人主聞讒言不即辨而藏之中曰蓄疑敗謀害政無

大於此者

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

未有志卑而功崇者

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婾於初必艱於終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

孟子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

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自有君臣以來病之矣惟讓爲能和是以貴之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

三公也

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

東夷淮夷也在周之東肅慎東北遠夷也

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國語曰文王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豈此榮伯也與

周公在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畢有文武墓葬公于畢示不敢臣也亳姑蒲姑也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至此併告已遷數二篇亡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君陳命於周公之後畢公之前必周之老臣也鄭玄以爲周公子非也畢公成王之父師弼亮四世豈以周公之子先之周公遷殷頑民于洛不必遷舊人以宅新民也洛人在內殷人在郊理必然也分正者畢命所謂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殊厥井疆俾克畏慕也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

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物之精華發越于外者爲聲色臭味是妙物也故足以移人亦足以感鬼神聖人以至治明德比于馨香有以也夫荀悅有言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形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形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小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此之謂也

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曰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豈獨聖也凡有求而未得也無所容其愛既得則愛衰此人之情也爲人君者不能顯諸仁藏諸用凡所以治民之具舉用而常陳則民狎而玩之矣故教之惟風下民惟草德復有妙於風者乎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有所興廢出納皆咨于衆以度之衆言同則繹之孔

子曰巽語之言能無悅乎繹之爲貴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臣謀之而君能行此真君之德也豈待其順之于外云爾也哉成王之言此者非貪臣之功實欲歸功於臣以來衆言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辟亦不能止辟者勿辟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狃習也常者國之舊法俗者民之所安而敗亂之害政之尤故此三者所犯雖小亦不可宥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有殘忍之忍有容忍之忍春秋傳曰州吁阻兵而安忍此殘忍之忍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此容忍之忍也古今語皆然不可亂也成王指言三細不宥與其餘皆當宥之曰必有忍其乃有濟者正孔子所戒

小不忍則亂大謀者也而近世學者乃謂當斷不可以不忍忍所以爲義是成王敎君陳果於刑殺以殘忍爲義也夫不忍人之心人之本心也故古者以不忍勸人以容忍勸人也則有之矣未有以殘忍勸人者也不仁之禍至六經而止今乃析言破經以開發之予不可以不論

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十六終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十七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成王將崩命畢公召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畢公高周之同姓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有疾不豫

甲子王乃洮頮水

發大命當齊戒沐浴今有疾不能洮頮水而已洮盥也頮頮面也

相被冕服憑玉几

相相禮者以袞冕服被王身也大朝覲設左右玉几

乃同召太保奭

召公爲保兼冢宰

芮伯

司徒

彤伯

宗伯

畢公

畢公三公亦兼司馬

衛侯

春秋傳康叔爲司寇

毛公

司空也史記有毛叔鄭五人皆姬姓惟彤伯姒姓

師氏

師氏中大夫居虎門之左

虎臣

虎賁氏

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

漸進也幾危也

病日臻旣彌留

臻至也彌甚也疾甚將去而少留也

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敎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麗土著也文武先定民居乃敎之旣敎則集之民旣集敎用命乃能開達殷之衰否也

在後之侗

侗愚也楊雄曰倥侗顓蒙

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

康王也

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恭敬可以濟大難但世以威儀爲文飾而已不知其爲濟難之具也故曰自亂于威儀幾危也非幾者安也惟安爲可畏不可以冒進也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玆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綴衣幄帳也羣臣既出設幄帳于中庭王反路寢之室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

伋太公望子爰及也詩曰爰及姜女

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

成王之崩子釗固在王所今乃出之于路寢門外而復逆之蓋所以表異之也

延入翼室

路寢旁左右翼室也成王喪在路寢故子釗廬於翼室

恤宅宗

爲憂居之主也

丁卯命作冊度

以法度作冊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自西伯入爲相召公也須材以供喪用

狄設黼扆綴衣

狄下士扆屏風爲斧文也

牖間南嚮

戶牖間也

敷重篾席

桃竹枝席也

黼純

黼黑白也純緣也

華玉仍几

華玉色玉也仍因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因生時所設色玉左右几也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

西序東嚮

東西廂謂之序

敷重底席

底蒻席也

綴純

綴雜采也

文貝仍几

以文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

豐莞席也

畫純

繪緣也

雕玉仍几

以刻玉飾几此養國老享羣臣之坐也

西夾南嚮

西廂夾室

敷重筍席

筍竹席也

玄紛純

紛紺也以玄紺爲緣

漆仍几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故几席質儉無貝玉之飾將傳

先王之顧命也不知神之所在於此乎於彼乎故兼設

平生之坐也

越玉五重

及玉五重謂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也

陳寶

謂赤刀以下衆寶

赤刀大訓

虞夏商之書

弘璧

大璧也

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

八卦也

在東序胤之舞衣

胤國所爲舞者之衣

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

兌和古之巧人

垂之竹矢

垂舜共工

在東房

舞衣鼖鼓弓竹矢皆以古物實之如後世實孔子屐

也

大輅在賓階面

大輅王輅
綴輅在阼階面
綴輅金輅
先輅在左塾之前
先輅象輅塾夾門堂也
次輅在右塾之前
次輅木輅也革輅不陳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内
雀弁赤黑如雀頭色惠三隅矛畢門路寢門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

綦弁青黑色堂廉曰戺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
劉鉞屬
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
執瞿立于西垂
戣瞿皆戟屬
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銳當作鈗銳文曰鈗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書曰一
人冕執鈗讀若鈗冕大夫服弁士服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
麻冕三十升麻爲冕蓋衮冕也衮冕之裳四章此獨
用黼者以釋喪服吉示變也王方自外入受命傳命
者自阼階升則王當從賓階也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禮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
隅殷士也鄭玄云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
錯殷之蟻結似今蚍文畫豈蟻裳亦爲此文歟君臣
皆吉服然皆有變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
太宗上宗皆大宗伯也彤纁也纁裳亦變也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
介圭大圭尺有二寸王所守也同爵名瑁四寸王所
執以朝諸侯傳顧命授圭瑁當阼階升也
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
書冊也王在西階上故太史由此以冊御王先王所
臨所服用皆曰御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
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卞法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

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太保實三爵於王王受而置之曰宿祭先曰祭至齒而不飲曰咤曰嚌示飲而實不忍也上宗曰饗以嘏王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
易爵而洗也
秉璋以酢
半珪曰璋太保實此爵以爲王酢已也
授宗人同拜
宗人小宗伯

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
宅居其所也
王答拜太保降收
收徹也
諸侯出廟門俟
此路寢門也而謂之廟以正殯在焉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
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

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二公爲二伯各率其所領諸侯隨其方爲位皆北面
成王之疾久矣豈西方東方諸侯來問王疾者歟
皆布乘黃朱
陳四馬黃朱鬣
賓稱奉圭兼幣
馬所以先圭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
贄土所出

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王義諸侯不忘先王之德故答拜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
冢宰司徒與羣臣進戒
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
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周人記之謂之羑若猶管仲鮑叔願齊威公不忘在莒時也康王生而富貴故於其初即位告以文武造邦之艱難以憂患受命也

克恤西土惟新陟王

陟升遐也成王未有謚故稱新陟王

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衞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

詩歌文王之德曰陳錫哉周言其布大利以賜天下則天下相率而載周及其亡也以榮夷公專利今康王所謂丕平富者豈非陳錫布利也歟所謂不務咎者豈非不專利以消怨咎也歟即位而首言此其與

成王皆致刑措宜也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言諸臣忠於我所以安汝先人事先王者如盤庚告教之意也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

使我雖宅憂而人無不順者

無遺鞠子羞

鞠子稚子也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先王之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者三乃出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大功齊衰之服則因喪服而冠冠吉一作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

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也始死方殯孝子釋服離次出居路門之外受干戈虎賁之逆此何禮也漢宣帝以庶人入立故遣宗正太僕奉迎以顯異之康王元子也天下莫不知何用此紛紛也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又受乘黃玉帛之幣曾謂盛德之王

不若衰世之侯召畢公不如子產叔向乎使周公在
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於此一書也曰至矣其父
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者猶足以為後世法孔
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以不論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十七終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十八

畢命第二十六　周書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畢公弼亮四世蓋嘗相文王也至是耄矣而猶勤小物亦可謂盛德也哉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畢公蓋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

十二年為一紀

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方三監叛天下騷動天子亦不安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子思子曰昔吾先君子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惟聖人為能與道升降因俗立政也

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

有道者不以小大變易不忽小物斯不難大事矣

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

雖正色不言而自服然常敬衆言也
嘉績多于先王
自文武時已立功矣
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
癉病也
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予以書考之知商俗似秦俗蓋二世似紂也張釋之諫文帝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惟惡能及遠故秦之俗至今猶在也秦疑當作殷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
乘勢勝物曰席

怙侈滅義服美于人
用美物多則爲人所畏服鄭子産言伯有用物弘而取精多則生爲人豪死爲厲鬼
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
富而能訓則可以久安其富
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厎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康王以爲邦之安危在殷士又以保釐之任爲足以澤生民而服四夷其言若過然殷民至此亦不能畢服周室如三監時矣然猶重其事如此賈誼言秦俗婦乳其兒與翁併踞毋取箕帚立而誶語以此痛哭流涕太息以爲漢之所憂無大於此者正此意也古之知治體者其論安危蓋如此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

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爲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
以爲不足爲者也
欽若先生成烈以休于前政
前政謂周公君陳也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滿康王孫昭王子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
有成績紀于太常
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太烝日

月爲常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
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
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
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
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
圖其易民乃寧
方周之盛越裳氏來朝曰久矣天之無疾風暴雨也
中國其有聖人乎方是時四夷之民莫不戴王雖風
雨天事非人力者亦歸德於王及其衰也一寒一暑
亦惟王之怨是故聖人以民心爲存亡一失其心無
動而非怨者賞則謂之私罰則謂之虐作德則謂之
僞不作則謂之漫出令而不信無事而致謗皆王之
咎也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
助游豫且以爲德豈復有風雨寒暑之怨乎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
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
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
先正周召畢公之流
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嗚呼予讀穆王之書一篇然後知周德之衰有以也
夫昭王南征而不復至齊威王乃以問楚是終穆王
之世君弒而賊不討也而王初無憤恥之意乃欲以
車轍馬跡周於天下今觀君牙伯冏二書皆無哀痛
惻怛之語但曰嗣先人宅丕后而已足以見無道之
情非祭公謀父以祈招之詩收王之放心則王不復
矣呂刑有哀敬之情蓋在感悔之後時已耄矣

冏命第二十八　　周書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太僕正太御中大夫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脩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至哉此言可以補說命之缺也孔子取於君牙伯冏二書者獨斯言歟

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引小人以昵王人臣不敬莫大於此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十八終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十九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穆王命呂侯作此書史記作甫侯堯舜之刑至禹明備後王德衰而政煩故稍增重積累世之漸非一人之意也至周公時五刑之屬各五百周公非不能改以從夏蓋世習重法而驟輕之則姦民肆而良民病矣及成康刑措穆王之末姦益衰少而後乃敢改也周公之刑二千五百穆王之三千雖增其科條而入墨劓者多入宮辟者少也贖者疑赦之罰耳然訓刑

必以贖者非贖之鍰數無以為五刑輕重之率也如今世徒流皆折杖非以杖數折不知徒流增減之率也呂刑孝經禮記皆作甫刑說者謂呂侯後封甫詩之申甫是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刑必老者制之以其更事而仁也耄荒度作刑者以耄年而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度約也猶漢高祖約法三章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

炎帝世衰蚩尤作亂黄帝誅之自蚩尤以前未有以
兵強天下者鴟義以鷙殺為義如後世所謂俠也矯
詐虔劉也凡民為姦者皆祖蚩尤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
始淫為劓刵椓黥越兹麗刑幷制罔差有辭
蚩尤既倡民為姦苗民又不用善而過作劓鼻刵耳
椓竅黥面殺戮五虐之刑而謂之法苟麗於法者必
刑之幷制無罪不復以寃訴為差別有辭無辭皆刑
之也自苗民以前亦未有作五虐之刑者故舉此二
人以為亂始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人無所訴則訴於鬼神德衰政亂則鬼神制世民相
與反覆詛盟而已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
無德刑之香也
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
無世在下
皇帝堯也分北三苗遷其君於三危
乃命重黎絶地天通
民瀆於詛盟祭祀家為巫史堯乃命重黎授時勸農
而禁淫祀人神不復相亂故曰絶地天通重黎即羲
和也
罔有降格
虢之亡也有神降于莘蓋此類也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自諸侯以及其臣下皆脩明人事而輔常道故鰥寡
無蔽塞之者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
國無政天子欲聞民言豈易得其實哉故政清而後
民可問也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非德之威所謂虐也非德之明所謂察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可折衷也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
殷于民
殷富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士皐陶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

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彛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訖盡也威貴有勢者秉富貴之勢以爲姦不可以不盡法非盡于威則盡于富其餘貧賤者則容有所不盡也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脩其敬畏至於口無擇言此盛德之士也何以貴之於典獄曰獄賤事也而聖人盡心焉其德入人之深動天地感鬼神無大於獄者故盛德之士皆屑爲之皐陶遠矣莫得其詳如漢張釋之于定國唐徐有功民皆自以爲不冤其不信之信幾於聖與仁者豈非

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之人哉若斯人者將與天合德子孫其必有興者非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而何漢楊賜辭廷尉之命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焉蓋吝之也書蓋以爲惟克天德自作元命者何吝之有此俗儒妄論也或然之不可以不辨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爲天牧民非爾而誰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
麗于獄輒刑之不復察也

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
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
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
言當以伯夷爲監苗民爲戒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
諸侯羣臣自其父行至于兄弟子孫皆聽朕言庶以格天命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

獄非盡心力不得其實故無獄不以勤爲主由用也爾當用獄吏慰安之而日愈勤者不當用戒敕之而終不勤者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刑獄非所恃以爲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而已蓋使我爲一日之用非究竟要道也可恃以終者其惟得人乎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
休喜也典獄者不可以有所畏喜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三德洪範三德也以刑成德王有慶民有利則其安
長久也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
祥善也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罪非已造爲人所累曰及秦漢之間謂之逮此最爲
政者所當愼故特立此法謂之及因有大獄獄吏以
多殺爲功以不遺支黨爲忠胥史阜隷以多逮廣繫
爲利故古者大獄有萬人者國之安危運祚長短或
寄於此故曰何度非及度其非同惡者則勿逮可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訟者兩至則士聽其辭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簡核也孚審慮也簡孚而無辭乃正五刑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
罰贖也
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過失則當宥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
之

刑之而不服則贖贖之而不服則宥無不可者但恐
其有疵弊耳官者吏爲請求也反者報也報德怨也
內女謁也貨鬻獄也來親友往來者爲言也法當同
坐故曰其罪惟均克勝也勝其非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
貌有稽
既簡且孚衆證之矣口服而貌不服此必有故不可
以不稽也
無簡不聽
初無核實之狀則此獄不當聽也

具嚴天威
所以如此者畏天威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刻其顙而涅之曰墨六兩曰鍰
劓辟疑赦其罪惟倍閱實其罪
截鼻爲劓倍之爲二百鍰
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
刖足曰剕倍之又半之爲五百鍰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
宮淫刑也男子腐婦人閉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大辟死刑也五刑疑則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所謂疑者其罪既閱實矣而於用法疑耳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

墨劓剕宮辟皆眞刑也罰者罰應贖者也屬類也凡五刑五罰之罪皆分門而類別之也

五刑之屬三千

周禮五刑之屬二千五百而此三千孝經據而用之是孔子以夏刑爲正也

上下比罪

此例也以上下罪參驗而立例也

無僭亂辭

僭差也亂辭辭與情違者也

勿用不行

立法必用衆人所能者然後法行若責人以所不能則是以不可行者爲法也

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察我心也法國法也內合我心外合國法乃爲得之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世或謂大罪法重而情輕則服下刑此猶可也不失爲仁若小罪法輕情重而服上刑則不可古之用刑者有出於法內無入於法外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知此說之非也請設爲甲乙以解此二言甲初欲爲强盜既至其所則不强而竊當以竊法坐之此之謂上刑適輕下服乙初欲竊既至其所則强當以强法坐之此之謂下刑適重上服刑貴稱罪報其所犯之功不報其所犯之意也

輕重諸罰有權

一人同時而犯二罪一罪應剕一罪應劓劓剕不並論當以一重剕之而已然是人所犯劓罪應刑剕罪應贖則刑之歟抑贖之歟蓋當其劓罪而贖其餘何謂餘曰劓之罰二百鍰既刑之矣則又贖三百鍰以足剕罰五百鍰之數以此爲率如權石之推移以求輕重之詳故曰輕重諸罰有權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穆王復古而不是古變今而不非今厚之至也曰各隨世輕重而已民有犯罪於改法之前而論法於今日者可復齊於一乎舊法輕則從舊今法輕則從今任其不齊所以爲齊也倫者其例也要者其辭也辭

例相參考必有以處之矣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将有議新法之輕多罰而少刑恐不足以懲姦者故王言罰之所懲雖非殺之也而民出重贖已極于病言如是亦足矣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佞口給也良精也辯者服其口不服其心也

察辭于差

事之真者不謀而同從其差者而詰之多得其情

非從惟從

囹圄之中何求而不得囚有畏吏甚者寧死而不辯故囚之言惟吏是從者皆非其實不可用也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

律令當令獄囚及係吏明見相與占考之庶幾其得其中正也

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

輸不成也囚無罪如傾瀉出之也孚審慮也成與不成皆當與衆審慮也

其刑上備有幷兩刑

其上刑已有餘罪矣則幷兩刑從一重論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

呼其大官大族而戒之

朕言多懼

民命之存亡天意之喜怒國本之安危在焉不得不懼

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欲濟民于險難者當竭其中以聽兩辭也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末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

政在于天下

府聚也辜功猶言罪狀也古者論罪有功意功其迹狀也言獄貨非所以爲寶也但與汝典獄者聚罪狀耳我報汝以衆罪而所當畏者天罰也非天不中惟汝罪在人命也天既罰汝不中之罪則民皆咎我我無復有善政在天下矣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

王耄矣諸侯多其孫矣自今當安所監非以此德爲民中乎

哲人惟刑

古之哲人無不以刑作德者

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

無窮之聞必由五刑咸得其中則有慶五極五常也

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嘉善也王所以能輕刑者以民善故也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十九終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二十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平王幽王之子宜臼也文侯仇義和其字也以圭爲杓柄曰圭瓚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懷安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

痛幽王犬戎之禍也

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

殄絕也純大也言無以資給惠利下民民莫爲用者故爲犬戎所侵害我國家者亦大矣

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

西周之所以亡者無人也耆而俊者皆不在位春秋傳曰惡角犀豐滿而近頑童焉

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諸侯在我祖父行者其誰恤我哉

嗚呼有績予一人

有能致功予一人者乎
　求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
　　謂唐叔也
　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
　　汝始法文武之道以和會紹接我使得追孝于前文
　　人奉祭祀也
　汝多修扞我于艱
　　多所脩完扞衛我于艱難也
　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
　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賜弓矢使得征伐
　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
　　簡閱其士惠恤其民
　用成爾顯德
　　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illegible]侯務禍敗極
　　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illegible]旒施焉與
　　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
　　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篇知平王之無
　　志也唐德宗奉天之難陸贄為作制書武夫悍卒皆
　　為出涕唐是以復興嗚呼平王獨無此臣哉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伯禽周公子費在東海郡後為季氏邑非魯近郊蓋
　　當時治兵於費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譁讙也
　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成王征淮夷滅奄蓋此徐州之戎及淮浦之夷叛已
　　久矣及伯禽就國則並起攻魯故曰徂茲淮夷徐戎
　　並興徂茲者猶云往者云爾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
　乃鋒刃無敢不善
　　敹敿鍛礪皆脩治也弔精至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
　　牿所以梏牛馬者今當用之於戰故大釋其牿淫大
　　也
　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擭機檻也敜塞也恐傷此釋牿之牛馬此令軍所在
　　居民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

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軍亂生於動故軍以各居其所不動爲法若牛馬風逸臣妾逋逃而聽其越逐則軍或以亂亦恐姦人規亂我軍故竊牛馬誘臣妾以發之禁其主使不得捕逐則軍自定得此風逃者當敬復其主我當商度有以賜汝若其越逐與其得而不復者皆有常刑
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
糗糒也師遠行則用之楨榦皆木也所以築者徐戎

淮夷近在魯東郊不伐之於郊而裁侯搆遠征其國旣以甲戌築又以甲戌行何也古來未有知其說者以予考之伯禽初至魯魯人未附韓信所謂非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戰者若伐之於東郊魯人自戰其地易以敗散築城而守之徐夷必爭使土功不得成故以是日築亦以是日行徐夷方空國寇魯魯侯乃以大兵往攻其巢穴師與之日東郊之圍自解所謂攻其必救築者亦得成功也費誓言征言築而終不言戰蓋妙於用兵周公之子蓋亦多材藝耳
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汝敢不供楨榦則吾之刑汝不遺餘力矣特不殺而已糗糧芻茭不供則軍飢故皆用大刑大刑死刑也楨榦不供比芻糧差緩故用無餘刑而非殺近時學者乃謂無餘刑孥戮其妻子非止殺其身而已夫至於殺而猶不止誰忍言之伯禽周公子也而至於是哉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言魯人以別之知當時有諸侯之師也楨榦芻茭皆重物故獨使魯人供之三郊三遂南西北方郊遂之人東郊以備寇不供也徐夷作難久矣魯國受其害

而以宅伯禽知周公不私其子伯禽生而富貴安佚始侯於魯遇難而能濟達於政練於兵皆見於費誓見周公敎子之有方也孔子序書蓋取此也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秦穆公伐鄭
秦穆公任好
晉襄公帥師
襄公歡文公子
敗諸崤歸還作秦誓
秦穆公違蹇叔以貪勤民爲晉所敗不殺孟明而復

用之悔過自誓孔子蓋有取焉岍在弘農澠池縣西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此篇首要言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

孔子曰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為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孔子蓋以為一言而喪邦者此言也民訖自若是民盡順我而不我違樂則樂矣不幾於游盤無度以亡其國如夏太康乎

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人知聲色之害已也然終好之知豢佚之害已也然終惡之豈好死而惡生哉私欲勝也夫惟少私寡欲者為能受責而不責人是以難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已犯之惡既成而不可追未遷之善未成而不可稍日月逝而不復反我心皇皇若無明日悔之至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

我視在朝之謀人未見可以就問使我敬畏如古人者故且用今之流親已者而已

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雖不免且用孟明然必訪諸黃髮如蹇叔之流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

番番老者雖旅力既愆我猶庶幾得而用之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

仡仡勇者雖射御不違我猶庶幾疎而遠之

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諞巧也皇暇也仡仡勇夫且不欲而巧言令色使君子變志易辭者我何暇復多有之哉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我昧昧而起則思之矣曰安得是人哉得是人而付之子孫黎民我無恨矣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至哉秦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鑒此足矣

邦之杌隉

不安也

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懷安也

東坡先生書傳卷第二十終

禹貢論二卷後論一卷山川地理圖二卷

（宋）程大昌撰

宋淳熙八年泉州州學刻本

禹貢論五卷、後論一卷、山川地理圖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已著錄。宋史藝文志載大昌禹貢論五卷、後論一卷、又禹貢論圖五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則謂論五十二篇、後論八篇、圖三十一。王應麟玉海則謂淳熙四年七月大昌上禹貢論五十二篇、後論八篇、詔付祕閣、不及其圖、蓋偶遺也。今諸論皆存。其圖據歸有光跋稱吳純甫家有淳熙辛丑泉州舊刻、則嘉靖中尚有傳本。今已久佚。故通志堂經解惟刻其前後論、而所謂禹貢山川地理圖者則僅刻其敘說。今以永樂大典所載校之、祇缺其九州山水實證、及禹河漢河二圖耳。其餘二十八圖、巋然並在。誠世所未覩之本。今依通志堂圖敘原目、併爲二卷、而大昌之書復完。大昌喜談地理之學、所著雍錄及北邊備對、皆刻意冥搜、考尋舊蹟。是書論辨尤詳。周密癸辛雜識載大昌以天官兼經筵進講禹貢、闕文疑義、疏說甚詳、且多引外國幽奧地理。阜陵頗厭之、宣諭宰執云、六經斷簡闕疑可也、何必強爲之說。且地理旣非親歷、雖聖賢有所不知、朕殊不曉其說、想其治銓曹亦如此。旣而補外云云。與自序及陳應行後序所言、殊相乖剌。夫帝王之學、與儒者異。大昌講尚書於經筵、不舉唐虞三代之法以資啟沃、而徒炫博奧、此誠不解事理。然以詁經而論、則考證不爲無功。蓋其失在不當於經筵講禹貢、而不在辨定禹貢之山水也。其前論於江水、河水、淮水、漢水、濟水、弱水、黑水、皆糾舊傳之誤。後論則專論河水、汴水之患。陳振孫譏其身不親歷、烏保其皆無牴牾。亦如孝宗之論。歸有光亦譏其以鳥鼠同穴指爲二山之非。要其援據釐訂、實爲博洽。至今注禹貢者終不能廢其書也。

程尚書經進禹貢圖總目

禹貢山川地理圖序

圖上

九州山川實證總圖
敘說
今定禹河漢河對出圖
敘說
歷代大河誤證圖
敘說
大河經歷
龍門
華陰
底柱
孟津
洛汭
大伾
降水
大陸
漢以後九河舊圖
敘說
新定九河逆河碣石圖
敘說
水經濟汴互源圖
敘說
濟伏流辨
杜佑說後世不當有濟汴
水經成皐濟瀆辨
今定沇滎濟圖
敘說
刪潤酈道元所釋水經
濟水乃河溢滎之地辨
水經滎澤辨
尋陽舊九江圖
敘說
鄭元九小江圖
敘說
今定九江圖
敘說
孔安國三江圖
敘說
班固三江圖
敘說
韋昭三江圖
敘說
今定三江圖
敘說
三條荆山圖
敘說

圖下
古後漢圖
敘說
甘肅二州弱水圖
敘說
唐史西南夷弱水圖
東女弱水辨
小勃律弱水辨
今定弱水圖
敘說
酈道元張掖黑水圖
敘說
漢志勞水會葉榆入南海圖
敘說
水經葉榆入南海圖
敘說
樊綽黑水圖
敘說
今定黑水圖
敘說
九州貢道序
雍梁荆三州貢道相因圖
敘說
兗青徐揚四州貢道相因圖

敘說
冀州夾石碣石圖
敘說
汴濟分合圖上
汴濟分合圖下
敘說
汴濟之別
汴派曲折
汴水立名辨
滎汴互派辨
莨蕩渠口辨
隋汴首末
宋武開汳入渭以長安圖
敘說
禹貢圖序
禹貢論圖跋
程尚書經　進禹貢圖總目

禹貢山川地理圖

序

臣旣不揆淺聞著論以發明禹貢而自古及今郡縣山川無不關括頗浩渺難見遂事爲之圖各以地理刿置固有出於古來舊說而質之禹貢不合者又有雖並經文而地理位置改易其眞者說旣各不相同若雜爲一圖則恐交錯難曉臣今晳求先儒舊說各以其語先爲之圖從而辨證其誤舊說旣竟乃出臣愚見別爲圖以綴其後又慮臣先所著論文字稍多且不與圖本附麗其於尋求不便遂摭事實隨其方所略標要指貴於一見可以即解也歷代山水名稱改易旣衆又郡縣分合更改世世不同今且專以唐世地書爲正一則取其州縣四境悉有方隅底止可以孚貫淺近少所差失一則多用唐制古稱亦貫會歸于一異時苟有詳加晳求者則據唐人所名山川郡縣即其世數先後晳之典籍可攷而知也圖以色別靑爲水黃爲河紅爲古今州道郡縣疆界其用雌黃爲識者則舊說之未安而表出之者也臣愚短亦知前世博者不肯犯衆儒之所不言以招譏議然臣以爲儒當攷古苟而言之未當而啓它人意見以歸於是或可少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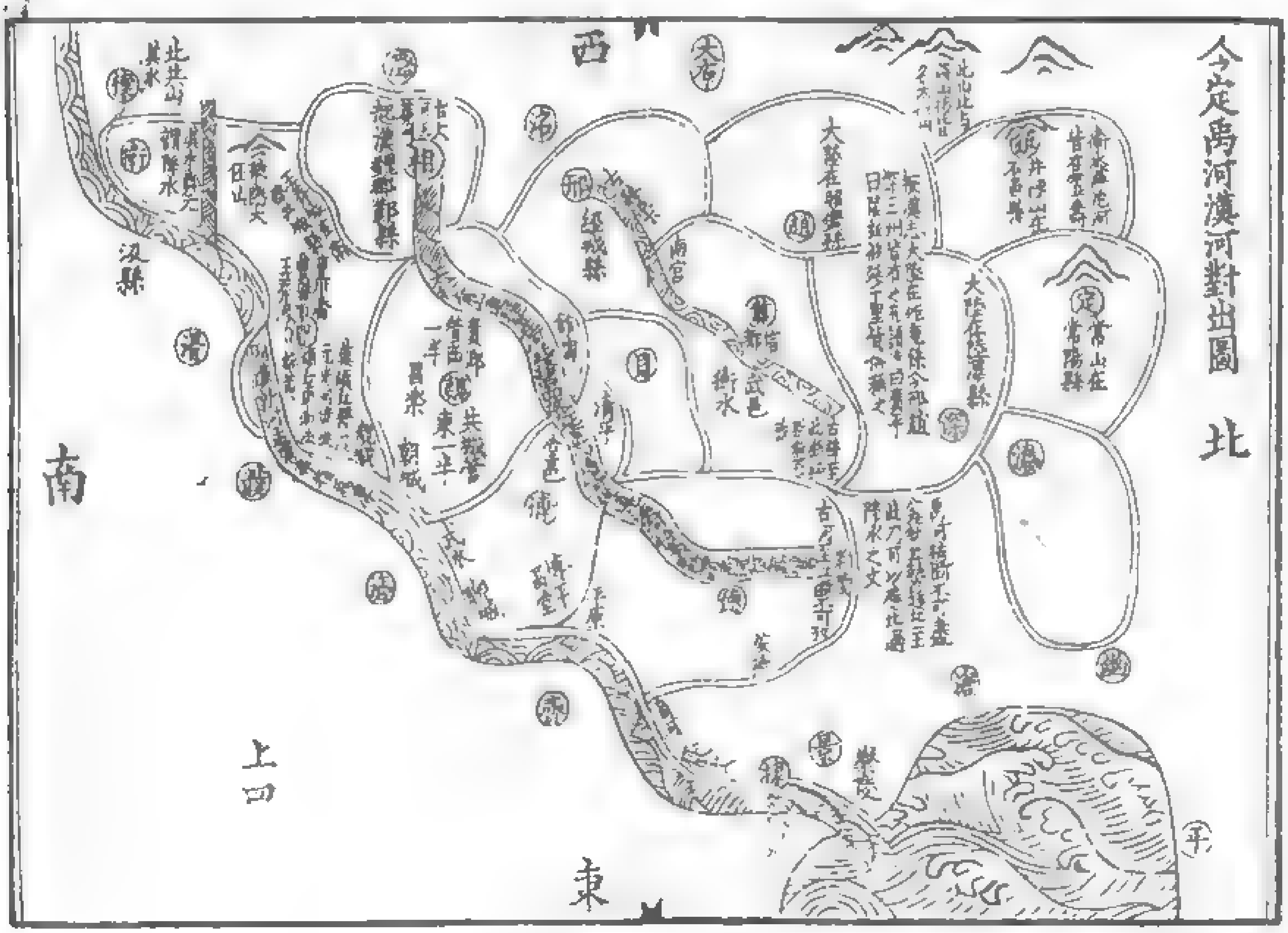
朝家晳擄亦其志之樂爲者也臣是用不敢以淺學爲解

淳熙四年六月日朝請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　侍講

臣程 大昌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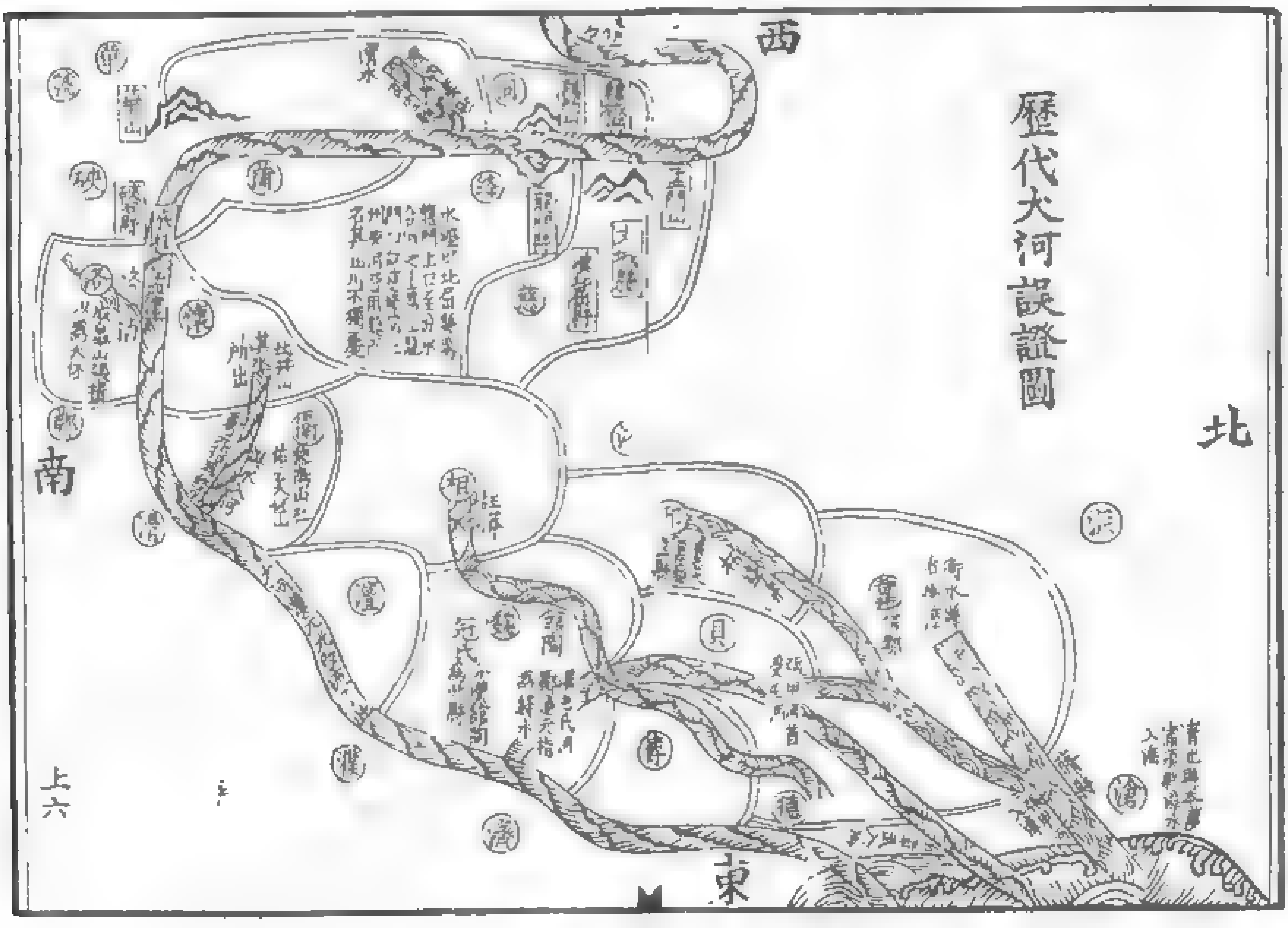
序說

禹貢山川臣既著之論以道其理今又圖其方望地著貴
於易見然一山一川而古今數說錯出則既各爲之圖其
於隨事省閱則便矣顧欲該華夷而參觀則散漫無宿臣
故會爲投圖取其有確證可信據者聚著其上合四海之
大書之不盈尺帋但能略標其目而委曲詳縟者則當書
之本圖此不容詳也



敘說

臣案禹貢古河其正流止一大派自積石以至降水大陸而末流播爲九河者是也至其分派旁出者凡二在南爲濟少北爲漯二水雖分枝於河而皆不得名河周定王時河徙故瀆則已與禹異漢元光河又決向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則漢河全非禹河故迹矣司馬遷班固雖能言禹河之在降水大陸者別爲一枝而又雜取漢世新河亦附之禹其曰禹釃爲二渠者是也孟康順承遷固此語以漢河爲漯川其意以爲禹時漯嘗受河亦是禹迹可以附會遷固之謂禹釃二渠者其說巧矣然漯在禹時未嘗得冒名於河也若以漯爲正禹河耶濟大於漯亦禹所疏又可曾數以爲三渠矣況漯水故迹亦與漢河殊異豈可引以爲據然自此說既行歷世儒者皆誤認漢河以爲禹河故自大伾以下降水大陸皆無所麗蓋禹河既背漢河而枯矣其地又正在北歷世譌誤以爲王莽故河而不知其眞禹河也於是雖有迹道縣亘數州世儒亦不知稽以爲據而絳水故瀆雖存既與漢河相背亦併見廢棄不以證經甚可惜也臣既具論首末又著之圖貴其易見



歷代大河誤證圖

叙說

禹貢大河至周漢以後改向頓丘東南以行則凡禹河之所經歷皆不可並漢河推討矣諸家不悟其失故說愈多而愈與經背臣爲此故先爲之圖以究見禹河實地乃始別出此圖以見諸家之失謬也古迹關於河道者多故條列而言之冀不雜耳

大河經歷

道河自積石以下未至龍門以上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知荒遠在所當略也既及龍門則在冀都之西故因其所逕以記其自南折東之地而曰南至于華陰者致其詳也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則又自其又東而改北者言之也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則又自其直北正逕言之其叙記甚明故可據之以攷世傳地名當否也

龍門

河至慈州之文城縣孟門山是爲入龍門至絳州汾水合河之上爲出龍門口此其中間地勢險甚河率破山以行兩岸悉有鐫鑿痕迹漢說皆以爲禹實鑿之以過河流也故後世取龍門以名地者不止一處也

華陰

河行華山之北故曰華陰河自北狄入中國皆南行至此而極始折而東後世潼關在此以其關地爲河流潼擊故曰潼關

底柱

底柱爲陝州峽石縣其曰底柱者石在大河中流峙立爲三河水包貫以行以其如柱而立則曰底柱以其石如水門故又曰三門賈逵及淮南子水經皆言禹鑿此石而通河使行也河至華陰潼關則已改爲東流不待至底柱乃始折東今其口東至底柱者自改東以後惟底柱爲可記也

孟津

孟津爲洛州河陽縣武王師度孟津即此也唐置河陽三城節度使治此

本朝因之改爲孟州亦杜預造浮梁之所名富平津

洛汭

洛水至洛州鞏縣東北入河其曰洛汭者洛既北入于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爲汭也汭之爲言在洛水之内也渭水入河之閒亦名渭汭正其義也

右自洛汭以上河行地中它水交來注河故山水名稱迹道古今如一無所謬誤以其山川皆自附著故也自大伾以下不論水道難攷雖名山舊嘗憑河者亦使不可究辨此非山有徙移也河既遷變年世又遠人知新河之爲河而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也輙並河求之安從而得舊山之真歟山靜物也且因河徙而謬錯如此則降水大陸其方鄉益難究定矣此其並河凡地所爲無的之因也

大伾

張揖以成皐山爲大伾薛瓚杜佑以河内黎陽山爲大伾兩山皆大河所逕又皆古來舊傳也臣獨不以張揖爲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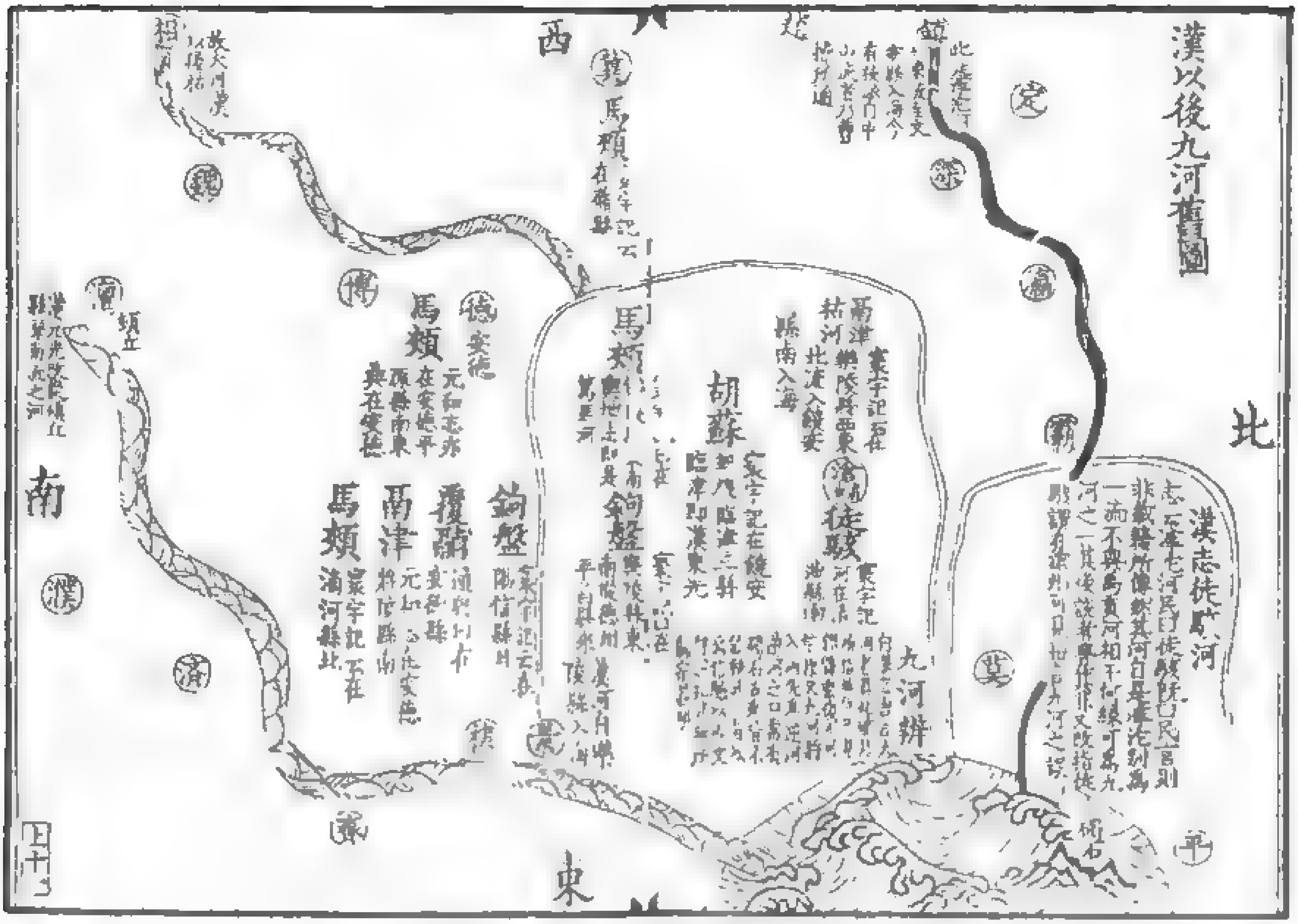
者葢秖陽山在大河乖欲趨北之地禹故記之正與河將東流而先記華陰之在極南者同也若成臯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無險礙如龍門底柱之須疏鑿也其地西去洛汭既已絶近東北距降水大陸又爲絶遠禹獨何爲而特於此數數致言耶臣故於瓚佑有取正以其理有當爲耳

降水

鄭康成以淇水之自衛州入河者爲降水其援引證誤元已自覺又遂改引屯氏河爲證酈道元既已仍襲其說尋又覺屯河之無降名也因又改易漢志屯河名稱以應古降既已明誤且有大失審究者經之叙河曰北過降水是元有降水而禹因河役過之其理甚明也今屯河乃因漢河決溢甫有迹道設使漢河果是禹河亦無有因此河決流而反記此河位置者而況漢河本非禹河而求禹河所逕於漢河支派則豈非重複之誤耶此其誤之所起不出乎臣之所陳者矣河既改流並河山川皆非其故而不知反諸未始改流以前此與中流失劒而刻舟以記者正同一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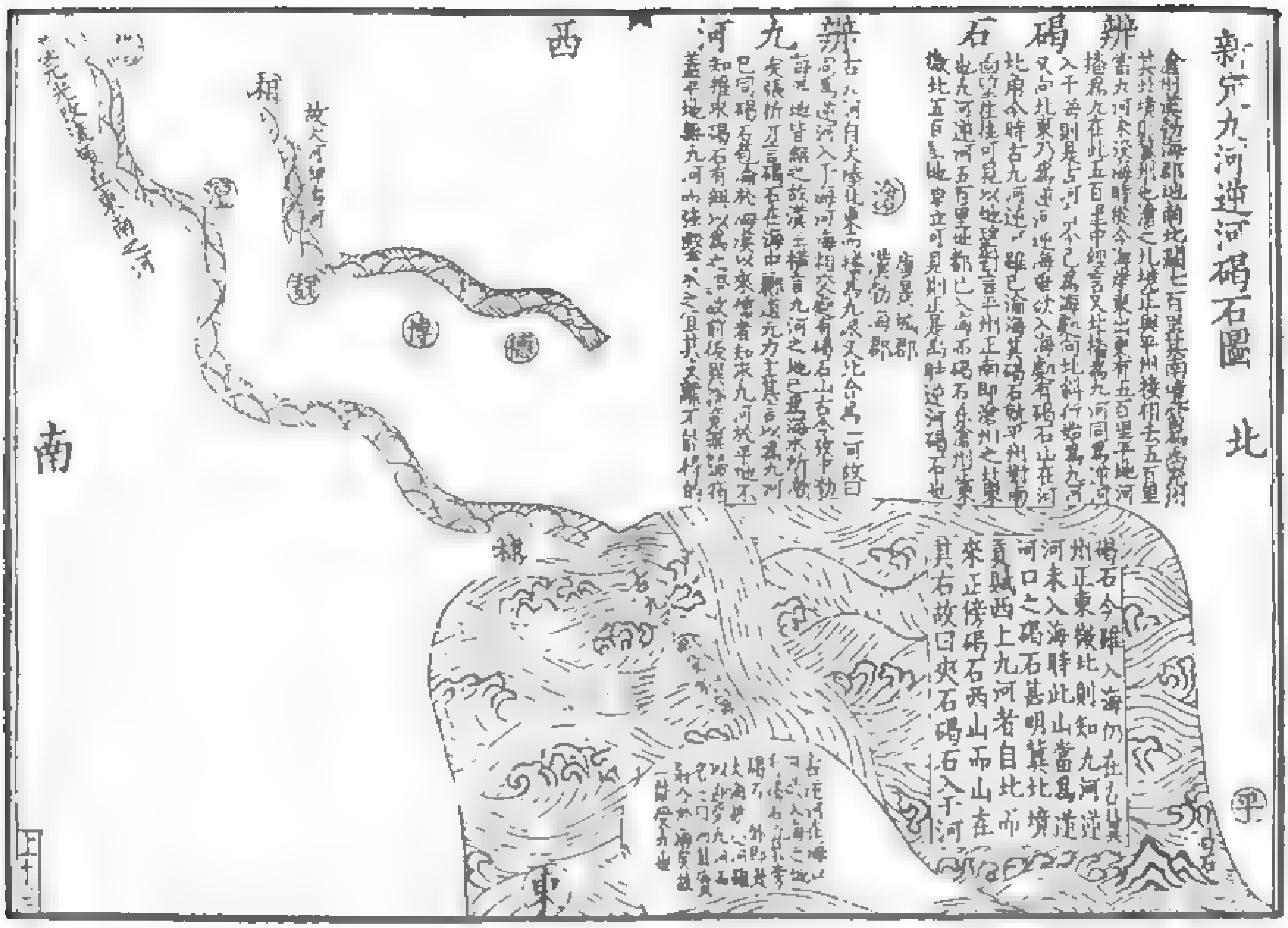
大陸

漢志大陸在鉅鹿郡鉅鹿縣北鉅鹿縣唐邢州平鄉縣也不論漢河禹河而皆未嘗逕邢以行則雖有大陸自不足據之以爲經證春秋魏獻子嘗畋大陸而卒于甯杜預亦不能定大陸所在第疑鉅鹿與甯太遠遂意大陸當在河内脩武縣也今未論大陸之在脩武者爲當爲否也河内逕在澶魏上方未爲大河北流之地則經謂北過降水而至大陸者預之說其不能與之相應明矣夫其說既未堅確於是後世變而求之下流者甚多隨氏改趙之昭慶以爲大陸縣唐人又割鹿城置陸澤縣皆疑鉅鹿大陸不與河應故展轉求之向北之地也及其郡縣名稱既已改附經語而卒無古據後世亦不堅信也臣所著論第取孫炎而折以理不敢掬意以立己說固嘗姑以深之才陸爲正而用以證經且貴其與北至大陸者合其實不妄也如臣之愚則欲並古說而加意定焉爾雅廣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而皆平地故以名之經之於冀曰大陸既作言水患既退雖平地之廣衍者亦無水患遂可耕藝也脩其名而究其理固可意想而古事又有可言者也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馬王横皆謂戰之高地則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絳之南者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及其已過信都古絳而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遂本其事實而用大陸命之不亦名實相應乎臣嘗深按古書而得此理自謂稍的而不敢正立爲論者葢遵本聖人闕疑之義然而懷不能已卒不免一陳也自大陸以北爲唐之棣景滄三州地則益下故九州於是播裂爲九則其地不復平衍而特爲卑窪故也此又其理之可以交相發明者也



敘說

右漢以後言九河者不勝多說謂爲人出私見耶則其所指皆有實地謂其所指皆可的據耶前日所指後人又移而之它也況或一名而更兩出或新河而載舊名全無源流臣嘗深以疑之故圖列其地就加疏說使其重複異同之狀明則謬誤自見不待多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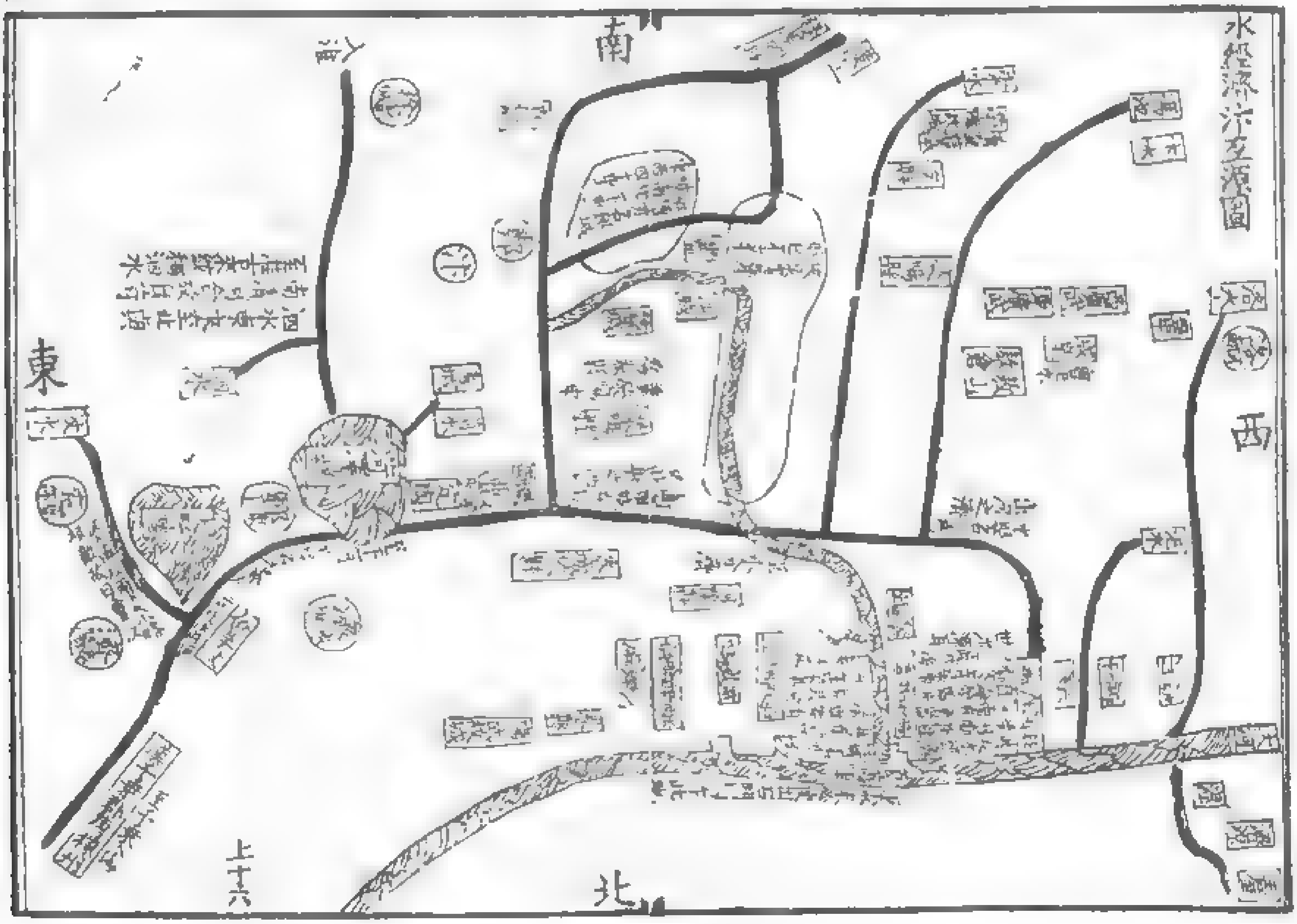


叙説

自漢至唐講求九河其在漢世近古止得三派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乃遂九得其六夫近古而采獲者少遠古而采獲者多已不可信至其顯然謬誤者班固明以虖沱爲徒駭而不悟虖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所説馬頰乃以漢世篤馬河當之此類皆其明不可據者也臣按經曰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又曰夾右碣石入于河又於道山曰太行常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是九河之北東必有逆河逆河之口必有碣石山甚明也古今之論九河皆泛指舊河枯迹之在平原勃海者以充其數而其所謂九河又皆各爲一流自入于海無有指定逆河之在何地而能翕受九河以同歸于海者設使九河逆河其水道遷變雖考而碣石山通趾頂皆石不應併没古今求之究莫既皆無有而亦罕有發此一義以爲九河逆河實迹者故臣反之於經疑自漢及唐凡言九河者皆非古來確據於是因酈道元力主王横張折所言以爲九河逆河碣石已皆淪没於海而臣心以其説爲然既又詳考平州之南即滄州之東北也平滄隅丘之間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可望而見其山益近平而遠滄也夫其從平距之爲正南則從滄距之爲東北也九河播於兗州之北則斜入乎冀矣而逆河當又在北以受九河則正直冀之東北而與平州相並也以其方面位置易地觀之則平南境之碣石本冀東北境之碣石而後世淪入於海甚明也臣於是知九河逆河同淪於海王横張折酈道元人更三世同爲一見具

有寶證非空言也

水經濼汶互源圖



叙説

濟源出河北越河而南又復名濟世既疑之又會後世汴水受河正與滎瀆相上下故辨正益難旦既詳著之論而其委曲繁細者難祭槩言今既圖列其地遂事為之辨貫於易見

濟伏流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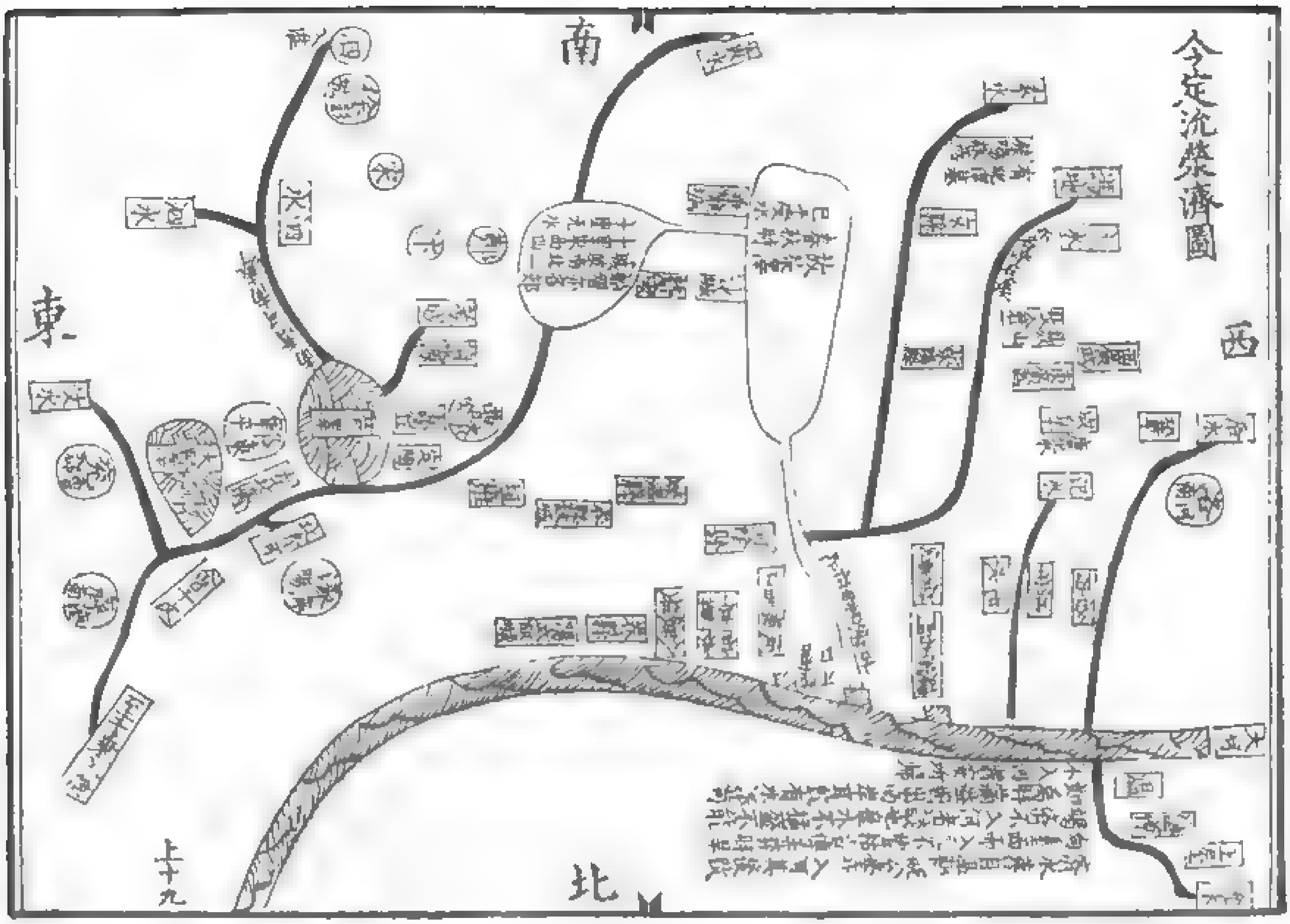
濟自河北截河南渡仍得名濟其初止為河受它水已多濟之入河適會其蒲溢出南岸禹故還以元名命之本無它說讀經者不究禹之命名全在溢之一字而乃因疑鑿說遂曰濟有伏流故入河而不與河雜此其所為名濟之因也歷代地書因知其自河北溫縣而入自河南滎陽縣而溢泆循立為一說曰濟源出王屋山下停溜不流而其重源出于濟源縣也其後唐高宗疑濟源與河不接而詳敬宗正以伏流為對其說蓋取重源以為本祖獨不思濟其果能伏流則當高宗之世滎口雖不受河猶有溢流汨出地底則伏流之說信矣今其河水不入滎口則滎瀆遂枯尚言伏流不其誣耶

杜佑說後世不當有濟辨

杜佑言濟水之在河北者王莽時旱此渠枯涸水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河而南而水經叙濟乃一依禹貢舊道斯不詳之甚又濟南濟北濟陽濟陰凡郡國附濟為名者皆命名不審此亦自是一見然殊不通也河南有濟禹時亦非流水真能截河流貫其間而滎之受河則實因濟而溢禹既本其所自而以濟命之自漢以後濟瀆循河上下如漢漕渠陰溝隋之板渚唐之河陰未嘗不受河為流則其本禹之故以濟命之不得謂之無實也況濟之入河古今皆自溫縣故瀆至今不塞則謂王莽時枯竭者亦妄若謂後世濟之注河者小不足以截河而南則禹時濟力亦無緣可以截河也（本論詳具）以禹而較後世等之隔河不為真流則禹命之名後世循之獨不可容其存古乎此佑之蔽也

水經成皐濟瀆辨

河南無濟其有濟者自溢滎而始古滎瀆至漢則已不能的知其地然秦人名縣自廣武汜水以上命為成皐以敖山已下名為滎陽則成皐之地未有滎水明也今水經所叙未至滎陽則已有濟而滎陽反在濟源下流已見其失又古義山南為陽水北為陽名以受陽之方命之也秦名渭北為咸陽者以其居山南水地故得以咸陽命之水經叙濟又自滎陽北過則安得命滎陽也耶此皆世傳之失也



敘說

沇濟滎絕河南北以爲逕道其比它水特異因此世之餙說既多而其水道又時時改舊經文愈無的證臣深究桑酈水經乃知古來滎澤尚可推尋顧其文尨亂理弱條理難曉今取水經元文稍加刪潤列寘于前古迹既明經證乃見

刪潤酈道元所釋水經（敘載事實皆是水經 百但增括今有條理）

濟水又東逕滎陽澤北又東會于滎澤

京相璠曰滎澤在滎陽縣東南下與濟隧合滎澤者禹時濟溢爲滎水所注射瀦爲此澤也春秋衛侯及翟人戰於滎澤此時澤枯無水至可以戰民猶謂其處爲滎澤也濟隧鄭地也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春秋襄公十一年諸侯伐鄭西濟於濟隧杜預闕其地而名之水也成臯之濟逕故滎澤中已又北流至垣雍西與出河之濟會南去新鄭百里斯葢滎播河濟回互相通也出河之濟即陰溝上源也濟隧至此絕溝而過世亦謂其故道爲十字溝也自于岑造八激堤於河陰水脉逕斷故瀆難尋濟瀆雖有其迹不復受河

濟瀆出垂隴城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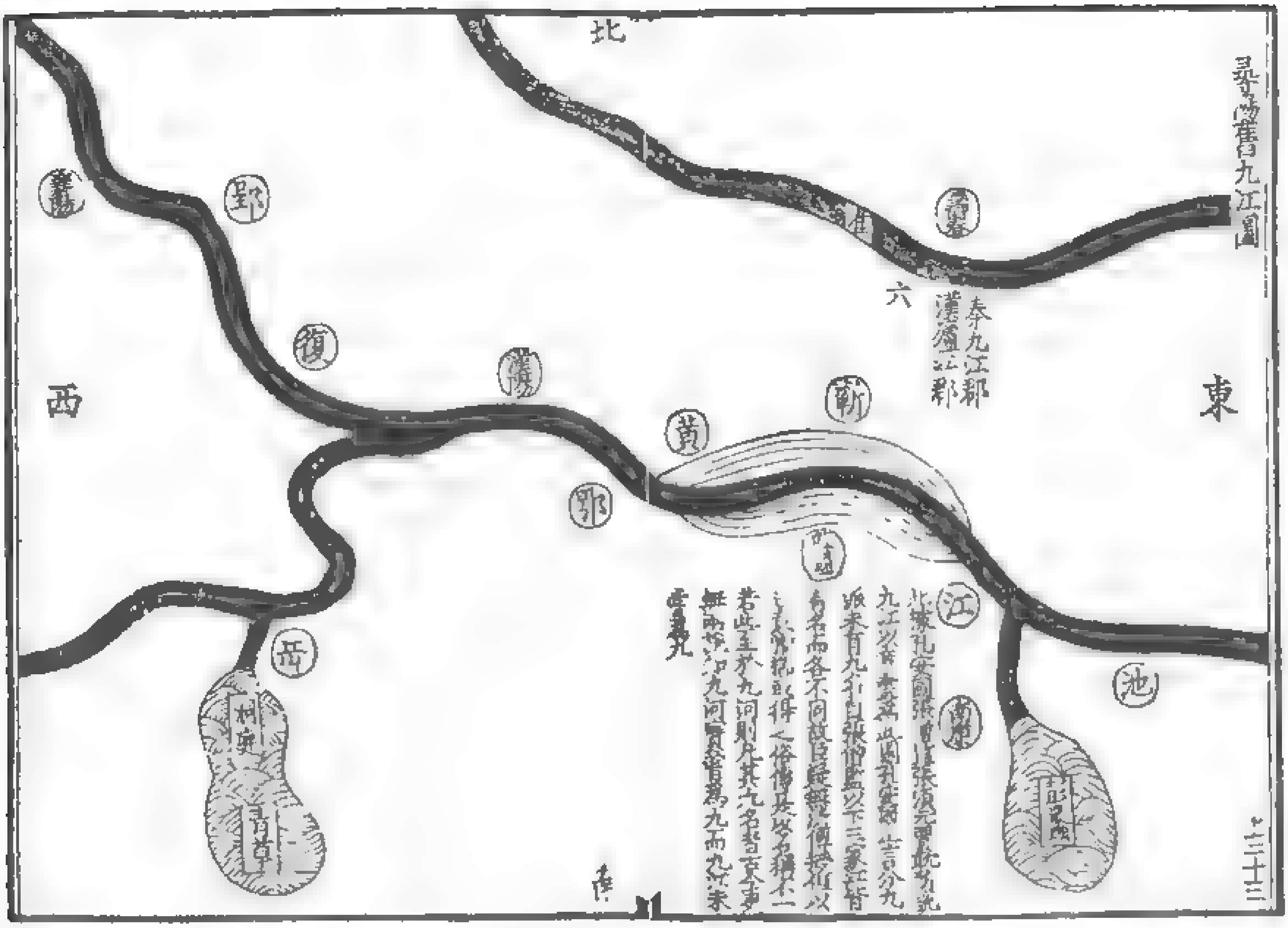
春秋文公二年晉士榖盟于垂隴即此也京相璠曰垂隴鄭地今滎陽東二十里有故隴城是也世謂之都尉城葢滎陽典農都尉治故變垂隴之名矣

澤際又有沙城濟瀆出其左濟水自澤東出即是始乇

竹書紀年曰惠王十三年王及鄭釐侯盟于至沙以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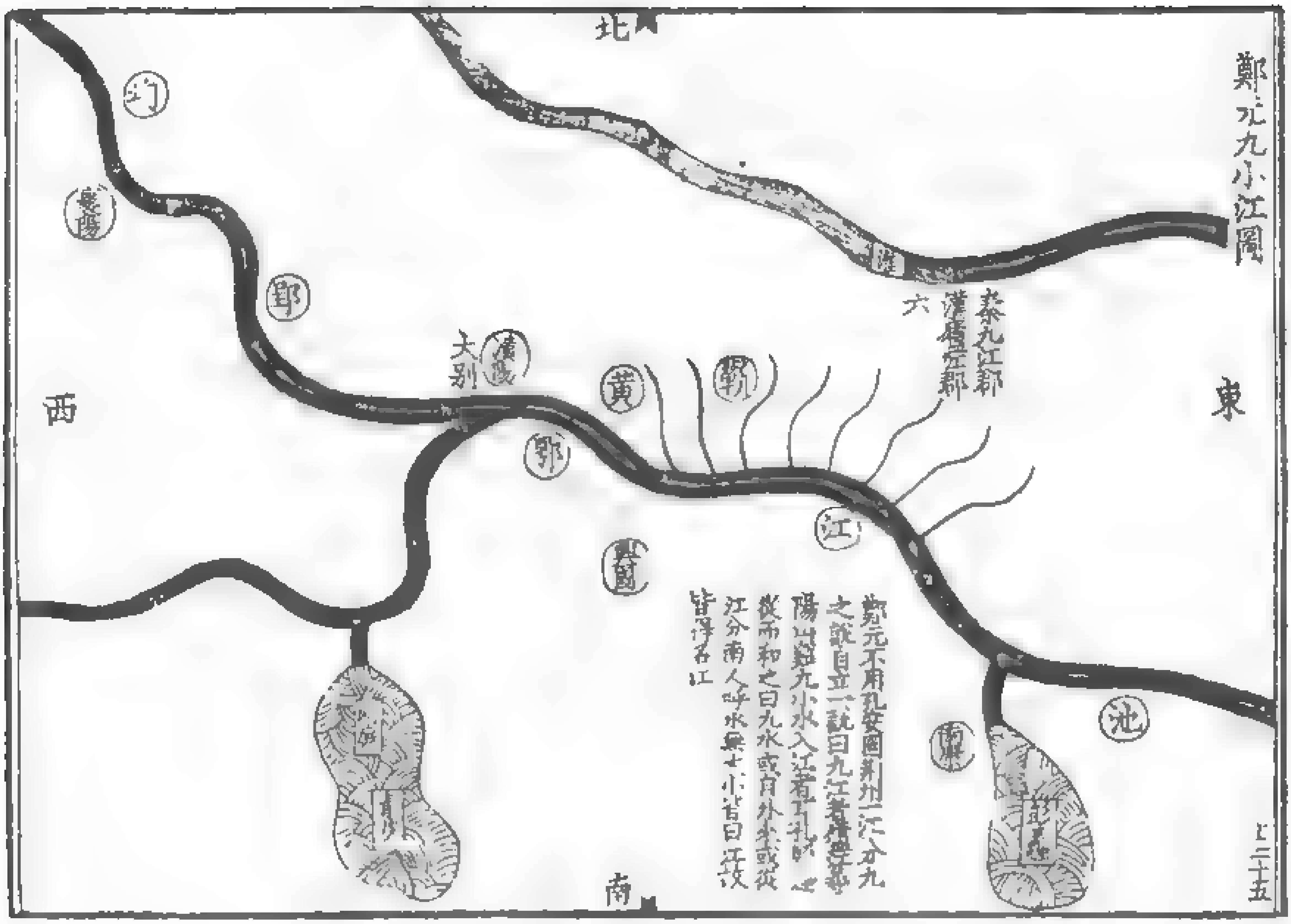
宅陽之圖歸犨于鄭者也濆際故城俗言水城非矣王
隱曰河決爲滎濟水受爲故有濟隄矣
濟水又東南逕犨城東
春秋經書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犨也京相璠曰
今滎陽縣東四十里有故犨城也
濟水又合黃水
黃水發源京縣黃淮上東南流世謂之京水也北流逕
高陽亭又東北至滎澤南分爲二水一水北入滎澤下
爲船塘俗謂之郟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竹書
穆天子傳曰甲寅天子浮于滎水乃奏廣樂是也一水
東北流即黃雀溝矣又東北與靖水枝津合二水之會
爲黃泉東北流注于濟水
又東過陽武縣北
濟水又東南流入陽武縣歷長城東南流蒗蕩渠出焉
濟水入河溢滎之地辨 此已後自大昌所攷
古濟水自入河以至溢滎用後世郡縣言之則其入河在
温温與鞏對而溢滎之地決不在鞏與成皐也蓋鞏有洛
成皐有汜二水皆反來注河以其地皆特高故也然則沇
濟何由溢注其地矣水經所載自成皐汜水之下已有濟
派名爲出河之濟不惟其理不然以古人名縣之義攷之
此處正屬成皐未屬滎陽則知滎在下方而水經所叙明
誤矣漢之石門隋之板渚唐之河陰汴口等處皆在古滎
陽地則古滎所在今雖不能明指何地要之不出此五六
十里上下也孔安國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

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其說固定計其入自
北而溢於南中間當不止數十里也
水經滎澤辨
若據水經所載濟派則滎陽縣反在濟水之南援之古義
水北爲陽者既巳不合而又水經所載明有故滎枯澤顧
棄擲不知參核以證世傳成皐濟派之誤耳滎陽有新故
兩城而水經故澤皆在二邑東南古來西北同爲水陽此
澤地望既應古義又孔安國亦言澤在敖倉東南可參證
也敖倉者古敖山也正與滎陽同在古澤西北則其澤應
古益真矣後世穴河通漕多在此地然歷考前載皆有渠
道與陂澤益知渠之初率皆預酌用水多寡爲鑿隧受河
之則故水不暴而無所貿食鍾聚也禹時則有異矣濟既
灌河河與而水溢適在滎地然濟注射爲此大澤故其幅
員闊大不止才足容水而巳也此其滎溢爲澤之因也愚
此而言不獨可以知澤之爲澤且可以知禹之名滎以濟
者正以會其適然而非自出意義也澤之下方不遠一二
十里又有故陂而以郟城爲名者其東西蓋四十里而南
北亦二十里也以臣觀之濟之溢河其在沙城垂隴之西
者固爲大澤而犨城黃水之間其謂爲郟城陂者亦滎澤
也王隱謂此澤此陂之間有濟隄焉其經之所書謂爲滎
波既豬者乎古迹具與其傳苟有記焉其方鄉地望雖千
百世可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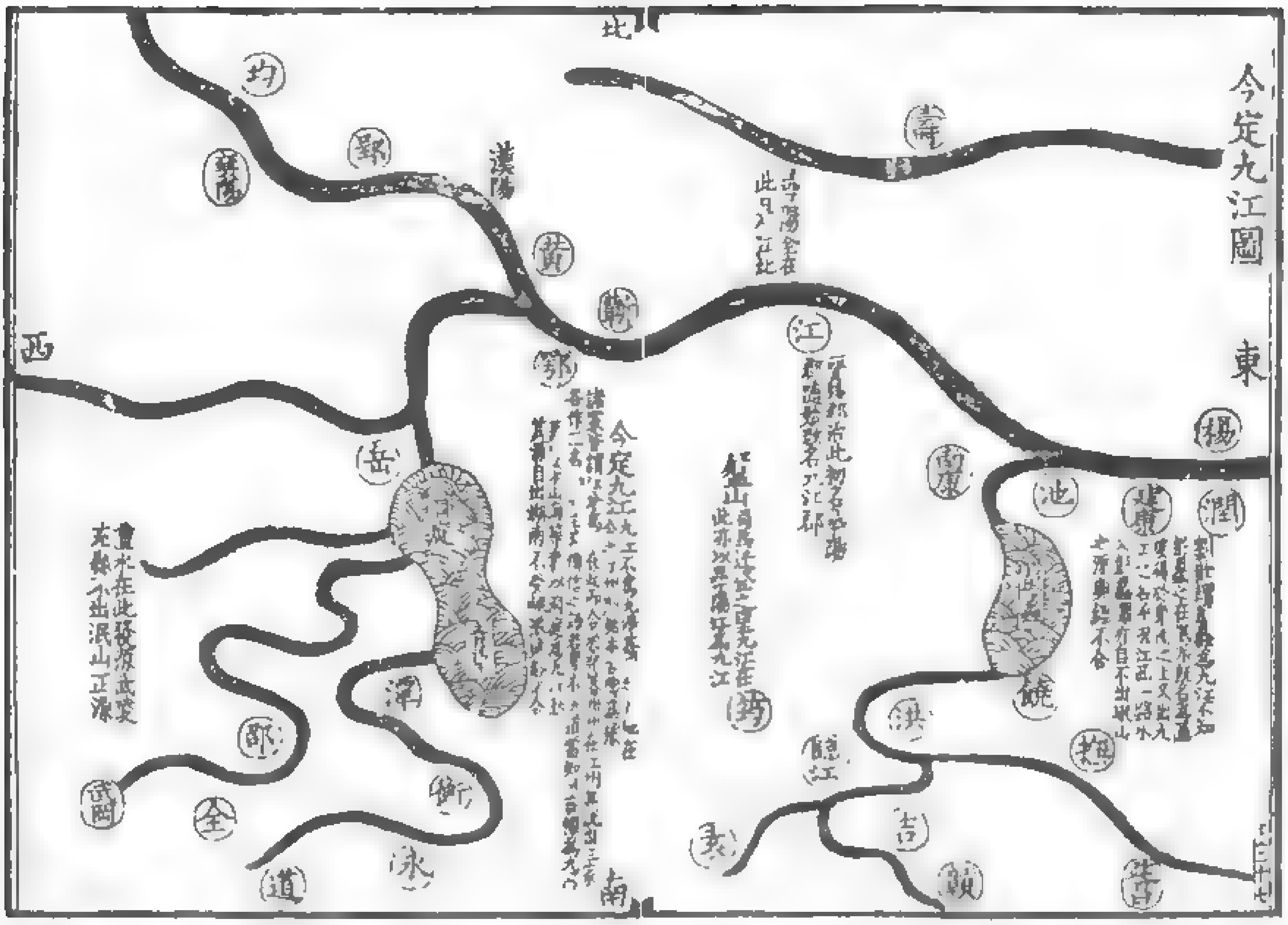
敘說

臣按九江之地孔安國第言在荆不指何地至班固始定著云在廬江尋陽縣之尋陽應劭之釋九江亦曰江至尋陽分為九派漢尋陽之地在今為蘄春縣境此地與彭蠡會江處止二三百里中間又須有一山可名東陵乃與經應夫今岷江一派自蜀發源以至入海幾至萬里而小水得書者不過七名若九江在蘄春以至湖口（三江會處）不過二三百里其九江東陵三江乃遂有三名者聚在其地以人情推之經之書事其踈密不應如許相遼故臣疑漢人謂九江之在尋陽者以荆境至尋陽以東即為揚州故不得不即其地以九江附屬之實亦別無古據然在今日去古甚遠不敢違古拗言之也且以尋陽為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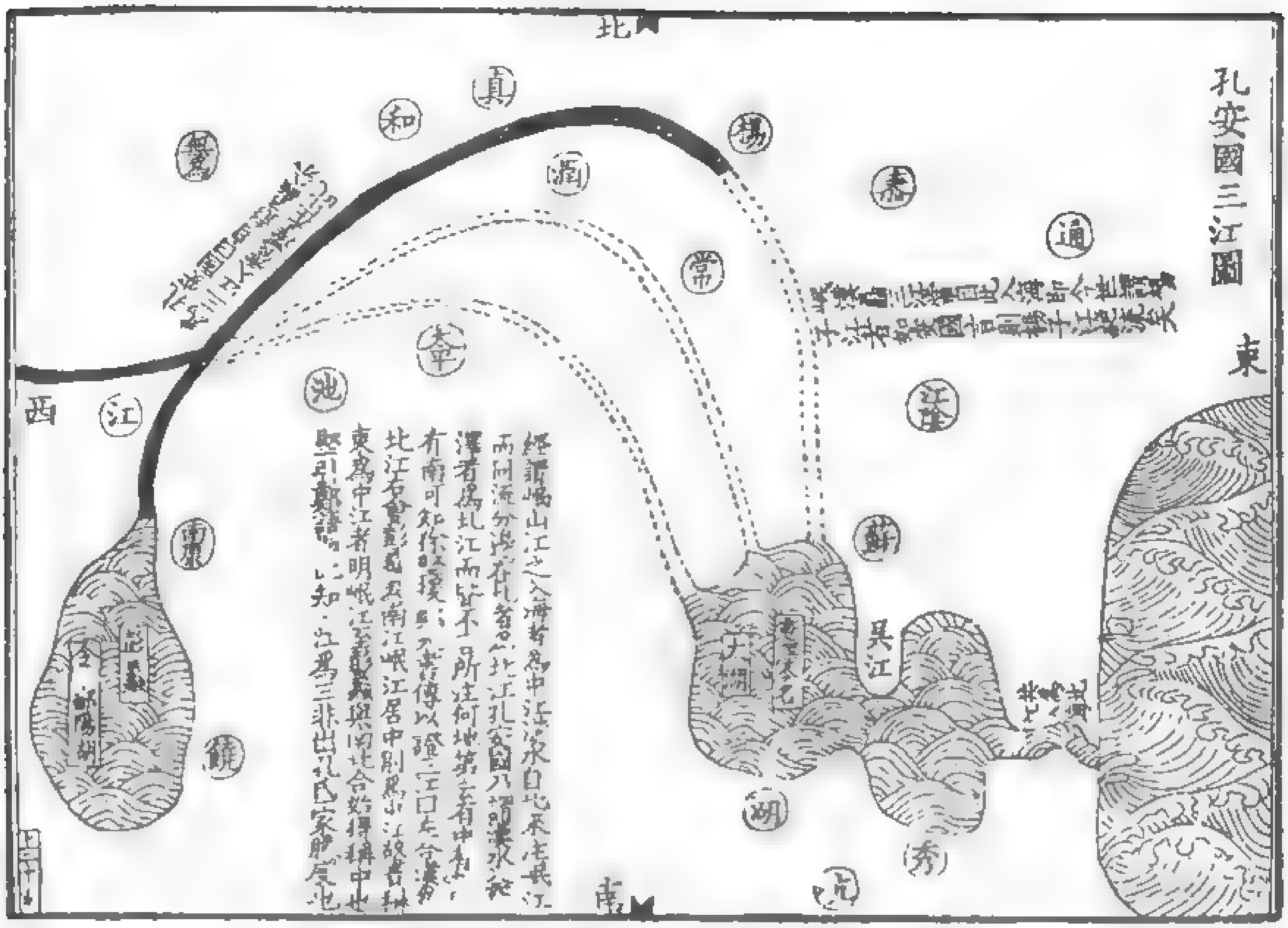
敘説

鄭元與孔安國同生漢世不主荊江分九之說知漢時亦無九迹明也其謂廬江尋陽閒九小谿入江者乃無說可以明證九江故立爲此論然古來名水不比後世錯雜如淡漢入江尚得與江並大而名爲北江矣然其未入江時止得名漢不得名江安有九小谿者望江未至而得名爲江乎此非獨臣知其誤而前世亦不遵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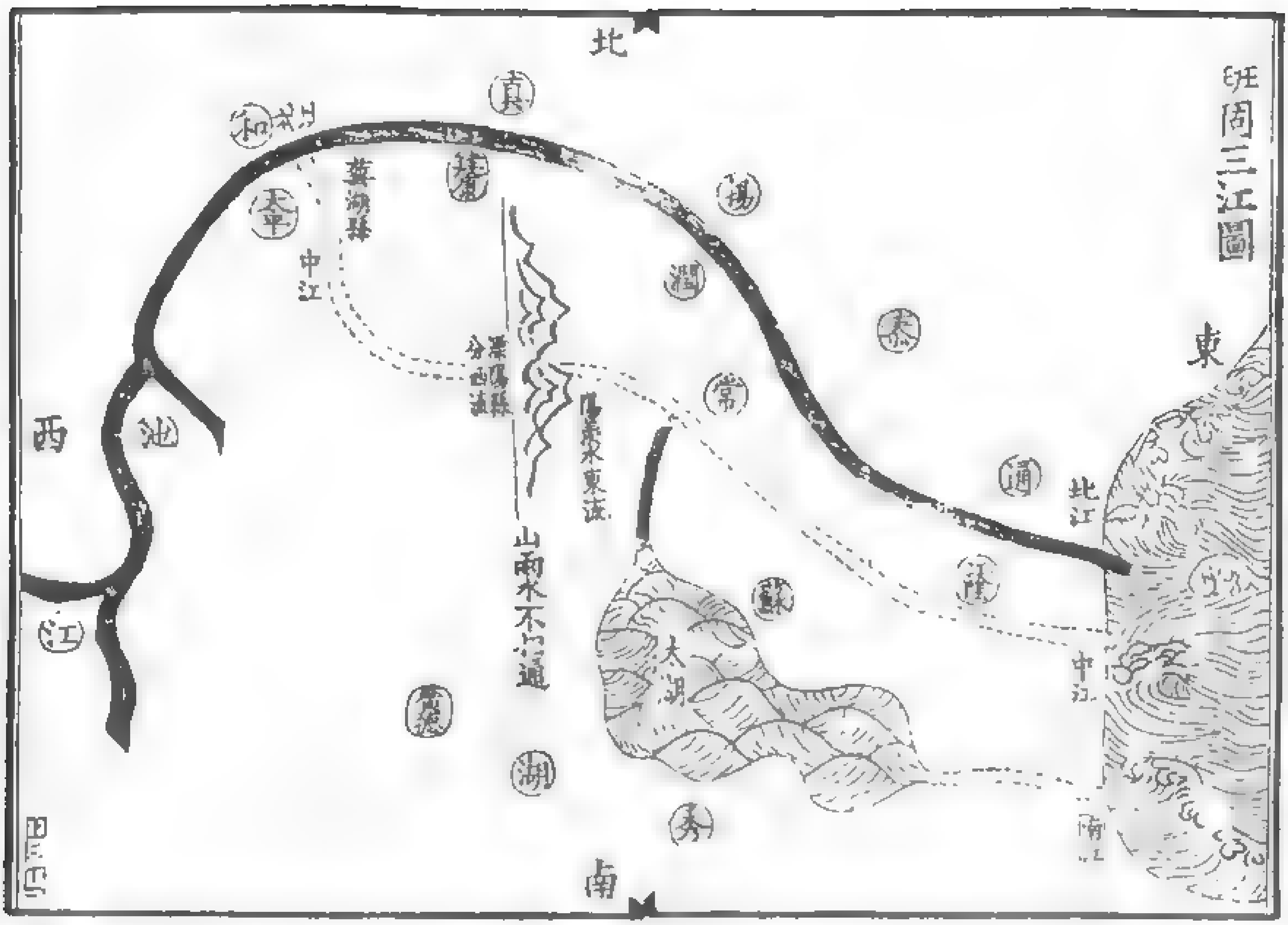
今定九江圖

九江之不爲九邑雖具言之今且據漢世所傳謂在尋陽者以爲正益不敢於去古既遠之世而剏爲臆說以破近古者之傳也其如一江而名九江亦猶嶓岷蠡三大派合爲一流而經以三江揔之即其例也若其九江之所以名九當時必有所因不容鑿爲之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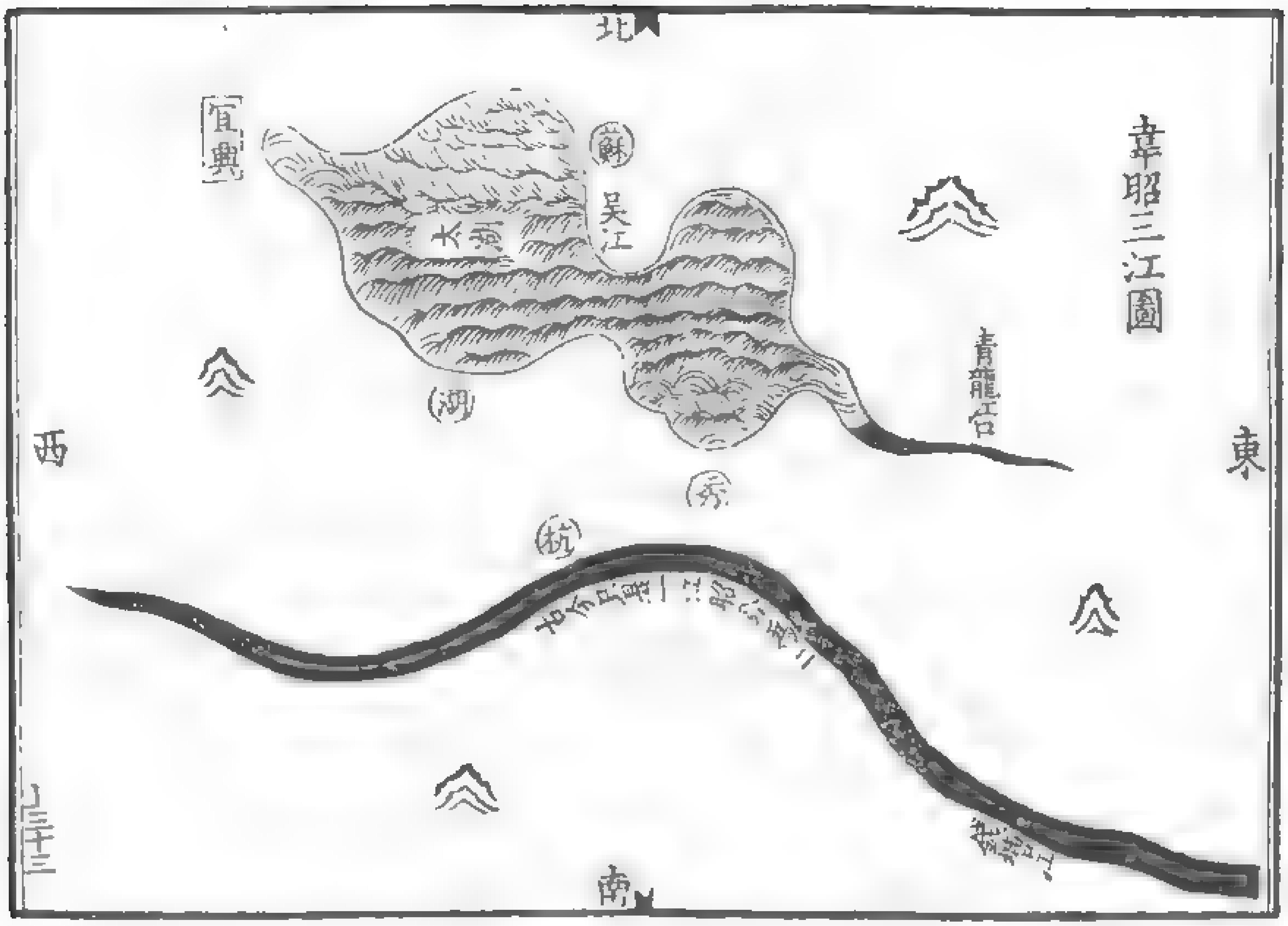
敘言

孔安國言江至彭蠡分爲三入于震澤震澤者今之太湖也彭蠡者經以江漢二水相會處爲彭蠡澤在今江州湖口彭澤兩縣界也江至湖口會三爲一經雖名爲三江其實同爲一流古今所同初未嘗分而爲三至於太湖在常湖平江三州間當隋煬帝未鑿江南河今浙中運河也時以不曾與江水相通則彭蠡江河終可入太湖兼今之浙水雖與江通乃亦自鎮江設機儲水而其比江猶高數丈上下自非盛潮不與相平古今水港固有遷變而地形之連數州爲一高者未嘗見其能有改易也今揚州江水高與鎮江地勢高低不侔知自古三江決無可以流入震澤之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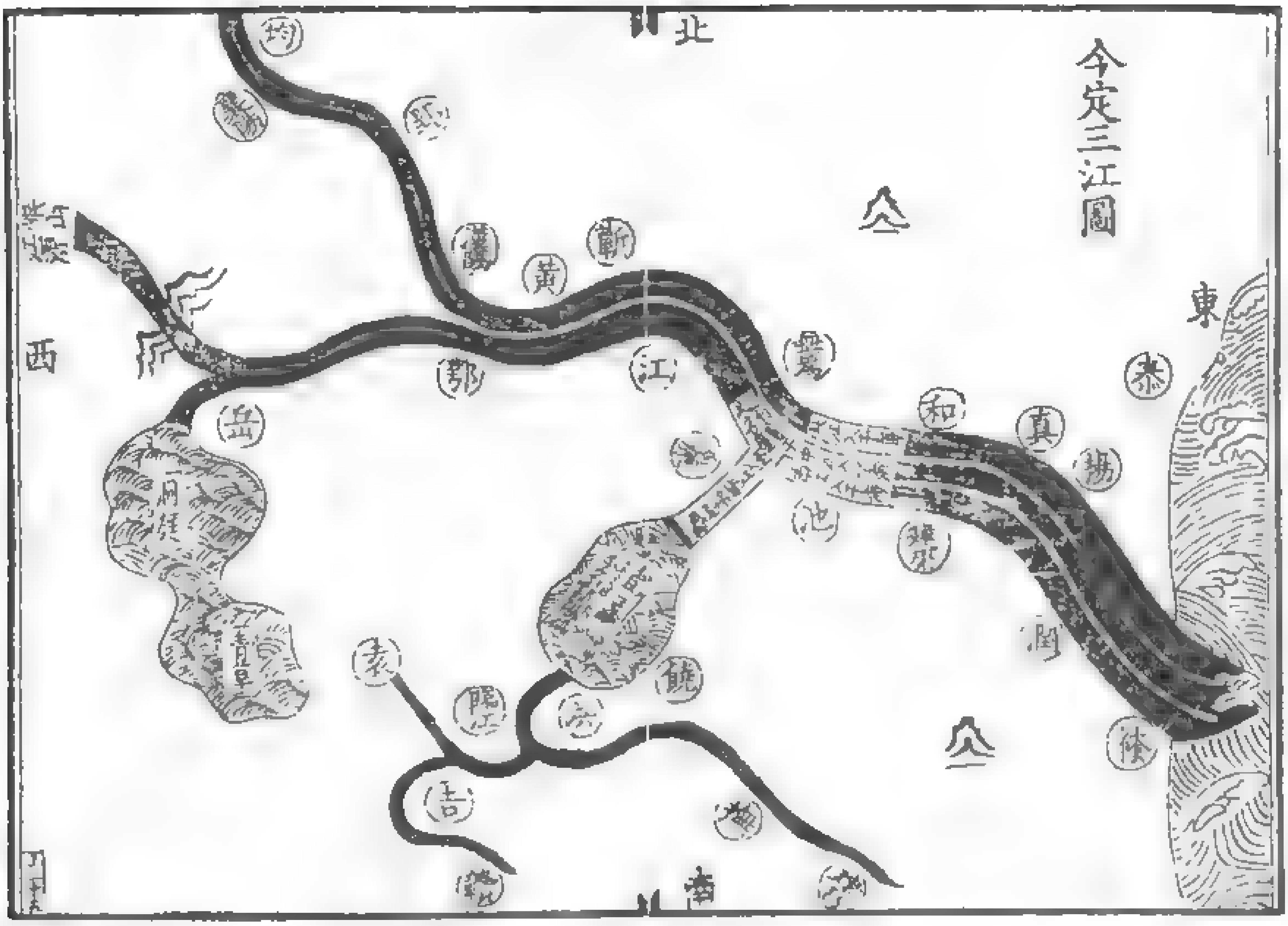
叙說

班固曰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北江自毗陵北東入海毗陵今常州也若以今揚子大江在毗陵北東而用之以當北江則於經無礙至謂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則既失之矣蓋經雖不明言南江而三江必以經之北江中江爲三江之二明矣今舍之以它求則何所本至謂蕪湖有水東至陽羨入海以爲中江則不習地勢甚矣陽羨者今常州宜興縣也與建康溧陽接境兩境中高各埒有堆阜間之其兩邑水分東西流其東流而下陽羨者固可通海而蕪湖之水乃皆西北流合寧國廣德建平境之水北向以入大江元非蕪湖之水可以分江派而南流以上陽羨也班固必詢之嘗行溧陽者謂有水道可以入海遂數之以爲中派一江不知溧陽之水不與宜興通世間事傳聞謬矣者多如此也桑欽所著北江與班固正同其叙南江乃謂自牛渚上桐水（今廣德）過安吉縣歷長瀆（今大湖）出松江入海不知桐水安吉中高水不相通亦猶溧陽之與陽羨也桑欽水經於地書最爲詳博學者所宗而此類明謬安可不正又其叙岷江則至蘄春正止其下流乃別附之沔沔即經之漾漢也經之敘水以漢附江何嘗以江附漢欽乃反之皆與經不合豈傳錄水經者錯置篇帙耶



敘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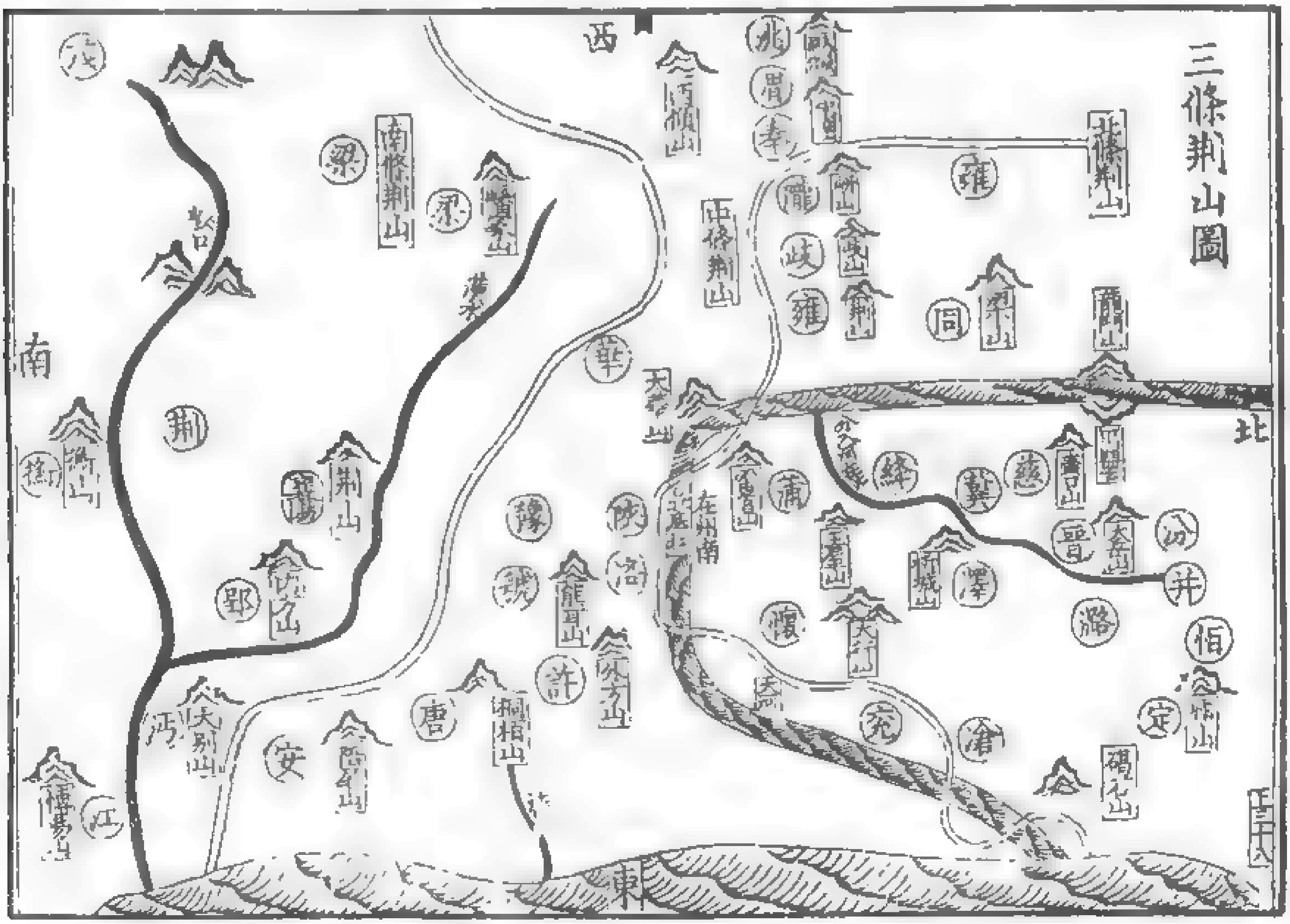
韋昭曰三江謂吳郡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昭合經之中北江明文不用而別取它水爲三江旣巳大歩又浦陽江即今富陽江乃錢塘江也至王安石謂三江入海一自義興一自毗陵一自吳縣未問其水道曲折當否惟其棄外經文別求它水說雖甚工亦不可守用也經於道河嘗曰又北播爲九河此正記河之所從析九者也至其分州記事又復揔之於兖而曰九河旣道其語正與道河相應者也以類例言之其撮會三江旣入屬之揚境者乃道江道漾語中所謂中江北江與會匯而三者之揔括也經取道河播九而入之兖以爲九河古今未嘗別出九名以與道河條目違異而諸家獨於揚之三江削棄經之中江北江不用而越求它水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



今定三江圖叙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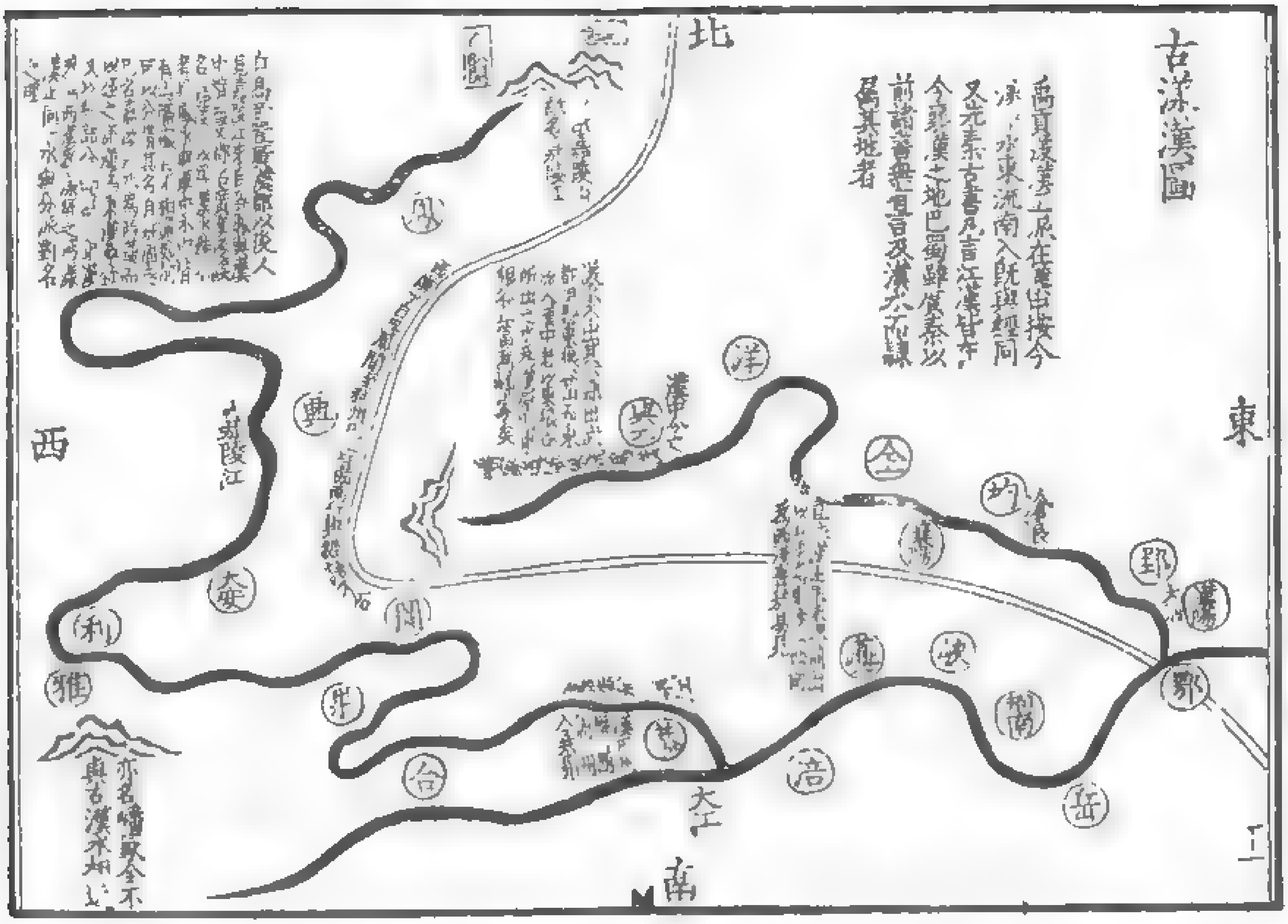
九江在荆荆之水無有不歸大江而同入于揚者故九江之所以九者雖不勝多說而皆即大江支派以飾爲之言其離本末遠也至於三江則在揚州揚居東南近海之地水自爲源而直達于海者甚多諸家但見經有三江而莫知其宿則隨其所見指執三水而曰經之三江在是也至於經之明文所謂中江北江者則皆棄之不録故說益多而畔經益遠臣今祖本經文采合孔安國蘇軾所長而證以地理辨致乃知三江本不爲三其實一江而三名耳案圖脉之自今茂州汶山發源會合川蜀衆水以下行乎湖北江淮西東至通泰入海即經之謂東爲中江入于海者是岷江正派也以其地居三江之中故經謂爲中江也自興元府發源而東南逕襄郢至漢陽軍而入大江者是爲沔漢而沔漢之力能與岷江均敵岷江雖能受其流而不能掩其大前乎禹者世人必嘗以其入江而分流於北岸者命爲北江矣禹遂本其實而書之故曰東迤北會于匯東爲北江入于海此北江也南江雖不明見於經而今江西一路凡水皆入於所謂鄱陽湖者比其北向自湖口彭澤兩邑之間會于岷漢二江者即經之彭蠡也彭蠡之於二江南來北注而衝波相入回旋蕩激故岷派謂匯澤于彭蠡而漢派謂北會于匯者是經之特爲彭蠡立文示與中北二江水力相敵者也通禹貢一書水之以小注大則爲入水力稍相參配則爲會其書會者如涇之於渭伊瀍之於洛汶之於濟雖嘗皆以會言而匯之爲義惟此有之

以其力大而相衡蕩其狀回復死轉無有此受彼聽之別故與它水合并爲一者不同也經之先書漢派也曰東匯澤爲彭蠡則猶著彭蠡之名以見匯之所從起也及其繼書岷派而著彭蠡其中更不再言彭蠡澤特曰北會于匯則匯之一義不獨可以見其與彼二江僅相參擬而又可以見其三者勢力均敵經不能以大小降殺之也夫其水力既已相敵而地又居南則因中北二名而槩見夫經之所不書則此之彭蠡其爲南江何疑也一江而三江名之驟見者必駭然經又有證也大河天下一派耳主冀都命之自其水之在龍門而於冀爲西者命之曰西河水之下流至豫而於冀爲南則曰南河此經之明語非有增加之者也以類證類大河一河而得隨其方鄉命之爲西河南河則一江而中北南隨方命之其義類名稱不既顯相發明也乎故臣得以主執不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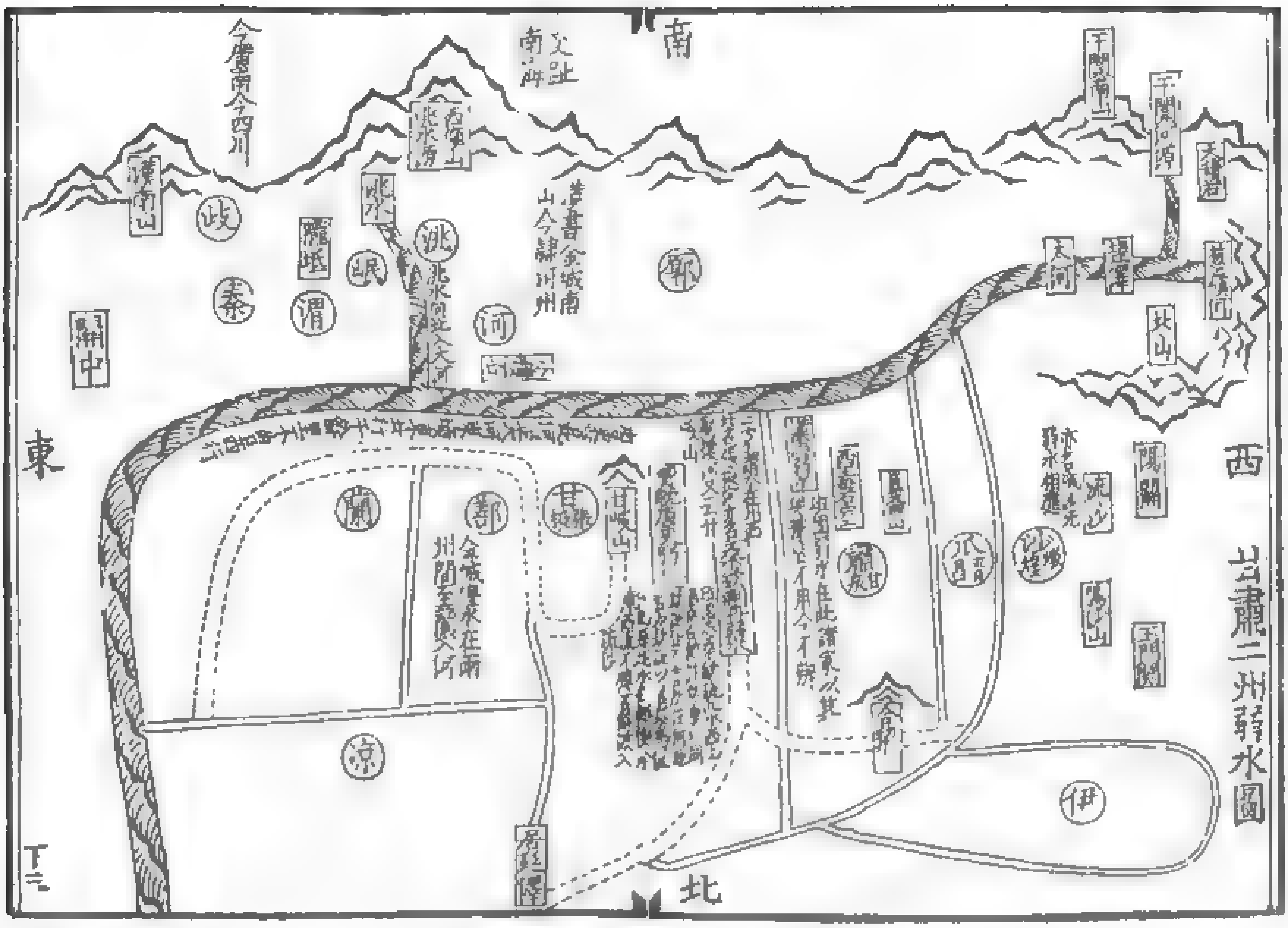
敘說

經之雍荊二州皆有荊山是二荊山矣而荊山未嘗三也至班固之志地理始曰北條荊山在馮翊即雍之荊山也南條荊山在南郡即荊州之荊山也雖分南北條而其爲目第附會雍荊所有之山以爲兩荊耳至鄭氏王肅乃又條析經語取兩荊之間彼西傾以至陪尾謂爲中條以補足三條之數而三荊之論遂傳於世宗其說者曰山之脉絡相貫雖江河海不能絕故或逾或過川雖甚大亦毋能間絕之也且昔人之爲此論者不過如蒙恬地脉之說謂山有脉絡禹隨其所之而加順治焉如大行常山之入海岷衡之過九江孔安國微有其端謂能連延以過而諸儒又推廣之其說於經無所發明而徒以汨亂臣既力論其不然矣今更即其事之稍近者言之禹之道荊逾河也諸家以爲山脉逾之而禹遂隨之也然此之荊山在漢馮翊其上流則有龍門孟門對河而立而二山者地書以爲峭石斷岸壁立河垠有如開鑿漢人如淮南鴻烈之著於書賈逵之陳於策皆言龍門當道大禹鑿之以過河流也其次下流則華陰之山並河而峙河亦穿斷山勢而東世傳神人之所蹴擘其說怪神所不足信而斷岸迭流本皆太華麓趾不逕也又下流而爲底柱石包水中禹因因而潛行其間亦皆避越此地別爲之道也舉斯三者正與荊山不遠而其大河正派值山則遽鑿之使行無畏其有傷脉絡也何獨至於荊山而必逾河以求順遂之耶且又有可證者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其文與荊山逾河之文相接此三山者皆在河東皆近汾水姑主汾水以論其理亦易明也太岳汾之東北壺口其西也汾水之入河正自蒲坂雷首乃远在汾水之南百里而遙若使禹欲順荊山之脉逾河治之也汾水皆穿裂斷荊之山凡三遇而三絕之其於脉絡豈無害傷而禹亦聽之烏在其爲順遂山脉耶苟不求順山脉則凡其它謂常碣之能入海岷衡之能過江者果何預於經而禹何爲記之以惑世也至於四列亦始又因三荊之目剏增一列替經無所質據而又岷衡不入三條故又取道山諸目而四分其位以爲之言是又誤外增誤不足究也



敘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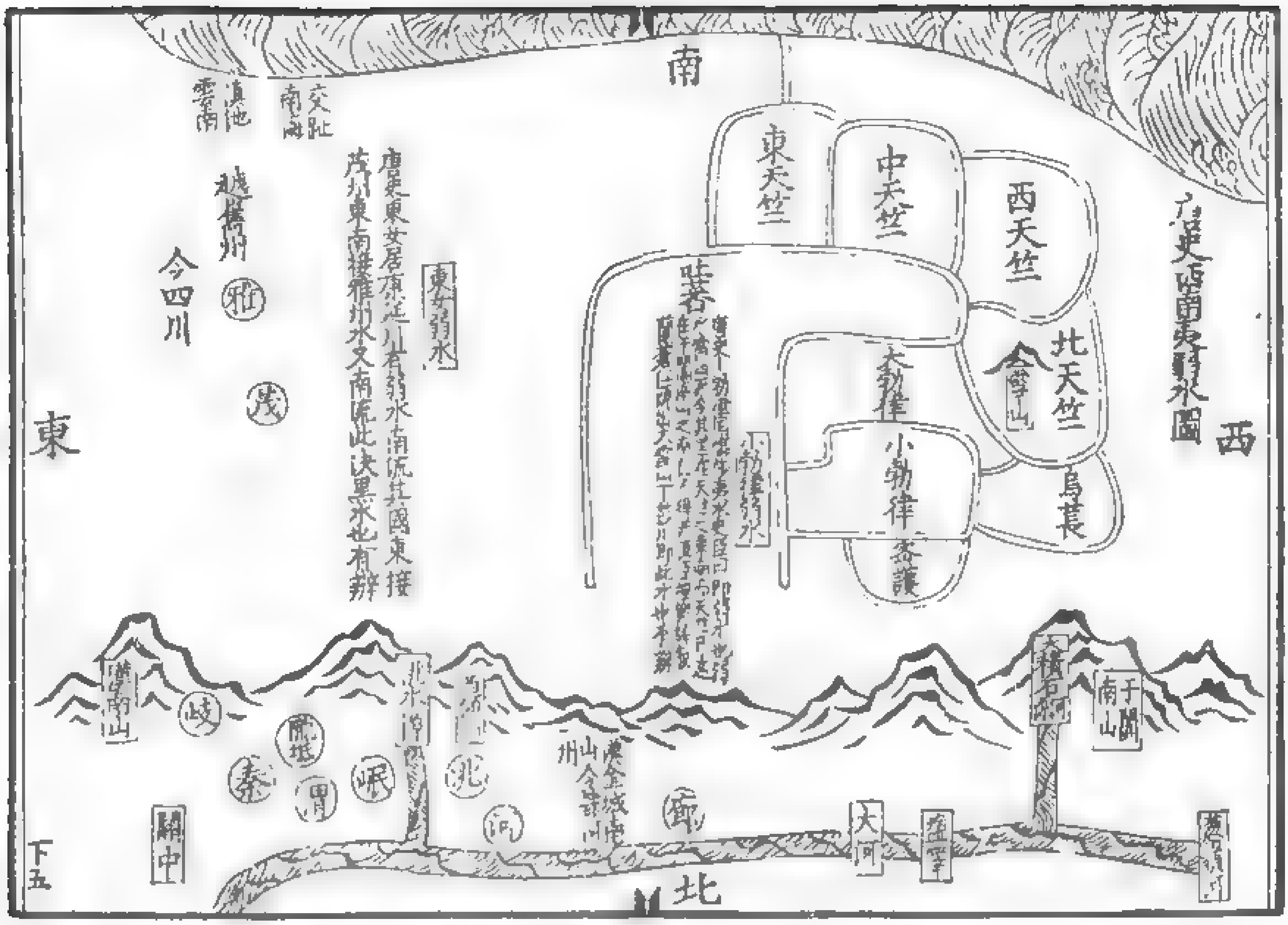
經之漾漢卽秦之漢中與今興元漢〻是其東流爲漢〻之地也自漢高帝分巴蜀置郡乘鄉名爲廣漢又會廣漢之地有嘉陵江自北南注且其水皆逕今之興州與古漾漢相近世俗不察此兩水隔山東西分流全不相及顧乃因廣漢郡名而誤目嘉陵之水以爲漢水已而覺其自利州已上數百里不爲東流與經之東流爲漢者不合則又別名其水以爲西漢而以經之漾漢爲東漢班固溺於時習不能辨正又著之地理志桑欽酈道元皆遵本其說臣詳考知之自班固地理志又蜀中郡縣山水凡附漢〻爲名者皆出於巴置廣漢郡後而詩書左氏古書先乎秦世而言及漢水者攷按其地皆隸古荆雖漢中亦爲梁之北境而與利以西凡嘉陵江水所注之地無有古書一語而命其水以云漢水者臣以世數攷驗而確知江陵一江古來不爲漢水決無可疑其詳則具本論



甘肅二州弱水圖

敘說

自西漢以後指言弱水之地其顯著者凡六而班固地志已三出矣條支一也酒泉崑崙二也張掖刪丹本桑欽說以為西上酒泉合黎三也自漢志以外賈耽以張掖郡之張掖河當之唐史以小勃律之娑夷河東女之康延川當之其多如此臣惟取條支嫣水之西入西海者以應經文而它皆不取為其地望不與經合也條支之嫣水唐史娑夷河康延川別為圖以辨正之而班桑賈三說者皆在甘肅兩州之間今同一圖隨其地望辨證其旁而謬誤略自昭昭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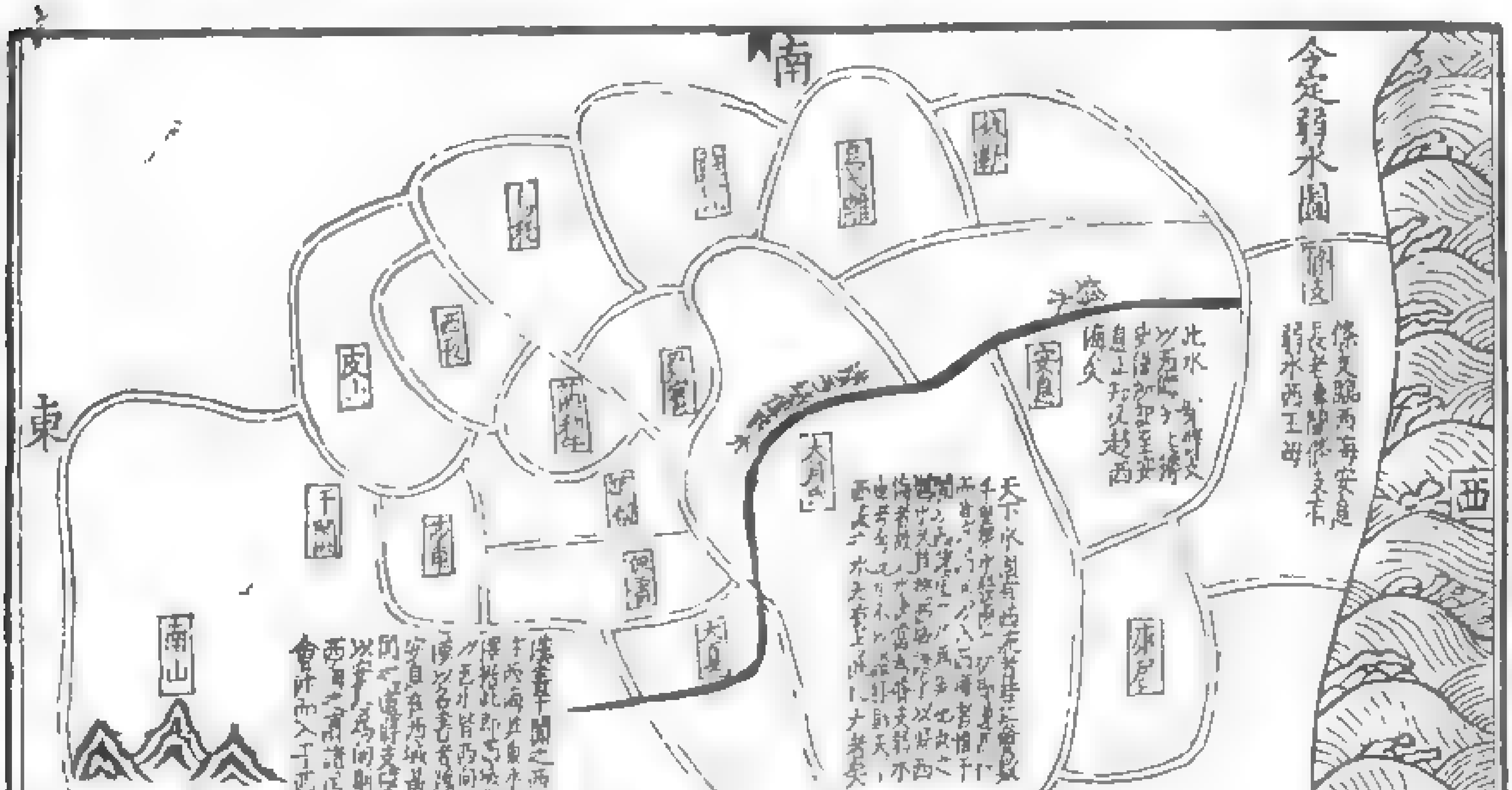


東女弱水辨

唐書東女居康延川有弱水南流縫革為船此水在唐方名弱水前此未之聞也臣按東女之地正東以及東南皆與今蜀茂雅州接則正在越巂滇池上流其與弱水流沙全不相及且唐史明言其水南流故臣寧采之以為黑水為其與經之入南海者應也古傳弱水不勝重載故以弱名今其俗傳所起豈以縫革為船有類乎不勝重載者耶臣按水經葉榆水逕哀牢漢建武中哀牢王九隆遣兵乘革船南下以攻漢民遇大雨革船皆沒則縫革為船自其西南夷故俗而又正行葉榆水中則東女此水之南流者乃葉榆水上源明也

小勃律弱水辨

唐史小勃律居孽多城臨娑夷水高仙芝傳仙芝討小勃律斷娑夷橋史臣曰娑夷河弱水也又有董辟和者附此水爲國遂名爲弱水國又别種居此水之西者亦名弱水西悉董王此語亦起唐世前代無之按小勃律西北與吐蕃接其東南距大勃律大勃律之南即北天竺雪山也開元間吐蕃攻小勃律其王詣書張孝嵩曰勃律唐之西門失之則西方諸國皆墮吐蕃其曰唐之西門則自唐而出西域此地爲西行之始也吐蕃之假道小勃律也曰我非謀爾國假道攻四鎭爾夫四鎭者于闐其一也吐蕃自東南向于闐必道其國則其地西而不北可知也仙芝謂越小勃律爲深入者爲其兵自北而南故言深入也然則小勃律之謂娑夷河者當在蜀西而與近南之天竺接不與于闐南山接也唐史言五天竺幅員三萬里者乃僧元奘夸言也幅員三萬里當徑萬里五天竺之東已際南海若自南海而北實徑萬里便當北接匈奴中間諸國自于闐以至烏孫皆當爲所奄有矣此學釋氏者誇談有地理可攷非實語也況葱嶺雖有捐篤本亦釋種而全與五天竺不同唐史誤以合言並并與大勃律地爲的也臣按樊綽蠻書蘭蒼江源出大雪山莎川自西北斜來注于南海止與葉榆黑水之趨南海者並存雜今而同爲一地其謂雪山即吐蕃天竺相鄰之雪山而莎川者即莎夷河而訛其稱謂者也臣故推方言之知其不爲西流之弱水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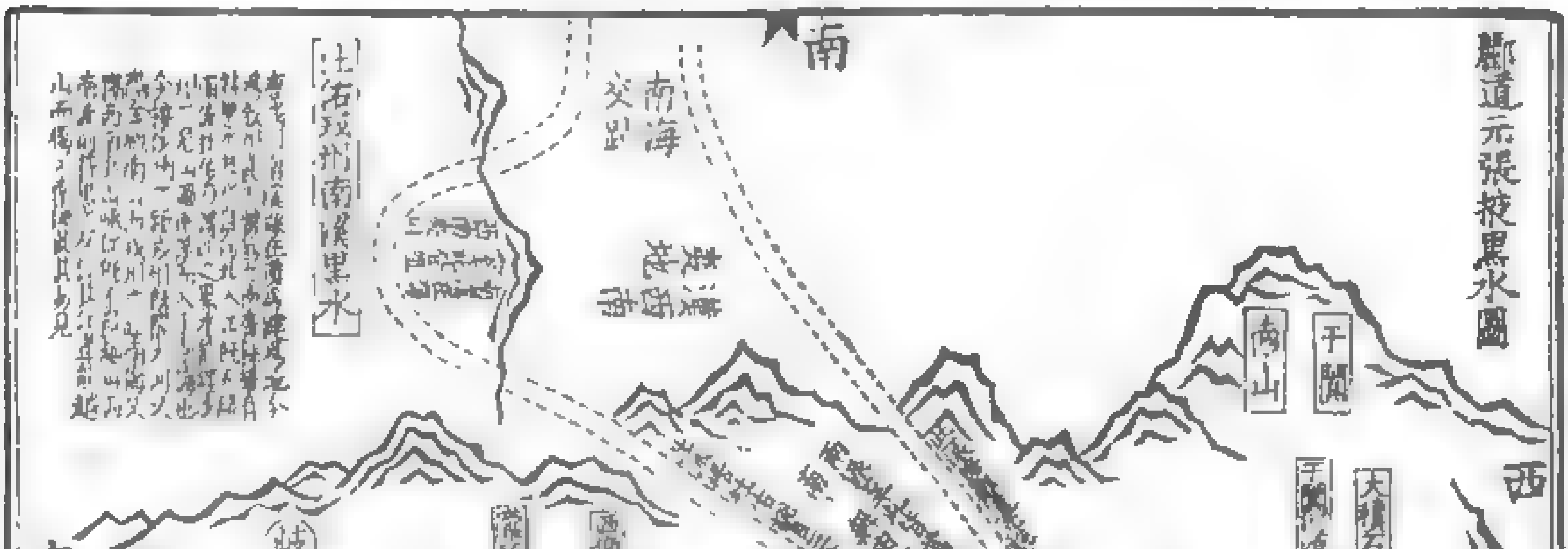


下八

敘說

經曰弱水既西又經序聲教之訖于四海也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則經之謂西者其必合天地四海之大而皆在西乃適爲稱諸家顧獨於雍州求西其大致已失若云雍之北從並河西者其間有水源流亘數千百里率取向尚云可以藉口以桑賈班三家氏所稱引既皆不出乎甘肅兩州之間已不足應經而又其水未嘗西流故曰深所不據而本漢書初通西域時長老所傳條支弱水以爲經證蓋其水居西域葱嶺南山之西地幾萬里凡水又皆西流注于西海以聲教該及四海者繇之此真足以當四海之西故曰敢主其說以爲經之弱水也

酈道元張掖黑水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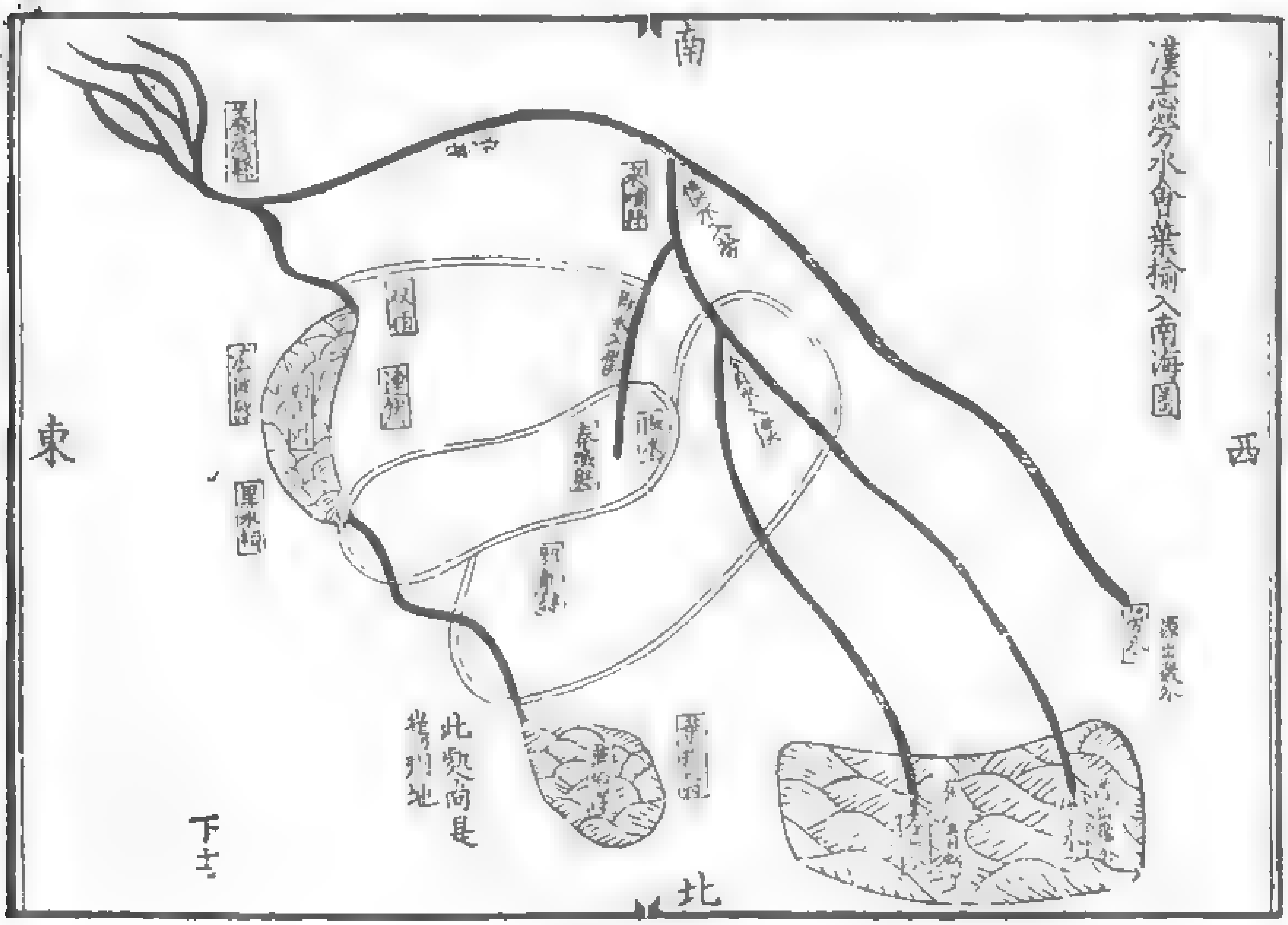


敘說

黑水弱水在經以比四瀆諸家聚而求之甘沙兩州則既不倫而其理之尤短者即積石河北而求入南海之大川也甘沙南望南海中隔積石河自無緣可以越河南度而諸家不以爲非也酈道元曰黑水自張掖南流至燉煌遇三危山以南入海謂越河可入南海既已不思而甘在東沙在西亦自無緣可以倒上孔穎達飾爲之說曰河有伏流可度故入南海無礙也杜佑又增其說曰自南溪郡南流而入南海此三說者皆不攷地理也甘沙之距南海不獨隔積石河而已也中有南山者自于闐發迹而東關阜相接直至漢之長安皆在河南皆名南山至金城（今爲蘭州）則爲金城南山至長安則爲長安南山漢史記之甚明且以對河言之其在南山之北而爲水之大者莫大於洮洮亦限南山而北流以入于河則是凡水而在南山之北者無有不入積石河而歸東海也今甘沙二州之水設使可以伏流度河既度之後其望南海悉礙南山何緣可以踰南山逆流而入南海此其理之甚明者臣項因

進講黑水

聖問嘗審訂南流曲折臣是敢再以詳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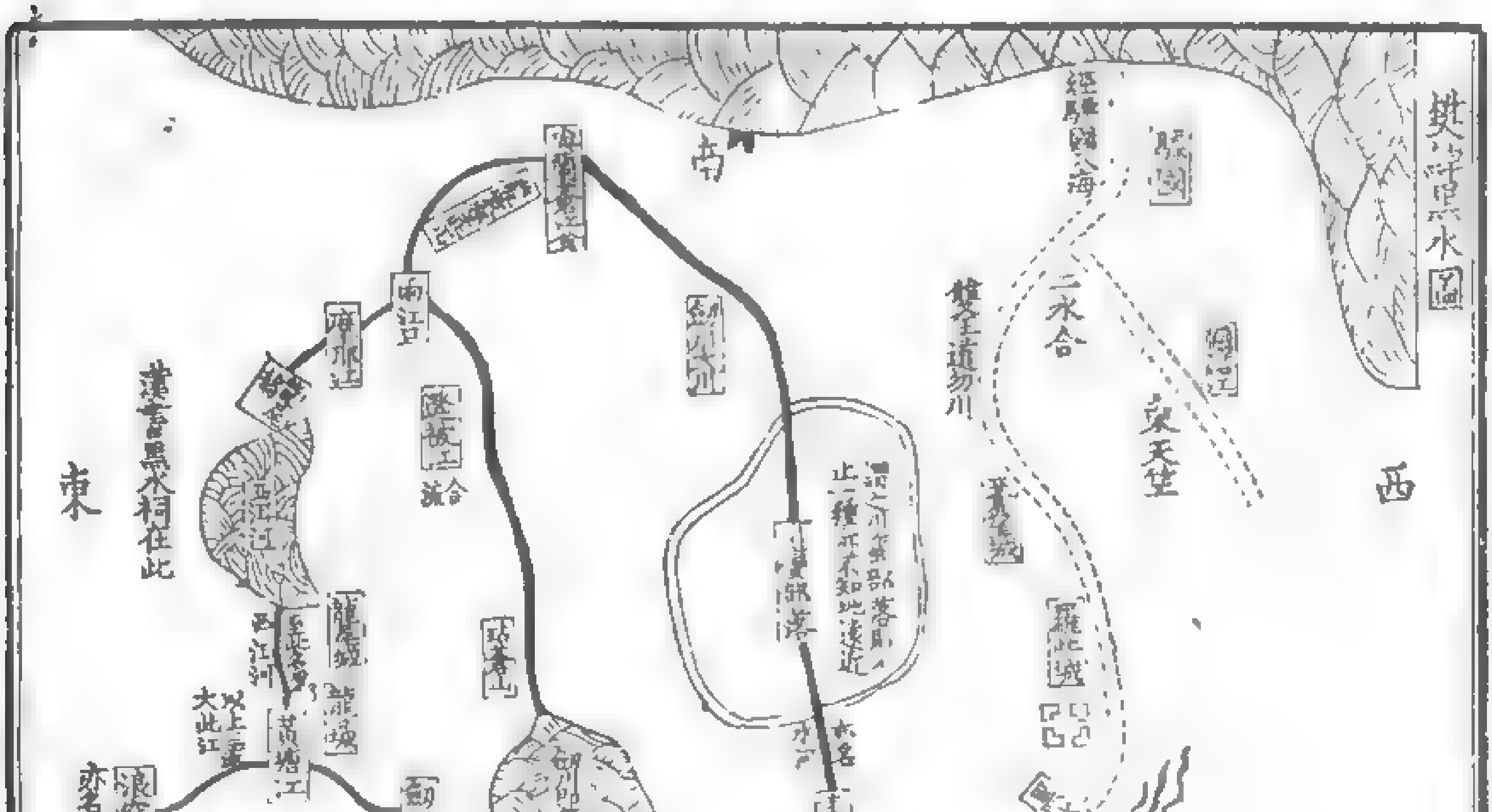


敍說

古本漢志西南徼諸水參以水經列爲此圖葉榆之爲黑水固有其辨今復考別派而附綴葉榆左方若益勞水之源遠出徼外其鄉與蠻緬蘭蒼江源正相發明則緬之泗訖遠出雪山莎川西經川蠻部落者其語非盡空誕以也緬之莎川江派既得此而明則婆夷河之不爲弱水亦益明也

叙說

右此圖按桑欽酈道元叙載水道所逕郡縣以爲源流其一條謂漢水自連然雙柏同注滇澤者即古滇池而後世西珥河也亦樊綽誤以僕水來注者爲葉榆分源至此而合者也酈道元於滇池黑水古祠雖遺之不言而孔穎達在唐引以釋經乃曰今有祠無水則歷世即此地設祠而宗禮黑水者未之有改也嘗是酈道元以滇池視之而不以黑水視之故遺棄不書耳然孔氏在唐廼云祠旁無水豈是祠也更世既久或移之它地遂設而望祀也耶至其祠之所設主爲黑水水之流委關是可以界梁雍而入南海則其事實之與經應者歷萬世不易也



敘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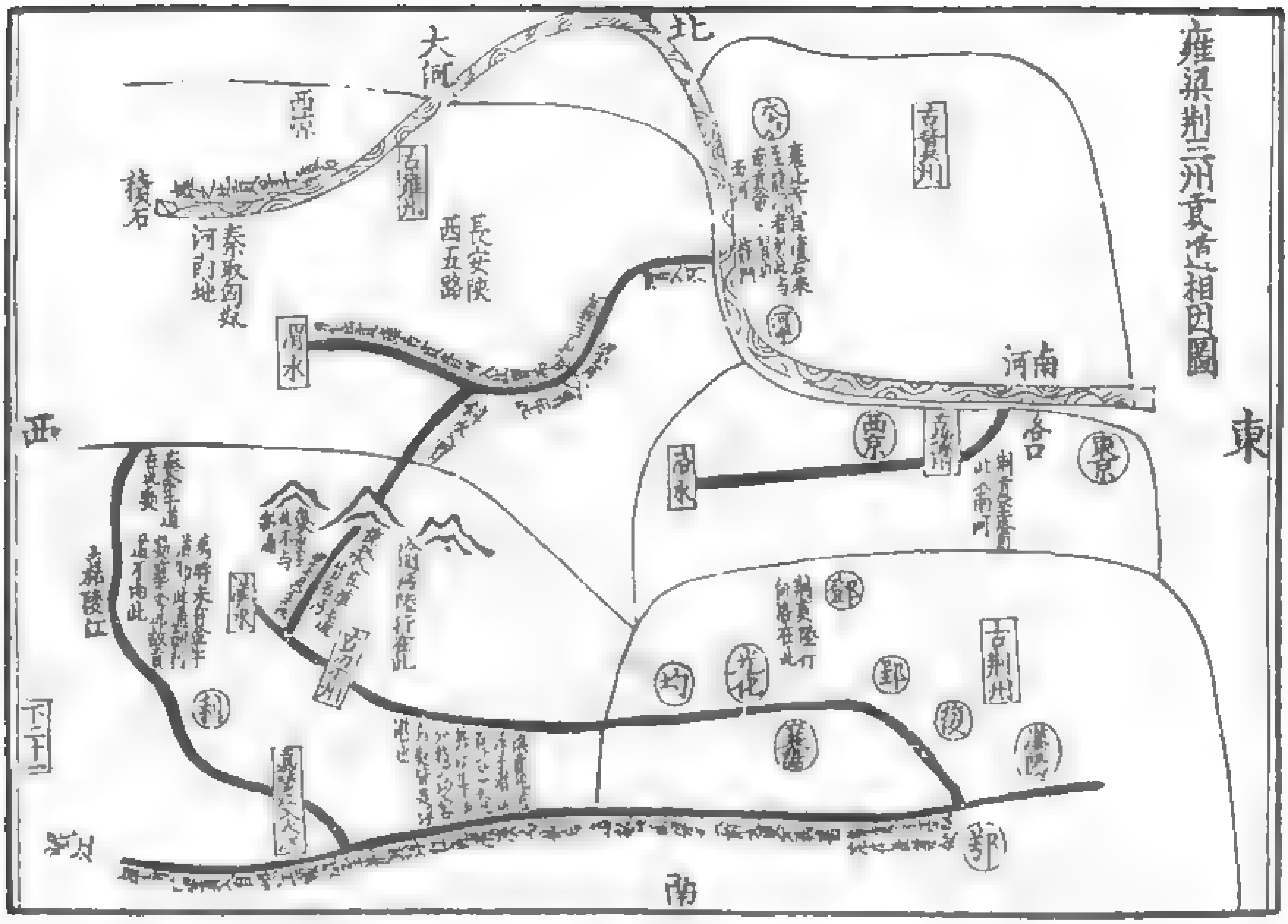
唐樊綽咸通中從辟安南親行交趾得其水道曲折識之蠻書其大川南流而入南海者四西珥河與蘭蒼江合一也麗水與彌諾江合二也新豐川合勃弄諸水三也唐蒙所見盤江四也勃弄諸水既小不足言盤江水經又自併入葉榆水中亦不足論其謂麗水者綽指言其水正爲黑水而邏些城北有山即三危山也臣按此之麗水下流經驃入海而驃與東天竺接其南皆際南海即在海南一角其去雍梁分境之地實爲大遠故臣不敢主執其語也惟滇池黑水綽書所載既可以與水經相發明又可以證知唐史小勃律娑夷河之不爲弱水故凡載籍不欲其博皆有補也後世西珥河即古滇池之黑水也滇池當受葉榆西綽分以爲二又曰上流相灌則綽亦自疑矣今當以水經中葉榆滇池爲一流者爲正也至若蘭蒼江西派之合西珥入海者其源之所始曰出吐蕃中大雪山下莎川者即臣前於唐弱水圖中所辨小勃律水之當爲南流者是也雪山在北天竺即吐蕃西境而莎川者即娑夷河之稱呼不的者也酌其地望正在葉榆斜西是水也雖援之梁州西入太遠不得援爲黑水而可以證知唐世小勃律弱水之誤故臣附見而並致詳之

敘說

諸家之言黑水者臣皆列具其說而按方輿古辨其不然非臣敢於拄撫前載也既有其傳世世習熟若不與之別正則臣之說反似不與經應也此水援辨已多今撮其要惟其即雍梁兩境而求大川之南向以入交趾大海者乃始可以名為黑水而惟葉榆西珥河足以當之且又益州黑水古祠舊說未嘗以證黑水而此水方鄉地著悉與經應其為可據無如此之的者也又唐史東女弱水明言南流其方鄉已與黑水契合又其國東南與蜀之茂雅二州接境以漢西南夷地言縣之滇池在黎雅之南而黑水祠之在西珥河者正在滇池則東女康延川之南流者其為滇池黑水上流無疑也況革船浮水自是葉榆一派中書而三苗遺種又在宕昌絕與此地不遠則東女之水當為黑水上流而三危亦當在其近地而雍梁二州分境於是正相應附悉有明據不至如歷世所指河北甘沙之遼絕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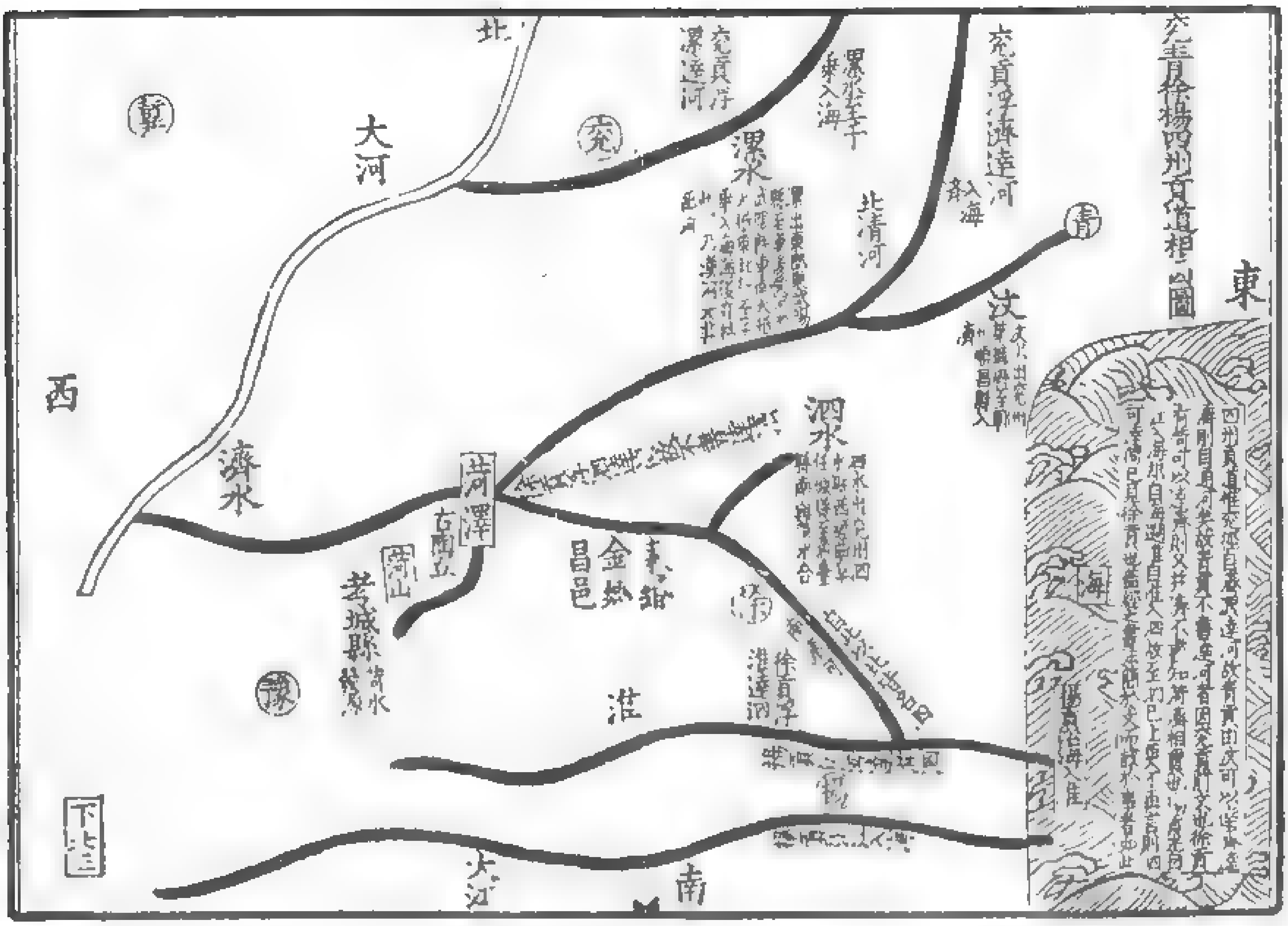
九州貢道序

禹貢書法甚簡而事理無不該具若不知其以簡為該則九州貢道不可明矣經於貢道蓋有兩州相因共為一語者又有越數州之遠而互文以見者臣初得此理亦未敢自主徐而察之彼此交會如犬牙參錯無闕無贅乃敢信其與經不戾惟徐州貢道所書與它州特殊臣究求積年乃始得之今者之圖則可見矣九州惟冀為帝都於後世為河東之平陽也故八州貢道皆以冀為向必先主其而後它州貢道可得而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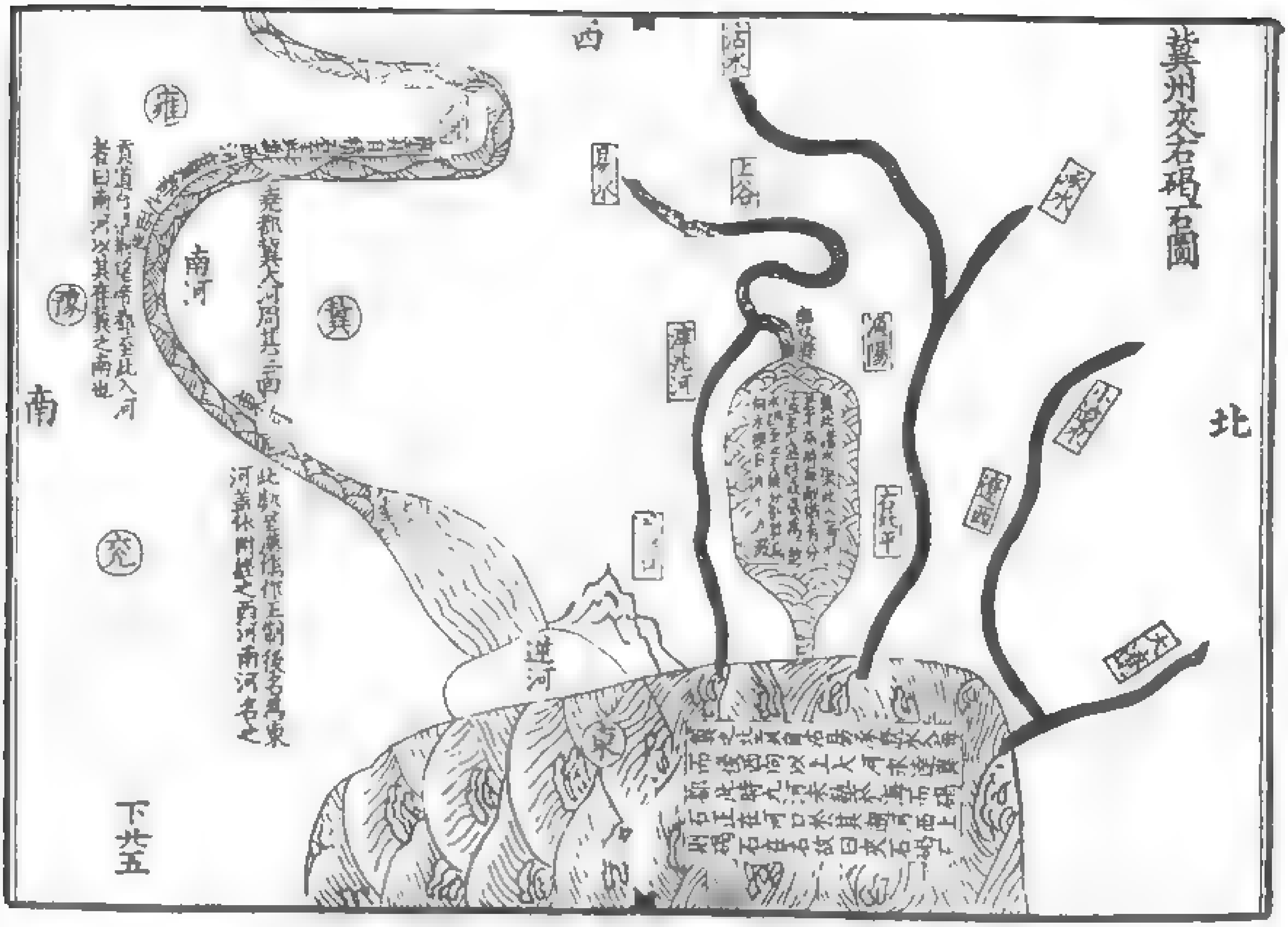
敘說

荆梁雍三州其貢道相因者臣論沔漢嘗及其詳矣荆之貢不經浮江漢而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正逕或循枝派以便於事而已也踰漢之極無水可浮則陸行至洛以期達河故曰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也荆之貢道其先梁而書者顧詳如此而梁貢南道亦與之同蓋自岷江順下至今之漢陽遡漢以北與荆之入貢正共一途故經既書之於荆而不再書於梁也梁之北境貢入之道去江則遠故必自今閬劒之北金洋與元之南取經入潛以求達乎漢也然則不浮漢而浮潛者凡漢水支流皆可名潛隨其經便可達即達不容必待至漢乃浮也自今口利閬北上轉東而道乎金牛以及漢中邦爲夷逕而此時遠在秦前今金牛縣五丁之道未開則凡巴郡在北而遠江者其貢入正以浮潛爲便而非舍劒利不由也既浮潛達沔又可以求逾乎褒而褒轉達斜以入于渭其經道當然也褒今不名爲沔然漢之爲沔此褒既據漢水上流正與沔雁雍之貢入亦有兩道其北道自後世朔方西涼浮河者無所因於它州故特記其詳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其南道自今陜西入河者與梁之北貢所謂浮渭入河者同道而可以會合積石之貢於河故又因梁州前文而特致其略止曰會于渭汭而已其義例與梁荆一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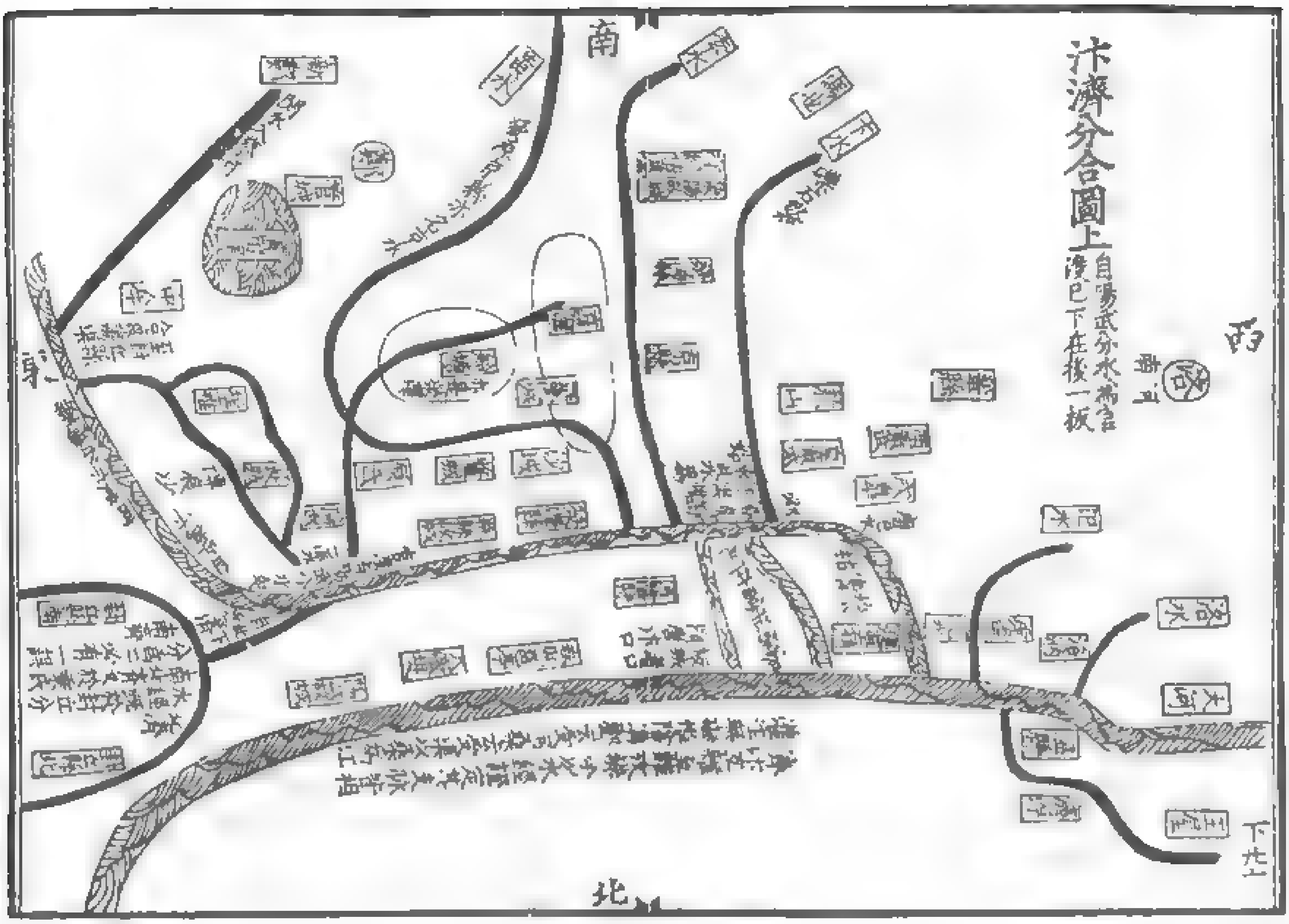
叙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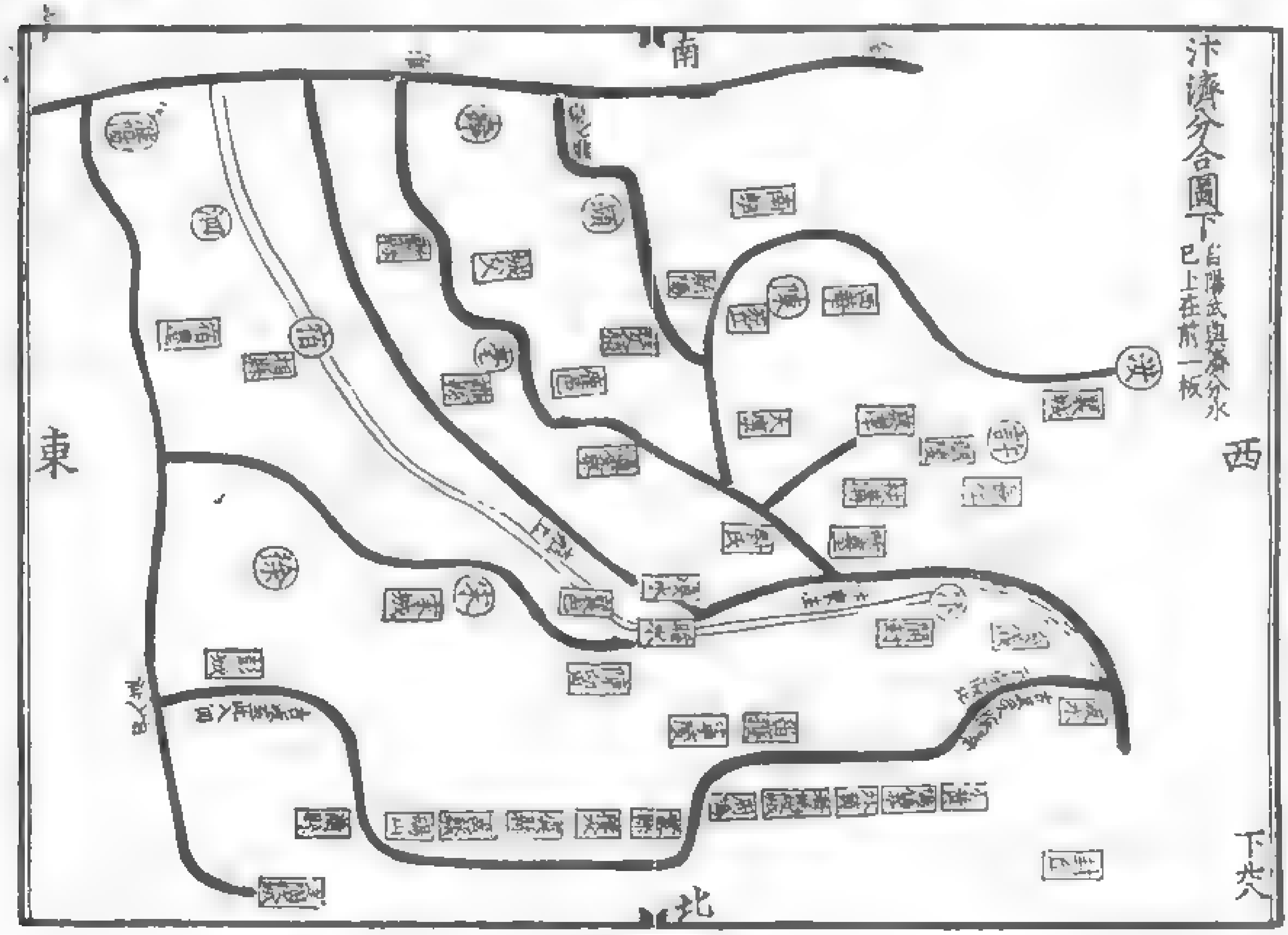
河行乎兖而合充一境言之其地必有達河者故隨其便於濟漯則使浮之以達于河故兖貢曰浮于濟漯達于河也青之浮汶入濟蓋期至河而非以至濟也經書青貢止曰達濟而不覺之於河者達濟則河自可逕不待複書也揚之貢可沿江海以達淮泗而徐貢兼有淮泗亦可達濟然經於徐貢既越濟不書而又泗上更得一水乃可因濟而求達乎河經之越濟其例既異它州而泗又無徑達大河之道則水道又不可曉故臣久求詳考始知泗之北濟之南有荷水者自定陶（今曹州興仁府廣濟軍）而下經昌邑金鄉東緡魚臺四邑而與泗水合是水也班固以為河水許叔重以為荷水荷河古字㢠通然後知徐貢之書達河也非以越濟也正因荷以達也夫惟有荷以為達濟之因則江海淮泗荷濟自南而北交相灌注水道既關絶而經文書例已書者更不再書通此經一律也



敘說

冀爲帝都其西南東三面距河它州貢入皆以河爲至則冀之貢自此三面而來者所不必書以省文也至其北境亦自甚廣在漢則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皆其地也水之大者如遼濡沽易皆可以浮而中高不與河通河旣不可徑達故自北沿海乃得泝河當其面河求泝之初必且南向西轉故附挾河口碣石以爲之右而後得入此其書法所爲特異於它州者也


汴濟分合圖上
自陽武分水補合濮巳下在後一板
南
北
東
西


汴濟分合圖下
自陽武與濟分水巳上在前一板
南
北
東
西

叙説

汴渠首末惟桑鄺水經有之而有大難曉解者其目凡三濟汴同爲一流難遽辨別一也汴行平地徒壤無石水道旣數徙移人力亦時改鑿故其支脉錯出而無首尾二也上自成皋下至淮泗其名稱彼此相互鴻溝蒗蕩渠陰溝莨蕩浚儀之爲渠梁晉之爲溝甚至礫丹京索狼沙留獲睢渙過或彼據此名或東仍西目無所質正三也臣著爲禹貢後論旣詳言之今撮會其要事爲之圖各加辨正列具左方貴於易見其穢引事爲證而覆之文字則爲卷冗者今書于此

汴濟之別

濟水之在河南者必因滎爲滎澤乃始有之古縣之以滎陽得名者爲其地之在滎而縣在其陽也今水經叙濟未及滎地方在成皋已處列書濟派於前此旣明誤又漢世汴濟自陽武以上率多合流其移徙又復不常最難考究故雖漢明帝時東西兩漢史書不著汴名而汴濟已錯互爲一臣今詳考水經自陽武分水處其東流以趨定陶者則當爲濟南流以向大梁者乃當爲汴而濟汴始有分際也然成皋之濟無有言其年世所起者以臣意推之當在秦前蓋秦人貯粟敖山有倉有城則鑿河使漕苟非秦刱亦必先秦有之而秦人因以置倉也

汴派曲折

受河之水至漢陽武縣分流其一派南下者自中牟原圃之東趨大梁未至則爲官渡官渡亦名沙水沙讀如蔡即蔡河也班固著莨蕩渠於滎陽而曰首受汴東南至陳留入潁者卽此派也史遷謂三代以後鑿滎爲渠以通漕路使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得會于楚者亦此派也亦戰國之謂鴻溝而楚漢指以分境焉者也旣至陳留（今東京）蔡河正派之外支脉散布遂爲三名其在開封浚儀之北者爲浚儀渠稍東爲汳汳又東行至蒙爲獲獲至彭城北遂入于泗此從大梁（亦東京也）之北而數之爲北來第一水也蔡河自開封南行至吹臺東又分二派其東行而在北者者爲睢睢自陳留逕宋州（今南京應天府）東南行至今淮陽軍睢口入泗此分蔡於陳留而從北數之是其首派也其東行而在睢之南者是爲渙水渙亦自陳留雍丘南來而趨臨渙蘄縣以下入于淮是爲分蔡於陳留而從北數之此派則於沙爲次二也此臣前謂蔡河至大梁而別爲三流者也蔡河又南至陳之太康分派以入鹿邑則爲過過至義城入淮此又有一派而不在大梁分派之數也蔡河又至陳城而合於潁潁至壽春東入于淮今世之謂潁河者是也當蔡之入潁也卽班固之謂莨蕩渠受沛於滎陽至陳入潁者是也若以班固所志爲正則惟蔡河自中牟分陽武濟派而下以至入淮皆可名爲莨蕩渠而與戰國漢楚鴻溝之目相應然而分支於蔡而它出爲汳爲睢爲渙爲過者本其所受言之雖雜稱鴻溝莨蕩亦不爲非實也故酈道元於浚儀渠曰汴沙陰溝也於陰溝曰梁溝旣開莨蕩故瀆實兼陰溝浚儀之稱也於汳曰故汳兼丹水之稱也其如它書雜指一流以爲汴鴻溝者又多也以其

源派交貫則名稱相亙亦不足怪臣獨有疑者汳在大梁特五大派中之一小支而自東漢已來汴之一名得以小水掩蓋諸水世共遵之莫有知其所自者故臣意不慊而辨之在左

汴水立名辨

古今之水立爲一名而它水不論巨細遠近悉從其目者其說有二若從下流而摠其源則必水派特大可以翕受其來而掩盖之也若彼大此小廼能立名而使它流委之則必發源之地據其上游可以該蓋其下也今汴在水經與受菼分脉者其在睢渙過汳中特一支耳而安能使淮泗之北滎洓之東凡水流委悉受其名而莫之與亦耶況東漢之世又兼濟派而該、也與前世名人著音者甚多無有辨者臣惟天下、川名稱未有無因而起者愚人不求耳臣嘗求之而頗有所見然疑其朔出臣意不敢著之於論而卒焉懷不能默也莨蕩渠之得爲汴不待隨渠已立而始擅其大也漢明帝時濟嘗併名於汴而汴不受兼於濟也則莨蕩渠者其經行之地該貫闊長固可知矣然考之水經隨人未引枝渚迂淮以前班固雖云渠受泲水而自礫索未注故渠已西但有空渠河水高卬不與渠應故酈道元之記礫索曰濟渠水斷汴溝惟承此始則自漢以後汴渠實資礫索以爲有水之始也就二者言之礫溪水者出滎陽之南在漢亦爲卞水爲馮池也卞水馮池同注礫溪故礫溪得而受之以濉高卬之渠也爲此之故遂有推究其自而主本卞水以爲之名傳習既久遂亦水爲汴而汴之名遂至於該括豫徐漕渠名稱者亦臣首謂居上游而臨下流之義也其增卞爲汴王安石許叔重之書弱水而加水其旁字遂爲酈元結加水於吾溪之吾而吾遂爲浯正其義也至道中

太宗嘗問張洎汴渠首末洎謂汴本爲汳後人惡其字之從反易反爲卞此執一之論也許叔重固嘗書汴爲汳然古字不如後世拘窒滎波之或爲滎播沇水名州而遂爲兖其義固得通用矣又如濟泲涉三體通書豈有惡於易東之意乎水經書汴固嘗爲汳亦多爲汴而東漢一史皆書爲汴則汴之通汳亦可證矣洎之奏陳大率祖襲酈道元語凡酈之誤洎皆因之不能辨正也洎謂漕渠爲禹所鑿不知司馬遷明謂三代以後乃始有之則其誤固襲道元矣又言鄭實音汴當爲卞水偏閒字本無義之讀皆與獻同無有借之於汴者也況又杜預釋鄭爲地本不爲水其可強同之乎其它誤者甚多如指東西廣武在澗以爲汴渠而澗水自南注汴汴流元不注澗其得爲汴乎又其謂始皇鑿渠以灌魏郡是爲鴻溝不知鴻溝之名戰國蘇秦固嘗言之不待始皇乃有也又況史遷所記言王賁攻魏引河溝灌大梁則是先有渠水而始皇有之以灌其城非始皇期爲此渠也洎之誤始此臣非敢抉摘其失姑舉其誤以見汳之爲汴洎本爲酈道元所誤而臣之言非臆鑿也許叔重雖務存古而著此一字然汳汴古同而其名稱之起於卞水臣言似有源流始焉疑不敢書已而竟不忍棄遂著其說亦不敢隱也

滎汴互派辨

濟汴自陽武已上兩皆受河爲流而又互行其地雖或有時分派要其合流之時多也夫惟分合無數則其源委交貫已自難明而又河口決塞古今率不越乎滎陽陽武之間攄水經所載有瀆無水者甚多已不可究窮而況決口枯瀆史有其名而地無其迹者雖水經亦不得載故雖桑酈二子亦自數言難考也今姑就其諸水之有條目者立以爲經而參以古事則其當否亦自可以證定而不至於茫然無着也水經之立目者凡四其曰濟者本經之派滎而南者以爲之名也其曰渠者因漢世莨蕩渠而直以渠言之也其曰陰溝者水經以爲受渠而爲獲入泗者也若夫隨世汴渠出河而貫渠失以入于淮者蓋又因汴故名而出于水經之後也此其乜也又如別名之出爲鴻溝爲蔡爲汳爲浚儀渠爲梁魯二溝者又該總乎此四派之中者也且夫水經之濟其叙源雖誤而銓次最在衆流之先於是其迹道所布自成皐北受河而東歷二廣武敖山滎陽縣皆行其北已乃稍南穿故滎澤而東出于沙城又北至陽武與莨蕩渠稍會而遂復分其南派實爲官渡而北派則純一爲濟也此水經叙濟之源委大致可考者如此也水經之於渠水第言出河不言所出何地酈道元特明著之曰渠水自河與沛亂流東至滎澤北東南分沛縣中牟圃田澤之北以與陽武分水即濟派中謂與莨蕩會于陽武而分派以爲汴濟者也至其發源但言受河不主何地此渠比諸渠爲大旨故別立一議以要其受河所宿也

陰溝之名前史罕見今其瀆陸自陽武別分二枝又不在濟汴正派之內南至封丘而合于官渡北據此所傳可得而言者也然此二枝者桑欽以爲受渠於莨蕩酈道元以爲受河於卷縣二說不同而旨以爲受渠爲是也若如酈說果從卷縣受河耶其東流及乎陽武嘗與濟汴兩派皆合邪一也既三水爲一此之陰溝自北而南橫穿兩水何用知其入而復出者之爲陰溝耶若用欽說觀之則截自陽武汴濟之南分汴南下至封丘合於汴其於事理地望皆無乖逆旨故以欽爲是蓋有理也自此以外汳睢渙濄流派甚明亦有序不混可按圖得之不俟於辨

莨蕩渠口辨

水經渠水即莨蕩渠也經但言其受河而不言受河之地何在也旨按水經河渡至于滎陽之北乃曰莨蕩渠出焉而滎陽受河之口古今不一雖知不出滎陽旨境之内亦莫能的指何地也史遷之記鴻溝也曰三代以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楚地四面之漕此時古滎陽地未有河陰滎澤二縣則自成皐已東卷縣以西皆滎陽地也漢建寧石門水經謂在敖城西北以地望言之則正滎陽也賈逵欲建大河水門以泄河怒而援引漕渠爲證曰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作石堤當必堅安如淳釋之曰今礫谿口水門是也礫溪口者正在滎陽敖山西北而水門適與相當則既與水經契應矣礫谿已西故濟雖有枯瀆而河水不應比至礫谿而來北注然後此渠乃始有水故水經謂濟流既斷濬渠所承惟沁水

爲始者指礫谿索水言之也故知礫谿注济之地正漢世汴口與之相對也此臣得參衆說以言也賈逵之言曰水門但用木土者建寧之前耶未用石而用土也夫惟渠口既有其地而辨水之自礫溪北注者又爲此渠水之始則臣謂汴名因卞而得非臆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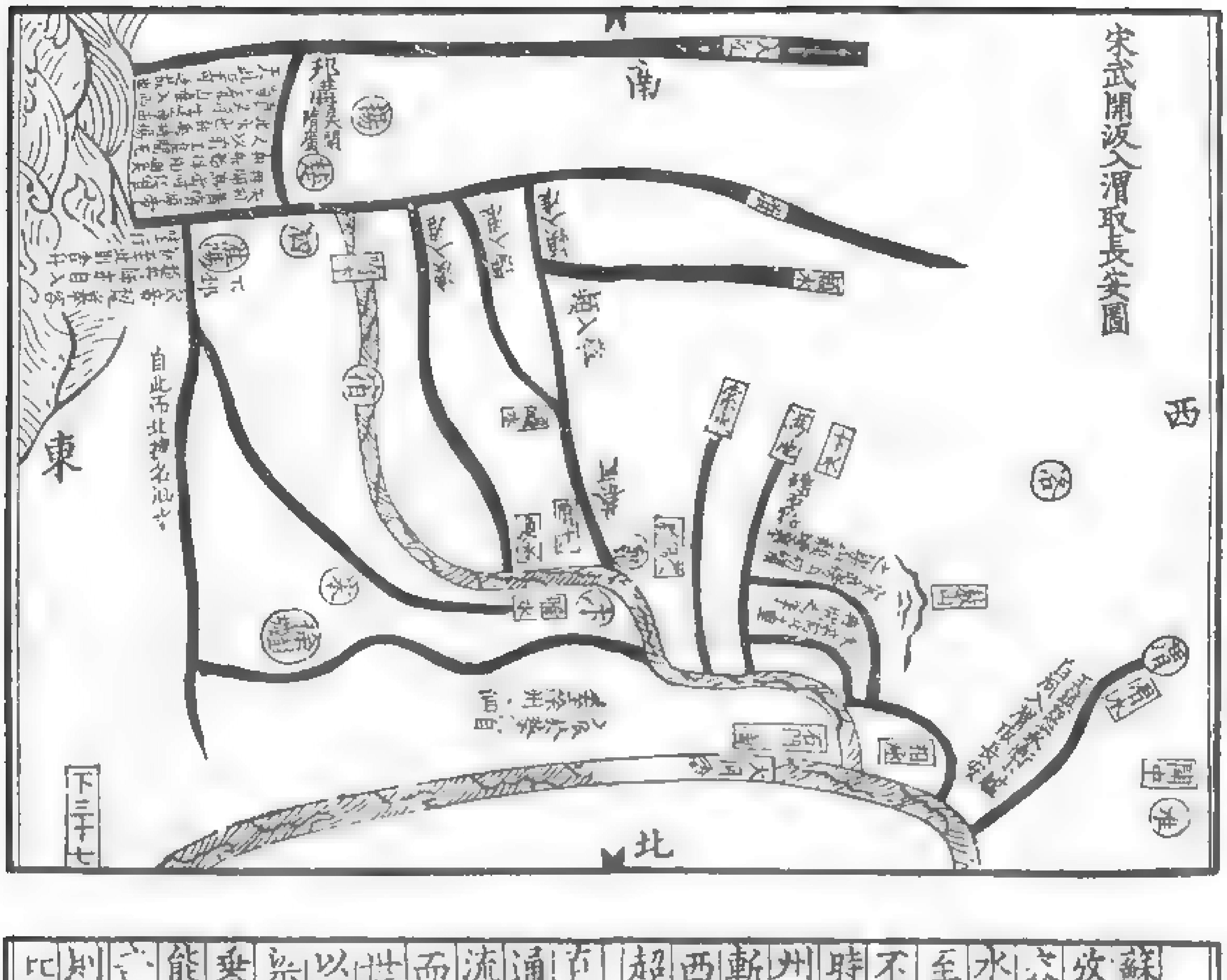
隨汴首末

世言隨煬帝始鑿汴渠此不考首末而臆言之者也古汴凡莨蕩渠皆得據以爲稱不可泛推惟水經正名以爲汳派者在大梁城北渠亦在城南其正李在此也己而東行以入于徐[illegible]泗者古汳也至煬帝之汴上既受河鹽至大梁又即城之西南合琵琶溝水以大其流既貫大梁遂南[illegible]不宿泗以入于淮而古汳之在徐者遂廢此其更易之因也隨汴受河在板城渚口而板渚之在水經古來自有分河故道亦非煬帝之所刱爲也隨史記文帝實令梁睿增築漢古堰遏河入汴既曰增築漢之古堰則增築者文帝而故堰亦自漢迹也漢世緣河上下爲石門以入河水而可以推考者二其在板渚之上則爲建寧石門此門與礫溪對云在滎陽西北是其一也其在板渚之下則爲陽嘉石門水經記其所自曰自汴口以東緣河積石爲堰通淮古口時人亦目爲金堤計其地已在滎陽之東是又其一也隨史記煬帝鑿汴自板城渚口爲始而板城渚口在唐隸河陰縣也唐之河陰在漢滎陽之東而後世滎澤縣之西則隨文汴口所因於漢之石堰者豈建寧石堰也耶然建寧石門比板渚又在上稍遠豈其別有一堰者不可[illegible] 孝吉

南言板渚在汜水東北三十五里而汴口乃去 五十里則汴口猶在板渚之下也其後叙載河陰縣汴渠又曰隨自板渚引河以入汴口詳求其言當是板渚雖已受河而渚有垠岸未用隄遏至河陰汴口乃爲平地必築岸立門乃得東水入渠不至散漫於是東去板渚二十五里乃始得爲汴口也葢隨汴首末大略具此而唐及

本朝皆仍隨故

本朝河陰已爲孟州州名雖與唐異而地則同也



敘說

蘇氏書傳言隋汴禹時已嘗經始臣以宋武帝北伐舟行考之知其不然也宋武北伐凡再先一舉在義熙中滅慕容超則浮淮入泗至下邳舍舟而徒下邳今淮陽軍也泗水即會合南清河而自兗徐南下以入于淮者也夫浮淮至下邳即舍舟而步以向山東知無今泗州臨汴也不然不肯遽以舍舟也其至臨朐揚言曰輕兵自海道而至此時江無入淮之路故但言海道也及其已平慕容超得徐州而西向長安以伐姚泓遂遣周超之自徐州緣汳故溝斬木穿道七百餘里以通於河其逕道即由徐州故汳望西以達大梁者是也宋州寧陵縣汳渠之旁有周塢者乃超之休徒之地故以周塢名之也自梁以上有宮叟可浮行至滎陽乖欲入河渭瀆淤埋塞發人北渠塞以通漕運已而崇權渠矣又於稍北十里別鑿一渠以有泊流可以行舟也帝之舟師雖有自清河以達河之道者而沈林子水軍之自汴入河者正由滎陽石門得濟汴後世訪其遺迹而皆本其所自曰此劉公所鑿也此皆自徐以適梁鄭滎陽而為之派流也臣是以知自隋以前由大梁南貫宋泗之汴未之有也王鎮惡領舟師自河入渭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北人驚懼以為蒙衝皆能泝流而上既入渭遂舍舟厲衆以克長安此汳舟師一行也然而蒙衝小艦不利大川往往必由石門新渠而上則為超之之役其為舟師奇助甚不小也此宋武自南而北得東南長技其曲折如此也臣故因而敘載以便後說

閣學尚書程公纂　延進黑水之說上勤
入覲因以禹貢爲論并圖於沃
帝心且以東漸西被教暨朔南爲儒臣之忠書在於
此嗚呼大哉言乎其本藏之秘館天下學者欲見而
不可得歲在庚子
公以法從出守溫陵而
編修彭公提舶於此與
公有同舍之舊得其副本應行一日攜友
彭公之門質疑之餘出示書一編曰此
程公所進禹貢論圖也子見之乎因再拜以請而三
復其說見其議論宏博引證詳明皆昔儒之所未
乃請於　公願　之郡庠以惠後學　公曰是
吾志也乃出公帑十五萬以給工費
公序以冠其首凡所畫之圖以青爲水者今以黑色
與水波別之以黃爲河者今以雙黑線別之古今州
道郡縣疆界皆畫以紅者今以單黑線別之舊以朱
安皆識之以雌黃者今以雙路斷線別之期于一傳
使學者觀帝王之疆理見宇宙之廣狹或慨今昔皆
有勤功懋然之心則閱此書者豈小補哉淳熙辛丑
上元後五日迪功郎充泉州州學教授陳應行謹跋
直學林冠英　陳懽
學錄王伯修　石契山
學正林元楨
校勘學賸王　呂逵

程尚書禹貢論圖序
禹迹所及周徧天下而載之禹貢者僅餘千言其施
置闕大而書法嚴簡絕非一見可以遽解故薦紳先
生難言之漢永平間詔遣王景治汴而賜以禹貢圖
曰圖云者爲其道里悠遠功緒汗漫故圖以著之則
禹貢難攷其已古矣予嘗恨古圖不存歷世諸儒耳
受臆決無所稽據每對禹貢輒慨然不滿紹興初舉
復太學與今　泉守程公皆冠而中第予貢俱業書
又適同一舍每相與談經至不安處輒共叅諸儒之
說未能通貫時方事場屋作舉子文字未暇究竟也
淳熙四年　程公以侍從講尚書　禁中門下省頒
行其奏劄曰禹貢大川七而諸儒爲說者乃譌其六予
聞之有會於心而疑其是正之難也已而聞
上即講殿問黑水甚詳知　公有見俾之來上程公
具以其所知爲書以奏
上見之大加褒勞　詔付秘書省藏以垂後予聞諸
學士大夫稱其精博實未嘗一見其書也六年出莞
閩舶明年而　程公以敷文閣直學士來鎮泉南暇
日論文因請觀之　公欣然出副本相示予取以歸
熟而復之則其書條理甚備辨正經指著之於論
論凡五十有二論當指事說理而當證以山川實地
者則事爲之圖圖三十有一至其事不詳虞夏而原
流本出此經者則又爲後論八篇敷千年間州域更
革山川迹道率皆本禹語以爲之宗而後叙取其世

載籍以爲之證其所據謂是者必其協諸經而可乃
始肯措而其救正前人違誤者亦皆晳案經語而執
規矩以格方圓其不合者有狀而非自出若語也至
於采以爲據者惟輿圖史志之所載兵師使驛之所
經實有其地甫以立辨至於稗說貝語奇聞異教荒
忽誕謾不可案核者悉棄不取嗚呼亦勤矣而無一
語不從禹貢以出予乃知衆稱精博者不誣也若九
河之淪於海三江之當爲一彭蠡江誤爲西漢而漢
中之漢本無二派濟水適溢爲滎而濟之爲濟實非
潛行地下弱水之既西黑水之入南歷世禹河漢河
之别貢道入河入菏之誤以其言而宿之禹貢若合
符節無所差爽予始念孟子之言曰天之高也星辰
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可坐而致也 程公之
於地理禹迹可謂求之而知其故也矣是可傳也且
其矣六
御之語曰東西朔南漸被聲教皆自此規摹以出則
其拳拳不獨爲夏世故書發語而已
聖天子亦既知其志之不狹矣從而褒諭之曰禹貢
於古今山川地理無不該貫最爲難明卿著論以要
其歸爲功甚大則所得褒寵亦不止義訓之近也郡
博士陳君 應行 請以其著刻本郡庠布之學者而求
予文爲表予不容辭故爲之書淳熙辛丑孟春既望
承議郎提舉福建路市舶彭 椿年 序

進表
論上
一 總叙
二 大河
三 大河
四 大河
五 大河
六 九河九江
七 九河
八 九河
九 九河
十 逆河
十一 逆河
十二 碣石
十三 碣石
十四 碣石
十五 碣石逆河
十六 逆河碣石
十七 濟
十八 濟
十九 濟
二十 濟
二十一 菏

二十二　菏
二十三　菏
二十四　九江
二十五　九江
二十六　九江
二十七　九江
二十八　三江
二十九　三江
三十　三江沱潛
三十一　三條荆山
三十二　三條荆山

論下

三十三　漢
三十四　漢
三十五　漢沔
三十六　弱水
三十七　弱水
三十八　弱水
三十九　弱水
四十　黑水
四十一　黑水
四十二　黑水
四十三　正誕
四十四　地名

四十五　鳥鼠同穴
四十六　田賦
四十七　田賦
四十八　田賦
四十九　鯀
五十　夷夏
五十一　夷夏
五十二

禹貢後論序

後論

一　河
二　河
三　河
四　汴
五　汴
六　汴
七　汴
八　汴

程尚書經　進禹貢論總目

禹貢論叙

朝請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侍講臣程　大昌　上進

臣惟帝王臨御天下凡四海九州之內勢名山大川之向背九夷八蠻之區域必先究其曲折表裏然後宏撫大略得以審所施置而效之於事禹之出也其所遭者水也故其經畫必以奠高山大川爲始蓋高山既奠則避礙有方大川不迷則濬距有向是故功力所及地平天成不徳于兼知所措而措之皆無不宜也今其載之禹貢雖曰主爲水役而區處夷夏播敷聲教使四海得爲唐虞共遵範所詔益帝王必當取法者也孔子采錄而紀之書豈直爲行河者之地哉大有爲之主將陟禹迹以方行天下是書也即禹之輿圖地志而可稽者矣然而極天下大川如江可淮漢濟弱水黑水也七者宇宙不能越之以自大禹功不能外之以自立而其名稱迹道世傳失實亦謬其六人主苟欲追會禹績而不得七者之真正猶禹之行水高山大川其猶未奠而欲行其荒度則將何據以爲施置之序也然則士而攷古以待有國者之采擇推諸世務宜無要於此書者矣然去古益遠簡編不與禹接其辨正實難顧有一者經文雖簡而於事情無所不該如即其簡而得其該則雖茫茫之迹聚見於千餘言亦既無所乏少若但病其簡言外輒無餘見必且越而求之經文之外說成而經不應則於稽據何賴臣爲此故方其疑悟古說則盡并訓傳獨取經文而復熟之研味既久忽於一言一字之間覺其意指可以總括後先則主以爲據而益加參玫暨其通之一經而合實之旁史而信稽諸人情物理而準於是躍然喜渙然悟知其簡之中有其該者焉如人有脉絡綿若存可以情察而不可以亟見然後知聖經之異於凡史也積其所見撰次成論凡五十有二篇豈敢謂能有明然童而習之白不知止亦並施之實用不徒爲此空言耳臣近因進講黑水遂得陳道其素

聖明盡下不以爲愚而

寵褒之且

宣諭臣曰禹貢於古今山川地理無不關貫最爲難明卿著論以攄證之用功甚大

嘉賞至于再三俾之采

上臣恭禀

睿訓尚敢以淺陋爲辭謹具所著論繕寫塵

獻夫其淺陋而博攷居千百世後而討究前人之未安持窾啓之見以斁露於

天縱聖學之前極自知其不量然千慮之愚或庶幾其一得者率皆本經而求之傳會傳而反諸經因禹貢以言禹貢未始舍經而自出一見以此致之

君上非臣之敢爲若言也禹也書敘載其經啓功用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臣惓惓所願効忠者正在此語也若夫山川方域散在四海而名稱迹道不啻千百其變臣所著論撮總其事而不能纏陳其方鄉位置則別爲之圖以表著之苟蒙

采擇庶幾便於

省覽淳熙四年六月朝請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
侍講臣程　大昌　謹叙

禹貢論上

朝請大夫權尚書刑部侍郎兼侍講臣程大昌上進

一　總叙

臣初讀禹貢於本文甚疑者凡十有二目而於積世師傳之說有不敢主信者蓋亦三事也禹力之著於河居天下諸水之半而斷自大伾以下河道所歷無能主言其地九河逆河碣石在經甚明而亘古究求竟無所宿三江有中有北而南江不見於經九江之爲九爲一莫知經語之所的主弱水黑水諸家皆謂在甘沙數州則當內流入河而東注碣石經顧於弱水曰旣西於黑水曰入于南海漢之在經但有一源而後世分之以爲東西兩派濟旣入河而對出於滎乃不名河而復名爲濟九州分載所道之山名附其境惟岍岐二山舍雍附冀荊州去海尚遠而頂書江漢朝宗于海九州貢道苟其不能自達于河則皆書其所因以達者如浮汶達濟不必竟之於河獨徐貢踰濟不書而徑以達河言之旣曰任土作貢而九州田賦其甚相高下者至差數等凡此十有二目皆臣所不能遽解者也荊有荊山梁雍亦有荊山諸儒必欲會而一之曰荊山一山也而有三條其脈絡相貫江河不能間斷也自斯然有以地脈參之治水者沱潛二水荊梁適皆有之其名旣同諸儒亦欲會合爲一曰沱潛雖在梁而分出於荊如濟之於河出而復入也自斯又有以伏流水味而言治水者此皆臣所不敢信者也臣旣已疑此數疑而諸儒之論又難並據於是輯合經傳研切事理詢諸身曾經行者以決參會

而窮其所歸久之乃始大悟曰禹之貢廣矣力矣而不出乎因也其自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者因也孔子叙其書曰隨山濬川任土作貢者亦因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亦因也鯀之績用弗成者障也陻也不善因也禹能繼鯀而就緒者反其道而用之也功以因而成則書載其功亦豈外於因哉因者本其所自然而無所增損云耳行水作貢元有是事則本其故而書之非奇非鑿通乎萬世是以得名爲經也臣於是用此一理而究求之凡向之疑者悉可釋諸儒之難信者悉可折衷也若夫經文時有闊略臼其體簡耳若得其意而通之以其所及槩其所不及本文既明正理自見初不必外立詭異以生經疑此臣讀禹貢一書之通旨也

二　大河

河自洛汭以上行乎地中它水反來注之故未嘗有所泛逆而經之所書積石龍門華陰底柱孟津洛汭亘古今可攷自成皐以下垠岸高於平地故在古已嘗溢爲滎澤播爲九派而其迹道不主一地矣逮及後世決齧流徙至不勝載而津瀆悉變古始於是自大伾以至降水大陸說者甚多以其說而揆之則河道經文悉不附協不待至九河而始放紛難究也然尚其有攷者賴經指著明可主之以爲宗本焉耳經之叙河既至洛汭乃曰又東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其次序方向嚴整有倫故可酌理以究世傳之信否也張揖以大伾爲成皐而薛瓚不以爲然曰大伾當在汲郡之黎陽不當在河南之成皐是二說者黎陽之壁成皐俱不以大伾爲名而臣得以瓚說爲是者經之於河方其自北而東嘗即底柱以記折東之始今其流東已久乘欲折北亦當以地之極東者記之參揣其叙則黎陽實爲懸當而成皐則爲太蚤也是故當以薛氏之言爲正也若夫降水則說者益多惟貝(今州)冀(都州)之閒有瀆而枯古名爲絳瀆與河近諸儒多以應經然經曰北過降水則必河水折北而經其地禹迹乃得過之今貝冀之閒枯絳皆背南向北而漢以後大河反在魏貝之南若以漢河爲禹河則禹之施功於河無由迂迴其地鄭康成固已疑之於是因淇水之自衛注河也順飾其水以應古降巳而不自以爲安則又以鉅陶屯氏河當之酈道元闢淇共不用而主屯河之說其言曰地理志絳水發源屯河及至信都復見絳名河之過絳當應此矣是說也酈實無以得絳水之眞遂牽合以信其說然考地理志首受屯河而末流入漳者自名張甲河元非絳也雖中閒迹道頗嘗穿絡枯絳而漢志本無絳水之名則酈其更易它水爲絳以應古語其與鄭氏之誤者無以異也至於大陸尤爲散漫地理志鉅鹿郡鉅鹿縣北有大陸澤後世率祖此以爲經之大陸然漢鉅鹿縣唐邢州之平鄉縣地也今河既不經邢又其地反在枯絳上流則與經之先過降而後至大陸者不同殆又不可據之以爲經證雖孔穎達號極爲詳博而不能究求其當則亦以世遠載籍斷闕無所據以極其詳姦焉耳今去古曰益遠禹迹之在名山大川者其稱謂位置轉徙益多而臣殫欲究

極其變以發明經文本指實所不量然攷古説經正業儒
者之職若人人畏之不言則古典何賴故卒究之

三　大河

以臣愚見周定王時河徙故瀆至漢元光又改向頓丘東南流則漢河既非禹河而世儒乃欲即漢河而求禹河所經曰此當爲降水此當爲大陸如鄭氏酈氏可謂博洽而降水屯河之類皆追末失本不足以得古事之真它人何望哉臣爲此故先與之辯別漢河禹河所據之地所奠之方然後即其位置以按求禹河所歷則夫降水大陸或有所宿矣遷固二子同言禹釃二渠其一北行乘高者明載禹貢道河本語知其正爲禹河矣而餘之一渠乃皆不言何向孟康酈道元輩相因皆以漯川命之且謂在漢魏之世不枯而流者是爲漯川其空溜無水者是爲王莽河漯川者亦非頓丘改流正逕特以漯在禹時嘗分河爲泒又與漢河偶皆在王莽河之南遂舉漢河附之漯川以傳合遷固之謂二渠皆禹力所釃者耳至究其確實乃自漢河而非禹迹也其在北而枯俗名王莽河者槩之漢河其地並北而高即遷固同辭以爲禹懼平地不勝河悍而載之高地附降大陸以行者也此其位置近似爲河而世久難明臣亦未敢遽以易言也於是參以歷代地誌而究求孟酈二子之所言審其不妄乃敢主執益地理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入于海既曰故河則非班固時見行之河矣命之曰大而能直達于海則非分枝小河矣桑欽叙河自戚城以至大陸悉以大河故瀆爲目而孟康酈道元正以王莽空河當之合二古河者之源委以言雖瀆空無流其灌注首尾難以審攷然大略自魏郡以至大陸粗有迹道可尋而又大陸一名正是禹河所逕則此之名爲古河莽河者其本爲禹河亦已審矣載以杜佑李吉甫樂史地書攷之此之枯瀆自漢至今猶不堙平蓋其在唐貫穿魏郡（貴鄉）博州（博平）德州（平）三郡之遠大抵常與漢河夾對而行中間相去遠者不啻百里而近者不能五十里雖疏比不齊而漢河常行乎南故瀆常在其北推方而命則其受水而東南者即元光改流之道而空枯但存故迹且在漢河之北者則禹貢正逕也其所從枯則以河流更徙而空奪之也其位置相距流迴相易會古記古迹而參覩如白黑相形更何疑乎漢王横之言曰禹之行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自周定王時河徙則今之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宜卻從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夫横謂西山者太行常山也今河非禹穿者乃漢河也其欲乘高而復禹之舊使於漢河東北入海者乃遷固所謂引而載之高地以入勃海者也合遷固王横之言以爲臣言之證而王莽枯河之本爲禹河益明矣夫使此河而非禹故迹孰能鬬地爲隧施功力於數郡無用之處如此其闊且長也乎況漢世河决其分派北流巧與漢河比大者爲屯氏爲張甲亦嘗灌注莽河以爲之道而此之故瀆不聞三郡堆阜原隰悉皆貫徹其間能使决河之力不能自爲之道而因其見迹以爲之道此不待多辨廣喻而其意象宏長非古來大河其孰能當之

禹聖人也其遺迹在河世不以禹命之而轉爲王莽者臣嘗攷之知其語起於三國之魏而非漢人肯爲此語也班固之志第曰故大河桑欽水經亦止曰大河故瀆而范曄之志郡國本東漢計薄亦曰故大河皆無一爲莽河者其以王莽爲目据臣所知則曹魏時孟康訓釋漢志始有其語也自此以後酈道元杜佑李吉甫輩皆祖述其說曰古河至王莽時始空無水也夫魏郡之北號爲故大河者自周以至元光河既南徙則巳空涸是以班固志地命之爲故豈待至莽時而後空也耶亦猶濟之入河不知何世何年改其舊運而實亦未嘗竭減世惡王莽亦曰濟之枯也以莽則知河之改瀆本不因莽而莽居世適下流則遂舉以諉之其創同也夫其謬固巳如此而其所從謬亦必有以臣又嘗究求其故蓋魏郡內黃縣[illegible]地與汲郡之共城接共城有城而發實王莽所築適會內黃有河亦枯涸無水二者相去不遠世久無能究求其始因此城之實爲莽迹而遂以河之枯者併歸於莽流傳既遠併與長瀆之亘數郡者同爲莽河而遂不可改辨夫其謬誤所起曲折如此則禹河之不爲禹而名之以莽其有載籍非臆度也

王莽河本既禹河而後世誤變其名矣至其河之所經又有古絳其方鄉名稱悉與經合則不獨可因絳瀆而證古降之所麗亦可因古降而證禹河之所奠也絳瀆自唐貝州漢清河經城有故迹焉巳而北入南宫貫穿信都唐冀州大抵北向而及古河於信都之北則經之謂北過降水者於是乎應矣而又有可證者古河既枯而絳瀆亦枯皆以頭丘河徙而向來北東灌河之水皆轉注東南故併絳之小水亦空此其同爲一理者也昔夫大陸之說雖出不一其始地理志謂在鉅鹿縣未問其去古河絕遠且其地里次序遠在古絳上流不與經應故歷代言地理者皆疑非是爲此之故益傍東北展轉求之故隨氏以趙之昭慶縣爲大陸唐氏先天中割鹿城置陸澤縣皆意大陸之在其地而爲此之名而杜李輩因而實之曰邢趙深此三州者皆大陸也亦乙穎達所謂廣平爲陸故縣延千里而皆可稱謂者是也今去古絕遠隨唐之名二縣以爲大陸者或其有據不可得詳矣姑叙信辭而兩傳之且以深之陸澤爲大陸則古河之行乎貝冀者既可用枯絳以應北過降水之文其遲深而入滄者可以謂之至于大陸也雖不能寸寸銖銖覈其首末比之漢河所經全無降水大陸二名可以傳會者其遺多矣且夫漢河之與禹河自周漢而後分爲南北兩道今而驟語人曰漢河既徙而南則並北而枯涸者本爲禹河人將莫之信據然臣敢主執其說者古絳大陸之在貝冀深者以漢河地理參之則南北相背無一而相毗近以古禹河按之則趨東而北者方面向背悉相附並此豈筆舌空談所能強合哉過此而益直北東則當從九河求之

河有九河江有九江古今槩謂分流爲九以經考之江特
一派耳不與河同也經之序九河曰又北播爲九河同爲
逆河入于海先北播而爲九既又合而爲一其文甚明九
江有是哉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其
曰過者禹自記其所經如曰過降水過洛汭者是也初無
分合之文如九河然也河流自積石以下經後世之西夷
北狄放乎冀雍豫兖以入于海源委半天下而其衝廣曾
不能以與江並郭璞所以謂之踰淮减江也夫以如此源
委而又益以滔天襄陵之水其勢自應不能容受故上流
則溢衆爲濟而下流則播一爲九理之必然者也若江雖
亘蜀而會漢爲亦既闊長較其所容比河特寛水不甚溢
故禹功之施諸江者亦甚省略荆州之文有曰江漢朝宗
于海夫江漢會合於荆荆去海尚三千餘里安能必其下
流順道而遽以朝宗目之正以江大而容受多於時不至
甚泛故敢預斷耳設若尋陽一江所不能受而披裂放逆
播越爲九藉曰古今陵谷遷變失其迹道不知一江方裂
爲九不越千里安得便有一江能容向來播一爲九之水
也若夫河之既九而會爲逆河是有說也水益多地益下
隄防所無如之何則其爲九爲逆皆於棄地中分合自如
非若九江在荆方行地中不至與河比然故亦不至分派
爲九此臣所以知九江之異九河也

七　九河

九河之名爾雅有之曰徒駭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般鬲
津是也漢世許商按求其故於成平東光鬲界中徒駭胡
蘇鬲津謂在迹道而三河以外李尋解光平當皆有意按
求竟不知其地則舉而付之無可推求曰故迹今滅難明
既漢以後儒者以知人所不知爲博凡河流名字稍與九
名者略相近似則隨其所見並緣文致以爲某河某某佑
會壓世增衆之言謂眞可信而著之通典曰徒駭鬲津鉤
般胡蘇在唐之景城而馬頰覆鬴在平原益九得其六所
不知者太史簡絜而已夫河患惟漢最甚其講求禹迹亦
爲最詳又與三代耳目略接其所得知者厪厪三河而亦
不能眞研不知後世日遠於古凡其載籍皆非漢儒之所
不見則其所得河道何從而增多於漢此殆難以輕信也
又如漢人所名二河其一謂爲徒駭者班固明著以爲得
之民言而其河乃滹沱也夫滹沱發源代之鹵城至勃海
之文安別爲一流以入于海自與大河不同源委則安得
謂爲分河而九者之一也又如平原篤馬河漢志第名篤
馬本不與九河參豫漢以後乃因其名與馬頰相近遂又
增變其旨以爲馬頰諸如此類皆不悉九河之所以九故
說雖多而卒無底止也

八　九河

漢世既不得九河之實最後鄭康成出則盡黜漢人所言
不用而別爲一說謂八河者故嘗爲齊威公所塞則不可
復尋矣酈道元宗用其說而孔頴達因又推本緯書以證
之曰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是二語也即鄭
所主執以達漢世之所共傳而獨以齊威填塞爲然者也
然緯書起哀平間既非古經正史自不足據而又援之以

理知齊威之沙決有不能堪任此役而鄭氏之論未確也漢時河決瓠子合濟河數州民力以萬乘之尊親負薪率塞尚有山平地爲河之歎則塞決之難從可知矣若其九河既已爲九歷三代盛世聽其自爾而齊威公一國之力獨能塞八歸一爲三代之所不能爲有其理歟況河隄左右對立塞左必衝右故明帝詔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俱彊則下方傷是以河流入汴則幽冀蒙利河決瓠子則郡無水患其理然也若威公之時八流同見隄塞隣境對立隄受決灌其肯坐視不爭歟秦灌梁梁不能自救則梁遂以滅若齊塞九河之八郡國必且爲壑威公之時不聞有郡國受灌之事而亦無有以河隄致戰者則謂齊塞之固無其理矣而漢人賈讓之論又有可考者也曰齊與趙魏以境齊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水抵隄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則其當時對河捍水者至漢而故隄猶在也夫齊病河溢方作隄自衛而趙魏受泛已設對隄以與之抗若元有八河齊力借能遂塞而此八河者驟壅而趨趙魏趙魏其肯斂手而聽齊人之訖役乎盍至此而知其理與事之皆不然者也然則九河者經明書之而漢以後極累世講求莫能盡知其地至其舉而歸諸齊人之所塞則其理又復乖礙如此豈終無以要其歸宿也乎臣嘗以爲古今之失在於以它水常理而論九河特不知九河之所從播非它水安流之比則究九河之所從塞亦不可以常情而加之億度也且禹貢書水無言溢者獨齊有之其書道川無言播者惟九河有之又如逆河之逆匯澤之匯皆與出義例絕無它比臣於是得本經旨而爲之說曰河小而容受狹狹則衍溢則越河而旁出其上流溢于滎者是也激則震駭震駭則裂河而枝分下流之謂播爲九河者是也其溢其播非如曰濬曰導有致力之義臣以是知禹皆因其事之適然而無所拂意焉甚有見於經而非臣自爲若言也且以大禹而比齊威毋論其賢知高下姑以所據之地言之齊威之所欲爲豈如禹力之厚齊威之所欲遂豈如禹勢之該河之播九禹至於任其自播而齊威乃能遏而塞之有是理乎此不待載籍傳言而人情決其可料者也

九　九河

許商之論九河曰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皆不離此域關並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鬬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盈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異處猶不能離此據斯二者而言雖未能得九河實地而謂兖在九州最下河決率常不離乎此者古今事情之實也彼其狹地不能以受多水則裂一爲九雖禹亦不能禁遏也且使禹而欲期爲九河也其必慮一河不能容受而泛冒旁地也慮其泛冒則於上流所經有地可以分殺水害者早爲之所猶有救也舍上流不爲顧其去海甚近乃始爲之施救溢之術於無用之地禹之智肯爾乎故關並所聞以爲禹治河時常空此地以待水之放溢知巨之謂非禹致力者信矣

本朝李垂上河書曰兩漢而下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九河奚利哉垂之若言深究事情漢以後行河者皆不能及也或疑九河既道與濰淄其道之道同既曰道矣必昔有其跡今復其故也是不然九河之初播也自河口數之則爲九過此以往則曼衍妄行無復津畔禹度不能回轉也因從而疏瀹之如道山道江淮然因其勢而利道之使循其派不致泛濫妄行則其疏瀹者效矣是以謂之既道唐人顏穪實嘗言之意正如此不必謂古迹今復乃得謂之既道也

十　逆河

水非一河能容故播爲九既已爲九安有一水能受九河而名爲逆河也曰此皆水之變非可以常理言也漢世之謂勃海者既古兖其最下處矣逆河者又當九河之最下處也既爲九河凡旁地稍高者水不能冒故猶可以九數數之至於逆河之地比九河又特窪下故九水者傾會焉雖其兩旁尚有涯岸其實已與海合不止望洋向若而已惟其未爲海也故未可名之以海雖其猶爲河也而它河不能與之比大故本其實而命之曰逆河逆河者言迎受九河之河也本其言想其處是且搢且逆皆於海濱窪地必爲分合非可用它處義例商度故曰水之變也非禹而實爲此也蓋天下事固有近似而可相發揮者後世漁陽之泉州雍奴去海不遠蓋北境之水聚注其地清湛且易潞沽派受沽隨所遇成淀流旁出鍾爲數澤其支脉注受不復可辨說者謂爲九十九淀又目之以爲派河尾也六水之鍾爲淀淀其多至九十有九豈有致功而浚鑿之者哉水聚而地卑其數澤之多固其所也水經至此不能別爲何水何名而揔以派河目之則亦九河合一而槩爲逆河之義也派河之派雖多尚有枝條可指故立派以爲之目逆河受九道而一之不復更有派別則以迎受命之其迹雖殊理則一也

十一　逆河

詩頌之祀四嶽河海有所謂翕河者即逆河也逆河之翕九河猶喬嶽之揔墮山舉其大可以該其小也鄭氏不達顏謂合九河以爲一祭溺於時見知九河之大於它河而

㳂翁河之能該九也王莽於南皮建迎河亭其地非矣其名之迎河得逆河之義爲多而於禹貢特有發明也臣故有取焉若夫逆河之比九河其容受之多合并之怒幅員之廣必有地焉能兼勝九大派使無決溢乃適爲稱則夫逆河之當講求其比九河益爲機要而漢世儒者詳於播九旣不能得九者之所宿略於合一則直付之不敢擬議以是知漢儒之於九河皆浮揣泛證而實無所究竟故昧於緩急如是其甚也臣爲此故常不安於漢儒隨事傅致之論而思得愜當事情之實者以與經意爲底止究求久之乃有得於王橫（水經作王璜）之論焉先時韓牧欲即禹貢九河處穿河以殺水怒其說曰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稍用之曰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夫橫之若言也以當時親見而破萬世傳聞之惑也之言禹貢者失旨焉臣於是用其說博求諸古知其精確可信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漢元光三年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入勃海則是周漢已前河入海故道不在漢世所指勃海之地矣遷固親著周漢河徙見之紀志而其記禹貢道河語輒自忘之乃曰九河逆河入于勃海辭贊從而正之曰禹貢河口入海乃在碣石元光河徙始注勃海禹時不注也然則欲知漢河禹河入海之實從碣石求之則可見矣九河歷世滋久借曰通塞徙移不可主執而碣石者通一山冢趾皆石無有徙移推折之理也漢河既不注碣石入海而平地亦無碣石則九河逆河其與碣石俱淪於海王橫之言其已信矣

十二 碣石

經之敘碣石也與太行常山杣爲匹敵則是山亦大矣諸家以爲碣石云者碣碣然立於海旁蓋居逆河之口大海之湄峻卓可表者也當古河之未徙也合河海濤波匯鬭其趾而北山自若想其意象較諸上流之底柱江㶁之灩澦堆其堅高當踰之矣底柱灩澦從古至今江河二大力所不能動則夫碣石者設使水能包之以入海亦決不能推之使仆沒況在平地則其碣碣者益亘古今也漢之河雖舍其北境改注勃海東南若使古河故迹尚在平地則是山當在逆河故道之外而岸海以爲表識若使古河誠如王橫所言包淪入海則是山亦應兀立海中不應仆沒無因其理可推也考之後世其境既爲濱海之地無有此山於鄭氏推方而言皆本戰國策而謂碣石者常山九門有之范曄采合而書之於志曰碣石有山在此縣境此亦以意推之疑其當在古冀之東耳孔穎達從而辨之曰唐世常山無此山也夫常山誠無此山矣蓋嘗深攷歷代載籍而凡並海受河之地亦無此山則九河逆河決不可於平地推求而王橫之言有證不誣矣地理志右北平之驪城縣有大碣石秦始皇父子皆嘗遊登其上勒銘紀事而漢武帝亦嘗至之酈道元所書特爲詳具曰其石今於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至潮退不動不沒世名之爲天橋柱言昭指之以爲碣石且推究首尾謂漢世水波襄食地廣

碣石當已苞淪於海故歷代釋經皆援此碣石以爲之據
也

十三　碣石

顏師古杜佑李吉甫皆以此山之在驪城者爲禹貢碣石諸家亦多祖用其說孔穎達又從而疑之曰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以入于河夫孔氏之疑是也其所從疑者非也秦皇漢帝所登碣石直右北平之驪城而右北平無古今皆在海北不與冀東舊河相並則其謂此之碣石不當爲古冀碣石誠有理矣然漢河入海非禹之舊則主碣石以求冀境別自有理不當但以唐世所見河道而徑疑禹時之不然故曰其所從疑者非也然則以碣石而較底柱灩澦彼二者能自立於江河聚怒之衝而此山此石不能自存於海水齧冀之地更秦歷漢冀境尚無所見時君所登乃僅得之右北平此其故何也臣嘗不快於此深加討求乃知此之碣石即古冀之碣石蓋其方望地里可致也唐之平滄二郡隅海而立其側出而在海北者平也其橫海而在海西者滄也以古九州言之平純爲冀滄則中分其地南當爲兗北當爲冀也九河之播在大陸北大陸於唐爲深州深與滄東西相距則九河入滄當趨北斜行是既以平爲鄉矣斜北之極又有逆河承之乃入于海則逆河之地當距平不遠矣合滄境南北言之以里數地蓋五百而遙以此五百里海水爲九河逆河故地而取其北傍驪城之碣石以爲冀境對東之碣石則正逆河注海之地也逆河當於此地注海而碣石正直其地其不眞爲禹河碣石也乎張折嘗言碣石已在海中而酈道元引其言以主王橫九河淪海之論豈亦有見於此耶

十四　碣石

秦始皇三十二年之碣石求羨門刻銘已巡北邊從上郡入二世元年東行郡縣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已而遂至遼東而還漢武元封元年自泰山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而歸夫始皇之至碣石而歸也以北邊爲向二世以及漢武凡至自碣石悉以遼東西爲取道之始則夫秦漢之謂碣石者皆驪城之碣石也夫萬乘既可自驪城而登則是山也有似乎附著驪城矣而臣猶主斷以爲逆河故山者地望既其可推而事理亦可揆度也當九河之未爲海也冀東境之比漢唐尚有數百里平地蓋九河東出則此時碣石正歷冀東而北距北平則自應爲遠暨九河淪入於海冀之東境蹙西數百里碣石益與冀東相遠則北距驪城乃更爲近故秦漢之君慕古而求登則必取地望近者而緣之以往此其所爲必於驪城而求至焉非謂山與驪城附並而可徑登也且夫秦皇固嘗涉洞庭而赭君山矣君山四無根岸豈其不以舟濟而史家不書則夫秦漢之君登勒碣石其浮海曲折不傳正以史略其辭而豈嘗眞有陸行逕道也耶且夫酈道元之言曰大石如柱立於海中往往而見則不可謂之附岸矣特其地望與驪城相直爾其曰往往而見者非每望決見之辭也或見或不見特未可必也是知其決不附著驪城也又如酈道元

之在元魏記叙驪城濡水謂齊威公征孤竹固嘗至卑耳涉贊水而驪城者古孤竹國也魏時自孤竹南出則城外遠遂爲海無有所謂贊水卑耳之谿於是遂以所聞見立爲之論曰此谿此水在漢世已與碣石同淪於海久矣推道元此言以觀之則秦漢之時碣石既已不附驪城均之其爲中海之山焉又皆同在冀之一角其在乎之驪城既可以命之以爲在南則自渝言之豈有不可命之以爲在東者乎世間推方命物者以莫不然而何獨於此而疑之也歟

十五　碣石逆河

載籍之言碣石者多矣晉地道志曰秦築長城起碣石諸家謂正在高麗境內則自不足參較而右北平絫縣又有揭石水亦附揭石爲名且在古冀北境則似可以參稽其間然是水也自絫縣會入官水既爲官水乃始轉達于海設有此石自不與海並則亦不足以亂眞其慕容儁之都薊縣也固嘗名其宮爲碣石故有謂范陽爲勃碣間一都會者攷其地里正東去海尚隔唐之漁陽北平兩郡則姑借美名命之亦非事實也且懼夫名同地近而世於禹迹有疑則王橫所識九河逆河之在海者世或不以爲信故具著以明之若夫臣之主驪城碣石以爲古河口之碣石則有見於理而非強鑿也凡天下事物從其本同者驗之如符節契券可剖可散行乎萬里之遠暨以積歲之久比其會合渾然如一無毛髮間異以其本同也若本非一體而強欲配合如圓枘方鑿雖同出木工之手而方圓相戾雖甚巧手不能比而同之也自漢至唐言九河者亦已勤矣不惟其地望渙散不相應恆而其播一爲九翕九爲一當在何方何地無能究窮其歸以會于一則圓枘方鑿不相參協之論也王橫之謂河淪爲海者槩而䀨之疑其故爲難曉以罔世聽然而以古兗冀而求諸勃海北平則其疆域爲可辨以數百里包漸地望而旣諸渝平則其遠近爲可攷於是九河逆河之墟北者其於驪平碣石遠近方望正相抵際則斷以爲禹河碣石決可無誤也古今著驪平碣石者不爲配合禹貢設而臣以意準之自疆境地望色色正與經應如符節契券毫無差殊則亦以實在其地故雖包淪於海而可以討求得之天下之事其豈不有本然之理哉

十六　逆河碣石

近世儒者亦嘗疑逆河之一不能容播河之九矣則爲之說曰逆言其受同者九河一致也非別有一河而名逆河也是亦有其理矣然卽此逆河入海一語而傅致其說則九派而一名尚可言也經之記貢自海遡河則曰夾右碣石其於道山而渚川距海則又曰至碣石入海夫其自川合海由海遡河回復言之悉指碣石以爲底止若謂九河皆爲逆河則不應每河皆有碣石也若謂一河獨有碣石而貢道偶自夫有碣石者而入則經之所書䟽道冀山正以碣石而識入海豈其河之無有碣石者不在䟽道之數乎此可以知其謂九河之末各有遡河者必不然也由此言之九河之合乃爲逆河逆河之口正並碣石其已明矣

而漢世言河者豈惟含逆河不言亦無有本碣石以驗河道者其得謂爲知古也耶趙商嘗疑九河分合而質之鄭元元應之曰河之分流正在兖界復合爲一乃在下方鄭知九之合一在河下流矣而不斥其合幷嘗在何所故孔穎達得以議鄭元之不知也夫博如鄭元而猶遺其所宿則漢儒之言九河者正如終日談射自謂有見而未識侯鵠所鄉不知譊譊者果爲何事也此無它漢儒之謂九河者非真九河也旣強取它流以應古目不惟不究其九而其謂九河者乃各隨所派以自入海彼於播九尚未知所宿自應不暇究知九而合一者之如何也而況能因碣石以討求河派乎且夫謂之九河則昔之一者今雖爲九要其正派決不遽塞則九派所該正派必居其一合今漢唐諸儒隨其所得河道多少枚數之以爲數而皆黜正派不數則亦近乎可嗤矣夫逆河固恐不察其理而碣石在經凡兩言之亦無有究其在亡以驗逆河之所奠者且然後知求九河於平地者之爲附會而碣石之在冀東可以信王橫張折酈道元之所共主者爲不妄也

十七　濟

濟水發源河北旣入于河而能南出爲滎自專一流綿亘究豫直達于海以意想之必其水力之大能橫衝大河使其東流隨之以南乃適可耳濟力比河不能十一二決無此理孔安國顏乃順經爲文謂其眞能截河橫度也孔穎達輩固已疑之而不能究其所歸則爲之說曰河濁濟清濟之南出也清是以知其能截河此其說似是而非今世兩水之交清濁未嘗不會固嘗見少變於多矣未見多變於少者也涇比渭差小於其會也則已曰涇以渭濁矣孰謂濟能亂河而南尚能復清乎詳攷之經知其所爲自北而南者其明不待爲此曲說也經之文曰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夫其爲濟而入河者禹貢書例之常也旣入于河而對溢爲滎以東出于陶丘之北者一時適然之事也以其異故變文以紀之曰溢曰出者禹貢書例之所無也學者當於其變而究義焉不當守常而妄鑿也且河自積石以至于滎其受水之多豈止百瀆異時不溢獨以濟溢何也古今惟晉地道志推其所以曰濟與河鬭泆爲滎澤夫鬭誠可泆矣獨不思鬭而能溢猶亂於濁而不失其清皆力敵而勝者能之度濟力於河能乎不能也故且謂濟之溢非一濟之力也伊洛瀍澗爲之先也經之叙豫曰伊洛瀍澗旣入于河滎波旣豬夫降水逆行其初蓋有不盡入河而散漫自恣者今也積石以東以泛水而入之河旣已多矣其在豫也伊洛瀍澗悉以水會河旣盈而濟繼之故溢而注滎也滎本平地濟無故道故蕩激爲波而越逸東出以放乎陶丘之北焉卽書法以想事理則經意甚該且明不待它鑿也且夫河之所容狹於江而水之來注特多於江至此而溢者滿也使鯀當之未必不求有以隄障其溢而強禁退之也苟其果出於此則滿者無所復泄正恐河播爲九當在滎澤而不待至兖也誅其所傷則耕桑成業豈海濱棄地之比歟禹於是聽其自溢而徐加順導旣可以分殺河怒而兖豫平陸自

應無患所謂行其所無事者非此之類歟

十八　濟

濟既南溢其下流遂深長徹海當時貢賦所經州境所書皆以濟爲斷而周官叙川於兖則曰河濟於豫則曰滎洛然則初雖通溢既成大川遂自虞夏以至三代列爲四瀆不見有言其塞且徙者至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鄭氏曰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地爲滎澤酈道元所言亦與鄭合然則滎澤在春秋時既可以戰則已不復受河而鄭氏之於東漢酈道元之於後魏所見皆同則可以知滎本無源因溢以爲源河口有徙移則滎之受河者隨亦枯竭益可以驗臣言之信也自桑欽作水經其叙載濟水自北入南以至達海悉符禹貢信如其言則滎本不枯而鄭酈二子書其所見亦已誤矣然臣有攷也河之南本無濟其有濟者自溢滎始今桑氏叙濟自成皐以下凡七折始至滎瀆已見其失又古義山南爲陽水北爲陽滎陽之名縣也以在滎澤西北故京相璠謂滎澤在其縣東南者是也今桑氏記濟乃反自滎陽北過則是滎陽乃在滎澤之南耶此其失蓋起班固矣固於滎陽叙浪蕩渠所始而曰其首受泲夫渠在後世爲汴汴在滎陽之上人力所爲也河溢爲滎而後河南乃始有濟則滎陽已上安得有濟哉此固之失而欽襲之也酈道元雖本桑書以爲經而時時有所駁正蓋亦其理不安耳至杜佑通典尤不以爲然曰東漢郡國志云王莽末旱滎渠涸濟水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河而南水經實知帝以後所撰乃云南過滎陽陽武冤句乘氏等縣一遵禹貢舊道斯可以見其不詳於是凡桑氏所叙濟水下流佑悉棄不録且謂漢以前郡國之以濟名者濟南濟北濟陽濟陰皆命名者失於詳考其說直謂滎澤既塞則不復有濟矣此其說不審之甚者也

十九　濟

按李賢注釋范史曰濟自鄭以東貫滑曹鄆濟齊青以入于海則唐語也樂史寰宇記曰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則本朝語也臣嘗攷之古史兵師報餉所經及詢諸今日嘗行其地者二子之言皆信而唐高宗亦嘗怪其時濟水與源斷不相屬而詢諸許敬宗矣然則滎澤雖塞其流固未嘗竭佑何以槩言無有也以理推之自滎至海地亙千里水行其間自成川脉豈以濟溢而有豈以滎塞而無第其受河而流委隨長可以該它水而直達于海故得爲四瀆之一滎雖塞矣數州之水猶溢滎下流故道而行者自若也禹嘗名之以濟而後世肯不以濟目之乎樂史曰菏汶合流故因濟舊名非本濟水其說蓋出於佑而佑不能以其所及槩其所不及也樂史雖能本佑語以爲言而亦不能究詳使後人有攷也兖豫之境凡水自南濟北濟以行者皆循濟故不獨菏汶顧菏汶特其大而可數者耳今世所稱南北清河者皆古濟流派而菏汶則其要會也陶丘以東適與菏會而遂分派會泗以注于淮者濟之至菏而分者也東北兼汶與之同入于海者濟之正派也此二者比濁河皆清故後世以南北清

河目之今南北清河皆在而菏汶故流未嘗竭滅又濟率並河河凡對濟而決或枝流入之則河水皆為濟水雖受河之口不專在滎要之派流常通古今則酈桑所書悉皆實錄佑因後漢一時滎口塞絕併與下流沒之以為無有雖其所考菏汶最為精要亦併沒而不言豈其指實哉故夫桑氏之失既引它水以亂其源杜氏之失又矯桑氏而絕其流二書者地理家所仗以為指南也今而若此其且并與禹貢無考矣

二十　濟

紀之水例以小入大則大得兼小不復存其故名矣漢之入江洛渭之入河江河之入海皆其例也今濟之既入而出也復得為濟者何也臣以為禹皆因事命之不自立意也且夫沂既合泗而後入淮但一泗耳經於道淮猶以其近沂而并稱之曰會于泗沂也漢之入江已變名為江而猶循方命之曰是為北江是為中江禹不自加合并也梁岐固為雍山而疏導與冀同時不嫌越境以附之冀則濟之溢河而還復為濟自禹貢紀實之敍不失其故焉耳豈用求諸深遠之地也至許敬宗之對高宗則准矣曰濟水自溫北入河而洑流從滎南出古者水官不失其職則能辨味與色潛合而更分皆能識之此不知聖經書法而妄以怪神言常道者也世間事有茫昧而無迹可推者固不能必其有無若夫有迹則有理有理則信之與誕無有不可推考者且使濟誠伏流則當於近河之北有一大澤迎受其來有入而無出則可以言伏流之所從入又於河南有一大澤不受河派而水自地出則又可以言伏流之所從洩今書之敘濟也曰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之北是其於河明自北入已又明自南溢而下流乃注于陶丘之北雖古今源口或有移徙而迹道歷歷可考則安得而言伏流也此其初皆因濟既入河合而復分與他水異世人不究經之紀實全在溢之一字於是始疑其合而不可復別也則為說以文之曰是有伏流焉故入而不混也已而又思濟之入出具有明迹而無有所謂潛流地底者則又為味辨之說以文之說而至於味辨則實同一流而名以二水皆不慮人之非議以其無迹狀可執故也然亦有不掩者使誠伏流耶則濟必潛行乎河之地下而汨出於滎之地中河濟自不相混固無事於味辨若其全派入河河大濟小不知如何橫屬北南而能不與河雜乎則又安所施其味辨也此其理不難見也然自此兩說者起交為黯暗而凡水迹理俱泯泯矣正使流委全不相入而中間曠絕至數千百里之遠皆可合異為同何也其源委不接者可言伏流而地里絕遠者曰本味可識也此其為說甚巧且容可以杜絕議者而實無其理也古今地理家以及佛老子之徒方技外域之記借此兩說以出怪神者多至無筭正可置之勿問而已至其施之濟沇潛黑水三江則於經有礙不容不辯

二十一　菏

臣既病論濟者紛紛無宿於是本經以求諸史廣證博考然後知桑欽敘濟自滎澤以上誤加七折者乃後世之計

源也（闕汴改）惟於禹貢無所發明故別設後論以著之臣獨怪夫禹時既未有汴如兗青貢道徑趨濟以達河是可明矣若夫徐揚自江海淮泗而下固可交致至於自泗以上無汴可浮則其道必當由濟乃得至河今其間顧有不然者孔穎達固已疑之而不得其說此亦經之大旨繁也蓋兗之敘貢曰浮于濟漯達于河是濟之入河可以自致者也至青則曰浮于汶達于濟達濟則河自可至雖河亦無書可也揚之貢雖沿江海達淮而臨淮未有隨汴則以達泗爲至亦其理矣至於徐之貢道由淮入泗則泗固可通泗不接濟則與河絕如之何其可徑達而曰浮于淮泗達于河也耶臣嘗深考之矣此時不獨未有臨淮之汴雖彭城之汴亦未有也臨淮之汴即今泗州隋渠唐及
本朝因之者是也彭城之汴即大梁東派正名爲汳而分流爲獲睢至彭城之北而東向以入于泗者也鴻溝西派先東派有之而史遷尚言出於三代以後比之汳獲其自彭城入泗者最爲後出則禹時決尚未有也然則徐既浮泗其向北而上必再有一水乃可達濟而與冀河相及此時既未有汴固不可自彭城之西而直達于河且泗水以上又未見有水可以達濟而經亦越濟不書不知徐貢何以得與河通孔穎達遂爲之說曰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泗當浮汶入濟以達于河此絕誤也泗不通汶使誠入汶當如荊梁中間陸行之例書逾沔逾洛以實之今徑言達河則知決不踰陸浮汶也然則徐之淮泗此時西未有汴東不通汶其入河之道竟不可致耶蓋嘗究求久之乃得兩說其一班固志胡陵別出一水自名爲河正引徐貢淮泗達河之文其一許氏說文因菏立釋亦引徐貢本語而曰達菏不曰達河二者雖異臣嘗考之而皆以經之菏水爲達濟之因也夫惟菏河之水南既可以接泗北又可以上濟於是即江海淮泗菏濟河次比言之其序由南而北悉相灌受無復間斷而書法所及已言者不復申言截然一律此經書法所謂簡而能該者見矣苟不察徐貢達河爲菏河之河而遽以爲冀之南河則越濟不浮水道既謬書法亦紊矣故夫讀經者不與讀史同趣研味乎一字而周揣乎凡例然後無失此經史聖賢之分也

二十二　菏

經於道濟曰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於兗州曰道菏澤被孟豬陶丘之地於漢之郡國爲濟陰爲定陶於唐爲曹之濟陰縣於
本朝先爲興仁之定陶鎮後割置爲廣濟軍菏澤東於濟陰百里而近巳而下流歷呂邑金鄉東緡數縣乃達唐單州之魚臺（漢山陽郡之方與縣又胡陵湖陸地也）魚臺者以魯觀魚于棠名之又東南流乃始合泗而變名爲泗以至入淮不復更名爲菏此其源流自北而南可致者如此揔其凡最言之此一水者蓋上分濟派下注淮泗是爲徐揚通河之道則徐貢因濟達河此水正其喉襟也如許氏之說徑以達菏爲正則從定陶分濟之初言之是爲極其源本於其水道既徑且盡若必班固之立河水既在胡陵而所書菏澤乃在定陶則胡陵之上復應遡菏以行經東緡金鄉昌邑乃至

定陶以達菏澤比之許氏達菏之道中間更隔數邑水逕未遠即微其於敘事稍爲回曲不若許氏達菏之徑也今臣於經姑無關菏河異字而知其同爲一水則揚徐貢道自泗而上有水可以通濟旣不必如孔穎達所言假道逾汶而迂指青州之境又不至越濟不書而徑達其河以紊一經書法則二子所記皆於經有補者也雖然許氏達菏誠爲有理而自遷固以及孔安國皆先許氏而生至敘釋徐貢悉以達河爲正不知許氏晩出何所受之故臣特引其言以存古亦門五郭公之義也至桑酈之敘此水也源流首末皆可通之於經而菏荷河三者更迭以書古字多轉借至用如洪水之或爲鴻滎波之或爲播異偏旁而同意義臣於是疑菏荷河古者通爲一字則不亦害其爲一水也

二十三　菏

經之道濟曰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則陶丘先有菏派而濟第經行其地如萊蕪先有汶水而濟往會之文意甚明也諸家謂爲濟水分派則是菏自濟出非濟至之正與本文不合又濟至陶丘之北又復轉東乃始經菏則菏當自他方來與濟會於定陶乃爲契合臣於是得說於樂史所記寰宇書焉濟陰有山是爲菏山菏水西自考城來屬而考城者於汴京爲東於濟陰爲西而濟之正源未嘗一逕考城亦可以見是水之自爲一派而濟來會之甚明也水經以此水爲五丈溝而五丈溝者即近世命爲五丈河而開寶中改命以爲廣濟河者其是也太平興國中割定陶一鎮爲軍而名廣濟則又因水以爲之名此正菏水首末也夫

本朝之於是河也雖嘗引京索蔡三水架汴注渠徹曹鄆單以通京東漕路也若其迹道則自禹時固已有之然則是菏也來自定陶之西而合濟於定陶之北已而遂爲菏澤而經魚臺以合泗入淮其源流明著如此臣謂有菏而濟過之不其確歟許氏釋泗曰泗受泲水東入淮夫菏之已合乎泗也經以爲菏不以爲濟許氏猶本其所受言之其知源委之真者也若班固之謂河水者下雖可以通淮而上源更須一轉乃及菏澤若菏河不同字則許之於地理比班氏尤爲詳審也

二十四　九江

謂江至荊而九者自孔安國始其後班固之志地理應劭之釋漢志皆謂江至廬江尋陽分爲九派大抵漢世所傳一律也至張僧監尋陽記方列九名曰白曰烏蚌曰烏白曰嘉靡曰畎曰源曰廩曰提曰菌也樂史寰宇記李宗諤九江圖經亦皆本僧監所記以爲此九者分流於江鄂之境而張須元賈耽所記名又特異張曰三里曰五洲曰嘉靡曰烏土曰白蚌曰白烏曰菌曰沙提曰廩皆分於鄂陵會于桑落洲賈耽則曰江有八洲曰沙曰人曰九江曰葛曰象曰烏曰感曰蚌此八洲者曲折而與江爲九其說之無定如此然鄭氏在漢已不用孔說曰九江者廬江之尋陽山谿分枝散出而合于大江者也臣合數說評之孔氏之說諸儒不惟宗之又且設說求合者意疑其時近古江

流尚有迹道不著亦應以博士親見漢家圖書讐定地理固可類見然鄭之距孔世數相後止一二百年未論其時江尚為九但迹道半存豈肯別取枝流小水以應塞經文耶以此見孔氏分九之說無據甚明也若夫尋陽記作於置郡之後孔穎達輩雖不敢廢亦以其從來非古不肯堅信則承襲成誤不足多辨矣特不知張須元賈耽或謂九派各有其名或𦙶言入洲合江又何所本也若雜數沿江枝浦雖參加而至千百愈取愈有何但九派入洲而已夫數說者既皆不可據信（如此以本）益疑江本無九而出於後世之牽合是以若此其支離也若夫鄭氏之說九小江者正應九江之目孔穎達頗以為然於是順飾其說曰江南人呼水無大小皆曰江或從江分或自外來皆得名江有意乎以鄭為是而實不究其本也南人呼小水為江特後世語耳古何嘗有是與經白岷江以外無稱江者漢水之大幾與江埒其未入江也止得名漢不得名江安有尋陽閒九小流者方趨江未至而肯以江命之乎不獨江也淮河濟三名者惟其正派得之外此無有混言者濟之於河猶不得附借其名而江漢分枝僅得目為沱潛其嚴於名稱大抵如此孰謂此九水者方望江未至而得列九名以與四瀆參大乎且又有甚不然者經於導江之文曰過九江至于東陵藉用鄭氏之說委曲為辭則必曰過者謂九小水橫比入江江水衝過其外尚可說也至其後又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則又何為者哉同是一江其水悉經九小江而下至其下流一則自此而之東陵一則自此而之敷淺原安有此理若兩存其說則禹貢所載亦幾於自相違異矣又況東陵今世無有定地而敷淺原既指今德安縣一山以應古文則江水何緣倒流百里而遥以過其地此皆理之可以推知其失也

二十五　九江

江流枝分為九孔氏首倡其說而驗之大江在漢巳無其迹於是有不主孔氏而它求者如鄭氏九小谿之說固君其一而其源流乃太狹近故地理家所不遵信則又有別記者見並江上下取水之壯大者以為之言劉歆曰湖漢九水入于彭蠡是為九江則其一也近世晁說之氏雜引山海經博物志水經地記而斷以洞庭應塞九江又其一也此二水者於並江固為特大亦安知古來不以九江命之歟然經之九江敘於岷源之下此二水者其源各有所受洞庭之源即今之湖南凡水皆是彭蠡之源則該奄江西皆不與岷源相入也沅鼎雖與蜀郡而巴黔中高水自不通又武陵雖有澧水李吉甫亦指摘以為禹迹然其源自出武陵充縣不受派泯與經文不合世共知吉甫之誤也然則主經之岷源以為宗本而驗其派流所入則洞庭彭蠡雖比它水為大安可斷經文正源而參入岷派以名九江乎又水經所敘洞庭受水有微資湘沅澧漣瀧洣瀏瀉瀆不止九派亦不可損多就少以應九目而經於江派自岷至海山川所書不過八名其曰匯者即彭蠡矣而又可於上流更以彭蠡為九江也乎此皆可以知其顯誤者也然則合是數者皆不得以為九江則經之九江將安歸

乎曰漢世近古其謂江分爲九則經語無之而謂尋陽之江爲九江者以其時世致之則近古以九州疆境致之則尋陽尚隷荆不隷揚也豈可於去古甚遠之世易其地而定之乎

二十六　九江

九江名郡始於秦皇華於漢高復於武帝其後王莽以名豫章隨人以名尋陽其命名之因雖皆祖本禹貢而郡之所置不一其所後世不可謂其名稱近古而執言禹貢九江當在其地也秦漢九江盍在淮南而皆治六六今廬州之壽春也夫其沿淮置郡而借名於江當時亦知江之不與六毗矣徒以禹迹可尚姑借僞邑名稱以爲觀美則事非覈實無足據考至於王莽易豫章故名而九江命之意其必有確見可以刊正秦漢借寓之誤及今攷之水經則知其所從更易者劉歆實爲之也歆指彭蠡以爲九江而彭蠡又豫章之寖故使莽名豫章爲九江者歆也獨不思彭蠡即匯也匯與九江自是岷派中兩名不應重出而又中隔東陵如之何其一之此歆實誤莽而後世又承歆誤也至於隨人以九江而名尋陽則專用漢語無有它說自孔安國時已言江至荆州分爲九故地理志於廬江之尋陽曰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而司馬遷之觀九江亦於廬山乎求之合漢世知古者其言多同故九江之在尋陽後世主信者多也晉人旣割廬江之尋陽武昌之柴桑此二邑者置以爲郡而命郡以爲尋陽矣隨人第聞尋陽之有九江而不察晉郡之尋陽非漢縣之尋陽也則遂正以今江州所治而命其名曰九江也夫其展轉相因壞亂名呼雖三四變易而多用孔班司馬三子爲據則其謂九江者宜爲禹貢之九江歟抑皆漢世之謂九江者也此以遠古而難意斷者今姑以州域經文合論則秦人所名之郡郡治六六在揚劉歆王莽以名豫章則以彭蠡彭蠡亦不在荆而酈氏所引水經地說以洞庭應塞其目地雖在荆而源不出岷皆的然不可爲據無已則以隷屬尋陽爲正且用漢世通語貴不至於大悟然世遠簡編中絕不與禹接臣實未敢力主以爲眞確也且居今論古未說禹迹若晉隨至今豈其使至聽絕耶今其命郡首末與夫城邑徙移亦自紛雜難辨盍漢之尋陽在今蘄春縣地於江爲北故班固得以定著其文而曰九江在南也晉置郡而名之尋陽者雖采漢縣名之其地則已越江而南非漢舊矣若辨方以言則漢謂九江者顧在新郡之北隨人第知因舊地舊名以命新郡雖九江故目夾江分受於漢志未爲失實而差池貿易已不勝紊矣今人乃欲於簡編不接之間而執驗禹貢山川名稱迹道如之何而必其無誤歟

二十七　九江

江旣不派爲九則九名之所從起獨奈何曰古人命物以數不曰必以數數而應乃以命之或時意自有主不可臆必也堯以四岳命官其對荅聞又有師錫僉曰等語則似四人無疑然考之舜典九官十二牧并四岳數之正得二十二人始知四岳者非四人也其僉曰師錫乃合佐貳言之也三苗之竄又居三危杜佑亦嘗謂苗族分而爲三矣

然經數四罪以鯀共兜配三苗爲四則是以一有苗而三苗命之今去古遠一苗之名三苗不可臆度矣況苗民未嘗分三則經文甚明也又如當時大臣之尊者爲百揆豈止百人而共居此官也耶以此參較九江之所以九其剏意立義不敢強推而其決不一流分九者則爲經之書河以播九爲文而九江無之故得知其非九也且岷江一派九江據其上三江承其下皆有數可數焉者也九江之所以九經無明文而三江爲三雖南江易據以論而中江北江經嘗分命其方而暨究其實元無異派則九江也者豈眞有九道乃始名九也耶此其同爲一岷派同一書法最切近而可援比者也又如太湖一湖而得名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得名九澤晁氏謂未易可以必其得數之因其說通也晁氏主洞庭以爲九江誤矣而其論一江之爲九有據而非鑿說臣有取焉且經於導山川書逾者一自荊逾河是也書過者洛降三澨沮皆一而九江獨再皆禹自記其所經行也若使此九江者眞爲九枝禹安得每行而輒徧歷之若以爲禹歷九派而徧蹤焉則不應言過以過者無所留行非溝洫間盡力之義也此又理之可以意言者也

二十八　　三江

諸家之論三江多矣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爲三以入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班固曰南江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蕪湖東至陽羨入海又一江自毗陵北東入海韋昭曰三江謂吳郡南松江錢塘江浦陽江虞氏志又以爲松江於彭蠡分爲三其說亦多如此皆不經也孔氏以江自彭蠡入震澤此全不知東南地理者也彭蠡之匯于江距震澤千里而遙又大江古無通吳之道彭蠡既會於江亦未嘗分而爲三虞氏之失與孔氏同班固之言於經無所依承而泛取凡江充數既不足據韋昭之失亦猶固也近世臨川王氏又爲之說曰三江入海其一自義興其一自毗陵其一自吳縣三江既入則水有所洩故震澤得以底定此其意以震澤底定綴三江既入之下既者已事之辭故以底定而本之既入是亦一見也然經之書既雖可以知其爲已然之事而凡下文所書不必與上文繼續也且即此三江上文較之不嘗曰彭蠡既豬陽鳥攸居矣乎若以陽鳥攸居本於彭蠡既豬不知陽鳥所容其能幾何而必待彭蠡之豬乃適得遂乎又如弱水既西涇屬渭汭弱水涇渭邈不相及如以辭而已則涇之屬渭其待弱水既西也歟此皆泥而不通者也考之於經固自有三江之文於導漾曰東爲北江入于海於導江曰東爲中江入于海孔安國順經爲說曰有中有北則有南可知顏師古宗本其說遂明著中南北三江其說皆本經矣而安國不能推三江以達於經乃謂彭蠡可入震澤後世因其一誤而併不之據也近世惟蘇氏即中北二江之文以求三江遂以豫章彭蠡之江南出而北會者指爲南江以足三江之數是說也於地則有考以經則相應最爲條當而其所以分三江者又求之經文之外故學者信矣而不堅也

二十九　　三江

經於導漾曰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

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此北江也於導江曰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此中江也有中有北而未嘗有南經遂以三江揔之者省文而互見者也且經之言曰東匯澤爲彭蠡東迤北會于匯是二語者其非附著南江以槩其所不書者歟夫其同爲一水旣別其北流以爲北江矣又命其中流以爲中江矣而彭蠡一江方且自南而至橫衝兩流與之廻轉而得以名之曰匯參配北中與之均敵而得以名之爲會則是向之兩大者并此爲三矣當其兩大則分北中以名之及其匯會而鼎錯於南則辨方命位而以南江目之不亦事情之實哉且會匯之地雖名彭蠡而上流鍾爲鄱陽大澤者亦彭蠡也究其源派則合江右數千里之外在焉挈度其力雖不及江猶倍於漢漢之力尚得抗江而分中北則彭蠡匯會旣能兼敵江漢豈應不爲南江也哉蓋禹之行水致力於其所不得不治而舍其可以無治其後山川之或書或不書亦皆因之於是嘗經疏導則有甚小而見錄者矣無所致力則雖甚大而亦不書蓋禹嘗大會諸侯會稽又嘗因導山而至衡陽是嘗經疏導則有甚小而見錄者矣無所致力則雖甚大而亦不書蓋禹嘗大會諸侯會稽又嘗因導山而至衡陽是瀏河洞庭者禹迹皆嘗經行矣以漆沮澤灃澗而比瀏河洞庭其相爲大小豈不倍蓰千萬而至於無筭也歟而瀏河洞庭反不得書亦以其無所可記焉耳南江源派誠大且長正以不經疏導故自彭蠡而上無一山一水得見於經而況得比它水自始至末特立一派也歟夫江漢惟其有派也故派在北者中者皆得因其方而目之曰此北江也此中江也今江右之水元不立派則亦無方可命於其合并江漢而以匯會名之使天下因鼎錯之實參北中之目而南江隱然在二語之中此所謂聖人得書之體者也雖然此之經語於事雖該其辭則簡且其並孔蘇之說揆其簡以及於該恐聽者之不昭昭也則又於先秦古書有考焉而三江者決不可誣而之它也職方氏之敘九州也在揚之川爲三江以今川派言之江漢之會在夏口夏口古荊州也彭蠡匯會介湖口彭澤兩邑湖口彭澤古揚州也方其在荊未有彭蠡則但稱江漢及已至揚而江漢彭蠡悉相參會則實以枚數而謂之三江考之禹貢所書與今特所見皆順協無異則三江者其爲江漢彭蠡會合之名何疑若如後世之論以漢江不在三江之數則經之明文如中江北江二目者旣無附著而又職方每州所書之川凡源委壯長者皆無所刋遺而江也漢也自禹至今由荊貫揚未之有改使揚境而誠別有大水名爲三江則江漢至揚比荊益大豈應棄不省錄此皆可以理斷而況六經所記互相發明如是其察尚可昧乎

三十　三江沱潛

緣經生文立南江以足三江者倡於孔安國和於顏師古而發明於蘇氏蘇氏旣立此義不主經文以實之乃疑實合爲一而名別爲三無所執據於是采前世水味之說以爲合而可辨者味也此其一之可以名三者也味辨古有之許敬宗嘗以論濟則蘇氏之說亦古矣然江漢蠡衝波

相蕩凡數千里其能彼此自潔不相混入乎若並經所書各以其方辨之一語了然無可疑者況經文明有其比歟積石之河天下一耳經嘗主冀而命其方故自豫而入者則曰南河自龍門而濟者則爲西河夫河曷嘗有西南哉一河而可分南西則此雖一江而北中南分命之正紀實也而何疑之有漢儒之述王制也因南河西河而推之以槩其所不及故又有東河之目後世循焉則孔顔二氏因北中以槩三江經文甚明又與漢儒𠞊東河以補綴南西二目者其指與事悉皆參合無捂則又益有依據矣蘇氏既主味別之言而荆梁二州皆有沱潛又會孔頴達輩有言曰沱潛發源入荆合流而分猶如濟水入河而復出也蘇氏遂以實其味別之言曰與荆相去數千里非以味別安知其合而復出耶以理言之水合它水而必雜則味經遠地而必混無有合而可別之理也水名之同者多矣漳沮二名天下不知其幾會其立名之初適耳豈可以名之偶同而設說牽附必使之合爲一水哉況孔頴達引圖記之謂沱潛者究考其實皆末流入于江漢而非江漢之出與古語不應疑後人喜經之有此名也而冒稱之不可究窮也爾雅之言曰水自江出爲沱自漢爲潛則凡江漢下流枝派皆得以沱潛命之如水自河出爲灉故青有灉沮之灉而後世亦以宋水之受汳者爲灉不限一水也江有沱之詩始曰沱中曰汜終曰渚三者展轉變稱皆取聲協亦可以見其不主一地不專一名也是皆可以類推者也然則凡水之出江漢皆可名以沱潛則沱潛云者乃從江漢下流得名耳今兩州皆言沱潛既道蓋作經者甚言江漢之底平也故以沱潛循道記之其意若曰不獨其上流治其下流亦治云乎而何必指其處爲沱爲潛也

三十一　三條荆山

沱潛荆梁適皆有之諸家遂以爲同一水而分合乎兩州已爲傅會矣至於荆之爲山雍荆適皆有之諸家遂欲貫而爲一其說曰荆山一也而有三條孔安國微有端倪而班固地理志明曰北條在馮翊懷德縣南條在南郡臨沮縣此說鑿矣而經之導岍導嶓皆嘗明有荆山故猶有所附並而爲之言也已而馬融王肅又廣之爲三曰岍其北也西傾中也嶓冢其南也夫荆自西傾以至太華凡所序之山才舉荆名其何據以附只三條之數也至鄭元則又增爲四列以岍爲陰列西傾正陰也嶓冢爲陽列岷山至陽也此四列者又出乎三條之外臣嘗反覆求之了不見此數者於經有所傳著而此異論何爲而起也已乃詳讀導山而至逾于河讀導岷山而至過九江二孔皆意山勢連延能越河江然後知其謂二條者本地脉以言之也地脉之見於史蒙恬因嘗及之然以其說而驗禹貢本指略無幾微相關今其論之出於此也直謂荆山兩見遂如沱潛之類必欲求說合而一之耳自經之外臣所不辨今直以其說之出於經者而還以辨之經曰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孔安國曰衡山連延九江接敷淺原一名傅易山在揚州豫章界是說也孔頴達北荆逾河之論欲與之相

態也然既以為山脉能越水而過雖江河不能絶矣而衡山者古今皆為衡嶽傅易山者在今蘄江之德安縣使九江如安國之言審在尋陽則衡山傅易二山皆在江南固無所施於越絶矣若如鄭氏之說以尋陽間九小谿者為九江則漢之尋陽乃在江北衡山傅易又皆隔江苟獨山脉絡欲貫傅易亦何用北越大江而横穿九小谿者已又南絶大江以與傅易山合耶其為迂曲如此固已無理而亦何預治水而書之於經以啓後世怪神之論耶此皆可以決知其理之必不然者也

三十二　　三條荆山

三條四列紛紛無宿者皆以荆山兩出之故也而經自兩荆之外山無同名者乎徐有蒙羽梁有蔡蒙亦兩蒙矣自古及今不聞有言其脉絡相貫者諸儒不能以類通類而獨於兩荆曲說何也聖人之經所以萬世尊用而異端奇說終不能勝者以其通古今而常然故曰經也禹貢之書自今觀之則曰此神禹之迹而聖人之經也其在當時正以治水訖役而記著其事以貽方來猶今世有所興為隨而識其首末焉顧其策畫高遠書法嚴重則後世不及要無一事不本於人情而何必求諸怪奇茫昧之地乎九州之既同也禹既以山川各附其境矣然恐其州自為丈源流不相屬則又别山川而序之川則自發源以谷至其方之海山則凡其經歷疏治皆聯貫以書貴有攷耳今其叙冀雍之山也曰導岍及岐至于荆山踰于河者禹記其自荆山既事而越河以東復致功於冀境者然也類而言之下導水之謂過九江過洛汭過降水之類皆其義也而安有山脉踰河之文耶孔安國記於導嶓冢之下謂並連延以迄九江之衡山也是將以始終夫山有條脉之論也至經於導江之下亦有所謂過九江者究其上文乃江沱澧三者皆水也而曾無一山可以言過安國於此因遂無所容其節說而孔穎達亦不能終附安國遂平心而為之言曰禹之導江經歷此地故謂之過至理所在有不容以鑿說汩亂者其此之類歟經於冀州曰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此其用功之序也壺口治矣而後及梁與岐梁岐治矣乃及太岳梁岐雍山也河之西南也太岳冀山也河之東也當其梁岐已治而越河以東加功於太岳故其導山亦曰所謂踰于河者蓋禹自西絶河而東也一語及禹而理便事明無勞外引地脉辭費而經背也且夫山静而止其所豈其可導其所導者山間之川也即所謂濬畎澮距川者也山間有川既因疏濬而達于大川矣設使對入之岸别有水派則其向背曲折别是一脉何用越大川而覓其所歸耶則荆山脉絡越河與否自於導山全無參預理之必然無可疑者亦猶記貢之語主物而言則曰浮其逾某者貢物浮且逾之也而可謂水若山能自浮自逾耶其理可以類推也

三十三 漢

山水之名稱迹道隨世變易固不可主一據以爲定至於漢之源必爲漾發流之山必名嶓冢入江之地必近大別經嘗明書以詔後世使無此山此水則已如其有之決不可掇而之它也今桑氏水經曰漢之源爲沔沔出武都沮縣不出嶓冢也已又別出一條始名爲漾漾至隴西氐道有山爲始名嶓冢嶓冢之派又東至武都沮縣始爲漢水而此之漾漢乃絡蜀爲派經葭萌劍閣至巴之江州入江名與經同而其所謂漢非經之漢也此其說之分於經也逮夫經之叙漢曰嶓冢道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于彭蠡夫嶓冢滄浪三澨今爲世傳所亂未易以筆舌折衷然天地東西之位亘古今無易也經叙漾漢其初流東已乃轉南既已入江則又東下其位置可考甚明也以今漢派言之自漢中至武當則皆東也自襄郢而入于江則南也自合江而達于海則又復爲東考定其方則夫水道之與經文古今悉無二致而又大別小別春秋時吳楚嘗陳戰其地則此水之爲禹貢漢派古今知之更何它疑哉至於水經別出漾水以爲西漢者自氐道發源至武都沮縣既已得名爲漢矣使其眞爲經之漢派則自此便皆流東乃與經應而乃有大不然者自沮縣以至葭萌五六百里水皆西南以流其偶有一折而東者百不一二也經謂滄浪之水縱無定著而西南流之不可指以爲東也必矣然則經以流東書之而此水乃自西南其鄉其可認以爲經之漢水也乎況下流之謂大別者今漢陽誠有此山而西漢之合岷江雖後世傳會差謬之久亦無一山嘗有飾名以爲大別者則水之所向山之所麗悉與經背其尚可指以爲漾出之漢乎經雖嘗因梁州貢道有逾沔入渭一語自此以外所謂沔者絕無旁證今不據漾漢之具源委者信其同爲一水而別摭逾沔一字翔立水派乃至分漾漢而二之姑無問大禹桑欽之孰可信也第以世數先後斷之孰爲處世傳未訛之初乎而直爲此昧昧亦已左矣

三十四

古來第有漢中襄漢之漢何嘗有興利閬黎之漢哉周官以荊川爲江漢詩以江漢爲南紀春秋之漢東漢陽江漢沮漳齊威公登熊耳望江漢皆荊州也雖漢之發源在梁州正北故有岷嶓既藝著之於梁然此之嶓冢即漢水發源之山當在今興元水派東流之地而非西都以後謂爲西漢水者之地也況博稽前載今世之謂興利劍漢等郡其川名水道凡因事而見之先秦古書者未嘗有一語而及漢水者是敢斷言其記也然則其誤何起曰是有始也漢高帝之王南鄭也即漢中郡名命國爲漢而漢中之所以命郡者亦正以禹貢漢水立名而禹貢漢水乃今興元洋金以下東注而合於經者是也此時未有興利閬號爲西漢者之派之名也帝嘗資巴渝兵力以定三秦既得天下乃置郡乘鄉而名曰廣漢以寵光其地其曰廣漢云者則以詔大始封國境爲義如武帝徇揚僕歷閩之請而使

其家待在關內之意綦其立名非用漢沔起義甚明也自
廣漢之名跨劍利以南而西都之世不究其本遂有誤認
嘉陵一水以爲漢水者班固仍襲其誤因又明載之志曰
水在武都受源於氐道而過夏入江者是爲東漢出西縣
而南入廣漢者是爲西漢東西漢既已對爲之名矣則又
因其水之所原而名山以爲嶓冢因其流之相近者而命
之以爲潛水傳習既久至於桑欽許叔重輩皆祖本其說
以爲誠然於是禹貢之漢不得爲漢而遂爲沔漢水發源
之山不得爲嶓冢而西縣之山實得名之其誤已著至於
今之雍州並西漢水名之誤而秦州又與武都相去不遠
例皆有山名爲嶓冢則與古漢全不相關放此類具言之
沿流而失本真固有不勝其辨者矣且漢嘉漢壽漢源漢

初漢州皆管即漢以爲之名世儒因其有是名也而反舉
末證本曰古而無有此水則安得此名也抑不知是名者
其在未名廣漢之前耶抑循沿其後也若因廣漢名郡而
移其誤於水因水名之誤而移其誤於郡縣則其剽襲後
先之間一言可判而何用胥議其末耶

三十五　　漢沔

沔之在經惟因梁之貢道僅能一見而源流漫不可考孔
安國曰水始出山爲漾漢上爲沔地理志漢中有沔陽縣
顏師古所釋正與孔同至桑欽叙漢截自西樂城已上爲
沔度水口以下爲漢頗與孔語合此皆事理相應而可以
傳信者也張湯之主通褒斜也其說曰褒水通沔斜水通
渭皆可以行船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
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漕括
此而言則褒斜兩間水絕山阻之交須車轉乃通者即經
之謂逾沔入渭者矣而建議者乃遂以南陽之水爲沔則
又漢世沔漢已雜之語非古語也亦猶江夏之沔乃在漢
水末流將合岷江之地則豈與古語謂漢上爲沔者相應
哉若夫梁之貢道於浮江使而浮潛逾沔則若甚迂而偏
此習山川孔道者之所疑而其實不然也聖經書法與後
世不同經貴簡雖簡而事理無所不具固有書例相貫越
數州而互相發明者九州之貢道皆是也此之梁貢其實
江潛皆浮然其書潛道江者荆州貢道在前而可因以見
也荆之言曰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夫江沱之
可以浮漢逾洛之可以達河因荆之所有而亦梁之所共
也梁賦之近北而不可浮江者既載之州叙之末所謂潛
沔渭河者是矣其南道之可以浮江者荆既先之則梁次
乎荆不待申言通禹貢九州書法以莫不然非於梁獨爾
也使不熟於經者見之必驟駭以爲不然而經例可攷也
冀之爲州彊境闊而賦入多大河周其三面則賦之自三
河而入者爲不少矣而經皆不書特書其北道所入而曰
夾石碣石入于河言夾右而入河者自海北而西趨乎河
是故以碣石爲右也是有以見其爲貢之北道也然其北
賦則書矣顧虛其東南西三面不書賦道所入者豈其無
賦可輸乎因它州達河之語而不以再言亦猶冀州不言
四境顧以旁州之境爲境是亦一例也雍之貢道有二其
自後世西涼朔方而來者不與它州同道則特志其詳而

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其自後世關中以達者其入渭亂河與梁同道梁既先已言之則雍遂致略特曰會于渭汭而已夫初無所浮忽有所會若非因貢道於書梁之前則全無事始矣兗之達河也以濟漯既書達河於兗矣至青第言達濟不更竟之於河其後徐貢則又止於菏揚貢則又極於淮泗正惟淮泗菏濟得相因以達於河故書其無所因者以張本而削其有所因者以省文聖經之法簡嚴例如此而人或不能通之於一書也若謂書達濟者真止於濟書泗菏者真止於泗與菏則夫九州之貢多有不達帝都者堯豈誠別設一官而受之中道耶無是理也若其水道相灌則濟論既已具矣

三十六　弱水

自漢武帝後西域始通中國兩漢諸儒並附雍境以西而言弱水者大抵兩出西域傳條支臨西海長老傳聞有弱水西王母一也地理志金城臨羌及張掖刪丹弱水之所源委二也就二者言之條支弱水其時以爲傳聞未嘗親見則信否未易輕判至金城臨羌雖班固之所定著而亦絕無參證豈以臨羌之地有山而名崑崙有石室而名西王母[illegible]水附著其間也耶不然何以一無旁證也若夫刪丹弱水起於桑欽前乎欽者不聞其說不知欽於何受之而於水經併指居延一澤以爲流沙也酈道元因之又爲說曰流沙者沙與水流行也杜佑說亦本欽而賈耽特致其詳曰水逕甘州甘峻山過合黎合黎水名也亦名副投河亦名張掖河在州之西居延海在東北書云西被于流沙即此也臣以此數說者槩經而考地理其誤凡四也經叙聲教所極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夫其舉流沙而對東海正以表聲教之能極西也則凡禹迹所奄不應不以包括於內今其指張掖居延以爲流沙即是棄外積石而蹙狹聲教古人述事其決不肯如此遺失也按李吉甫元和郡國志有大積石有小積石其在西南羌中首受于闐河派而爲之源者爲大積石李道宗之討吐谷渾也曰柏海河源古未有至者李靖強之使往道宗自其王庭西行空荒二千餘里疲極而至柏海然後僅得遠望積石覽觀河源而還此之積石乃始可以當大禹導河之始若小積石即唐人用以名軍者乃在河鄯之間尚遠在玉門陽關之內禹迹不如是其近也於是以大積石而較張掖其地望益西餘二千里段紀明擊燒羌出塞四十日而後至之則是矣且夫爲方舉聲教極西者以爲之言不應遠含積石而近指張掖則知欽輩謂弱水流沙之在河西諸郡者其非禹貢本真無可疑者其誤一也經之命方率該天地言之四瀆自中國入海故其流皆東至黑水合海則在交趾故變文以紀之曰入于南海以類觀類則弱水既西其必於四海爲西而非一水一折之西理甚明也今班固指金城臨羌以爲弱水在焉而絕無源流不與它水所敘出何地而入何水者類例相似故諸儒未嘗宗本其說其誤二也諸家通用桑欽以張掖居延爲流沙而旋於居延近地求其水之或西者以應經文故因張掖有河嘗稍西北也遂傳會以爲此之西

流者即弱水也賈耽從而實之亦曰合黎水在甘州之西北也此其所以共命弱水之由也然以唐史考之張掖河源出合黎山其始固嘗西北以行已而傍河堧而下乃皆東北流則惡在其爲旣西耶經以四海命方爲西而北乃以副援小流一折偶向西北遂用以應塞旣西之文豈其理耶其誤三也許叔重謂自删丹西至酒泉合黎則又益誤蓋張掖水旣不可西而酒泉諸水又悉入河蹙其東下乃至張掖許氏但欲傅會西流以應經語不知張掖之水旣無倒上酒泉之理又旣上酒泉更不言流注何地此其誤者四也

諸儒亦知經於流沙弱水皆嘗主西爲鄉故其爲說未嘗不於西域乎求之卒其不通者患在限雍州以求西而不能廓四海以求西此四誤者之所從起也自漢以後言地理者亦疑張掖之水爲不應矣故志隋史者旣仍前語紀弱水於張掖而又別出弱水於扶州其意蓋欲並堯都以求正西理則是矣而於古記絶無並附故談地理者不主也唐史東女國居康延川其城下有水南流又小勃律居孽多城臨婆夷河史家皆以弱水命之此其辨方正位比漢儒之指張掖則差有理然亦無所歸宿也東女於唐在吐蕃正西其境東接茂東南屬雅小勃律雖在吐蕃西南去蜀亦不甚近故其酋詒書唐人曰勃律唐之西門則其迫近古梁州疆境旣已可見史又明言其水南流是殆樊綽蠻書中南流四大派之一者因其介雍梁而鄉南海命爲黑水則有其理矣若舍南流不證而強以爲西流之弱水則其理之必不然者也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爲其四方之皆有海也而九州之川隨所鄉以歸其海故黑水之南四瀆之東後世知此之東南者大地之東南也而獨至於弱水之西顧不濵西海求之而散漫它擬其能當理而協經乎古語曰禮失求之野非野之足信爲其所從傳者之古也諸儒之論質諸地理而不合旣皆如此無耻漢初開西域時古傳爲正乎則禮失求野之義也

漢書條支國臨西海安息長老傳聞其國有弱水又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于西海合是二者言之則于闐之水旣已西鄉而達西海又弱水之傳出於古初未爲諸儒飾說之所汨亂其於天地四海是當正西一面大與經應與其伏槃空之說爲若信求野之實況水流地勢亦大有可以參攜者乎以史推之于闐之西其次比而可達西海者莎車疏勒罽賓大夏大月氏安息條支國皆塗逕而諸國之求至條支者又必以大月氏安息爲向則大月氏安息者其在西域之西最爲衆水下流也此地淪於戎夷久無文字可考而尚或有紀者大月氏四封所指略徧西域諸國而其國之距安息自東而西凡四十九日行道里亦已遠矣而漢使者之至安息其國兵迓致者凡數千里故史臣稱其國土比西域最爲闊大也合二國土者之廣而其閒有所謂嬀水者實皆徹貫其地又還史所記大夏餘衆避大月氏徙居大宛之南者其境土至與身毒于闐接比則

其距安息亦可謂遠矣而其國都亦在嬀水之南則此嬀水者凡于闐西流必皆會注其中以入西海甚明也雖大夏東南其水不見載籍然史旣明謂于闐之水皆西注西海則國境之西乎南山者皆此水之所注而嬀水者又其下流之大川也揔其源流而揣想之其地望殆居西域之半天下之水其能與此比大者亦少矣且此地弱水積古旣有其傳而數千里西赴之水獨此嬀水爲大臣意弱水決不出乎此水等類其謂西王母弱水皆未嘗見者則世遠水名更易人不知此類之爲眞弱水焉耳若舍此水不證則合天地之大無它西流可以應極經文之謂旣西者矣是得於古傳地勢而力主其說雖背違諸儒舉世之傳有不暇恤也蓋世有航海而求東越以爲底止者莫夜晦冥四顧不見垠岸其舟人以意雜指固有以西南爲東者亦有眞知東之爲東者莫適爲正少焉雁臣之月升于海東四方於是有位向之妄指西南者不待攻辨而自知其非蓋天下無兩月四方亦無兩東有不容以虛辭執是說也卽張掖河之終趨於東居延婆夷之正鄉乎南不得以預乎弱水旣西之喩也

三十九　弱水

禹之治水也行其所無事苟有不必用力者焉禹置之不竟也禹嘗身至會稽衡山矣而淛河洞庭竟不入經至於濬川距海雖包四海以爲之言其實未嘗四極乎海也四瀆之入東海黑水之入南海是誠致功而至之矣若水之在冀州以北者雖賦政所及如遼濼沽易滹沱亦云源深流長而經無所及況可求其極於北海也乎西海之地從安息距其數其地里尚未兼萬漢唐兵威且能及之則帝堯盛德豈有不能徧覆者哉然而聲敎所被不越乎流沙以外姑以禹迹爲限者有餘不肯盡之意也儒者因陋就寡不能推堯德於漢唐羈制之外而顧狹聲敎於禹迹積石之內不獨事失本眞而爲體亦已損矣故臣本其實而正之孟子曰水逆行謂之降水弱水之當西如四瀆之當東也堯之時弱水必嘗壅溢而東行矣則居其地者必嘗不得其寧禹故從而道之道之而至合黎向之東壅者旣皆復故則逆行者順道而禹亦已矣其遠而無所治事者固不極之於西海近而無能爲害者亦任其汏委之入流沙此非夫行其所無事者耶故書之於雍特曰弱水旣西而於道水不曰入于西海皆紀實也若夫合黎之在何地固不可意度矣而流沙亦難指執也外夷之地與中國大異其在中國墳埴壚泥不同其物而同於爲土外夷之地土少而沙石多其爲沙者殆不啻太半也且末之域有流沙動以三四百里計澆河黃沙亦餘百里而匈奴大漠乃至二千餘里其它如靈武之鳴沙踐之有聲燉煌之流沙隨風流行特以異見紀其餘以沙礫之故城築耕藝穿井鑿渠不得致功者所至而是殆不勝紀若執其一地一障之有若沙也遽以流沙配合古語而曰流沙在此則弱水亦當在此者此從蠡管而論海天全體者也

四十　黑水

梁雍二州皆指黑水以爲之境大略橫帶天地西南之半

則是水也縱不得與江河比大亦決不小於淮漢濟矣而歷代地書定著其地既與經文不合又皆支脉小流決不足以辨別二大州疆境也經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則知是水特出南流以入南海不與四瀆皆東苟即夫水之之南流而介乎雍梁者以求之庶乎其有歸也古今之言黑水者多矣舍其不近雍梁者不論或雖近之而末流不入南海則亦不足並經而言也隨志扶州黑水貫耽以為三黑水之一然究其終極乃遂合白水而注諸嘉陵之江則源流既入岷江與經全異不足攷矣孔穎達援酈道元所釋水經曰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其說雖出許叔重而增益以入南海者道元也賈耽杜佑最精地理悉不易其說而佑之言特加縁飾曰經三危山過今南溪而入南海又於南溪別立一目曰黑水自北南流經此以其言而觀其源流似甚確實然臣以地理考之悉知其誤也益南海者今交趾二廣之海也漢張掖者唐之甘州而燉煌者沙州也甘沙之水皆入積石河河流竟東則其水已非南鄉況積石河既在其南亦自無緣可以截河南過孔穎達亦知水經之誤矣然史傳別無水派可以應釋此經於是傅會其說曰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故得越河入于南海其說巧矣然臣知其誤也河之上流即于闐之南山其下流與甘沙岸河而對立者即秦河南唐吐蕃也大積石河源實出于闐南山之北是山也其崗麓連延東行包河南接秦壠直達長安之南亦名南山若自上流有伏流可以南渡不知此之南山

横截其南幾近萬里縱能越之以度何理可以越之而入南海則謂積石以西多伏流者既不可達矣至其下流與甘沙對者即正秦河南地也河南並河其大川為洮洮既會衆流以北入于河縱有伏流可以越之而南其不能遂行南上越數千里以入南海亦顯然可見者也夫惟張掖之水既於南海隔絶如此則其不能自通南海也固矣杜佑於燉煌三危之下又曲為之說謂自三危經南溪而南流以入南海夫南溪郡者於唐為戎州於漢為犍為也地理志僰道南廣皆犍為屬縣班固之言曰符黑水出南廣北至僰道入江此之符黑水即佑之謂黑水者其大源既不南鄉而又以江為歸是安有自北南流之迹其於不能終入南海大自可驗而佑之三危又在燉煌中隔東流之積石河又隔北流之洮水設同源委如何相接故臣摭而議之

四十一　黑水

雍梁外徼久淪戎夷載籍既無可考似難證定矣然臣嘗以為天地四方有定位雍梁之與南海有定方禹貢所書有定向若據經辨方揆之以理而命其勢亦猶有可言者今川陝徼外古雍梁交會之地也此地之水苟其源委洪長且南鄉以入交趾之海自可理推意定而況古記班班有可依據而言之者乎臣於是即此理而得二書以為之證焉漢志葉榆貪僕自滇舊故地南行接會勞水終入南海會其源派近三四千里又滇池有黑水祠在焉可以為證者一也唐咸通中樊綽宣慰安南親行西南諸夷而著

為蠻書以載其所見山川曰蠻水之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匯江西珥河麗水彌諾江皆羅絡西南諸夷而南入大海其間有麗水者古黑水也三危山實臨峙其上故臣又采之以為一證也臣之援此二據者雖未能必其孰為黑水而黑水決不出乎此為其介梁雍鄉南海正與經文相當故也樊綽直以麗水為三危之黑水其語必得之夷俗所傳然臣疑其源流狹小不足以命二大州疆境又三危既宅載之雍州則三危當在雍不當在梁今以唐史考之驃在蠻為南在蜀為西南於海亦為西南一角而麗水西行入驃始得南海則恐雍境決不斜入梁徼如此之多也至其所稱西珥河即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其廣袤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兩州綽及酈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鍾得名則其水之黑以榆葉積漬所成凡其名實悉皆可證矣而古黑水祠又正在益州即其地也班固著諸地志本不為黑水立文而其名自與地應又其水流正南以趨南海此為無意傳會而事實自契其可據信莫此之明也不獨此耳滇葉榆既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甚遠宕昌戎即三苗種裔與三危之敘三苗又為相應故雖不敢遽指葉榆為黑水而其面勢迹狀皆與經文協應不至如甘沙所記藐不相及也且又有可證者禹即四海之大別為九州州兼後世數十郡地其疆境所畫可謂闊大矣如用諸家之說以黑水果在張掖則張掖者南距大河無數百里禹而畫為梁雍之境不以大河為限顧越河而北割數百里以為梁境何其瑣細不與它州倫也此又可以見黑水之決不在張掖燉煌闇明也

四十二　黑水

自隋以來世固有并疑甘沙弱水黑水之非真矣故隋史既著黑水於扶州而弱水亦在嶲縣其意亦疑雍梁交境不應如許遠在西北故又采合扶州弱水以著之志示與雍梁比近焉耳唐史因之遂即西南夷而著弱水故東女城下南流之川小勃律國中娑夷之河皆明以弱水名之董辟和附此水為國遂名其國為弱水其種族居此水之西則又名弱水西悉董王凡此數者雖皆以娑夷河及康延川正為弱水然康延川之水唐史明著其向以為南流固與弱水既西之語大戾又東女為國近吐蕃党項且與茂雅州接而小勃律自言其國為蜀西門則於蜀皆為正西也夫其地既在蜀西而金城南山又拒其北則其謂向南而流者不獨康延川一水也雖娑夷河亦無緣能西北以行臣於是背南山而命其所鄉主南海而要其所歸既皆審其南而不西於是寧違弱水舊傳而主東女之水附著葉榆以為黑水蓋有見也其方鄉委曲之與黑水相應而中不當為弱水者則其本圖及序

古語曰畫工樂爲鬼神憚爲狗馬狗馬可較而鬼神不可究辨也故臣之揆地理以論禹貢也其在中國版圖之所奏上則據之其在外域兵師使節之所親見則采之然猶反覆質諸經而揆以理俱無所疑乃敢主以爲據若世傳山海經穆天子傳淮南子之類所記山川名物類皆卓然奇詭如誕工之寫鬼神儻恍無著不可推執則臣皆不敢引一語以汨經也近世晁說之訓釋禹貢特爲博洽信其有補而亦不能無根假如一事而兩傳則寧舍經不信而本此數書以言之其小而雜者不暇盡論惟其大派該灌天下如河與黑弱二水尚未免不與經合臣苟不因說之之言究辨數書之誤則讀經者惑也晁所援山海經之言曰河弱水黑水三者其源皆出崑崙而故東北爲河西北爲黑水西南爲弱水夫三水分注三海則於其發源之地縣之禹迹不啻太半安有一山而能獨爲如是大源也與禹本紀謂言日月所相避隱以爲光明班固已嘗本張騫以以闢之矣唐人兵威信於西其師行使聘所見最詳雖指金城一山以爲名與古崑崙同然山隸臨羌不能充滿一縣亦合有日月避隱之事杜佑又嘗委曲以辨之矣晁氏顧乃引爲經證何也晁氏亦知三大派者雖曰以崑崙爲源而流委在經有所謂既西入南者皆不可並積石而加傅會則又援淮南子而言之曰弱水出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於是引弱水既西一語而曰是經之謂會黑水而同入南海者也夫經明言餘波入于流沙則所入者乃其餘波明非正逕安能絕之以過哉又晁氏以三大派者皆在河北則黑弱二水尚無絕河入南之逕不知從何地南渡而與之會入南海耶況又弱水既西一語再三詳味了無會合黑水意度不知晁氏何以云然也此無他皆因信詭書以爲實録已而自覺無所底止則不免因誤生誤以至支離爲耳晁氏信書之誤不獨此也其本淮南子而言三江曰江左還北流至開母之北者爲北江北江者自江州逕南康饒歙湖至常入海而開母者毗陵之山也夫開母之名古今不見它書臣類畫工之畫鬼神遁於暗昧而晁氏與之推求左還北流之逕又亦甚違地勢也南康水出江州之下而饒之水不通歙歙不通湖凡其所叙率皆逆流而中高有隔礙此重信淮南子而求以配合之過也臣以是知書非正經正史皆難主信也臣既不采此種書語則自無緣立辯顧因晁氏引以爲證恐其說浸以汨經是故不得不與諸書者辨而非主與晁氏辨也又桑酈二子其相與述作水經臣皆祖本其說以立經緯至其謬誤亦不容默循其失也且桑經之叙三江也曰岷山至牛渚分而爲三其一過毗陵而爲北江是可言矣其一爲南江乃逕宣城之桐水而至長瀆又東而松江出焉以今地理言之則是自采石倒流而上廣德越廣德中高之地而注太湖以爲松江其誤孰甚焉水經郡縣山川皆本正史以書於事情最爲精核而傳聞生誤且猶如此況舍正史而信誕說其可據信也乎故遷固之論曰言九州者禹貢近之矣若禹本紀山海經放哉杜佑

於是疑此等皆孔子刪詩定書以後尚奇者爲之其詭誕與緯書越絶同科故如范曄所采廩君盤瓠等事皆不足據臣深以三子之言爲不詭聖人也夫誕妄之說尚不當雜之史傳而用以證經可乎

四十四　地名

馬融鄭元王肅但言三澨爲水名許叔重釋其義曰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其說不同如此則其地自應無所主名也按春秋左傳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于句澨以伐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戌敗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於薳澨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引杜預爲據曰水際及邊地名也今南陽淯陽二縣淯水之濱又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儒所指胖以爲水以爲陸而鄭元又劉昭指言在其縣界也凡此數說鄭道元皆不肯明主其爲孰是但傳疑耳臣觀三澨在荊於後世正隸楚地而左氏所記四澨者又皆隸楚若使伐庸師漳敗吳縊薳此四事適闕其一不見於經則正當三澨之數說者其必以應三澨矣故夫古事無親見之審與傳習之實不可臆度也而世儒方執相去數百世之地名偶有一字相近者即以傳經而言豈不舛哉且夫山川名稱隨時變易古今是不一事有因聲近而訛者如邾鄒漾洋是也有傳寫之久而訛者如圜水之爲圖陰屯河之爲毛州橐皐之讀如柘姑終又轉柘爲柘以爲柘皐則全失其初矣又有不因轉誤直變初稱如九州之名至于今世而雍豫梁三者遂不復得爲州名則其它瑣細者尚勝究尋哉

而何可悉後世名稱以考古而求禹迹也耶臣謂言禹貢者要當不失行水本指而它事當在所略且夫辨方表境則高山不可不知所奠緣源討流則大川不可不知所向此二者禹之施置規畫自此出經此之不察則無所主執以究本指是不可不略也自此以外水行所次亦爲要證而其地名稱山隨事訛變世遠莫之可攷若欲執一據以爲信未必諦審而疑證所及有時倒易東西上下昧者執之反爲經蔽臣故不免詳言也

四十五　鳥鼠同穴

經於鳥鼠一山而三言之雍州曰終南惇物至于鳥鼠道山曰西傾朱圉鳥鼠其後叙渭又言鳥鼠同穴盖其先單言鳥鼠者再亦合言鳥鼠同穴者一耳古三從二則鳥鼠同穴已見其非一山矣考之水經桑欽止曰渭出鳥鼠山無同穴之文也地說曰鳥鼠山者同穴山之枝閒也据此即鳥鼠同穴自是二山明也孔安國曰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因以名山此說甚怪而本之爾雅臣不敢遽議其非也鄭元之時已知此二名者當爲二山矣而疑經之鳥鼠同穴蓋嘗聯文則又爲之說曰鳥與鼠飛行而處者其山爲鳥鼠及其止而同處則其山爲同穴且曰鳥名鵌似鵽而黃黑鼠同家鼠而短尾穿地共處鼠內而鳥外此不惟証並爾雅且亦兼存鳥鼠同穴之文兩冒而俱言之冀有一而合也然其理有可疑者鳥鼠異類自不應相牝牡設使有之之二蟲者何知而能飛行止宿異處同歸不踰其常耶況水經所載二山之中川流間之不正相附其

言鳥鼠飛遊各爲一山而其所宿又自一山推之於餘尚或能之若鼠而絶水必待冰合乃得越過其於同穴理不能常蓋專意附會爾雅而不自覺其不通也至於杜彥遠則以爲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養張晏以爲不相牝牡最後杜寶大業雜記有曰大業三年隴西郡守獻同穴鳥鼠煬帝謂牛洪曰爾雅曰其鳥曰鵌其鼠曰鼵鼵當尾短今長何耶洪曰舊説未必可依遂圖以付所司此説也杜寶以爲可以傳信故書也然煬帝好奇尚諛宫禁之内高德儒且指野鳥爲鸞今其蕩遊無度荒遠守臣强取鳥鼠配合古説以來媚悅固不足信而又鼠尾長短已與古記不同蓋知詐罔也李吉甫郡縣志曰鳥鼠山今名青雀山其同穴鳥如家雀而青鼠如家鼠而黄其氣辛辣人若馬中之輒病是説也使誠不妄則隋唐相近牛洪其必知以洪之佞凡事迎逢煬帝當其致疑鼠尾洪豈肯不以此種語質其欺詒耶吉甫雖信傳聞而著之志自謂堅確矣然古以鵌色爲黄黑而今以雀爲青雀則不獨隋世之鼠尾與古異而唐傳之雀色亦不與古同此皆未可據信載考其説以爲山在縣西渭水所出三源並下則正與地説所謂鳥雀爲同穴山之枝閒者合也然則鳥鼠山者其同穴之別枝斂渭出其閒凡三其源而下流乃始參會此三源者又皆經禹疏導特鳥鼠一山獨大故經之槩叙山川單言鳥鼠者再蓋舉其大者言之也鳥鼠之山雖大而渭之發源不止此之一山於是叙渭所始兼舉而並言之故曰鳥鼠同穴也參措前後其爲兩山何疑而何用附會入之怪

神也且酈道元最爲尚怪其叙注諸水悉取小説異敎奇聞幻記以爲實録而獨於此不肯主信也於是前叙渭源則直引地記以明同穴別是一山後於孔鄭杜張四説又皆存之而不以爲是也夫平時尚怪者至此尚疑其怪則真誕矣臣之詳辨乎此者正以渭源近而可驗古傳鵌色黄黑至唐爲雀而特變青則其誕又可以質而世猶信之於以見古事之出於隱暗荒遠如水味地脉皆不應引之以紊古經也

四十六　田賦

禹之定賦也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孔子之叙書也曰任土作貢則九州之田宜皆與賦相當也今考之經其相當者兖之一州耳荆之賦至高於田五等雍之田至高於賦五等此其故何也孔安國曰人功有修有不修以理推求當必有之然無古事以爲之證也或曰賦者直計其米粟之出於田者耳賦之外有貢篚併貢而總之以爲賦入之數故高下相補除而田品賦等自應不齊也是説也臣求之經似亦有當矣蓋揚賦之最重者也田賦之外其貢則金瑶琨篠簜齒革羽毛木織貝橘柚不勝其多也雍賦之最輕者以其田賦之外所貢者璆琳琅玕而已亦無包篚之類故總言之則輕也以其最重最輕者質之經而此説近乎可信矣然言經者不可執一得其一隅而三隅對求皆無所礙乃爲通耳今其説曰田品之下者其賦本輕惟其該貢篚數之則爲重是矣然考之於冀其賦惟總秸粟米此外絶無一貢用何物增計而使賦高於田四等也徐

之賦下於田四等亦已輕矣然其貢爲夏翟桐磬珠魚縞不爲不多矣於其中珠元縞三者皆非易得之貨而又未知其責貢幾何也然則胡爲而不得合并以就重賦之目歟以此推之知其不能遽通也

四十七　田賦

論古事者必得古制古制文徵當得古語既有古制以爲皆據又有古語從而發明之則古事之情見矣經之分州叙事也貢與賦對出禹於立制取民之初明著其意惟曰庶土交正厎謹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但以此文求之則九州貢篚似不在數矣然其書專以貢名而又孔子叙書亦止曰任土作貢則貢者又似專指貢篚而言也而臣有以折衷其歸者得之孟子也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禹貢之貢即孟子所謂五十而貢者蓋其一代賦名也夫其爲貢雖與助徹同爲什一而其制之所以取民則龍子所謂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又其所以爲什一也載攷之經兗之賦必待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兗居東北最下河害特甚它州山川土田久矣其就藝又而兗之升高避水者今而始得降丘宅土也自非寬爲之期使加功歲久則無所謂數歲中校可以起立貢則是故作之必至十有三載乃同他州也然則龍子之謂校數歲以爲常者經固言之矣况經之叙則壤成賦也其必待六府孔修之後則土未出穀庶土雖可交正禹猶未肯遽立賦則也然則賦則之本於歲校益又可證也孔安國之以人功參田品者豈亦有見於此耶

四十八　田賦

周人之制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是聚八家之力治公田百畝而八家別自各得百畝之入此其所以爲什一之制也夫惟所取單出公田設非稔歲亦不於公田之外多責一穗一粒此所以田之與賦常相什一而無時輕時重之異也夏后氏之制一夫授田五十畝若歲各立則隨田所入以歸公上則與周同矣而有所謂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又於田品之外參核歲事以爲品則也田品信有高下矣官又籍其歲入而參記之閱數歲而酌其中以定多寡此其意以爲加詳而不知適以致弊也歲校已定多寡與爲異時歲事不必常如參定之初於是所輸始見其偏矣當樂歲而粒米狼戾則歲校所取比之什一爲已寡及夫凶年糞其田而不足而亦取盈焉則歲校所取比之什一爲已多故龍子得以議之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也此其田與賦所以有時而不相準也雖然聖人立法猶有可議者歟善乎黃門蘇氏之言曰貢之不若助也俎豆之不若盤盂也肉刑之不若徒流笞杖也古之人不爲此非不智也勢未及也寢於地者得藁秸而安矣自藁秸而後有菅簟也自菅簟而後有溫麗也此貢助徹均爲什一而所以什一者不同蓋見弊而後知所以救也

四十九　鯀

治水之功不成於鯀而成於禹不曰鯀之措畫皆不善而禹之皆當也第鯀之大致乖錯久不能就緒故堯黜以付禹

北鯀雖以障洪水殛死然而猶以禦捍大菑大患得列祀典則豈其無功哉其既更九載而見殛也以時法言之經三考而積用不究自應黜幽也其殛死云者非戮死也猶曰死於放殛不得生還云耳記言鯀之殛死與舜之野死聯文則亦可以類見矣不然鯀之罪豈不輕於三苗三苗之不死而鯀死豈聖制哉臣以其時考之作十有三載乃同則禹告成功之年也禹之自言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又曰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以辛壬癸甲通鯀九載而得年正十有三也是禹獨任水事之日淺鯀而刱立規模之日長也故記禮者本其所自而言之曰禹能脩鯀之功也孟子曰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當是并其佐鯀之年而計之歟禹之代鯀正當舜禪而其所從佐鯀則堯時既受舉用矣舜咨四岳有能熙堯之載者使宅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夫水土之功既歸之堯司空之官亦非肇命禹非堯而孰舉之也堯舉禹以佐鯀禹因鯀以成事而世或不察以爲舜始舉禹代鯀也凡古事如此者多故因事以槩其餘也

五十　夷夏

禹之道河自積石積石之在後世自不常爲中國有黑水之入南海當在交趾弱水流沙俱在西域絕西益二者必皆受令中邦禹故數治焉苟惟不然其民既不可役禹惡得以而給諸由是言之此時臨制所及亦廣矣世傳百越至秦漢始隸屬中國舜陟方至蒼梧葬焉今湖廣皆有其地爲之會稽又正越也則百越者亦受舜禹臨制也朝鮮於後世爲高麗隋唐推混一之鋒不能克服周人以箕子國焉夷人不拒也合此數者論之古帝王之所臨制比後世特廣則其分疆畫野列在侯服者豈容一民非類也然禹貢九州有夷者六更三盛王相與蒐除不若歷世滋久而徐有戎淮有夷蜀有羌驪萊晉洛皆有戎狄荊吳長甘爲蠻閩越又多不入版籍其盛德之遠覆者如彼而異類之錯近地者顧如此古語有之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今其遠近之宜乃差殊不可臆度此何理也益嘗思之三代而上君有天下與後世異書謂奄有四海爲天下君者非富天下也能勝其大而主制之其所以爲君已繇古始以來受地輸貢而爲侯服者治致其詳詳則事如律度其朝貢賦役法則誅賞纖細一執者是也若其但受羈制而已則治致其略略則威懷無犯如所謂賓服王享其心歸焉則既足矣無復它有責取也此其爲四海一君者然也自秦人併六強國取亘古侯服而郡縣之於是始認天下爲已有而以生齒貢賦悉籍御府爲富其羣臣上帝皇之議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一統由上古所未嘗有五帝所不能及宜上泰皇號也夫惟狹小千里畿甸而夸大其能郡縣四海以加高古先則豈復訖民云哉富天下而已耳後世習見秦人之制謂尺土斗租盡上圖籍乃爲一統則其於華戎錯居固應有疑

五十一　夷夏

古者天子自有之地帝以甸句五百里王以畿幾千里自五百里千里以外雖綿亘四海明入貢籍者率亦捐之矣國不私有也而豈肯兼戎夷以自廣耶況戎夷之在中土以意揆之其必非驟自外入亦猶五等諸侯世有其地帝若王亦仍之而不革耳夫非自我畀之而欲自我奪之非大有所震疊彼肯拱聽歟古今惟秦始皇漢武帝不惜人命不恤國計故能奄百越有之秦竟以亡漢亦幾於不支帝王肯出此乎必不得已在吾度內如有邑嗣侯乃爲出師不者雖以禹征苗猶逡巡不輕自前其後訓齊不格亦止於竄移首惡則遂已矣由此言之苟其不甚害治則驅世處之夷而出不毛之地聖人不爲也蓋今世有傜峒者歷千百代而常自若雖極盛之世亦存之不去以其不甚害治而已若夫錯居而有犯聖人處之則有道矣蠻夷猾夏士師明五服五流以創懲之其謂猾夏者正指其出巢宂犯治境也若如世儒之論必至於幽鎬焦穫皆受侵轢乃名猾夏則五服五流士師且得施乎夫子之兵萊人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即不法之存於春秋者然也此法苟明正使夷類間雜存之奚損

五十二

聖人之治其近而可略者既不竟矣荒忽之地乃肯遠就操縱者何也覆之者厚而責之者薄也後世得地則數其貢入有民則加之役使此所以難於服從也帝者之世差遠近而定朝制故有日祭月祀時享歲貢至於荒服僅責之終王終王者即周之蕃國世一而一見者是也名爲率附終一帝王之世纔責之一來其巳簡矣書曰明王謹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當其賓德而來無所責貢特隨其方物所有以爲之獻如行人之寶暨肅眞氏之楛砮昭德致而無財貨責之不又廉矣乎及夫西旅獒貢稍涉怪奇則大臣已歎異作戒懼遠人自此不格其責之之輕大抵如此彼其服從則無費不率則有禍顧何憚而不庭也若後世則有甚不然者矣隋唐征遼亦聲其罪以爲師名其實則有楚子縣陳之心焉自非力竭兵盡其決不肯自歸矣使如周置箕子既撫綏之又絕無征求其何用抗拒以自窮蹙耶禹竄三苗于三危實華人於其死域之中意猶局以朝鮮封非其國之人也三危安之知其無所害於己而已楚越以遠故其於近服時節禮度有不預者戰國時至謂楚越舊不受制荀卿子亦自指爲荒服矣然舜禹南巡狩盛人徒會羣后方行其地既又葬焉楚越不賓疑於雲夢之遊也此上古後世之分也

程尚書禹貢論終

禹貢後論序

臣惟禹之水功被賴萬世而大河特不輟爲治世之患較其勞費殆若一敵國然而民又不常得寧也汴渠規撫不出於禹而轉輸之利愈於未有汴時臣以是知天下事其迹狀未形乎前則雖聖人亦無所感發以出其智故周監二代而文物郁郁漢剏笞杖徒流以代肉刑而百世遂不可易益見其形而後知所措也臣本爲稽攷禹貢而及古今山川曲折於是念河汴二水

本朝極嘗關意而其間應講求以備稽用者實云有之輒隨見記錄以爲禹貢後論比因

奏對恭蒙

睿明宣取臣不敢以愚陋爲解謹此錄

進夫事未至而逆知其理之當然則事至而策畫審定此臣區區愚誠也

禹貢後論

一　河

河之爲患至能憂勞堯禹久之乃平則後世遭罹其患者亦何敢諱勞惜費臣獨有惟者三代而後能變亂爲治使天地萬物悉就條理者惟漢唐

本朝而河患特甚它代秦晉隋得國不久固不暇遠略自餘三國五季以及南北不能包擅河境設有策畫亦不能措之於西南不能以及其北其不相該應如此宜其常決不救乃反屢屢有之此似天有定數非人力得預臣嘗深謂難曉也久之熟思漢人賈讓之論謂古隄闊故游波有所縱遊漢隄狹故束迫而爲決溢乃慨然歎曰此天下至理也是河道平決之分也讓獨專以論隄而臣推以論世於是宿疑釋然河事可得而論矣讓之言曰齊與趙魏爲境齊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水抵隄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漢隄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夫以漢隄而較古隄其容受不同如此而水比古不加少彼不決安歸也且古人豈不知棄地可惜正爲有所棄乃能有所存不容曲計目前耳後經治世生齒衆作業盛但見河堧有地而棄不知古人有爲爲之也旣巳田之又從而治屋廬成聚落稍慮漂沒則隄外起隄以自擁護它日復有田廬其外者益又添隄以賈讓所見齊魏趙以及黎陽内黃白馬諸有隄處大隄之外小隄大抵數重以率言之凡邊河州縣近河添隄益多則容水益陿其理然也漢去古不遠已不知遥隄本意恣民堙障不立限禁豈無賈讓爲之發

明則古制殆無傳矣利之所在惟人希土曠則河堧得以
受水稍緩生息則遥隄之外展轉添隄固其所也則河怯
乎漢唐以及我
宋平治久則河決益數也是故漢自高后以前唐自肅代
以後河患特少則生齒登耗乃與河之平決相應蓋有以
矣惟
國朝建隆之初即決棣滑與它朝事勢不類蓋周世宗父
子於大河下方兼南北有之民視瀕河為內地故攟摭其
中者衆以端拱
詔書驗之則可見矣

二　河

書叙榮蠡既豬而揔之曰九澤既陂水經河北有鯀隄李
垂言大伾有禹隄則隄之來古矣賈讓言隄防之設近自
戰國者非也且河自陝洛以上它水入之過此則它水率
多受河是冀兗豫之河皆行乎地上也古而無隄三州無
見土矣由是言之雖禹亦必仗隄以為水防則隄之利害
可不究窮乎河之源委以比四瀆最遠且長其所容受乃
不如江多郭璞謂踰河減江則其狹可知夫其狹々所
不能廓獨其沿岸有隄遠河一丈則水之容也益一丈增
一里則益一里姑以古隄存者言之對隄皆空二十五里
則是河道兩旁有五十里可受漫水縱有霖漲益冒平地
未必能越五十里而破隄以出此為無拓河之勢而收拓
河之利古人之智也漢明帝之詔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
右皆彊則下方傷夫知左彊則因右以禦其暴姑可紓矣

左右俱彊而不能齧而其怒乃移下方是惟無以受之巧
力雖齊終不免一決也有以知歷世懸隄所以甚堅而無
補於敗皆是故也漢人欲訪禹迹穿地為九以倣九河曰
縱不能為九但得四五宜有益又嘗議多穿漕渠分殺水
怒
本朝亦嘗屢開支河如金赤遊欒丘六塔二股減水諸河
是皆措置之大者也探其意度皆將求分水力而已然使
水力當分縱於要處得百許丈河道其減能幾孰與並河
凡郡悉設遥隄使之方行無所束迫其為容受何啻一支
流之多哉況水闊則平平則隄易以立束而急之則端怒
以與隄鬬故甚堅亦敗此又利害之差殊者也

三　河

國朝乾德興國祥符之間三嘗講求遥隄獨興國
詔書爲詳曰河防舊以遥隄寬其水勢其後民利沃壤咸
居其中河之盛溢則罹其患遂遣趙孚等條析隄內民籍
税數議蠲賦徙民興復隄利
聖意究知害源銳意復古千世一時也孚輩智不及遠徒
曰遥隄存者百不一二役費甚大妄以它語塞詔而止夫
遥隄久廢驟復動亘十數郡費誠夭閼熟田不得耕徙見
民不得居妨誠多然獨不能對引利害以相除乎河不決
猶歲歲有春料費常不下巨萬萬若決矣不論何地何時
悉羅役兵夫救塞勞費殆無已時何嘗不費而又決溢所
及不止並河但在下流城郭屋室丁口生業漂溺掃地比
之徙民易業害又益天乎不長計而曲以目前言之殊可

惜也然而此一舉也平世爲之費難漢田蚡奉邑在鄃利在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於是蚡子之禍淮楚悉墊武帝欲加救塞蚡矯天面謾不容帝之施力今過隄所包豈止百鄃占田其間盡豈循理之士但有一蚡何事不可藉口此策但不輕得行也或者如高祖平秦光武中興承大亂餘烈土無見民縱復廣爲之禁亦無妨奪於此時而訪遏隄毀近障着廢定令以漸爲之規橅一定息水怒於于爭縱初時勞費而逸寧之効庶及無極其功殆可續禹不止一世也臣故論而著之以竢方來

四　汴

汴非古矣而能使四瀆舟楫交相灌注利倍古昔則其源委開塞固所當講也汴之名其在後世以該鄭梁諸水而其受河首末名稱差殊自戰國以至于今其變遷最爲不常其曰鴻溝者則蘇秦說魏謂南有鴻溝而楚漢以爲分王之境者是也其曰滎陽漕渠者即司馬遷言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魏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者是也漢又有莨蕩渠水經有渠水陰溝皆此水也其曰汳渠者本在梁下以受莨蕩渠爲名自東漢以來多傍其名以目諸水隨人又益疏鑿自河以達于淮故萬世通名此水曰汴隨之通濟渠唐之廣濟渠皆是也至於睢葵過留獲梁溝曹溝官渡浚儀渠又以受渠而隨事得名者也碟丹京索須㵎然又其水之注于此渠者也其受其注皆與渠通故世亦或以汴若鴻溝名之是皆共緣其名以行非正派也渠之所注率平地無堅壤人力既可更鑿水勢亦自有變徙故首之受河末達淮泗不一其地又曾世無隨紀其變者後人對之往往茫然而桑酈以記水自任亦自紛錯不能如它水之條理也雖然自遷固以後史官不志河渠溝洫今天下之水猶粗存經緯者賴二子作述相因耳二子以甚博故不能一一精核則祖其書而求之宜載揆理而訂正之以要其所宿而待有國者之所采用學士大夫之職也

五　汴

濟汴受河在秦漢成皐滎陽之間地既狹而勢皆須東故渠道無所散行於是合流時多分派時少又歷世水派數易故辨正最難此非獨後世然也兩漢之史未立汴名而汴濟至明帝時已雜稱無別矣蓋永平十三年汴渠成詔曰自汴渠決敗東侵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漭瀁廣溢莫測圻岸兗豫之民多被水患今既築隄理渠絶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陶丘之北漸就壤墳據此詔所叙渠未修復則兗豫受害及水循故道則陶丘土見詳其方域皆非汴流之所得注也濟汴固皆同發於豫而益東則分行徐兗一南一東不同道也此詔所指兗與陶丘乃唐世曹鄆濮景之地正古兗境而無一或步乎徐則安得而言汴渠也臣攷之載籍固知其誤猶疑漢比後世最爲近古或者其時汴濟同爲一名而後世不得究見耶則必得漢世舊語爲證乃可以審知不謬蓋因王景傳兼書濟汴兩役後一役有濟渠一語載張汜奏疏中而後的然自信也景之傳曰建武中陽武令張汜言河決日久日月侵毀濟

渠所漂數十許縣修理宜不難光武巳發卒起功矣用樂俊之言務且息民役遂中止永平中渠益東侵兗豫悲歎顯宗以景嘗借王吳（水經作王吴）侵浚儀渠有功乃詔與王吳修渠築隄自滎陽以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明年而渠成此王景傳所書之實也夫此二役者皆在永平又皆王景之所董督而其功役所加浚儀渠在先濟渠在後浚儀既已訖役水不爲患而濟渠方且東侵縣病豫兗以其水害所被而辨其地因其功役先後以驗其名則漢詔汴渠之語爲謬而張洎所指濟渠爲得實也酈道元之書汴濟最詳而不能疏別條理旦於其間深探力攷然後僅得摳要蓋凡成皐滎陽諸水大抵既至陽武而後分派以爲東南兩流則汴濟明別之地也其在陽武之南望大渠歷中牟而注乎圃田澤之東者是爲官渡官渡亦名浚儀渠之所自出是之謂汴其東穿封丘而逕定陶以終入于海者是爲後世清河而定陶者正古陶丘（禹貢作陶丘與仁濟今）是古濟正逕也此酈氏所載與張洎所奏按之汴濟而皆相應可信者也若夫唐高宗之問以爲滎口斷絕不與下流相接者旦意隨世汴渠既築隄以浚其流而受河之水不復旁出故濟渠之在曹鄆間者悉聚會它水或受河於其下方而故滎之在古豫者因遂斷不相續故高宗以流不承源爲疑杜佑直云不當有濟蓋有以也

六　汴

豫徐率平地汴行其間支脉先自散漫又其地徒壤少石衝齧齒特易動輒改移据水經叙載有瀆無水者比比皆是則其同是一流而前人以爲東後人以爲西亦各當時實錄固不可以執此非彼而亦雜亂不勝言也其綱要所在惟其下流必經大梁自梁而命其方其在西者爲官渡其在東者爲汳則差有倫可攷耳官渡之別爲沙（少讀如蔡）沙合潁亦別而爲過過則爲渦皆入于淮又它別爲睢睢自取慮（音閭）入泗汳雖東行亦分流以入渦睢而其別有獲暨獲之入泗則在彭城之北東及隋人鑿汴發鄭而貫梁宋以直達于淮於是彭城入泗故道遂廢皆其可考者也然而水經叙汳乃渠水過梁以後支派之一耳東漢以來則統大梁諸水悉以名之其稱謂之大至能該奄古濟則似水經所載未究本始旦於是求之班固而知汳之得名以它諸水最後也地理志河南陳留兩郡浪湯渠之派有三發滎陽而入潁者正渠也於地爲河南於三渠爲最西故固以爲渠首也陳留之水其號魯渠而入于渦又號睢而入于取慮者則渠之派也此其入潁入渦入取慮與水經所叙三派皆同若夫水經指以爲汳者在固之書未之立派也然則汳之名安能以該諸水乎特有不可曉者永平之詔既用汴該濟則固不應不知有汴矣其地理志獨無汴派亦無汴名豈非因前漢輿圖所載乎非東漢語矣然是渠也源起滎陽而固預於滎澤上流謂其受泲亦見其失而旦於是又知濟派不明久矣不待至永平之詔桑欽之書乃始差誤也許叔重桑酈書汴皆爲汳其易反爲下則張洎所謂後世惡其字從反而易以爲下者古語也夫汴之大派既分行矣則古事之隸此水者東西相雜苟不

能要其所履則循毫雜無宿也巨又各以其事而求之戰國及漢知此時凡名鴻溝者率西派也蓋彭城之汳直郡之北而東鄉以入于泗楚漢定約溝之西當屬漢而羽都彭城則在溝之西不應約言若指潁沙言之則東西得位矣史遷所記滎陽漕渠通宋鄭陳蔡衛曹與濟汝淮泗會于楚所指當亦此派蓋古以江陵爲南楚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若該漕渠所通諸水而中楚境以言之惟淮其爲交會之地乎蔡之通淮也以汝宋鄭陳之通淮也以渦潁曹衛之通淮也以濟泗若主入淮之潁而會四方漕路則於楚爲中若主彭城之汴則偏矣由是言之此二者皆指西派明也然而未有隋人之汴則西派爲正流及隋汴旣成則東派盛而官渡之水不能與之比大矣

本朝都汴而古豫諸水貫絡都城者四自西而數之其最西者爲閔河本閔水也建隆中始導之至新鄭與蔡河合注都城遂錫名惠民其次西者爲蔡河蔡河者古已有之即鴻溝正派亦名官渡旦前謂發滎陽入潁而班固以爲三渠之首者也又次西則爲金水河河以京水爲源發滎陽歷中牟由都西以注城中上自

宮廟王公邸第下至中都居民皆所汲飲清澈不渾故以金水得名其正貫都城而下達於淮者則正汴渠也汴渠隋唐之舊

本朝因之受水於孟州河陰而會索須蒴然以益其派浮載之利能使江河淮濟交相灌受則其獨專汴名而擅蓋它河亦理之當然者也自此以外都城之東又有廣濟河者俗名五丈河本禹貢菏水也菏雖於舊爲縣者城有派下與定陶濟合而淺淤不勝舟楫建隆中發民濬治且分金水蔡河二流以灌實之而此渠之去金水蔡河東西相望其中隔閡汴渠無由通注則設架跨汴引水絕之以匯入於渠然後判東漕路始通開寶中錫名廣濟於是都城渠道爲國利用者自西而東横比而數之其目凡四閔河蔡河同爲一道金水河次之汴河又次之五丈河又次之若槩之古則閔蔡金水汴皆鴻溝派也以今言之五丈河者上流受西汴餘派而下流爲菏以受濟於定陶此郡城之水雖古而可攷者也

七 汴

梁東之汳初不能甚大自經隋人展鑿之後受河注淮縱

貫數州昔之爲潁爲渦爲汳者始覺回遠又甚狹小世人便隋汴之徑而大也遂以爲非禹則莫適爲此其誤非獨今日也自酈道元輩已然其曰禹於滎澤塞其淫水而引河以通淮泗是也且史遷之言曰九川旣疏諸夏乂安功施乎三代自時厥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其曰三代以後則不獨非禹且尚不起三代也而況槩舉而歸之隋其可乎王濬之董舟師也杜預遺之書曰足下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盛事濬之舟師古無比盛其大舟連舫至方百二十步正使巳有隋汴亦不能容而又其時之謂汴泗皆指彭城入泗者言之益知其不勝矣況其上泗必道呂梁呂梁甚隘且險至今春淺澁須排沙浚港舟乃得行而謂濬回師能泝以上河皆預李

言豈有實迹近世蘇氏意謂預習地理言必不妄遂疑比時隨汴已有規撫又疑禹嘗經始其事世久史失其傳耳以臣諤考實不然也且晉初江未通淮邗雖有溝不經隨鑿舟師亦不能以與淮通是則自江入淮必當沿海須又越海不言知其夸快一時不爲紀實而發也晉大和四年亘溫北伐慕容暐舟運至鉅野不能達河乃刱鑿三百里自清水以入夫清水即清河也溫所鑿水至今目爲亘水者是也使隨汴已有其迹何用泝泗而上又鑿三百里乎哉又義熙中劉裕北伐凡再其師皆以舟其先一舉乃浮淮以入于泗則知未有隨汴也師至下邳即舍舟而徒裕知泗上之汴亦塞而呂梁之險難越故不容更以舟進也比至臨朐設虛聲以誑燕人亦止曰輕兵自海道以至不從諤言江淮正以江無徑淮之道故假海道言之其後裕在彭城方圖再舉遣周超之自彭城緣汳故溝斬木穿道七百餘里而後舟師始得發彭城經陳留以至滎瀆又鑿邳渠以通漕運而後王鎮惡始得以蒙衝小艦泝河渭以至長安由此言之則隋以前凡自江入淮必沿海自淮而入河汳必泝泗兵師所經史隨載之據最明審

八　汴

展汴渠使廣且長者煬帝也原其所起隋文實有其意矣史記文帝嘗命梁睿於河陰之西立石堰遏河水入汴則豈專煬帝自爲之歟後世不以一勞永逸爲功而獨深罪之者以其主爲燕遊焉耳是以君子惡歸下流也不獨汴也淮不通江江不通浙其鑿而通之因古迹而使漕運者皆煬帝實成之也江之通淮以邗溝溝吳刱也吳將伐齊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並城掘溝溝之遂南起江而北通射陽湖以抵末口淮者吳故也隋開皇七年開山陽瀆以通漕運山陽今楚州也比射陽末口則爲西矣至廿八年數道伐陳燕榮舟師乃不出淮而出東海則山陽之瀆雖稍增廣猶不勝戰艦至大業元年大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三百餘里水闊四十步可通龍舟而後江始達淮也江之通浙也亦自大業六年也方其開鑿亦以能勝龍舟爲則自京口至餘杭郡八百餘里水皆闊十餘丈命之曰江南河將絕浙而遊會稽既不果行世罕言之方大業三年煬之還自達計跂谷也於河之北又有永濟渠之役導沁水東北合淇以達涿郡二千餘里其衝廣亦以龍舟爲則世名御河者是也然則煬帝之興大役自長城五關之外由幽燕以至浙江自有天地以來四瀆之水不能南北相灌者煬皆刱意成之其虐用人力如此至於一經開鑿而不可遂廢其功亦大豈可不聚著以資經畫者之按閱歟

杏溪傅氏禹貢集解二卷

（宋）傅寅撰

宋刻元修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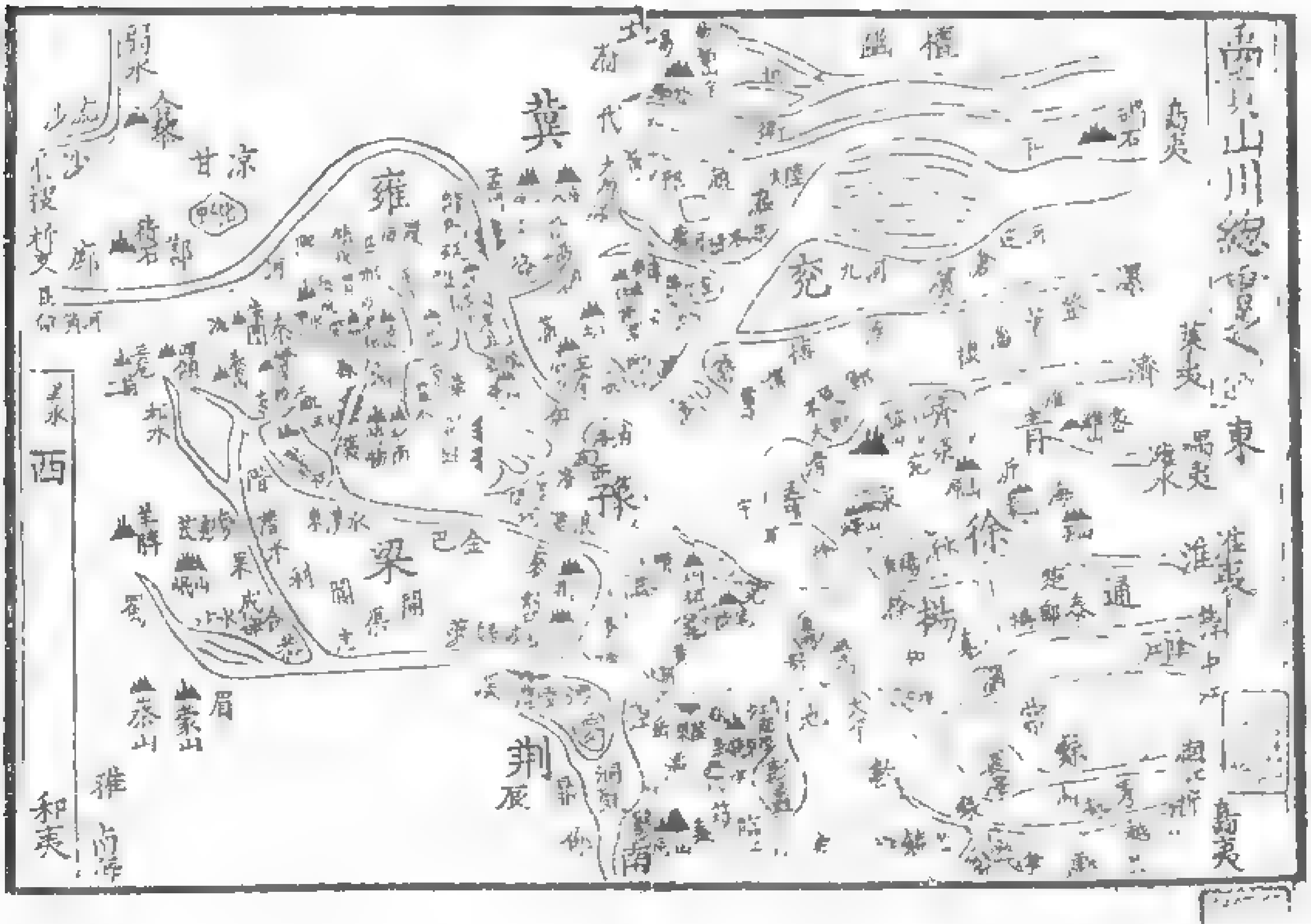
禹貢說斷四卷、永樂大典本

宋傅寅撰。寅字同叔、義烏人。嘗從唐仲友游。仲友稱其職方輿地盡在腹中。是編其所著禹貢圖說也。案朱彝尊經義考、有寅所著禹貢集解二卷、通志堂嘗刊入九經解中。而永樂大典載其書、則題曰禹貢說斷、無集解之名。又經解所刊本稱原闕四十餘簡。今檢永樂大典、不獨所闕咸在、且其五服辨三千餘言、九州辨千數百言、較之原注闕文多至數倍。又山川總會及九河三江九江四圖、經解俱誤編入程大昌禹貢論中、與其書絕不相比附。而永樂大典獨繫之說斷篇內。蓋當時所見實宋時原本、足以援據。而經解刊行之本、則已傳寫錯漏、致并書名而移易之、非其舊矣。書中博引衆說、斷以己意、具有特解、不肯蹈襲前人。其論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爲古溝通之法、尤爲諸儒所未及、洵卓然能自抒所見者。今取經解刊本與永樂大典互相勘校、補闕正譌、析爲四卷、仍題說斷舊名、而於補闕之處、各加注語以別之。庶幾承學之士得以復見完書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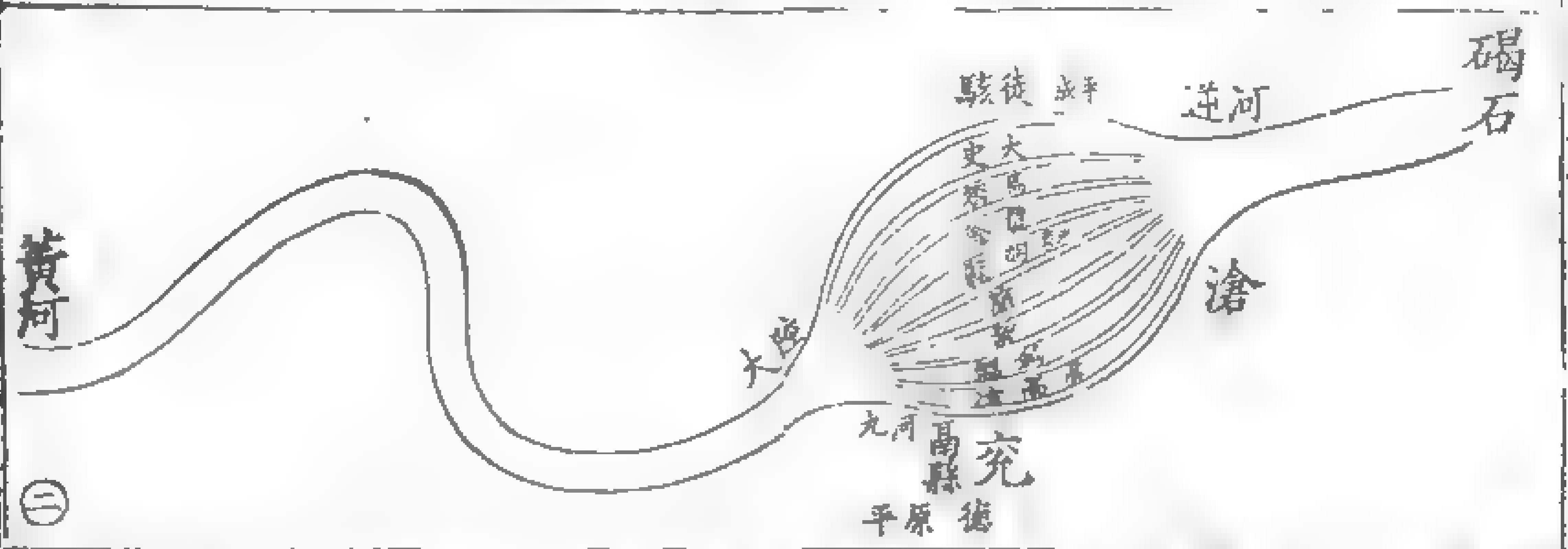
杏溪傅氏禹貢集解

今學之不古若科舉之習害之也明經記誦固不足以言古然猶近古文詞之習興而義疏之學泯矣利所不在誰復睥目視之乎同叔家故貧亦以教舉子爲業乃能取古書天官地志律歷權度井田兵制分寸零整秉除抄忽之說究觀篤攷窮日夜不惕無是書則多方從人借之月累歲積而其學成矣遂取其書專爲之圖條列諸說而斷以己意名曰群書百攷禹貢說蓋其一也夫說禹貢者多家三江莫定其名黑水不知所入諸若此類甚衆余竊得同叔此書讀之蓋躍如也然閒有疑而未決者方圖與之講切會而一之而同叔亡矣以同叔之用工如此其至既勤成一家之言是固不可使之無傳也可攷文多欲鋟之板未辦姑摭其禹貢說出之庶幾留意此學將求證於是者有取焉同叔姓傅名寅烏傷人也蓋晚而徙居與余爲同里云

東陽喬行簡壽朋序



九河既播同爲逆河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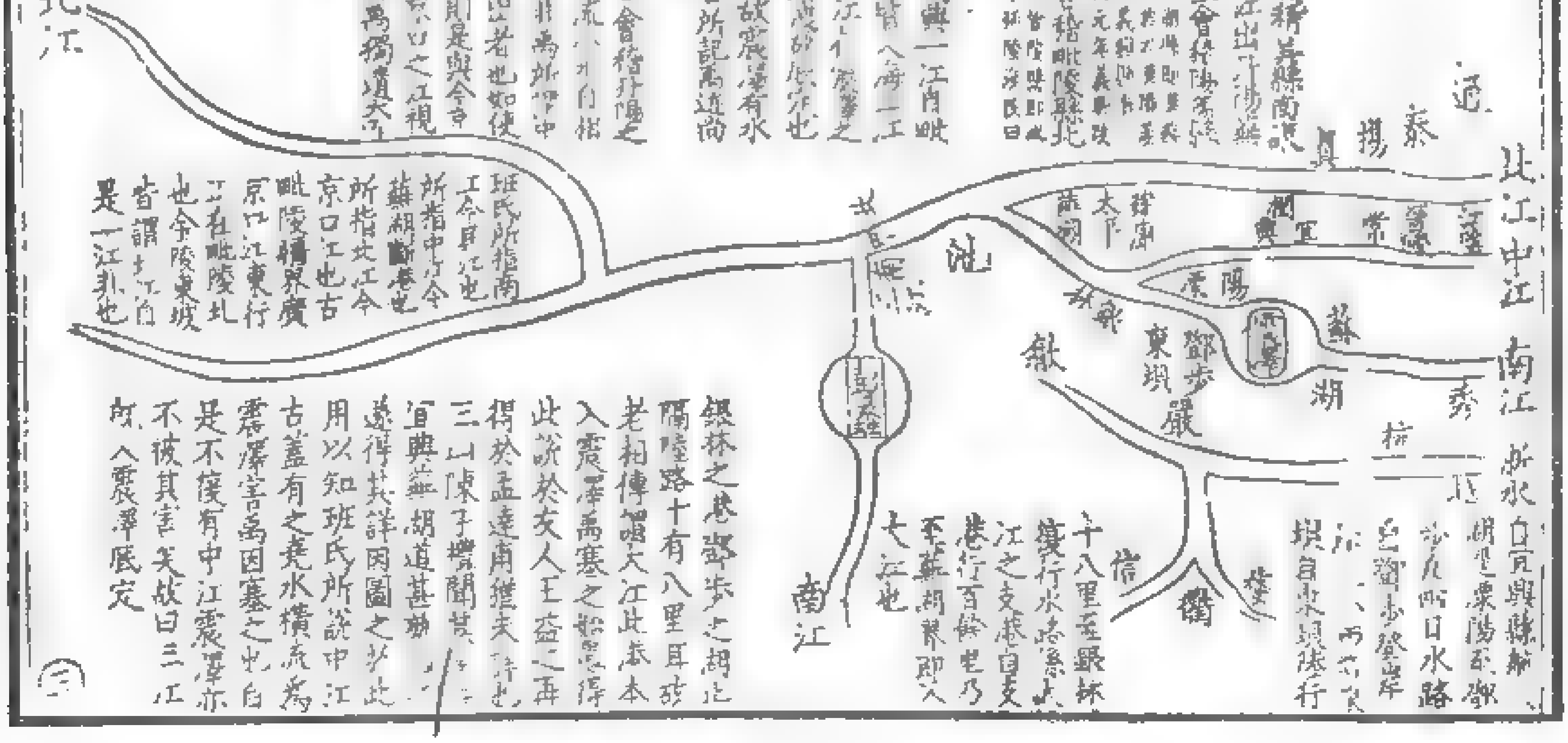
孔氏曰河水分爲九道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也

唐孔氏曰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爲九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兗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一徒駭二太史三馬頰四覆釜五胡蘇六簡七絜八鉤盤九鬲津

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間塞時有故道 [illegible] 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鄭玄蓋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也言閼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

王氏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故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矣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之圖



班氏曰南江在吳縣南東入海 … 胡縣西南東至會稽陽羨入海 … 東入海 … 北江在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王氏曰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皆入海一江在震澤之上一江在震澤之下震澤水有所泄而底定也上一江今中絕故震澤有水患於是見此書所記爲近尚足用以爲非

蘇氏曰班固所言會稽陽羨之三江皆自南徑流入海 … 此三者猶昧滄爲獨瀆大小數何耶

班氏所指南江今自江也所指中江今蕪湖蕪湖也所指北江今京口江也古毗陵轄界廣京口江東行江在毗陵北也今陵東坡皆謂北江自是一江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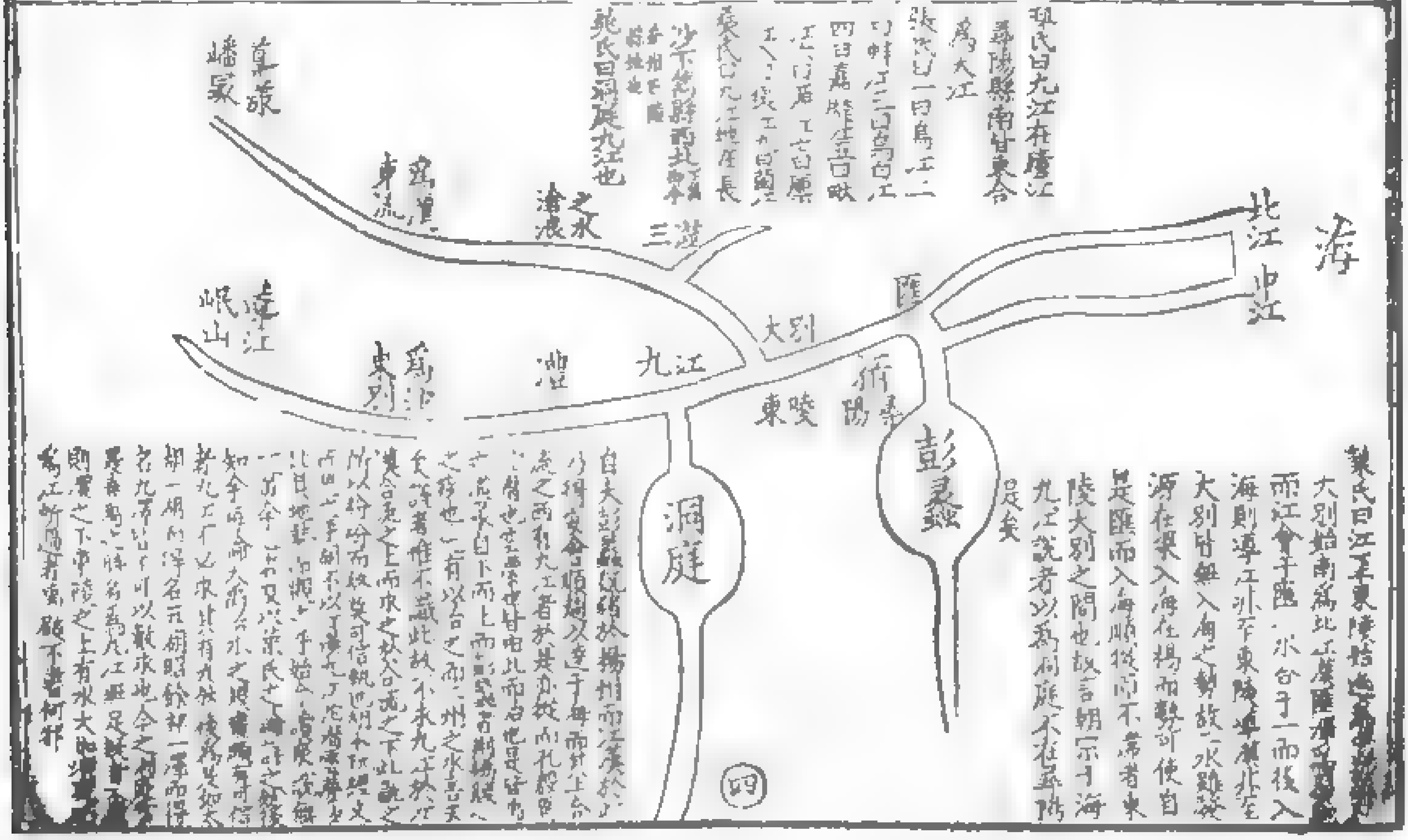
銀林之東鄧步之西胡陽陸路十有八里耳故老相傳謂大江此本入震澤禹塞之 … 得此說於友人王益之再得於孟達甫 … 三山陳子增聞其 … 宜興蕪湖道甚邇遂得其詳因圖之於此用以知班氏所謂中江古蓋有之堯水橫流爲震澤害禹因塞之也自是不復有中江震澤亦不被其害矣故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大江也

十八里至銀林 … 行水路 … 江之支港自支港行百餘里乃至蕪湖界即入

浙水自宣與縣 … 胡界康陽至鄧 … 日水路 … 自東壩陸行

九江東陵彭蠡北江之圖



尚書諸家說斷卷第一

禹貢第一　夏書

孔氏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

唐孔氏曰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其初必在虞書之内蓋夏史抽入夏書或仲尼始退其第事不可知也

林氏曰邶鄘衛之詩邶地所采者則謂之邶國風鄘地所采者則謂之鄘國風衛地所采者則謂之衛國風其間非有異也禹貢之篇夏史所錄故不得謂之虞書而謂之夏書耳孔氏乃謂此堯時之事而在夏書之首禹之王以是功此過論也

沈氏曰禹貢之篇虞書也作於有虞之世述於有夏之時故後世係之夏書以明禹之所作也

張氏曰此一篇以謂史官所記耶而其間治水曲折固非史官所能知也竊意禹敷土隨山刋木奠高山大川此史辭也若夫自冀州至訖于四海皆禹具述治水本末與夫山川之主名草木之生遂田賦之高下

上色之黑白山之首尾川之分派其所以
弼成五服聲教訖于四海者盡載以奏于
上藏之史官史官略加刪潤敘結成書取
以備一代之制作謂之夏書然其間祗台
德先不距朕行此豈史辭哉此禹之自言也
堯典堯之書也而爲虞書之首禹貢舜
之時所作也而爲夏書之首孔子之定
書如此何也舜之有天下蓋傳於堯而
禹有地平天成之功是其所以受舜之
禪宜也至於湯革夏則其書首湯誓武
王翦商則其書首泰誓聖人之意蓋可
知矣孔氏之言曰此堯時事而在夏書
之首禹之王以是功此正殆於有見而
林氏執鄭衛之說以非之未可爲通論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孔氏曰分其圻界刊其木深其流任其土地
所有定其貢賦之差

唐孔氏曰禹別九州之界隨其所至之山刊
除其木又曰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
禹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爲作貢
生文故言禹別耳又曰賦者自上稅下之
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
貢者自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市其
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雖以
所賦之物爲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
不用賦物直隨地所有採取以爲貢者此
之所貢即與周禮太宰九貢不殊但周禮
分之爲九耳其賦與周九賦全異彼賦謂
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云作貢者取下供
上之義也諸序皆言作其篇此序不言作
禹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末言貢篇名足以
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
少師不言作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
之誥與此篇皆爲理足而略之也

班氏曰昔在黃帝作舟車以濟不通旁行天
下方制萬里畫壄分州

陸氏曰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
地布九州鄒子云中國爲赤縣赤縣之內
有九州春秋說題辭云州之言殊也

林氏曰顓頊置九州堯時洪水斷絶使禹理
水還爲九州

王氏曰王制云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
異俗故禹別九州皆奠高山大川以正封域

蘇氏曰不貢所無及所難得

氏曰記云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則九州之名舊矣洪水之害山川上壤封域經界貢賦之制蕩析湮墊皆失其正至禹而復辨故言別水行地上四方不通必隨山刊木以爲道然後能度其形勢觀其源委而川可濬川濬而九土見矣辨其名物以制地征作民職而貢洪出爲貢賦雖異而以奉上爲主故謂之貢

張氏曰洪水滔天九州莫辨禹欲治水先定九州之界然後隨九州之山濬九州之川使水復歸故道而入于海

陳氏曰九州之爲州久矣然州之義學者不論也在堯之時洪水之害浩浩蕩蕩封疆之界不可得而別也禹從其巨鎮之在水中者而別之曰此冀也此兗也此青徐也此荊揚也此豫梁雍也是巨鎮者宛然出於水之中故曰九州也州與洲同隨山濬川者隨水源之所自出者濬之以爲川不汨其潤下之性故也

堯水之害如此其久使彌年亘月無有止息則民生無噍類矣以理推之當每歲之中泛濫有時如今之春夏暴漲而特爲尤甚焉耳禹之治之也當其懷山襄陵之際亦無所措其力憂民之切雖曰由已溺之亦必俟其勢之既殺方嚮尙有可辨而土工有所施於是乎寖規晝以豫爲後來之防而已若其別九州如陳氏謂從其巨鎮之在水中者別之余恐無是理也學不通世務腐儒耳故余不得不爲之辨

林氏曰賦者九州之田賦是也貢者兗州而下厥貢篚之類是也別而言之雖有貢有賦有上下之差合而言之則貢者乃賦稅之總稱不必漆絲鹽絺之類然後謂之貢蓋併與田賦之所出包篚之所入皆在其中矣此貢之一字與商之助周之徹皆是其一代之制取名之總名也

古人之命名不苟也三代取民之制必以貢助徹爲名其用心之仁可知矣是故史官之名此書孔子之作此序皆於貢之一字深致其意幼學能於此乎察壯行猶於此乎背況未嘗知此者乎

呂氏曰隨山有兩意一謂隨山開道以觀

勢一謂隨山之脉絡相視其水勢濬其所

程氏曰禹之自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者因也孔子叙其書曰隨山濬川任土作貢者亦因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亦因也因者本其所自然而無所增損云耳功以因而成則書載其功亦豈外於因哉

九州之分尚矣顧其間高山大川託以爲疆界所視者不容無所記載禹爲司空習此亦素而特其洪水爲害封域淪壞川流故瀆亦決徙不明故禹先定其高山大川之方嚮以別九州之分限則九地之遠近高下水之源委曲折皆可得而審矣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於是次第施之何往而不如其意乎任土作貢夫人能言之而隨山濬川說者罕見其的余請詳辯之禹之自言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史之辭亦曰禹敷土隨山刊木説者意孔子序文當不與之異故多以刊木通道爲解殊不知孔子之文隨山濬川與任土作貢對立隨山而濬川任土而作貢程氏所謂因其所自然之謂也且四瀆之水皆東行以入海而弱水則西黑水則南者其所出所逕之山勢則然也山之勢所向背水因而趨避之者也禹不能逆山以行水亦猶不能強其所無以作貢應變施設雖曰多端而經畫妙用同乎順理孔子序書九三句十二字而深於經意者知其該貫首末無復餘蘊此豈泥於文辭之間者所能窺哉

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孔氏曰洪水泛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隨行山林斬木通道奠定也高山五嶽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

唐孔氏曰禹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已之人分布治之於是平地盡爲流源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往者山爲水所包川皆氾濫祭祀禮廢令始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也

司馬氏曰禹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

唐司馬氏曰尚書作敷土今按大戴禮作傅土故夏本紀依之傅即付也謂付功屬役

之事
顏氏曰敷分也謂分別治之奠定也言禹隨
行山之形狀而刊斫其木以爲表記決水
通道故高山大川各得安定也
蘇氏曰敷道脩載敘義皆治也山行多迷刊
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記云行山表木
葉氏曰辨九州之封域而分布之使官各有
守以任其事民各有宅以任其力而後隨
山刊木之功可施隨山刊木以通道於四
方而後高山大谷之名可正山川有主名
而後或自山道或自川道而水可得治矣

高山大川如荆岐江漢是也治水者不逆
其性而行其所無事則惟形勢之順而已
形勢以山川爲主山川以其高且大者爲
主高山大川各定其所而名正則其餘可
以類求奠定也猶周官言奠地守也
張氏曰敷分也敷土即別九州之義以謂分
辨九州之地然後隨山之形勢以導水之
歸路且又刊木之蔽障以表山路之遠近
則又定高山如五岳者大川如四瀆者東
西既辨南北已明然後導山導川可得
施功也此蓋禹初措手治水之規模也

林氏曰鯀湮洪水以與水爭勢於隄防之間
適以激其怒耳故禹惟務敷土而散之不
與水爭勢而水得其性矣此所以有成功
也隨山刊木者除障蔽而驅禽獸使避水
者各安其居也奠高山大川者本其風俗
之異以爲九州經界之準也
程氏曰禹之經畫必以奠高山大川爲始蓋
高山既奠則避礙有方大川不迷則濬距
有向
呂氏曰史官作禹貢先言禹敷土三字見禹
有一定之規摹在胷中分布九州之土甚

處用此治甚處用彼治工役計用多少然
後用工所以終能成功定高山有箇標準
次便看得箇大川所歸喻如築城若尋常
築動是數年不能得成至李光弼築萬里
城不過數月之功蓋先擺布定甚處成隊
聲勢相接故能速成禹之治水其規模在
此而已刊木以通道定高山大川以爲高
表凡一州之内必有高山大川先定其所
知以爲表則其他皆可知
治水非土木爲用不可也土則隨處以
分布木則隨山以刊伐見禹之規摹也

易無生事擾民之患也如治華陰之河則先於華陰左右分布可取之土於華陰之山刋用便近之木此敷土隨山之義若夫奠高山大川則是定其方嚮源委以辨地域以知遠近以察衆流之所趨會而剛以加功故也此與孔子所謂別九州同

冀州

釋地曰兩河間曰冀州郭氏註曰自東河至西河李氏曰兩河間其氣情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

林氏曰其地險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故曰冀州

唐孔氏曰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爲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兗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荊從荊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兗以下皆准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爲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荊荊高於揚梁荊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南冀兗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兗若使冀州之水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鯀是帝都不得先也

蘇氏曰堯水河爲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爲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尤甚堯都於冀故禹行自冀始次于兗次于青次于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豫雖近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也故次于揚次于荊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故次于豫次于梁次于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故終焉八州皆言自某及某爲某州而冀獨否蓋以餘州所至知之先賦後田不言貢篚皆與餘州異

林氏曰禹之治水其始也必決其壅塞之水然後及導其川澤之流而其所爲先後之序且載於九州之後導岍及岐以下是也此之所載但記夫九州之經界與其田賦貢篚之詳若夫治水之先後不在於此也洪水之爲害泛濫於天下其治之也

相視其水之大勢順其地之高下漸而導之不可拘於經界之限也故自導岍及岐以至于又東北入于河其首尾本末各有條理盖治水之勢未嘗不自上而導下自下而決之於海也史官條列備言於經界之後論九州者但當觀其分疆定界與夫制田賦之多寡不必論其先後之序王制曰自東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常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此則冀州之境界也

張氏曰冀州不言山川所界如濟河惟兖淮海惟揚者盖王者以天下爲家京師爲室其山川則當以天下爲界安可如餘州之局以山川哉此又禹之微意也

孔蘇二家執九州之次以爲禹之治水自下而上林氏執導岍以下之文則以爲自上而下二者將孰從而折衷之孟子曰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孟子之言自北而南自下而上且不及雍梁而遠言中國可得而食則禹之規摹亦可見矣若夫導岍至敷淺原此乃記濬畎澮距川之方嚮導黑水至東北入于河此乃記九川之首尾林氏亦明經意遽執此文謂治水必自上而下其於世務不通甚矣且使禹之行河必欲積石之功既畢然後鑿龍門以治華陰孟津諸處則於三數月之間其或雨潦驟集冀豫兖青之民又何所賴於禹乎故夫治水者必使其下能容而有餘易泄而無礙然後可以安受上流而不至於衝激以生怒禹之經畫所以首冀兖而後雍梁者此也苟能明此則非惟達禹貢九州之次且於孟子之談禹知其有自來矣孔蘇之論又安可忽或曰禹疏九河而後瀹濟漯信孟氏之言有倫也決汝漢而後排淮泗亦豈必自下而上乎曰此其文爲注江而設也其實禹之治水瀹濟漯之後遂治淮泗以及於江江治矣然後治漢治汝如禹貢所載九州之次也或又曰四水惟漢入江耳汝泗入淮淮徑入海安得俱言注之江乎曰古溝洫法南北東西互相通灌如揚之邗溝雖吳王所開廣然古必有迹道可以泄淮水而注之南矣不然

則孟軻氏豈容無稽據而肆爲之說

旣載壺口（在今隰州吉鄉）治梁（在今同州韓城）及岐（在今鳳翔岐山）

孔氏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

唐孔氏曰史記稱高祖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則秦焚詩書圖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爲武帝博士必當具見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當時疆界爲然也

班氏曰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按慈州吉昌縣冀北屈也有壺口山故屈歷晉無改至後魏始文置定陽隋開皇十八年又改名吉昌縣屬本朝熙寧五年慈州廢以吉昌隸隰州更名吉鄉）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按同州韓城縣漢爲夏陽有梁山隋開皇十八年置韓城）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按岐州岐山縣有岐山周大王邑於岐即此岐山本後周三龍隋開皇十六年改名岐山以有岐山故也）

鄭氏曰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

王氏曰載事也旣事壺口然後治梁及岐也水逆行氾濫而亂故治之也

蘇氏曰梁岐二山在雍州今於冀州言之者豈當時河患上及梁岐乎禹通底柱則壺口平而梁岐自治因河而言非以二山屬冀州之地也

葉氏曰詩言奕奕梁山惟禹甸之則梁之施功爲多而岐則因梁以及之者也

林氏曰言冀州之水而及於雍之梁岐者曾氏曰呂不韋云龍門未闢呂梁未鑿（徐州彭城縣呂梁山也有呂梁鎮）河出孟門之上（孟門山與龍門山相對在今隰州吉鄉縣）大溢逆流無有丘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按地理志謂壺口在北屈之東南而酈道元謂孟門在北屈之西南則壺口孟門之東山也龍門在梁山北則梁山龍門之南山也以是言之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橫流而出則知其東之壺口其南之梁山其西之岐山皆墊於水矣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而其餘功又及岐山焉蓋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併言於冀也

東萊先生曰岐梁皆是龍門左右之地也水之所以爲患正緣龍門狹隘壅塞其水故禹治之鑿龍門使水勢通行以此觀孟子謂禹之治水行其所無事此豈得爲無事

蓋鑿其所當鑿治其所當治所以爲無事也二州山川有利害相關而同一時之役者非特此也示例於此而他不言可知矣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距野北溢于濟南溢于泗而彭城最受其害水之環城至高二丈八尺是時蘇東坡方守彭城恐其民驚潰乃登城以鎮之曰當與城俱存亡及水退乃坡相視子城之東門正當水之衝府庫在焉而地狹不可以爲甕城乃大築其門護以磚石建黃樓於其上繼而潁濱將之宋過而登之乃爲之賦曰嗟維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元光河決瓠子)包原隰而爲一窺吾墉之摧敗吕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洄洑而不進環孤城而爲海觀此賦則知吕梁與河患相表裏也吕不韋之説潁濱之賦學者不可不知

既修太原(在今太原府榆次縣)至于岳陽(即今晉州霍邑縣霍山)

孔氏曰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

唐孔氏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爲郡名即晉陽縣是也(按隋文帝改晉陽爲太原縣宋太平興國四年省入榆次[illegible])

班氏曰河東彘縣有霍太山在東

林氏曰晉州霍邑縣有霍山一名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按後漢順帝陽嘉二年改彘爲永安隋開皇十八年更名霍邑)

王氏曰地爲水所攻蕩隳圮而壞故修之也

葉氏曰載始事也傳言禹能修鯀之功則鯀之功不皆廢也蓋有因而修之者焉鯀惟知治太原至岳陽而不知道壺口推而上之以及梁岐而與岳陽會此功所以不成故禹始事壺口治梁及岐壺口梁岐治因修鯀之舊迹以至于太原岳陽

張氏曰此言既治太原之水沿流而至于太岳之南也太岳在太原西南上流既治則下流通利而入于南河矣

林氏曰曾氏云太原汾水之所出岳陽汾水之所經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道汾水故也(按水經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南過永安縣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今嵐州靜樂縣即汾陽地也管涔山在其界河中寶鼎縣即漢汾陰也本朝祥符四年改爲榮河)

覃懷底績〔即今懷州之地〕至于衡漳〔清漳出今潞州縣濁漳出長子〕

孔氏曰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

唐孔氏曰地里志河內有懷縣在河之北蓋覃懷二字共爲一地衡即古橫字橫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漳

杜氏曰懷州禹貢覃懷之地〔按唐正觀元年者據縣入武[illegible]而杜氏云武陟漢懷縣地[illegible]是工[illegible]所省[illegible]地也後世[illegible]不一難以盡詳[illegible]〕

班氏曰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濁漳水出長子縣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阜城今隸永靜軍[illegible]鄴爲相州臨漳縣之[illegible][illegible]〕

林氏曰曾氏云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而注之地之形南北爲從東西爲橫河北流而漳東流則河從而漳橫矣禹自覃懷致功遂踰太行而北既得漳流而導之入河漳水合河下流如不以道則亦害於河流故也曾氏論禹貢山川地理援引書傳考究源流其説皆有依據比諸儒之説爲最詳

堯都冀之平陽今晉州所治臨汾縣也禹之治水莫先於帝都而冀州三方距河深患所在其疏導莫先於河矣然行河當自下流始而冀州所紀惟急於帝都之傍近而下流未嘗及焉何也今以地理詳之壺口梁岐皆帝都之西也太岳在霍邑霍邑北臨汾百有餘里則太原岳陽帝都之北也覃懷帝都之南也衡障帝都之東也於帝都四面固無水不逹於河而吾第憂河之下流不決而

上之水皆奔赴之速則豫兖青徐之民將何所逃其害乎禹之用心固愛君之至而其於救斯民之溺特可緩乎竊嘗思之而得其説於孟子之談禹而又熟複禹貢之書然後其疑始釋而於神禹治水之規畫始井井乎知其序矣孟子之言曰禹疏九河瀹濟漯是其爲談禹之要旨無大於此者夫九河者河之最下而濟漯者其傍流也治其最下而速其行通其傍流而使其中無停積之患則河之大體無足憂矣禹既規畫成此

然後疏帝都四傍之水舉達于河而冀州之患平矣冀州之患既平則凡兖青徐揚之所當治或四載躬臨或賛佐分命又從而次第舉矣苟或不然則雖奇計百出堤防萬端以殫終身之勞而水胡可得而治邪今觀禹貢而冀州不言疏九河以九河爲兖州之地而首言於兖州故也不言瀹濟漯以漯流兖州濟歷豫兖而不可總之於冀故也且又導九州之首尾各已條列於後儻於每州一一言之則經文不幾於重複之甚乎又况禹之治水苟

其利害相因則雖川異州亦必有同一時之役者如其必待某州之功畢然後治某州則禹之聖豈無權而幾於執一者乎或曰壺口梁岐之役曾氏以爲鑒龍門而冀州所記不及龍門何也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已列之於後故於此但言壺口梁山所以互見其事也亦猶言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而捨梁山不言者與此治梁互見之也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則上捨太原而不言下舉雷首以見治龍門梁山之下而厎柱析城王屋太行之治則覃懷厎績之由也禹貢一書吾姑舉其一州言之其互見之法精密如此學者可得而易言乎哉或又曰載始事也禹經始冀州莫先龍門而雷首厎柱析城王屋太行皆居其後乎曰瀹濟之時固嘗有利害相因而導之者矣然龍門汾水未治於上則雷首而東欲厎績不能也故論天下之大勢禹之經畫雖無先於疏九河瀹濟漯而就冀一州言之則龍門者咽吭之害也汾水抑又次焉史書之曰冀州既載

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然後覃懷厎績以至于衡漳先後之序曉然如此然學者不識形勢而觀此書譬之青天白日瞽者欲知其清明其可得乎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孔氏曰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

顔氏曰柔土曰壤

唐孔氏曰九章算術穿地四爲壤五壤爲息

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故云無塊曰壤孟子稱稅十一爲正輕之於堯舜爲大貊小貊重之於堯舜爲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稅俱十一而得爲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荆州田第八賦第三爲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爲人功少也是據人工多少總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此計大率所得非上科定也但治水據田責其什一隨土豐瘠是上之任上而下所獻自有差降即以差等爲上之定賦也然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常

鄭氏曰此州入穀不貢

王氏曰物其土田以知所宜奠其賦以知所出也冀州之土非盡白壤而曰白壤者其大致然也餘州蓋皆如此

蘇氏曰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禹貢田賦皆九等此爲第一雜出第二之賦冀州畿內也田中中而賦上上理不應耳必當時事有相補除者豈以不貢而多賦邪然不可以臆說也

葉氏曰此周官所謂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以制地征者也五物五地之所宜物也以五物制地征故賦有出於土者此庶土交正而爲之者也以九等制地征故賦有出於田者此咸則三壤而爲之者也惟賦不皆出於田故有田上而賦寡如徐青梁之類而甚若雍之田上上而賦乃中下者有田下而賦多如豫冀揚之類而甚若荆之田下中而賦乃上上者田下而賦多則土賦兼其閒也田上而賦寡則又溝畎灌溉之於水旱畜泄有利否而人力衆寡勤惰之不齊不可槩以田爲率也賦以出於田爲正故餘州皆以賦次田而冀州獨以賦次土者蓋冀州之田第五而土白壤賦出於土宜多於田

林氏曰周官大司徒之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終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蓋將欲教民樹蓺與夫令地貢斂財賦必辨九州土

壤之所宜土性不同則所宜之穀亦不同如周官職方氏荆揚州宜稻兗雍州則宜黍稷之類因其土地所宜而教之播種則其所收者必多也故禹於洪水既平之後將欲教民粒食因而致田賦之差必先辨九州土壤所宜以利民也九州之賦校數歲之中以爲常則是九州之賦自有常數而九等之差亦不可易也而又有錯出於他等之時者盖歲有豐凶水旱之不同不可取必於每歲之常賦必時有所蠲放以利民是以其所入之總數自有增損多寡

之不同孟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歲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孟子此言謂其有激而云將以救戰國之虐政則可若謂禹貢之法爲不善則不可蓋九州之賦既有每歲之常數而又有雜出於他等之時則是其於凶年無取盈之理觀禹貢一篇然後知禹之貢法

未嘗有不善也禹之貢法固善矣意者後世之子孫不善用之惟取必於每歲之常賦又無雜出於他等之時此夏法之所以爲弊也田之高下既分九等則其田賦亦當稱是而乃有異同者盖田有高下逐畝所收之多寡而比較之然九州之間地有廣狹民有多寡則其賦稅所入之總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高下而準之也荆州之田下中而賦則上下田賦相較所差者亦五等田賦所以如是之遼絶者盖洪水既平之後民之蕩析離居未復其業必有

偏聚之地闢地有先後人功有修否不可得而均也是以賦之所入與田之等級有如此之懸絶也貢篚之制自兗州而下皆有之而冀州獨不言者盖畿內之地天子之封内無所事於貢也

張氏曰冀州之水既治而土賦與田皆可辨其名色定其高下也蓋天下至大先王所以坐運於一堂其風俗所尚土地所宜無不周知其曲折則以有圖書爲可按見也聖賢巧思於此可知在五帝則有九丘之書在唐虞則有禹貢之篇在周則有職方

之志在漢則有輿地之圖皆所以囊括四海斡運天下也其可忽哉土惟白壤賦惟上上第一田惟中中大數已定不可改易使其當理則有萬世之安使其不當則有萬世無窮之禍是故非禹之賢聖其物土田定賦貢安知其不爲害也唐明皇失德自宇文融爲括田使始以客户爲主户以見賦爲羨賦自此明皇侈心愈開而王鉷楊愼矜楊國忠輩皆祖述其意名色百出遂至於亂盧杞又祖述其意以奉德宗亦有奉天之亂以是知物土色定田賦豈可忽哉

呂氏曰賦上上田中中差四等龍堯之都事事皆出於此所以特重於他州然別有所利亦與他州一般

此州紀賦於土田之間見土田皆有賦也然賦出於田者多故餘州惟以賦次田

冀 田第五 錯第二 賦第一

兗 田第六 錯無 賦第九

青 田第三 錯無 賦第四

徐 田第二 錯無 賦第五

揚 田第九 錯第六 賦第七

荆 田第八 錯無 賦第三

豫 田第四 錯第一 賦第二

梁 田第七 錯第九 賦第八第七第九

雍 田第一 錯無 賦第六

林氏之說曰九等之差不可易而又有錯出於他等之時者蓋歲有凶豐之不同不可取必於每歲之常而時有所蠲放以利民故所入之總數自有增損多寡之不同此其爲說甚善而愚切有甚疑者二不可以不論也九州惟冀揚豫梁有錯而餘所無者五州豈水旱之災惟冀揚豫梁爲有而餘則無之乎不然何厚於彼而薄於此也冀之賦第一而錯降之爲二梁之賦第八而錯降之爲九是優恤之例然也至於揚則自七而升六豫則自二而升一梁則又有自八而升七九之時凡水旱宜優恤而顧反增益何耶如其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不爲虐則禹亦豈於定制之外横有所取於民者乎夫孟子之議貢蓋其叔世之弊政而禹之定制雖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貝於凶荒之歲則必有爲之輕恤者矣其於上熟之歲則必能藏

於民矣如其不然則豈有禹聖人而於政在養民之說能言而不能行邪切嘗屏去諸家訓傳獨取經文端坐熟復意其錯之爲言非雜也差也九州之賦有一州之內而可均齊者則無差等之例如其不可均齊則大槩幾何而或升或降亦任土隨宜可也故冀州大槩則上上而差等之例則有降而爲上中揚州大槩則下上而差等之處則有升而爲中下皆其當時之則例如此要不可以指定言耳若如此說則庶乎經文前後

可以通貫攷古者更爲我評之

恒衛既從恒水出今定州曲陽衛水出今眞定之境大陸既作跨相趙深三州之境

孔氏曰二水既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

班氏曰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恒山北谷東入滱滱水出代郡靈丘縣東至文安入大河按上曲陽後齊去上字隋開皇六年改爲石邑七年改曰恒陽唐元和十五年更名曲陽靈丘屬[illegible]蔚州今爲化外文安漢渤海之縣也唐隸莫州今隸霸州按水經滱水東北至長城注于易水班氏謂入大河恐非文安去長城亦近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東入虖池熙寧八年省靈壽縣

鹼入衍盾斜盧滋出代州繁畤縣東南[illegible]阜山入遲深州饒陽派北至眞斗信都縣[illegible]東入海古信都不當東北至海大陸澤在鉅鹿縣北按[illegible]地上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illegible]與邢州鉅鹿縣漢南䜌地漢鉅鹿縣今平鄉縣也按九域志平鄉今廢入鉅鹿爲鎮鉅鹿隸邢州是相州鉅鹿縣有大陸通典趙州昭慶縣漢廣阿縣也隋爲大陸縣有大陸澤唐志云昭慶本大陸武德四年曰象城天寶元年更名昭慶九域志云　皇朝開寶五年改昭慶爲隆平熙寧六年省隆平爲鎮入臨城縣趙州臨城縣有大陸通典深州陸澤縣禹貢大陸澤在此唐志云先天二年析冀州饒陽鹿城置陸澤縣九域志云　皇朝雍熙四年省陸澤入靜安深州靜安縣有大陸矣

曾氏曰恒衛二水在帝都之北而且遠大陸地最早而河所經故其功成在禹貢田賦

既定之後

葉氏曰河流有歸二水不治而自從也二水從而大陸可作矣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陸以地形得名也

大陸之地廣大跨相趙深三州俱有之不止於河所經也恒衛二水既入滱與虖池而滱虖池皆逕大陸之北而東行言恒衛既從則滱虖池之治可知矣滱虖池治則大陸之可耕作必矣雖然禹迹既至衡漳則不隨及恒衛而乃於田賦既定之後徐而治之何也蓋大河[illegible]

跡分漳諸水既導冀州之患亦既平矣而恒衛非其所甚急故緩之唐孔氏曰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其形勢計其人功設施規摹指授方略令人分布並作此說甚當然緩急先後之宜禹亦不應無有也學者讀禹貢須察其緩急先後之宜則智識可以明而他日輔吾聖君以經綸天下之大務當與禹治水同學者其勉哉

島夷皮服

孔氏曰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

唐孔氏曰島是海中之山九章筭術所云海島邈絕不可踐量是也

蘇氏曰東北海夷也水患除故復皮服

林氏曰冀州之島夷青州之萊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與雍州之崐崘析支渠搜皆是逐州之間所近要荒之服也洪水既平之後任土作貢自綏服之內皆有每歲之常貢至於要荒之服則不責其必貢也亦不責其重貨也間有欲效誠於上者則使之惟輸其所有之物如蠙珠織皮之類是也島夷皮服者言水害既除海曲之夷獻其皮服也蘇氏以揚州島夷之卉服爲厥篚至於此州之皮服則云水患既除復服皮服是以此二句分爲兩說其自違戾如此

夾右碣石入于河（山在今平州盧龍縣）

孔氏曰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

班氏曰大碣石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顏氏曰碣[illegible]者[illegible]後漢志云碣石山在遼西臨渝縣南隋志[illegible]平州盧龍縣有碣石宮有碣石[illegible]盧龍縣[illegible]）

唐孔氏曰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入於渤海（今滄州界）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爲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於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也梁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則入河逆上爲還都白所治也

司馬氏曰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渤海瓚釋其言曰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禹時不注渤海也

蘇氏曰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左顧碣

石如在挾掖也

林氏曰冀州所都蓋在東河之西南河之北西河之東三面距河是其建邦設都之意實有取於轉輸之利朝貢之便也禹貢所載上言賦貢篚之事而於下言其所以達於帝都之道其始末曲折莫不盡備而皆以達于河爲至蓋達乎河則達于帝都故也此云夾右碣石入于河者蓋在冀州之北者遠於帝都之地或有舟楫轉輸則必遵海道以入于河然後至於帝都瀕河之地則徑自河以達于帝都矣

張氏曰此又記山川形勢所在也此記島夷入貢之道耳餘不必專自碣石入河也觀西傾因桓是來可見不獨西傾雍之浮積石亦然記遠不記近此經文之妙

濟河惟兖州

孔氏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唐孔氏曰據謂跨之距至也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兖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西北至東河也

李氏曰濟河間其氣専質體性信謙故云兖兖信也

杜氏曰蓋以兖水爲名又兖之爲言端也端也端言陽精端端故其氣纖殺也

林氏曰自兖州而下八州皆以其高山大川定逐州之疆界序所謂別九州而篇首所謂奠高山大川也九州命名之意蓋出於一時之偶然不可必求其義也

鄭氏曰禹貢之書所以爲萬代地理家成憲者以其地命州不以州命地也如兖州者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南在北故曰濟河惟兖州以濟水河水之間爲兖州也以荆山衡山之間爲荆州故曰荆及衡陽惟荆州濟河者萬代不泯之川也荆衡者萬代不泯之山也使荆兖之名得附此山川雖後世更改移易爲不没矣

九河既道其地已合於海

孔氏曰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今德州平原縣有

唐孔氏曰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爲九道故知在兖州界平原以北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

原缺

簡潔鉤盤鬲津漢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塡塞時有故道成平晉省按其後廢於河時在今滄州之境東光今屬永靜軍興濟州安陵縣有漢鬲縣故城在西北鄭玄去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闢古至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鄭氏言據此文爲齊桓公塞之也言閼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五代讖方考王周顯定一年褒弓高入東光

杜氏曰徒駭鬲津鉤盤胡蘇四河並在今滄州城郡界滄州馬頰覆釜二河並在今平原郡德州界德州其餘三河未詳

[stamp]

唐孔氏曰江以南水無大小俗人皆呼爲江或從江分出或從外合來

劉氏曰湖漢九水入于彭蠡是爲九江

桑氏曰九江地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下雋即岳州巴陵縣也

晁氏曰洞庭九江也

林氏曰九江之名與其地世代久遠不可強通然各自別源而下流入江此則可以意曉也

程氏曰九河言播而江不言則江不爲九江甚明也然其所以名九當時必有所因不容鑿爲之說若其地且據漢世所傳謂在尋陽者爲正蓋不敢於去古既遠之世剏爲臆說以破近古者之傳也

葉氏曰江出岷山漢出嶓冢皆在梁去海甚遠江東至陵始迆爲中江漢至大別始南爲此江漢匯澤爲彭蠡而江會于匯二水合于一而後入海則導江非至東陵導漢非至大別皆無入海之勢故二水雖發源在梁入海在揚而勢可使自是匯而入海順從而不違者東陵大別之間也故言朝宗乎海九江說者以爲洞庭在不尋陽是

矣九江荊之舊江也江漢有朝宗之勢則
自澧而過至于東陵其流雖大而無所壅
遏故九江不失其舊而甚中也殺中也甚
中者宜過中而反不失中之辭也
張氏曰水患既去九江之水皆循故道甚得
地勢之中不復泛濫爲害也
白夫彭蠡既豬於揚州而江漢於此乃
得安會順趨以達于海而其上合流之
西有九江者於是亦從而孔殷焉沱潛
也雲夢也皆由此而治也是皆禹之導
水自下而上而彭蠡者荊揚腹心之疾
也先有以治之而二州之水害去矣說
者惟不識此故不求九江於江漢合流
之上而求之於合流之下此說之所以
紛紛而終莫可信執也胡不玩經文而
思之乎胡不以江漢九江沱潛雲夢次
比其地勢而觀之乎始余讀衆說無一
當余心者及以葉氏之論詳之然後知
余每論大禹治水之規畫頗有可信者
九江不必求其有九然後爲是如太湖
一湖而得名五湖昭餘祁一澤而得名
九澤皆不可以數求也今之洞庭當是

堯禹之時名爲九江無足疑者不然則
澧之下東陵之上有水大如洞庭而爲
江所過者禹顧不書何邪
沱潛既道沱出今江陵枝江縣潛當在江陵昔江縣
孔氏曰沱江別名潛水名皆復其故道
李孔氏曰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漢出爲潛
而孔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以
二州沱潛爲一者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
曰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
遂從荊州分出猶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
林氏曰江沱出南郡枝江縣西東入江
鄭氏曰枝江之沱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
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
也潛則未聞象類按通典江陵石首縣即漢華容縣地在府東南[illegible]入沔行五百里
蘇氏曰枝江沱水華容夏水此荊州之沱潛
也鄖縣沱水安陽潛水此梁州之沱潛也
以安國穎達之言攷之味別之說古人蓋
知之久矣梁州荊州相去數千里非以味
別安知其合而復出邪
林氏曰據爾雅之言是凡水之出於江漢者

皆有此名也出於荆者荆之沱潛也出於梁者梁之沱潛也要之皆是自江漢而出不必有合流味别之説

程氏曰水自河出爲灉故兖有灉沮之灉而後世亦以宋水之受汳者爲灉不限一水也江有沱之詩始曰沱中曰汜終曰渚三者展轉變稱皆取聲協亦可以見其不主一地不專一名也是皆可以類推者也然則凡水之出江漢皆可名以沱潛則沱潛云者乃從江漢流得名耳荆貢自漢陽以上浮漢支水皆爲潛浮江支水皆爲沱鄭氏不以枝江沱水爲此之沱以其非從江出故也而東坡指以爲是蓋亦姑從漢志云耳余攷枝江之地隸今松滋松滋在江陵西南亦安知枝江之水不于江出而後入江邪至若鄭氏以夏水爲沱而東坡則指以爲潛此東坡之疎耳何者夏水首受江於華容之境行五百里東入沔此正合爾雅江出爲沱之説而東坡以爲潛非也然則潛不可得而知歟國初乾德中以漢江陵縣地置潛江縣在荆南東北百有餘里或者水有自漢而來名之曰潛故縣因以名歟程氏求沱潛於漢陽而上之地得之矣

雲土夢作乂 雲在安州安陸夢在江陵石首

孔氏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

唐孔氏曰昭三年左傳云楚子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定四年左傳云楚昭王寢于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地理志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枝江縣西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 安陸今安州 或曰華容東南有巴丘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相如子虛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

小司馬氏曰雲夢本二澤名蓋人以二澤相近或合稱雲夢耳左傳云昭王寢於雲中又楚子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則是二澤各別也

蘇氏曰據春秋傳所載則雲與夢二土名也而云雲土夢者古語如此猶曰玄纖縞云爾

王氏曰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之地則非特土

見而已草木生之矣非特草木生之而已
人有加功乂之者矣
在安陸者雲也在漢之東在華容者夢
也在江之南二澤夾江漢於其中而各
自鍾水於江漢之外者也後世以其地
望相近故總稱雲夢焉耳攷此又以知
經云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者以江漢
支流俱治而其傍之澤無復泛溢之患
也雲土者言濱雲之土復其舊也夢作
乂者言濱夢之人皆作乂也此則上下
互見其義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孔氏曰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
林氏曰此州之土雖同揚州之塗泥然其地
稍高故其田加於揚州一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孔氏曰土所出與揚州同
唐孔氏曰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
善者爲先由此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
第皆以當州貴者爲先也
林氏曰按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荊州其利
齒革則是二州之所産不無優劣可見矣

張氏曰徐州浮磬先於蠙珠豈可謂珠不如
石乎梁州鐵先於銀豈可謂銀不如鐵乎
穎達之說過矣此當以文體爲言
所出適饒於此而且善故先之非以二
物之貴賤等輕重也張氏之辯雖巧而
實非
杶榦栝柏礪砥砮丹
孔氏曰榦柘也柏葉松身曰栝砥細於礪皆
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也
唐孔氏曰考工記云弓人取榦之道也以柘
爲上釋木云栝柏葉松身陸機毛詩義疏

云杶樗栲漆相似如一杶栝柏皆木名也
以其所施多矣柘木惟用爲弓榦弓榦莫
若柘木故舉其用也砥以細密爲名礪以
麤糲爲稱鄭云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
魯語曰肅愼氏貢楛矢石砮賈逵云砮矢
鏃之石也丹者丹砂王肅云丹可以爲采
顏氏曰丹赤石也所謂丹砂者也
曾氏曰揚州貢木不言其名所貢之木不可
勝言也此州曰杶榦栝柏其所貢者止此
而已
張氏曰今辰溪丹砂醫方所貴正荊州分域

也
惟箘簬楛三邦厎貢厥名
孔氏曰箘簬美竹楛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
陸氏曰韋昭云箘一名聆風也馬云楛木名可以爲箭毛詩草木疏云葉如荊而赤莖似蓍
唐孔氏曰鄭玄箘簬聆風也竹有二名或大小異也箘簬是兩種行也傳言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
顔氏曰箘簬竹名楛木名皆可爲矢
蘇氏曰三邦大國次國小國也杶幹栝柏礪砥砮丹與箘簬楛皆物之重者荊州去冀最遠而江無達河之道難以必致重物故使此州之國不以大小但致貢其名數而準其物易以輕資致之京師重勞人也
張氏曰三物貢其尤美者厥名猶言尤美也
林氏曰考工記云材之美者有妢胡之笴鄭玄妢胡胡子之國在楚旁意者即三邦之故也歟
呂氏曰九杶幹及楛十物非朝廷所常用必使之貢則勞民不使之貢則有用而或闕故惟使貢其名名者列其條目而貢之也見聖人處事之精審如此
包匭菁茅
孔氏曰包橘柚匭匣也菁以爲葅茅以縮酒
唐孔氏曰周禮醢人有菁葅鹿臡鄭玄菁蔓青也蔓青處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其味善也僖四年左傳齊桓公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周禮甸師云祭祀共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莤莤讀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
鄭氏曰菁茅一物也匭猶纏結也菁茅茅之有毛刺者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
王氏曰包匭菁茅者包且匭也物或篚或包至菁茅則包且匭者正以供祭祀故嚴之也
張氏曰安國謂匭爲匣而凝於包故以包爲橘柚康成以包爲裹而凝於匭故謂匭猶纏結余謂二物雖微專以供祭祀而非他用豈可不謹哉故以匭藏菁茅矣又以帕複包匭而致嚴也學欲通古今不因見今日之用複帕包盤盂之屬則包匭之說終

爲孔鄭所惑矣

厥篚玄纁璣組

孔氏曰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

唐孔氏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廵云三染其色已成爲絳纁絳一名也說文云璣珠不圓者玉藻說佩玉所懸者皆云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也

張氏曰組此州所善織紝者

九江納錫大龜

孔氏曰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

唐孔氏曰史記龜策傳云龜千載滿尺二寸漢書食貨志云元龜距冉長尺二寸孟康注云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

杜氏曰蘄州廣濟縣蔡山出大龜書云九江納錫即此

杜氏亦附會漢儒九江之說耳要禹時大龜不必蔡山者是

諸氏曰大龜國之所寶其得不可以爲常貢又不可錫命使貢惟使有之則納錫於上先儒多以爲錫命乃貢此則何以異於錫貢哉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孔氏曰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

葉氏曰江沱潛漢與河皆不通故必陸逾于洛而後至于南河

曾氏曰自漢而逾洛

張氏曰順流而下曰浮自荆州順江流以入沱自沱順流以入潛自潛順流以入漢至漢則捨舟陸行以入洛自洛以入于南河

程氏曰荆之貢不經浮江漢而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正逕或循枝派期使於事而已也𣲖漢之極無水可浮則陸行至洛以期達河故曰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也

自孔安國有順流曰浮之說學者多信之而余竊有甚疑者豫貢浮于洛達于河順流也雍貢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亦順流也而灊漯受河而東流兖貢浮濟漯以達于河果爲順流乎泗水東流入淮徐貢曰淮以浮泗自泗以達河果爲順流乎況荆貢所謂浮于江沱潛

漢正如程氏各隨其便之說而逾洛則
是逾漢而上無水可以通河故捨舟陸
行以入洛由洛以至于河耳又安可謂
浮漢為順流乎浮也者舟行水上之謂
安國不究經始末而輕為之解學如無
垢亦為所誤信哉程氏用功於禹貢也
深而曰者余之所疑亦因是而判然矣

荊河惟豫州

孔氏曰西南至荊山北距河水

李氏曰河南其氣安舒厥性寬豫故曰豫豫
舒也

杜氏曰豫在九州之中言常安逸也又云豫
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

蘇氏曰自北條荊山至于河為豫州北條荊
山至河甚近當是跨荊而南猶濟河惟兗
州也

林氏曰蘇氏之意蓋謂荊州之言荊者南荊
也豫州之言荊者北荊也雖以此二山分
配二州然以地理攷之其實不然北荊與
河相去不甚遠苟以荊山為北荊之荊則
豫州之境不應如是之狹也曾氏曰臨沮
之荊其陰為豫州其陽為荊州此說是也

出今虢州盧氏縣熊耳山東北入洛洛瀍出今西京河南縣穀城山東南入洛澗出今西京新安縣東南入洛既入于河、

孔氏曰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
山瀍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

唐孔氏曰志云伊水出盧氏縣東熊耳山傳
云陸渾山者熊耳山在陸渾縣唐先天元年割陸渾置伊陽伊陽今隸西京志云洛水出上洛縣冢領山
傳云上洛山者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內上洛今隸商州志云瀍水出穀城縣潛亭北傳云
河南北山者穀城潛亭北即是河南境內
之北山也通典洛州河南縣有穀城山瀍水所出古穀城在縣西北後漢

志引博物記曰瀍水出替亭山志云澗出新安縣傳云沔
池山者沔池在新安縣西也志詳而傳略
所據小異耳沔池今隸西京伊瀍澗三水入洛合
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為害也

林氏曰據伊瀍澗入于洛而洛入于河此言
伊洛瀍澗則以四水列言者曾氏曰漢水
入于江以入海而荊州言江漢朝宗于海
與此同意蓋其水之大小相敵也
下文導洛言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
伊此序水之次第自上而及下也此言
伊洛瀍澗乃治水之先後自下而及上

也曾林二公不知察此而求爲小大相
敵之說夫三水入洛而洛得兼三水而
爲大顧謂之相敵可乎不然則禹數九
川洛與其一奚爲而三者不言也

滎波（在今鄭州滎澤縣）既豬導菏澤（在今曹州定陶縣界）被孟豬（在今南京宋城縣）

孔氏曰滎澤波水已成遏豬菏澤在胡陵孟
豬澤名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

唐孔氏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陵縣（章帝更名胡陵）（至晉不改其後不知廢以何時）不言其縣有菏澤也又云
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
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
定陶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
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代變易古之胡陵
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
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
聲轉字異正是一道也

許氏說文云菏水出山陽胡陵南正與
孔傳同而班固以爲在定陶何也蓋在
定陶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流也其流
東與泗合正在今單州之魚臺魚臺在
單之東北百里而近正古胡陵地也而
孟豬在睢陽東北則所謂被孟豬者濟
菏流之在定陶魚臺間者以被之於南
也安國惟說菏之源委不明且誤言孟
豬在菏東北是以致穎達疑甚而有古
胡陵當在睢陽西北之說余不極力窮
之終爲二公所惑而況能明禹迹始終
經畫之妙邪

顏氏曰言治菏澤之水衍溢則使被及孟豬
不常入也

葉氏曰孟豬菏澤其相去遠被及也猶言西
被于流沙者導菏澤被孟豬言水僅相及
而孟豬之蓄不以菏澤也

林氏曰職方氏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鄭玄
滎沇水也波讀曰播禹貢曰滎播既豬顏
氏曰波亦水名曾氏曰爾雅云水自洛出
爲波觀此諸說則滎波之爲二水明矣

唐孔氏曰洪水之時滎澤水大動成波
浪今時已成遏豬則是言滎波爲一水
也顏師古雖言波亦水名又言一說謂
滎水之波則姑存兩說而不敢斷也林
氏專主職方所記以爲當是二水固不
爲無據之說然以余考之上文言導洛

此則專主導濟而言不當又泛言洛之支水職方所記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雖然導水之法大抵自下而上至此則先言伊洛瀍澗之入河而後次及於滎菏何也蓋洛濟入河處不甚相遠平時洛併諸水之力附河而下濟猶有所不堪而況其橫流浩蕩之時滎澤所承其有不爲害之慘乎禹謀度之先皆灼知此利病故其經始河患施淪濟之功必先疏四水以循故道而滎波固可豬矣滎波既豬則菏澤固可無患而猶導其流以被孟豬者所以殺其餘溢而亦預爲他日泆水之地也反覆參究禹之規畫如在吾目吾殆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孔氏曰高者壤下者壚壚疏

許氏曰壚黑剛土也

唐孔氏曰直言壤不言其色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復得言色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孔氏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壤者和緩之謂也墳者不黏埴之謂也此州兼有二土田宜若最上而止居第四者以下土又有黑剛之處非播種所宜故也履歷農郊利害在目君子其可忽於此乎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孔氏曰纊細綿治玉石曰錯治磬曰錯

唐孔氏曰纖是細故傳言細綿

顏氏曰紵織紵爲布及練也

王氏曰磬錯二物不常貢錫命乃貢

張氏曰揚州言厥包橘柚錫貢荊州言九江納錫大龜二州去冀都甚遠其待錫命則有說矣豫州北近冀都而磬錯亦以錫貢聖賢之惜人力如此則夫崇飾臺榭以爲遊觀輦運土木以資妄費皆聖賢所深惡矣可不戒哉

林氏曰職方氏云豫州其利漆枲則是漆枲之類此州之所宜也纖纊諸儒皆以爲細綿然爲二物亦未可知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華山在今華州華陰縣

孔氏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

唐孔氏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此山之西雍州之境也

杜氏曰以西方金剛其氣強梁故曰梁州

曾氏曰華山之陰爲雍州其陽爲梁州

岷（在今茂州汶山縣）嶓（今秦州界）既藝沱（在今彭州永昌縣界）潛（此漢別出於嶓冢東南至[illegible]巴縣入江）既道

孔氏曰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

唐孔氏曰漢制縣有蠻夷曰道地理志云蜀郡有湔氏道岷山在西徼外江水所出也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也沱出于江潛出于漢二水發源此州而入荊州故荊州亦云沱潛既道

班氏曰禹貢江沱在蜀郡郫縣西東入大江又曰江沱在蜀郡汶江縣西南東入江（郫今隸成都府汶江即今茂州汶川縣地）鬻谷水出漢中安陽縣西南北入漢（通典云金州安康縣即漢安陽縣也晉改安康唐至德二年又改爲漢陰今仍漢陰名）

鄭氏曰郫之沱安陽之潛其尾入江漢耳首不於江漢出江源縣有鄰（音[illegible]）首出江（[illegible]）

[illegible]（周改[illegible]今隸蜀州）皆南至犍爲武陽縣又入江豈沱之類歟（[illegible]）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者（[illegible]故城在渝州巴縣西今渝州改爲恭州）

郭氏曰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揃山與江別而東流又曰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illegible]）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岡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illegible]）

林氏曰沱在彭州唐昌縣（本朝[illegible]四年改爲永昌）又曰沱在益州郫縣西

小司馬氏曰郫之沱安陽之潛是也以漢志通典攷之以地勢觀之則是沱水別流於茂州汶川之境遷彭州永昌又遷成都郫界復東入大江明矣鄭氏謂在郫之沱首不江出此蓋未嘗深攷源委曲折故也若潛水惟鄭氏所指西漢與經浮潛正合請辯于後

葉氏曰江漢見於荊者既朝宗于海則已治矣故於發源無所用力特言岷嶓既藝則

不特水治也

林氏曰江漢二水發源此二山當其泛溢悍怒而未有所歸則其發源之山亦爲水所浸灌而不得遂其播種之利今旣蹤導以入于海則岷嶓二山所出之水皆順流而東則此二山遂可種藝矣

治江漢之水由東而西上亦旣極其源矣而分派旁流者又已俱治則梁州之大功畢矣萬世之下想象禹之規畫何其簡易精當如此也

蔡蒙旅平二山皆在雅州嚴道縣和夷厎績嚴道和川鎮即和夷之故

孔氏曰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地致功可藝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和夷平地之名

鄭氏曰蔡蒙皆在漢嘉縣

杜氏曰雅州嚴道縣有蒙山禹貢云蔡蒙旅平謂此也漢志不知蔡於何時按晉志屬漢嘉郡今雅州晉漢嘉郡也其地在嚴道之境

王氏存曰雅州蒙頂山即書蒙山也

蘇氏曰蒙山今曰蒙頂和夷西南夷名

林氏曰據漢志青衣但有蒙山無蔡山不知鄭氏何所據而知蔡山亦在漢嘉當姑闕之鄭氏謂和爲夷所居之地而曾氏本鄭說以謂自嚴道而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今爲羈縻州者二十有七則經所謂和夷者也蘇氏亦以和夷爲西南夷名若此諸說皆可信今雅州猶有和川鎮此即和夷之故地也

和夷者東近蒙蔡之夷也蔡蒙旅平則和夷厎績矣此梁州西南最遠之地言旅平於此所以示告終也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孔氏曰色青黑而沃壤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愚謂差等之處有三第六第七第九也入不與其中

唐孔氏曰王肅云黎小疏也

顏氏曰色青而細疏

曾氏曰梁州山水俱多故其賦比九州爲下等

獨言色之青黑而不及其性則非壤非

壤爲土之剛瘠可知矣使其果爲墳壤
如孔氏之說則田宜上品而顧乃止居
下上何邪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孔氏曰璆玉名鏤剛鐵

唐孔氏曰釋器云璆琳玉也郭璞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鐵者可以刻鏤故爲剛鐵也

曾氏曰蜀郡卓氏至以鐵冶富擬邦君則梁州之利尤在於鐵故言鐵先於銀也

熊羆狐貍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孔氏曰貢四獸之皮織金罽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于潛

唐孔氏曰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傳云貢四獸之皮釋言云氂罽也舍人曰氂謂毛罽也胡人績羊毛作衣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水也地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桓水也

酈氏曰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言無他道也

酈氏曰桓水出西傾山

杜氏曰西傾山在洮州西南吐谷渾界桓水所出

鄭氏曰桓是隴阪之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之曰桓

蘇氏曰西傾桓水出焉桓入潛潛入沔

葉氏曰雍言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則織皮非中國之貢也疑西傾即西戎之境熊羆狐貍織皮文當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此四獸之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來貢也

西傾雍州之山也西傾之戎胡不浮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而必道梁州之界何也因有桓水之便較積石爲近故舍彼而從此焉耳是來云者是指梁州言也酈杜諸公皆言桓水出西傾於經文爲順而班固以爲出蜀郡之山非也

浮于潛

水凡出於漢者皆名潛則漢志安陽鬻谷之水與鄭氏所引沔陽南流之水皆謂之潛可也若此所浮之潛則當以鄭氏所指漢西出者爲正蓋主之以經文

參之以地理則栢水自西傾來東與
會者惟以西漢水當之可也苟合是而
他指於西漢之東則栢水其能越西漢
乎

逾于沔

孔氏曰漢上曰沔又曰泉始出山爲漾水東
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
班氏曰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山今興州順政縣漢沮縣之地也
南至沙羨南入江羨音夷漢屬江夏郡即今鄂州江夏縣
過郡五行四千里荆州川其記禹貢
養水則曰出隴西氐道縣當今岷州之[illegible]至武都

爲漢今階州將利漢武都地也其武都縣注則曰東漢
水受氐道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入
江其南郡華容縣注則又曰夏水首受江
東入沔行五百里
應氏曰沔水自漢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過
江夏郡入江故郡曰江夏
杜氏曰沔水發源興利順政縣一名沮水又
曰沔州漢陽縣有漢水一名沔水漢陽今爲軍
鄭氏曰或謂漢爲沔
劉氏曰巴漢志云漢水二源出氐道之養山
名養南都賦注曰漢水源出隴西經武都

至武關山歷南陽界出沔口入江巴漢志
曰西漢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
江按廣漢郡有白水縣注云水出徼外北入漢按通典利州景谷縣是漢白水縣地今利州無景谷白昭化白水縣當是唐末五代廢入
桑氏曰漾水出隴西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
爲漢又曰漢水東南過巴郡閬中縣今閬州
酈氏曰東西兩川俱出嶓冢同爲漢水雖津
流派別枝渠勢懸原始要終潛流或一故
俱受漢漾之名又曰東西兩川俱受漢漾之名
程氏曰漾水不出西縣嶓冢山却出武都沮
縣東狼谷山而東流入漢中若以東狼谷

山所出之水爲漢源則東狼谷山當爲嶓
冢矣西漢嘉陵江水也自高祖置廣漢郡
以後人見嘉陵江來自興鳳與漢中接境
又郡名廣漢遂誤名嘉陵以爲漢水耳

東西漢水辯

班氏言漾水出隴西氐道而劉氏引巴
漢志又言出氐道養山是皆水源實跡
而非鑿空遂爲之說也今攷氐道地當
在秦州之西而嶓冢山者養山以東之
山也漾水發源養山而東逕嶓冢其水
別爲一流東南至江州入江者即後世

所謂西漢而禹時所浮之潛也以地勢
攷之既會栢水爲順而於經之浮潛又
合顧何必致疑於其間而又泛求之他
乎學者如攷經之詳當自以余說爲當

漢沔辯

杜氏言沮縣東狼谷之沮即沔水也沔
出沮縣東狼谷而漾出隴西氐道則沔
漾之源班氏固未嘗以爲一也及記漾
水至武都爲漢則曰東漢水受氐道水
一名沔是漾至武都去沔源爲近雖其
流未與漾合而沔漢之稱固已亂其眞
矣況於下流既合而顧孰辯沔漢之異
源耶孔氏曰漢上曰沔鄭氏曰或謂漢
爲沔皆傳文承襲之餘而未嘗知源委
曲折者也至劉氏所引巴漢志言西漢
始源曰沔酈氏言東西兩川俱受沔漢
之名則又誤益誤而不知質諸經者也
據經但言嶓冢導漾東流爲漢無漢上
曰沔之語雖曰浮潛逾沔而逾之一字
與自漢逾洛同義漢不通洛則自潛逾
沔之地亦非水道相貫而所以至此必
捨舟陸行者以潛入沔之處相遠而於

此而逾非惟趨沔爲近且入渭爲便數
貢道不得不然耳學者苟能本諸經而
參之史且於地理之學不苟則余之說
煥然而前人之述誤可以挽漢川之水
而一洗之矣顧不快哉

沔夏辯

班氏曰沮至沙羨入江沔過江夏入江
似二委不同也及余攷沙羨之地即今
江夏縣也是二委入江即漢水一派而
已班氏記漢沔既知異源而至合流混
名不加攷察故又記其一委爲二亦猶
孔鄭諸公以二源爲一也大抵傳習之
誤如此者多非旁參力究詎能知始末
曲折之當乎雖然自漢沔之名雜漢入
江處曰沔口可也而又有夏口之名何
耶據漢志言沔過江夏謂之夏水而南
郡華容有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
里蓋由夏水至江夏界入沔故沔遂得
夏水之名非華容夏水即沔也沔既得
名夏水故沔口亦稱夏口云耳彼應劭
謂沔自漢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此又
謬傳之甚者也通典江陵縣有夏水口

此受江之口耳入江夏口在江夏縣界也九此學者亦當討論

嘉陵江辯

按嘉陵江出鳳州大散關西南嘉陵谷至興州北境當會東漢水而東行安得越東漢而為西漢乎夫自漢志言漾水出氐道巴漢志又言出氐道養山則是來自今秦州之西境過階州將利之東興州順政之西迤邐東趨漢中者是漾源流迹道之實也彼嘉陵江來自大散西南則不容不入東漢而程氏指以為漢人所謂西漢者由其以東狼谷之沮為東漢則嘉陵源委固可為西漢無疑也大抵事之偏執至迷誤後學者古今同一律耳非極力稽證其能得其真乎

入于渭亂于河

孔氏曰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正絕流曰亂

唐孔氏曰計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而東孫炎曰亂橫渡也

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志云斜水出扶風武功縣衙嶺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嶺山至南鄭入沔通典云漢中褒城縣有褒水褒谷）及漕事下張湯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顏氏曰故道即今鳳州界也）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舡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上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蘇氏曰沔在梁州山南而渭在雍州山北沔無入渭之道而漢人所言褒斜此則自沔入渭之道也然褒斜之閒絕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沔蓋禹時通謂褒為沔也

據唐孔氏言越沔陸行而北入渭則是以漢為即沔自浮潛至沔即捨舟陸行而北入渭也然經言浮于潛逾于沔則是自潛逾沔非謂自沔逾渭也若以逾于沔為逾于渭則以逾于洛為逾于河可乎蘇氏求褒斜之道得之矣然亦以漢為即沔以禹時通謂褒為沔而說逾

之一字與穎達無異吾固質之經而疑
敢信也且以經而參之史沔漢本二源
甚明但不知沔東行幾百里入漢水耳
今而浮潛以至漢上去沔爲近故捨舟
陸行以入沔而沔之相通者又有褒焉
故自沔北入褒又自褒逾斜而北達渭
然言入不言達以褒斜之間絕水百餘
里又有如漢人所言故也兼上文既言
逾沔亦所以該下而省文也夫沔褒既
是水道言沔不言褒可也斜渭既是水
道言渭不言斜可也如其必欲言沔渭

之間有褒斜絕水不通則當曰逾于沔
逾于渭古人之文豈如是其不簡直哉
學者試以予說思之當亦見學經之不
可苟而有以發明先儒之所未能言者
顧豈好辯也乎

黑水西河惟雍州

孔氏曰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
西

唐孔氏曰計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
河而西逾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東距西河
所言得其實也徧檢孔本皆云西距黑水
東據河必是誤也又河在雍州之東而謂
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謂之
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
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

李氏曰河西其氣蔽壅受性急凶故云雍雍
壅也

杜氏曰以其四出之地故曰雍州亦謂西北
之位陽所不及陰所壅閼

九釋九州之名者皆因字生義云耳未
必得古人命名之實不足信也

弱水既西（來自雍州西北徼外）涇屬渭汭

孔氏曰導之西流至於合黎屬逮也水北曰
汭言治涇水入於渭

唐孔氏曰諸水言既導此言既西由地勢不
同導之使西流也鄭玄衆水皆東此水獨
西故記其西下也屬謂相連屬故傳訓爲
逮逮及也言水相及毛詩傳云汭水涯也
鄭玄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面望水則
北爲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爲渭汭知
水北曰汭

弱水在雍境西北之極與涇水邈不相
及而又中限以大河禹所記若利害相

關何也蓋方其洪水橫流之時弱亦泛浸會衆水而被於河河不安而涇亦受其患矣禹導河於冀兖豫之間雍之上流固已底定而今其畢功於此則必以導弱爲先者以雍之爲害尤在於弱水故也今既導之使西以復其故道則大河之西無汎濫之水河安而涇亦安矣不然則於經文固未可通而禹之規畫亦豈泛然無統要者乎

漆沮既從灃水攸同

孔氏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灃水所同同之於渭

葉氏曰灃在涇上漆沮在涇下今言涇而後漆沮言漆沮而後灃者漆沮既從而不違則灃可與渭同入於河灃以後成用力宜差多故特獨言灃水東注緒禹之績也治弱水以及涇漆沮雖自西而東然涇漆沮治而後治灃則又自下而上也禹之規畫非不定如此度勢隨宜行其所無事也如河患在九河疏其下則其上易爲力江患在彭蠡豬其上則其下無足憂皆所以先後順理也學者得余說而通之然後可以觀禹貢

荊岐既旅

孔氏曰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荊在岐東非荊州之荊

唐孔氏曰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荊後岐

葉氏曰治冀之初固已自梁及岐則荊州之旅久矣言終南惇物至于鳥鼠者自終至鳥鼠皆刊旅也

終南［在長安縣］惇物［在武功縣］至于鳥鼠

孔氏曰三山名言相望

唐孔氏曰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蒙上既旅之文也

班氏曰扶風武功縣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按通典京兆長安縣有終南山而班氏以爲武功大壹山當是唐以來其山屬長安］

林氏曰九州之地西北多山東南多水雍州在西北故其山爲最多揚州在東南故其水爲最多觀此篇之所載可以見矣秦都長安在雍州所謂百二之險者惟其山多故也

凡此下文所謂導山益稷篇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

按荊在耀州導荊則或導其水於河或導之於漆沮也岐在鳳翔導岐則或導其水於涇或導之於渭也終南在長安惇物在武功此又或導於灃或導於渭各隨其利順焉耳至於鳥鼠則渭之發源是也其上下左右之水皆導之以入渭則又不言可知矣禹記每州治水山川表裏交相發明而導山導川又叙其始末之詳於後讀此書者參會而觀之其庶乎不爲童習之懵然而發之文章言語間當有意味學者將皓首猶童習乎抑將童習蚤爲之所乎

原隰底績（今邠州之地）至于豬野（在今涼州）

孔氏曰下濕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

唐孔氏曰鄭元以爲詩云度其原隰即此原隰是也原隰豳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

班氏曰休屠澤在武威縣東北古文以爲豬野澤

杜氏曰涼州姑臧縣有豬野澤（今爲北外地）

原隰至豬野亦猶惇物至鳥鼠雖其地相去甚遠而當時施功由下而上者不極其所當治不已也大抵禹之治水其大而要者既先導之使有歸小而渙散者又各濬之使有距夫然後爲澤自爾豬爲平地自爾安而陂障修治之功易矣原隰近涇渭豬野近河弱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孔氏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叙美禹之功

唐孔氏曰禹治水未畢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

林氏曰舜竄三苗之始蓋在洪水未平之前及乎洪水既平之後三危之地既可安居則三苗之族於是始得其叙

按經舜竄三苗在受終之年而唐孔氏諸公以爲受終之年洪水已平若受終之年洪水已平則竄三苗在洪水已平之後禹於此預記其丕叙何邪穎達爲今之說正與經合雖自昔於前不覺也

三危既定此治黑水之成功

張氏曰舜之遷逐四凶終無疾惡之心必欲使之大有次叙安其居止而無憂愁不聊之苦而後已此聖人之心也

東萊先生曰三苗不道竄於三危自後世觀之凡以罪流放者聽其自殘自生在所不恤聖人之心不如此方其有罪必行竄棄刑行之後施仁發政自當同及故禹治水至三危亦爲畫其居宅其與漢文時所論王制不同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孔氏曰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

唐孔氏曰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亾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爲此差在後隨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

林氏曰凡天下之物得其常性者最爲可貴土色本黃此州之土黃壤故其田爲上上而非餘州之所及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孔氏曰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孔氏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公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

唐孔氏曰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北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明諸州皆然也

林氏曰此州之達于帝都有二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者一道也自渭汭以達于河者又一道也渭汭之道亦底龍門西河故以會言之非至于龍門西河乃始會于渭汭也

程氏曰雍之貢入有兩道其北道自後世朔方西凉浮河者無所因於他州故特記其詳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其南道自今陝西入河者與梁之北貢所謂浮渭入河者同道而可以會合積石之貢於河故又因梁州前文而特致其略止曰會于渭

汭而已其義例與萊夷一律也

會言貢道之會非會貢也

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孔氏曰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羌髳之屬皆就次敘美禹之功及戎狄也

唐孔氏曰四國皆衣皮毛故以織皮冠之四國崐崘也析支也渠也搜也鄭氏曰衣皮之民居此崐崘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王肅云崐崘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西戎西域也王肅不言渠搜鄭併渠搜爲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爲一通西戎爲四也

按陸氏引馬云崐崘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與王肅所言正合臨羌河關皆漢金城郡之縣也陸氏又云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紀云北發渠搜是也然以余攷之漢朔方之渠搜非此所謂渠搜此亦當是金城以西之戎也後世種落遷徙故漢有居朔方者若禹時渠搜居朔方則不應浮積石陸氏之説非也

蘇氏曰禹貢之所篚皆在貢後立文而青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云織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大意與上三州無異蓋言因西戎即敘而後崐崘析支渠搜三國皆篚織皮但已誤有顛倒詳畧耳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其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當在西戎即敘之下以記入河水道結雍州之末簡編脱誤不可不正

梁州言熊羆狐狸織皮此獨言織皮者蒙上文也此言西戎即敘梁州止言西傾者以下文該之也

禹貢卷第一

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鄭玄創爲此說孔亦當爲三條也岍與嶓冢言導西傾不言導者史文有詳畧以可知故省文也

王氏曰導山者導山之澗谷而納之川也

蘇氏曰孔子叙禹貢曰禹别九州隨山濬川蓋言此書一篇而三致意也既畢九州之事矣則所謂隨山與濬川者復申言之隨山者隨其地脉而究其終始也何謂地脉曰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脉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逺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絶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脉而班固馬融王肅治尚書皆有三條之說鄭玄則以爲四列古之達者已知此矣北條之山首起岍岐而逾于河以至太嶽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絶也南條之山自嶓冢岷山至于衡山過九江以至敷淺原是江不能絶也皆禹之言卓然見於經者非地脉而何自此以下至敷淺源皆隨山之事也

葉氏曰導山者濬两山之川屬之大川以同入于海者也言導研而不言導西傾二山皆在雍以岍見之也言導嶓冢而不言瀆岷山二山皆在梁以嶓冢見之也九州之

山獨記雍梁荊揚豫冀而不及青徐兗三州者蓋三川皆在東河之東與四列不相通青徐之山惟岱而兗無山此三州之水惟河則或不必隨山以爲治也

林氏曰此一段文義本甚明白以先儒有三條四列之説必欲以衆山首尾相屬故其説多牽強而不通夫觀書者必視其書之所由作然後其義易曉禹貢之書本爲治水而作其言所導之山蓋主於決懷襄之水而爲言也何取於山之條列哉

張氏曰山而謂之導者以向者洪水滔天首尾不辨今水患既除使山川復其本性隨山之勢窮極其首尾以遂其風土之宜此言導之意也豈特導水云乎哉

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是先大而後小也至此則先言導山而後導川又先小而後大何也蓋治水之法由下而上故其言先大而後小也此則揔論水之形勢脈絡由上而下故其言先小而後大也或曰自導岍以至淺敷原皆以山爲言不言水也子以爲水獨何歟曰畎澮之水不勝其記故禹即山以表之亦猶詩人言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詎山以表田也今圖岍岐等山及諸水以觀之則凡畎澮距川自可意見若夫條列之説地脈之説決懷襄之説遂風土之説皆無足取也

逾于河

孔氏曰此謂梁山龍門西河

唐孔氏曰逾于河謂山逾之也

張氏曰北條荊山首自岍岐東絶西河而北雖河不能隔斷也

呂氏曰人逾非山逾

非山逾亦非人逾禹所記之言然耳蓋在河之西導此等山過河之東與北則導彼等山非導岐荊既畢而後始涉河以導壺口也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是治水越河而西經文明甚學者將信經文乎將從臆説乎

壺口雷首在今州上府河東縣至于太嶽

孔氏曰三山在冀州太嶽上黨西

班氏曰雷首山在河東蒲坂縣南晉志曰夷齊居其陽所謂首陽山按隋開皇十六年析蒲坂置河東縣大業初併蒲坂入河東壺口在汾之北雷首在汾之南而太嶽又在壺

口之東北也以形勢求之既背以地理則言之又遠條列首尾之説其可從乎經凡言至者非治此而後至彼也亦所記之文然耳若曰治汾之北則壺口南則雷首又壺口之東北亦至太嶽也學者因余説而復經文始知余之不妄

底柱在今陝州陝縣河水中峽立若柱然析城在今澤州陽城縣至于王屋在今孟州王屋縣

孔氏曰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

杜氏曰陝州陝石縣有底柱山大唐正觀中大宗巡幸命魏證勒銘見存本朝熙寧六年省陝石縣入陝陝鎮

班氏曰析城山在河東濩澤縣西南濩音烏獲切按唐志天寶元年更濩澤縣為陽城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按通輿絳州垣縣翼為縣也東北有王屋山又云為川王屋縣有王屋山所矣王屋俱有其山則王屋當見廣垣縣山垣今復歸絳州則垣曲見王濟源孟州也

以地勢東北觀之當言底柱王屋而後析城今乃記析城於王屋之上何也析城在底柱之東北太行在王屋之東南自西南以及東北自西北以及東南亦所記之法然耳非可以山之首尾求也

太行當連王屋為句孔氏以屬常山者非矣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太行在今懷州河內縣常山在今定州曲陽縣

孔氏曰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

唐孔氏曰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故傳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傍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潞鄭氏云潞即濁漳汾涑桑氏云涑水出河東聞喜縣東山黍葭谷南為解縣東又西南注于張陽池聞喜今隸解州解故城在州中桑泉唐天寶改桑泉為臨晉在壺口雷首太嶽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漳滹滱易近恒山碣石之等也

班氏曰東大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又曰大行山在壄王縣西北陂山陽故城在脩武縣西北肥寧六年大修武為鎮入武陟脩志云河內漢口野王縣皇二六年改名河內武陟今俱隸懷州黃二縣俱有在山恒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

此與冀州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之文相

表裏也不惟此也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嶽與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嶽陽一事體而互發明也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與覃懷厎績至于衡漳亦一體而互發明也學者試深求之當自識經文之妙入于海言恒山碣石四旁之水皆以小附大東入于海也

西傾（在今洮州臨潭南）朱圉（在今秦州伏羌城近）鳥鼠（在今渭州渭源近）

孔氏曰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

班氏曰西傾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按唐志洮州臨潭縣有西傾山通典云山在臨潭西南吐谷渾之界）朱圉山在天水冀縣南（[illegible]）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illegible]）

至于太華（在今華州華陰縣）

孔氏曰相首尾而東

孔氏曰鳥鼠東望太華太遠故傳云相首尾而東也

班氏曰大華山在京兆華陰縣南

熊耳（在今商州上洛縣）外方（在今京兆登封縣）桐柏（在今唐州桐柏縣）至于陪尾（在今安州安陸縣）

孔氏曰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

班氏曰洛水出洪農上雒縣冢領山熊耳山在盧氏縣東伊水所出（[illegible]）外方山（[illegible]）古文以潁川崇高縣崇高山為（[illegible]）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illegible]）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尾山（[illegible]）橫尾山（[illegible]）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即雍州終南

悖物至于鳥鼠之役也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即豫州伊洛瀍澗與夫導淮之役也圖而觀之九畎澮之水或入于河渭或入于伊洛或入于淮皆可以形勢見也學者知此味其肯徒章句乎

導嶓冢（在今秦州界）至于荊山（在今襄州南漳縣）

孔氏曰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荊山荊山在荊州

唐孔氏曰荊州以荊山爲名知荊山在荊州也

班氏曰嶓冢山在隴西西縣（按晉改西縣爲始昌不知始昌後廢於何時通典秦州上邽縣注云有漢西縣城一名始昌在今縣西南有嶓冢山今上邽已廢九域志古跡云有石上邽縣當在天水縣界）

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通典云襄陽南漳縣漢臨沮也有荊山又云漢臨沮故城在江陵郡當陽縣北唐志亦曰南漳本臨沮之地隋開皇初置重陽縣後隋置沮州尋廢改重陽曰思安開皇十八年改曰南漳是臨沮之西鄙方史置不一）

內方（在今荊門軍長林縣）至于大別（在今漢陽軍界）

孔氏曰內方大別在荊州漢所經

班氏曰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後漢志引荊州記曰山高二十丈周廻百餘里五代職方考曰復州竟陵晉改曰景陵通典曰江陵長林縣有章山今景陵隸復州長林隸荊門以地勢證之今其山不隸景陵有矣）大別山在六安安豐縣西南（安豐今隸壽州）

唐孔氏曰地理志無大別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知何處或曰大別在安豐縣西南（鄭杜之說即據班氏所志）左傳云吳既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而唐孔氏以爲地理志無大別此爲闕不詳之失也）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豐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在荊州界也

蘇氏曰二別山皆在漢上此梁荊導漢之役也內方在荊門則大

別居漢上當是漢陽界山也故李氏詩說曰漢水東流漢陽軍觸大別山南入于江

岷山（在今茂州汶山縣）之陽至于衡山（在今衡州衡山縣）

孔氏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荊州

班氏曰湣山在蜀郡湔氐道縣西徼外江水所出（前了田卜攷晉志已無此縣當是漢末以求發之矣書志茂州汶山縣有岷山通典亦曰禹導江發跡於此）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通典曰潭州衡山縣漢湘南縣也又曰衡州湘潭縣有衡山今湘潭亦隸潭州唐志云衡山縣有南嶽衡山祠）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illegible]

孔氏曰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導

從首起言陽從南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

揚州豫章界

班氏曰傅易山在豫章歷陵縣南古文以爲

敷淺原（傳讀曰敷易古陽字通典曰江州潯陽縣有蒲塘驛即漢歷陵縣也縣南有敷淺原原西數十里有傳陽山據通典陳陵山在敷淺原之西而班氏即以傳易山爲敷淺原者蓋連延數十里止是一山古今稱號遠近異稱云耳晉陵爲鄱陽郡接不知於何時年湯今爲德化德安二縣之地當是五代時改析德）

此梁荊揚導江之役也禹之導山惟言

雍冀梁豫荊揚而不及青徐兗三州惟

冀特言入海而揚止於敷淺原何也蓋

青徐兗揚四州與冀之碣石等處地皆

瀕海者也碣石入海既北於冀見之故

南於此四州不言也文省而事該此最

作經之妙後世史官及之乎

導弱水（夫自掖州西北張外）至于合黎（在今化外甘州）餘波入于

流沙（在今化外沙州）

孔氏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弱水餘波西溢

入流沙

唐孔氏曰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

而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

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

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

爲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于江故先

漢後江其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

爲四瀆故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河

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

此九水立文不同弱水黑水沇水不出于

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文與山連既

繫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

功之處故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

漾沮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後山皆是史

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

皆是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

鄭元云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凡言

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

何須別導與河出崐崘發源甚遠豈至

積石猶未成流而云導河也顏氏鄭氏皆

以合黎爲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

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張掖

郡又有居延澤在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

如忠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

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此

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

杜氏曰合黎水在甘州張掖縣界又曰沙州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

蘇氏曰合黎山名

程氏曰弱水即條支嬀水是也

余觀程氏所論弱水最爲究求之力然取禹貢導水之文而熟復之弱水黑水言導而不言所導之處蓋其由來甚遠雖禹亦不能泝流以窮其源也弱水用功止自合黎而上合黎而下得其餘波入于流沙遂亦不復究其爲何如也然流沙之地大抵居雍州之極西弱水流逕雍界而西入流沙不見其他折也故知弱水之西流而其他川迥異云耳禹在當時足跡之所親目力之所及猶不能用意於非所用意之外而學者止於數千載之下居數萬里之外而顧執諸家異同之言以遐想而臆決之殆所謂窮無窮而極無極矣杜氏所言地着頗亦可信今且據之以見合黎流沙所在而弱水則來自雍州西北徼外不知其所從出實地也合黎當以爲山名猶瀍水至于大別之類蓋皆指山言耳流沙當是澤名以其地之沙風吹流行如通典所載故澤因名流沙

導黑水（來自雍州西徼之外）至于三危（山在州今）入于南海

孔氏曰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

唐孔氏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南三千餘里故滇王國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爲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經文耳案酈道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杜氏曰道元注水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顧野王撰輿地志以爲至僰道（即戎州）入江其言與禹貢不同未爲實錄至於孔鄭通儒皆不知其所或年代久遠遂致湮洇無以詳焉三危山在沙州燉煌縣

東匯

程氏曰黑水即葉榆澤是也

黑水亦出外戎經雍州極境過三危越河南渡經梁州西界而入南海此經文可推者也說者必欲言黑水所自出惑矣夫禹不言而後世欲言之宜其說之不同而徒爲是紛紛然也程公駁鄭道元等諸說求漢志益州郡葉榆縣(在今黎雅)西南葉榆澤爲黑水之正又以滇池縣(在今黎雅西南)滇池澤爲黑水之下流蓋以滇池澤傍近有黑水祠爲證故也又據酈道元等敘載葉榆入海之地在交趾麋泠縣(在今化外囊陸澤州)也而黑水西河惟雍州則雍州無黑水爲入南海之的信其有驗矣故又求唐史東女弱水爲黑水之上源東女之地正東以及東南皆與今蜀茂雅二州按境則正在漢益州之北去雍州河廓界地望甚順東女弱水之來即雍州鄯境也遂以葉榆一水爲界梁雍兩州以應經黑水西河惟雍州之文信其善辯也而東女弱水前此未有黑水之稱稱黑水自程公始其殆可深據乎又孔穎達云滇池有黑水祠而不知黑水所出程公乃疑更世既久祠或移之他地遂設而望祀是蓋亦臆度之說也又三危山無所證着以三苗遺種在宕昌(今以西內宕州東南)疑其當在東女弱水旁凡此皆余所未敢執以爲實者也余恐學者蓋名而輕信昧多聞闕疑之理故諄諄焉此焉耳非好辯也

導河積石(在今化外州蓋東隊界)至于龍門(在今同州韓城縣)

孔氏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

唐孔氏曰釋水云河水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釋水云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巡曰崐崘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郭璞云其

崐崘里數遠近未詳

司馬氏曰禹本紀言河出崐崘崐崘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崘者乎故言九州之山川尚書近之矣

班氏曰積石山在今城河關縣西南羌中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今同州韓地縣隋開皇十八年置郇廣夏陽也

杜氏曰水經云崑崘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又南入蔥嶺山又從蔥嶺出而東北流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詳水經所作殊爲詭誕全無憑據所云河出崑崘山者宜出於禹本紀山海經所云南入蔥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於漢書西域傳又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蔥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蔥嶺之北又云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並今郡地也夫山水地形固有定體自蔥嶺于闐之東燉煌酒泉張掖之間華人往來非少大磧石數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有河流篡集者不詳斯甚又按禹導河積石者堯時洪水下民昏墊禹所開決本救人患積石之西砂鹵之地河流既小地勢復高不爲人患不待疏鑿以此施功發跡自積石山而東則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西平郡今化外鄯州也水經所謂鄯北積石不是所謂大積石也道元已疑注於禹貢積石宜在蒲昌海下今致班杜所說一云在河關一云在河關人亦屬金城支漢九吾時地屬金城州班杜所言二郡雖不同語石當海東正與禹道之說合在蒲昌今二縣有之矣二郡固無禹理水之功自蔥嶺之北其本紀灼然荒唐撰經者取爲準的班氏西域傳所言宜唯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蔥嶺于闐合流入蒲昌海所以騫傳遂云窮河源也按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崘山宜所謂古圖書即禹本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崐崘即所出水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悉皆繆誤孟堅又以禹貢云導河自積石遂疑河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羣羌種雖衆多不相

統一未爲強國漢家或未嘗遣使詣西[illegible]
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寧有今吐蕃中河
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
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
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按唐
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又范曄
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
賜支續漢書曰河關西可千餘里有西羌
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
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
非謬而不謂河之本源乃引葱嶺于闐之
河謂從蒲昌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
又班生所詳也同州韓城絳州龍門二縣
有龍門山龍門縣今隸河中府即禹所鑿三秦記云
魚鼈上之即爲龍否則點額而還又慈州
文城縣有孟門山與龍門相對慈州今縣其吉鄉縣以隸縣州文城有爲錄入吉鄉河至今舊州吉州孟門山是禹入龍門至河中府龍門錄今水合河之上禹出龍門口然則古鄉龍門二縣所謂龍門山者是柱河之東者也韓城所謂龍門山者是在則之西者也而岸俱有其山見西所謂惟門與夾孟門附對之夾是云韓城以北

程氏曰道河自積石以下未至龍門以上經
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嚮而流遠右所嚮

也
按雍州崑崙之戎浮積石則謂河出崑
崙山宜亦不妄杜言其山在吐蕃中亦
不爲無所據矣然禹不言河源惟記積
石耳今吾第論其所記不必求其所不
言也若夫自積石至於龍門計應三千
餘里禹記河之所逕所以疏闢若此者
以龍門而上積石而下地高而水不爲
患禹功所不加故不言也程氏荒遠之
說非

南至于華陰

孔氏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
程氏曰河自北狄入中國皆南行至此而極
始折而東從

東至于底柱

孔氏曰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
然
程氏曰河至華陰則已改爲東流不待至底
柱乃始折東今其曰東至底柱者自改東
以後惟底柱爲可記也
河自南行至華陰自華陰東行至底柱
則東字連華陰而言不必曰自改東以

後惟厎柱爲可記也
又東至于孟津（南西京府陽北孟州河陽）
孔氏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
爲津
唐孔氏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致津
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爲地名耳杜預
云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
道所湊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近世以
來呼爲武濟
林氏曰河流自華陰至于厎柱夾兩山之間
其流皆湍悍至於孟津然後其勢稍緩故
可以横舟而度也
東過洛汭（在今西京鞏縣東）
孔氏曰洛汭洛入河處
唐孔氏曰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鞏在西京東一百一十里）
程氏曰洛既北入河河之南洛之北其兩間
爲汭也汭之爲言在洛水之內也渭水入
河之間亦名渭汭正其義也河自洛汭以
上行地中它水反來注河故山水名操迹
道古今如一無所譌誤以其山川皆相附
着故也自大伾以下不論水道難攷鮮洛
山舊嘗憑河者亦便不可究知[illegible]山青

徙移也[illegible]既屢變棄出入遠人知新河之
爲河而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也惟輒並
河求之安從而得舊山之眞歟山靜物也
且因河徙而譌錯如此則降水大陸其方
嚮益難究定矣此其並河凡地所爲無的
之因也
至于大伾（[illegible]）
孔氏曰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
唐孔氏曰釋山云再成英一成坯李巡曰山
再重曰英一重曰山[illegible]傳云再成曰伾與爾
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伾在脩武
武德之界（[illegible]）
張揖云成皐縣山也
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爲
修武武德無此山也成皐縣山又不一成
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瓚言當
然（[illegible]）
杜氏曰衛州黎陽縣有大伾山今名黎陽東
山又名青檀山在縣南七里其張揖云成
皐山是大伾山譌也
程氏曰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禹故
記之正與河將東流而先記華陰之存極

遠以為汲郡脩郡脩武縣吳澤也即脩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為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然此二澤地形卑下得以廣平為陸者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故大陸澤名廣河以旁近大陸故也

程氏曰大陸之說雜出不一其始地理志謂在鉅鹿縣未悶其去古河絕遠且其地理次序遠在古絳上流不與經應故歷代言地理者皆疑非是為此之故益傍東北從轉求之故隋氏以趙之昭慶縣為大陸唐氏先天中割鹿城置陸澤縣皆意大陸之在其地而為此之名而杜李輩因而實之曰邢趙深此三州者皆大陸也亦孔穎達所謂廣平為陸故綿延千里而皆可稱謂有是也今古絕遠隋唐之名二縣以為大陸者或其有據不可得詳矣姑雜信疑而兩傳之且以深之陸澤為大陸則古河之行乎貝冀者既可用枯絳以應北過降水之文其遷深而入滄者可以謂之至于大陸也雖不能寸寸銖銖較其首末比之漢河所經全無降水大陸二名可以傳會[illegible]通多矣

余攷地理次第降水在冀之東北入河而深在冀之正西指深之大陸為經之所指亦與過降之文未合夫既謂之大陸則不必專以為澤凡廣河澤以東其地平廣綿延千里皆謂之大陸也此所指當是瀛川以東之地而經之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則瀛以西至深趙之間皆是

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孔氏曰北分為九河以殺其溢同合為一大河名逆河而入於渤海皆禹所加功故敘之

唐孔氏曰鄭玄云下尾合名為逆河言相向迎受

鄭氏曰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又以漢武帝元光三年河又徙東郡更注渤海是以漢司空掾王橫言曰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

水小[illegible]

[illegible]

石入海兼無理也

班氏曰王橫之言以當時所親見而破萬世傳聞之世之言禹貢者失之淘沒於是

用其說求諸古知其精確可信也則[illegible]

王莽年大從故瀆漢元光三年河水從[illegible]

頓丘東南流入勃海[illegible]

[illegible]

前河入海故道不在冀州所指[illegible]之地

矣遷因親看閱漢河從見之[illegible]記

禹貢道河語輒自言之乃[illegible]入

于勃海蹟從而從之曰[illegible]

以在碣石元光[illegible]江渤海漸侵不決

也然則欲知漢河所入海之實從碣石

求之則可見矣九河從出滋父借曰通塞

徙移不可主執而碣石者適一山冢證者

石無有徙移推折之理也黃河既不淀碣

石入海而平地亦無碣石則九河逆河其

與碣石俱淪於海王橫之言其已信矣

禹於此山以碣石入海爲記所以著

爲海畔山也然冀州貢道以夾右碣石

入河爲記所以見河口海上附碣石

旁也一時之紀述萬世得藉以知河自

之的其諸以爲聖人記事之法歟

嶓冢導漾[illegible]

葉氏曰漢源出嶓江源出岷故言嶓冢導漾

岷山導江淮出胎簪山至桐柏而大渭出

南谷山至鳥鼠而大洛出冢嶺山至熊耳

而大因其流之大可以爲人害者治之而

非其源故言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

穴導洛自熊耳

漾江之來甚遠地上高而源微未能爲

害禹可不必極其源也故止於岷嶓導

之淮渭洛之源近而爲雍豫等州害者

非特下流而已故禹治之必極其源葉

氏之說反之矣不然則禹究心於甚遠

而畧於近嶺與導弱導黑導河異其功

用何耶

東流爲漢[illegible]

班氏曰養水至武都爲漢[illegible]

[illegible]

金牛縣有嶓冢山禹導漾至此爲漢可後世因漾山所經之山名曰嶓冢亦轉有沔名耳至今有沔水陂冢也水名東即沔漢水非以至今牛而後爲漢水也此沮安陽至漢中東行爲漢之說其廣志與州府縣注武德二年析利州之縣谷置金牛縣今治寧羌元年在漢中今西入西縣一百里

又東爲滄浪之水今在竟陵入沔州

孔氏曰別流在荆州

唐孔氏曰傳言別流似分爲異水案經直言相連不是分別當以名稱別流也

劉氏曰南都賦注云漢水至荆山東別流爲滄浪之水

酈氏曰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記謂之千齡洲非也是世俗語訛音與字變矣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余案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郢地連紀郢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考按洲傳宜以尚書爲正耳

林氏曰張平子南都賦云流滄浪而爲隍郭方城而爲墉李善注引左氏傳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則是滄浪即漢水也蓋漢水至于楚地則其名爲滄浪之水也

過三澨在郢州長壽縣界

孔氏曰三澨水名入漢

桑氏曰荆州沲水在南郡枝江縣三澨池之南在郢縣之北枝江縣之鎭在今荆州府西南入十里今已夜

酈氏曰尚書曰導漢水過三澨地說曰沔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山阪故馬融鄭玄王肅孔安國等咸以爲三澨水名也許慎言澨者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按春秋左傳曰文公十有六年楚軍次于句澨以伐諸庸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戌敗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於薳澨服虔或謂之邑又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也今南陽今光化清陽南陽二縣之間淯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家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之所津途關路唯鄭玄及劉澄之言在竟陵

縣界漢竟陵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經
云郢縣北池然池流多矣而論者疑焉亦
不能辨其所在
顏氏曰三澨水在江夏景陵
林氏曰三澨水名也水經則以爲在江陵郢
縣之北顏師古則以爲在江夏竟陵之界
孰是
枝江之地非漢所經三澨不當在其境
鄭氏等謂在竟陵是矣
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孔氏曰觸山迴南入江
林氏曰漢水既東流爲滄浪之水矣於是過
三澨水所入之處又於是觸大別山以與
江合也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孔氏曰匯迴也水東迴爲彭蠡大澤
程氏曰江漢蠡相會處爲彭蠡澤
三江相會而南不能以敵中北西來之勢
故中北遏南而南相與迴旋而爲一大澤
者其來久矣今禹本其所由有澤之因故
歸之於漾而爲之言曰東匯澤爲彭蠡
於江亦曰會于匯耳其實彭蠡一澤三江

之水爲之也說者未有以明此義余故輒
及之
岷山導江
鄭氏曰岷山即瀆山而水曰瀆水也又謂之
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也益州記曰大
江泉源即今所聞始發羊膊嶺下緣崖散
漫小大百數猶未足濫觴東南下百餘里
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亦謂之爲天谷也
秦昭王以李冰爲蜀守冰見氐道縣有天
彭山兩山相對其形如闕謂之天彭門亦
曰天彭闕江水自此已上至微弱所謂發
源濫觴者也
岷山在氐道天彭闕亦在氐道而天彭
闕以上江水至微則禹於岷山導江其
山當在天彭闕之東也
東別爲沱
孔氏曰江東南流沱東行
唐孔氏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
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
又東至于澧
孔氏曰澧水名
唐孔氏[illegible]云[illegible]此經自導弱水已下言過

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以合黎爲山名澧爲陵名鄭玄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孔以合黎與澧皆爲水名弱水餘波入于流沙則本源入合黎矣合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是澧亦爲水名

顏氏曰澧水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

酈氏曰澧水在荆州

江水別而爲沱其經流則東至于澧也

漢孔氏云澧水名鄭氏云澧水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爲江楚辭曰濯余佩兮澧浦顏師古謂澧在荆州蘇氏亦謂澧水在荆州歷觀諸儒所說則以澧爲水名非無所據也然鄭氏謂此經自導弱水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今長河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鄭氏此言似亦有理故曾氏曰澧鄭氏以爲澧陵今江水不至澧陵故先儒疑焉皆以爲澧水夫春秋之豫章在江北漢淮之間漢之潯陽江夏在江北後世皆在江南烏知禹之時澧陵非江水所至之地乎以曾氏此說觀之則知鄭氏以爲陵名有合於經文然經文曰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則其合黎必有受水之處而鄭氏以其曰至于遂以合黎爲山名苟以合黎爲山名則安能受弱水所入之勢而溢其餘波於流沙乎此又不能無疑也余按下文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其非水明矣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孔氏曰江分爲九道在荆州東陵地名

唐孔氏曰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處禹今導江過歷九江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

陳氏曰九江即荆州九江孔殷是也東陵在荆州所以得名九江者以大江之水自禹之前已有此九道洪水作害水失故道今禹自岷山導江復過前所謂九江者以至東陵此皆江之故道非別有九江之水江水既過九江又至于東陵也東陵古荆州地今[illegible]州

一統志云大平興國二年析鄂州永興縣置永興軍三年改興國治永興縣

蘇氏曰迆迆邐也

林氏曰迆者斜出之辭也江漢二水皆自西來至其合處則其勢迆靡而相屬故漢水自發源嶓冢皆東流至其將與江合也則稍折而南蓋江水自發源岷山皆東流至其將與漢合也則稍折而北蓋江在漢南漢在江北漢稍南江稍北則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也匯者彭蠡之澤也不言會于彭蠡者蓋蒙上東匯澤爲彭蠡之文且見其與漢水共注此澤也漢孔氏以東迆爲一句而以北字屬於下謂北會于匯故其說以謂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爲彭蠡鄭氏又以東迆者爲南江夫旣以迆爲溢而又以東溢爲分流展轉相訓乃成義其文勢不相屬非經意也據經文言北江中江者是自彭蠡而東方分爲二江鄭氏以東迆爲南江則是自東陵而下已分爲三矣此說尤不與經合漢江二水旣合於彭蠡矣然後由彭蠡分出爲中江入于海此言東爲中江入于海而上文言導漢東爲北江入于海有北江中江則是必有南江矣即揚州所謂三江旣入是也江至東陵始與漢合而紆於東陵之下迆其東行斜迆而北者著其與漢旣合之形勢也繼曰會于匯者著其同爲彭蠡澤也經之文明潔如此何得不信而猶惑於孔鄭之鑿說乎

導沇水出今孟州王屋縣王屋山東流爲濟在今孟州濟源縣入于河在今孟州溫縣

孔氏曰泉源爲沇流去爲濟在溫西北平地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溫西北平地者濟水近在河內乎必驗而知之見今濟所出在溫之西北二十餘里溫是古之舊縣故計溫言之

杜氏曰絳州垣縣漢舊縣也東北有王屋山沇水所出又曰洛州王屋縣有王屋山沇水所出又曰沇水自王屋山頂崖下澄渟不流至濟源縣西二里平地潛源重發名濟水東流經溫縣入河

按唐志王屋縣舊曰長平後周改曰王屋當是漢垣縣地不知何時析置長平耳今王屋隸孟州在州西北一百三十二

餘里
曾氏曰止者爲漾流者爲漢止者爲沇流者爲濟自其水之所自出而言之則曰漾曰沇故其導之也則必指其水之所自出而言之故係之以其川瀆之通稱以此二水流自漾沇而出及其既流而出則曰漢曰濟以至於入江入河入海皆受漢濟之名而漾與沇但可以名其始出之水而已
張氏曰沇濟一也發源爲沇既流爲濟且漾水東流爲漢江水東別爲沱漾水流爲漢漾水既爲漢則漾水之名熄矣故爲漢之後不復名爲漾沇水流爲濟則沇之名熄矣故爲濟之後不復名爲沇至江水東別爲沱乃其支流耳江水之名自若也

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曲陽山也始發源於王屋山頂崖下既見而伏東出於溫縣西北爲沇回七百步其深一丈不盈則濟源縣八十二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是爲濟水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

溢爲滎
孔氏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
唐孔氏曰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得而知也
班氏曰軼出滎陽北地中
杜氏曰溢爲滎在鄭州滎澤縣按隋志開皇四年置廣武縣仁壽元年改名滎澤今按九年改志滎陽在鄭州西六十里又滎澤在鄭州西北四十五里如孟說敖倉又滎陽之西北六滎澤在敖倉東南
許氏曰濟入河伏流南出
蘇氏曰濟水既入河而溢爲滎禹不以味別安知滎之爲濟乎
鄭氏曰導漾水至于大別南入于江經文止於此而已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皆脫文也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經文亦止於此而已河南有水亦名爲濟河北之濟與河南之濟相亂故知溢爲滎以上當有導來水一二句後世傳者失之
林氏曰滎陽以東本無濟道禹既導濟以入河河濟相合其流浸大使皆決於河之故道則必有泛濫之患禹於是自河決之以爲滎澤而東[illegible]陶丘北以入于海是亦所以分殺其勢而濟之溢爲滎也河洛雖矣非復濟水也惟此書爲治水而作故其所載者如此
程氏曰降水逆行其初蓋有不盡入河而散

漯尚沇者今也積石以東收泛水而入之
河餘已多矣其在豫也伊洛瀍澗悉以水
會河既溢而濟繼之故溢而注滎也
東出于陶丘北（在今曹州定陶縣界）
孔氏曰陶丘丘再成
班氏曰禹貢陶丘在濟陰郡定陶西南陶丘
亭
郭氏曰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
杜氏曰漢濟陰郡城今曹州濟陰縣是也亦
漢定陶縣也故定陶城在東北（按九域志太平興國年二年以曹州定陶鎮置廣濟軍熙寧四年廢軍以定陶縣隸州在州東北三十七里）
程氏曰濟入于河而對溢為滎以東出于陶
丘之北者一時適然之事也以其異故變文
而記之曰溢曰出者禹貢書例之所無也
又東至于菏（在曹州定陶界）
孔氏曰菏澤之水
班氏曰菏澤在定陶東
杜氏曰菏澤在今曹州濟陰縣城東北九十
里（今析陰東北之地皆析為定陶縣則菏澤在定陶界也）
程氏曰樂史寰宇書云濟陰有山是為菏山
菏水西自考城來屬（考城今屬東京）而考城者於
汴京為東於濟陰為西而濟之正源未嘗
一遷考城亦可以見菏水之自為一派而
濟來會之甚明也水經以此水為五丈溝
而五丈溝者即近世命為五丈河而開寶
中改命以為廣濟河者其是也太平興國
中割定陶一鎮為軍而名廣濟則又因水
以為之名此正菏水首末也
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孔氏曰北折而東
班氏曰沇水東至琅槐入海
酈氏曰山海經曰濟水絕鉅野注渤海入齊
琅槐東北者也地理風俗記曰博昌東北
八十里有琅槐鄉故縣也（按琅槐屬千乘郡後漢郡國志已無此縣是也今所并省博昌縣青州）
導沇辨
弱黑二水來自雍州塞外至遠而不可
窮故禹言導而不言其所自起至於沇
水源出中國且去帝都不遠而禹之所
書顧與弱黑同例何也酈杜二子皆有
沇水潛行之說意者禹疑其水之異而
畧於記歟曰非也甚遠者不能書甚近
者不必書而沇源近在帝都之南所

不書也聖經書法之妙大抵如此

滎澤辨

濟既入河與河相亂而其溢爲滎也禹安知其爲濟哉孔穎達謂以其色辨東坡謂以其味別而許敬宗則以爲入河伏流而出鄭漁仲則以爲簡編脫誤林少穎則以爲禹分殺水勢而程泰之則又以爲水會於河既多河盈而濟繼之故溢而注滎也紛紛之論將孰從而折衷乎余嘗思之程氏之見比諸公爲勝夫河自積石而來所受水爲不一而至於壁華陰而東行則又有伊洛等水會之河之盈可知矣然河自孟津以東其地稍平其勢稍緩而加以水之滿盈則其流寬徐蓋與底柱而上不同矣流水自北而南勢銳而流捷衝河橫度固當時所有之事也今時水潦驟集山流橫突溪澗其勢狀尚可辨視況於濟之衝河南出滎口浩博禹何待於區區味辨色別而後知耶然其入河而出不能無河水之混而大槩則濟耳若其天時有[illegible]河流蕩激之際滎口欲其純受濟之

不能也此可以理而推不必過爲之[illegible]林氏謂分殺水勢者謂沇入河而河溢故禹決滎瀆以殺之而滎實非濟也然禹記兖州疆境指濟爲東南所據禹豈因亂名實如是乎許氏伏流之説謂其源之或潛而意之耳鄭氏簡編脫誤之説求其説不得而姑爲之説耳凡此皆學者所當明辨毋容其汨亂經文亦庶乎爲羽翼六經之一端也

杜氏曰濟水因王莽末旱渠涸不復截河南過今東平鄆州濟南齊州淄川淄州北海青州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青河實菏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本濟水也莽末[illegible]

程氏曰春秋閔二年衛侯及狄人戰于滎澤鄭氏云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地爲滎澤見後漢郡國志酈道元所言亦與鄭合然則滎澤在春秋時既可以戰則已不復受河而鄭氏之於東漢酈道元之於後魏所見皆同則可以知滎本無源因溢以爲源河口有徙移則滎之受河者隨亦枯竭然杜佑以莽末濟不截河而南於是凡濟水下流悉

不錄且謂漢以前郡國之以濟名者濟陰濟北濟陽濟陰皆矣於不詳考其說直謂滎澤旣塞則不復在濟矣此其說不審之甚者也以理推之滎旣塞矣自滎至海地亘千里水行其閒自成川脉蓋數州之水循渰滎下流故道而行者自若也豈獨菏汶哉

導淮自桐柏

孔氏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

唐孔氏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傳言南陽郡之東也

胎簪山卽桐柏也後世又別名之耳禹謂導淮自桐柏不應桐柏非淮所出今其山在唐州桐柏縣

東會于泗沂

唐孔氏曰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

東入于海 在楚州東北入海

班氏曰淮水東南至臨淮淮陵縣入海 淮陵縣猶存不知後於何代廢省今其地當在楚州界

[illegible]鳥鼠同穴

渭水出焉

林氏曰渭水出於首陽南谷而禹之導渭惟自鳥鼠同穴而始故曰導渭自鳥鼠同穴

余攷水經有所謂出鳥鼠山者有所謂

[illegible]

大抵不[illegible]據而林氏援之[illegible]

不思禹導[illegible]江不言自爲其源[illegible]

而渭比[illegible]之源爲如何哉下[illegible]名

同一書法禹之意可知矣

唐孔氏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 夫吾 其鼠爲鼵 徒忽 李巡曰鵌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鼵如人家鼠而尾短鵌似鵽而小 鵽知刮切雉屬 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孔氏尚書傳云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其實也

張氏曰此禹自其源而導之也余詢曾官隴西者曰鳥鼠各有雌雄是張氏之說爲然也鳥鼠同穴天下無此理也而渭水所出

此四焉是天下之事不可以耳目推
山而決其有無也造化之理何所不有必
化爲蛤雉化爲蜃此豈可聽說哉
程氏曰經於鳥鼠一山而三言之雍州曰仮
南敦物至于鳥鼠導山曰西傾朱圉鳥鼠
其後叙渭又言鳥鼠同穴蓋有先單言鳥
鼠者再而合言鳥鼠同穴者一耳占三從
二則鳥鼠同穴已見其非一山矣考之水
經桑欽止曰渭出鳥鼠山無同穴之文也
地說曰鳥鼠山者同穴山之枝幹也據此
則鳥鼠同穴自是一山明也孔安國曰鳥
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因以名也此說
甚怪而本之爾雅臣不敢遽議其非也鄭
元之時已知此二名者當爲二山矣而疑
經之鳥鼠同穴蓋嘗聯文則又爲之說曰
鳥與鼠飛行而異處者其山爲鳥鼠及其
止而同處則其山爲同穴且曰鳥名鵌似
鵽而黃黑鼠同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
鼠内而鳥外此不惟謹並爾雅且亦兼存
鳥鼠同穴之文而冒而併而言之冀有一
而合也然其理有可疑者鳥鼠異類自不
應相牝牡設使有之二物者何知而共飛

行止宿異處同歸不踰其常耶況水經所
載二山之中川流間之不正相附其言鳥
鼠飛游各爲一山而其所宿又自一山推
之於鵌尚或能之若鼠而絕水必待泳游
乃得越過其於同穴理不能常蓋專意附
會爾雅而不自覺其不通也至於杜彥遠
則以爲同穴止宿養子互相哺養張宴以
爲不相牝牡最後杜寶大業雜記有曰大
業三年隴西郡守獻同穴鳥鼠煬帝謂牛
洪曰爾雅曰其鳥曰鵌其鼠曰鼵鼵當是
短今長何耶洪曰舊說未必可依遂圖以
付所司此說也杜寶以爲可以傳信故書
也然煬帝好奇尚諛宮禁之内高德儒且
指野鳥爲鸞令其蕩游無度荒遠守臣強
取鳥鼠配合古說以來媚悅固不足信而
又鼠尾長短已與古說不同盖知詐罔也
李吉甫郡縣志曰鳥鼠山今名青雀山其
同穴鳥如家雀而青鼠如家鼠而黃其氣
辛辣人若馬中之輒病是說也使誠不妄
則隋唐相近牛洪其必知以洪之佞凡事
迎逢煬帝當其致疑鼠尾洪豈肯不以此
種語實其欺謟耶吉甫雖信傳聞而著之

志自謂堅確矣然古以鵌色爲黃黑而[illegible]
以雀爲青雀則不獨隋世之鼠尾與古異
而唐傳之雀色亦不與古同此皆未可據
信載玫其説以爲山在縣西渭水所出二
源並下則正與地説所謂鳥鼠爲同穴山
之枝幹者合也然則鳥鼠山者其同穴之
別枝歟渭出其間凡二其源而下流乃始
參會此二源者又皆經禹疏導特鳥鼠一
山獨大故經之槩叙山川單言鳥鼠者再
蓋舉其大者言之也鳥鼠之山雖大而謂
之發源不止此之一山於是叙渭所始兼

舉而並言之故曰鳥鼠同穴也參据前後
其爲兩山何疑而何用附會入之恠神也
且酈道元最爲尚怪在叙注諸水悉取小
説異教宂文幻記以爲實錄而獨於此不
肯主信也於是前叙渭原則直引地記以
明同穴別是一山後於孔鄭杜張四説又
皆存之而不以爲是也夫平時尚恠者至
此尚疑其恠則眞誕矣臣之詳辨乎此者
正以渭源近而可驗古傳鵌色黃黑至唐
爲雀而特變青則其誕又可以質而世獨
信之於以見古事之出於隱暗荒遠如[illegible]

味地脉皆不應引之以紊古經也
東會于灃（出京兆鄠縣東南）
孔氏曰灃水自南而合
班氏曰酆水出扶風鄠縣（今隸京兆）東南北過上
林苑（在長安）入渭
張氏（[illegible]）曰酆水出鄠縣南山酆谷北入渭（[illegible]）
又東會于涇（出今鎮戎軍开頭山）
孔氏曰涇水自北而合
班氏曰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开頭山東南
至馮翊陽陵縣入渭（按通典曰漢涇陽縣故城在原州平涼縣南又曰平高縣有笄頭山涇水所出九域志云至道元年以原州故平高縣地置鎮戎軍古有笄頭山一名鷄頭一名崆峒又原州有臨涇縣渭州平[illegible]縣即東平涼縣也[illegible]自晉已後當是今京兆涇陽之地）

又東過漆沮（在今華州華陰縣北）
孔氏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
班氏曰洛水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懷德在今[illegible]）
（[illegible]州富平縣界）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北入洛（直路[illegible]）
（自後漢已廢今其地當在[illegible]寧諸郡）
桑氏曰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
縣北東入于洛（今耀州同官縣[illegible]祋祤也在州東北五十里）
酈氏曰澤泉水出沮東澤中與沮水隅原相

去十五里俗謂是水爲柒水也東流逕[illegible]
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沮水又以沮直絶
注濁水至白渠合焉故濁水得柒沮之名
也其水又東北注于洛水洛水入渭在華
陰縣北
如酈氏所說漆沮二水也既入于洛而
洛亦以漆沮名者豈以其混流之故而
稱號之通歟不然禹何爲其亂名實如
此也
唐孔氏曰地理志曰漆水出扶風漆縣（今邠州新平地是也）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

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
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一名
漆沮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漆沮
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
入于河（在華州華陰縣東北）
班氏曰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通典云漢船司空故縣在華陰縣理東北五十里）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
孔氏曰會于河南城南
又東會于伊
孔氏曰會於洛陽之南

又東北入于河
孔氏曰合於鞏之東（鞏隷西京在京東一百一十里）
劉氏曰帝王世紀云夏太康五弟須于洛汭
在鞏縣東北三十里
九州攸同
孔氏曰所同事在下
唐孔氏曰昔堯遭洪水道路阻絶今水土既
治天下大同故揔敘之
蘇氏曰書同文車同軌
葉氏曰九州辨土地以别之者始也一制度
以同之者終也

呂氏曰九州之水皆同其底平之功
攸字訓所言所同則是揔曰下文之事
也傳之說爲長
四隩既宅
孔氏曰四方之宅已可居
唐孔氏曰室隅爲隩隩是内也遂以隩表宅
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
張氏曰室隅爲隩謂其僻遠也言水患既除
四方之僻遠處亦各安其所居也
杜氏曰隩猶其奥之奥[illegible]患既[illegible]
[illegible]方之[illegible]水[illegible]得安其居也

四來之外皆可宅也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孔氏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

唐孔氏曰上文諸州有山川澤者皆舉大者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復更總之

林氏曰九山九川九澤皆是泛指九州之山川澤言之若以弱水而下爲九川以雷夏而下爲九澤則導岍而下果九山否乎

山者川之所自出所由逕者也書九山於上而九川繼之則是九山者九川所出所逕之山也澤者川之所或至所或鍾者也言九川於上而九澤繫之則是九澤者九川所至所鍾之澤也禹之言曰予決九川距四海而導畎以下又正言其數則所謂九川滌源者非泛指亦明矣讀者意禹爲總括之語而不知九川自百川之所會列九川而言則凡九州川見其中爰記事之精簡無大山者而況禹之施功雖微天下要圖

自有足跡未嘗及者以非患之所在故也滌源而泛指豈百川皆 于九山自導岍而下九澤自雷夏而下皆是也凡其川流脈絡豬蓄匯溢皆與九川相爲表裏者也上之以九川而山之與澤皆亦名九以見山澤之非泛指而皆從附九川而名之者也詳經文之首末討治水之規摹固不容泛論禹也學者誠思之

呂氏曰九州之山已刊除置境場而旅祭以告成功

九州惟梁雍言旅山而梁必書蔡蒙者書之於所言山之末以示告成之義也雍必書荊岐者書之於所言山之首又以見禹迹所至無不祭也以二州互見之文而上該他州之祀禮禹之書法大抵簡嚴如此也然蔡蒙二山則近岷江荊岐二山則近河渭禹顧 之書也山何也九山刊旅余益信其爲九川所繫利害之山爲不誣也所謂滌源者治水自下而上至其源亦滌之水歸之水 極其源導之所自起亦源也

程氏曰河之爲患王能憂勞堯禹久之
則後世遭罹其患者亦何敢諱勞惜費臣
獨有怪者三代而後能變亂爲治使天地
萬物悉就條理者惟漢唐
本朝而河患特甚它代秦晉隋得國不久
固不暇遠略自餘三國五季以及南北不
能包擅河境設有策畫東不能指之於西
南不能以及其北其不相該應如此宜其
常決不救乃歹塵塵有之此似天有定數
非人力得須臣嘗深究難曉也久之竊思
漢人賈讓之論謂今隄闊故游波有所縱
盪漢隄河故來迫而爲決溢乃慨然嘆曰
此天下至理也是河道平決之分也讓獨
專以論隄而臣推以論世於是宿疑釋然
河事可得而論矣讓之言曰齊與趙魏爲
境齊作堤去河二十五里水抵隄之趙魏趙
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漢隄脈者去水數
百步遠者數里夫以漢隄而較古隄廿
受不同如此而水比古不加少彼不也之
歸也且古人豈不知棄地可惜正爲士
棄乃能有所存不容曲計日前耳後經營
世生齒衆作業盛但見河堧有地而弃

之古人有爲爲之也既已田之又從而廬
屋廬成聚落稍慮漂沒則隄外起隄以自
護築它日復有田廬其外者益又添隄以
賈讓所見齊趙魏以及黎陽（今濬州）內黃（今隸
相州）白馬（今滑州）諸有隄處大隄之外小隄大
抵數重以率言之凡邊河州縣近河添隄
益多則容水益隘其理然也漢去古不遠
已不知遠隄本意恣民壖障不立限禁苟
無賈讓爲之發明則古制殆無傳矣租之
所在惟人希土曠則河堧得以受水稍經
生息則遠隄之外復轉添隄固其所也則
何怪乎漢唐以及我
宋平治久則河決益數也是故漢自高后
以前唐自肅代以後河患特少則生齒登
耗乃與河之平決相應蓋有以矣惟
國朝建隆之初即決棣滑與它朝事勢不
類蓋周世宗父子於大河下方兼南北有
之民視瀕河爲內地故擴棣其中者衆以
端拱
詔書驗之則可見矣
又
書敘滎蠡既豬而揔之曰九澤既陂水經

河北有鯀隄李垂曰大伾有禹隄則隄[illegible]來古矣賈讓言隄防之設近自戰國[illegible]非[illegible]也且河自陜洛以上它水入之過此則它水率多受河是冀兗豫之河皆行平地上也古而無隄三州無見土矣由是言之雖禹亦必仗隄以為水防則隄之利害可不究窮乎河之源委以比四瀆最遠且長其所容受乃不如江多郭璞謂踰河滅江則其狹可知夫其狹人力所不能廓獨其㳂岸有隄遠河一丈則水之容也益一丈增一里則益一里姑以古隄存者言之對隄皆空二十五里則是河道兩旁有五十里可受漫水縱有霖潦溢冒平地未必能越五十里而破隄以出此為無拓河之勞而收拓河之利古人之智也漢明帝之詔曰左隄彊則右隄傷左右皆彊則下方傷夫知左彊則固右以禦其暴姑可紓矣左右俱彊兩不能齧而其怒乃移下方是惟無以之巧力雖勝終不免一決也有以知屢丗陜隄所以甚堅而無補於敗皆是故漢人設訪禹迹穿地為九以倣九河曰能為九但得四五宜有益又嘗議[illegible]穿曲渠分殺水怒

本朝亦嘗𡍮開支河如金赤[illegible]二股減水諸河是皆措置[illegible]意度皆將求分水力而已然今水力當分縱於要處得百許支河道其減得幾孰與並河九郡悉設遙隄使之方行無所束迫其為容受何啻一支流之多哉況水闊則平平則隄易以立束而急之則湍怒以與隄鬭故甚堅亦敗此又利害之差殊者也

又

國朝乾德興國祥符之間三嘗講求遙隄獨興國詔書為詳曰河防舊以遙隄寬其水勢其後民利沃壤或居其中河之盛溢則罹其患遂遣趙孚等條析隄内民籍稅數議蠲賦徙民興復隄利

聖意究知害源鋭意復古千世一時也孚輩智不及遠徙曰遙隄存者百不一二役費甚大妄以他語塞

詔而止夫遙隄久廢驟復動亘十數郡費誠大闕熟田不得耕徙見民不得居妨誡多然獨不能對引利害以相除乎河不決猶歲歲有春料費常不下數萬萬苟決矣

不論何地何時悉雜役兵夫救塞勞費無
無已時何嘗不費又時決溢所及不止並
河但在下流城郭屋室丁口生業漂溺掃
地比之徙民益業害又益大爭不長計而
曲以目前言之殊可惜也然而此一舉也
平世爲之實難漢田蚡奉邑在鄃故城在今德州
平原縣西南利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於是鄃
子之禍淮夷悉驚武帝欲加救塞蚡矯天
面謾不容帝之施力今通隄所包豈止百
郡占田其間豈盡是循理之士但有一蚡
何事不可藉口此策殆不輕得行也或者

如高祖平秦光武中興承大亂餘烈土無
見民縱復廣爲之禁亦無妨奪於此時而
訪通隄毀近障葺廢定令以漸爲之規模
一定息永怒於不爭縱初時勞費而逸寧
之效燕及無極其功殆可纘禹不止一世
也臣故論而著之以竢方來

程氏之論河隄究極古今發明利害眞
有用之學也余愛之不忍弃編之於此
則夫學禹貢而但識山川之名者可以
愧矣

四海會同

四海會同六府孔脩九州同風

唐孔氏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
曰同此言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
來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朝天子也夷狄
戎蠻謂之四海但天子之於夷狄不與華
夏同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即是九州
之中乃有萬國萬國同其風化也

葉氏曰五服之內皆會同於京師以脩其職

張氏曰水患既去非特九州之民往來無阻
而蠻夷戎狄皆復會同于京師矣

呂氏曰四海皆會同朝王

六府孔脩

孔氏曰水火金木土穀甚脩理言政化和

唐孔氏曰六材之府甚脩治矣

張氏曰非特水得其性而火金木土穀亦各
得其性而爲天下用矣蓋水於天地間爲
物最大水得其性則五行皆得其性矣此
鯀湮洪水乃謂之汩陳其五行而九疇之
次五行所以一曰水居其先者豈無謂乎

葉氏曰六府無廢財貢賦之法於是而立

庶土交正厎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孔氏曰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除害

唐孔氏曰致所重慎者惟財貨賦税也慎之者皆法則其三品土壤準其地之肥瘠爲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之法於中國矣禹能治水土安海内於此揔結之

蘇氏曰交通也正平準也庶土不通有無則輕重偏矣故交通而平準之九州各則其壤之高下以制國用爲賦入之多少中邦諸夏也貢篚有及於四夷者而賦止於諸夏也

王氏曰庶土交正底慎財賦言以衆土交相正制財賦之法致慎其事也咸則三壤成賦中邦言九州之田咸有則以成中邦賦法蓋上賦有及四夷田賦止於中邦而已

葉氏曰庶土交正以九土相參而辨其等也咸則三壤以三壤定其制而爲之法也書以貢名而此獨言賦以所底慎而養中國者在賦而貢其義也

□□氏庶土□□九州□□上彼此相視高下各得其正底慎二字見聖人當□□□□□□制其□□秉敬慎之心制其法歸於中以爲萬世之傳惟先有敬心則能則上中下三等之壤以成賦於中邦大抵序事序其事迹則多遣其本心序其本心則多畧其事迹今此四句載禹制賦之辭本末皆備底慎者其心也則壤者其迹也以此見古之秉筆作史者皆知道之人

程氏曰禹之定賦也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孔子之叙書也曰任土作貢則九州之田宜皆與賦相當也今考之經其相當者究之一州耳荆之賦至高於田五等此其故何也孔安國曰人功有脩有不脩以理推求當必有之然無古事以爲之證也故曰賦者直記其米粟之出於田者耳賦之外有貢焉併貢而揔之以爲賦入之數故高下相補除而田品賦等自應不齊也是説也臣求之經似亦有當矣蓋荆之賦最重者也田賦之外其貢則金瑶琨篠簜齒革羽毛織貝橘柚不勝其多也雍之賦最輕者也以其田賦之外貢者璆琳琅玕而已亦無包篚之類故揔言之則輕也以其最

輕最重者質之經而此説近乎可信矣然
言經者不可執一得其一隅而三隅對求
皆無所礙乃爲通耳今其説曰田品之下
者其賦本輕惟其該貢篚數之則爲重是
矣然攷之於冀其賦惟總秸粟米此外絶
無一貢用何物增計而使高於田四等也
徐之賦下於田三等亦已輕矣然其貢爲
夏翟桐磬珠魚元縞不爲不多矣於其中
珠元縞三者皆非易得之貨而又未知其
責貢幾何也然則胡爲而不得合并以就
重賦之目歟以此推之知其不能遠通也

又

論古事者必得古制文徵當得古語既有
古制以爲稽據又有古語從而發明之則
古事之情見矣經之分州叙事也貢與賦
對出禹於立制取民之初明著其意惟曰
庶土交正厎謹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但以此文求之則九州貢篚似不在數
然其書專以貢名而又孔氏叙書亦止
任土作貢則貢者又似專指貢篚而言也
而臣有以折衷其歸者得之孟子也曰夏
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

而徹其實皆什一也禹貢之貢即孟子所
謂五十而貢者蓋其一代賦名也夫其爲
貢雖與助徹同爲十一而其制之所以取
民則龍子所謂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又
其所以爲什一也載攷究之賦必待作十
有三載乃同者兗居東北最下河害特甚
它州山川土田久矣其就藝又而兗之升
高避水者今而始得降丘宅土也自非寬
爲之期使加功歲久則無所謂數歲中校
可以起立貢則是故作之必至十有三載
乃同他州也然則龍子之謂校數歲以爲
常者經固言之矣況經之叙則壤成賦也
其必待六府孔修之後則土未出穀庶土
雖可交正禹猶未肯遽立賦則也然則賦
則之本於歲校益又可證矣孔安國之以
人功參田品者豈亦有見於此耶

又

周人之制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
私百畝同養公田是聚八家之力治公田
百畝而八家別自各得百畝之入此其所
以爲什一之制也夫惟所取單出公田設
非稔歲亦不於公田之外多責一穗一粒

此所以田之與賦常相什一而與時輕
重之異也夏后氏之制一夫授田五十畝
若歲亦立則隨田所入以歸公上則與周
制同矣而有所謂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
又於田品之外參核歲事以爲品則也田
品信有高下矣官又籍其歲入而參記之
閱數歲之中而酌其中以定多寡此其意
以爲加詳而不知適以致弊也歲校已定
多寡莫爲異時歲事不必常如參定之初
於是所輸始見其偏矣當樂歲而粒米狼
戾則歲校所取比之什一爲已寡及夫凶
年糞其田而不足而必取盈焉則歲校所
取比之什一爲已多故龍子得以議之曰
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也此其田與
賦所以有時而不相應也雖然聖人立法
猶有可議者歟善乎黄門蘇氏之言曰貢
之不若助也俎豆之不若盤盂也肉刑之
不若徒流笞杖也古之人不爲此非不智
也勢未及也寢於地者得藁秸而安矣自
藁秸而後有管簟也自管簟而後有溫麗
也此貢助徹均爲什一而所以什一者不
同蓋見弊而後知所以救也

庶土交正厎慎財賦者蓋參正庶土
高下有無而必致其謹也謂之財賦者
賦之出于土者不一故以財言之也咸
則三壤成賦中邦此田賦也必以中邦
言者蓋表其爲什一之正行之中國謂
之堯舜之道而非桀貊之道也田賦如
此土賦從可知矣荊公謂土賦有及於
四夷非也四夷皆以貢言不當以賦言
也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孔氏曰台我也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
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
王者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違
我行者
唐孔氏曰此一經皆史美禹功言九州風俗
既同可以施其教化天子惟當擇任其賢
者與共治之選有德之人賜與所生之土
爲姓既能尊賢如是又天子立意常自以
敬我德惟先則天下之民無有距違我天
子所行者皆禹之使然故敘而美之
蘇氏曰我以德先之則民敬而不違矣
王氏曰錫土姓者言建諸侯賜之土以立國

賜之姓以

林氏曰錫土姓者於是始可以疆天下封[illegible]侯而成五服也左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蓋胙之土即所謂錫土是也命之氏即所謂錫姓是也如契封於商錫姓子氏稷封於邰錫姓姬氏必在於此時以稷契觀之則其他諸侯皆然也施博士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何預於治水之事而於此言之者當洪水未平之時四方諸侯其於會同之禮有廢而不講者則其於祗上之德亦闕如也然則德雖出於上之所爲而能使之祗台不距者禹預有功焉故舜稱之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其意亦合於此善哉此說

張氏曰向也洪水滔天九土莫辨雖有德之人當賜姓氏者亦無所施設矣禹既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其當賜姓氏者多矣令以功來上可以施行也錫土者命之氏而遂及支庶錫姓者因其所生而以傳其正適焉若舜賜姓曰嬀而命其氏曰陳[illegible]支也嬀以傳其適不容有兩人氏以[illegible]

庶則是亢曰陳者皆其支庶也此又土姓之別歟祗台德先不距朕行者此則深明禹以勤德率諸侯而諸侯各迪有功之意也夫禹懲創丹朱以傲而殄厥世故過門而不入啓呱呱而弗子祗勤我德以先之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而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之長各迪有功皆不違我之所行矣以是知禹所以成此大功者非求之他也祗我勤德以先之而已

呂氏曰古者無常姓必有功德然後賜之禹命之氏禹之治水如此廣博其所勞役天下多矣而天下翕然從禹之行而無距者蓋禹有德以先之故也使禹無德以先天下天下豈肯從今看禹貢皆是禹之力然禹豈外是以求德自衆人爲此則是力自禹爲此則是德何則禹之所爲此其心何如也史官恐後世見禹之胼胝遂以爲禹惟有力故以德表之此作書之要

害去而利興法善而政行九州所同也此其功雖在禹而贊佐與有力焉故錫土姓及於益稷之儔而禹於此著之曰享所賜者以彼等能敬從吾之表倡也

自常情觀之禹之言近於矜而禹非矜
也紀實事以褒同列而敷奏於吾君之
前正所以爲不欺學者毋以常情疑禹
可也

五百里甸服

孔氏曰規方千里之内謂之甸服爲天子服
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

唐孔氏曰旣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而四海
之内路有遠近更叙弼成五服之事甸侯
綏要荒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旣平之
後禹乃爲之節文使賦役有常職掌分定
甸服去京師最近賦税尤多故每於百里
即爲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
内各爲一節三百里外共爲一節綏要荒
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而爲二内三百
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以遠近有較
故其任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税也
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内每皆言納四
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
百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
也侯服以外貢不入穀侯主爲斥候二百
里内徭役差多故各爲一名三百里外同
是斥候故共爲一名自下皆先言三百里
而後二百里舉大率爲差等也

顔氏曰甸之爲言田也

王氏曰五百里甸服者畿内也甸者井牧其
地之謂王所自治也

吕氏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之
一字見得井牧之法至此已成

百里賦納總

孔氏曰甸服内之百里近王城者禾藁曰總
入之供飼國馬

唐孔氏曰去王城五百里揔名甸服就其甸
服内又細分之從内而出此爲其首總者
總下銍秸禾穗與稾總皆送之周禮掌客
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

蘇氏曰總藁秸并之最近故納總

二百里納銍

孔氏曰銍刈謂禾穗

唐孔氏曰説文云銍穫禾短鎌也詩云奄觀
銍刈用銍刈者謂禾穗也禾穗用銍以刈
故以銍表禾穗也

三百里納秸服

[illegible]

唐孔氏曰去穗送稾易於送穗故爲遠彌輕也然計什一而得稾粟皆送則秸服重於納銍則乖近重遠輕之義蓋納粟之外斟酌納稾四百里猶尚納粟此當稾粟別納非是徒納稾也

[illegible]氏曰言服者謂有役則服之耳

[illegible]氏曰納秸而服輸將之事也以正在五百里之中便於畿內移用故使納秸服也

林氏曰納秸雖優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則其力之所出足以補其財之所入財之所入足以優其力之所出矣

蘇氏曰以稾爲藉席之類可服用者秸之爲用多矣故百里既併穗納之三百里又純輸此賦也納秸之下加一服字以見輸將之勞可與不納粟相補除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孔氏曰所納精者少麤者多

王氏曰四百里粟者以遠故也五百里米者以其尤遠故也

東萊先生曰穀有殼曰粟無殼曰米

張氏曰稾秸雖輕而用車負載不若粟米之數少也

林氏曰酈氏云畿內天子之居其所賴以養天子者在此千里之民而已故所賦所納備言於此蓋餘服則賦各歸其國故禹貢略之義或然也觀經文於納總之上特加一賦字則凡賦之出於田者皆可以觸類而通之矣故自侯服以下但言建國遠近之制而不及所輸之物其辭不費使讀之者自以意曉此又述作之體也

田賦有兵車牛馬之屬而不言者蓋舉食而言則兵不言可知矣

五百里侯服

孔氏曰甸服外之五百里侯候也斥候而服事

唐孔氏曰襄十八年左傳稱晉人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撿行也斥候謂撿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爲斥候而服事天子故名侯服因見諸言服者皆是服事也

蘇氏曰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

林氏曰建侯服以封親賢使各守其民人社稷以爲天子之蕃衛也

張氏曰公侯伯子男凡五等止曰侯服何也蓋三恪之後方稱上公謂前代異姓之後使得守前代禮樂制度以存其宗祀故稱爲公以尊其祖也若當代之封則皆爲諸侯耳周制太保爲西伯率西方諸侯畢公爲東伯率東方諸侯此蓋朝廷三公也一公居中二公分陝以治侯服之不及公所從來久矣

百里采

孔氏曰侯服内之百里供王事而已不主一

唐孔氏曰采訓事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

王氏曰於此有采地也

蘇氏曰卿大夫之采地

張氏曰周官六鄉之外爲六遂六遂之外有家邑爲大夫之采地小都爲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與此王畿五百里之外始有采服同意

周制采地在畿内此在畿外何也唐虞之際民淳事簡封建少而土地寬故采地在畿外至周則封建密而分畫詳矣采地不得不移之内也雖然周之采地稍縣都凡三百里此特一百里又何也周建官多唐虞之官少而況向三百里非皆采地亦有公邑此百里則皆采地耳是故讀禹貢而參以周官則庶乎王制之沿革可知矣

二百里男邦

孔氏曰男任也任王者事

唐孔氏曰言邦者見上下皆是諸侯之國也

蘇氏曰與百里采通爲二百里也男邦小國也

王氏曰於此但建男邦者欲王畿不爲大國所逼而小邦易獲京師之助也

三百里諸侯

孔氏曰三百里同爲王者斥候故合三爲一名

蘇氏曰自三百里以往皆諸侯大國次國小國在内依天子而國大國在外以禦侮也

東萊先生曰男采在内既足以護王畿又去王畿近強悍諸侯不足以陵之此聖人制内外之輕重不差毫末所謂天下之勢猶持衡也

張氏曰其建置如此豈有如李唐頡利引兵直至渭水如石晉耶律引兵直至大梁之患乎

林氏曰輸賦稅則遠者輕而近者重建侯邦則遠者大而近者小遠近大小輕重莫不有法於其間而疆理天下之制盡於此矣

五百里綏服

孔氏曰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安服王者之政教也

唐孔氏曰要服去京師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政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服也

張氏曰綏之爲言安也謂以安王室爲職也此亦諸侯耳以其稍遠故變名爲綏欲其知此五百里內所以建諸侯者爲安王室也

林氏曰王畿之外既封建諸侯之國使之小大相維強弱相比以爲王室之輔矣而其外之五百里則接於邊陲蓋其外則要荒之服也故於此則設爲綏服以爲內外之辨此服之內所建之國所立之制凡欲撫安邊境衛中國而已故其名曰綏服

東萊先生曰綏服者去王畿漸遠不可不常存綏撫之心故以綏爲名又須見聖人非私於彼加意於遠筭計見效與近者均也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奮武衛

孔氏曰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

張氏曰三百里之內雖去侯服未遠然已有夷蠻之風先王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故於綏服不必盡行朝廷文德第付之賢者使揆度其所可行而教之

王氏曰二百里奮武衛者以近蠻夷故也

東萊先生曰二百里之國而能捍數百里之蠻者蓋因其所居而使之守其鄉邑則人以自盡二百里足矣

薛氏曰今之邊徼右軍旅而畧文教與此同意

五百里要服

孔氏曰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

蘇氏曰總其大要法不詳也

東萊先生曰要服只是蠻夷然猶近中國故爲要約而已不一一治之也

張氏曰蠻夷之性近於禽獸不可盡責以人道曰何休曰王者之於夷狄以不治治之斯言其有味矣

三百里夷

孔氏曰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

蘇氏曰雜夷俗也

王氏曰三百里夷者於此皆夷也

張氏曰夷有簡易之意亦要束之說也

二百里蔡

孔氏曰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

王氏曰蔡放也放罪人於此

蘇氏曰放有罪曰蔡春秋傳曰殺管叔蔡蔡叔（蔡 素葛反）

五百里荒服

孔氏曰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

王氏曰荒不治也言不可要而治也

林氏曰漢班超爲西域都尉甚得夷狄心超被召還任尚代之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宜蕩佚簡易寬小過揔大綱而已禹名境外之服謂之要荒正超所謂蕩佚簡易之意也

三百里蠻

孔氏曰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法

唐孔氏曰鄭云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

林氏曰要服三百里謂之夷荒服三百里謂之蠻蓋此乃徼外蠻夷之地也

二百里流

孔氏曰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凡五服相距爲方五千里

呂氏曰九曰夷也蔡曰蠻曰流皆是夷狄本名皆不必求其義如唐之突厥漢之冒頓此豈有義可求

林氏曰要服之三百里夷其外二百里是亦夷也而謂之蔡荒服之三百里蠻其外之二百里是亦蠻也而謂之流蓋其外之二百里其地爲最遠中國之人有積惡罪大而先王不忍殺之者則投之於最遠之地故於要荒二服取其最遠者言之以見流放罪人於此若其爲蠻夷之地則蒙上之文可見也五服之名與其每服之內遠近

詳畧皆是當時疆理天下之實迹也故
侯服則 其建國小大之制至於要荒則
言其蠻夷遠近之辨與夫流放輕重之差
皆所以紀其實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孔氏曰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
王者聲教而朝見
唐孔氏曰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此言西被
于流沙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也而地理
志以流沙爲張掖居延澤是也計三危在
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
王氏曰言訖于四海則朔南亦皆訖于海
東萊先生曰漸被暨亦不須於一字上爲之輕
重但水患治平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
不服
林氏曰此言九州疆界之所抵以見其聲教
之所暨也攷之上文海岱惟青州海岱及
淮惟徐州言青徐之境東海也故曰東漸
于海雍州之弱水既西弱水至于合黎餘
波入于流沙是雍州之界抵于流沙揚州
曰淮海惟揚州則是揚州之界抵于南海
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河之入海在碣

之右則冀州之界抵于北海故曰朔南暨
聲教訖于四海朔南不言其所至者連下
文而見之也聲教者言文德之所及也然
下文既曰訖于四海則是四方皆至于海
矣而西獨言被于流沙者蓋水之西流至
此而極不見其所歸未可以正名其爲海
也故王制曰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亦
惟以東海對流沙也
張氏曰王制云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
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今此聲教東言海
西言流沙朔南不言所在以是知不止於
恒山衡山而已也蓋四海之內南北長東
西短故東西皆可言其所止而南北其際
未易窮也中庸曰聲名洋溢于中國施及
蠻貊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
所墜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凡有血氣者莫
不尊親其此之謂歟
東海流沙衡山恒山九州疆界之所至
也是謂四海之內要荒二服則爲四海
矣朔南不言所至舉東西以見朔南也
若夫聲教之所及則不限以疆界之所
至言東漸于海則海以東漸之矣言被

被于流沙則流沙以西被之矣言朔南暨
聲教而繼以訖于四海則朔南所暨
又不止於恒衡二山明矣張氏引中庸
為說甚當言南北亦是而以東西為北
於東海流沙則又與中庸未合聖人之
政令雖自有分限而聲猷之所聳動光
華之所覆被蓋與天地之高明溥博一
也無始之說余請本之以明其所未盡
吾徒以為如何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孔氏曰玄天色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賜玄
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

王氏曰禹錫玄圭于堯以告成功也玄天道
也歸功於堯故錫玄圭錫與師錫帝九江
納錫大龜同義

蘇氏曰以五德王天下所從來尚矣黃帝以
土故曰黃炎帝以火故曰炎禹以治水得
天下故從水而尚黑殷人始以兵王故從
金而尚白周人有流火之祥故從而尚赤
湯用玄牡蓋初克夏因其舊也詩云有客
有客亦白其馬是殷尚白也帝錫禹以玄
圭為水德之瑞是夏尚黑也此五德所尚
之色見于經者也

張氏曰考工記云天謂之玄禹之治水一順
天理以成功故堯錫以玄圭志其功也

林氏曰古者交於神明必用圭璧此是洪水
既平禹以玄圭告成功於天耳必用玄圭
者蓋天色玄因天事天猶蒼璧然也其曰
錫者下錫上亦可謂之錫之也

東萊先生曰禹既成功故以元圭贄見於舜
以告成功古者卿大夫以至于士相見皆
有所贄以通情羔鴈雉之類是也
水患平而錫土姓君之報功也聲教訖
四海而錫玄圭臣之歸美以報上也然
歸美必以玄圭者玄天色也圭粹玉也
言吾君之德與天為一而寓誠於圭以
表見之也君無是德而臣欲成是功其
可乎此禹告成功之[illegible]意而[illegible]之於數
奏之末者亦禹之自言也或者以為
謬誤矣

五服辨

唐孔氏曰九州之外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
[illegible]相距為方五千
[illegible]服之 [illegible]里至

尚書詳解十三卷

（宋）胡士行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尚書詳解十三卷 內府藏本

宋胡士行撰。士行、廬陵人。官臨江軍軍學教授。是編焦竑國史經籍志作書集解。朱彝尊經義考又作初學尚書詳解。稱名互異。其實一書也。其解經多以孔傳爲主。而存異說於後。孔傳有未善、則引楊時林之奇呂祖謙夏僎諸說補之。諸說復有所未備、則以己意解之。堯典星辰之伏見列爲四圖、以驗分至。洪範初一曰五行、則稍綺太極圖以釋初字、見五行生尅之有本。雖皆根據舊說、要能會萃以成一家言。猶解經之篤實者也。所引漢晉人訓詁間有異字。如益稷篇引鄭康成云、黹、紩也。紩以爲繡也。與注疏所載不同。凡斯之類、亦見其留心古義。不但空談名理矣。

尚書詳解

宋廬陵胡先生著

通志堂藏板

前臨江軍軍學教授廬陵胡士行編

尚書史官所紀孔子刪之始皇燒之孔襄藏之至漢文帝時伏生口傳二十篇以其上古書加尚字尚上也藏書既出增爲五十八篇武帝詔孔子十一世孫安國註并作此序

古者伏犧氏(姓風)之王(以木德王)天下也始畫八卦(伏羲時河中龍馬負圖畫八卦)造(作)書(文字)契(刻木書其側各執其一以相考合)以代結繩(上古結繩爲治大事大結其繩小事小結其繩)之政由(因)是(此)文(字)籍(記)生(起)焉

此言書所由起也

乾三連☰天　父　震仰盂☳雷　長男

坤六斷☷地　母　巽下短☴風　長女

坎中滿☵水　中男　艮覆盌☶山　少男

離中虛☲火　中女　兌上闕☱澤　少女

伏犧神農(炎帝姜姓以火德王)黃帝(軒轅姬姓以土德王)之書謂(名)之三墳(大)言大道也少昊(金天氏己姓黃帝子以金德王)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孫以水德王)高辛(帝嚳姬姓以木德王)唐(帝堯姓伊祁氏自唐侯爲天子以火德王)虞(帝舜姓姚號有虞氏以土德王)之書謂之五典(常)言常道也至于夏(禹姒姓以金德王)商(湯子姓以水德王)周(文王武王姬姓以木德王)之書雖設(立)教不倫(類)雅(正)誥(告教)與(所)義(理)其歸一揆(度)是故歷代寶(重)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上書說八卦之義)謂之八索(求)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記)謂之九丘(州)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如禹貢所載)風氣所宜(如…)皆聚此

書也

此歷考上世衆書之名也

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此言孔子未刪前衆書之煩也

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

此言孔子修禮樂詩書春秋易及職方下文却專說定書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擧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敎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擧而行三千之徒並皆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

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幷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

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
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
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
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尚書序

後學 戊德 按訂

尚書詳解卷第一

堯典第一　虞書

堯典唐書左傳引勸之以九歌曰夏書而皆繫之
虞堯授舜舜授禹三聖授受一道也正義以堯典
爲虞史追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
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此孔子序述一篇之大旨也績用弗成以前光宅
天下之實咨岳巽位以後將遜於位之實(呂云)
聰明先知先覺也文聰明之散見於外者也思聰
明之緼蓄於内者也光輝方在天下一旦遜位視
天下如敝屣所過之化如此

堯典

此史臣舊題篇目後篇皆然

曰若稽古帝堯

(孔云)能順考古道而行者帝堯(呂云)若稽史臣之
辭謂我順考於古得堯之爲君

曰放勳

(孔云)言堯放上世功化(呂云)勳者天地萬物之成
理堯依放之而已此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夏云)堯
功勳放于四海

欽明文思安安

孔云以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呂云序言聰明指其生知全德之自然也書言欽明指其作聖終始之工夫也欽之一字堯所以作聖也欽則聰在其中矣去聰言明聰明不可分也堯自安其安與天下共安其安於止知其所止也

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允克者恭讓之至出於誠實非外飾也故四方上下皆在堯恭讓中光輝無不被也所謂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堯舜之道孝弟而已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明德修身也親九族齊家也章百姓治國也和萬邦平天下也既睦昭明時雍所謂綏斯來動斯和也以親平章協和用功處也睦明見功處也呂用孔說曰明德在親族之先何也中庸曰尊賢也親親也伊川謂尊賢在親親之先所以講明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

前言光明之散見也此言明光之蘊蓄也明性之覺也克明己之覺也昭人亦覺也

孔云九族

高祖 小功五月　曾祖 大功九月　祖 期　父 三年　己　子　孫 期　曾孫 大功　玄孫 小功

夏侯說九族

堯典

父族四

五屬之內

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

己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

己之女子適人者及其子

母族三

母之父姓

母之母姓

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

妻族二

妻之父姓

妻之母姓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此堯命官之序也羲和大臣也故最先焉下將分命申命必先總命之者分之中有合欲其同此欽敬之心也欽之一字堯心法也欽若於曆象之先

先天而天不違也敬授於曆象之後後天而奉天時也曆象不特治天而已宅天下被四表悉不外此蓋堯時天人未離帝道之大非治天之外別有治人之理也觀分命之辭若民若物洪纖巨細無不得宜堯之功與天一曆象之法所以與天爲徒也羲和始以氏居官後因以名官猶伶氏掌樂後遂以樂官爲伶官也

五行					
生數	木生	火生	土生	金生	水
克數	木克	土克	水克	火克	金
洪範數	水	火	木	金	土

四時	春木	夏火	四季土	秋金	冬水
四德	元	亨	利	貞	
四方	東左	南前	中央	西右	北後
五帝	太皞	炎帝	黃帝	少皞	顓頊
五岳	岱東	衡南	嵩中	華西	恒北
五聲	角	徵	宮	商	羽
五色	青	赤	黃	白	黑
五味	酸	苦	甘	辛	鹹
五常	仁	禮	信	義	智
五臟	肝	心	脾	肺	腎
五事	貌	視	思	言	聽

十干	甲乙		丙丁		戊己		庚辛		壬癸	
十二支	寅卯辰		巳午未		申酉戌		亥子丑			
二十八宿										
東	角	亢	氐	房	心	尾	箕			
北	斗	牛	女	虛	危	室	壁			
西	奎	婁	胃	昴	畢	觜	參			
南	井	鬼	柳	星	張	翼	軫			

八卦	震東	巽東南	離南	坤西南	兌西	乾西北	坎北	艮東北

析木	奇律 太蔟 陽三	寅正	立春 初氣	雨水
大火	耦呂 夾鍾 陽四	卯二	驚蟄	春分
壽星	奇律 姑洗 陽五	辰三	清明	穀雨
鶉尾	耦呂 中呂 陽六	巳四	立夏	小滿
鶉火	奇律 蕤賓 陰一	午五	芒種	夏至
鶉首	耦呂 林鍾 陰二	未六	小暑	大暑
實沈	奇律 夷則 陰三	申七	立秋	處暑
大梁	耦呂 南呂 陰四	酉八	白露	秋分
降婁	奇律 無射 陰五	戌九	寒露	霜降

娵訾　應鍾陰呂六　亥十　立冬　小雪

玄枵　黃鍾陽律一　子十一　大雪　冬至

星紀　大呂陰呂二　丑十二　小寒　大寒

析木至星紀爲十二辰

大蔟至大呂爲十二律呂

寅至丑爲十二支

立春至大寒爲二十四氣

八節

分春分秋分　至夏至冬至

啓立春立夏　閉立秋立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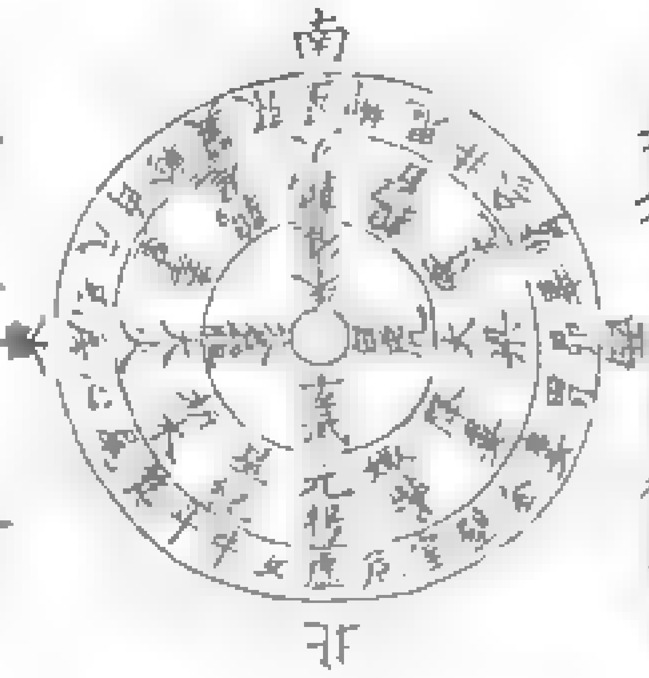
日中　晝五十刻　夜五十刻

日永　晝六十刻　夜四十刻

宵中　晝五十刻　夜五十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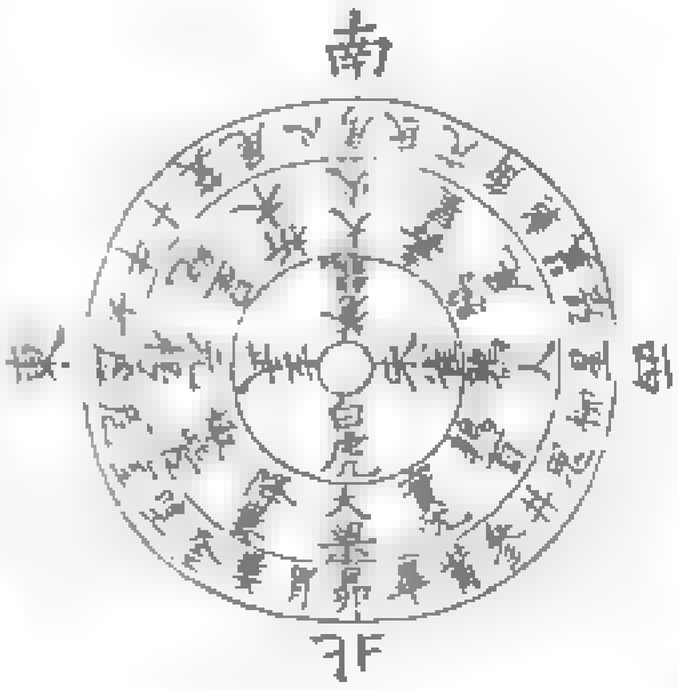
日短　晝四十刻　夜六十刻

春分日在婁初昏時



鶉鳥正七宿之中

夏至日在井初昏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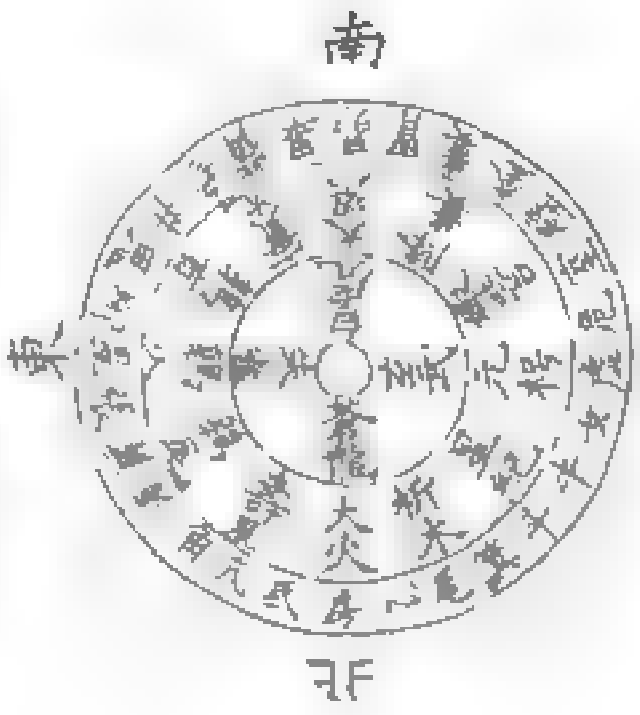


大火正七宿之中

秋分日在房初昏時

星虛正七宿之中

冬至日在斗初昏時



星昴正七宿之中

分命羲仲(治東方之官)宅(度也定也居也)嵎夷(東表地)曰(名)暘谷(日出暘明之地夷據日出而言曰嵎言曰暘谷)寅(敬)賓(迎)出日(日出也日日)平(均)秩(序)東(春)作(凡耕作為東作)日中(春分日晝夜中)星鳥(朱鳥七星昏見南)以殷(定)仲春(舉仲以推孟季)厥民析(丁壯分析就田)鳥獸(兩足為鳥四足為獸)孳(乳化)尾(交尾)

申命羲叔(治南方)宅南(南極)交(交趾也)平秩南(夏)訛(化)敬致(周禮馮相氏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日永(夏至日晝長夜短)星火(蒼龍中星)以正仲夏厥民因(因春事)鳥獸希(少)革(改)

分命和仲(治西方)宅西(西極)曰昧谷(日入昧冥之地)寅餞(送)納日(昏日入也)平秩西(秋)成(萬物皆成)宵中星虛(玄武中星)以殷仲秋厥民夷(禾稼收穫心力平夷)鳥獸毛毨(更生整理)

申命和叔(治北方)宅朔(北極)方曰幽(暗)都(聚)平在(察)朔(北)易(冬而春萬物皆更易終而復始此天地生生不窮之道尤當加察)日短(冬至日短夜長)星昴(中星)以正仲冬厥民隩(暖也入室處)鳥獸氄(細)毛

(夏云)此為作曆也作曆之法必先準定四面方隅以表識然後地中可求即地中然後知日月之出沒星辰之轉運宅定也非居其地也故暘谷南交昧谷幽都者定方隅也出日納日者驗昏旦也作東訛南成西易北者測時氣也日中永短者齊晷刻也鳥火虛昴者候中星也然後以殷以正而四時之中氣(一分二至)可定猶未也又以析因夷隩而驗之民事焉以孳革毨氄而驗之物類焉則堯之作曆仰觀俯察可謂不苟也已(呂云)賓導以隨從之謂所謂日出而作也餞納日者日入而息也厥民而繼以鳥獸者聖人一視同仁先民及物參贊之妙如舜之若上下禹之咸若用之澤虞山虞也

帝曰咨汝羲暨(及)和朞(周匝四時)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信)釐(治)百工(官)庶績(功)咸(皆)熙(廣)

此起閏法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周天為一歲月一周天為一月○月行速一日行十三度有奇二十九日半強一周天大約五十九日強而兩周天兩箇月六十日期餘一日矣一年十二箇月則餘六日矣故一年置月小盡者六

而後晦朔(月初一)弦(初七八上弦二十三下弦)望(月半)不差○日行遲一日行一度近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一年十二月三百六十日已少六日六小盡月又少六日三年少三十六日五年少六十日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十九年七閏爲一章二十七章爲會三會爲統三統爲元而後春夏秋冬不差而後歲功成而後工釐績熙矣○閏餘不置則三年差一箇月必以正爲二九年差三箇月必以春爲夏十九年差六箇月而四時相反矣如此欲百工之釐可乎故堯之命不先禹稷契而先羲和者禹稷契所職百工之事耳未若羲和之重也(邵康節云)日月星辰堯

則之江河淮海禹平之(王肅云)斗之所建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閒無中氣則置爲閏中氣未定則閏餘未得而定前既定中氣矣故以閏餘繼之(呂曰)閏一歲之樞紐天地之數惟奇則無窮閏所以歸奇也羲和非止曆象亦掌四方諸侯朝會之禮如後世方伯連帥之類堯時天人爲一羲和之任甚重至周馮相氏特星官曆象之職而治人之任備矣帝王之事不過奉天治人堯未嘗親一事克明俊德乃命(任)羲和而已可以觀人君之道焉

帝曰疇(誰)咨(嗟)若(順)時(是)登(升)庸(用)放齊(臣名)曰胤(嗣)子朱(朱名)啓(開)明帝曰吁(歎)嚚(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可乎

(夏祖程曰)堯咨嗟誰能順是登庸之任者此老將廣求聖賢以巽位之意父子相傳古今通義故放齊以朱對然朱之開明乃飾外而祗爲嚚訟者放齊不識也惟堯之哲能知之(孔)以若時爲順是熙績之事胤爲國子爲爵(或)以若時爲順天道對若采爲順人事

帝曰疇咨若予采(事)驩兜(人)曰都(美)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帝曰咨四岳湯湯(水盛)洪(大)水方割(害)蕩蕩懷

山襄(上)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美)鯀哉帝曰吁咈(逆)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年)績(功)用弗成

鯀非無治水之才惟其忽視天下事故至方命欽之一字堯心法也可以治鯀之病矣使鯀能領此教安知其不可用乎記曰禹能修鯀之功則鯀非無功者四岳之舉未爲無見也惟堯深燭其恃才方命之病然猶以岳之言試用之所謂舍己從人此堯公天下之心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治國平天下之道於齊家占之頑嚚傲處父母兄弟之難也帝女至貴易致驕怨處夫婦之難也烝乂釐降何道以致然哉曰欽是已此堯心法也舜之心即堯之心斯其爲授受之懿歟

虞書

舜典第二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舜於堯如日月遞明自然吻合有是華必有是實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與欽明文思允恭克讓亦無少異此聖人氣象如文之徽柔懿恭夫子之溫良恭儉讓此史筆形容之妙○堯之知舜非聞於言語物色開也以德合德以心合心二聖同時自有感動處

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此所謂諸難也從敘穆人事之和也不迷天人之和會也○舜歷試氣象如春氣至隨其枝葉脈絡生意自然發越與堯典克明一章相似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

岳擧堯試知舜審矣方詢焉考焉誠底績至三載之久焉乃命陟位者位也非堯之位

舜讓于德弗嗣

天地萬物之責一旦將任之惕然如不勝此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文王之純亦不已非具文之遜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堯不許舜辭乃與舜受終于祖廟蓋天下文祖之天下堯平時兢兢不敢有一毫忽心今爲天下得人其責方塞曾子所謂吾知免夫者也堯受終則舜之正始可知其在祖廟受堯付托惕然甚於當讓之時○想象堯舜在廟之心而萬世爲君之道

著矣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考天文者懸璣於上運轉如天以衡從下望之璣
衡異見皆日月五星時數軌度之當然不知璣衡
則為變易而不齊矣此舜受堯命攝位審己之當
天心與否也○夏云如堯典曆象將協時月正日
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
孔氏說六宗
四時　寒暑　日　月　星辰　水旱
劉歆說六宗乾坤六子
水　火　風　雷　山　澤

賈逵說六宗
天宗　日　月　星辰
地宗　河　海　岱
馬融說六宗
天　地　四時
鄭玄說六宗
星　辰（謂十二次）　司中
司命　風師　雨師
張髦說六宗
三昭　三穆

以祭義考之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
水旱與孔說合意安國必有傳授非臆說者
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五岳
岱（東）　衡（南）　嵩（中）　華（西）　恒（北）
四瀆
江　河　淮　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
牧班瑞于羣后
五瑞
公桓圭　侯信圭　伯躬圭　子穀璧
男蒲璧

茲者七政齊既當天心乃舉祭禮也人君之有天
下曰神曰民而已類至徧對神天也天子不敢自
有其天下天之天下也輯而班新民聽也諸侯不
敢自有其土天子之土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
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
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
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
三帛
諸侯世子執纁　公之孤執玄　附庸之君執黃

二生 卿執羔 大夫執鴈
一死 士執雉
協同不使國異政也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曆於天子以授其民此堯授時法也○律十二生於曆之十二辰（前漢志）云推曆生律而度量衡又生於律修五禮欲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此規模想堯時亦然舜攝位舉而治之耳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衡山）如岱（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華山）如初（東）十有一月朔（北）巡守至于北岳（恒山）如西禮

史官省文

歸格（至告）于藝（文）祖（廟）用特（一牛有以少爲貴者）

舜負藝祖天地民物之托惕然恐不勝徧巡天下禮舉政行無不順序乃可以妥藝祖之靈矣此與受終首尾同此一念之敬

五載（年）一（一番）巡守羣后四朝（甸服朝夕見侯服一年一朝要服三年一朝荒服四年一朝四年朝畢則五載天子巡守四朝者朝於方岳之下）敷（陳）奏（進）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車服賞其功）

五年以提警之使人不倦也車服以庸即詩路車乘馬玄袞及黼之意

肇（始）十有二州（禹治水後分冀爲幽并分青爲營）封（植也）十有二山（孔云封大也每州擇山之大者爲州鎮）濬（深也使分川不爲害）川

經略土地表州鎮滌川源此舜經綸天下之大綱也

十二州
冀兗青徐揚荆
豫梁雍營幽并

象以典（常）刑（...）流（放）宥（寬）五刑鞭作官刑扑（夏楚）作教刑金（黃金）作贖刑（誤而入刑出金以贖罪）眚災肆赦（...）怙（有所恃）終（終不悛）賊刑（殺之）

肉刑疑不仁者然垂示之使不犯又流以宥之鞭扑以警之又於眚災者肆赦之必怙終而後賊刑爲則刑之所及者長惡不悛之人而已若嚴而實寬也（林云）肆縱緩不勤事者（左傳）殺人不忌爲賊

三赦三刑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孔云）舜勑天下使敬（呂云）史敘舜制刑之法歎美其恤刑之至也

流共工（官名）于幽洲（北裔水中可居曰洲）放驩兜（黨）于崇山（南裔）竄三苗（國名）于三危（西裔）殛鯀（誅）于羽山（東裔）四罪而天下咸服

（左傳云）（見文公十八年）舜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流放竄殛一也天下皆曰可放而放之故服（太祖讀

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後世法網之密非聖人不足以知聖人之心也史敘之肉刑之後是舜之制僅見之流耳肉刑未始用也

二十有八載(舜攝位二十八年)帝(堯)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絶)密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

舜攝則堯與民相忘久矣何百姓念之深也此可見堯之德在民深亦見舜遵堯法雖攝也而猶臣道焉堯之爲天下君自若也

月正(正月)元日(上日)舜格(至)于文祖

三年之喪畢始告廟即位不敢專也

詢于四岳闢(開)四門明四目達(通)四聰

此新政第一義也四岳累朝元老旣詢之矣猶未也闢爲天下一家也明達爲天下一身也此舜取人爲善公天下之大也十二牧九官之事皆由此得之

咨十有二牧曰食(民以食爲天)哉惟時(農時)柔(安)遠能邇惇(厚)德允(信)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來服)

牧之咨治內焉耳而蠻夷自服牧然則侯國皆然豈有生事求邊功者哉○難者非特去之常有戒謹恐懼之意任人之可畏甚於蠻夷之可畏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起)庸(功)熙(廣)帝(堯)之載(事)使宅(居)百揆(相)亮(弼)采(事)惠(順)疇

天下之理不進則退奮者日新之道所以生生不窮者也人主所以論相者在此

僉曰伯禹作司空(水土之官治水有功)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美之而且勉之不矜之意也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及)皐陶帝曰兪汝往哉

所謂九官濟濟相遜也禹之遜誠也帝之兪誠也

○夫殛其父而與其子一堂都兪無少疑避純乎天也

帝曰棄黎民阻(艱)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敎在寬

帝曰皐陶蠻夷猾(亂)夏寇賊姦(在外)宄(在內)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帝因禹讓三人而官不轉各述前功以勸之○播

有生生日新之意乃粒矣而不忘阻飢也○敬吾心之天也乃可以還民心之天寬者漸漬涵養使自發越○明刑而制猾夏者在其中古兵刑之大也

帝曰疇(誰)若(順)予工(今工於土石工木工獸工草之類)僉曰垂(名)哉帝曰俞咨垂汝(作)共工(官名)垂拜稽首讓于殳斨(人)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能諧和)

諧生於若後世技巧工匠咸精其能者事同而意異也

帝曰疇若予上(山)下(澤)草木鳥獸僉曰益(名)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虞山澤之官)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名四臣)帝曰俞往哉汝諧

君爲萬物之主交之有道取之以時使順其性益嘗掌山澤故因所經歷而用之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主)朕三禮(天神地祇人鬼)僉曰伯夷(名)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主郊廟之官宗主天秩之禮)夙(早)夜惟寅(敬)直(敬以直內)哉惟清(一毫私累)伯拜稽首讓于夔龍(二臣)帝曰俞往欽哉

郊廟修五禮中之吉禮禮之最大者也故獨與百揆咨四岳而命欽者對天地感鬼神之道寅直清欽再三申命蓋天下事無不當敬而於禮爲尤切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元子以下至卿大夫子弟以之任會世禄行襲位故不可不教)直(勁上)而溫(和)寬而栗(莊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

此教以樂德也直正直也寬柔也剛簡剛也此三德乃其氣質之異直焉而教以溫使適其中寬焉而教以栗使不失之不及剛簡焉而教以無虐無傲使不失之太過(呂云)此教者之事也不直則道不見然必即之也溫寬者規模廣大然必栗而有縝密之工夫剛者師嚴道尊然必無虐以陵其所不能簡者簡默舉一隅引而不發然必無傲天下之才以爲不可教也

詩言志(心之所之)歌永(長)言(歌者以詩而長言之)聲(五聲宮商角徵羽)依永(長言高下)律(六律六呂)和聲(聲叶律而後和)八音(八音之聲)克諧(和)無相奪倫(倫有倫敍)神人以和(不相陵亂)

此敎之以樂語也樂從詩生詩從心出聲音之與政通以政之和致心之和以心之和爲樂之和典樂者以樂之和而教人於以發越其良心是以其出於人心者而還以入乎人心也動天地感鬼神詩莫近焉而況於胄子乎神人以和因以樂教胄子而極言聲詩感通之妙也

五聲

宮(舌居中)　商(口開張)　角(舌縮卻)

徵(舌拄齒)　羽(撮口聚)

八音

金(鐘)石(磬)絲(琴瑟)竹(簫管)匏(笙)
土(塤)革(鼓)木(柷敔)

夔曰於(如字歎音烏而嗟何歎美也)予擊(大擊)石(磬聲之清者扣之玉振之也者終條理者詩曰依我磬聲祭八音之終也)拊(小擊)石百獸率舞

惟舜樂之和故擊拊之而獸舞焉夔非自言其功所以信舜樂感通之必然爾獸且舞況神人乎

帝曰龍朕堲(疾惡)讒(邪)說(言白成累)殄(絶)行(君子之行)震(動)驚(恐)朕師(衆)命汝作納言(喉舌之官)夙夜出(受上言宣於下)納(聽下言納於上)朕命惟允(信)

讒說之得以動衆者以上下之情不通故也有納言以出納之則下情上達上情下孚一切以帝命之公爲信讒說之私自無庸得行矣益稷工以納言即此職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四岳十二牧九官共二十五人曰二十二人者有一人而兼二職者也)欽哉惟時(約)亮(導)天工三載(三年有成)考績(功)三考(九年)黜(降)陟(升)幽(晦昧之者)明(職之明著者)庶績咸熙

此總命也岳牧九官之事皆天之事也天工人其代之惟天之命於穆不已可一時息乎欽則誠與天一矣此堯舜傳心之妙所以咨命之要領也三載以下史臣述舜事非舜語也考焉黜陟焉課之三載三考之後而庶績無不熙者欽之成處也○周官三歲大比而誅賞不待九年者帝王氣量之異

分(別)北(背)三苗(苗頑則其君而未滅其國其名猶有存者故分背之所謂竄三苗禹貢三苗丕敘則其君竄於三危者)

(孔云)衆功皆廣三苗幽暗故分北之

舜生(則)三十徵庸(先始升用)三十(歷試)在位(居攝二十八年)五十載(舜在位二十三年薦禹於天禹攝位十七年然後舜崩)陟(升)方(道)乃死

在位五十年舜典載其一年事而略其餘規模一定四十九年之事皆枝葉流派也此作史之妙陟方孔以爲舜升道南方巡守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案堯老舜攝則巡守舜行之矣豈有禹既攝而舜猶巡守者乎司馬溫公詩云虞舜既倦勤薦禹爲天子豈肯復南巡迢迢渡湘水

帝釐(理)下土(諸侯)方(各方)設(立)居方(居其方)別(分)生(姓)分類(分其類使相從)作汩(治)作(興之言治之功與一篇亡)九共(言九州供貢之法以爲九篇孔安國以爲九丘)九篇稾飫(勞賜)

此七書序安國所謂不可復知者也無篇首可冠隨其次附之前書之末訓傳順序文爲之說既不見書其是非不可得而知也

尚書詳解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詳解卷第二

虞書

大禹謨第三

皐陶矢陳厥謨九德之謀禹成厥功六府三事之功帝舜申之發揚褒勸之使功與[illegible]作

大禹皐陶謨益稷

虞史既述二典義有未備又敘其君臣嘉言善政爲此三篇三篇意本相屬古人編竹簡成書所載不能多故析之因取篇首所載以名非禹自禹皐自皐而益稷自益稷也此三書所以一序也先謨後功或以爲功發於謨非也事辭之敘然也

大禹謨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德命敎敷布于四海祗敬承奉于帝

此史述禹之德如堯舜典也（呂云）禹聲教訖四海方承於帝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也重華有日月之意祗承則坤順承天之象而已此帝主之間也

曰后克艱難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方乂治黎民敏德

此禹陳克艱之謨於舜也克艱者聖人相傳之道即堯舜所謂欽也爲君難爲臣不易政之本也本立則政乂上之艱下之敏感應之速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帝曰俞允信若如兹此

心總意會一俞之外無餘辭兹者此外無餘理也

嘉美言罔無攸所伏藏野無遺棄賢萬邦咸寧稽考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是克

此舜信禹謨而舉堯克艱之道證之罔伏無遺矣方稽而從焉咸寧矣方懼其虐且廢焉此克艱之道惟堯時克也〇稽從知人也不虐廢安民也皐謨所謂帝其難之者也〇堯豈有如後世虐廢之政哉其哀憫之念一豪不到則堯以爲若虐廢之矣

益曰都美帝德廣大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孔云）此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大而不運猶可名也大而運之則化矣大可言也化不可言也乃謂之聖乃謂之神乃謂之武文名言之不可也故天命而君天下焉此克艱一念之不息所致也（呂夏）以惟帝爲益美舜

禹曰惠順迪道吉從逆凶惟影響

迪則吉逆則凶非於善惡之外別有禍福也其應之速可知迪即克艱之道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

衡以事紀綱之謂一身也問動作飲食罔不有之所謂動容周旋中禮是也

樂任（用）賢勿貳（一心）去邪（人）勿疑疑謀勿成（可疑之謀如時所謂）罔遊（過）于逸（安）罔淫（過）于
樂（于道謀也行之必無尺寸功勿成之戒云爾人爲疑謀以閒賢人）百志（心所）惟熙（廣大也或曰明也）罔違道
以干（求）百姓之譽（問民譽可以驗己否含大道而行卜患以干之耳不可）罔咈（逆）百姓（公）
以從己之欲（私）無怠（惰）無荒（廢）四夷（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來王（朝）
此克艱之目也天下無事上恬（安）下熙（樂）而治忽
（亂）之幾（微）起每伏（藏）於意度之所不及（到）正克艱
時也守法度而無遊淫修身也任去堅而絕疑謀
尊賢也熙百志以順百姓子庶民也無怠荒而四
夷王來遠人也勿焉罔爲事事而戒之也
禹曰於（歎美辭）帝念哉（前言保功而推其原於君心也）德惟善政（言非政也以德入善）政在

養民（在者不可也予也）水火金木土穀（天地閒常用之物）惟修（歲或一有使是其生成利而不爲害）
正德（上民之德謹庠序之教也）利用（宜道流通使士農工商各安業）厚生（衣帛食肉以培養民生）惟和（諧之二者）
（天下無有差矣）九功（二事人事所當爲大者皆有其功）惟敘（各得其敘而不失其和）九敘
惟歌（民被其澤而欣悅之）戒（做）之用休（美）董（督）之用威（言不能保功之人）
勸之以九歌（因其出於一心者）俾（使）勿壞（敗）
此因益儆戒無虞之意而啓帝念以保九功也以
德爲政而養民修和敘而歌矣方戒董勸之使其
成者勿壞焉俾者聖人裁成輔相以贊消息盈虛
之理一念之無窮也呂云正德以正其心利用厚
生以養其生養其生亦所以正其心所謂日用飲
食徧爲爾德也○戒董以刑賞示之在外之事也

九歌以聲音養之在內之事也（一說六府以養民
之心教之也（一說帝以念哉敘九功
帝曰俞（然其言）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信）治萬世永（長）賴
（前依）時（此）乃（汝）功
洪水之害不特地失其高下之宜而天所以始萬
物者亦不能成功所謂平成允治者禹平水之功
也惟勿壞故永賴萬世之遠可於其一念預占之
帝曰格（來）汝禹朕宅（居）帝位三十有三載（自攝即位後）耄
（八十九十曰耄）期（百年曰期頤）倦（怠）于勤汝惟不怠總（統）朕師
禹有正天地之大功則可以爲天地主舜時年九
十五心不息而精力衰於勤之中察其若倦政欲

以禹之不怠代己蓋聖人不以天下爲樂而以爲
憂不敢一念息也
禹曰朕德罔克（能）民不依（歸）
此舜讓于德弗嗣之意禹克艱而以罔克自
所以爲不怠也
皋陶邁（遠）種（布）德德乃降（下）黎民懷（歸）之帝念
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
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此禹舉皋陶自代而使舜不忘也念不念言不言
皆在皋陶如參於前倚於衡也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犯）予正（法）汝作士（獄官之長）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
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此舜因禹讓皐陶而美之也士刑官也而惟以弼
教期於治期於無刑而已協於中則不干於正矣
此其功有超於刑官之外者不亦懋哉
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
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
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
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
之德洽于民心玆用不犯于有司
此皐陶因舜美已而推其原於舜也○罔愆意極

淵源非盛德之至剛健純粹質天地而不疑開百
聖而不惑歷萬世而無弊者何以至此○臨而簡
有統宗會元之意御而寬有天覆地載之意好生
之德皆自此發上不忍薄其民民忍自薄乎上
所以不犯也○刑故者滅趾之義也
無此則好生之德不備蓋不俟其大而戮之
德深仁無越於此漢宣綜核信必何舜於名實
不定功罪之多疑也漢宣焰火之光舜天地之
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
休

罔愆以下皆舜所欲使如所欲者皐之弼敎也風
動則如風之披拂有使民遷善而不自知之妙是
皐之刑非刑也德敎也休孰大焉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災異之來天所以儆聖人也聖人以天地萬物爲
一體一物不順無非儆予公孫弘謂堯使舜治水
未聞舜有洪水也舜當時認爲己責而弘於百世
下欲歸之堯聖人小人之用心相萬也○鯀湮洪
水人方疑之而禹還能使人之信必有不言之孚
矣信成於未治水之先功成於人已信之後當堯
之世一人而已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成大功之後而方勤儉焉則滿假之心何自而生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
莫與汝爭功
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矜伐者爭之對也不矜伐
則無我無我則無對無對則無爭矣
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
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以不矜伐之德而見於平成大功之後禹之心純
乎天也天之曆數非自外至不可辭矣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

執(守)厥中(不偏)

人心　氣　情　欲　動　出　應　喜怒哀樂之已發

道心　理　性　理　靜　入　定　喜怒哀樂之未發

危過動　不過動

微過靜　中　不過靜

精　明　不差　察動靜之理

一　誠　不二　守動靜之正

堯之一言　允執　中　中則不危微

舜之三言　精一　危微　允執則精一

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四海雖廣治之在心舜將傳天下於禹故告以傳道傳心之要焉帝嚳執中以綸天下堯以允執其中命舜而舜之命禹也又以帝允執之一言演爲危微精一之三言○心一也其未發而靜爲道下愚亦有之其已發而動人上聖亦不能無道心善人心亦無不善也○惟一於動而膠擾焉則危矣一於靜而寂滅焉則微矣人心道心心之本體然也危微則不能養心之過也○惟精焉以察之而不差一焉以守之而不二則危微之失去而心之本體全矣允執則精一之謂也中則不偏不倚天所賦人所以之正融道心人心爲一乃心體之全當其可而不危不微者也○舜之三言所以釋堯之一言也治天下國家之要無餘蘊矣(呂云)人心私心也道心善心也(或云)人心危則道心微人衆而勝天也精一執中則天定而勝人矣(或云)危溺於卑汙爲不及申韓是也微蕩於高虛爲大過老莊是也中則無過不及而不危微矣

無稽(考)之言勿聽弗詢(言)之謀勿庸(用)

此恐其爲心害也閑(防)邪所以存誠(中)也孟子論養氣而必曰我知言夫子曰不知言無以爲君子蓋聽用之際一有不審則耳目官誘於物有不搖

其心之官者乎勿聽勿庸此亦用工於精一處也

可愛(指)非君(乎)可畏(者)非民(乎)衆(民)非元(大)后(君)何戴(仰)后非衆(民)罔(無)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天子)敬修其可願(所書之)四海困窮天祿永(長)終

前既傳以道以心此乃言傳天下之事也民非君何戴則可愛者非君乎君非民罔守邦則可畏者非民乎君民相須之勢如此可不欽不愼不敬乎欽之一字此堯舜心法也(一云)君位固可樂民碞亦可畏可不保民以絡君之祿

惟口出好(賞)興(起)戎(兵)朕言不再

出好口也興戎亦口也遜位之言一出其可再乎
所謂天子無戲言也
禹曰枚(枚如者數)卜功臣惟吉之從
禹前讓皐陶帝不允矣又請枚卜之
帝曰禹官(占時人作卜筮)占惟先蔽(斷)志(心)昆(後)命于元(大)龜
朕(我)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倚)龜(卜)筮(蓍)協從
卜不習(重)吉
心者神明之舍志定矣以次而謀之人謀之鬼謀
之卜筮非逆然無主而委之占卜也豈容有習吉
乎
禹拜稽首固(堅)辭帝曰毋(無)惟汝諧

固辭者恐天人之未從也諧則和同天人之際矣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如)帝(舜)之
初
若帝之初謂在璿璣以下至巡守也
帝曰咨禹惟時(是)有苗弗率(循也從也)汝徂(往)征(正其罪)
禹攝位代總萬機而舜之尊爲天子自若也國有
大事猶稟命焉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負(恃)固
(險)不服舜誅四凶竄其君於三危更立一君以紹
其國至三載黜陟後又分北其黨至此卒不率教
命禹征之
禹乃會(合)羣后誓(告)于師(兵)曰濟濟(盛和)有衆咸聽朕命

以上伐下有征無戰況堯舜之時不戰屈人兵猶
誓云者臨事而懼故也濟濟整肅不亂也
蠢(無知)茲有苗昏(暗)迷(亂)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
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故)予
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庶)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雖聖人不得不戒彼宋襄之不擒二毛者是自欺
以教其衆心力之不齊也
三旬苗民逆(違)命
此一氣之春萬類發生而陰崖深谷固陰凝結獨
未萌甲也
益贊(佐)于禹曰惟德動(感)天無遠弗屆(至)滿招損

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
日號泣于旻(閔)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
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信)若至諴
感神矧(況)茲有苗
不贊如贊化育之贊禹本有此心而益助成之也不
罪苗而自反謙也瞽之允若舜亦自反得之舜德
之誠如此神且格矣而況苗乎
禹拜昌(善)言曰俞班(還)師振旅帝乃誕(大)敷(布)文
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神領心會拜而俞之如曾子之唯無疑滯也班師
振旅略無躊躇之意○帝德之敷素矣至此不間

以用兵而益大敷之兩階之舞朝廷閒暇禮文之彛非有意以服苗也而苗自格蓋陽和之暢至是而寒谷皆春矣○苗始叛至是五六十年然後心悅誠服聖人優游寬大之政天地之造也

皐陶謨第四　虞書

皐陶謨曰若稽古皐陶

選衆擧皐不仁者遠左禹右皐分位皆亞聖也故禹皐古與三聖並稱

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此皐與禹言人臣以至誠啓迪君德謨明矣而弼欲諧蓋不諧則詆訐太甚非優游饜飫以入之道也（孔云）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呂云）有德必有言此史臣言皐陶惟允蹈其德故以謨則明以弼君則諧允蹈者實用工也履之地謨之所從出也

禹曰俞如何

此禹問謨明弼諧之道何如也

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身修則家齊國治天下平皆自此出此至近而可及遠之理也

禹拜昌言曰俞

（孟子）所謂禹聞善言則拜不自滿假之工夫也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此達在茲之綱目也在者茲定而理决無大於此者矣○知人安民皐謨一篇綱領九德以下知人之道也天敘以下安民之道也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禹實知用工非學問口耳聞者故聞皐謨而驚歎謂堯猶難之也蓋堯之哲必無一人之不知堯之惠必無一民之不懷其道至大所謂其猶病諸者非病其難而不能行也兢兢業業思其難以圖其易何憂何遷何畏難之之效也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采采

此言人之行爲德有九亦言其有德矣猶恐其爲空言也乃又言以告於衆曰其載之行者事事可考也（夏云）取人以身必己之行有九德也乃可言人之德

禹曰何

問九德之目

皐陶曰寬而栗（不縱）柔而立（有立而不偏）愿而恭 亂而敬（敬則不恃才）擾而毅（果毅則擾不至於弱）直而溫（溫和而直不至於徑）簡而廉（有廉隅則簡不至於疎）剛而塞（塞實則剛不爲虛氣）彊而義（爲衆所與則彊不自任）彰厥有常（德之長久不變者）吉哉（爲國家之福）

簡	廉	疎
剛德三 剛	剛善塞	剛惡虛氣
彊	義	自任
亂	敬	恃才
正直三 直	善溫	惡徑行
擾	毅	弱
寬	栗	縱
柔德三 柔	柔善立	柔惡懦
愿	恭	大樸

此洪範三德也寬柔愿柔德之三也亂擾直正直之三也簡剛彊剛德之三也○上九字人之性質所固有者下九字學問涵養能長其善救其失者也○有此九德而能常焉彰而用之吉孰大焉

日宣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者）夙夜浚明（浚明有修而不事也）有家（卿大夫之家）日嚴祗敬六德（九德之中有其六者）亮采（事）有邦（諸侯之國）翕受（合）敷施（分）九德咸事（任事）俊乂（才過千人才過百人）在

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聚而不散）

木	火	土	金	水	木
春	夏	季	秋	冬	春

前言九德之目此言天子諸侯大夫治有廣狹其用德有詳略三德六德言家邦得此足以爲治非謂不可在三六之上若孝經所謂爭臣幾人之類若天子則非合九德而用之不可○天以五行布萬化人稟五行之秀氣以生在人之九德即在天之五辰也其撫其凝一理而二分天人而一理也

無敎逸欲有邦 兢兢業業 一日二日萬幾 無曠庶官 天工人其代之

兢業者敬之形容也幾者動之微也一日二日之間幾事有萬少有不敬善惡判焉敬天德也君代天理物非交致此敬如天之爲不可也

天敘有典 勑我五典五惇哉 天秩有禮 自我五禮有庸哉 同寅協恭和衷哉

五禮	吉（祭）	凶（喪）	軍（兵）	賓（客）	嘉（冠昏）

典敘禮秩天命之謂性也五惇五庸修道之謂敎也寅恭衷典禮之根本也君臣聚精會神與天無

閒則所恽所庸皆天不然則虛文矣同協和敬畏之意有加無已也（一云）同協君臣之寅恭以和民之衷（一云）同協和君心之無閒也

天命有德五服（見益稷）五章（彰其德）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大綱小紀）懋（勉）哉懋哉

典禮言我而命討不言我者典禮必自天子出而賞罰則純乎天而已天者此理之公也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天子不得而私焉勉而又勉與天不息息則有我之私乘閒而生矣

天聰（聽）明（視）自（從）我民聰明天明（顯）畏（可畏）自我民明威（明畏福善禍淫）達于上下（天民）敬哉有土（有土之君奉天畏民）

前言典禮命討皆本之天然天豈高遠茫昧哉民心之天即天之天也民不可欺天可欺乎聰明則於典禮命討之得失了然善淫撫虐之分而禍福后讎豈不顯而可畏乎天民一理徹上徹下有土之君奈何不敬

皋陶曰朕言惠（順）可底（致）行（否）禹曰俞乃（汝）言底可績（用）

皋陶曰予未有知（不敢自足）思曰贊贊（相助）襄（成）哉

可者質之禹問其可不可也禹以爲可矣方退然自處於未有知但思曰相與助成而已賈誼治安策視知人安民之謨未能萬分之一也而才略如不勝用曰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其氣象何相遠哉

（孔）知思絕句以贊贊襄哉爲贊奏上古之事而行之（一云）惠安民也知知人也知人難於安民故於惠曰可而於知曰未也

益稷第五　虞書

益稷

此與前篇文勢相接以便竹簡分爲三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承前篇皋陶已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不怠）

此禹深見天下之理無窮其用心在純亦不已之地孔子所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也禹憂其職之未盡如此何暇分其心於陳謨

皋陶曰吁如何

皋用工造（到）禹地位故歎而問孜孜之言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溺）予乘四載隨山刊（伐）木暨益（掌山澤）奏（進）庶（衆）鮮食（新殺）予決九川（九州之川）距（至）四海（四方）濬（深）畎（廣尺深尺）澮（廣二尋深二仞八尺）距川暨稷播（種）奏庶艱食（穀其時難得）鮮食懋（勉）遷有無化（貿）居（所積）烝（衆）民乃粒（食粒）萬邦作乂（治）

水乘舟泥乘輴陸乘車山乘樏

乃者深見艱難之意洪水之平非一手一足之力一朝一夕之故然後乃得粒食以其成之之難而

思保之之不易正其持敬不怠之工夫所謂日孜孜者非自誇其功也遷化貨也（洪範）一曰食二曰貨

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禹雖退處於何言不以謨自嗚然所言如此昌歎加焉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

典謨之例吁者憂懼之辭都者歎美之辭謹位當曰吁而曰都者禹體得艱難戒懼中有樂地也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安止幾康則內得其養弼臣忠直則外得其養內外交養則有不動動而答民情當天心皆自人主一心中來矣（呂云）康靜時言安止之工夫微時靜時最切天佑下民作之君師能應徯志則能昭受矣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禹曰俞

帝領禹之言知左右頃刻不可無人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鄰之喻禹俞之矣帝心未已也又申以股肱耳目之喻蓋心所欲為股肱耳目不待命令而應又切於鄰也

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此作肱之事也手能左右扶翼

予欲宣力四方汝為

此作股之事也奔走四方待力乃至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虞五服）

天子十二章

上衣六 日 月 星辰 山 龍 華蟲

下裳六 藻 火 粉 米 黼 黻

（孔氏說）　（鄭氏說）

諸侯八章　公山龍而下

龍至黻

卿六章　侯伯華蟲而下

藻至黻

大夫四章　子男藻火而下

藻火粉米

士二章　卿大夫粉而下
藻火
周五服
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旗冕服九章而已
公九章　衮冕以龍名龍首卷然
上衣五　龍　山　華蟲　火　宗彝
下裳四　藻　粉米　黼　黻
侯伯七章　鷩冕以華蟲名鷩雉雉也
上衣三　華蟲　火　宗彝
下裳四　藻　粉米　黼　黻
子男五章　毳冕以宗彝名彝虎雉狀毛淺亂

上衣二　宗彝
下裳二　黼　黻
孤三章　希冕
上衣一　粉米
下裳二　黼　黻
卿大夫　玄冕
衣無文
裳刺黻
此作日之事也鄭以宗彝為下裳第一章而粉米為一章○絺孔云細葛也鄭云讀為黹紩也紩以為繡也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作耳之事也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此舜欲審樂以知政也納採民詩也出颺之樂還以教民也觀其言合於五德則治不合則忽呂云受君之言播之樂為出採民之言播之樂為納五言使合於宮商角徵羽之五音也欲者予之心也翼為明聽所以從予欲者汝也此猶股肱耳目之從心所欲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前以有民四方觀象作樂託之矣至此遂以一身之是非盡付之委之切也違也面從也舜禹無是也而不忘是言此其為大聖人也
欽四鄰
此欲禹比肩聯事之人皆以弼違為職也師臣者帝賓臣者王友臣者霸自古無不以欽大臣而興者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

則威之

前言欽鄰敬君子也此言庶頑化小人也唐虞之
時天下無小人也非無小人也難乎其爲小人也
何難乎爲小人蒙聖人之敎不得而爲小人也○一
云取其言之是者颺之樂以感化之使禮也言詩
也禮以制之之嚴猶未若詩以感之之眞也夏云
曉說小人有才辯正所謂面從退言者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前言捷識規模似迫故禹未盡以爲然謂帝統大
體示大法以臨警之則孰不精白承休遜讓而敬
應何頑讒之足憂不然則人皆以罔功告矣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舜豈有是哉聖人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一物順無
非所以發吾之良心一物不順無非所以警吾不
善之端所謂思齊自省者也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禹過家門不入以天下爲己憂而忘其私愛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五服五千圖見禹貢○成五服立師長內外相維
人人皆迪功矣而苗獨不即工禹使帝念正欲其
致力於未盡之工夫不特苗頑當念天下事盡在
艱難中天命之不已也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迪德歸迪有功之功於禹也象刑任弗即工之責
於皐也舜一無所與焉君臣一體本無間也敘則
所以迪德者不迫矣象刑而祗其敘焉豈徒刑哉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此堂上之樂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
人聲也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此堂下之樂也治定功成而樂作爲泰和之氣鼓

舜動盪如此虞賓羣后鳥獸鳳凰百獸皆在舜和氣中史臣以此結虞書五篇之終也〔夏云案古文尚書簫字從竹從削舞者所執左傳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說文箾字注云舜樂名箾韶曰簫管者非古書本意也〕夔擊拊拊皆擊考之義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衆)尹(官之長)允(信)諧(和)

獸且舞況庶尹乎〔季札曰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孔子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下之千餘年見聞之者如此況當時乎此豈徒樂所能及哉夔蓋推美舜德非自誇也

帝庸(用此)作歌曰勑(戒也)天之命惟時惟幾(時時也幾微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下萬事無非天命之流行物之工夫少間則不得其正矣時者時時而勑之頃刻之際幾微之中無一豪不勑純亦不已也此舜居太平極治之心也〔夏云天命眷顧已安已治然必趨時察微以保之

乃(延)歌曰股肱(臣)喜(樂於赴功)哉元首(君)起(興也)哉百工(百官之事)熙(廣)哉

此三百篇之權輿也君對臣言則先股肱

皐陶拜手稽首颺(宜)言曰念哉(念帝所戒)率(相)作(為)興(起)事慎乃憲(法)欽哉屢(數)省(察)乃成(成者事之所成之功)欽哉

颺言以宣告於庭也於作興中而必守法焉且屢省而後成其持敬也至矣

乃賡(和)載(成)歌曰元首明哉(識大體)股肱良(忠)哉庶事康(安)哉

君明而巳臣良而巳事康而巳行其無事此持敬於作興中之意也臣稱君則先元首

又歌曰元首叢脞(細也不識大體則不明)哉股肱惰哉(君行人臣之事則臣廢事)萬事墮(壞)哉

九官分職帝不親也反是則墮矣

帝拜曰俞往欽哉

往欽哉一語古人所謂堯舜雖沒千百年而其心

至今猶在也治定功成陶為至和不知手舞足蹈而歌作焉曰勑天之命其至樂乃在警戒畏懼中皐陶聞之天機自動當鋪張揚厲而不出規矩準繩之中所以見情性之正也舜之時恭巳南面禮樂著法度彰羣賢布職但總其大綱不可復加所謂无妄之往何之矣○君父無拜禮而拜焉者言為帝者師也

尚書詳解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詳解卷第三

禹貢第一　　夏書

此書首列九州界次言治水經歷又次言田賦高下土貢有無終言朝覲貢賦達帝都之道而獨以貢言者禹治水後因定貢賦法以任土爲主五十而貢夏制也故書繫之夏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冀至雍別九州正經界也導山隨山也導水濬川也知也自九州攸同以後作貢也仁也

山南曰陽北曰陰西曰右

山谷曰畎海曲山曰島山再成曰伾

地高曰丘丘再成曰陶高平曰原曰陸下濕曰隰

水北曰陽曰汭曰表

水停蓄曰瀦水隈曲曰澳

水所經曰至隨地得名非他水外來曰爲大水受小水曰過小水歸大水曰入兩水勢均曰會溢而他流曰出

順流曰浮順流而下曰沿絕流曰亂舍舟遵陸曰逾因水入水曰達

土無塊曰壤起曰墳黏曰埴鹹曰斥疏曰壚

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此禹治水之規模也分布之則其用工不散亂參錯刊木達觀定山川之高大以爲標準而九州形勢了然目中矣

冀州既載

冀三河環拱居河入海下流水當從下泄故始冀次兗次青次徐以揚荊而豫梁雍終約皆從下而向高也

夏云兗以下八州州名下皆爲絕句惟冀州下有既載二字而壺口又無所屬詩曰俶載謂始有事也此亦始有事於壺口然後治梁及岐當以既載壺口爲一句

壺口治梁及岐

壺口在河內屬冀梁岐在河外屬雍治冀而及梁岐者壺口龍門之上口梁龍門之南山岐梁之近山也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橫流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於梁山之北闢龍門以行水使河出二山間而餘功并及岐此平水用工最大處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皆近河處也

厥土惟白壤

水平則土色見周官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以教稼穡是也

厥賦惟上上一錯（雜出）厥田惟中中（五）

一 上上　二 上中　三 上下

四 中上　五 中中　六 中下

七 下上　八 下中　九 下下

冀上上錯　上上爲正雜出上中

豫錯上中　上中爲正雜出上上

揚下上上錯　下上爲正雜出中下

梁下中三錯　下中爲正有時雜出下上有時雜出下下

賦九等已有正法曰錯者又有隨年之豐凶而爲之升降者也

田九等　賦九等

上雍一徐二青三　上冀一豫二荊三

中豫四冀五兖六　中青四徐五雍六

下梁七荊八揚九　下揚七梁八兖九

以制田等

有田高而賦低者有田低而賦高者人力之不齊也冀田五賦一相去獨遠者帝都百貨所聚且賦兼貢故也

他州先田後賦冀先賦者賦出於田貢出於地他州專田賦而以地所生供貢冀帝都天子自賦田地一也貢在賦中所出不止在田故獨不言貢而賦在田先

恒（水）衛（水）既從（從故道）大陸（高平曰陸地名）既作（可耕）島（海曲）夷（鳥夷）皮服（[illegible]以皮爲衣[illegible]以皮服也）

下水土在田賦前者其害大須先治者也在田賦後者其害小可徐治者也

夾右碣石（山）入于河

此通漕之道也冀北去帝都遠者自海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腋九州貢道皆達河達河則達冀州矣

濟（[illegible]）河（[illegible]）惟兖州

兖都冀在河下流

九河既道（[illegible]）

徒駭　太史　馬頰　覆釜　胡蘇

簡　潔　鉤盤　鬲津

禹既鑿龍門河至此湍激洶溢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爲九河以分其勢不與水爭地所捐者小所得者大

雷夏（[illegible]澤名）既澤（[illegible]）灉（水）沮（水）會（合）同（同入澤）

澤以容水亦不與爭地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illegible]）宅（居）土（下地）厥土黑墳（[illegible]）厥

草惟繇(始抽) 厥木惟條

此水平所致也

厥田惟中下(六) 厥賦貞(賦當九 貞正也 以萬民惟正之供舉一可以參九) 作(耕) 十有三載乃同(兗地平受水患最甚故特寬之耕作十三載然後賦法同他州) 厥貢漆絲 厥篚(盛以筐筥)織文(織而成文錦綺之屬)

惟服食器用不貴異物

浮(順流)于濟(水)漯(水) 達(因水入水)于河

此兗入貢道也

海(東北據海浮海有邊 東即所分營州地也) 岱(西南距岱) 惟青州

嵎夷(地接東表故曰夷) 既略(略封) 濰(水)淄(水) 其道(順故道)

厥土白墳 海濱(水旁也) 廣(大)斥(鹵也) 厥田惟上下(三) 厥賦中上(四) 厥貢鹽絺(細葛) 海物惟錯(海雜物非一種) 岱(山)畎(谷)絲枲(麻)鉛(錫類)松怪石(好石似玉) 萊夷(地) 作牧(可牧牛羊) 厥篚檿(小桑)絲(中絃)

浮于汶(水) 達于濟(青州則達河矣)

海(東至)岱(北至)及淮(南至) 惟徐州 淮(水)沂(水)其乂(治) 蒙(山)羽(山)其藝(種) 大野(澤)既豬(水聚) 東原(地)底平 厥土赤埴(土黏)墳 草木漸(進長)包(叢生) 厥田惟上中(二) 厥賦中中(五) 厥貢惟土五色(王者封五色土爲社 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 羽(山)畎夏翟(雉名羽中旌旄) 嶧(山)陽(山南也) 孤(特生)桐(中琴瑟) 泗(水)濱(涯)浮(輕清)磬(石磬) 淮夷(淮夷水夷之出也)蠙(蚌)珠暨(及)魚 厥篚玄(黑)纖(細)縞(白 玄纖黑 縞白繒皆)

浮(順流者)于淮泗 達于河

淮(北據淮)海(南距海) 惟揚州 彭蠡(澤名今鄱陽湖 江漢二水所會)既豬 陽鳥(鴈隨陽之鳥秋南來以隨日所在)攸(所)居(水平有岸可居) 三江既入(三江入震澤 鄭云入海) 震澤(吳南太湖今蘇州)底定(震澤水多震動今已底定) 篠(竹箭)簜(大竹)既敷(布生) 厥草惟夭(少長) 厥木惟喬(高)

韋昭說三江

吳松江　浙錢塘江　浦陽江

郭景純說三江

岷江　浙江　松江

王介甫說三江

一江自義興　一江自毗陵　一江自吳縣

班固說三江

南江從會稽吳縣南入海

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入海

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

夏云此皆據所見爲言非禹舊蹟酈道元謂東南地卑萬流所輳觸地成川禹舊迹歷年湮沒不可復考

夏氏取曾氏說三江

北江導漾爲漢之流於夏口合江匯於彭蠡

中江岷江之流

一江經禹所導見導川經文中

南江豫章之川如彭水鄱水塗水之類凡九水合至彭蠡入江

南江之故迹非禹所導故不見導川經文中
彭蠡之上止北江中江二江
彭蠡之下并南江爲三
南江中江北江以禹貢言之彭蠡水派而爲三以入海也然今江水自彭蠡而東由秣陵京口以入海無有別派陵谷之變也蘇云三江一江而各源合而分者自若水味不相入古今稱唐陸羽知水味三派相雜不能相敗是也

厥土惟塗泥 厥田惟下下九 厥賦下上七上錯六 厥貢惟金三品 瑤琨 篠簜 齒 革 羽 毛 惟木 島夷卉服 厥篚織貝 厥包橘柚 錫貢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達于河此省文

荊及衡陽惟荊州 江漢朝宗于海 九江孔殷 沱潛既道 雲土夢作乂

孔說九江
江於此分爲九道潯陽記云
烏白江 蚌江 烏江 嘉靡江 畎江
源江 廩江 提江 箘江

曾說九江
九水合於洞庭

沅 漸 潕 辰 敘
酉 澧 湘 資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八厥賦上下三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杶 幹 栝 柏 礪 砥 砮 丹 惟箘簵 楛 三邦 底 貢 厥名 包匭 菁茅 厥篚玄纁 璣組 九江納錫大龜 浮于江沱潛漢逾 于洛至于南河

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 波 既豬 導菏澤被孟豬 厥土惟壤

下土墳壚 厥田惟中上四 厥賦錯上中二 厥貢漆枲絺紵 厥篚纖纊 錫貢磬錯 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岷嶓既藝 沱潛既道 蔡蒙旅平 和夷厎績 厥土青黎 厥田惟下上七 厥賦下中三錯 厥貢璆鐵銀鏤 砮磬 熊羆狐貍織皮 西傾因桓是來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 弱水既西 涇屬渭汭 漆沮既從 灃水攸同 荊岐既旅 終南惇物 至于鳥鼠 原隰

厎績至于豬野(…)三危(山)既宅(…)三苗(…)丕(大)敘(…)

其有罪而竄之。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六)。厥貢惟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浮于積石(山…)至于龍門(山…)西河，會于渭汭(…)。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導(…)岍及岐(雍)至于荊山(雍)，逾于河(…)壺口、雷首(冀西)至于太岳(冀西)，厎柱(…)析城(冀南)至于王屋，太行(冀西)恒山(冀西)至于碣石(冀北)入于海。

鄭玄以爲正陰列，馬融、王肅以爲北條。

西傾(雍西)朱圉(雍西)鳥鼠(雍南)至于太華(…)熊耳(豫西)外方(豫西)桐柏(豫南)至于陪尾(豫東)

次陰列中條

導嶓冢(梁南)至于荊山內方(荊)至于大別

次陽列

岷山(梁)之陽至于衡山(荊)過九江(荊)至于敷淺原(揚)

正陽列。馬融、王肅以二陽列爲南條。

此隨山也。取山之大者爲標準，且導山旁水也。山水之源，導山所以導水也。逾，人過也；入，水入也。或以逾爲山脉，今陰陽家所謂過江龍也。前已逐州載山水之治矣，此更論首尾一經一緯也。

導弱水(雍)至于合黎(雍…)餘波入于流沙(雍)

導黑水至于三危(梁)入于南海(梁)

水能爲害，亦能爲利，惟二水則有害無利，故皆導之塞外，載之導山導水之間，上下皆不相屬，外之也。

導河(雍)積石(雍)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河出崑崙(…)去中國遠，隱伏地中，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之以西南流，其在積石之前者不爲害，故平水之功發於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馴致入海也。

導河(水上)積石(山下) 自入海

導河自積石，而河不始於積石，故先言河後言積石。

嶓冢(山上)導漾(水下) 入江

岷山(山上)導江(水…) 自入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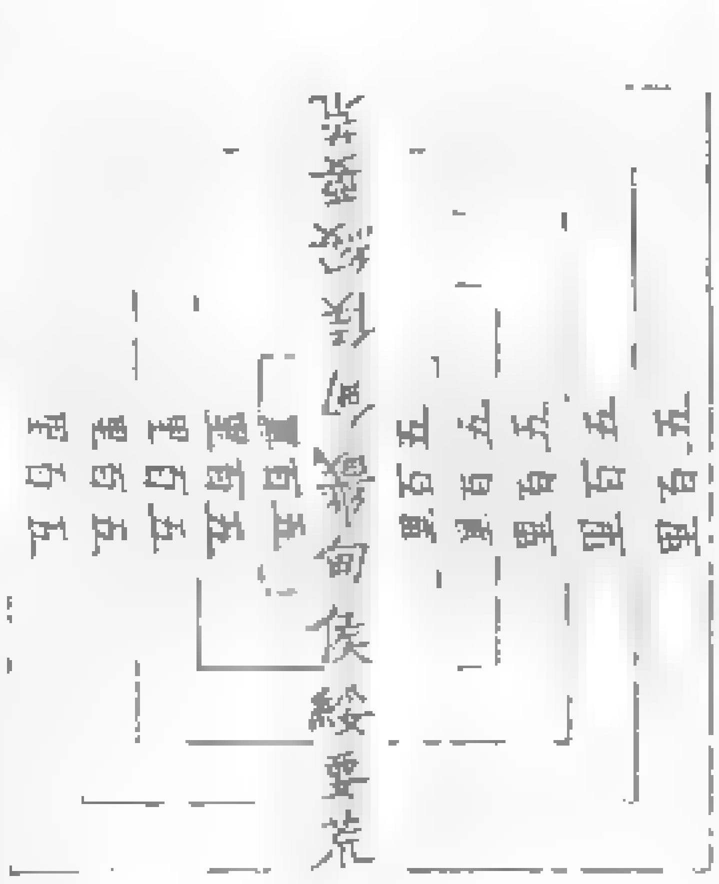
二水源出二山，故先言山後言水。

導沇水 自入海

沇，濟水所自。漢入江，洛渭入河。濟最微，然能絕河(…)涉汶而自入海，故得與江河淮爲四瀆，有本故也。人之爲學，可不立其本乎？

導淮自桐柏 自入海
出胎簪山東北然後過桐柏山
導渭自鳥鼠 入河
出隴西首陽縣渭首亭南谷
導洛自熊耳 入河
出冢嶺山
三水源在三山上游不出三山治水施功自三山發耳故曰自
嶓冢 導漾東流爲漢 又東爲滄浪之水 過三澨 至于大別 南入于江 東匯澤爲彭蠡 東爲北江 入于海
漢水合江勢湍激得彭蠡回旋之又分爲北江其勢漸殺乃安流而入海如河之播爲九也
岷山 導江東別爲沱 又東至于澧 過九江 至于東陵 東迆北會于匯 東爲中江 入于海
導沇水 東流爲濟 入于河溢 爲滎 東出于陶丘北 又東至于菏 又東北會于汶 又北東入于海
導淮自桐柏 東會于泗沂 東入于海
導渭自鳥鼠同穴 東會于灃 又東會于涇 又東過漆沮 入于河

導洛自熊耳 東北會于澗瀍 又東會于伊 又東北入于河
九州攸同 四隩既宅 九山刊旅 九川滌源 九澤既陂 四海會同 六府孔修 庶土交正 厎慎財賦 咸則三壤 成賦中邦 錫土姓 祗台德先 不距朕行
水患平則地利興乃則法壤以成賦此貢法也然必行之以人故建侯焉又必先之以身故祗德焉如是則人皆翕從而賦法非徒法矣



五百里甸服 百里賦納總 二百里納銍 三百里納秸服 四百里粟 五百里米

地逾遠而愈輕

五百里侯服 百里采 二百里男邦 三百里諸侯

先小後大小國易得京師之助王畿不爲大國所逼也

五百里綏服 三百里揆文教 二百里奮武衛

文教用夏也武衛使不得猾夏也所以嚴夷夏之辨猶所謂周索戎索也

五百里要服 三百里夷 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 三百里蠻 二百里流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患平利興賦法成疆理定東西南北無思不服也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禹八年於外事從其宜不由中覆功既成贄圭見堯以告成事也孔云堯錫禹圭以顯之林云玄象天告成於天

甘誓第二　夏書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讀書必識時變三聖相承渾然無間有苗之征未嘗戰也曰與曰戰扈直與啓抗若勢均力敵者與徂征氣象有間矣

甘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五行之氣散在天地間秀者爲人偏者爲萬物扈殘民於物威侮之實也天地人之正理貫通爲一怠棄不存是自絶其天也自絶則天絶之啓奉天討而已○一云王者以五行之德王三正夏建寅商

建丑周建子易服色改正朔也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各嚴部分不出其位所謂師出以律也

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所謂臨事而懼以警衆亦以自警也○啓承三聖熙洽之後未嘗按行陳之事一旦誓師如素講者古人體用之學於此可見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

之歌
氣象又不同矣失邦者太康之惡也五子須之徬
徨哀痛歌不能已其反覆愛篤之至所謂垂涕泣
而道者也
五子之歌太康尸(居)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離心)
乃盤(樂)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外)十旬弗反
民貳矣而方盤遊
有窮(國)后羿因民弗忍(堪)距于河
羿雖何世無之若太康不失民心羿雖有不臣之
心何能爲因云者明禍亂之本在此而不在彼也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北)五子咸怨述
大禹之戒以作歌
所謂過大而怨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親)不可下(疎棄)民惟邦本本
固(牢)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
(一亦多矣況三乎)怨豈在明(已見者明而易知)不見(未明)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
朽(腐)索之馭六馬(一車用六馬兩服兩驂外兩騑)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禹受位于舜其命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后非衆
罔與守邦故其訓堅決著明其功高出一世之上
而其心常在一世之下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高)
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有一且亡況兼之乎
其三曰惟彼陶唐(堯)有此冀方(王都)今失厥道亂其紀
綱乃底滅亡
冀方者堯之冀方也當時聲名文物四海會同其
盛何如也而今墜之耶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常也法謂經籍)有則(法)貽(與)
厥子孫關(通)石(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和(平)鈞王府則有荒
墜厥緒(業)覆宗(族)絕祀
典則道也鈞石器也精粗一致器道之所寓也鈞
石天下皆有不如王府者適輕重之宜關和之所
謂同律度量衡也祖之遺子孫者詳盡如此而墜
之可乎
其五曰嗚呼曷(何)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兄弟一體仇其兄即仇其弟也)
予將疇(誰)依鬱陶(積結)乎予心顏(面)厚有忸怩(羞愧)弗愼
厥德雖悔可追
辭音惻然一出太康之口代爲太康寒心也觀此
可觀變風變雅矣
胤征第四　　夏書
羲和湎(酒)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胤征惟仲康肇(始)位(即位)四海胤(國)侯命(受命)掌六師
羿逐太康太康崩其弟仲康立即位之初以六師
之柄付之胤侯所以收兵權也(即夜拜宋昌之義)故終仲康

之身羿不得逞至仲康子相始爲羿所逐羿自立爲帝羿淫亂爲家衆所殺寒浞代之殺相相之后緡生少康夏之遺臣滅浞而立少康然後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事詳見左傳襄四年蘇氏云羲和忠於夏羿假仲康命使胤征之

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羲和湎淫疑羣聚崇飲以謀亂未必非羿之黨故征之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此將數羲和之罪而先舉先聖之訓也

惟時羲和顚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此責羲和之辭也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此誓衆之辭欲其期會不愆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罰曰天威命自天子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

如此則無俱焚之失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嚳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尚書詳解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詳解卷第四

商書

湯誓第一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地)遂與桀戰于鳴條(地)之野作湯誓

五就桀而桀不悛則伐罪弔民之舉尹不得不相湯而湯亦不得而不順天應人矣陑師行所經地耳或以為湯間道出桀不意則豈王者之師哉

湯誓曰格(來)汝衆庶悉(皆)聽朕言非台(我)小子敢行稱(舉)亂(以下伐王)有夏多罪天命殛(誅)之今爾有衆(民)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農事)而割正(割剝之政)夏予惟聞汝衆(夏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征)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我所)夏王率(皆)遏(絕)衆力率割夏邑有衆(夏)率怠弗協曰時(此)日(桀)曷(何時)喪予(我民)及汝(女桀)皆亡夏德(惡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賞)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虛也如食而吐之)言

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臨事而懼不得不然非德不足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亡二書)

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共工氏之子勾龍配食於社烈山氏之子柱配食於稷湯革夏命變置社稷欲遷社而無人可代勾龍臣扈湯臣議遷社者

夏師敗績湯遂從(追)之遂伐三朡(朡國故伐之)俘(取)厥寶

玉誼伯仲伯(臣)作典寶

商書

仲虺之誥第二

湯歸自夏(勝夏)至于大坰(地)仲虺作誥

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其地)惟有慚(愧)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

湯恧恨之發若不能一朝居不消散之則過而不化有害日新之業矣故虺不待至亳而誥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是)乂(治)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與)王勇(有斷)智(有謀)表(立儀表)正萬邦纘(繼)禹舊服茲率(循)厥典(常)奉若(順)天命

湯之興畏天命而憫人窮也豈有豪髮之私而何慚焉聰明體也勇智用也與者萬世不易之理湯之所纘禹之所服率而奉之純乎天也

夏王(桀)有罪矯(詐)誣(欺)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善)式(用)商受命用爽(明)厥(其)師(衆)

夏之季而湯出焉如晦冥之日月醉之醒夢之覺也

簡賢附勢寔(實)繁(多)有徒(黨)肇(始)我邦(商國)于有夏若苗之有莠(似苗)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懼)罔不懼于非辜(無罪被禍)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此言桀因湯於夏臺也湯在夏季桀黨惡之如苗粟之莠秕欲鋤簸之商人深恐非辜況湯德日著尤宜爲惡黨所忌惡乎

惟王不邇(近)聲(音)色(女)不殖(生聚)貨利德懋(人德勉升)懋官(陽以官)功懋懋賞用人(取人之善)惟己(爲己之善)改過(己之不善)不吝(惜)克寬克仁彰(昭)信(字)兆民

不邇殖此非富天下之本心也如此則一豪私欲不存本原清矣故樂人之善改己之不善如舜之取人顏子之不貳欲去理全而仁之體在是矣寬者仁之施仁者寬之體克者實有是理其心之廣大爲安天下而非富天下民昭昭然信之久矣呂云惟己取人以身也

乃葛伯仇餉(事見孟子)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何)獨後予攸(所)徂(至)之民室家相慶(賀)曰徯予后(君湯)后來其蘇(蘇更生)民之戴商厥惟舊(久)哉

湯之征誅其君弔其民以布其寬仁而已非若後世兵師所至荊棘生焉者也故民喜色相告於征伐之時而有唐虞都俞揖遜謳歌朝覲之氣象焉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并)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盛)

此欲湯大新政以副民望遏惡揚善行其無事也賢德忠良則佑輔顯遂之弱昧亂亡則兼攻取侮之亡者推之存者固之栽培傾覆皆所自取造化何心哉夏云天理如此則桀之亡乃皆所自取而湯之興何心哉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念少息不進則退差毫釐而繆千里以慚之念橫乎胸中則於日新之功有害矣

王懋(勉)昭(明)大德建(立)中于民以義(事之宜)制(斷)事以禮(理之節)制心垂裕(寬優)後昆(子孫)

此欲湯以其立一世之極開萬世之極也中降衷之理即自得之德昭之此而立之彼以性覺性也制事義以方外也制心敬以直內也本末並用俾有典則詒之子孫六百年之商皆自此出一說以爲制民之事民之心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似)者亡好問則裕(大)自用則小

尊德樂道人主知之者固有之矣然人以爲有道德而尊之則非自得矣惟自有眞見以得師而學焉然後臣之則不勞而王矣好問則天下之善皆吾善矣謂人莫若而自用則反之

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於其始而思其終)殖(封)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福善禍淫天道也欽崇則能永保矣欽而又加以
崇敬之至也此勑天時幾之意

湯誥第三　夏書

湯既黜(廢)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因四方朝新君而誥之

湯誥王歸自克(勝)夏至于亳誕(大)告萬方王曰嗟爾
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立一代之規模新天下之耳目垂六百年之基業
皆在焉明聽提警振起作其更新之意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順)有恒性克綏厥猷(道)惟
后

降衷天命之性也若性率性之道也綏猷修道之
教也仲虺天生聰明時乂即此意但仲虺於情言
之自末及本湯於性言之自本及末理歸於一而
聖賢之間亦見矣

夏王滅德(性)作威(政私)以敷(布)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
方百姓罹(被)其凶害弗忍(堪)荼(苦)毒(害)並告無辜(罪)
于上(天)下(地)神(人)祇(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
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奉)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夏尚黑牲用玄)
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問)罪有夏聿(遂)求元(大)
聖(伊尹)與之戮(盡)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以民命請)上天孚(信)
佑(助)下民罪人(桀)黜(廢)伏(遠)天命弗僭(差)賁(飾)若(然)
草木兆民允(信)殖(物與民信遂大信湯可見矣)俾(使)予(我)一人輯(集)寧(安)
爾邦家茲朕未知獲(得)戾(罪)于上下慄慄(懼貌)危懼若
將隕(墜)于深淵

此湯任大責重所以自警也

凡我造(立)邦(侯)無從匪(非)彝(常)無即(就)慆(慢)淫各守
爾典(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
自赦惟簡(閱)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
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湯自責如此諸侯敢自恕乎

嗚呼尚(庶)克時忱(誠)乃亦有終(善終)

君臣警省如此則善始可占終

咎單(臣名)作明居(明居民之法書亡)

伊訓第四　商書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三書亡)

湯　太丁　外丙　仲壬　太甲

孟子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史公
案世本湯沒二帝七年而後太甲(太丁子)立序以太甲
元年係於湯沒之後者以書言烈祖成德故爾伊
川以爲湯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
四歲故立太甲

伊訓惟元祀(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十有二月(商以建丑之月爲正)乙丑伊尹
祠(祭)于先王(湯)奉嗣王(太甲)祗見厥祖侯甸羣后(諸侯)咸

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
明言烈(功)祖(湯)之成德以訓于王
烈祖如在其上羣后百官環其旁於此時乘其初
心之虛而訓之所以先入太甲而爲之主也故太
甲雖不免於迷而終歸於復者以此也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勉)厥德罔有天災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借)手于我有命造
攻自鳴條朕載自亳
方者常常如初無一豪停滯也德者天地萬物實
然之理德懋則天地萬物莫不得其理矣弗率此

德則自絕於天湯奉天討而已
惟我商王布(敷)昭(明)聖武代虐以
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
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湯以德得天下太甲何以嗣之哉惟親惟長始家
邦而終四海爲守約而施博也
嗚呼先王肇(始)修人紀從諫弗咈(違)先
民時若(順)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
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人紀者天下事事物物之理也敘於天修於君從
諫若先民所以講明此紀也克明克忠所以躬行

此紀也不責人而責己修己之要在己而已湯之
工夫積累如此乃至於有萬邦創業亦難矣哉而
太平何可不念居上爲下者湯處人道之難也湯
之本心忠於桀耳升陑之舉豈得已哉此文王三
分有二以服事殷之心也一云爲去聲言愛民而
能盡道
敷求哲人俾(使)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戒)于有
位
湯之所以創業者責之己而已而所以爲後人計
者則不得而恃已也求之廣矣又制刑以儆之其
儆有位者所以儆後嗣其爲後嗣計者所以爲天

下計其家天下之道乃其公天下之心也
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
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
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
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
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此所謂官刑也德不孤惡亦不孤有其一則二則
三而九者從之矣卿士邦君之愆至喪家亡國而
其下不正焉墨刑之未爲過也呂云蒙童蒙也
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

殄。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祗念二字一篇之旨歸也故歎而後言聖謨嘉言即前官刑所云也三風十愆之戒森然如法律而其中皆天理焉能反而黙識見其顯然有洋洋發動之意惟心之敬者能之敬即天也天命固不常而理未嘗不常此敬常存則作善惟德之工夫由小至大而百祥降矣否則墜宗之殄豈在大哉罔小罔大之義觀復姤二卦可見

肆命　祖后

太甲上第五　商書

太甲既立不明　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三年居憂百官聽命冢宰
太甲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
勅天者此心交神者亦此心易革渙之卦必言王假有廟蓋祭祀之時洞洞屬屬心無不敬尹欲收太甲之放心故必指湯之收心者以治之也
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顧諟以下湯德也尹又同德故能代天理民遺太甲以無疆之緒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主聖則臣直此尹責任太甲之意（呂云）周者謹畏之至如（孟子）周於德周於利之周夏之方有道也無一毫虧闕疎漏之處
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湯未明求衣大自顯明洗濯澡雪無一毫物累不俟日之東升也旁求非一路也湯之爲子孫謀其艱如此而可違越以自敗乎（呂云）命正理也
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儉非特節制一念收斂無非德之所聚所謂以約失之者鮮尹所以箴太甲欲縱之病根也放心收則圖永其發心如射之審而知止如乃祖矣尹受湯之托至此乃懌而太甲亦有無窮之聞此曲盡誘掖之術也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此)乃不義(非義之事)習與性成(性無不善為習所移)予弗狎(不可狎視)于弗順(順謂循理)營(造)于桐宮(湯所葬地)密(親)邇(近)先王其訓無俾世(永世)迷(昏亂)王徂(往)桐宮居憂克終允(信)德

尹不指太甲之非但以先王反覆言之使其善端生而非心自格○觀伊訓之作乃太甲過未形之時其言哀痛嚴備如武庫之矛戟森列也至太甲首篇太甲之過已形而尹之戒乃一節緩於一節溫乎春風和氣中有陶然自得之意蓋臣之事君如子之事父敬不違勞不怨色愈恭氣愈和言愈從容而不迫也以尹元老事太甲幼主而如此此所以為聖也

太甲中第六

商書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冠)服(衮)奉嗣王歸于亳

畢三年喪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相)匡(正)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君)四方皇天眷顧佑(助)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美福)

太甲自怨自艾於桐天啓之也此尹痛定之語使太甲終不變尹當若何克終矣喜慰如何哉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至)不類(善)欲(嗜好無節)敗度(法)縱(志氣)敗禮(節)以速戾(罪)于厥躬天作(如水火之災)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緩)既(已)往(前)背(反)師保(伊尹)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藉)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桐宮之放太甲不以為怨而以為德所見明矣方其不明也視縱欲為安愉之地視禮度若荊棘束縛然既明矣乃知縱欲之荊棘而禮度乃安泠之地也得不力求匡救之訓乎其未明也尹惟恐太甲之不聽其已明也太甲惟恐尹之不言矣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信誠)德協(合)于下惟明后

協于下驗諸民也協則果修而眞足為明后矣

先王子惠困窮(而)民服厥命(協)罔有不悅並(等)其有邦(諸侯)厥鄰(鄰國)乃曰徯(待)我后(湯)后來無罰

此以證協于下之說也湯以七十里與服國等侯耳德之感如此況太甲已為明后君萬邦而可不協乎

王懋(勉)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奉先(祖)思孝接下思恭視遠(不狹)惟明聽德(不貳)惟聰朕承王之休(美)無斁(厭斁)

太甲明矣當終以誠故以懋而無豫怠勉之思者日加省察之謂也伊訓言立愛立敬立始事思終事也聰明本然之有也遠則不以近蔽之德則不以欲雜之而本然之聰明見矣如此則王之休孰大焉

太甲下第七　商書

伊尹申(重)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私)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德惟治否(不)德亂

敬天德也仁人心也誠鬼神之德也上得天心下得民心幽得鬼神之心始足以當天位所以艱也德即敬仁誠也總於己為德見於外則有三者之異德則治出治則入亂矣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與治同事未必興也必同道而後興燕噲宋襄學堯舜湯武之事者也亂之事同則道無不同周厲弭謗秦皇禁偶語紂鉅橋隋洛口倉無不亡者能於其與之端而謹之非明而又明者不能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美)緒尚監(視)茲哉

明明生於懋敬敬天德也人心放於昏敬則存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遠)必自邇無輕(易)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順)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此畫一之戒也

通志堂

嗚呼弗慮(思)胡(何)獲(得)弗為(行)胡成一人元(善之長)良(善)萬邦以貞(正)君罔以辯言(言辯而辭者)亂舊政臣罔以寵利(貪)居(自有)成功邦其永(長)孚(信)于休(美)

咸有一德第八　商書

伊尹作咸有一德

太甲悔過既力入道既深故尹以入道之極告之堯舜禹執中伊尹一德孔子忠恕子思中庸孟子仁義各有自得之地皆以發明不傳之蘊

咸有一德伊尹既復(還)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信)命靡(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州)以亡

未露一德之名先隱言一德之用難言之也

夏王(桀)弗克庸(用)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此一德之反也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當)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衆)爰革夏正

尹躬暨湯之語先己後君尹豈昧於君臣之義哉孟子知其心曰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其相湯伐桀放太甲而又反之任之至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通志堂

一者不貳以二參以三也私意求之則非一矣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差)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凶悔吝居其三動可不謹乎罔不吉則周旋從應皆合於理吉孰大焉吉非福祥恬愉安養之謂凶非災害拘畏急迫之謂理之合背即吉凶也雖降於天實在於德無毫髮差也

今嗣王新服(行)厥命(天位)惟新厥德終始惟一(純)時乃日(日日)新

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衆人所謂新蓋變法易令耳聖人所謂新則始乎是終乎是也如天地之運終古不變而四時之氣俄春俄夏無一日不新也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此以輔成一德也爲德爲民君民一也(一說和一屬下段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則一矣)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此一德之原也於德而擇其善於善而會於一克一而萬善備矣

俾(使)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安)先王之祿永(長)底(定)烝(衆)民之生

此一德之驗也德一矣證諸民而咸曰又曰焉則其高明盛大乃可以上承先王而下安烝民矣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大)以狹(小)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七世

七世觀德古今一也萬夫觀政天子諸侯一也非民非后君民一也無自廣狹人人己一也自廣則無以盡民矣非德之一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一書亡)

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亡)

大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遇災懼而修德爲商中宗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一書亡)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一書亡)

祖乙圮(水毀)于耿作祖乙(一書亡)

尚書詳解卷第四　後學成德校訂

尚書詳解卷第五

盤庚上第九　商書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

盤庚三篇

耿水圮不容不遷矣然小民安土且耿地沃饒魚
鹽利重巨室總貨浮言搖衆以致咨怨故書以訓
之○上篇作於未遷時民未悟故其辭切中篇作
於將遷時民漸悟故其辭緩下篇作於已遷後民
既從故其辭益緩或云上篇告臣中篇告民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

商之遷屢矣而前數君未聞委曲告諭者風俗日
不如前之淳○盤庚不臨以勢而訓以書厚之至
也

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
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
如台

盤庚呼怨咨之人而告之曰自祖乙來都耿水圮
而未即遷者不忍虔劉我民也然終不能相正以
生則不得不遷矣故卜以稽之而曰如我所志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
今五邦

此引先王以證其不得不遷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
從先王之烈

天意欲遷斷然矣若不知何以能從先烈乎

若顚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
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

遷亳生意之回也京師定則天下定矣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
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耿圮而沃不利小民而利巨室故巨室簧鼓小民
而抑遏其箴己之言如風邪之痺脉絡故原其受
病之處敎之自有位始謂遷都自有先王故事以
此故事正今日當遷之法度而勿伏小民欲遷之
箴焉則巨室從而小民無不從者矣二云伏箴卽
咨怨之言也不沮抑之川不可防也與後世誹謗
妖言之禁異矣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
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遷之利公也不遷之利私也傲康之失皆自私心
中來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
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
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何事)非予自荒(廢)茲德惟汝含(藏)德(愛)不惕(畏)予一人予若觀火(燎原)予亦拙謀(猶謀不嚴謹)作(致)乃(汝)逸(慢康)

舊人則不隱先王播告之旨故王恭己無言而民化矣今汝新進起而唱說言果何爲者邪予非欲棄德而用刑者也而汝含吾德而不我畏是吾拙謀致汝之逸也此非盤庚眞悔其初之不用刑誚責之辭云耳夏以不欽爲敬舊人

若網在綱(綱紀)有條(理)而不紊若農服(事)田力穡(稼)乃亦有秋(成)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不遷只是浮言豈則實德)于民至于婚(姻)友(僚)丕(大)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大)毒(害)于遠邇惰(怠)農自安不昬(强)(勉)作勞(動)不服(事)田畝越(于)其罔有黍稷

此廣譬曲諭之也網在綱則不從康矣蓋不遷者一時之安此言浮言也豈實德乎汝能去汝總貨之私而佐遷焉則實德及民且至婚友而我乃言汝眞有積德矣不然安土如惰農而何有久安之日乎

汝不和(溫)吉(台)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害)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惡性)于民乃奉(受)其恫(痛)汝悔(恨)身何及

浮言則非吉言矣水圮之害及民則亦及爾身悔可追乎

相(視)時(是)憸(小)民猶胥(相)顧(忌)于箴(誨)言其發有(恐有)逸(過)口(失)矧予制(專)乃短長之命汝曷(何)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驚)沈(溺)于衆若火之燎于原(平野)不可嚮邇(近)其猶(尚)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安)非予有咎

小民猶恤箴言而恐有口過矧盤庚高明剛果執賞罰之權而爾可不顧乎火雖燎原尚可撲也曾謂汝浮言之動而不可滅乎至此則罰爾自取而非予咎矣

遲任(古之賢人)有言曰人惟求舊(老成)器非求舊惟新(人與器異)古我先王暨(及)乃祖乃父(世臣)胥及(同)逸(安)勤(勞)予敢(何敢)動用非罰(不當罰之罪)世選(擇)爾勞(功)予不掩(蔽)爾善茲予大享(大祭之於)于先王爾祖其從(隨)與(配)享之作福(善)作災(禍)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不當責之貴)

撲滅之說恐疑濫刑也故告以汝舊人之子孫予固不敢濫罰然先王先正臨之在上質之在旁濫刑不可也濫賞亦何可乎若縱浮言而不撲則爲非德矣

予告汝于難(遷都之難)若射之有志(志精則中如遷有志則成)汝無侮老成人(老成則知久安之計而欲遷)無弱(輕)孤有幼(孤幼則受水之害而遷即小人之收藏者)各長(謀長)于厥居(遷)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遷之謀)

遷雖難事也有志則竟成矣老成慮遠孤幼受害皆欲遷者也其唱不遷之浮言者巨室新進而已

汝能無悔無弱則能謀長以從上而不從康以傲上德

無有遠(疏)邇(親)用罪(刑)伐(懲)厥死(言不論遠近有罪者刑之也)用德(賞)彰(顯)厥善(使為民者助遷以施)邦之臧(善)(遷而)惟汝衆(之功)邦之不臧(不遷之禍)惟予一人有佚(故)罰凡爾衆其惟致告(相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敬)爾事齊(整)乃位(所居)度(法)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一書前半篇涵養寬大後半篇嚴厲整肅反覆抑揚於勤懇中時露賞罰之意使人知有警懼無怙終以罹於罰此有虞明刑無刑意也

盤庚中第十　商書

盤庚作(起)惟涉河以民遷乃話(話言)民之弗率(從)誕(大)告用亶(信)其有衆咸造(進)勿褻(慢)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廢)失朕命

上篇未遷則未動也下篇已遷則既靜也惟中篇則將遷將遷則動而未靜時也跋涉險阻蒙犯霜露人情倉皇安危存亡所係正在此時故話之進之曰用亶曰明聽所以感化提撕之者尤切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順)保(民亦保后)后胥(相)慼(憂)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安)厥攸作(所以起)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后承民民保后后民相恤以順天時而相相而耿不敢懷安求民利耳往事所聞如此汝何不念而

承(順)汝俾(使)汝(遷)惟喜康(安)共非汝有咎比(近)于罰疑今日之遷乎

予若籲(呼)懷(念)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亳之遷樂與民同其安也豈以殃罰之乎為汝故以從汝志耳豈以徇我之欲乎○民不欲遷而以遷為不從者欲安者民之大欲遷而久安乃所以不從其欲安之本心其不欲遷乃一時暫蔽於浮言之私耳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

遷矣而方曰將試辭意之婉厚之至也

汝不憂朕心之攸困(病)乃咸大不宣(布)乃心欽念以忱(誠)動(感)予一人爾惟自鞠(窮)自苦若乘舟汝弗濟(渡)臭(腐)厥載爾忱不屬(聯屬)惟胥以沈(溺)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愈)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大)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此詳告以不遷之禍也

今予命汝一(一心)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依)乃身迂(曲)乃心予迓(迎)續(接)乃命于天予豈汝威(虐)用(以)奉(承)畜(養)汝衆

汝心之未一以巨室之倚汝迂汝故也汝信之是
自臭耳于之遷則所以續汝命而畜汝者也豈以
虐汝乎
予念我先神(明)后之勞(先)爾先(祖先)予丕克羞(進用)爾用
懷(念)爾然(如此)失于政(當遷之政)陳(久)于茲(耽)高后丕乃崇(重)
降罪疾(於我)曰曷虐(汝)朕(商后)民汝萬民乃不生生(生其生)暨
予一人猷(謀)同心(以遷)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
朕幼孫(盤庚自謂)有比(同遷)故有爽(明)德自上(天)其罰汝(民)汝
罔能迪(直迪求免)
以高后在天之靈儆之殷尚鬼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養民之官)汝有戕

則(戕民之心)在乃心我先后綏(安)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
(絕)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治)政(之人)同位(在位)具(聚斂)乃
貝(水蟲古人取其殼爲寶如今用錢)玉(寶)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
刑于朕子孫迪(啓)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此言不特高祖之靈可畏而乃祖父之靈亦可畏
也○爾巨室職在治民乃不同於利民而惟慾耽
之沃饒以爲總貨寶計則我高后縱以爾祖父舊
勞之故不欲降罰以傷其意而乃祖父自不汝赦
豈特不救且將啓告以降不祥矣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如字變也告汝以政反斷)永敬(敬其當永則不忘)大恤(大則所恤不在小)
無胥絕遠(不宜乃心疎外於君)汝分猷(謀)念以相從各設(立)中于乃

心
敬不永而恤不大則惟總貨是念而與中相遠矣
汝試分汝所謀念者以從我而立中道以觀之則
爾之謀不遷以總貨予之謀遷以利民孰是孰非
有定論矣○分者不遠責以盡去已見也設中則
公見立而私見自去矣
乃有不吉(善)不迪(道)顛(隕)越(蹶)不恭暫(暫時)遇(所遇)姦宄
我乃劓(割)殄(劓小者殄大者)滅之無遺(餘)育(養)無俾易(以豉反又如字變易小)種
(遷往)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立)乃家
盤庚下第十一　商書
盤庚既遷奠(定)厥攸(所)居(民居)乃正厥位(分都邑立宗廟定君臣之位)綏

爰(安)有衆曰無戲(狎)怠懋(勉)建大命
奠居之始正大命建立之時可戲怠而不懋乎
今予其敷(布)心腹腎腸歷(徧)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
爾衆爾無共怒協(合)比(分)讒言(怨)予一人
事擾無定事定追咎浮言之人寧無以此疑其上
故明告之使勿懷疑以蓄怨也
古我先王(湯)將多(增)于前(舊)功適(往)于山(亳)用降(下)我
凶德嘉(美)績(功)于朕邦
此言湯居亳以大契之功也
今我民用(在)蕩(散)析(分)離居罔有定極(止)爾謂朕曷
(何以)震(驚)動萬民以遷肆(故)上帝將復我高祖(湯)之德亂

越(於)我家朕及篤敬(篤敬之臣)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此言耿之圮而天使遷亳也
肆予沖(幼)人非廢(棄)厥(卿大夫)謀(不遷之謀)弔(至)由(用)靈(善)各非
敢違卜用宏(大)茲賁(大業)
此言遷之非徇己私意也
嗚呼邦伯(諸侯)師長(衆官之長六卿也)百執事之人(小臣)尚(庶)皆隱
哉予其懋(勉)簡(拔)相(助)爾念敬我衆朕不肩(任)好
貨敢(果)恭生生(生民生之人)鞠(養)人謀人之保(安)居敘(敘用)欽(敬)
惻隱心之公也好貨心之私也不任彼而簡相敘
欽於此好惡之意明矣
今我既羞(進)告爾于朕志若(順理者)否(不任好貨者)罔有弗欽(敬)

無總(聚)于貨寶生生自庸(民功曰庸)式(用)敷(布)民德(實而敘之民心本然之德)
永(長)肩(任)一心(一於民而勿貳於貨)
予告爾明矣所若所否汝無不欽則無於彼式於
此而爾之心一矣向者貪於沃饒之私意盡去而
中篇森嚴之令泯矣盤庚以口舌代斧斤其忠厚
之至歟

說命上第十二　商書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經)求(物色)諸野得諸傅(傳氏)巖(山險)
作說命三篇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誠則一
一則通此周禮所謂正夢也

說命王宅(居)憂(喪)亮(信)陰(默不言)三祀(年)既免(除)喪其惟
弗言
當言而不言不敢易其言也
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先知先覺)曰明哲(明之至)明哲實作
則(天下法則後知後覺)天子(體天作子)惟君(主)萬邦百官承(奉)式(法)王
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無)攸(所)稟(承受)令(命)
此臣庶引領側耳以聽維新之令也蓋高宗識見
之高固有隱然動人於不言之表者矣
王庸(用)作書(猶不言)以誥曰以台(我)正(表正)于四方台恐德
弗類(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所謂類也)茲故(所以)弗言恭默思道夢帝
賚(賜)予良(賢)弼(相)其代予言

恭敬也默用志不分也思道沈潛思慮玩索天下
至理所在也心純不二則與天援矣
乃審(度)厥象(所夢之象)俾以形(畫)旁求于天下說(名)築傅巖
之野(虞號之界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之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以供食胥相靡隨而相隨坐輕刑之名)惟肖(似)
爰(於)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高宗以一夢傅說一匹夫相位之重授受無留難
高宗必有以信說者而說亦必有以自信者矣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工夫相續不可頃刻間斷也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大)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
用汝作霖雨(雨三日為霖)啓(開)乃(汝)心沃(如水沃物)朕心若藥弗瞑

眩(服之憒眩)厥疾弗瘳(愈)若跣(徒跣行)弗視地厥足用傷
金濟川大旱一節切於一節渴想之至也則說可
不開誠以沃之乎瞑眩苦口之言也視欲說之作
朕目也以高宗之明哲而凜然以弗視傷足自處
聖不自聖眞見輔德之不可無人也(一說以作礪
爲治己舟楫爲濟難霖雨爲澤民
惟曁乃僚(屬)罔不同心以匡(正)乃辟(君)俾(使君)率(循)先
王迪(蹈行)我高后以康兆民
此欲其率屬佐王也
嗚呼欽予時(是)命(納誨之命)其惟有終
高宗傅說之會遇可謂一時之懿矣善終之在說

深體此納誨之命而巳
說復(白還)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
臣不命(納誨之命)其承(奉)疇(誰)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高宗欲說欽其命以納誨然臣之諫不諫不在乎
君之命不命顧其從不從如何耳后之從諫能如
木之從繩則主聖臣直雖無納誨之命而自承其
從諫之意矣況有命而誰敢不從乎蓋高宗欲責
之人而說則使求之己也

說命中第十三　商書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告)于王曰
周官冢宰統百官此說受命居相位也

嗚呼明王奉若(順)天道建(立)邦(國)設(立)都(邑)樹(立)后
王(天子)君公(諸侯)承(奉)以大夫(卿)師長(衆官之長)不惟逸(怠)豫(樂)
惟以亂民
此原上天立君之意使知天子諸侯卿大夫所以
上下相承者皆以爲民而非以爲逸豫之資
惟天聰明(無不聞知無不見)惟聖(君)時(是)憲(法)惟臣欽若(順)惟民
從乂(治)
聖之明哲即天之聰明也憲者充之使與天相似
也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聖人所以服人者曰
天而巳
惟口(樞機所發之主)起羞(言出失當而羞辱至羞辱彌著散布不可收拾)惟甲冑(以自衛)起戎(已有召戎之端)

惟衣裳(以服章德)在笥(藏之篋未用之時當謹)惟干戈(以伐罪)省(察)厥躬(知身無罪乃可加人)
王惟戒(謹)茲允(信)茲克明乃罔不休(美)
此憲天聰明之條目也天之聰明曰命德討罪而
己口方言之耳甲冑以自衛耳而羞戎且自此起
焉況服之章刑之討顯然加之人而可不謹乎王
能戒此則信克明矣克明即聰明之明也日月在
天無不照若顯之照而幽之遺何足爲明老氏談
聰明多於虛空言之聖人之論聰明皆求之實如
口甲冑衣裳干戈皆事爲之粗也理無精粗粗者
不蔽則精者洞然矣其設施何往而不休哉夏云
以出於口爲命一命再命三命皆口也口起羞故

衣裳當在笥甲胄起戎故干戈當省躬(呂云)上二
事人加諸我不可不防下二事我加諸人不可不
謹
惟治亂在庶官[賢邪]官[任以事]不及私[愛]昵[近]惟其能[才]爵[王制]
[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罔及惡德惟其賢[德]
官爵天所有出於私意則非天意矣
慮[思]善[理]以動[事]動惟厥時[時措之宜]
善理也時幾也善必適時則善爲有用如夏葛冬
裘各當其可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有之矜之則招損而非天道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先備]有備無患
一日二日萬幾事事非一事也(或云)事其事也
無啓[開]寵[愛]納[取]侮[玩]無恥[諱]過作非
君尊如天孰敢侮之倖門開而朝廷不尊是自納
之也過而更如日月焉何恥之有諱之增一過也
歸之人又增一過也非自此日作矣
惟厥攸居[心所止]政事惟醇[醇粹不雜]
前所言皆憲天之事而此其本原也於止知其所
止則心無非天而大政小事焉有雜之以人欲之
私者乎
黷[煩數]于祭祀時[是]謂弗欽禮[祭]煩則亂事神則難

高宗篤於奉先典祀豐昵皆持心之厚觀過可以
知仁者也然禮天所秩何可增加故說即救之
王曰旨[得味之美]哉說乃[汝]言惟服[佩服而行]乃不良[善]于言予罔
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旨哉見原知之矣]之艱行之惟艱王忱
[誠]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過]
高宗味說之言而欲行之且謂非說言之善則無
可行也其知說至矣然說不喜其知而懼其不力
行必王之誠而於行之難者不難以協先德焉乃
自任不言之咎豈若褊量淺狹者一言遇主遽哆
然自喜以爲至足者哉

說命下第十四　　商書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遯避隱居]于荒野
[在荒野之久]入宅于河[入宅河洲]自河[自河求之]徂亳[又往亳矣]曁[及]厥終[後]罔
顯[遷蹤跡泯沒不復明]爾惟訓于朕志
高宗聞惟艱之論講學益切悵甘盤之已去而期
傅說於方來也(孔云)荒野河亳皆高宗舊勞于外
之事蓋高宗父小乙欲高宗知民艱苦使居民間
故廢業而遂無顯明之德
若作酒醴爾惟麴糵[麴多則苦糵多則甘]若作和[調]羹爾惟鹽[鹹]梅
[酸]
此作聖之喻也醴未成米水而已羹未和牲牢而
已人之身百體皆備然非親善人以成就之亦天

地間一物耳〔一說〕若鹹酸相濟而成猶君臣剛柔相濟而成〔一說〕麴蘖以發其未有鹽梅以和其已有

爾交(左右前後)修(輔)予罔予棄(如甘盤去我)予惟克邁(行)乃訓(教)

此以終酒醴和羹之說也〔呂云〕交修者斆學相長互相發明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是)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得)事不師(法)古以克永(長)世匪(非)說攸(所)聞(王人爲君之人猶士人也)

人君求聞之富豈以助文辭爲觀美哉立天下之大經彌綸天下之大化而至於贊天地之化育所謂建事也然聞之多豈無邪正得失雜進者必以先王之格言大訓正之乃有得無失而可以必卜世卜年之長矣反是則匪攸聞者嚴其辭以明理之必無也

惟學(講學)遜(謙順虛)志務(專力)時(時時)敏(勤)厥修(進)乃來(所來自來)允(信)懷(念)于茲(念此不外用其心)道積(充實)于厥躬惟斆(敎人)學半(受敎止一學半猶一半于學者自悟如擧一反三聞一知二也)念終始(始而又始)典(常)于學厥德修罔(不)覺(知)

監(視)于先王成憲(成已法)其永(長)無愆

此言道學之無窮也遜敏以來矣未也必允懷以積焉猶未也必斆學終始以罔覺焉猶未也必監先王以永無愆焉來有諸已也積充實之謂美也罔覺聖不可知之神也學至聖極矣而聖不自聖自聖則自用矣寧無愆乎惟既聖之餘方擧其終身而得之者置之若無之地則學問之道始粹罔愆德之至難也皋陶止曰帝德罔愆〔呂云〕徐行後長言道最近爲學當辨此心升降心一升則高傲滿假去桀紂之路不遠矣一降則卑遜退抑去堯舜之路不遠矣時敏者出入起居夢覺動靜無非天命流行來如井泉愈汲愈來馴致日新又新之地源源自生也道我固有非自外來本未嘗散何以謂積蓋是心長存無間則道自參會貫通否則道自道我自我矣〔夏云〕積有迹罔覺則化而無迹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求)俊乂列于庶位

此說求賢而相與輔成聖學於無窮也〔呂云〕高宗能如上所陳說乃能承意求賢心正而後四體可擧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此)乃(汝)風(化)

德即前云來積罔覺罔愆者也擧仰德之功而歸之傅說風化之妙此高宗遜志而望說之切也

股(足)肱(手)惟人良臣惟聖

人以體之全而成猶君以臣之良而聖主聖則風化之妙所由出也

昔先正(大臣)保衡(伊尹)作(興起)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使)厥后惟(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是)予之辜(罪)佑(助)我烈(有功)祖格(感)于皇天爾尚(庶)明

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此以伊尹自任之重望說也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
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后賢相遇之難而高宗與說適相值焉此興治之
大機會也紹辟綏民於此時不能待何時耶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敢之一辭說之自任其尹乎君臣之立志如此商
其興乎

高宗肜日第十五 商書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

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災異有二無道之君與天地隔絶其應常遲賢君
誠與天地合爲一體情性之差少有過失災異立
應高宗夢帝寔天精神與天地通久矣豈昵之過
說前言之然人之過偏於過厚處難變此所以有
雊雉之異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此孟子所謂先攻其邪心也孔以爲言古先格王
正事弭災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

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絶命
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
乃曰其如台
民不畏孚命之正是自絶其命也欲格君心乃言
民事言在彼戒在此也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伐天理民若祖父皆天子也豈祖踈而父親乎豐
于昵焉宜雉之不虛來也

西伯戡黎第十六 商書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
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文王脫羑里之囚紂賜之弓矢鈇鉞使專征伐其
乘黎乃方伯之職其事君之小心則自若特紂增
其惡而文增其德所以見咎惡而祖己以此占商
周之興亡而恐也呂云西伯武王非文王也
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
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
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絶故天棄我不有
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
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此時日曷喪之謂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聖人猶曰命靡常紂乃曰有命在天眞亡國之言
也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
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微子第十七 商書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史記紂母生微子時尚爲妾改爲妻而生紂紂父
帝乙欲立微子大史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
乃立紂紂不可告而相與私議於家時事可知
矣

微子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
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
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
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
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
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
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此微子見殷將亡無所措躬哀痛之至以告二子
也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
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
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
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
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
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
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
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微子嘗欲爲帝乙所立盡言則爲紂所疑害故去
以存宗祀箕子比干則可罄其忠諫者也故微子
抱祭器歸周而箕子囚比干死各盡其道求無愧
於先王而已此其所以爲三仁歟

尚書詳解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泰誓上第一

晁錯從伏生受書時未有泰誓壁書出以巫蠱未列學官張霸僞書與伏生書並行至晉世古書出僞泰誓始廢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記云周自虞芮質成諸侯並附(詳見詩大雅緜詩)以爲受命之年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觀兵孟津上諸侯之心退而示弱十三年更與諸侯期而伐紂歐公闢之以十一年爲武王即位十一年序戊午即中篇

惟戊午直係於十一年之下與書十三年不同者非序誤字則經誤字也一月者仲尼序書寓春秋之法也春秋十二公定無正月蓋以舊君已終新君未立故不書正而書一也

泰誓惟十有三年春大會(八百諸侯)于孟津(此未渡河以前)王曰嗟我友(良)邦冢(大)君越(及)我御(治)事庶(衆)士明聽誓

嗟之一辭武王豈得已哉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神)亶(誠)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故稱父母元氣始生初無厚薄得其全者爲人得其偏者爲物性之神靈人皆有之而能盡其性者不皆然也故天必擇其誠聰明者以全天地不全之功此文元后之所以稱父母者以聰明不失靈耳非靈外別有聰明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溺)湎(嗜酒)冒(亂)色(女)敢(忍)行暴虐(殺)罪人以族(及父母妻子)官人以世(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惟(但)宮室臺(高上)榭(有屋)陂(障澤)池(掘地)侈(奢)服(衣)以殘(賊)害于爾萬姓焚炙(炮烙之刑)忠良刳剔(剖腹)孕婦(皇甫謐云出于妻)

天所以作元后者何爲而乃如是邪天安得不怒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父)肅(敬)將(奉行)天威大勳(功)未集肆予小子發(武王名)以爾友邦冢君觀政(紂所爲)于商惟

受罔有悛心乃夷(安)居(處)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黍稷)盛(在器)既于凶(凶人)盜(食)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止)其侮(慢心)

觀政云者武王謂我與諸侯尚顧君臣大分有不忍之心庶幾紂之改耳奈何觀察其政積十餘年而紂昏暴日甚漢儒不察遂以觀政爲觀兵謂十一年觀而十三年遂伐紂非也

天佑下民作之君(治之)作之師(教之)惟其克相(助)上帝寵綏(安)四方有罪無罪(有罪當討無罪當赦天實臨之)予曷(安)敢有越(過)厥志(私心)

紂之伐天也武王何心哉

同力度(計較)德(力同者有德者勝)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十萬)萬
惟億萬心(人各有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視此則我之德義其勝紂必矣)商罪貫盈
(如繩貫之滿)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同)予小子夙(早)夜
祗懼受命文考類(祭)于上帝宜(祭)于冢土(社)以爾有
衆厎(致)天之罰天矜(憐)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
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紂爲亂而武王清之)時(天)哉弗可失
時哉見武王見天已的不可失所謂敕天之命也
時惟時惟幾之時非後世所謂乘機會赴事功之
比也

泰誓中第二

周書

惟戊午王次(舍)于河朔(此已度河)羣后以師畢(盡)會(合)王乃
徇(於)師而誓曰嗚呼西土(周都豐鎬地在西)有衆咸聽朕言
八百畢會而立約束獨有西土者自近始也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人心本不息如天行健在用之善不善耳猶爲善
爲利皆孜孜焉雞鳴而起也人可誤用其心乎
今商王受力行(此所謂惟日不足也)無度播(散)棄犂(面始)老(老成者)昵(親)比
罪人淫酗肆(縱)虐臣下化之朋(衆)家(家于)作仇(害)脅
權(作勢)相滅無辜籲(呼)天穢(謂)德彰(著)聞(聞于上)惟天惠
民惟辟(君)奉(承)天有夏桀弗克若(順)天流(散)毒(害)
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退)夏命惟受罪浮(過)于桀
剝(害)喪元(大)良(善也謂微子等)賊(殺)虐諫輔(比干)謂己有天命謂

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視)惟不遠在彼
夏王(桀)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合)朕卜襲(重)于休(美)
祥(吉)戎(兵)商必克(勝)
其者不敢必之辭也紂乃謂己有天命此興亡之
所以異也夢卜者心與天地合也
受有億兆夷(平)人離心離德予有亂(治)臣十人同心
同德雖有(紂)周(至)親不如仁人(…)天視(目)自我民視
天聽(耳)自我民聽(民心…天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
必往我武惟揚(作興)侵(伐)于(紂)之疆取(…)彼凶殘(害民者)我
伐用張于湯有光
此太勇也所以安天下也武之心即湯之心也行
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勗(勉)哉夫子(將士)罔或無畏(…)寧執(自執)非敵(…不能敵彼者)
百姓懍懍(危懼)若崩(摧)厥角(…)嗚呼乃(汝)一德一心
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第三

周書

時厥明(戊午明日己未)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
西土君子天有顯(明)道厥類(善…惡…各以其類…)惟彰(明)
武何心哉天亦何心哉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
威殺戮毒痡(病)四海崇(重)信姦回(邪)放(逐)黜(棄)師保

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
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
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
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
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
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
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
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
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
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此原我周受命之本歸之文王而不敢以已必伐
紂之功也可謂無必無我矣

牧誓第四　周書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
于牧野作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
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
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
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
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

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
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
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
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
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
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
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
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
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
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武成第五　周書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
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
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
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
下弗服

記所謂倒載干戈包以虎皮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
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
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魄月之輪郭黑

明日蝕而生明　光

月狀如銀丸本無光映日而生明遇朔而日月會以漸而離則月以漸而明至望則中天直對其明始滿又以漸而離則月又以漸而虧以至于晦

朔　初一月光蘇而魄死　死魄黑暈減也

初二旁死魄

朏　初三月出哉生明

上弦　初八魄死明生至半

望　十五日月相望光滿

生魄　十六日明減黑暈生

下弦　二十三魄生明減至半

晦　月盡月全黑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后稷稱王者尊之也)建(立)邦(國)啓(開)土(約)公劉(后稷曾孫)克篤(厚)前烈(業)至于太王(后稷十二世孫)肇(始)基(本)王迹(居岐山之陽實始翦商)王季(太王子名歷)其勤王家我文考(父)文王(名昌)克成厥勳(廣其延大)膺(受)天命以撫(綏)方夏大邦畏(力)其力小邦(弱)懷(感)其德惟九年大統(統一)未集(合三分有一)予小子其承厥志

先王王迹王家皆有天下後尊之之辭也文王地方百里有德而已何力之云曰畏曰懷大邦小邦自隨所見而然耳文王何心哉

厎(致)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過師所)名(大)山大川(神)曰惟有道(歸道於祖)曾孫周王(書史追名武王)發將有大正(正其不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虐)殄(絶)天物(天所生之物)害虐烝(衆)民為天下逋逃主(宗主)萃(聚)淵(如淵)藪(如藪聚而無畏)予小子既獲(得)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止)亂略(為亂之謀略)華夏(中國)蠻貊(夷狄)罔(無)不率(順)俾(使)恭天成(定)命肆(故)予東征(自西土東征)綏厥(商)士女惟其士女篚(盛)厥玄黃(幣)昭(明)我周王(三帝為)天休(美)震(驚)動(民)用附(歸)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庶)克相予以濟(拯)兆民無作神羞

濟民一念對越神明

既戊午師逾(過)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美)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周)師前(在前)徒(居後衆徒)倒(回)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戎衣一著天下即定)乃反(還)商(舊)政政由(用)舊(舊法不改)釋(放)箕子囚(囚)封(封所高)比干(殺)墓(封所)式(憑而式之)商容(賢人所貶)之閭(門)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鹿臺鉅橋紂所聚之地)大賚(予)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賢之於事有能有不能居位任事必各隨其能)重(不輕)民五教(五常之教)惟食(衣食足而後知禮節)喪(謹)祭(追)惇(厚)信(有信者)明(顯)義(有義者)崇(重)德(有德者)報(答)功(有功者)垂(衣)拱(手)而天下治(無為而治)

此天地重開之氣象也釋囚封墓式閭則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散財發粟大賚則小人樂其樂而

利其利此未歸周時政事也列爵分土封諸侯也
建官位事任百官也教食喪祭厚民生也惇明崇
報勵風俗也此歸周後政事也其文理密察之政
行乎公平廣大之中物付物事付事各得其所垂
拱無爲天下自治唐虞之治恍然若存於千載之
下也

尚書詳解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詳解卷第七

洪範第六　周書

武王勝殷殺受（紂自焚而死）立武庚（紂子）以箕子歸作洪範（大法）
殷之當勝紂之當殺武庚之當立箕子之當以歸
並行而無心循天命之正由至公之理也以者箕
子之心不歸周以之歸者武王也箕子嘗言罔爲
臣僕矣然天以是道畀禹傳至箕子非武王莫可
傳也且武庚之立武王遇商有禮矣此箕子所以
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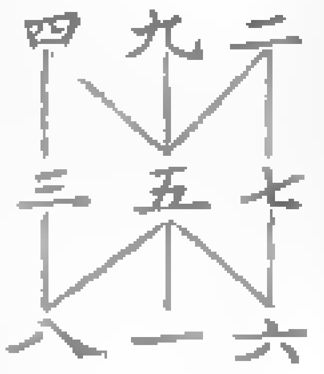
洪範（書所陳行天下大法故名）惟十有三祀（商曰祀以年爲祀緣箕子不忘商之意）王訪（問）于箕子
訪不敢屈而致謀焉則就之也

王乃（[illegible]）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默）騭（定）下民相
協（合）厥居（生生之理）我不知其彝（常）倫（人倫）攸（所）敘（[illegible]）
降衷秉彝起居飲食凡民所以生者皆天也人主
代天裁成輔相可不知乎武王豈眞不知哉聖學
無窮與湯未知獲戾之心一心也

箕子乃（思慮乃對）言曰我聞在昔（非說）鯀陻（塞）洪水（鯀以爲土能勝水敵勢大害）
汩（亂）陳其五行（五行一曰水水且則五者皆汩）帝乃震怒不畀洪範
九疇（九者如田疇之布）彝倫攸斁（敗）
九疇何嘗斁哉鯀自斁其身之彝倫也

鯀則殛死禹（子）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天豈在身外哉彝倫天理也一豪人爲不可加縣

作爲而汩之所以斁禹行其無事自然攸敘(孔云
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以出列於背數至九禹
因而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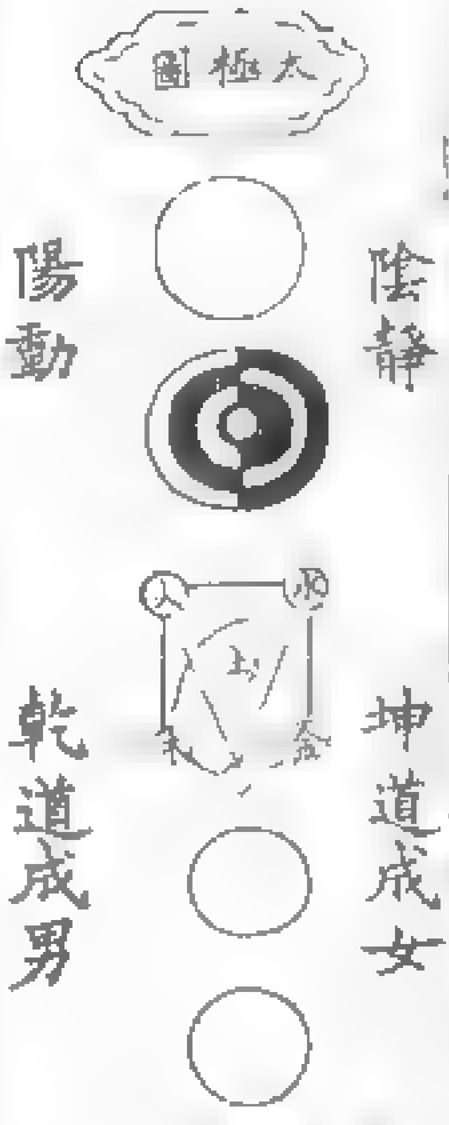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位

九五一 七五三 二七六
二九四 六一八 四三八
四五六 二五八

縱横數之皆十有五

初一曰五行 初一絶句

物莫不有初大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二氣五行之精妙合而凝化生萬物則五行者萬物之初也故次於一自五事而下皆自五行推而用之故獨不言用猶乾易不言所利而所利愈大也



次二曰敬用五事

人稟五行之秀以爲人吾身之五事即二氣之五行故次二敬者身所以修也

次三曰農(民事)用八政

身修則可出政故次三

次四曰協(以人事合天時)用五紀

出政必協天時故次四

次五曰建(立)用皇(大)極(至中)

五中數極中理爲九疇之主故次五居中

次六曰乂(治)用三德

正直中 經
剛柔 時中 權

極中也三德時中也執中不可無權故三德次皇極

次七曰明(明白不疑)用稽(以卜筮考疑)疑

前所言本末已備似無可疑至次七復謂之稽疑者聖人至公之體不敢自信也

次八曰念(念念不忘)用庶徵(以天時參人事)

稽吉凶於卜筮尤不若證休咎於天念則心與天一矣

次九曰嚮(嚮者)用五福威(威者)用六極

君子修之吉小人背之凶(出大極)福極豈自外至哉

次八言休咎所以正后身之是非也次九言福極

所以正萬民之是非也故疇以是終焉

一五行

自此以下箕子以所傳詳釋疇義也

五行順布循環無端流行無息故謂之行

一曰水(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生根陽也) 二曰火(地二生火天七成之火陽根陰也) 三曰木(天三生木地八成之) 四曰金(地四生金天九成之) 五曰土(天五生土地十成之)

生數	天一	地二	天三	地四	天五
	水	火	木	金	土
成數	地六	天七	地八	天九	地十
天數五陽	一	三	五	七	九
地數五陰	二	四	六	八	十

此五行自然之數也

水冬位 仲冬一陽生故爲水數

火夏位 仲夏五月陰不奇必以耦故以季夏二陰生爲火數

木春位 仲春二月陽不耦必以奇故以孟春三陽生爲木數

金秋位 仲秋四陰生故以爲金數

土四季 春季爲先故以五陽生爲土數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從人)革(改)土爰(□是)稼穡(春曰稼秋曰穡)

此五行自然之性也

潤下作鹹(水下至海爲鹹) 炎上作苦(炎焦作苦) 曲直作酸(幹枝花實則酸) 從革作辛(生於而辛) 稼穡作甘

此五行自然之味也天生五行民並用之明其性別其味不得而略也

二五事

形色天性物則也所當從事

一曰貌(木) 二曰言(金) 三曰視(火) 四曰聽(水) 五曰思(土)

始孩而貌稍長而言於是能視能聽而思終焉(呂云)孔門四勿視聽先言動箕疇五事貌言視聽者顏子爲己舉目皆用工之地人君動容作命天下觀聽繫焉故也

貌曰恭言曰從(從理)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通微)

此踐形之學所謂敬用也恭從明聰睿形色中本有此性特不敬用而非有事焉則失之耳曰如水曰潤下云者本然之體也

恭作肅(工用肅動容貌端信) 從作乂(出言皆理之治) 明作哲(無不知) 聰作謀(善謀) 睿作聖(體)

自其本體而用工焉則德成矣夏云作成也

三八政一曰食(食粒) 二曰貨(貨財) 三曰祀(祀報本反始立國先立宗廟作器先祭器) 四曰司空(度地居民) 五曰司徒(教民) 六曰司寇(刑奸) 七曰賓(賓禮命官) 八曰師(軍旅)

食爲急貨次之食貨足則報本神得其所而後民安其居逸居不可以無教弼教不可以無刑此內

治也來庭焉則賓之不庭焉則師之此外治也。
此即周官六典之所從出也食貨冢宰之職祀賓
春官之職師夏官之職也
四五紀
五者人事之經紀不協則先時後時紛亂無統矣
一曰歲 紀四時 二曰月 紀一月 三曰日 紀一日 四曰星 二十八宿迭見以敘氣節 辰 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 五曰曆數 以日月星辰之度數作甲曆以授民時
此堯典羲和之事也(一說)歲爲歲星每歲歷一辰
十二年一周天月顯乎夜日行十三度有奇日顯
乎晝日行一度星辰即歲月日所行之次
五皇 一曰大中 一曰君 極 至

(龜山云)極其大則中可求止其中則大可有皇極
之體也(一云)皇君也猶言主極有極者天建極者
君也朱氏專主至之說有皇極辨
皇建 立 其有極
極率性之道也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聖非豐愚非
嗇也特凡民有之而不能有其有必有聖人焉立
之此修道之教也
斂 聚 時五福 聚五福於此則福皆於此 用敷 布 錫 與 厥庶 凡 民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取福不能者敗
之以取禍福非極外物也聖人先會此極則福聚
於聖人矣遂敷之訓而還以立民之極則福散於

民矣
惟時厥庶民于 往 汝 君 極錫 與 汝保 守 極
極本民所有也民不能有賴君之教而有遂以此
極爲君之極君者萬民之取中一民弗保君之職
有虧故曰錫汝
凡厥庶民無有淫 邪 朋 黨 人 臣 無有比 私 阿 德惟皇
作 起 極 凡庶民所以無淫比以君能立極
極性之所固有者也淫比習之所當無者也固有
者有則當無者無有矣此天理人欲之界限也
凡厥庶民有猷 謀 有爲 能爲 有守 執 汝則念 志 之 不
協 合 于極不 亦不 罹 入 于咎 罪 皇 大 則受 容 之而 汝 康
安 而色 載色載笑 曰 民言 予攸 所 好德汝則錫 告 之福 中極
時人斯 則 其惟皇之極
有極而無淫比則天下皆可教之人矣故此下詳
言設教之術猷爲有守能進取者也固當念之不
協不罹有所不爲者也亦當受之隨其氣質色笑
以教之而其好善之機動焉則隨以嚮用之福利
導而大歸之極皇極聖人其委曲成就斯人如此
也一以曰好德爲君之言
無虐煢 單 獨 弱 而畏高明 强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 進
其行 德 而邦 國 其昌 盛 凡厥正人 才德兼全能正之人 既富 祿 之 方
又 穀 善之 汝弗能使有好 愛 于而 汝 家 國 時 此 人斯 則

其辜罪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爲汝用咎罪
聖人之教一公平之心而已不陵弱不畏彊惟於其有才者進之德以立邦家之基而已此正人之必富且穀所以勸天下之善以興民俗也苟正人不見尊用以無好于而家焉則人不知爲善之福斯其辜而無好德矣於此時而方欲以錫福誘之何及也○夫人之生均稟此極而其氣質則不無上智下愚中人上下之間焉上智者不待教皇極之教爲中人設故利導之術不得而不詳此綏猷爲后之責也不然則陷吾民於其辜而脅爲自暴自棄之下愚矣可乎哉

無偏不王無陂不平遵用王從守王道無爲王無駁雜之意之義無有作私意妄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義路也道若大路然無偏己私無黨人私王道蕩蕩大而難名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平而易見平和平台無反如身當仰而反無側如身當其側王道正直正道皇極之本體會出而動合其有極歸而入而靜歸其有極
此聖人所以建極之本有諸己而後可以求諸人聖人將以極教人必先置吾身於醇粹之地遵者用工之始也力去其所謂妄作以遵之自外而入之辭也至蕩蕩以下則人欲淨盡天理混融無事於遵而出入往來無往非極矣極之在我者全而以之建極何難焉呂云此反復吟咏皇極之體先有會而後自歸會如會聚之會歸如歸宿之歸（一云）君會極則民歸極

曰箕子曰皇極之敷言布敷是彝常是訓教于帝天命之謂性其訓修道之謂教凡厥庶民極之敷言君之言是訓自更相教是行踐履以近天子之光性之覺曰箕子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承道之責
此箕子總結前說也皇極之教秉彝之天而已帝降之衷君民同一初性天光湛然虛明洞達何間而有氣質之異習而遠焉未覺者視先覺始相絕遠矣然其本同之性未嘗泯也有聖人焉以天訓之而民從以君之訓我者父詔子兄詔弟更相訓而行之則天性一覺而民之天即天子之天矣覺有先後覺則無先後先覺後覺均一覺也而豈其遠而此天生烝民而王者代天作子又能全上天不全之功以更生之乃元后作民父母之職分故箕子於皇極之疇以是終焉（一云）此民頌君之辭

六三德
此時措之宜也人謂剛柔非皇極之德不知乃以納民於中所謂舉偏補弊如易之大過理本無過大過者乃所以使之無過也
一曰正直
此皇極之本體也中也
二曰剛克勝於柔三曰柔克勝於剛
此皇極之用也權也

平康(之時)正直(用正直)彊(暴很)弗友(順)剛克(以治刑法)燮(和)友(順)柔克
(勸以辟賞)
此時而措之也周禮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
典刑新國用輕典正直行所無事剛克所以抑其
過而柔克所以進其不及權所以爲中也未可與
權是不中也非中之外別有權也
沈(以也)潛(藏)剛克高(天)明(顯)柔克
剛勝矣而沈潛之使不流於暴柔勝矣而高明之
使不流於委靡此抑揚之妙剛柔所以不離於正
直也(孔云)沈潛謂地雖柔亦有剛能出金石喻臣
當執剛以正君高明謂天爲剛德亦有柔克不干

四時喻君當執柔以納臣(呂云)沈潛重厚之人教
之以剛高明有才之人教之以柔
惟辟(君)作福(慶賞)惟辟作威(威刑)惟辟玉食(珍)臣無有作福
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汝)家凶于
而國人(臣)用側(不正)頗(不平)僻(不中)民用僭(越)忒(差也如魯三家晉六卿)
此言操利勢以用三德也名分嚴然後闔闢運量
由己推移否則德將安施乎惟辟所以嚴一人之
分也臣無有所以安天下之分也(呂云)中者天下
之大本人君亦天下之大本臣有之是二本也非
中亦非權矣
七稽疑

擇建立卜(龜)筮(蓍)人乃命卜筮
蓍龜至公無私之物必擇人之至公無私者乃通
乎蓍龜
曰雨(兆霏霏以雨)曰霽(兆霽霽以雨霽)曰蒙(兆蒙暗以霧蒙)曰驛(兆絡驛相連屬)曰克(兆交錯相勝)
此龜卜也灼通視其兆之形
曰貞(內卦靜而正)曰悔(外卦動而悔)
此蓍筮也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揲蓍以
成文卦內外
凡七卜(龜)五占(蓍)用二衍(推)忒(差疑)
以卜筮推知其忒而防悔吝
立時(是)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周官三兆曰玉兆瓦兆原兆三易曰連山歸藏周
易俱有三法故必建三人從二人從衆也
汝(君)則有大疑(如遷是謀營祭)謀及乃心(先盡己志)謀及卿士謀及庶
人(謀詢)謀及卜筮(昆命元龜)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
是之謂大同(順)身其康彊子孫其逢(遇所)吉
此成王定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之事聖人
與天地萬物爲一無所不順流慶無窮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此如盤庚遷亳筮龜無心之物既從則他雖有逆
或別有私心何妨於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此如周公誅管蔡之事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祭祀)吉作外(征伐)凶

聖人洗心滌慮假無私之物以寓吾誠一有不從必有未盡作内猶可作外則必不可矣

龜筮共(皆)違(背)于人(皆從)用靜吉用作(動)凶

汝卿士庶民從矣何拘於枯莖朽骨哉古人卜筮與後世異此理此義至精至微蓋有天下舉以爲然而不知又有未然者歟

八庶徵(以天之五氣時與恆驗君之五事休與咎)曰雨曰暘(日)曰燠(暖)曰寒曰風曰時(五行往來之時)五者來備(皆以時至)各以其敘庶草(舉其細則大可知)蕃(盛)廡(豐)一極備(多)凶一極無凶

來備以敘休徵也極備極無咎徵也

曰休(美)徵(驗)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明)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各以類應若桴鼓影響也天人豈相遠哉

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逸)恆燠若曰急(切迫)恆寒若曰蒙(闇)恆風若

蒙視聖不啻天壤何爲以蒙對聖蓋純一未發之蒙能養其正即作聖之功矣

曰王省(察)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易位)百穀用(以之)成乂(治)用明(修)俊(賢)民用章(顯)家(國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前所言以天證人此所言以人法天也王總其綱卿士師尹理其目尊卑繁簡不易位則爲休否則咎矣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星之好無常也日月之行則有常自有體統若不可有所徇也然月之行乃有從星而風雨何也然則安可謂治之自有體統而恝然不從民欲乎

云月失道妄行則風雨

九五福一曰壽(百年)二曰富三曰康寧(無疾病)四曰攸(所)好德五曰考(成)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順理者自與福會逆理者自與極會兩開其端所以使民知所趨向也然豈可盡委之民哉董仲舒謂堯舜行德而民仁壽桀紂行暴而民鄙夭此又人主爲民之極者之責也五福不言貴者外物也弱何以與於六極蓋學者大患在不能自強於善或牽引於惡而不能自拔者皆懦而無力者也

武王既勝殷封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旅獒第七

西旅獻獒大保作旅獒

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致貢厥獒大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舟車所至霜露所墜莫不來往而旅獻獒焉武王固嘗驅虎豹犀象矣獒奚爲而來哉

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明王謹德以來四夷其所獻自服食器用外無異物也且不以奉一身而公之天下又以至公大同之中必文理密察而昭德所致與寶玉之分各有差等焉凡人受其所分之物即明王得之所獻之物初無改易之異然無替服庸展親所以能行乎異姓同姓之邦者惟有德寓乎其物之中故耳若獒之珍奇則豈遠人所當獻而又豈一人所可昭德之物哉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

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狎侮之病惟盛德之至者無之下是或不免可不謹乎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人心不可不重用也入此則出彼入彼則出此所作所貴所寶其界限之嚴必如此而後可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九仞虧於一簣可以獒爲細事而不加謹乎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允迪非姑言之而已茲一念也民業之安王業之所繫焉其本至近其效至遠此召公所以拳拳也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金縢第八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

坐南北面何北周公立焉植璧植三壇以秉珪手秉之乃告太王
王季文王史史官乃冊祝執冊而祝曰惟爾元孫某冊本書武王名史作書諱
之代以身遘遇厲危虐暴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大子武王於文王爲子之
責疾不可救于天以旦名周公代某之身予仁若考父能多材
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大孫武王於太王王季曰孫不若旦多材多藝
不能事鬼神乃命受命于帝天庭敷布佑助四方用能
定安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
失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長有依北歸今我即就
命命王于元大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待爾
王于命多代之命爾不許我我乃屛藏璧與珪歎切之卻乃卜三龜王兆反兆
石兆一習因吉啓開籥鑰見書所藏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兆王

其罔害于小子新命受命于三王惟永終王長年是圖謀
茲二王攸俟能念予一人使武王疾瘳公歸乃納藏冊祝冊于金縢黃金
縢縅之匱中王翼次日乃瘳疾愈
壽夭定數死何可代或謂周公忠愛所迫不暇顧
理非也公之心天也天莫之爲而爲公之誠意亦
莫之爲而爲於此可以見天命一原之理矣
武王既喪疾瘳後四年死周公以冢宰攝政管叔以已爲兄而周公以弟居己上與蔡霍挾武庚以叛管叔及其羣弟武王母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周公次蔡叔霍叔乃流播言於國曰公將不
利於孺子成王幼冲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法誅管蔡我無以
告我先王不誅管蔡則周室危何以見先王於地下周公居東東征武庚二年不忍違則罪
人二叔武庚斯得伏辜于後公乃爲詩以貽與王名之曰鴟鴞

見詩鴟鴞王雖不盡悟王亦未敢誚讓責公秋大熟未穫刈天大雷電以
風禾盡偃倒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爵弁以應
天以啓金縢之書請命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
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祝史與百執事昔從周公請命者對曰
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必不穆卜昔
公勤勞王家惟予沖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顯
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迎我國家禮亦宜當之
王出郊村迎周公天乃雨反回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
凡大木所偃扶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天人之際間不容髮其驗至切也

大誥第九 周書

武王崩三監武王克商分畿內爲三國邶封武庚鄘封管叔衞封蔡叔以監殷及淮夷奄一屬叛
周公相成王將黜絕殷作大誥
大誥王若曰猷大誥爾 越爾御事
周公攝政以王命
弗弔周道不至天降割害凶于我家不少延長洪大惟思我幼
沖人嗣繼無疆限大歷數天曆服五服弗不造作哲迪導民
康安矧況曰其有能格至知天命
此自歎偶速々小任重也
已發端歎辭予惟小子若涉淵水渡水予惟往求朕攸濟難渡
敷布賁大貝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文武之業
此言難〻當必濟而前人之不可忘也

予不敢閉蔽于天降威用大威用以征伐寧王寧王謂文王也言安天下之王謂武王遺
我大寶龜國鎮紹介繼天明即就命曰言卜有大艱難事于
西土周為西土鄙西土人亦不靜安越於茲此后蠢動衆殷殷小小腆
誕大敢紀紀其敘叙緒天降威武王崩而管蔡東書知知武庚我有國有
疵疵也管蔡民不康曰武庚曰予復復舊舊業反鄙鄙我周邦
寶龜即命大誥一篇綱目也事至於天而定矣
今蠢今翼大日民獻賢有十夫人予翼輔以于敉安
寧以武武事圖圖功我有大事休美朕卜并吉一龜皆吉
十夫予翼卜并吉焉人謀鬼謀之大同也休吉何
疑焉夏云前言寶龜武王崩後所卜也此言卜吉
將征武庚之初也

肆故予告我友順邦君越及尹氏庶官之正庶士上中下士御治事
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往伐殷逋亡播亡臣
武庚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難大民不靜
亦惟只在王王成宮邦君公成室越謂予小子考翼
不可征伐武庚王害何不違卜
王以卜吉告邦君御事矣而邦君御事顧以艱大
為疑至謂民之不安咎在王與周公且謂予翼之
夫當察而未可遽信至并卜而欲棄之焉此大誥
之所以不得不作也
肆予沖人永長思艱艱大之說曰嗚呼允信蠢動鰥寡哀可憐
哉予造為天役所使遺用大投畀艱于朕身越於予沖

人不卬我自恤
邦君艱大之說非也然而有是說予亦長思之矣
征伐之舉使鰥夫寡婦思其子從軍誠勞動也然
天方役我遺投以艱大之責我雖欲自恤不可得
也而豈故欲勞民也哉
義以義爾邦君越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
勞于恤憂不可不成乃寧安考文王考圖功
此責以大義言爾當以無毖安慰我而可以艱大
疑我乎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廢上帝命天休美于寧王
興我小邦周有天下寧王惟卜用克綏安受茲

命今天其相助民矧況亦惟卜吉用
此以寧王證卜之不可違也
嗚呼天明顯畏可畏弼輔我丕丕基
丕基而使之丕丕也而何艱大之疑乎
憂勤啓聖多難興邦其降威之可畏乃所以弼其
王曰爾惟舊人舊人謂邦君御事中擇出事文武者爾丕大克遠省察爾知
寧王若如此勤勞哉天閟塞毖勞我成功所所之予不敢
不極卒終寧王圖事
寧王之興也亦勞矣則今之閟塞勞毖乃我成功
之所也敢以艱大自沮而棄寧王之勤乎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輔忱辭其

考(察民 文成)我民(民謀天輔)予曷(何)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
亦惟用勤毖我民(勞之者所以定之)若有疾(因疾而慎毖以勞而圖安)予曷敢不
于前寧人攸(所)受休(休命)畢(終)
我之毖民之毖一也皆天所以畏而弼之也何可
疑其畏而不察其爲弼乎
王曰若(如)昔(前日稱意孔云順古道)朕其逝(已往)朕言(亦言)艱(大艱)日(日日)思
(承思上言以曰受至今)若考(父)作室既底(定)法(規模)厥子乃弗肯堂(為基)矧
(況)肯構(立屋)厥父菑(田一歲)厥子乃弗肯播(種)矧肯穫(刈)厥
考翼(以敬其事)其肯曰予有後(子)弗棄基肆(故)予曷敢不越
(於)卬(我)敉(安)寧王大命
汝艱大也說我亦遲遲思之矣然終不可已者何

也譬之父底法菑矣而子弗堂播焉則父之敬事
創業者必以不肖子目之矣肯曰其能不棄基乎
如此則寧王大命卬何敢不敉也
若兄考(王周公自喻)乃有友(喻諸監)伐厥子(喻民)民養(勸養民者喻邦君御事)其(可其)
勸弗救(乎)
前堂播之喻以自責此民養之喻以責邦君御事
王曰嗚呼肆哉(語辭言)爾庶邦君越(及)爾御事爽(明)邦
(國謂)由(用)哲(明哲人)亦惟十人(民獻)迪(蹈)知上帝命越(於)天棐
忱(誠)爾時(時)罔敢易(變)法(法)矧今天降戾(罪)于周邦惟
大艱人(謂四國)誕(大)鄰(近)胥(相)伐于厥室(室周)爾亦不知
天命(者)不易(輕變)予永念曰天惟喪(亡)殷若(如)穡夫(去草)

予曷敢不終朕畝(以終所畝黜殷)天亦惟休(美)于前寧人予曷
(何)其極(盡)卜敢弗于從(從天)率(循)寧人有指(意)疆土矧
今卜并吉肆朕誕(大)以爾東(東征)征天命不僭(差)卜陳
惟若茲
天之眷寧王至矣何待卜而後知乎我敢不從以
率其疆土也不卜且可無疑況又卜并吉而東征
之舉尚何疑乎

微子之命第十　周書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名)代(代武庚)殷後(封於宋存湯祀)
作微子之命
〔史記宋世家〕武王克商微子啓抱祭器造軍門肉

袒面縛左牽羊右抱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
微子使復位至殺武庚後封之宋
微子之命王若曰猷(發語辭)殷王元子(長子)惟稽古
崇德象賢統承先王(湯)修其禮物
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
無窮
夏尚忠　商尚質　周尚文
黑　白　赤
此稽古也可以觀三代易世至公之意矣○周命
維新車旗正朔本末數度皆一新矣而宋得獨修
商之舊焉消息盈虛如循環殷因夏周因殷其或

繼周百世可知先王禮物之不修後聖有作扶採
之用何所稽考自微子至戴公止得商頌十二篇
孔子刪詩五篇而已禮物不修之故也○後世廢
興之際芟夷蘊崇惟恐影響之存哀哉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一也不欲聖化以和不測廣大也不匱淵深不可見皇
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其功加被于
時當時德垂後裔

此崇德也齊聖廣淵湯之全體如元亨利貞非成
王深入閫域不足以識之湯之德代虐以寬而已
傳以謂湯尚嚴商人先罰而後賞豈知治體者哉
六百年之基一寛仁耳如霸者之機巧智術加於
一時則有之能垂於後乎

爾惟踐行修進厥爲猷道舊久有令善聞譽也篤實則輝光恪
敬慎克孝肅恭神人此孝道也予嘉美乃汝德曰篤厚不忘
不訓上帝時歆享下民祗協庸用建立爾于上公尹君
茲東夏宋在亳東

此象賢也

欽哉往敷乃訓教慎乃服所命今以上公九服之命率循由行典
常以蕃屏王室弘大乃烈祖湯律齊乃有民永綏厥
位毗輔予一人世世享德善萬邦作式觀法俾我有周無
斁厭嗚呼往哉惟休惟爲美政無替廢朕命

惟休之語從容涵養無一語及武庚之事聖賢所
過者化天討天命何心哉殺武庚義氣秋殺也封
微子和氣春生也

唐叔成王母弟得禾異畝同穎德同以歸周成王之時也獻諸天子王
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王命禾旅陳天子之命作嘉禾書亡命君亦嘉禾

武庚叛而周公出微子封而周公歸

尚書詳解卷第七

後學成德挍訂

尚書詳解卷第八

康誥第十一　周書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三監既伐商之大家世族皆遷洛周公君陳畢公始中終之所式化也其存而不遷者爲餘民衛地康叔所封也

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作洛邑者欲以遷商民也命康叔者所以撫不遷之商民也脉絡正相關係卜洛之先已封康叔矣當宅洛時臣民畢會誥於時作焉所以大警衆也故不曰命而曰誥云○大誥東征所作書也前此誥雖作而人方爲疑猶未盡孚至此大和會乃洪前日大誥之意而發明之則人無不孚者矣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愼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自古明斷之君多恃其明而於細微之失不復知文王以丕顯明德而曰謹曰不敢於庸祗威豪釐不苟焉此王業所以興也然文王之本心不過修我之一二邦耳至西土怙冒而天命歸焉則非其心也故終逃之其身而後不能逃其子焉以文武艱難如此然後汝康叔得此東土爲諸侯可不深自警歟林云此篇首尾多及刑左傳曰周克商蘇忿生以溫爲司寇立政所謂司寇蘇公是也又曰康叔爲司寇則成王時繼蘇公者康叔也康誥之作雖使即封亦并告以司寇誥姦之事故書有曰外事外庶子外正者以衛言也曰內者司寇之事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遹文考矣又求之殷哲王商耇成人猶未已也又求之古先哲王凡羣聖心傳之妙制作之法悉聞

悉見則學問精深衆理該貫道之大原其出於天者裕然在乃身而後王命可以不廢矣曰不廢者言至此僅可免過而已人臣職分豈易盡哉必如舜與曾子方能不廢父命必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叔懋之哉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衛之封以商民恫瘝汝非可忽以爲富貴之具也天可畏而難諶民可見而難保皆爾侯憂責也可二爾心乎乂民亦所以奉天也民情難保召怨之端不在大小必於其不順不勉者而順之勉之爲則庶幾可以無怨矣於以弘王助王應保作新定宅天命皆以汝小子是望可不勉諸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司寇事也虞書宥過刑故之義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若疾若子以待吾民可乜刑可輕刑殺劓刵之乎一說非汝封得刑殺人也又不可使刑殺人不出於汝封句又曰下亦如上文非汝封得劓刵也又不可使劓刵人不出於封汝承上省文耳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此衛國事也用法天下通用然殷罰又衛之民所素習也故師之服念之久謹之至(孔)司寇絕句司主師衆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此申言上意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以汝之心知朕之心尚德不尚刑而已民有自得罪而人無不惡以至不得不刑焉此豈朕心也哉

王曰封元惡(自得罪爲大惡)大憝(已大可惡)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敬)服(幹)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養)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養)子哀(勸勞)大不友于弟惟弔茲(至此)不于我政人(爲政之人)得罪(得罪于天殺之)天惟與我民彝(天所降民彝)大泯(滅)亂(…)曰(…)乃其速由(用)文王作(立)罰(…)刑(…)茲無赦不率(…)大戛(可擊之)

自得罪者人可惡刑之尸非朕心況不孝不友而亂民彝者乃政人不教之罪於此不自責而思正身以率之乃徒欲罪而憂擊之又可乎哉

矧惟外(衛)庶子(掌公族)訓人(掌教)惟厥正人(長人者)越小臣諸節(有符節者)乃當別(分)播(散)敷(布)造(成)民大譽(…)弗念(此念)弗庸(用)瘝(病)厥君時(是)乃引(長)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皆)殺亦惟君惟長不能(教善)厥家人越(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用)裕(寬)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喜)

民彝泯亂且當自責矧庶子正人諸節乃臣職之當播敷造譽者顧不念庸以病其君焉於是以其可惡而速殺之是汝爲人君長不能正家以正人徒尚威虐而小臣外正亦效之矣豈天命汝以德義之意乎汝知刑之不足尚則必敬敷五教在寬而以文王之慎罰爲法可也汝能法文王之敬忌而自任曰有及焉是乃予尚德之意也而予云胡不懌乎

王曰封爽(明)惟(思)民(當)迪(導)吉康(之道)我時(是)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起)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之善)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刑不可尚則有迪之以德而已人無有不善無迪之而不從者若不迪則是上之人自無善政非可徒咎之民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鑑先王)告汝德(德)之說于罰(謹罰)之行(事)今惟民不靜(安)未戾(定)厥心迪(導)屢(…)未同(…)爽(明)惟(思)天其(或)罰殛我(化民不能)我其不(敢)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不大不多…)矧曰其尚(猶)顯(大)聞(上聞)于天

既不咎民則當自責而已先王之明德謹罰不可不監也民之迪而未同是我君師之責未盡天且罰我我不敢怨也王曰責如此叔當如何罪未有不自微而著者叔其兢兢焉可也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結怨)勿用非謀(正言)非彝(常道)蔽時(是)忱(…)丕(大)則(法)敏(疾)德用康(安)乃心顧(…)乃

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非謀非彝則結怨於民矣不可用也惟明善而守之以誠康焉顧焉遠焉躬自厚而薄責於民寬裕優柔納民寧謐則汝予嘉而肯瑕殄之乎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此篇將終警叔以深領其告命也孔云天命不于常有國土當明汝服行之命夏云無殄絕其享上之意高聽殷上古王遠大之事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誥汝乃以殷民世享

此申前意而期以無窮之效也

酒誥第十二　周書

紂爲長夜之飲臣下化之此當時大病故一書專戒之

酒誥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紂沉湎之化溺人者深故文王所以訓其屬者朝夕不息謂夫所以置酒者以奉祀事耳外此而湎酒者則得罪於天而喪德喪邦矣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誥毖庶邦下至小子者謹其初也既教之又使其祖考自教之謂酒小節也而大德之敗實自此始故愛土物者所以臧厥心小大一也爾小子謹無以不飲爲小德而忽之彝酒之二字正妹土受病之源懲之不得不力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前言文王所以教西土此以後成王告康叔所以教妹土粒食想遷仰事無歉至此乃得飲則其飲也有節矣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成王周公開飲酒之門不過三事祭祀用酒父母慶用酒養老用酒三者皆良心所發於適情之中有養性之術孔云羞進老成之道

丕（大）惟（思）曰爾（叔）克永（長）觀（顧）省（察）作（動）稽（考）中德
爾尚（庶）克羞（進）饋祀（祀考）爾乃自介（介然自守於己）用逸（飲福得自安適之時）
茲乃允（信）惟王正事（治中則能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順）元（善之長）
德永（長）不忘在王家
觀省之永則一動作一飲啄不少放肆得飲福矣
猶介然不自縱如此則能稽此中為此正而進於
元矣元天德也天且不違而王能忘之乎（孔云）介
大也（夏云）助也

王曰封我西土（文王在西土）棐（輔弼）徂（往日）邦君御事小子尚（庶）
克用（從）文王教不腆（厚）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
命

紂以酒亡而周以不腆酒興可以酒為小德而輕
之乎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顯道）小
民經（常）德秉（執）哲自成湯咸（皆）至于帝乙（賢聖之君之作）
成王畏相（臣）惟御事厥棐（輔君）有恭不敢自暇自
逸矧曰其敢崇（尚）飲越（於）在外服侯甸男衛邦
伯越在內服百僚（屬）庶尹（正）惟亞惟服宗
工越百（官）姓（族）里（田）居（不在仕閑居者）罔敢湎于酒不惟
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明）越尹（正）人祗（敬）辟（法）

此舉商先王不湎酒以為教也君以畏天畏民之
心畏相而臣皆以敬畏應之其不敢飲也猶有所

畏而力制也至不暇則安之矣雖誘之不為也惟
助成君德之顯使其所以正人者能敬法而已故
商人所尚敬則不飲此止酒第一節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令）罔顯于民
祗保越（於）怨不易誕（大）惟厥縱淫泆（蕩）
于非彝（常）用燕（飲）喪（失）威儀民罔不盡傷心
惟荒（從）腆（厚）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
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
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
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
虐惟民自速辜

此言紂湎酒之禍以為戒也

王曰封予不惟（但）若（如）茲（此）多誥古人有言曰人
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
其可不大監撫（安）于時
監殷撫民於叔乎望誥之多夫豈徒哉

予惟曰汝劼（固）毖（慎）殷獻（賢）臣侯甸男衛矧太史
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賢臣為尊官者）矧惟爾
事服休服采矧惟若（順）疇
圻父薄違農父若（順）保宏父
定辟矧汝剛（力）制于酒

劼毖者敬重之也即前畏相棐恭之意也殷獻臣

侯甸男衛固劼毖之矣況太史內史宗工乎況爾
所事休采乎況國之三卿乎然將以人不可不自
毖也況汝叔又自當剛制於酒乎夏云劼毖使羣
臣不湎酒剛制使叔不湎酒也
厥或誥曰羣衆飲汝勿佚失其盡執捉拘以歸于周京師
予其將殺又惟殷外之迪所化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
庸用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
乃又不用從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
乃事時是同于殺至此乃不得不殺
曰其殺矣又曰勿殺而姑教之至教之而又不用
弗恤弗蠲乃殺之不殺者本其心殺者其大不得
已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慎勿辯使乃司民主民之臣湎于酒
此正身正官以清不飲之原也故以終篇

梓材第十三　周書

梓材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及厥臣以一國民之情達通之於大家以
厥臣臣民之情達王惟邦君爲國家之綱維通上下之情
本言之變由上下之情不通耳故妹土之化以通
一國之情爲急大家彊而難通者也天子尊而難
通者也於此脈絡相貫則亂無從起矣此爲邦之
本也
汝若順恒常越於是曰我有師師以典常之師爲師司徒司馬司
空國之三卿尹正官旅衆大夫曰予罔無厲虐殺人亦厥君先敬
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
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好生之德不特撫新國當然亦三代得天下之本
也叔能師典常而明德謹罰焉則其三卿以下皆
以不厲殺自許亦其君以敬勞先之故其往而宥
刑者亦見其君宥刑之故耳
王古啓開監民監諸侯之長如三監之監厥亂治爲民曰
無胥相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
由用以容包王成王其效邦君越及御事厥命曷何
以引養引恬安自古王若如茲此監

罔無攸所辟刑
此承前因厲殺之意古王所以啓監者爲民而無
戕虐寡必敬婦必屬視民如一體也則今王所以
命邦君者亦優游和緩以漸而安康之耳豈以刑
而操切之耶
惟曰若如稽考治田既勤用力敷開布菑去草惟其陳陳列修修治
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高牆惟
其塗塈塗茨蓋若作梓材梓木之良材既勤樸斲惟
其塗丹雘采飾
既勤喻前人創業之難也惟其喻今日嗣業之不
可不成其終也呂云周自大王王季文武積累周

公復爲定亂十巳八九今所少者隄防覆蓋粉飾而巳康叔苟不撫摩餘民復爲變亂前功皆廢矣命之之意至切也

今王惟曰先王(文武)既勤用(勤勞勤恭不遑暇食)明德懷(懷來)爲夾(夾輔)庶邦享(來享)作兄弟(如親)方(萬方)來亦既(盡)用明德(文武以德)后(成王)式(用)典(文武舊典)集(合)庶邦丕(大)享皇天既付(托)中國(禮樂)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大也)王(今王)惟(事)德用和(調)懌(悅)先(後)後(推)迷民用懌(悅)先王受命(天付民)

此以實前既勤惟其之論也先王既勤德以懷庶邦矣今王可不式典以益集之乎惟皇天以中國民托之先王以其用德之勤故也於中國民之中有迷民焉天與先王之意必不懌矣今王得不純於任德以和懌迷民者而懌先王受命乎(一云先迷民紂之民後迷民武庚之民

已(歎辭)若茲監(以監)惟(而思)曰(言)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用德者王也而體德以施之民者監也故致歎以深望康叔謂吾心所欲將萬年惟王世世保民而無有閒此用德之意者爲監分吾民者可不深長思耶

召誥第十四　周書

成王在豐(豐文王廟在焉)欲宅洛邑(土中受四方朝會道里均)使召公先相(視)宅作召誥

后稷封邰公劉遷豳岐西北四百里大王遷岐邠西五百里文王都豐岐東南三百餘里武王都鎬豐二十五里史記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其言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岳鄙顧瞻有河粤瞻雒伊無遠天室營周居於雒邑而後去是宅雒武王本意而未成者也至周公相成王致太平將歸政遂營洛邑以居九鼎會諸侯而王都則常在鎬平王東遷始都洛而鎬爲禾黍矣

周公作洛有二

瀍水西郟鄏爲都定鼎曰王城曰東都瀍水東遷頑民曰下都成周王城在西下都在東春秋王子朝在王城曰西土敬王在成周曰東土或云成周王城下都總名

召誥惟二月既望(十五日)越六日乙未(二十一日)王朝(早)步(行)自周(鎬)則至于豐(告文王廟)惟太保(召公)先周公相宅越若(惟王命)來(之)三月惟丙午朏(初三)越三日戊申(初五)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吉)則經營(規度朝市宗廟郊社之位)

太保二月二十一日離豐三月六日至洛豐至洛不必半月經涉之久者在道審定規摹至洛舉而行之耳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
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
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既得卜一日乃攻位者相視籌度而後興工築也
五日位成者庶民攻之不日成之亦見其不窮奢
侈不待曠日持久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
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
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
命殷庶庶殷丕作
達觀之後三日而祭天明日而祭地又七日而命

役邊廷十餘日者事愈大則動愈遲反覆經營規
模全備用工之後不遑於素蓋不於斧斤紛紜之
時始有商議也庶殷雖民也而丕作緣來動和之
妙如此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
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
事
洛事畢周公將歸召公以戒王之辭使周公轉達
之王告殷自御事此旅王大意下文乃申言之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
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

其奈何弗敬夫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
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
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
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
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敬天德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
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
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
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
能稽謀自天

夏殷之與天一如此今皆墜命其可常乎前人
其可恃乎惟有老成不特可以考古道況可以明
天道則庶幾可以永保天命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
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民一也而其中有小民焉有民碞焉尤王者代天
子民中天下而定四海者所當加意也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
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此召公舉周公之說以證自服土中之論也作大

邑則有大規模大功業所以配天祀神治民而致
命之成民之休者皆在此可不重歟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
不可不敬德
性本善也習之遠而有不善焉此介于周則節而
日邁其善之天還矣然又當祗德以先之不可徒
誘之御事而已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
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
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

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
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
嗣若功
國之興亡長短既視之又視之其敬不敬耳
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
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
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
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邑之新政之新天命之新也敬則永矣其祈也其
諸異乎禱祈之祈矣天之命曰其未可必也哲之
貽曰自所可必者在我而已祈者未定之辭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
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
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非彝者民之過也王可以其過而亦敢過於嚴刑以
治之乎若欲有功惟在德元元則如天之覆民皆儀
刑而王之顯何以加此（孔云）若順禹湯所以成功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
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
小民受天永命
君臣祈天永命在小民而已民惟邦本國之興亡

不在諸侯不在姦雄盜賊止在小民之身故召誥
屢致意焉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
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
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
王能祈天永命
前言小民此并合讎民友民為一以待王之威明
而保受之則所以祈天之道盡矣抑此在王之能
而已予何力之有焉故曰非敢勤而用供王者所
以歸重於王室矣

尚書詳解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詳解卷第九

周書

洛誥第十五

大甲復亳成王卜洛而伊尹周公告歸所以處大臣之變嚴萬世之防也然周尚有頑民未定故公未得遽去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使來告卜作洛誥

此序與召誥相顧成文

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還）子明辟（君政）

先此周公攝政王之爲君未明也今公歸政而王即政則爲明辟矣

王（向日）如（若）弗敢及天基命（文王命之始）定命（武王命之成）予乃胤（繼）保大相（視）東土（洛在鎬東）其基（始）作民明辟

向也王如恐不能及文武之基命定命也予乃繼保之以營洛。洛邑既成則中天下定四海王其始爲民明辟矣

予惟乙卯（攝政七年二月十二）朝至于洛師（衆所在）我卜河朔（北）黎水（卜不吉）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王城定鼎之所漢河南令河南）惟洛食（先用墨畫龜兆順食之兆）（而行如食則吉）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下都遷殷民之所）伻（使人）來以圖（地圖）及獻卜（兆）

召公前卜定鼎之所矣未卜遷殷之地故周公至洛并兩地皆在卜之。黎在河北去紂都近商民所欲周公不欲重拂民而天意不在也乃渡河南而卜焉洛在澗西瀍東故瀍東澗西皆歸之洛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美）來相宅其作周匹（配）休（天休命）公既定宅伻來（句）來視（示）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王與公）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求公誨言）

公復辟告歸而王留之

周公曰王肇（始）稱殷（盛）禮祀（人事）于新邑咸（皆）秩（序）無文（以次秩祭無文者）予齊（整）百工（官）伻（使）從王于（往）周予惟曰庶（庶幾）有事（有大事以告天下）今王即命（當即出命）曰記（錄）功（功勳）宗（尊）以功作元（大）祀（大祭）惟命（由命）曰汝受命篤（厚）弼（輔）丕視功載（功書）乃汝其悉（盡）自教工（以百官）

定都之初肇舉盛禮享羣祀修曠典有祀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終奠中土祈洪休也人主齊祓一心對越天地以此精明放於四海助祭諸侯下逮胞翟皆有孚顒若收其放而合其離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公也齊百工以從王於洛庶幾贊新政以有事焉耳王當即出命以宗功作元祀記人之功小大有序公褒賞激勸之權以勵百工而申命以啓其篤弼之忠凡載功之書大加閱視以示羣工之教此皆王所當自服者也可

復如前日之倚重於公乎茲汝受命篤我周邦受
天厚矣弼丕當輔大天命(夏云)即命元祀公欲禮
樂自王出也王乃命公曰汝受文武之命當厚輔
我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
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
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
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
汝永有辭
前告王以自教工矣此申告以教工之道最作有
朋比朋比之禍始微終著惟擇其若彝撫事如予

者用之於明作之中有惇大之裕則永有令聞矣
漢文近惇大而無明作漢宣近明作而無惇大於
此見周之治體非後世可及也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
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
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
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此告王以統御諸侯之道也儀誠敬之寓也惟敬
能識之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
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

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此告王以教養兆民之道也
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
無遠用戾
此公與王訣別之辭民為邦本故重言之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
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惟公
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
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

夙夜毖祀
此王頌公功德而留之也文武之烈盛矣不揚之
則不進必退矣荅天和民稱祀皆揚烈之事非公
不可曰明曰光公之德文武之德也勤者所以運
此德於不息也迓迎其方來不以目前之治為足
也公之勤施至則文武之教勤益大昭明於天下
而不迷矣予小子垂拱仰成謹其祭祀而已予之
歸重於公如此公可去乎(林云)政必大臣而後明
禮則人主所當敬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
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
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
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公以文武許爲王留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
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

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
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

此立治之規摸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也恭治之原
治原自君出臣但作孚信之先而已蓋不欺者臣
之大節也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
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
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
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
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
懷德

公昔所以示王者文德而已今王使公留而來寧
殷民公既許留即告文武一去一留對越無愧遂
勉王以惠篤敘無遘疾以成寧殷之效而至于萬
年也夏云王伻來命安慰我以二卣使我明禋拜
稽以休享我以時不敢宿王命於家即以禋於文
武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
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
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

此史記當時事也

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此史記公攝政之年也

多士第十六　周書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
作多士

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洛邑始成以周公袞舃臨之於此發王命焉光景
之新繪畫莫陳序言頑民賊之也所以記其實書
云商士貴之也所以開其善

王若曰爾殷遺(餘)多士弗弔(商道不至)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受天)佑命將(奉)天明威致(行)王(大公)罰勑(正)殷命終(革)于帝肆(告爾)爾多士非我小國(周自謂)敢弋(知弋取鳥)殷命惟天不畀(予殷)允(信)罔(無有)固(堅)亂(殺紂順天道然)弼(助天)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予殷)惟我下民(皆)秉(秉心)爲(爲周)惟天明畏

味其言矜憐懇惻略無忿疾之意不知商民之爲頑也

我聞曰上帝引(退)逸(逸豫之人)有夏(禹)不適(從)逸則惟帝降格(下)嚮(在)于時(禹)夏弗克庸(用)帝大淫泆(縱)有辭(指人口)惟時天罔念聞(然)厥惟廢元(大)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代)夏俊(賢)民(人)甸(治)四方自成湯至于

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致敬祭祀德而神明之)亦惟天丕(大)建(立)保(佑)乂(治)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天心)罔不配(合)天其澤(民)

此援商代夏以爲殷監也

在今後嗣王(紂)誕(大)罔顯(明)于天(天理)矧(況)曰其有(能)聽念于先王(祖宗)勤家(創業之難)誕淫(過)厥泆(縱)罔顧(問)于天顯(明之)民祗(民之敬畏)惟時上帝不保降若兹大喪惟天不畀(紂)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亡)罔非有辭(無辜之辭)于罰(受罰)

此言紂之所以亡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大)靈(善)承(奉)帝(天)事有命(天命周)曰割(正治)殷(紂)告勑(正)于帝惟我事不貳適(上帝聽法無貳爾心)惟(故)爾(殷)王家我適(適我周)予其曰惟爾(殷)洪(大)無度(法)我不爾(先)動自(從)乃(殷)邑(自取禍)予亦念天即(就)于殷大戾(罪)肆(故)不正

此言周之不得不興也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此)其遷居(商民)西(自西北而南)爾非我一人奉(承)德不康寧(安靜)時(此)惟(是)天命無(不可)違朕不敢有後(遲留天命)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所)有册(書)有典(典則)殷(於)革夏命今爾又曰夏(夏王)迪(啓)簡(拔)在王(王所)庭有服(列)在百僚予一人惟(只)聽(主)用德(有德者)肆(故)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之責)予惟率(皆)肆(大)矜(憐)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此告以遷商之故因其以商迪簡下至懲周不用而告以用德使踐修以應周之來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奄國)予大降(下)爾四國(管蔡商奄)民命(教)我乃明致天罰移(遷)爾遐逖(遠遷東土世習)比(近)事臣我宗(周)多遜(順)

踐奄之餘嘗降命教爾矣猶未同故不得不明致罰以遷之然豈若屏之遠方者哉密爾王室正以王成爾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教)有申(重)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無)攸(所)賓(外一云賓禮外朝者)亦惟爾多士攸服(事)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庶)有

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
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
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
幹有年于兹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王
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予之忠厚乃詳告爾所以遷居之故若他人則有
威行以裁之耳蔡若是諄諄哉注云爾當是我勿
非我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也王曰之
下必有脫簡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師長尊而不親族黨親而不尊嚴厲潤澤不得而
兼焉此篇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
詛以至壽夭之際此合師長族黨之言也

周公作無逸

無逸治源也

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
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
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
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健行不息天德也君德也以無逸為所如魚水歟
林安之而不得離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

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
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
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
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
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
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
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
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此無逸之驗也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
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
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此無逸之反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
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
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
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紂在上而文王以方伯欲率侯邦以和萬民其勤
勞如是也無逸之驗如此後世猶有為文王憂勤
損壽之說以啓人主之逸如鄭玄者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暇曰今日且耽樂乃非民攸所訓為教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昔之人猶胥訓告相訓迪胥保惠善保養胥教誨民無或胥譸誑張大為幻惑此厥君亂不聽人乃訓化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法至于小大民否意不知則厥心違背怨否則厥口詛罵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蹈允哲知其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怨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止不敢含藏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君道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聚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無逸圖揭七嗚呼而列之屏眞百王龜鑑也

尚書詳解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挍訂

尚書詳解卷第十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不悅周公以居重位

周公作君奭留之

周公昔有明農之請矣不欲居成功也召公之不悅此意也或以為不悅於周公誤矣

君奭周公若曰君召公奭以名相命封爵周公如鄭貞弗弔不至殷道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業永長孚于休美若相天棐輔忱誠我不敢知曰其終後出于不祥矣

殷喪而周受之天何常哉其休其不祥我敢曰知以必之天哉惟盡吾誠而已

嗚呼君奭已當何已曰時是我在我我亦不敢寧安逸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於我民罔尤怨違背惟人在人

我不敢知惟疾敬德之說召誥言之是召公往日所言已曰在我可必而已予敢寧帝命而不念其威乎[illegible]天民一也民無尤違責亦在人召公正當與周公共圖之可去乎

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承上天下地遏絕佚失前人光在家不知何也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信乃其墜命弗克經歷久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敢克能自謂有正正君迪導惟前人又武光明德施用于我沖子成王

天之命前人之德後人未必深知也萬一有之遏佚弗經歷之禍可不凜凜○故予非敢謂能正君而其以前人光施之沖子者則不敢忽召公可不體此而勿去乎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我之道)惟寧王德延(長)天不庸釋(廢)于文王受(所受)命

天無聲臭儀刑文王求天於天不若求天於文王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治)王家

天帝一也此章對言之則見聖賢之分焉帝以存主言也天則渾然天體不可以存主言也前之尹即後之尹而後之甲戊非前之湯也成之治功在王室而精微之蘊猶愧二臣故別言之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舊學)率(猶)惟茲(此道)有陳(列)保乂有殷

湯甲戊有聖賢之異尹事湯甲有前後之異咸陟扈有優劣之異巫賢甘盤各著一朝均爲乂殷無所疑混○舍說舉盤者盤源說委(流)先河後海也一云率惟有陳以下乃總結伊尹以後一代輔相之事

故殷禮(祀)陟(上)配(合)天多歷年所天惟純(全)佑命則商實(官)百姓(民)

此輔相有人之效也夏以百姓爲百官族姓

王人罔不秉(守)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德稱(舉)用乂(助)厥辟(君)故一人有事(政事)于四方若卜筮(神)罔不是孚(信)

此亦輔相之效也王秉德以明恤內外之臣而內外之臣皆稱德以助王苟有爲焉民有不顯若者乎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定)命厥亂(治)明我新造(立)邦

天所壽者平格無私壽也保殷方切紂不平格則遽奪之矣何可常也召公能永念則天命乃固其相與亂新立之周邦可也而可去乎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重)勸(勉)寧王(文王)之德其集(合)大命于厥躬惟文王尚(庶)克修(治)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封國)叔有若閎(氏)夭(名)有若散(氏)宜生(名)有若泰(氏)顛(名)有若南宮(氏)括又曰無能往來(奔走)茲迪(道)彝(常)教文王蔑(精微)德降(下)于國人亦惟純佑(助)秉(執)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是)昭(顯)

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
哉
劉申勸詩帝謂文王之意也注以亦惟純佑爲文
王亦如殷家惟天所佐佑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
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
冒丕單稱德在今予小子旦若游大
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
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
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文武聖人猶以五臣四臣而興召公可含成王而

去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
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裕則休迷則艱矣君與我當交盡其心可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
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
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前所監者我之說公猶可辭也此文武之命尚可
辭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
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

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
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
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監殷則天威矣我二人可不自警欲使威已爲休
猶合弗當益克敬求賢以圖無疆之恤太平之時
什之後人今日則未可言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
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將成文王功以冒海隅可以今日休自足乎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
越民

天民之責至無窮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
終祗若茲往敬用治
敬則誠誠則不息民德終則天休亦有終矣
蔡仲之命第十九　周書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始猶望蔡叔之改終則已矣乃命仲周公豈藏怒
於叔哉
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
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
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

叙德周公以爲卿士(士已卿)叔卒乃命諸王(親賢)邦(封)之蔡

此史叙作書之意

王若曰小子胡(仲名)惟爾率(循)德(文王德)改行(叔行)克愼厥猷

肆(故)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就)乃封敬哉爾尚(庶)

蓋(掩)前人(叔)之愆(過)惟忠惟孝爾乃邁(進)迹(行)自身

(自何焉一國始封之祖)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子孫)率乃祖文王之彝

訓無若(如)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常親)惟德是輔民

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實文異尚)同歸于治爲惡不同

(強弱異稽)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愼(審)厥初(始)惟(思)厥終終以

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勉)乃攸(所立)績(功)睦乃四

鄰(鄰國)以蕃(蔽)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循)自(用)中

(中道)無作(作爲)聰明亂舊章(法)詳(審)乃視聽罔以側(巧)言

改厥度(常度)則予一人汝嘉(美)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

哉無荒棄朕命

成王東伐淮夷(成王即位淮奄又叛)遂踐(滅)奄作成王政(亡書)

成王既踐奄將遷(徙而化之)其君於蒲姑(齊地)周公告召公作

將蒲姑(亡書)

多方第二十　　周書

與多士辭一口出入

成王歸自奄(奄践)在宗周(鎬京爲天下所宗)誥庶邦作多方

多方惟五月丁亥(即政明年)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

若曰猷(道)告爾四國多方(四國皆殷商奄之叛者多方者天下之公也)惟爾殷侯尹

(長)民我惟大降爾命(命教)爾罔不知洪(大)惟(思)圖天之

命弗永(長)寅(敬)念于祀(祭)惟帝(天)降(下)格(戒謹告)于夏(桀)

有夏誕(大)厥逸(樂)不肯感(憂)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

終日(終日)勸(勉)于帝之迪(道)乃爾攸(所)聞厥(桀)圖帝之

命不克開(明)于民之麗(所依附)乃大降罰崇(重)亂有夏因

甲(始)于內亂(亂妹)不克靈(善)承(奉)于旅(衆人)罔丕惟進(用)

之恭(恭德)洪(大)舒(授)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貪)懫(忿)日

欽(日日欽尊)劓(成)割(害)夏邑天惟時(是)求民主乃大降顯

休(美)命于成湯刑殄(絶)有夏惟天不畀(予)純(大)乃

惟以爾多方之義民(夏桀多有知義之人桀不能用)不克(乃不能)永(長)于多

(久)享(享國)惟夏(桀)之恭(所敬)多士(賢人)大不克明保(安)享(有)

于民乃胥(相)惟虐于民至于百(百姓)爲(所爲)大不克開(明)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大)代夏作民主愼厥麗(君道)

(所依)乃勸(勉)厥民刑(刑法)用勸(勉)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

愼罰亦克用勸要(察)囚(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

(放有)無辜亦克用勸(勉于愼罰)今至于爾辟(君紂)弗克以爾多方

享(有)天之命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輕)釋

(廢)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爾辟(君紂)以爾多方大淫

圖天之命屑(有屑數數)有辭(辭民傳播)

天非棄殷也殷自棄爾

乃惟有夏(夏桀)圖厥政不集(成)于享天降時喪有邦(以易)

(七十里)間(代)之

此言桀之所以亡也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
天惟降時喪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
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
民主罔可念聽
此言紂之所以亡也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
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
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
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此言周之所以興也○靈承者承接揣循可近不

可下也克堪所謂德輶如毛民鮮克舉者也其勇
過孟賁矣力薄而私欲奪之則不克舉矣典神天
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也式教用休者天理日新左
右逢原思也或起之行也或翼之用以昌大休明
也天命周以定於一矣爾多方猶有洶洶不靖者
欲何爲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
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
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
惠王熙天之命

此望其從教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
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
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
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
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
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此戒其不從教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
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
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

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
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
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
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
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多士序商人有服在百僚之懇辭繼以大義裁之
此以大僚爲勸予奪闔闢之大用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
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
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

之罰雖遜速爾土

前勸之以賞此董之以威命討皆天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祗（敬）告爾命（[illegible]）

又曰時（此）惟爾初（汝惟自新之始）不（又不）克（能）敬于和（[illegible]）則

無我怨

王曰又曰所以形容周公拳拳之意情話已終猶

有遺語顧盼之光燁然簡冊之上也

立政第二十一　周書

無逸立政相爲經緯無無逸之心則立政方冊而

已無立政之體則勞於細故秦皇隋文之程石俾

餐矣

周公作立政

此周公告歸絕筆也治之大綱任人而已

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illegible]）

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illegible]）綴衣（[illegible]）虎賁（[illegible]）

王之尊重矣則在王左右者其可輕乎綴衣虎賁

雖微然朝夕親狎其熏陶移養之功直與伯任準

之彌綸康濟者相似此冏命僕臣正而后正意政

之大者也

孔說常所長事謂三公

常所委任謂六卿

準人平法謂士官

蘇說牧民之長曰常伯三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

以顧命考之芮伯彤伯皆以公卿兼牧任

任事之公卿曰常任

守法之有司曰準人

呂云三代書他無見意者公卿輔相之別名

夏云常伯太保也職最親故曰伯又曰牧養之義也

常任太傅也必有建明自任者乃能之

準人太師也王親以爲標準者

已用者爲三宅　亦爲三事

居事牧準之職

待用者爲三俊

有事牧準之材

周公曰嗚呼休（[illegible]）兹（在此王左右得賢）知恤（[illegible]）鮮哉（[illegible]）

此先言知恤之鮮下乃歷告以禹湯文武知恤之

事則王聽之者精

古之人迪（[illegible]）惟有夏（[illegible]）乃有室（家）大競（[illegible]）籲（[illegible]）俊（[illegible]）

尊（[illegible]）上帝（[illegible]）迪知（[illegible]）忱（[illegible]）恂（信）于九德（[illegible]）之行（[illegible]）

乃敢（[illegible]）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illegible]）

曰宅（[illegible]）乃事（[illegible]）宅乃牧（[illegible]）宅乃準（[illegible]）茲惟后

矣謀（[illegible]）面（[illegible]）用丕（[illegible]）訓（[illegible]）德則乃宅人

事 常任 任人

牧 常伯 牧夫

準 準人 準夫

此夏后之知恤也夏后惟實蹈乎此而非苟知之也故雖有室彊盛之餘方尊敬天生之賢不特招納之廣而且採納之精總名曰俊既皆籲之矣而德行有九險其鑒裁必迪以知之愉以悅之而非苟知輕信也故當時羣臣乃敢告教以宅人之要使謀之人面之已三宅重任必得大順於德者乃宅之焉而君道盡矣事牧準大臣也所謂政也政柄有歸則庶官之任蓋有司存非人主之職也孔

云夏禹時卿大夫室家大強猶招賢事天蹈知誠信九德之行乃敢告君以立政后矣猶王矣事六卿掌事者牧九州伯牧民者準平法者

茲乃三宅無義民

義罔德也非不賢也然較之丕訓德者之渾然罔猶覺圭角之露也夏三宅之選嚴矣雖偏於義德者無之也其必如皐謨所謂常吉者而後膺是選歟呂夏以禹下文言桀乃三宅之任曾無義民孔云三居以宅無義之人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此桀之不知恤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此湯之知人也湯之陟所以丕釐帝命者曰圖任三宅三俊而已用者定其位曰者定其論以待用者也如高帝之儲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周勃諸葛之儲蔣琬費禕董允姜維所以為社稷長慮也嚴事之儆式之得大賢而大受焉在商邑在四方近者協焉遠者式焉用賢之功大矣哉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此紂之不知恤而天改畀之周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

(夾夾卿)旅(衆大夫)夷(大)微(邑)盧(邑)烝(衆師)三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邑歸之王者三)阪(險危之地)尹(長)

此文武之知恤也文武之敬帝立民以知見俊宅之心而已其立政之大端曰任準牧三事矣而自虎賁至尹伯若內若外無小無大以至侯國之卿亞夷蠻內附之君長無不得人則文武之所以知恤者至矣

文王惟克厥宅(安)心乃克立茲常事(限官有常事於朝)司牧人(之政養民)以克俊(敏)有德

宅心者宅人之本也傳之以庶官約之以一心

文王罔(無)攸(所)兼于庶言(奏請詞訟)庶獄(刑獄訴斷)庶慎(兵事謹慎)惟(任之)有司之牧夫是訓(以人之)用(用所常用)違(違所當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宅心其原也罔攸兼其體也罔知于茲者所以能深知宅俊之心也

亦越武王率(循)惟(思)敉(安)功(文王一統天下之功)不敢替(廢)厥(文)義(其)德率惟謀(文之謀)從容(寬)德(不珍不貸)以並受此丕丕基

論文以心自其本原言之也論武以功自其發用言之也義德曰不敢替不得已也容德曰從其本心也(一云)用義德之賢以戡定用容德之賢以計安立政任人之意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今日以往)我(王)其立政(自我立政不可委之周公矣)立事(任)準人(準)牧夫(伯)我(王)其克(能)灼(自)知厥若(順助前所理以德者也)丕(大)乃俾(使)亂(治)相(助)我受(所受之天)民和(謂)我庶獄庶慎時(是)則勿(無)有(小人)間(間)一之自一話一言(一話一言不忘)我則末(終)惟(思)成德之彥(賢)以乂我受民

此以下望王之知恤也王前此委政於公今公歸則自今以始政自王立矣事牧準之知王當自克矣必得丕訓德之賢任之且勿間以小人一話言間末惟成德之彥然後任之勿貳而可以當上天托民之責矣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美)言咸(皆)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文德)子(子孫)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正人一云正道)是乂(治)之

文王罔兼也而可誤乎必得正人以治之可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與下一章三立政字誤一書之大目當作絕句)立事(王說句)牧夫準人(宅之)則克(能)宅之(使宅其官矣)克(又能)由(因其行事)繹(尋思)之茲乃俾乂國(商周治國)則罔有立政用憸(小)人(捷給)不訓(順)于德是(使君)罔(無)顯(名)在厥世

宅之則人與位相稱繹之則表與裏相符乃俾之則一聽其所為矣難於先使小人不得投其隙易於後使君子得以盡其心反是則罔顯矣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用專)吉(順德)士用勱(勉)相(助)我國家

此用前俾乂罔用之法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重事）惟（專擇）有司之牧夫（養民（一云）以養民之賢用刑）

前言庶言庶獄庶慎次言庶獄庶慎至此專言庶獄獄民命所係所以祈天命長王國者在焉他事誤猶可改獄可誤乎勿誤獄而擇牧夫則有生之者無傷之者矣

其克詰（治也）爾戎兵（車馬器械）以陟（升）禹之迹（芒芒禹迹畫爲九州）方（猶）行天下至于海表（蠻夷也）罔有不服以覲（見）文王之耿光以揚（發）武王之大烈（功）

兵刑之大者刑之誤且不可況兵乎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必安不忘危有奮張無惰偷使奸萌潛折然後前人之光烈不墜周官巡侯甸征不庭克践此語矣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吉）人

曰吉曰常德也憸人則才者也有德之人如穀粟布帛得之生不得死一日不可無也而重遲木訥不能與小慧新進者爭長於頰舌之間世主惑於取舍而治亂分焉故周公於卒章特慨歎而申告之

周公若曰太史（太史當書簡以垂後世故呼而告之）司寇蘇公（蘇忿生爲武王司寇）式（用）敬爾由（用）獄（重民）以長（久）我王國茲式（治獄者當以此爲法）有慎以列（條）用中罰（中則輕重不差）

立政所重在獄故篇終舉蘇公長國之事呼太史書之使用刑者式之以用中焉（一云）太史掌典法則凡司寇所用皆出於太史所掌二職相關康叔爲司寇必及内史而蘇公之能長國太史預有力焉故周公兼舉以爲用刑者法也

尚書詳解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挍訂

尚書詳解卷第十一

周官第二十二　周書

金縢幼年書也洛誥還政書也無逸立政教成書也周官親政書也合而觀可以見成王之本質與其昏明疑信之變講貫啓發之深與其知類通達離師傅而不反過此君陳又過此顧命而成王進德終始之序周公格君造化之功著矣

成王既黜殷命（盡去武庚餘黨）滅淮夷（成王卽政再叛）還歸在豐（文王故廟）作周官

海內清晏創制立法之事可興矣

周官

惟周王撫（臨）萬邦巡侯甸（侯國）四征弗庭（不庭）綏安厥兆民六服羣（衆）辟（侯）罔不承（奉）德（王德）歸于宗周董（督）正（敕）治官

虞五服

甸侯綏要荒

周六服

侯甸男采衛要

六服承德則四海皆隨其運轉治官董正則萬世皆入其維持其進不可階級數其大不可尺度量也

王曰若（順）昔（上古）大（遠）猷（謀）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間不容髮）曰唐虞稽（考）古（上古）建（立）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九州十二牧）侯伯（五國一長）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建官）倍（二倍）百亦克用乂明王（上二聖帝明王）立政不惟其官（具官）惟其人（得人）

揆岳牧伯挈其綱也綱舉則目張矣和寧者無爲而治唐虞之治體然也百而倍焉不矜其同而同於治要在得人而已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君德）夙夜（恐）不逮（及）仰惟前代時若（順）訓（教）迪（啟）厥官

立太師（尊之）太傅（輔以德義）太保（保其身體）兹惟三公論道經（經綸）邦燮（和）理（調）陰陽（二者全寒暑平）官不必備（具官）惟其人（得人則任無人寧闕）

正身以正百官

明則邦國幽則陰陽所以然者乃所謂道也經綸之功藏於無迹和調之妙間不容髮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啓沃而精一之者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孤特自守）貳（副）公弘（大）化寅（敬）亮（相）天地弼予一人

陰陽以氣言天地以形言燮理運之也寅亮承之也公不言弼一人者論道未有不自君心始特王尊三公若不欲以身煩之

冢宰（天官之長天子之相）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司徒（地官之長）掌邦教敷五典（常）擾兆民宗伯（之長）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馬(夏官之長)掌邦政(政戎)統六師平邦國(平其不平非參武功天討也)司寇(秋官之長)掌邦禁詰(推鞫)姦慝(隱而難言)刑(直刑之)暴亂(明而易見)司空(冬官之長)掌邦土居(各居其所不遷異物)四民(士農工商)時(因時使民種樹)地利

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共調精祲之原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六卿實為之綱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司徒以下皆屬焉而均列之六者綱在綱中而首豈越身外哉乾坤與六子並列八方冢宰與六卿並居六職一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率)九(州)牧阜(大)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每一年一服入覲六年五服各依本國)又六年(十二年)王乃時巡(巡四岳)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詳見舜典)大明黜陟(有功加賞無功黜斥以進之)

卿牧倡和表裏有彝矣然久歷歲序非時振之豈無壅滯而不達者乎巡而考焉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合尊卑小大同言之)欽乃攸司(位)慎乃出令(審乃出)令出惟行(已出必行)弗惟反(不可改而反)以公(理)滅(勝)私民其允(信)懷(歸)學古(訓)入官議事以制(成法)政乃不迷其爾典常(當代)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制)蓄疑敗謀(謀所以不成)怠忽(過)荒政不學(古)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成)崇(高)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敢)斷(決)乃罔後艱位高不

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必)德無載(容)爾偽作德心逸(安)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得)思危罔不惟畏弗(不若)畏(則)入畏(矣)推(尊)賢讓能庶官乃和(無爭)不和政厖(雜)舉(薦)能其官惟爾之能稱(舉)匪其人惟爾不任王曰嗚呼三事暨(至)大夫敬爾有官亂(治)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所以期庶官者大且遠矣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國)伯(爵)作賄(以賄)肅慎之命(周書亡)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周書亡)

君陳第二十三 周書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尹)東郊成周作君陳

此繼周公之任也

君陳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正)茲東郊敬哉

孝恭親愛父母而敬之至也孝則必友德之美孰大焉本立道生移之官政何不克之有

昔周公師(教)保(安)萬民民懷(歸)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勉)昭(明)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周公化商之道盡矣後來者懋而勉之可也紛更之不可也

我聞曰（古之聞之人）至（極）治馨香（形質至而氣臭升上間有馨香升者）感于神明黍稷非馨（不足）明德（至治之本）惟馨爾尚式（法）時（是）周公之猷（道）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商頑非可以勢迫感孚之道至精至微周公之猷訓具在惟有日新篤實之功者能體之

凡（常）人未見聖若（如）不（弗）克（得）見既見聖亦不克由（導行）聖爾其戒哉

君陳親見周公者故以不克申戒之

爾惟風（君子之德）下民惟草（小人之德）圖（謀）厥政莫或不艱（思艱）有廢有興（起）出入（反覆）自（從）爾師（衆）虞（度）庶（衆）言同則繹（紬）

爾有嘉謀嘉猷（出入虞度而盡善者）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承）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皆）若（如）時（是）惟良顯哉

風動草偃機括之繫如此而可不艱乎廢興更革尤當斟酌始謀之衆終歸之君一毫有己之私不容焉良顯宜哉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大）訓無依（恃）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刻）寬（寬厚之中）而有（有默）制（制法）從容（默）以和（此和中之殷）殷民在辟（法）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赦）爾惟勿宥（不徇）惟厥中（循理而已）有（民有）弗（不）若（順）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以可）止（成）辟（罪）乃（然後）辟（不可狃習）于姦宄敗常亂俗三（三）細（雖小）不（不可）宥（赦也刑故無小之義）

爾無忿（怒）疾（惡）于頑（已得頑者）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成）有容（忍容）德乃大（忍言事容言德）簡（擇）厥修（能修飾者）亦簡其或不修進（用）厥良（善）以率其或不良

頑可疾也而化之者不可疾也自三細不宥之外餘皆忍而容之可也旌別淑慝舉善教不能所以化之者蓋有不迫之道焉

惟民生（大降之衷）厚（厚本）因物（物有）有遷（移而為薄）違（不從）上所命（令）從厥攸（所）好（意）爾克敬典（五典）在德（實有諸己）時乃罔不變（化實德感人捷於桴鼓）允升于大猷（道）惟予一人膺（當）受多福（化之愈福之厚也）其爾之休（美）終有辭（名稱）于永世（福之厚名之長也）

民性本善顧上有好者率之耳德化行世道升君之福臣之名何有紀極君陳可不勉哉

顧命第二十四　周書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臨終回首作命）

力疾臨朝二公受重任所以公天位嚴大寶鑒三監流言之變也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惟四月哉生魄（十六日）王不懌（悅）甲子王乃洮（洮）頮（盥）水相（扶）被（加）冕服憑（依）玉几乃同（並）召太保奭芮伯彤伯（宗伯）畢公（司馬）衛侯（司寇）毛公（司空）師氏（大夫）虎臣（宿衛）百尹

（官長）御事

班庭聽命

王曰嗚呼疾大漸（進）惟幾（危）病日臻（至）既彌（久）留恐不獲（得）誓（告）言嗣（續）茲（我志）予審（詳）訓（敬）命汝

此述顧命之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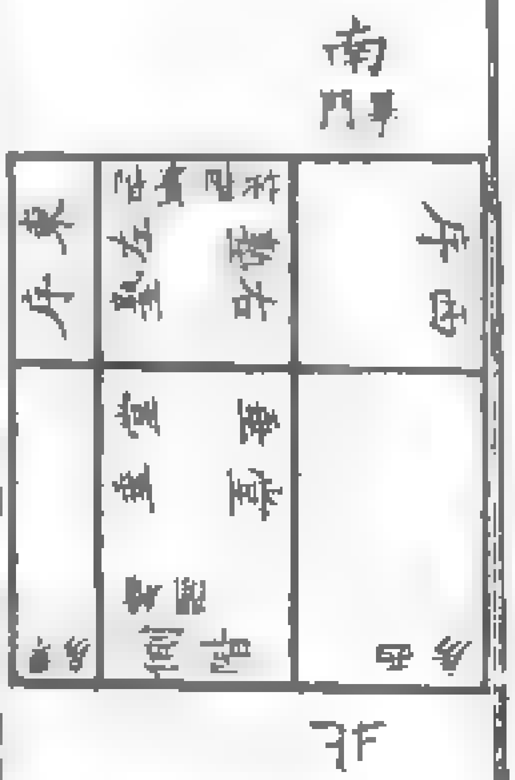
昔君文王武王宣（布）重光（如舜之重華）奠（定）麗（民所依附者之）陳（布）教則肄（習之久而理事）肄不違（違道）用克達（推）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我小子）敬迓（迎）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亂）逾（越）

今天降疾殆（危）弗興（起）弗悟（省）爾尚明（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太）子釗（康王名）弘（大）濟（渡）于艱難（艱之難）柔（懷）遠能（和）邇安（慰）勸（導）小大庶邦思夫人（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自（言自）亂（治）于威儀（有威儀之則皆天命也）爾無以釗冒（昧）貢（進）于非幾（威儀之非）

此顧命之辭也謹威儀者所以迓天命此可以見成王之學力臨死生而不亂矣

茲（羣臣）既受命（顧命）還（歸）出（撤）綴衣（幄帳）于庭越翼（大）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二臣）俾（使）爰（于）齊侯呂伋以二（二臣）干戈虎賁百人逆（迎）子釗於南門之外（入日端門）延（迎）入翼（大）室恤（憂）宅（居）宗（主天下）丁卯命作冊度（法依）越七日癸酉（既殯）伯（方伯）相（作相召公）命士須（取）材（供喪）狄（下士）設黼（斧）扆（屏風設之牖户之間）綴衣（帷帳）

牖間（設東户西）南嚮敷重（二重）篾（竹）席（桃竹）黼（白黑）純（緣）華（文彩）玉（飾）仍（生時用）几



陳儀物象生時傳顧命

此朝諸侯見羣臣之坐也

西序（廂）東嚮敷重底（蒲）席綴（雜色）純文貝（甲）仍几

此旦夕聽事之坐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莞）席畫純雕（刻）玉仍几

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

西夾（夾室）南嚮敷重筍（竹）席玄（黑）紛（組）純漆仍几

此與親屬私宴之坐也

越玉五重陳寶（寶器）赤（色）刀（武王伐紂時刀）大（言）訓（大訓）弘（大）璧（玉）琬（圭）琰（圭）在西序大玉（玉之大者）夷玉（玉之常者）天球河圖（伏羲時神馬所負圖）在東序（廂）

此玉寶陳之兩廂

胤之舞衣大貝（如車）鼖鼓（長八尺）在西房兑（古巧工）之戈和（古巧人）之弓垂（古共工）之竹矢在東房

明堂五室此路寢特有東西房者鎬京宮室武王之制左右房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
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成王殯在西故以上所陳座位器物以西爲上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
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
士皆立堂下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
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
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
大夫皆立堂上

新王在東故執兵衛之人先東後西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
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
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
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
御王冊命
儀物備乃延康王受冊命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
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荅揚
文武之光訓

此顧命冊辭也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
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
咤上宗曰饗
此王受冊而奠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
授宗人同拜王荅拜太保受同
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此太保告傳顧命而祭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皋　雉　庫　應　路

門　門　門　門　門
路門又曰畢門以成王在殯故又曰廟門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除喪乃咨岳牧詢羣臣經也康王之誥權也太甲
受伊訓於居憂之時禮之變昉此矣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所以鎮浮議折奸萌也
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
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皆布乘黄朱賓稱
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

稽首王義嗣(義以嗣)德(繼先人德)答拜

此分班也諸侯兩列二伯率之

太保(冢宰)暨芮伯(司徒二公為諸侯首)咸進(少進)相(相揖禮)揖(揖揖在位者)皆再拜稽首

此合班也六卿前列冢宰司徒班首也

曰(太保以下進戒)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人)之命惟周文武誕(大)受羑(時因文王羑里憂患艱難甚焉)若(於此能順則天下之理無不順矣)克恤(憂念)西土(以己體人視民如傷)惟新陟(升遐)王(成王未謚)畢(盡)協(合於理)賞罰戡(能)定厥功(文武功)用敷(布)遺(與)後人休(美)今王敬之哉張皇(大)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少)命(得之命)

此太保以下進戒之辭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初立據稱名)報(答)誥昔君文武丕(大)平(均)富(善及仁外也)不務咎(罪罰志仁矣無惡也)厎(止)至(善極未至)齊(則不能上達極)一信(篆誠未實則不能一於信)用昭明(篤實則輝光表裏之謂也)于天下則亦有熊羆(勇忠)之士不二心(忠直)之臣保乂王家(君臣盡瘁)用(以)端(正理)命(受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式教)厥道付(托)畀(予)四方乃命建侯樹(立)屏(藩)在我後之人

文武達君德明仁體長人而不嗜殺人者也篤實輝光而又有忠臣保之天命之受一出於正無少回曲既得天下均天施分天職封建以遺後人異乎罷侯置守以私其子孫者矣

今予一二伯父(同姓)尚(庶)胥(相)暨(與)顧(念)綏(安行)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事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人臣無己以人主為己人臣無心以人主為心威力要永感人心之至者也)用奉(承)恤(憂)厥若(所當順者)無遺(與)鞠(稚)子羞(謙沖不以)

此王報誥之辭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禮者)揖(揖出之)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冕服非得已也

尚書詳解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周書

畢命第二十六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此代君陳之任也殷士始遷時反側未安故周公謹始一以包容君陳和中則簡修簡不修矣至畢公成終則世道已升善惡又可白矣所謂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方周公時善惡不欲大明至畢公時則當別淑慝矣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畢公元老也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綱而稱其勤小物蓋不以成德自居造次必於是非至誠不息者不能也誠則不嚴而威不動而化不言而信先王賴之予小子亦賴之誠之功用大矣哉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君陳時爲惡者猶衆故主寬至此漸嚴矣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有常體要治道當然於商俗言之尤對病之藥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放商人之心者人欲也所以防之者天理而已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

不柔（不及）厥德允（信）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
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
三后協（合）心同底（致）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
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是）成
周建（立）無窮之基（本）亦有無窮之聞（名譽）子孫訓
順其成（定）式（法）惟乂
即君陳篇終之意
嗚呼罔（無）曰弗克惟既（盡）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
欽（敬）若（順）先王成烈以休（美）于前（周公君陳）政
畢公不待規也而不忘規三代君臣之相與無時
不警戒也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君牙初年書也呂刑末年書也中間入駿之失不
能保其初心然暮年哀敬初心復還雖非令德猶
爲令王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契爲司徒所受纔一語君牙之贅書文勝甚矣然
周之典刑文獻多在焉學者所宜盡心也
君牙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
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基）亦惟（念）先
王之臣克左右亂（治）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
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汝）舊
服（事）無忝（辱）祖考（父）弘（大）敷（布）五典式（用）和民
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此教以身教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嗟）冬祁（大）寒小民亦惟曰怨
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司徒掌教擾民兼教養之職故以養民之難告之
嗚呼丕（大）顯哉文王謨（謀）丕承（繼）哉武王烈
啓（開）佑（助）我後人（子孫）咸（皆）以正罔缺爾惟敬明
乃訓用奉（承）若（順）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
追配（合）于前人（祖父）

文謨武烈正大周密去之百餘年而如一日也在
後之人奉若對揚之而已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臣）舊典時（是）式（用）民之
治亂在茲率（循）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君）之有
乂
冏命第二十八　周書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此立政重綴衣虎賁意也太僕內職雖微而
與君最近
冏命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居）丕（大）

后(君)休惕(畏)惟厲(危)中夜以興(起)思免厥愆(過也。穆王父昭王溺死其)
(不敢其哀懼如此)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
忠良其侍御(小臣)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
文武君臣之際盛矣主聖臣直合而言之固咸懷
忠良也別而言之地愈近選愈精曰罔匪正人蓋
踈擕而苗驕之不容一不堅正者厠其閒也則其
於旦夕間無寒之者矣
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敬)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善)
下民祗若(順)萬邦咸休
此旦夕承弼之功也使出入起居閒少不加省欲
謹之號令間得乎

惟予一人無良(不及文武)實賴左右前後(近)有位之士匡(正)
其不及繩(直)愆(過)糾(察)謬(失)格(正)其非心俾克紹(繼)
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官)正(平)于羣僕侍御之臣懋(勉)
乃后德交修不逮(及)慎簡乃僚(屬)無以巧言令色
便辟側(不正)媚(求愛)其惟吉(善)士僕臣正(救君之失)厥后克正僕
臣諛(從君之非)厥后自聖(不聞過)后德惟(由)臣不德惟臣爾無昵
(近)于憸(小)人充耳目(充君耳目)之官迪(導)上以非(不合)先王之
典(法)非人(得人)其吉惟貨(貨財)其吉若(如)時(是)瘝(病)厥官
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罪)王曰嗚呼欽哉永
弼乃后于彝(常)憲(法)

呂刑第二十九　　周書

呂命(命呂侯為司寇)穆王訓夏(夏禹)贖刑(金作贖刑之法)作呂刑
呂刑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昧)荒(迷)度(度權)作刑以
詰(禁)四方
穆公氣質有絕人者八駿之馳雖失道要非齷齪
者所為及血氣衰矣耄荒之年訓告四方上引邃
古下及民情朗然精明亦加人數等使無中年之
失所至豈易量哉
王曰若古有訓(東遷以前大訓河圖尚藏王府二皇五帝之事尚見於書不可不詳)蚩尤(據黃帝紀乃炎帝末諸侯)惟始作亂(上古民淳無敢為亂者蚩尤始也)延(連)及于平(善)民罔
不寇(攻)賊(殺人)鴟義(其義如鴟鴟惡物)姦宄奪攘矯(詐)虔(殺戮)苗民(頑)
弗(不)用靈(善)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自以為)

法殺戮無辜爰(於)始(創)淫為劓(截鼻)刵(截耳)椓(椓陰)黥(墨)越
(於)茲麗(施)刑并(一切)制罔差(擇)有辭(自直之辭者)民興
(起)胥(相)漸(染)泯泯棼棼(亂)罔(無)中(當)于信以覆(反)
詛盟(不畏神明)虐威庶戮方告(愬)無辜(罪)于上(天)上帝監(視)
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黃帝翦蚩尤於涿鹿矣而苗覆出為惡開五刑之
法而又淫用之
皇帝(舜)哀矜(憐)庶(衆)戮之不(無)辜(罪)報虐(苗之虐)以威
遏(止)絕苗民無世(子孫)在下(天下)乃命重(羲)黎(和)絕地
天通罔有降格(神降之事)
蚩尤三苗之虐民無所愬聽命於神天地人神雜

揉瀆亂帝命重黎修明典禮尊卑上下限絕不通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民不復求之神常理明而情實無不得達者矣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苗過絕矣而餘孽猶為民害帝清問得之益修吾德苗遂畏明于威明之下則害民之患息而後恤民之功可施降典正其心也平水定其居也播種厚其生也三后功成民殷富矣防民之刑乃用中典於以收斂其敬心而教之德此德刑先後之序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堯君臣同德光于四方民皆觀感惟德之勤則刑之明非以毒民乃所以棐其彝性也自伯夷之典迄皐陶之刑制度文為具矣自穆穆明明至乂民棐彝則精神心術之運也苟無其本前數條卜祝工役農夫胥史之事耳

通志堂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獄之不公威脅利誘兩端而已堯時典獄惟能兩絕之而加以欽恤參貫積累馴致其道言行粹精無過可擇則德與天合命自我作輕重上下無非天理雖在下而可上當天心以配之矣夏云有罪當誅威不可廢非欲斷絕之也惟欲斷絕賄賂以求富耳呂云刑可祈天命則功在王室祭於大烝與享無窮矣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獄重事也不察者視為刀筆吏之事故告以天牧使知其職分之大監其厚天敘如伯夷者懲其拂天意如有苗者則庶乎無負於天之牧矣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

通志堂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
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
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
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其寧惟永
刑天討也畏之休之而上下其手則非天矣惟主
敬而以天德用之則德成而君民皆蒙其福王國
之長可必矣(一云)俾我屬之君也君豈能一日之
間終之哉所以惟終之者在典獄得人而已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
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

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
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
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
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
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
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刑降罰罰降過固天德也然苟以私行之反非天
矣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
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

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
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
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
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
下比罪無僭亂辭
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此贖刑之令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
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
齊有倫有要
適輕適重一人之輕重也世輕世重一代之輕重

也斟酌升降不拘於一若不齊而乃所以為齊此
中也權也時也非有倫要者能之乎
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
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
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
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
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
有并兩刑
此獄成而聞於上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
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

清(明而又審)于單(偏)辭(兩造之辭曲直易分一偏之辭毀譽難辨)民之亂(爭辯紛紜)罔不中(執中以道)聽于獄之兩辭(不偏徇於一)無或私家(私於其家賄貨斷獄)于獄之兩辭獄貨(賄賂)非寶惟府(聚)辜(罪)功報以庶(衆)尤(禍)永畏(長畏)惟罰(天罰)非天不中(天之所以非天不中也)惟人在命(人所爲善惡即天命攸係)天(之所)罰不極(不協於極)庶民罔有令(善)政在于天下(不極者不罰而作天罰是我私家而致殃也其無令政甚矣矣惟天其罰極我我之罪乎天之不中乎)

此可以觀世變矣虞書訓刑無此事可戒也

王曰嗚呼嗣孫(諸侯嗣世子孫)今往(往以)何監(視法)非德(德實)于(與)民之中(于中)尚(庶)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窮)之辭(辭無)屬(附)于(於)五(五刑)極(各協於極)咸(皆)中(凡中一偏不可言咸)有慶(中則有福)受王嘉(善)師衆監于茲祥刑

降於民爲中得於己爲德中德一也用刑者無德則犯刑者失其中矣然則典獄之當監者非以德而體民之中乎爲嗣孫者可不明聽此訓乎是訓也惟哲人能盡之哲則天理明其於聽刑之際雖僞辭紛紛無窮而各附之極刑無不中而慶豈外至乎故斷之曰受王嘉師嘉之一字以見民之性本中本善其陷於罪者非其本心也民嘉矣而吾之刑其可不祥也耶(一云明聽聽刑也無疆之辭無窮之讐也)

尚書詳解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詳解卷第十三

文侯之命第三十 周書

此篇作於東遷之初以上爲成康爲文武以下爲春秋爲戰國乃消長升降之交會也文侯之命權猶自天子出夫子猶有望焉故序之書○委靡至魯隱公初平王在位且五十年竟以不振夫子且絕望矣此平王所以爲書之終而春秋之始也

平王錫晉文侯(仇名)秬鬯圭瓚(以圭爲杓柄也公一卣一)作文侯之命

幽王娶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申侯與犬戎攻殺幽王晉文侯鄭武公立宜臼是爲平王平王無枕戈復讎之志顧以文侯之立己自足而以成王錫周公之禮錫之夫子之序蓋貶之且傷之也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不曰伯父叔父而曰父尊之也)義和(不名而字之)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天)敷聞在下(民)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臣)克左右昭事厥辟(君)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民皆悅服)肆先祖(戎虜以降)懷(安)在位

文武之精誠平王何足以知之然老師宿儒之傳未泯猶能舉其語也降是則異端起而言帝王者始支矣

嗚呼閔(傷)予小子嗣(繼)造(遭)天丕愆(過則猶己不幸幽王此周家中厄之遺也)殄資(盡絕)澤(恩)于下民侵(犬戎侵伐)戎(傷)我國家純(大)即我御

事以新進罔或耆老壽俊在厥服位予則罔克曰惟
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
永綏安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唐叔汝肇刑法文
武用會合紹繼乃辟君追孝于前文人文德之人汝多功修
扞衛我于艱若汝予嘉
文侯未必能踐此言也平王不自意祈之視之為
多也燕昭小國慨然復讎而士爭趨燕惜乎王之
無志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晉視爾師衆寧爾邦民用賚爾
秬鬯一卣彤赤弓一彤矢百盧黑弓一盧矢百
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

恤憂爾都國用成爾顯德
嗚呼周之終於東周於此章見之大讎未報王略
未復正君臣卧薪嘗膽之時奔亡之餘僅得苟安
釋然遽自以為足曰歸視爾師寧爾邦恤爾都兵
已罷矣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轍其不復西矣夫

費誓第三十一　周書

周之東王道不可復得如伯禽之治兵穆公之悔
過則可以庶幾於王道故升二書以補之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
作費誓
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伯禽
初就封縣當徐夷之變一旦誓師曲折詳盡若老
於行陳者蓋聖賢之學本末並舉而無遺故也
費誓公曰嗟人無譁喧聽命徂往茲淮夷徐
戎並興善敹簡乃甲冑敿乃干楯無敢不弔
備乃弓矢鍛鍊乃戈矛礪磨乃鋒刃無敢不善
夷戎意伯禽之未更事也而伯禽所以應之者整
暇如此
今惟淫大舍放牿牛馬杜閉乃擭敜乃穽
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
我備修則師出此以除道路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

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
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
臣妾汝則有常刑
此以嚴部伍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具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
有大刑
此出師之期會也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
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甲戌出師同日而築且攻且守戎不得撓城築也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其臨事而懼嚴密如此豈宋襄陳餘之所謂仁義乎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帝王之澤至文侯之命竭矣受以費誓以故國之法制猶可因也受以秦誓以禮義之在人心猶可復也充穆公之心因伯禽之法馴致帝王何遠之有觀書之終而後知帝王之道初無所終也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事詳見左傳僖三十年襲鄭書伐發其謀也滅滑書鄭誅其心也晉敗諸殽乘人之隙人亦乘之出乎爾反乎爾也還歸作誓傷於外者反於家動心忍性將以進於帝王之治者此其階也始終予奪立義之精春秋之筆乎

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 衆 言之首 要

古人有言曰民訖 盡 自若 順 是 理 多盤 樂 責人斯 則 無難惟受責 人責 俾如流 易 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 過 邁 往 若弗云來

鄭之伐不若是也蹇叔之怒責人不受責也公今而後悔之矣汲汲然改圖之懼日月之不我與也

惟古 故 之謀人 謂蹇叔 則曰未就 成 予 我 忌 惡 惟今之謀人 姑 且 將以爲親雖則云然 如前之過 尚 庶 猷 詢 問 茲黃髮 老成 則罔所愆 過

此覺昨非而圖今是也

番番 武 良 善 士旅 精 力既愆 過也謂老成人 我尚 庶 有之仡仡 壯勇 勇夫射御不違 我尚不欲 喜 惟截截 察 善諞 巧佞 言俾 使 君子易辭 我皇 大 多有之

昧昧 暗 我思 心思之暗 之如有一介 臣斷斷 猗 兮 無他技 其心休休焉 大 其如 是 有容

人之有技若 如 己有之人之彥 美 聖 通 其心 好 愛 之不啻 止 如自其 己 口出 是能容 之以 用 保 安 我子孫黎民亦職 主 有利 興 哉

此人如天涵地育無所不包所謂好善優於天下況秦國乎一云不啻如自己口所出言視人之善猶於己之善也

人之有技冒 嫉 疾 害 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 背 之俾不 使 達 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 危 哉

穆公前日之怒蹇叔甚不能容幾於亡矣殽之敗其殆矣乎今而後知悔之也

邦之杌隉 不安 曰由 從 一人 不能容 邦之榮 華 懷 安 亦尚 庶 一人 能容 之慶

此以總結前說也 呂云 安危皆由我一人所任公所以責己也○穆公之悔過善矣何爲而有拜賜焚舟之師哉知之非難行之惟艱然實其言則可

爲湯武也故夫子取之

尚書詳解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尚書考異不分卷

（明）梅鷟撰

明白隺山房鈔本

尙書考異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梅鷟撰。鷟有古易考原已著錄。是編辨正古文尙書。其謂二十五篇爲皇甫謐所作、蓋據孔穎達疏引晉書皇甫謐傳、案穎達作正義時今本晉書尙未成此蓋臧榮緒晉書之文、稱謐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尙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云云。然其文未明、未可據爲謐作之證。至謂孔安國序幷增多之二十五篇悉雜取傳記中語以成文、則指摘皆有依據。又如謂瀍水出谷城縣、兩漢志竝同、晉始省谷城入河南、而孔傳乃云出河南北山。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漢昭帝始元六年始置金城郡、而孔傳乃云積石山在金城西南。孔安國卒於漢武時、載在史記、則猶在司馬遷以前、安得知此地名乎。其爲依託、尤佐證顯然。陳第作尙書疏衍、乃以譸張爲幻詆之、過矣。明史藝文志不著錄。朱彝尊經義考作一卷。此本爲范懋柱家天一閣所藏、不題撰人姓名、而書中自稱鷟案、則出鷟手無疑。原稾未分卷數、而實不止於一卷。今約略篇頁釐爲五卷。鷟又別有尙書譜、大旨略同、而持論多涉武斷。故今刪存其目、不復錄焉。

尚書考異序

尚書二十八篇并序一篇共二十九篇秦博士伏生所傳乃聖經之本真也因暴秦焚書藏於壁中遭亂遺失所存者止有此耳伏生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因為大傳三篇漢文時求治尚書者無過於伏生使太常掌故晁錯往受傳之蓋傳其文義講說以發明正經云耳景帝時所傳者亦不過如此至武帝時孔安國等專治古文尚書滋多於此矣故孔藏與孔安國書曰尚書二十八篇儒者以為上應二十八宿不知又有古文尚書也可見武帝以前原無古文尚書明矣自安國古文未出之先尚書正經單行於世

如日月之麗于天無一蔽虧及安國古文既出之後分堯典慎徽以下為舜典分皐陶謨帝曰來禹以下為益稷分盤庚為三篇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為康王之誥凡復出者五篇又於其間離逖改削竄易穿穴之處多而尚書無完經矣至其所治古文一十六篇者多怪異之說及經書所引皆不在其內以故當時老師宿儒尊信正經不肯置對苟從據理辯難不肯奏立學官雖以劉歆移書之勤猶肆攻不已其間或撼或興信之者或一二不信者恒千百其書遂不頗行於世然其遊逸拘承蓋可考也此先漢真孔安國之偽書其顛末大畧如此至東晉時者為模倣窺竊篇之士見其以此見疑于世遂蒐括群書掇拾嘉言裝綴成編排日鍛月鍊會粹成書必求無一字之不本於古語無一言之不當於人心無一篇之不可垂訓誡凡為書者二十五篇見詰訓之難通遂改易其字見意義之丁寧遂刊落其語見棄稷之不可以名篇遂更為益稷見盤庚之上中下可以便已太甲說命泰誓之上中下遂仍為三篇見叙告之詞不可以離逖也遂合王出以下為康王之誥又見慎徽五典不可突起為舜典也遂增曰若以下二十有八字則愈巧矣愈近理矣無可得而滲漏矣無可得而捫摭矣雖英材間出氣亦尊信服膺之不暇矣然不知自明者觀

之則如泥中之鬪獸蹤跡顯然卒亦莫之掩也甚者至於不怡鑑戡黎改忽之類直改易之而無復置疑曰明都弗肯瀞弗肯播厥考翼之經直刊落之而無復忌憚顧使聖人之正經反附麗偽書以行于世辟如成周東遷之主氣象銷薾惟列國是依以立國為命者也不亦顛倒舛錯之甚也哉此東晉假孔安國之偽書其顛末大畧如此愚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歎息痛恨於先儒也夫所貴乎儒者之辨經在能除聖經之蔽翳使秕稗不得以雜嘉谷魚目不得以混明珠華丹不得以亂窮宛焉耳今反崇信偽書以因奴正經于畏聖人之言故不得不是而正之特作考異

使學者渙然知蔽塞之由然後知余之恢復聖經蓋有不
得已焉而非爲苟好辨者也

史記儒林傳
伏生者濟南人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
下無有伏生乃聞能治欲召之是生伏生年九十餘老不
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
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
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
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
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
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
以試第次補廷尉史張湯以爲奏讞掾後爲御史大夫兵
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
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
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
書滋多於此矣○今按太史公當漢武帝時僞説未滋故
其言多可信如云伏生書出於壁藏獨得二十九篇又云
即以教于齊魯之閒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歷歷皆
可信然則漢文帝時非無尚書也求能治尚書者耳山東
諸大師匪無治尚書皆伏生弟子而推隆於尊師云耳晉
人不知遂創爲失其本經口以傳授其誕妄不足信可知
矣今伏生書見在古今所引者皆如此昭然日星之明夫

其本經者何篇以意屬讀者何章何句也邪又太史公采嘗言安國古文出於壁藏既曰頗能言又曰蓋尚書滋多於此矣其言各有抑揚哉

漢書藝文志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經二十九卷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於學官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

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鍾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今按漢書與史記異者數處古文經四十六卷史記無此句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史記無此句魯共王壞宅以書還孔氏事史記不載孔安國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史記不載二十九卷史記作二十九篇蓋一篇為一卷也漢書與史記不同者若此宜從史記為當然百篇之序史記班班可見但孟堅以為孔子為之晦翁不可也

後漢書儒林傳

前書云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又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為尚書古文學未得立 ○歐陽生傳伏生尚

書至歙八世皆為博士○牟長習歐陽尚書著尚書章句皆本之歐陽氏俗號為牟氏章句 ○宋登傳歐陽尚書○張馴傳大夏侯尚書○尹敏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周防師事蓋豫受古文尚書 ○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 ○楊倫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 ○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 ○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 ○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今按范蔚

宗歷述伏生今文書及安國古文書傳授顛末較然可尋
遂盡除去誕妄不經之說使學者得有所考有以知晉人古
文二十五篇決非安國所傳之本何其精詳而簡當也哉
班孟堅於是有乎愧矣何者伏生書傳之三家皆得立世
國無疑安國書獨不得立世遂以為流落人間直至東晉
始顯今觀安國傳之數世至孔僖世傳古文尚書則其子
孫之傳者也都尉朝庸譚尹敏蓋豫周防丁鴻楊倫杜林
賈逵馬融鄭玄則其弟子之相傳者也雖不得立之學官
而其家傳及弟子之相傳正為先漢之僞古文而非晉人
始出之古文明矣

隋經籍志

漢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獻
之伏生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
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之子世世傳之至
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尉
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
子建別為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
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初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
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
校之得二十五篇泰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
生所誦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第以隸古字寫
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並送之官府
安國又為五十八篇作傳附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
業於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
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
作傳鄭玄亦為之註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
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
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
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
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

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其書奏上比
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
二家齊代唯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自餘所
存復師說又有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
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今按隋志雖約史
記兩漢書而為之然其言時與史漢書乖戾者多首以伏
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泰誓一篇蓋以泰誓足
二十九篇之數遂使后人承訛踵誤其失一也不志兒寬
諸博士受業孔安國其失二也不書尹敏初習歐陽尚書
後受古文周防師事蓋豫受古文尚書其失三也不書孔

傳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其失四也於
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
玄亦為之註下不書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其失五也
其下遂更文云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
舊本自餘絶無師說其失六也又云晉世秘府所存有古
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其失七也又其後不書王肅得
安見國古文尚書及皇甫謐梁柳鄭冲等所傳安國古文
尚書次第其失八也所以有此八失者蓋不知二十九篇
本以序言而非偽泰誓又不知都尉朝庸生兒寛尹敏蓋
豫周防孔僖杜林賈逵馬融鄭玄所傳古文同一張霸所

作者遂誤以都尉朝庸所傳者為東晉梅頤所上而以杜
賈馬鄭所傳者然後為張霸偽書故也夫隋志徒知都
尉朝庸生為尚書古文學未得立者為即梅頤所上而不
知孔僖紹孔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實即十六篇張霸
等所作之古文而非二十五篇之古文然則隋志之失昭
昭矣

伏生今文書二十九篇

堯典皋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耆微
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
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
八篇乃晁錯所受伏生書以隸寫之隸者當時所行之字
也故曰今文孔穎達曰泰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
出而得行史遷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故云二十九篇
也蔡沈曰伏生本二十八篇今加泰誓一篇故為二十九
篇耳薦曰孔氏蔡氏皆謬說也史記儒林傳言秦焚書伏
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
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則伏生壁藏之時初
不止二十九篇其後亡數十篇獨得此耳是二十九篇皆
伏生壁藏者安謂得今加誓一篇故為二十九篇哉且伏
生於秦漢定兵熄之時得二十九篇正高惠之間　其後至

文帝時始受晁錯然又更景帝至武帝末年張霸泰誓始
出故馬融云泰誓後出鄭玄書亦云民間得泰誓别録曰
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
皆起傳以教人伏生當漢初定之時即以二十九篇教
於齊魯之間安得謂太史迁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事得
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
别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哉漢
藝文志云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
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
壁藏之漢興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　今按

藝文志所言所以疏史記儒林傳之言也見百篇之書共序為百一篇亡失者七十二篇止求得二十九篇二十九篇之内二十八篇為尚書經而一篇為序其言明甚東晉時偽作孔安國尚書傳序者亦知此意故曰今所定者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可見書序正在二十九篇之數内矣馬融等所註二十九篇者正謂此也尚何言哉試以史記考之則百篇之序散見於夏殷周本紀中雖不盡完備然顛末可考正可以見伏生二十九篇之經乃并序言之而非以偽太誓矣故曰孔氏蔡氏皆瞽說也

尚書大傳三卷

崇文總目漢濟南伏勝撰後漢大司農鄭玄註伏生本秦傳士以章句授諸儒故傳引異言授援經而申證云晁氏曰勝孝文時年且百歲歐陽生張生從學焉音声猶有訛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勝終之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向校書得而上之陳氏曰凡八十三篇當是其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聞未必當時本書也　今按伏生大傳亦多虛詞濫說故其後世多作偽書非伏生之為偽也後之為偽者由是而出也卜子夏門人田子方流而為莊周況伏生乎然大司農鄭玄為之註必其書多有可錄者故也年且百歲乃授晁錯之時今晁氏以為歐陽生張生當是時從學焉則妄矣當漢定求書出其壁藏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年何嘗及百歲耶且百歲之翁音聲訛誤先後差舛又安能作傳三篇都為三卷者哉又曰勝終之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已意彌縫其闕而別作章句又特撰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者凡皆無証不信之辭也漢世之鄭玄以大儒而為之註異世之晁氏乃因晉人失其本經之言而遂空聽說其亦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而欲以稱量事物豈不繆哉

白鹿山房

古文二十五篇

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此二十五篇者云皆科斗書科者斗倉頡所製之字也故曰古文吳氏曰伏生傳於既耄之后而安國為隸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内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作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至有不可

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爲二体乎其亦難言矣朱子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藏之中不能損一字者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自東晋方出前此諸儒皆見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曰小序决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晋間人作託安國爲名耳又曰孔傳并序皆不類西京文字氣象與孔叢子同是一手偽書蓋其言多相表裡而訓詁亦多出小尔雅也臨川吳先生曰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偽泰誓共二十九篇張霸偽古文書二十四篇雖在而辭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以售其欺及梅頥二十五篇之書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註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於理比張霸偽書遼絶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篇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真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以後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壁傳五十八篇孤行於世伏氏書既與梅頥所增混殽誰復能辨竊甞讀伏氏書雖難盡通然辭義古奥其爲上古之書無疑梅頥所增二十五篇体製如出一手采輯補綴雖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畧無脫誤文勢畧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夫以吳氏及朱子所疑者如此顧澄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故今以此二十五篇自爲卷𧠒以别於伏氏之書而小序各冠篇首者復合爲一以寘其後孔氏序亦并附焉而因及其所可疑非澄之私言也聞之先儒云爾竊按吳氏朱子吳先生三大儒之論如此凡皆逈出常情洞燭真偽無所因襲見此所以爲豪傑聖賢也夫豈雷同附和并爲一談牢不可破者可企而及之哉然則不內愧於心求其真是所在而徃徃首鼠兩頭又或禁喑不敢出一聲者正所謂昧其是非之本心者也其不得罪於三先生者幾希矣吳先生文集中又甞有詩云先漢今文古後晋古文今若乃伏生者遺像宜鑄金其所以寶愛聖經而指摰偽書者何其嚴哉

古文尚書十三卷

晁氏曰漢孔安國以隸古定二十九篇之書蓋以隸寫籀故謂之隸古其書自漢迄唐行於學官明皇不喜古文改

銳斧改由是古文遂絶陸德明獨存其二於釋文而已皇
朝君大夫務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較陸氏釋文雖小
有異同而大体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
所能到學者故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夾漈鄭氏曰按易
詩書春秋皆有古文自漢以來盡易以今文惟孔安國得
屋壁之書因古文而隸之安國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
謂之尚書古文之學鄭玄爲之註亦不發古文使天下後
學於此一書而得古意不幸遭明皇更以今文其不合開
元文字者謂之野書然易以今文雖失古意但參之古書
於理無礙亦足矣明皇之時去隸書既遠不通變古之義

所用今文違於古義尤多臣於是攷今書之文無妨於義
者從今有妨於義者從古庶古今文義兩不相遠曰書攷
追武成而未及終編又有書辨訛七卷皆可見矣馬端臨
曰按漢書林傳言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
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註言玄宗詔集賢學士衛
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科斗書今文者
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
也隸書秦漢間通行至唐則又變而爲俗書矣何尚書猶
存古文乎按安國所得孔壁之書雖爲之傳而未得立於
學官東京而後雖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間方顯往往

人猶以僻書奧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
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而未嘗改以從俗字猶今士大夫
富書之家有奇異之書世所罕見者必是舊本且多古字
是也蓋百篇之書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
其間此二十五篇者書雖傳而字不復諧於俗傳於漢者
爲科斗書傳於唐者爲隸書皆當時之人所竿習者蓋出
自孔壁之後又復晦昧數百年而學者始得以家傳人誦
之今按鄭夾漈云孔安國得屋壁之書依古文而隸之
以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蓋正指
隸書爲隋唐之古文未嘗以科斗言也晁氏又云安國以

隸寫籀謂之隸古則知以隸爲古文者乃晉人假安國之
自稱已如此馬端林不知此意言雖明而徒爲贅尒至其
餘所言者則承訛踵謬全無攷証皆妄說也夫朝乃安國
弟子未曾授東晉古文也僞乃安國數代曾孫亦未曾授
東晉時古文也見寬以親授學安國亦未曾授太史公以
親見安國皆未曾見而云又復晦昧數百年則其未聰昧
之前所見者果何人耶所傳者果何書耶學者亦可以自
悟矣朱子曰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
之甚還特之見豈巢肝娃腹者所能及也耶

朱子語録

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因說書
序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比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爭
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豈
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
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如此可疑也某小序皆可疑堯
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為治之次序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
是讓於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
試諸艱是為要受讓時作也至後諸篇皆然況他先漢文
章重厚有力量他今大序格致極輕却疑是晉宋間文章
況孔書是東晉方出前此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　今按

朱子之見誠為超邁朱子之言誠為精當但猶頗有故失
者愚請得而補之小序在於二十九篇之數又史記班班
可考孟堅以為孔子所作則因其流傳之久故也是則雖
非孔子親筆然先秦戰國時譯詩所作無疑晉人假孔安
國書東晉方出不惟前此諸儒皆不曾見雖前此真孔安
國亦不曾見蓋安國子孫孔藏孔僖逓〻相承安國諸弟
子兒寬庸生表〻人望安國諸交董仲舒大史迁名世儒
者曾無一人一言及於二十五篇之內者則亦不必置疑
而的然可知其偽矣又況蒐竊補綴如泥中之鬪獸蹤跡
形狀亦焉能妄哉朱子於先漢小序盡力排之不肯少恕

於東晉後出偽書雖云可疑之甚然不免表章尊顯疑信
相半遂使蔡沉之徒從厥攸好遠己所疑豈匪過於故失
而同染汚俗之見也歟

白崔山房

孔安國尚書註十三卷

晁氏曰安國古文尚書至晉齊間始顯詳見總論唐李明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又頗改其辭如舊無頗今改無坡之類是也按安國既定古文會有巫蠱事不復以聞藏于私家而已是以鄭康成記禮記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氏趙岐註孟子遇引今尚書所有之文皆曰逸書蓋未嘗見古文故也然嘗以禮記較說命孟子較泰誓大義雖不遠而文不盡同意者安國以隷古定時失之耳　今按晁氏之言多未詳悉蓋考焉而不精故語焉而不詳也首言安國古文尚書至晉齊間始顯是以晉人偽安國之古文即為先漢真安國之古文也其言謬甚論其義理則先漢之古文不如東晉之古文尤為近理何者先漢之偽紕漏顯然其失易見東晉之偽無一書不蒐葺無一字無所本自非英才間出世之大賢不能以出于一手置其疑不能以平幾卑弱斥其非世之陋儒其智如蚊不出袒襠髮精神于爾雅蟲魚之淺而畧無超然獨得於牝牡驪黃之外之玄微則其奔走服役之不暇而遂為膏肓沉痼之疾病不亦宜哉論其時歲則先漢之古文實為安國之家傳而東晉之古文乃自皇甫謐而突出何者前乎謐而授之者曰鄭沖曰蘇愉曰梁柳而他無所徵也中又受之何人哉沖

愉等有片言隻字可考証哉此可見其書之杜撰於謐而非異人一也後乎謐而上之者曰梅賾而賾乃得之梁柳柳即謐之外兄此亦可知謐之假手於柳以傳而非異人二也至其作帝王世紀也凡尚書之言多創為一紀以實之此其用心將以羽翼是書而使之可以傳遠則其情狀不可掩矣尚何疑哉然則賈逵鄭康成所註正安國的傳之古文於禮記國語左傳孟子所引尚書之文悉皆不載故諸儒疑信相半辨駁紛然皇甫謐窺見此意故所杜撰特為用心然出于一手終不可蓋平緩卑弱終不可掩諸矣雖註先漢的傳古文而未見東晉后出之古文是以凡遇皆所引皆曰逸書蓋以此也晁氏乃曰會有巫蠱事不復以聞藏於私家而已是以康成等未嘗見古文誣為可笑之至也當是時豈猶有秦人焚書之餘威乃以安國與張霸等所作之十六篇者而第第相承以至於塗揮也耶天之曆數在爾躬一節離為三段而偽增其上予小子履一句離為二段而亦偽增其上心勞日拙其允蹈之矣乃曰以禮記較說命孟子較泰誓大义雖不遠而文不盡同是則真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不知務甚矣哉

孔安國尚書序

今按此序皆依傍左傳推尋漢志而為之惟其依傍左傳

故其包羅畧取以為二十五篇之經者皆此依傍之故智
也惟其推尋漢志故託壁藏之說錄古定之說四十二卷
之說趣蠡未上之說皆極推尋之周詳也然三墳五典之
說則用鄭玄周禮外史掌三王五帝之書鄭玄云楚靈王
所謂三墳五典是也賈逵亦云三墳三王之書五典五帝
之典八索九丘則用馬融之說馬云融八索八卦九丘九
州之数也既曰言大道言常道歷代宝之以為大訓矣又
曰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則於言大道者又見刪去於
言常道者亦去其三而於歷代所宝以為大訓者亦為宝
非其宝而不足以為訓所可宝訓獨二典耳豈夫子信而

好古之意哉程子竟其言之失遂為之分疏曰所謂大道
若性與天道之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
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衍末術也固
非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謂羲農之書乃後人称
述當時之事失其義理如許行為神農之言及陰陽權变
醫方称黄帝之説耳此聖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
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有迹得
以記載有史官以識其事自堯始耳審如程子之言則外
史所掌玉石不分而猗相所讀疏猶並留此又不通之論
也先儒又竟此言不足為之分疏則曰周礼外史掌三王

五帝之書周公所録必非偽妄而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
九丘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
其簡編既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亦見止自唐虞以下不
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說也蓋亦疑而不之從矣殊不
知吾夫子之贊易也雖楊姜之言亦在所取況八卦之說
豈忍盡刊誦詩也雖鳥獸草木之名亦貴多識況九州之
志豈忍盡除雖謂聖人之聞孫也而有如此立論哉
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
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
旁求二字本出楚語白公子張之言作古文者用此句法

蓋晏矣湯誥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伊訓曰敷求哲人俾
輔于爾後嗣太甲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咸有一德曰眷
求一德俾作神主說命曰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又曰旁招
俊乂列于庶位大猷二字見詩小雅匪大猷是經彼註云
猷道也大道即先王六籍是也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
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此数句特為摸逸全匪事实
蓋所以為致隆于古文之地而已矣既曰年九十矣而又
云過者謂其老耄之至不無昏昧遺忘者也豈若古文之
出於安國壯年者乎既曰失其本經矣而又云口以傳授
者上句謂其倍文暗誦全無本經可據不無斷章缺句

於其心也下句謂其層者老捷方言異音不無三豕楽焉
於其口也豈若古文之為壁藏完本者乎既曰二十餘篇
矣而又加之以裁云者可見不惟古文二十五篇者非老
耄之翁心所能暗記亦非能傳授而其餘錯亂摩滅不可
復知者矣非老耄之翁所能暗記傳授者矣伏生豈知古
文之猶有二十五篇猶有錯亂摩滅不可復知之餘者乎
其言皆出於衛宏而失之與史漢書牟忤不合衛宏定古
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
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二十三畧以其意屬
讀而已衛宏者正作僞之尤者也朱子辨詩經小序云或

以為出於衛宏或以首句出於夫子而衛宏特増廣潤色
之耳則其所由來久矣伏生授晁錯時固已年過九十矣
方其當漢定求書之時正係子嬰以組之際否則是定三
秦之日否則即位汜水之間何者高祖之始入關也約法
三章而已餘悉除秦苛法伏生果何憚而不即出其壁中
之藏耶故史記漢書皆云即以教於齊魯之間然則槩謂
其年過九十然後傳授其言特為横逸全非事實矣史漢
書皆云伏生為秦博士以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定求
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則今文二十九篇者正
伏生壁藏之本經也然則反謂亡其本經者其言又特為

横逸全非事實矣史漢書謂即以教於齊魯之間者言即
於其壁中所得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間也所傳授者本
經所講解發揮者出於伏生之口可也豈有匿其壁出之
本經而只以傳授者耶果如其言以為本經盡亡則其教
於齊魯之間數十年之久獨不能録出成帙以相授與者
耶假使伏生不能録出則齊魯之間羣弟子之衆獨不能
依其諳誦之口讀寫成經者耶師既以口授弟子亦以口
受從之乎如飄風之過耳好音之佚聽果何為哉不特此
爭老師宿儒之女能得二十九篇之言以教晁錯又不能
録出父書授錯精詳使其言人人可知然後授之以遅列

也乃斬於一書而句句傳言教錯以自犯於内言不出梱
之誡何耶然則槩謂伏生口以傳授者其言又特為横逸
全非事實矣隋經籍志謂伏生爲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
同郡張生深遠末分端緒較然此又何說哉豈伏生能作
四十一篇之傳而不能寫二十九篇之經耶吾意漢自惠
帝除挾書之令孝文求遺書于天下則二十九篇之經已
有之矣特無治之者與無有同故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
聞伏生治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
使掌故晁錯往授之蓋受其講解之説以治經耳餘皆衛
宏及晉人附會之詞史漢書所不載者不足據以爲信也

其辭以必爲此妄說者蓋不㨿尊伏生傳授之矩則雖欲
劉歆生孟子之先堯典以分爲舜典擅改伏生之真傳以成
其隱志又孰信之哉雖欲以平緩卑弱之辞氣而參列雅
渾古奥之聖經以牽掇補綴之碎錦而儕寧純粹無瑕之
寶玉又孰爲之哉臯陶謨之割爲益稷盤庚之割爲三篇
顧命之割爲康王之誥一則以示其古文壁藏之真一則
以蓋其殺寡短章之失一則以張其太甲三篇說命三篇
太誓三篇之本也其情狀豈不昭昭乎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宅　至乃不壞宅
其文曰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家語云孔騰自衰畏

本　一　白鹿山房

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壁中而漢紀尹敏傳
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則未知其爲孔襄者乎則未知其
孔鮒者乎孔襄至安國不過四世孔鮒至安國不過五世
已不能保孔子舊宅共王雖貪良心猶存亦不知有聖人舊
宅之不當壞此豈近於人情又宅之壞不壞固不克保數
傳之后遂不覺有先人壁藏之經此又豈近於人情其曰
王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又何其怪而迂
邪向爲何声豈其鬼邪爲此說者欲以神其事耳不知怪神
之事夫子所不道也毋怪乎僞泰誓之言曰白魚入於王舟有
火乘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声魄讖緯假之而不已也秦

始盧生入海求神仙持圖讖以還曰亡秦者胡也又有滈池
之璧曰明年祖龍死又緝夫子之言曰有一男子升我堂顛倒我
衣裳之説臣不知爲矯詐徃以誣乎君孫不知爲矯詐以
誣乎祖於是援神契考靈耀等書頗行於世綿綿延延至
於東漢目爲聖書推擇以非聖光責矣其來也豈一朝一
夕之故哉此蓋張霸作僞經之時造爲斯事以示信於人
而班固誤信之然藝文志云鼓琴瑟鍾磬之音不過變易
序以欲誇魯至城下聞弦誦之声爲其守礼義之國乃不
屠魯之意以爲孔氏之人鼓之而共王感焉云耳至作僞
古文序者易其鼓字改作聞金石絲竹之音殆涉於怪耳

本　一　白鹿山房

不然太史公親受業於孔安國何故獨不載共王壞宅與
夫巫蠱事與經術遺塞之語而但云尚書滋多於此矣可
見史遷之前僞古文雖出而妄誕之詞猶未盛哉
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庚三篇合爲
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
晉人以舜典合於堯典帰咎伏生如此則何不先以二十
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爲堯典曰者帰咎孟子乎又何不先
以有鰥在下以起下文使不可斷故勳乃徂落以承上文
使不可截者帰咎虞之史臣乎先漢孔安國之古文曰棄
稷東晉僞孔安國之古文曰益稷俱非也恐人復放走又

將以將爭擊石拊石以下為后夔哉太甲說命太誓古人所引者多矣寬爾不盡將復有馬融輩之辨首尾衡決將莫將文理之不貫故不若分為三篇則盡於蒐羅易於接續也不析盤庚為三編恐人以今文例之而竟其非類矣堯典大旨在禪舜故篇名堯典而備載大舜之始末顧命大旨在立元子釗故篇名顧命而備述康王之問答然後於篇末而結之曰王乃釋冕反喪服所以終顧命之意晉人不歸咎周之史臣之元作一篇而歸咎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何其槩褻不道一至於此哉離逷聖經佑安矯誣後之儒者尚不覺寤豈不悲哉後出此篇吾今修之

曰復合此篇其下文曰并序為五十九篇此一句見晉人識見猶高於蔡沉孔穎達遠矣蓋小序之文班班見諸史記而班固亦曰孔子為之序其作意正指小序為二十九篇之數也孔穎達蔡沉不知此旨猥以偽泰誓當之其言出於隋經籍志而不覺其與東晉偽孔安國序文悖而馳也然則孔穎達蔡沉為東晉偽書區區將順之忠臣者猶有所未至也為四十六卷一句亦此人求合漢書以取信後人之意

其餘錯乱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祖作九共九篇槀飫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一篇今古證按周宣王時石鼓文尊藏不可讀猶存一二若其魚隹鰥何以貫之唯竭及鄒云右者可考也四十一篇之書藏之壁中未及二百餘年遽盡不可讀深何謂耶以今文考定二十五篇字句斷六既缺今於四十一篇之書曾不能考定其片言半語以傳後人又何故耶豈四十一篇之文更古於二十五篇者不可以今文而考定之耶又豈安國之隸書不

白雲山房

能依其本真繕寫副本遺之後人而悉上送官意果何為哉不惟安國之不能掇拾其格言以傳後人至於左傳國語孟荀史記諸書皆為二十五篇之中蒐尋殆盡此外不見遺珠又何故耶武帝好古之君送官之後不見詔天下能治古文者想老而衰耶蓋嘗考之二十五篇之書補綴綷錦疊牙猥王不遑餘力矣想亦氣憤力竭不復能指綷者耶試舉一二大者言之如欲補湯征則孟子荀子諸書悉蒐入仲虺之誥與湯誥矣此外更無可以援引攙充者亦可知也如欲補肅慎之命則左傳諸書悉蒐入旅獒矣此外更無欲援引充攙者又可知也然則此數語者俱

為假設之辭全非事實其情狀亦焉能廋哉何者史傳漢志皆無此教語且前漢之末劉歆移書太常請建周官左傳古文尚書欲立博士而其言亦云古文尚書十六篇未嘗以為廿有五篇可見晋人皆妄說也能者非劉歆而誰

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

史記言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此而未嘗言五十九篇也至漢書始言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而未嘗言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也至東晋偽序始云悉上送官藏之書府又云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會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此其言將以取信於我後之人而不知其不可信者顯然也夫云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然已悉上送官藏之書府即漢書所謂安國獻之者是也故劉歆移書太常請立學官辭切不已但云古文尚書十六篇正與史記所載逸書得十餘篇者合既未嘗以為二十五篇亦未嘗以為五十九篇也由是觀之謂安國五十九篇未列于學官史遷劉歆所不載者此妄說也既云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漢武雖暴未至有焚書禁學之令頒行天下安國豈得廢閣詔令書傳成而不復以聞者哉武帝雄才大略表章經術偽泰誓之紕漏然顯猶豈其老學官講因巫蠱息經術誣武帝甚矣且安國既不以聞矣其後都尉朝安國之弟子也庸生實受業於朝之弟子也亦寂然未嘗言有安國之傳何也由是觀之謂安國承詔作傳不復以聞者此妄說也儒先之說惟陳氏頗為存疑陳氏曰考之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弟子相承以及塗惲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玄作傳註解而逵父徽實受書於塗惲逵傳父業雖曰遠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晋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注經傳有援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泰誓則云今泰誓無此文蓋伏生書亡泰誓泰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時河內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烏之神實偽書也然則馬鄭所解豈真古文哉故孔穎達謂賈馬輩惟傳孔學三十三篇即伏生書也亦未得為孔學矣穎達又云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云亂其紀綱以為太康時皇甫謐得古文尚書於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之蓋自太保鄭沖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為豫章內史奏上其書時已亡舜典一篇至齊明帝時有姚方興者得於大航頭而獻之隋開皇中搜索遺典始得其篇夫以孔註歷

漢求無傳晉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而散在民間故耶
然終有可疑者○今按陳氏之說猶有未備蓋安國子孫
苐〻相承者實先漢之古文而非晉人之古文也由是觀
之謂以晉人之古文以晉人之作傳而傳之安國之子孫
以貽後代者妄說也

舜典

孟子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鄒魯相去地近
孟子生距孔子時未遠子思曾子又適傳並孟子所傳尚
書頗脫舜典二字亦佚秦火之餘數百年后土壁所藏之
本然后增此二字邪且伏生年已九十當其傳晁錯時固
在文景世考其生之辰猶在秦火未燃之前今馬遷史記
亦從慎和五典接於堯善之之下未嘗分則伏生所傳之本
正孟子所讀之本而安國之本決非孔壁所藏之本安國
所傳之本既非孔孟相傳之本決則舜典二字実為贗增
可知矣或曰科斗字難寫故多既誤而引經遺忘謬讀
不精熟耳子不古文之信壁藏之據何哉曰吾子挾古文
以切伏生據壁藏而禽孟子似也不曰壁藏乃東晉所上
古文亦有夫說說者乎當漢之初唯張霸偽泰誓盛行而
群儒群而攻之爲耳其他古文既云出於壁藏者実豈與
晉古文同者哉馬氏傳經群書考據猶深所作本紀亦同
今文尚書也間或掇拾先漢古文耳何有一言一字及此
晉人之古文耶然方其造意增此二字之時特不過如皐
陶謨稷出益稷二字蓋曰簡〻重大然也初未嘗偽爲曰
若稽古以下二十有八字猶有使人合前段而觀其文理
血脉之意及姚方興增二十有八字之后而舜典遂與堯

典抗而分爲二篇愈近愈失其真矣學者當知張霸孔安國
等增舜典二字贋也其爲聖經之害猶淺也至姚方興增
曰若以下二十有八字贋之贋也則其爲聖經之害益以
深矣知謂聯近理而大乱真者也世之儒者何若信此假
符之浮雲以蔽誰吾聖經之白日也邪
曰若以二十有八字
古文分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而姚方興者云得此二十
八字於大航頭上之自今觀之蓋做堯典首章而爲之也
辛其間紕繆顯然有可得而指言者何也堯吁嚚訟之薦
共工而未去也其后曰流共工於驩兜所以終此文意竟

卷二 白雲山房

咈僉之薦鯀而未去也其后曰殛鯀於羽山所以終此文
意竟曰我其試哉其后歷試諸難又所以終此文意舜大
功二十堯大功一舜之功皆堯之功也孟子曰堯舜之知
不徧知仁不徧愛急先務急親賢可謂深知堯舜者此可
見虞夏史臣之善觀堯舜也以堯舜爲一体也離而二之
不見史臣之本意矣一可疑又篇首即曰允恭克讓而克
讓之實正在三載汝陟帝位之言及舜終文祖之事離而
二之則克讓之言爲無徵虛設終受之事爲無首突出矣
二可疑依古文分之則篇名堯典而訖於釐二女欽哉之
語於堯不得考其終篇名舜典而首慎徽五典之語於舜

不得考其始依伏生書讀之至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
而后堯之終無缺貫於前而不可截欽哉以上爲堯典矣
起有鰥在下曰虞舜而后舜之始文理通於後而不可截
慎徽以下爲舜典矣其文理接續首尾一事如此則堯舜
誠爲一人舜典不必別出矣且既曰虞舜而欲曰帝舜既
曰帝舜而猶未陟帝位非經文簡質之体三可疑其曰濬
哲云者玄王相土之德也是在商頌長發其曰文明云者
大人德普之天下也是在乾卦文言又二字乙之篇首以
言堯也曰溫恭云者古昔先民之傳也是在那之四章曰
允塞云者周宣王之猷也是在大雅常武曰玄德云者玄

卷二 白雲山房

王之德也亦在長發又見淮南子鳴烈訓舜爲大聖人固
无待於叢集古今之美德衣被而說合之也若果如方興
所言吾将求其備世未有濬哲而不文明者亦未有文明
而不濬哲者四字長二字蓋做篇首明文思三字而不覺
其重復也世未有溫恭而非基衆德者亦未有允塞而非
備天道者四字亦長二字蓋做篇首欽之一字而不覺其
繁蕪也苟爲不然則商之孝子順孫竊取二字以頌始祖
而黙寓其不足於文明溫恭允塞之意以示譏諷周之忠
臣義士竊取二字以美宣王而黙寓其不足於濬哲文明
溫恭之意以示譏諷豈詩人忠厚之旨哉乾之大人止文

明而尚欠六德古之先民止溫恭而欠六德是詩人孔子
吐詞爲經者尚猶有欠缺不完之處不如方異之善覡聖
人善言德行也四可疑乃者継事之绊史記伯夷列傳用
試之於位綴於岳牧咸薦之下与経合乃命以位之乃字
實出伯夷傳而失其音何者帝曰僉予未嘗即命以位必
曰我其試哉必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今以乃命以
位綴於玄德升聞之下不見帝堯慎重歷試之意五可疑
凡其可疑者如此而僞且妄然君之不自疑者其心必曰
吾世爲曹吾地至聖吾文古吾勢便雖畧取衆美以無道
行之其誰敢不畏故也吾固以爲伏生書獨得其本真

白崖山房

或者乃起而覆曰子之言誠与孟軻合蔡傳中竟其位字
之失遂以職位爲之分既不知方異之意因下文汝陟帝
位之位而言也否則章首既言帝舜而下文方言命以臣
位邪且一篇大事莫過禪位一節豈方異之言及於职位
而止邪蓋蔡沉之意不過區區爲方異将順之忠臣不敢
明指其僞故如此耳真所謂局促如轅下駒者也吾無取
乎爾

大禹謨

变乱聖經之体者大禹謨是也凡伏生書典則典謨則謨
誓則誓與謨誓雜者未之有也今此篇首至萬世永頼時
乃功謨之体也自帝曰格汝禹至率百官若帝之初典之
体也自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至七旬有苗格誓之体
也混三体而成一篇吾故曰变乱聖經之体者大禹謨是
也雖然不惟变乱之而已而又反易之爲皐陶爲謨之戒
帝曰毋若丹朱傲帝之命禹曰汝無面從退有后言交相
儆戒如此而此篇禹以六府三事自述而帝以地平天成
萬世永頼歸功是反易謨之体也堯典曰乃言底可績可
之一言豈以舜之功爲有餘哉正天子告臣之体黜禹儆
勉之意今此篇曰惟汝賢懋乃德嘉乃丕績則謎禹之詞
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則少禹之詞也至於

白崖山房

詢事考言以爲慎重受禪之実事曾無片語是反易典之
体也古者誓師而出兵敵于天下今會后誓師歷三旬之
久而苗民逆命是苗之誓茫無成筭猶在甘湯太牧之下
也而可乎是反誓易之体也吾故曰不惟变乱之而已而
又反易之爲此之謂也

曰若稽古

首句做堯典皐陶謨雖兩做之而做皐陶謨之意多故不
曰帝禹而曰大禹蓋此篇以謨稱故曰也雖以謨称然事
体莫重於受禪主意尤注於撰典故即以文命二字做勲
二字既做放勲二字又恐人得以窺其迹下文后克艱二

句獲釋而微皐陶謨也夫其変見出没至於如此李者豈
得容易窺之哉文命二字史記以為禹名而此不從之以
敷于四海綴其下者亦此人善変見之一端也猶放勲二
字堯典以為至功之意而後人乃引放勲曰初何害於経
邪此人頗能深知曲折如此宜其大肆手筆以藐然揑尊
於後世也欽數于四海約禹貢東漸数句之旨而成文祗
承于帝之語王耕野曰當合下節曰字㸃句而此句倣周
誥旻承于旅之句其意必曰旻字固新奇猶不若我祗字
為精切且同彼用旻字則蹈襲易見故換作祗字即後世
作詩奪胎換骨之法也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后克艱厥后之言於皐陶謨允迪厥德用其意於孔子論
語用其辞后即君字之別名艱即難字之換字也臣克艱
厥臣於皐陶謨謨明弼諧用其意於孔子論語用其辞臣
即語之臣艱即不易字之裁字也有皐陶謨以為繩墨有
聖人所引之言以為話法由是而作為聖経以究君子天
下其誰則敢議宜乎後之儒者皆俯首為之服役誦讀之
不暇也蓋至此而孔子亦在其範圍之内矣何者后聖人
固宜讓前聖人也雖然吾則不能無言焉夫聖人敘居遂
捨前聖之格言而追述一時之方言豈偶忘所删述之経

邪抑豈定公質下不可與入大禹之道祗可與述世俗之
常邪以孔子為必居一于此二者吾則不敢以為然也

帝曰俞　　惟帝時克
俞見前篇允字亦見前篇若茲見周誥諸篇嘉言罔[illegible]
之別伏字見盤庚毋或敢伏小人之攸箴野無遺賢見詩
小序萬邦咸寧見易大傳稽于衆見召誥稽我古人之德
稽謀自天之稽字舍己從人無告見孟子王制亦曰天民
之窮而無告者不虐二字即洪範無虐字文五十年李文
子曰君子之不虐幼賤不廢廢字見八柄困窮字凡二次
用一則商書子惠困窮惟帝二字見皐陶謨時克微時奉
此可見蒐集之大畧但舍己從人一句孟子蓋以言大舜
樂善之誠此則舜之言而以惟堯能之畧不同耳孟子大
賢也且生又后安得与大舜爭強奪堯而即与舜

益曰都　　爲天下君
聖神二字見孟皇天字眷命字俱見周書奄有四海見
詩奄有四方伊訓又言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

禹曰惠　　惟景響
景字古文無彡唐玄宗天寶三載命集賢李士衡包改古
文从今文時所增也今从古文惠迪二句即作善降之百
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意景響二字見荀子諸書荀子富國
篇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影響楊倞註響讀爲嚮又
曰其下應之如影響人主道篇曰形下如影齊給如響

益曰吁戒哉　　四夷來王
詩曰用戒不虞以儆字代用字以無字代不字依無逸當
亦作罔隣於逸然句法名同而用語逸游莊周禹樂字任
賢二句見戰國策趙武靈王曰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
禮曰疑事勿質儆戒一句提其綱下文三罔是儆戒其修
諸身者三勿是儆戒其施諸朝廷者一惟是儆戒其允問
志慮者又二罔是儆戒其施諸民者二無是儆戒其始終
者末句儆戒之效也傳二十年臧文仲曰以欲從人則可
以人從欲鮮濟

禹曰於帝念哉　　俾勿壞
此一節全宗左傳文六年邾文公曰命在養民七年郤缺
言於宣子引夏書正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
俾勿壞而無上文一段但其下釋之曰九功之德皆可歌
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
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今修飾其文於上如此維修
修字見禹貢　今按此章累有如上文數語則郤缺不
訓釋於下觀郤缺訓釋於下則上文決无无此長語王耕
野云戒之一句誘之以賞也董之一句懼之以刑也勸之
以九歌和之以樂也三者並用所以能使治功久而不壞

也襄公廿八年晏子曰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
之帝曰俞地平天成時乃功僖二十四年君子曰子臧之服不稱
也夫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文十六年史克曰云云又八元内平外成
禹曰朕云云　罔克一節
此因孟子有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又見下文皐陶陳謨故
意當時禹必讓皐陶也王耕野先生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夫禹又安得以無功而辭民不依出於不情非臣子所以對君父
之語莊八年公曰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帝曰皐陶一節
方欲稗禹因薦皐陶而遂與皐陶言者做堯與禹拜稽首
讓于契稷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而其下因亦命弃契皐
陶也惟玆臣庶孟子以爲舜告象之言下文汝其于予治
此則曰罔或干予正于去一鉤作干又止陷穀一干字何
其神於變化邪堯典命皐陶曰汝作士五刑有服此則曰
汝作士明于五刑又皐陶方施象刑惟明堯典命皐陶之
先命契曰敬敷五教此則曰以弼五教弼又后篇弼成五
服之弼孟子曰舜命象曰汝其爲予治此則曰期于予治
至此句而變化之神拙矣改其字爲期字音之同也于予
治立字終於爾褻則除跡顯然矣吾故曰拙或曰此人才
思足以詔易其斯以必竄此者將以嗤後世之無人也刑

白雲山房

期于無刑之言民協于中見呂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時
乃功見皐陶謨淮南子詮言訓聽制中者皐陶也
皐陶曰云云　帝德一節
愆字見詩不愆臨下以簡見論語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
御衆以寬見語寬則得衆罰弗及嗣用孟子罪人不孥賞
延于世用孟子仕者世祿宥過無大二句用康誥人有小
罪非眚云云乃不可殺又堯典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罪疑二句賢人以下忠厚之事聖人似不止此與其殺一不辜
二句見左傳襄二十五年聲子曰夏書云云易曰天地之
大德曰生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民望之若水之就
下沛然孰能禦之荀子哀公問舜冠孔子不對曰其政好
生而惡殺焉所謂好生之德洽於民心也有司皐陶自謂
也士師司刑不犯者即上言期于無刑民協于中也襄二
十六年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
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
寧其利淫不僭不濫此易所以獲天福也荀子君臣篇賞
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
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
允出玆在玆
襄二十四年仲虺曰夏書曰念玆在玆順事恕施也現辭

白雲山房

氣做非指皐陶哀公六年左傳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
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云云又曰允出茲在
茲由己率常可矣杜預註曰又逸書言信出己則福亦在
己孔安國曰信出此則心亦在此義書傳曰誠發於心亦惟
在於皐陶也今承左傳孔子辭氣則在茲恐非指皐陶
亦詳念茲在茲四句　念功
襄二十一年臧武仲曰能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
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
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
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
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
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正義曰此斷
章為義故與尚書本文精殊也孔安國傳曰念此人在此
功𢑴此人在此罪言不可誣名言此事必在此義信出此
心亦在此義言皐陶之德以義為主所宜念之猶不敢與
內傳太遠也至蔡沉云念而不忘固在於皐陶舍之而他
求亦惟在於皐陶名言於口亦惟在於皐陶誠發於心亦
惟在於皐陶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於皐陶者惟帝深
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殊不知襄二十四年仲尼曰夏書
曰念茲在茲庶順事恕施也仲尼辭氣固非指皐陶又襄

六年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
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帥
常可矣孔子之意正與臧武仲由己壹也相合安得謂之斷
章晉人僞作安國傳者猶有疑惧之意與杜註不致太遠凡
此曲折閱細蔡沉一毫不加考據方且晏然自以為將順古文善
解文義其亦剛愎不遜犯顏事無質直而不有之戒者哉
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老子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而章又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又曰以其
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夫聖賢不得已而有功故功成
而自不伐非為天下之與我爭功也無所為而多能故能
多而自不矜非為天下之與我爭能也智哉老子閃姦打
訛下將以上也不足將以無損也不自大將以成其大也
將欲取之必始與之凡其所言無非立地步占便宜之術
與我聖賢大公無我盛德之至非為生正行干祿氣象固
若九地視九天之遠矣至於夏之之聖無所為而為不計
功謀利者亦不啻霄壤此水大之闊越也故其不矜不伐之
言未既於口而天下莫與爭之句已迫於下故之來若不
償其功之譯也先儒謂退一步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矣
然則此必指老子之言以為出於舜之口者何也曰其

意以爲天下皆服其功而其能爲可以當天下而不必辞也
墨天命辞投象象似不爲此曰聖人氣象果若何曰詢事考
言乃言底可績而已曰天之曆數在尔躬而即以戒辞綴之曰允執
其中四海困窮天禄永終而已堯即舜舜即堯夫道一而已矣决
不如是之贅也今謙堯曰舜亦以命禹之教言其外多爲称美
謙大之辞果曰亦以命禹决不如是之謏也且面謏之中而謀
利計功之意溢於言外果曰非據决不如是之同也

帝曰俾予從欲

莆大暮篇舜曰惟予從欲而治以上三節皆因皋陶謨皋陶
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數演成文帝以民協于中稱美皋陶
皋陶以好生之德洽於人心帰美於帝復以俾予從欲以治四方
風動帰休于皋陶与皋陶謨中儆戒之言殊不類蓋彼之美皋
陶者因禹有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之語而云然其意深遠矣

帝曰來禹

降水儆予見孟子成允成功見襄五年君子謂楚共王於
是失刑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
功持論遠書允信也功言信成然後有成史夏本紀禹爲
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聲爲律身爲度云云爲綱
爲紀傷先人父鯀功不成受誅乃勞心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
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於溝洫襄二十九年季札見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

又帝曰格爾禹

格爾二字見堯典格尔舜格尔衆庶朕宅帝位三十有三
載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堯十六即位而在位七十載試舜
三載其後十九載舜六十即位而在位三十三載蓋年九
十三歲則禹當攝位十有七年此蓋因孟子舜薦禹於天
十有七年故也耄期倦于勤用孟子堯老之老字意曲礼
九十曰耄百年曰期以爲耄則更有三載以爲期則猶少
七年故二字蓋本若孟子称樂正子之爲人既曰善人又
曰信人而結之曰二之中是也聖人辞氣恐不如是之巧
也倦于勤三字則決知其非大聖人之言矣何也与前後
爲戒飭之辞背而馳故也傳位天下之大事正欲禹之兢
兢業業日慎一日顧乃首以倦勤之言唱之哉此可决知
其妄也曰甚言己之老而衰以示禹當傳位之意也曰非
然也五十載陟方乃死柳下惠曰舜勤民事而野死祭法
亦以此爲言則年百有十歲非若前此九十三年之期也
而未嘗倦勤猶如此且言與行違而以此示人尚何足謂
之大舜哉孔子曰不知老之將至云耳趙孟偷人曰老將
知而耄及之荀子正論篇曰老衰而擅是又不然血氣筋
力則有衰若夫知慮取舍則無衰曰老者不堪其勞事休
也是又衆事者未識也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尔躬 王之 舜亦以命禹者若是而已
何為復增之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
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尔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
尔躬汝終陟元后堯曰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者若是而已何
為復增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
之言勿聽勿詢之謀勿庸堯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
以命禹者若是而已何為復增之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
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易曰吉人之辭寡
躁人之辭多舜大聖人也豈其躁而不吉哉韓子曰夫子與
回言不違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禹祗台德先也豈其衆人
而不回若哉大抵皆膠粘之飾辭耳故其文多支離而不貫
補綴而可厭缺假而不粹細冗而不切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允執厥中堯之言也見論語堯曰第二十夫堯之一言至矣
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先儒以為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
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自今考之惟允執厥中一句為聖人
之言其餘三言蓋出荀子而鈔畧掇拾膠粘而假合之者也

荀子正觀篇曰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
一之危其榮 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
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荀卿稱道經
曰初未嘗以為舜之言作古文者見其首稱舜之治天下遂
改二之字為二惟字而直以為大舜之言揚倞為之分疏云
今虞書有此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其言似矣至於惟
精惟一則直鈔畧荀卿前後文字而據以為己有何哉所謂
伯案據荀卿子上文有曰心者形之君也出令
而無所受令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其
精之至也不貳又曰心枝則無知傾則必精又曰有人也不

能此精於田精於市精於器之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
道者也下文有曰好義者衆矣而舜之獨傳者一也自古及今
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又曰蚊虻之声聞則挫其精可謂危
已未可謂微也此其精字一字之所自來也或曰荀子之言
精一以精一為一古文之言精一以精一為二此正猶南北
水火之不同也初何害其字之偶同哉曰非然也自偽孔
安國註古云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
先儒因其註而推廣之遂以精為擇善一為固執而有知行
兩者之分若原作者之意則正蹈襲荀卿之旨而何異之有
哉正猶揚倞分疏道經二字而為有道之經之意也夫荀子

一當引詩則曰詩云引書則曰書云或称篇名者有之何獨
於此二語而獨易其名曰道經哉若曰此二句獨美故以為
有道之經則出此二語之外皆為無道之經也而可乎維曰
荀氏不如是之悖也或曰先儒之释精一正与大学之格致
誠正中庸之择善固執論語之博文約礼大易之学聚問辨
無不脗合此其所以為聖賢傳授心法之妙也夫何疑之有哉
曰聖人之言平正通達明白簡易而言之弊也未嘗不當
其可禅位之時而授以大学之始教其得為畴乎善乎耕野
王先生之言曰堯命舜允執其中其說見於論語今推其意
若曰咨尔舜天之曆数在尔躬者言已之禅位出于天非有

一　白巖山房

所私於汝也允執其中猶言汝為好之允不中之事慎不可
為也四海困穷天禄永終若言所為不中而致百姓困窮則
女亦休矣蓋古人授人以戢位必有警飭之辞如舜命九官
皆勉以欽哉之類欲其知所戒惧而不敢縱恣云耳大舜聖
人也豈有蹈不中以亡天下然古人兢業自持日慎一日訓
飭之語觀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好慢游作傲虐則堯之戒舜
豈其過哉中土字事之當其可者謂之中其不可者謂之
不中於物之好惡人之賢不肖皆以中与不中目之孟子所謂
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只是指人之養賢不肖言之也其所
謂中不中猶南方人言可与不可好与不好耳蓋其常言俗

語雖小夫賤隸皆能言之初無所謂深玄高妙也傳者不察
其中為一方言遂以為此聖賢傳授心法也矣夫所謂心法
者蓋言治心之法耳其意以為人能操存制服此心使之無
過不及然後為能治天下故聖賢以此相授其說固若有理且
足以醒人耳目然初学之士於道未知向方必有先知覺之
士為之開示蘊奧則可舜自側微以至徵庸觀其居家則能
化頑嚚傲很者使不為奸命以戢位則能使百揆時叙而四門
穆穆過者化存者神治天下如運諸掌斯時蓋未聞執中
之言也而所為已如此豈其真行闇合耶抑天質粹美而暗
合妙道耶迨即位而後得聞心法之要則其年已六十矣然

一　白巖山房

自授受之后未聞其行事有大異於前日者是堯之所傳不
足為舜損益也舜生三十徵庸即命禹治水則禹生後舜不
過十餘年耳舜耄期而後授禹則且入九十矣使禹果有聞
道及此而後語之不亦晚乎且舜之称禹以克勤克儉不矜
不伐而禹所陳克艱之謨所論養民之政皆判然於理欲之
間而其言無纖毫過差者此豈猶昧於人心道心而行事不
免有過不及之失者必待帝舜告語而後悟耶方其未聞也
其心不見有所損及其既聞也其心不見有所益則謂此為
傳授心法吾未敢以為然也仲虺告湯以建中於民成王告
蔡仲以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成湯聖蔡仲賢臣猶

或可以與此盤庚告群臣以各設中于乃心盤庚之臣皆傚
上從康誥子貢宅者亦得以與聞心法之訓何邪蓋嘗論之
堯之告舜僅曰允執厥中而舜亦以命禹則其辭一而已當
無所增損也禹謨出于孔壁後人傳會竊取魯論堯曰篇
載記而增益之析四句爲三段而於允執其中之上妄增人心道
心等語傳者不悟其僞而以爲実然於是有傳心法之論且
以爲禹之資不及舜必益以三言然後喩我於可笑蓋皆
爲古文所誤耳固無足怪也不特此也孔子告顔子以非
礼勿視聽言動蓋教斈者不得不尓而亦以傳授心法切要
之言非顔子之明使不得聞不知今之教者於初斈之士動作
不循礼度者將禁制之使不爲手抑枯听之待其至顔子地
位而後約之以礼也是其爲說固有所不通耳孟子叙堯舜
至於孔子以爲見而知之韓昌黎謂堯傳之舜舜傳之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者皆言其聖聖相承其行事出於一律若
其轉相付授然耳豈真有所謂口傳面命邪道者衆人公
共之物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而謂聖人私以相授者妄也
湯文孔子相去數百歲果如何以傳授也邪若謂其可傳則
与釋氏之傳法傳衣鉢者無以異恐聖人之所謂道者不如
是也孔子告曾子以吾道一貫此亦尋常之語言而今人亦
推崇以爲其師弟子密相授而以爲曾子得一貫之妙且以一

與貫字相爲對待而訓釋之如此爲一如此爲貫皆不成
文理何以知之以曾子告門人以夫子之道忠恕而已
矣知之也蓋夫子恐曾子以爲己之道施於己是一般
施之人又是一般不知聖人之道退則修己出則治
人成己爲忠成物爲恕人己雖有不同而道則安有
二致故曰吾道一以貫之門人不喩其意而曾子曉
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故即其実以曉之知忠恕
出於一致則知夫子之道果是一以貫之矣此与子貢
論多學而識而告以予一以貫之者語意不同此則
言我之道是人己一貫彼則言余之於斈非多而識
乃以一貫之猶所謂通於一而万事畢云尓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頼

僖二十四年君子曰夏書曰地平天成称也文十
八年史克曰堯斈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
不時叙地平天成斈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
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禹曰枚卜功一節

哀十六年楚王与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十八年君
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龜
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蓋

司馬子良之卞也親瞻曰如志故命之及也巴師至
將卜師王曰爭如志何卜焉此所謂朕志先定者
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
人謀及卜筮汝則从龜从筮從卿士从庶人民从
是之謂大同此所謂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
協左傳曰卜不襲吉周書曰一習吉又石奥曰
蔵習其常祥々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
堯典曰禹拜稽讓于稷契暨臯陶儀礼曰敢
固以辭原思辭祿子曰毋禹讓于稷契暨臯陶
帝曰俞往哉汝諧

不

一 白雀山房

三旬苗民逆命

伏生書廿有八篇渾々爾灝々爾噩々爾典則典謨則
謨誓則誓誥則誥如堯典一篇述堯命羲和放
齊兜四岳及禪位之事曁舜受禪巡狩命九官十
二牧之事綱領宏張循々有序固非史臣之有意於文
治之盛言之自不能不文也臯陶謨一篇君臣一堂之
上更相戒敕陳謨之体又如此禹貢洪範顧命各是
一体真如日月列星之施于天山川岳瀆之經于地非
後世老于文墨者之所可企而及也至於殷盤周
誥則又詰屈聱牙有難以句者矣若夫古文者除禹

謨一篇之外餘五子之歌而下如出一律間或有異
者不過改易增損畧加潤色即爲一篇耳非若今文
之篇々出於事實也廿有五篇之中獨禹謨一篇長
且多於他篇若以振發其奇而非寂寥短章之比也最
其用心者在此篇最爲紕繆者亦在此篇故雜三
体而爲一原其初意專爲禹受禪而作特堯曰首
章而發意構其太寂寥故首之以謨終之以誓自今
覞之臯陶謨已備載禹之謨矣而又有大禹謨篇豈
得不爲長文哉耕野王先生曰禹謨一篇出於僞作
其征苗之事亦不可信今按征苗一段雖爲欲演長其

不

一 白雀山房

篇句而設然此人之會萃諸書踏襲而成文亦不可
不知也今畧舉一二戰國策曰禹袒入裸國史記吳
起曰昔者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修政不德禹滅之遂
有禹徂征之事傳十九年子魚曰文王聞崇德亂而
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又
因文王伐崇三旬弗降遂有三旬苗民逆命之事因
子魚有勸襄公退師無闕而後動遂有益贊于禹
之事因文王有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遂有誕
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之事

奎監藏神

召誥曰丕能諴於小民今休

奉辭伐罪

哀二十三年知瑤伐齊曰以辭伐罪

唯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緇衣說命唯口起羞唯甲胄起兵今上句用唯口字下句用興戎字合作一句爲若說命之言取諸此者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周語內史過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

班師振旅　左傳襄十年荀偃士匄請班師傳

又云出日治兵入日振旅

荀子成相篇舜授禹以天下尚得推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二苗服舉舜畎畝任之天下身休息莊周曰舜舞干羽於兩階而有苗服淮南子齊俗訓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時天下大雨氾論訓舜干戚而服有苗許慎注舜之初有苗叛舜執干戚而舞于兩階之間有苗服從之以德化懷來也

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詩曰致天之屆易謙之彖傳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下文有地道人道鬼神四句連類而及所謂史口爲經決非因襲之語今易盈字滿字易虧字爲損字所以新其字也易虧盈爲滿招損易益謙爲謙受益所以奇其句也藏形匿迹如此然後以時乃天道束之於下於彖傳頓簡順逆迴不同矣自以爲能怳虎豹變見出沒人孰得而搏捕之忽然想之不離一天道虧盈而益謙也以此欺孩童乳臭者可矣若以欺明鏡止水之賢人君子烏乎可且蹈襲而無當以上文覌之舜稱禹不自滿假不矜不伐矣禹何弗謙之有是於上文无當以下文覌之即引舜之至德要道所以感通神明者謙又不足以言之也是於下文無當此之謂百孔千瘡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亦允若

此因堯典父頑字與皐陶謨苗頑弗即工之頑字相同而遂蒐輯此二條以立言萬章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無于父母三字長息問于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則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此三句

恐爲逸書然亦未㫖必蓋以二人口氣無引書曰之文故也首以帝初于歷山者因史記耕于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故也言初者以見其後之化也所以承上起下之辞也此句乃晋人所增當删蓋旣云于歷山正以田而往也與下句往于二字重復有碍學者讀憤不覺細味之自見負罪引慝一句亦晋人所增當删蓋因孟子下文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之意而用此四字於二條之間亦所以承上起下負罪二字用廉頗負荊謝罪之意引之一字昔引咎責躬之引慝之一字用詩之死矢靡慝之慝然虞

本

白雲山房

於心之思慮擬議曰之自責自艾然後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者是乃所以言賢人君子以下之事而非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之所作爲也辞雖貫穿而意實侮舜矣故曰當删號泣于旻天之上加日字乃此人之故知如此聖化神矣恒情罔測礼家雖有三諫號泣之說然當耕而耕日日號泣亦非存心不他之義不若萬章長息無此字語尤圓而洽也祗載三句見孟子且有書曰二字此可知其必爲逸書無疑當拈出而標註之然後見後學尊經之意不敢以魚目褻我明月夜光也瞽亦允若孟子有瞍字爲是今此

人節去瞍字者因堯典有古子之文故也當是時四岳旣居顯位而復當堯天子之前故言瞽字無害今舜旣爲天子矣禹益皆其臣子又非帝堯當陽之時瞽瞍爲天子之父卽後世之所謂太上皇也公然以待有鰥在下者父之名稱稱之但知字之可據而不知時地之不同吾恐禹益之心不惟不敢亦惕然有所不忍乎記曰擬人必於其倫聖天子之父亦旣允若矣底豫矣諄諄口之以濟諸蠢黨分比之苗可謂於其倫乎哉以明月夜光而投之以彈射雀此逸書之不幸也急於蒐葺而不知其上下文不從字不順

本

白雲山房

句句失其戒皐陶謨之昌言追不類此崇伯子之所以薦于天者決知其不然吾以爲晋人之誣伯益尊矣安得不昌言以排之哉或曰伯益特借瞽以明至誠感應之机云耳吾子何求之深耶曰事体不倒之甚感父頑者可以號泣祗載施之苗頑則不可試卽其言而例之必曰禹往于苗日號泣于旻天于有苗負罪引慝祗載見有苗夔夔齊慄苗亦允若然後爲至誠也不敎何以别乎其辞氣之獘必至於此且瞽之頑乃舜在下時之不幸此書之言又薦禹以後時所言晋人欲取以伸其說不知其不當言也此班師

一段啓瘖用文王伐戎事而失之遠甚舜禹感苗之
誠久矣與文王時勢之難者亦復不例之甚若前此
而誠猶有所未至文教猶有所未誕敷必待益之交修
不違而後求誠而後誕敷則衛武公以下之事湯武
亦不必然也然則何足以爲舜禹吾故曰非益之言
也誣之者厚也益必不忍借聖天子允若之父以例
苗頑也困父頑苗頑二頑字之相同而蒐葺此二條以
立者果信也

至誠感神矧玆有苗禹拜昌言曰俞

誠字見召誥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感神明用孝經

通于神明句矧苗用孝經通於邦家意禹拜昌言曰
俞全用皐陶謨語上文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則下
文宜牽遠於苗者以爲況方与无遠弗屆相照應顧
乃引天子宮禁之內親父以爲況此文義之不相照
應者也親〻而仁民順而易者苗民弗用灵逆而難
者也取順而易者以況逆而難者將以明禹之不能
格綵耶此豈近於人情益果以禹之至誠不能感神
格苗何不昌言於未出師之前及旁師費食三旬之
久然後乃教禹以講又教以至誠斯師也謂之何哉
追左傳所謂逆延之師者与禹拜昌言曰俞者拜愼

厥身脩至逆可遠在玆之昌言也移於此玆所謂感者也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或曰字之政詰古文不遺餘力矣其亦有所據乎自
魏晉以來明智之儒不可枚擧皆尊信古文而伏生
書反附麗以行至于之身而深距之若無所據則不
免於侮聖言者矣予獨且奈何哉應之曰無所據
而妄爲之說小子何敢吾所據者匪從天降匪從
地出即以伏生之本經而斥僞書之墨守也不然則
晉人僞書反爲膏肓沉痼之疾而伏生所傳者聖人
之本經反爲千載之廢疾矣予之沒〻於攻之者將以

箴膏肓而起廢疾耳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傳曰
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雖堯南面而立舜北面而朝天
下不可一朝居也夫堯舜賞功之實果何在哉匪堯
牽舜舜十六相也耶堯舜罰罪之實果何在哉匪
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也耶故曰四罪而天下
咸服晉人竊取莊周之寓言乱我聖經之正理莊周
曰孫叔敖甘寢而郢人投兵舜舞干羽于兩階而有
苗來格晉人愚而受欺以爲文德格遠眞聖人過化
存神之事於是捃撦叔蒐篤空紐捏創爲征苗之誓
以拓衰一篇之文而有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

苟有苗格之言後之儒者不復致思不加參考遂至曲為弥縫兩可依違寧使正經之蔽虧譸言邪說之亂真嗚呼惜哉真所謂以華冊亂竊疪以瑕纇奪正理者矣未嘗考互參訂安能深知其為膏肓沉痼之邪說所以惑世而誣聖者耶考之堯典曰竄三苗于三危蔡曰蓋其負固不服乍臣乍叛舜攝位時而竄逐之禹治水之時三危既宅而猶頑不即工則舜之竄為徙竄而史臣四罪咸服之言當削矣此其違經叛聖黨邪說而助之攻正一也考之皐陶謨禹曰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初不嘗

白崖山房

有命禹徂征之事帝又曰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則帝以付皐陶之象刑若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者是也又安得有命禹徂征之事蔡沉曰禹攝位之後帝徂征而猶逆命其違經叛聖黨邪說而助之攻正二也考之禹貢曰三危既宅三苗丕敘与堯典竄三苗於三危之文特相照應与帝命皐陶為士五流有宅之刑特為互見可見伏生聖經未嘗失其本經非獨身以傳授而為壁出之善本也明矣今蔡言既宅丕敘之後而舊都猶頑不即工則安得謂之既宅謂之丕敘哉且其負固登力之時不假用兵而可以

遂宅丕叙之於三危之遠顧於舊都遺落之種乃敢阻兵安忍而逆命抗衡於誓師之久又不通之說矣此其違經叛聖黨邪說而助之攻正者三也又考之呂刑曰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於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蔡沉曰呂刑之遏絕通其本末而言所謂本者非言舜之竄逐時乎所謂末者非言舜之分北時乎夫本

白崖山房

之時既言有舊都之頑在安得謂之遏絕哉末之時既曰來格矣又從而遏絕之不幾于遏絕已降者乎此其違經叛聖黨邪說而助之攻正者四也呂刑又曰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又曰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曰有辭於苗曰無辭于罰曰乃絕厥世皆与堯典皐謨禹貢合而獨無一字及於徂征來格之意与禹謨合蔡沉猶不能辨其有罰無心亦以甚哉此其違經叛聖黨邪說而助之攻正者五也至

於堯典之末而特書分北三苗一言者是耶禹共三
危既宅三苗丕叙之意豈有宅也蓋竄迁之時有頑
不即工者皐陶以象刑謫遣之禹於雍州即隨至而
宅叙之此其首尾照應較然可尋文理血脉貫通無
間安可以徂征來格之文反易明徵之實迹哉且人
既來格不可追其既往革心向化之人聖人必不分
背之聖人既分北之則決非來格之人來格之與分
北不啻氷炭之相反也夸者將以分北爲是乎將以
來格爲是乎如以來格爲是則大禹謨爲真堯典
僞矣如以分北爲是則堯典爲真大禹謨爲僞矣堯

白雲山房

典既爲僞則皐陶謨禹貢呂刑皆不足信也皆可删
也大禹謨爲僞則皐陶謨禹貢呂刑皆昭如日月也
皆不可以附麗倂列于五十九篇之內也二者必居
一于是安得依依茫茫爲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兩
可依違于其間使千載而下舜禹大聖人獨蒙分北
已降之過者哉夫使我二帝三王之正經萬古如長
夜混珠於沙泥豈非吾儒之罪也哉聖經如日焉足
混之吾嘗原晉人之心矣以爲非勦取文王伐崇修
教因壘之降不足以形容舜禹過化存神之妙殊
不知天地之大德曰生非不欲爲無秋之春也然四

時以序而行不能即夏而爲春故君子靜覌天地震
曜殺戮之心是即天地生育長養之心不必別求天地
之心也聖人法天者也賞以類天之生育養長刑以
類天之震曜殺戮故君子靜覌聖人流放竄殛之心是
即聖人過化存神之心不必別求聖人之心也如必以
流放竄殛之刑爲不足以盡聖人過化存神之妙而別
求于羽以爲奇則吾嘗求其倫古之人所以大過人
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故九經之序由家以
及朝廷由朝廷以及其國由國以及于天下三苗天
下之荒服也共工驩兜鯀朝廷之臣也今旣能忽

白雲山房

然而使有苗之來格矣又何不忽然而使工兜鯀之
勸化尚何以流放殛爲哉商均傳家之子也又何不
忽然而使商均之洗心尚何有不肖爲哉是則猛虎
毒蛇之不能擾則不害其爲天地工兜苗鯀之不能
化不害其爲聖人而立異以紊聖經即爲邪說也昭
昭矣斯義也晉人固不足以知之蔡児畧知其說之
不通曲爲文飾又不自知其立說之牽剌也其注皐
陶謨曰敵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禹以征之征之不
服以益之謀而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北之
然則伯之班師特以誘苗之降及其既格即從而分

北之是歟甚不見而敢之也焉有仁人在位罔苗之
事而可為哉猶自誇以為知聖人兵刑之叙与帝舜
治苗之本末豈非誣而可憐哉於彼則曰以益之諫
又增修德於此則曰舜之文德非自爲班師而始敷
則彼所謂增修者果何物也耶註之上文既曰苗之
來格非以舜舞干羽而至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
之舞適當其時則益之戒爲空言無補而作史者亦随
事創兒之常耳下文復曰作史者因即其実以形
容有虞之德千載之下猶可以是而想其一時氣象
夫奉辞不足以服敵則其用兵也誠為兒戲舞羽無
關于向化則其又舞也不過目觀如此氣象尚何可
想之有此其言皆自相牴牾者也且有苗之格既逆
於三旬之徂征又不爲干羽之速化則其格也豈別
有神異以驅之耶凡皆弥縫謟佞晉人之詭而逞其兒
童之見無足取者豈惟無得於心故不得於言也耶

不　白崖山房

五子之歌

史帝啓崩太康立帝太康失國昆第五人須於洛汭作五
子之歌襄四年魏絳曰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云云此篇節
取其后曰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未嘗言太康畋也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周語單襄公曰夫盖人其益下滋甚故聖人貴讓且諺曰獸
惡其罔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今改上字為下
字淮南子說林訓君子之居民上若以朽索御奔馬泰族訓
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
寧

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晉語知伯國曰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云云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
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十六年單子曰位於七人之下而
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之本也多乱而階乱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将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文十八年史克曰[illegible]

其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墻

越語范蠡曰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
肆与大夫觴飲無忘國常戰國策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宣元年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墻

第三章

左傳哀公六年楚昭王有疾不祭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

不　白崖山房

恭不失國也宜裁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
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此語今以為五子之歌第三
章但歌中無帥彼天常一句下亦微異其行歌作厥道乃
滅而亡歌作乃底滅亡杜預註逸書滅亡謂夏桀唐虞及
夏同都冀州不易地而亡由於不知大道故孔穎達疏曰
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為逸書解為夏桀之惟王肅云
太康時也案王肅註尚書其言多事是孔傳疑肅見古
文匿之而不言也夫作古文者以仲康復立故以五子
能明祖訓然當作歌之時羿雖距太康于河猶未至於
滅亡也故改作乃底滅亡言其勢至於滅亡也由所滅而亡

則杜註以為夏桀之時者為當由乃底滅亡則未知或為
太康之時或為夏桀之時也孔疏此章於當書安無辨証
之語於左傳則曰此多帥彼天常一句又字少異者文經
篆隸師讀不同故兩存之又曰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
蓋疑古文為王肅所擬也。今按此帥彼天常一句改其
其行為厥道者則故為謬亂以惑學者改乃滅而亡為乃
底滅亡則欲迁就其說以當太康之世然不知此章之体
句〻用韻今厥道一句獨不用韻則其不知而妄改卒亦
莫能掩矣以為王肅所擬者甚是又恐作古文者見王肅
之言而附會改書亦未可知也

其四曰明〻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

和鈞王府則有

國語單穆公曰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常昭注
逸書單穆公下文又曰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
為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

鬱陶乎予心顏厚忸怩

孟子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詩曰顏之厚矣又晉語平公
射鴳忸怩顏

胤征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

今按左傳昭廿三年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
愛雖小必濟而不云夏書有之曰但改其字作厥字改雖小
必三字為允字

荀子君臣篇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今作改異

史記帝中康時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一每歲孟春 至 邦有常刑

襄十四年師曠引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
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
周礼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
用法者國有常刑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

襄二十一年祁奚曰詩曰惠我無疆書曰聖有謨訓明徵定保杜註逸書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安定之又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杜註謨鮮過有謨勳者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孔穎達正義云此引書曰夏書胤征之文也彼作聖有謨訓此云惠訓不倦以爲晉人改書之勳爲訓不可得而知也以爲祁大夫改晉人之訓爲勳亦不可得而知也但謨鮮過承謨勳而言惠訓不倦承惠我無疆而言則我的然知杜註之是矣然則晉人之改勳爲訓爲訓者實因惠訓之訓字而改也古人之引詩書必不奪書以与詩也且書曰之上未有夏字訓字不換不可以入胤征蔡氏不知考証區區之忠大忠之賊也

大夫崑岡王石俱焚

晉書袁宏三國名臣贊云滄海横流王石同碎又列琨傳同可見是晉人語

仲虺之誥

恐來世以台爲口実

襄二十二年公孫僑對晉人曰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実

楚語王孫圉曰使無以寡君爲口実

白雲山房

其亡、殖有禮覆昏暴

閔元年仲孫湫曰魯不棄周礼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携亡覆昏乱霸主之器也又晉語公孫固曰晉文子路有礼矣樹於有礼必有艾語曰

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礼之謂也

史記湯修德諸侯皆歸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

惟有慙德

襄二十九年季札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

愼厥終惟其始

表記子曰事君愼始而敬終

肇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

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聞

史記桀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亢倉子農道篇凡苗之患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秕不知耨者去其兄而養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秕

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

襄三十年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此其句法意義雖不相類但目擊莠字而并其獨智則不可

白雲山房

誣也或曰子之据援無乃已甚乎曰非然也魏徳取于前茁秀取于後仲虺之志在于中其當時萬幕之情固如此也又定公夾谷之會孔子曰用秕稗也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荀子堯問篇莊楚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者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今改諸侯字為能字改自為謀而四字為謂人二字又摘去得友者伯得疑者存二句其取舍之意亦有識矣而於下文即積奪周公之言之者意以与仲虺蓋不可也周公謂伯禽之傳曰蓋志而子美徳乎對曰其為人寬好自用以慎三者其美徳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徳乎君子如以道徳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寠小也君子力如牛不与牛爭力走如馬不与馬爭走知如士不与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器也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見士周曰無乃不察乎不問則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又好問字見中庸裕字見今文書即淺字之反也揚倞註中蘬即仲虺蓋見古文摘取其語而云然也細玩之恐非一人、

台鼈山房

定元年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

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襄二十九年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引志為誥改國之利為邦乃昌宣十二年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仲虺有之曰取乱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襄十四年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之道也王義曰此傳取彼之意而改之辞匪本文也

寔繁有徒

左傳昭廿八年叔府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寔蕃有徒杜註鄭書古書名張霸之偽也多遺古文之蒐也已蔽又襄二十九年子大叔鄭書有之安定國家必大焉

湯誥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周語内史過曰其在湯誓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韋昭註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

尚書小疏

則已散亡矣　今按論語朕躬有罪無以萬方〻〻有罪〻
在朕躬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
周語單子曰先生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
造國無云云天休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於汝萬方百姓尔萬方百姓
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
晉語韓宣子曰上下神祇無不徧諭也定公年渾良夫叫
天無辜
史記夏桀不務德而殘傷百姓〻〻不堪

不

白雲山房

史記自契至湯八迁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誥一作帝
告又葛伯不祀湯始伐之
王曰嗟尔萬方有衆明听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
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晉語梁由靡曰以君之靈鬼神降衷
吳語夫差曰今天降衷于吳內傳刘子曰民受天地之中
以生左傳天誘其衷中庸曰天命之謂性
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与之戮
力以与尔有衆請命
淮南子氾論訓上高皇帝云以与百姓請命于皇天漢書

賈捐之曰頼漢初興為百姓請命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否伊尹曰明哉言能
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
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又伊尹云云汝鳩汝房既絀
夏命作湯
隕于深淵　萬方有衆　降災于下邑
左傳芋尹蓋對吳人之言　盤庚曰有衆咸造又曰綏爰
有衆微子天毒降災荒殷邦
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命明威致
王罰

不

白雲山房

聿求元聖与之戮力
孟子曰伊尹聖之任者也漢高祖曰臣与將軍戮力而攻
秦　嗟尔萬方有衆明听予一人誥有衆二字見盤庚湯
誓称朕今殷既克夏以天子之稱自称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尔萬方百姓
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道福
善禍淫降災于下以彰厥罪
此一段修飾呂刑文彼皆論苗移以加之桀弗用灵滅德
也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作威也殺戮無辜爰始淫
為劓刵椓黥所謂敷虐于汝萬方百姓也虐威庶戮方告

無辜於上者所謂尔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
無辜於上下神祇也又於下文有曰上帝不蠲降咎于苗
者所謂天道福善禍災于夏以彰厥罪也但恐桀之見災
於地下曰以數苗者數已何居苗之見報於地下曰已罪
終不可逭收桀連坐矣忍君子斷之曰桀之惡固不臧
於苗但盗獄辜罔中於信故不能如苗之無辜於罰收
誓俾暴虐于百姓金縢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今
則反用之曰降災于夏以彰厥罪所謂是可忍也多方曰
誕作明主又曰告尔有方多士

王歸自亳至于亳誕告萬方

不 白雀山房

周書多方小序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又多
方本篇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嗟尔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頒命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吾讀晋人偽湯誥而知蔡傳之叛夫子蔑論語悖先師也
見曰第二十載成湯請命伐桀之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
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如是而已晋人
改之曰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去論語之履字者
以湯自名天乙以明示論語之訛也取有罪不敢赦之句

而進之歟用玄牡之前其意將以急承上文出於不得已
猶之可也皇皇后帝改作上天神后因上文已有惟皇上
帝欲變耳似亦出於不得已猶之可也若乃離逷其文嘈
以請罪有夏至以承天休一段何㩁然帝臣不蔽對上
帝之辭也尔有善朕弗敢蔽對衆之辭也有罪不敢赦移
置于邊則肆爲罪當朕躬弗敢自赦之言論語無此自赦
之文也惟簡在上帝之心一句增三字其尔萬方有罪在
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尔萬方則又顚倒其文矣凡皆
不信夫子蔑棄論語之意也蔡沉曾不著其異同考總得
失其意亦將挾古文以令論語也此非叛夫子蔑論語而

不 白雀山房

何又蔡傳己有罪不赦以自恕鄭季友曰朱子大李或問
恕字可施於人不可施于己以自恕訓自赦似亦未的此
非悖先師而何又金縢一篇朱子作傳文義猶嫌蔡沉一
切反之載在文集可考也當改者亦當三年無改今師說
是而必欲改以遂己見沉亦忍矣哉

天道福善禍淫凡我造邦云以承天休

周誥單子曰先生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
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尔典以承天休今亦雜間
其文又改賞善爲福善罰淫爲禍淫以易文可據而改之
也寘之於前然後增以降災于夏至若將隕於深淵一段

乃復捘允我造邦云云卯字周語作國以論語之文間於國
語之文復以國語之文間於論語之文何若斷絕本書之
文以成其應志既改避其言又改避其意使人不可稱其
躐孫不知旬智者燭之付之一哂耳且單子称先王之令
有之而不言書云則取之入于湯之誥吾亦所不敢信也
又曰從單子引先王之令匪彝即慆淫所謂淫也各守尔
典則不從匪彝即慆淫所謂善也故以承上天賞善之
休若從晉人雜聞其文之義則以百夏為淫義與不賞矣
智者宜審之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漢書律歷志言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

伊訓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
鳴條朕哉自亳

晉語驪姬曰無必假手于武王左傳隱十一年鄭莊公曰
天禍許國鬼神实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
史記伊尹作伊訓作肆命作徂后

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乱風

論語侮聖人之言鄭語史伯曰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
固爲比謀吳語子胥曰今王播弃黎老而孩提爲比謀先

漢樊儵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臣多
見廢棄

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
克忠与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有萬邦茲惟艱哉

荀子臣道篇曰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
爲下則遜下文又曰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淮南子氾論
訓亦君子不責於一人允倉子訓道篇君子檢身常若
過班彪王命論見善如不及用人惟由己從諫如順流詩
曰惟先民是程

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

寧鳥獸魚鱉咸若

宣三年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使民知神姦故民入
川澤山林不逢不若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
鼎遷于商小雅曰方懋汝惡

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詩曰天命靡常易曰積善之家必有
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漢書吳王傳天子制詔將軍
蓋聞爲善者天報以福爲非者天報以殃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尔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又大

學傳此謂一言僨一人定國朱子謂即此二句之意

太甲上

營于桐宮密迩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

憂克終允德

公孫丑曰放太甲于桐吳語董褐曰孤以下密迩於天子

君子桐處仁遷義又成十六年子叔声伯曰以魯之密迩

仇讎

史記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

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

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太甲而授之

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乃作太

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

晋語寺人勃鞮曰伊尹放太甲而卒以為明王又曰左相

以終克成令名

袛尔厥辟〻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

坊記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惟允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

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

緇衣尹吉曰惟云云亦惟終

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机張注

首括于度則釋

緇衣太甲曰無越云云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昭三年叔向引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孟子曰

周公坐以待旦

茲惟不義習与性成予弗狎于不順

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賈子曰習与智長故切

而不媿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公孫丑曰伊尹曰予弗狎

於不順

太甲中

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僖二十六年展喜曰弥縫其闕而匡救其災同命又曰实

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視遠惟明聽德惟聰

周語单穆子曰故必听和而視正听和則聰視正則明聰

則言聽明則德昭又論語可謂明也矣其可謂遠也已

矣

欲敗度縱敗礼

昭十年子皮曰書曰云云我之謂矣夫子知度与礼我实縱

欲而不能自克也

太甲下

無輕民用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荀子議兵及礼論皆言慎終如始終始如一案十年親終曰抑臣頼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詩曰聿脩厥德又曰克配厥德

若升高必自下

中庸曰辟如行遠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

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僖五年宮之奇曰鬼神匪人实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杜註逸書又曰黍稷匪馨明德惟馨又曰不民易物惟德繄物 旅獒凡四處用此節

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帰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周語内史興曰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内史賛三命而后即冕服又前篇内史過曰夫晉侯非嗣也表記民非后四句罔作無克作能無匡生作爭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

緇衣太甲曰去猶字増也字末句作不可以逭

伊尹拜手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

淮南子脩務訓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寛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上篇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即夙興夜昧之句也

皇天無親 至 終以困窮

僖五年宮之奇曰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註曰逸書正義曰蔡仲之命文也

首四句即太甲下篇首四句爲善不同四句即德惟治六句小出入其下文初終之戒即終始慎厥与之意此可見其出於一手一律之意又下文無作聰明乱舊章与罔以辯言乱舊政罔以側言改厥度字樣句法錯閃避多方而情狀終不可掩也案二十五年太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以不困杜註逸書正義曰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此所引者蓋是彼文学者各傳所聞而字有改易或引其意而不全其文故不同也蓋慎厥初即慎始惟厥終即上文思其終故爲繹乱何宋周之有

咸有一德

伊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緇衣尹吉曰惟尹云云
史記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皆在湯崩之先司馬
貞曰尚書伊尹作咸有一德在太甲時太史公記之於斯
謂成湯之日其言又失次序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詩其命惟新荀子議兵篇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
大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礼論又曰君子敬始而慎終〻
始如一召誥曰越厥後王後民祇服厥命召誥又曰今王
嗣受厥命又曰王乃初服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
難諶命靡常〻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既字用金縢既克商之既復政厥辟用洛誥復子明辟之
句君奭曰天命不易天難諶詩大雅曰天難諶斯又曰天
命靡常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
成八年季文子曰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
諸侯乎
皇天弗保監于萬方
大雅皇矣上帝監觀四方

眷求一德俾作神主
詩卷阿百神尔主矣
匹夫匹婦不獲上句
孟子匹夫匹婦有不与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
夏王弗克庸德
中庸庸德之行又以承上文常德又多士是弗克庸帝敗
帝為德大淫泆有辭以慢神虐民易之惟時天罔念聞厥
惟廢元命降致罰約以皇天弗保四字乃命尔先祖成湯
革夏則又數衍為啓迪有命丕是革夏正又曰罔顧于天
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故易慢神云云

白雲山房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祐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
民歸于一德
楚詞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多士我有周佑命又
曰我其敢求位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呂氏春秋第十三卷引商書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
長可以生謀高誘曰逸書今以德字易怪字以觀政易生
謀字以七世易五世字按札祖有功宗有德漢書韋賢傳
王舜劉歆議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
五大夫三士二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廟而七

諸侯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
者流卑七者其正法数可常数者也宗不在数中宗変也
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数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大
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逸之戒挙殷三宗以勧
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数也然則所以功帝者之功德博矣
今因其后有論殷三宗之説遂勧入此四句又孟子子貢
曰見其礼而知其政聞其楽而知其徳

説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咸諫於
王曰嗚呼知之曰明〻哲〻実作則天子惟君萬邦
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不罔攸稟令王庸作書
以誥曰以台正於四方台恐徳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
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
下説築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是語曰公子張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徳至于神明以入于
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黙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
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呂氏春
秋十八巻高宗天子也即位諒陰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
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惟恐言之不類也
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説以来
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
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薬不瞑眩厥
疾不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
叡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乂故三年黙以思道
既得道猶不敢専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
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誨箴諫曰必交修予無余弃也
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悪規諫者不亦难乎喪服四制書
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
下也史記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
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観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説以
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営求之得
説於傅険中是時説為胥靡築於傅険見於武丁武丁曰
是也得而与之語果聖人挙以為相殷国大治故遂以傅
険姓之號曰傅説
攷説高宗云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雍

説命中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緇衣兌命曰惟口云云厥躬正同但戎字作兵
惟治乱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悪徳惟

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矜其能喪厥功
惟事事乃其有備云云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
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緇衣引說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政事純而祭祀是爲不
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荀子性惡篇古者刑不過罪爵不
踰德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亂世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
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下文又曰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
顔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
長子貢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孟
子曰今之君子過則順之豈徒順之又從而爲之辭

不　白雲山房

無啓寵納侮
定元年士伯曰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正義曰傳說進戒
於王云無啓寵納侮古有此言故其此之謂矣
樹后王君公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左文十三年邾文公曰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
說乃言惟服
詩我言惟服
說命下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
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

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文王世子引說曰念終始典于學學記曰古之王者建國
君民教學爲先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斯之謂乎學記
又曰故教學相長也說命曰斆學半其斯之謂乎又引說
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 故敎爲斆者用盤庚斆于民
一夫不獲時予之辜
後漢書質帝本紀詔曰昔之爲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己爲之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
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
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不　白雲山房

雲漢之詩曰群公先正孟子曰伊尹曰我豈若使是君爲
堯舜之君哉上句曰予弗克云云下文又述曰其心於文理曰氣皆
不安怙北宮黝思以一毫挫于文若撻于市匹夫匹婦有不與
被堯舜之澤者今約爲一夫不獲四字若己推而納之溝中
今約爲時予之辜四字無逸曰作其即位君奭曰在昔成湯既
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詩曰
嗟嗟烈祖又緇衣引逸詩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
云云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後漢書儒林傳作述志詩曰於赫我祖顯于殷國二迹阿衡克
光其則注曰阿衡伊尹也古文尚書曰爾尚明保予罔

俾阿衡專美有商故曰二迹也言傳說功比伊尹而能光大
其法則也詩又曰爰作朕肱書則曰股肱惟人詩又曰俊乂
式序書則曰旁招俊乂因詩用同頌式序在位之文書則
曰列于庶位詩又曰啓我童昧書則曰啓乃心詩又曰膺
我濯溉書則曰沃朕心蔡沉曰沃灌溉也
明哲實作則
昭六年叔向曰書曰聖作則杜註逸書
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昭十年子皮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
泰誓上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
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
史記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
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
己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惟妲己之言是聽於
是使師涓作声淫新比里之舞靡靡之樂賦稅以實鹿臺
之錢而盈鉅橋之粟貨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益慢
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酒池肉林使男女倮相逐其中爲長
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畔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

本 白雲山本

雖九侯鄂侯因西伯受里用費中惡來發商容刳比干囚
箕子 周本紀 又武王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
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武王徧告諸侯曰殷
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
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武王乃作泰誓告于衆庶今殷王
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絶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逷其王父
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
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荀子
性惡篇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三族皆夷德雖
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當賢子孫必顯行雖
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
欲無亂得乎哉此因行雖如桀紂之句致蒐入誓辭但荀
之意本指紂以明此語匪謂紂即官人以世者也飛廉善
走惡來善毀某知致而任之也抑何世之有上文刑罰不
怒爵賞不踰德爲說命縮取下文以義制事爲仲虺之
誥蔡取淮南子本經訓帝有桀紂爲璇室瑤臺象廊玉牀
紂爲肉圃池酒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刳諫者剔
孕婦攘天下虐百姓又主術訓桀世則不然竭百姓之力
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於宮室臺榭陂池苑囿 又曰紂殺
王子比干而天下怨誹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天

不 白雲山本

而失之矣又曰敗其制度惡其夏桀殺紂嫡生人今莽諫者為炮
洛鑄金柱刳賢人之心折才士之脛醢鬼侯之女菹梅伯
之骸 尚書註疏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
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与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
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 此不得聞以泰誓為偽書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

後漢書劉陶傳上疏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
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与帝帝之
与民猶頭之与足相須而行也周于文東帝不視鳴條之
師耳不聞檀車之声故窮極此

書疑 卷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又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宣六年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下
之引商書曰殪戎殷故言商罪貫盈猶面牆之類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上帝宜于社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詩太王乃立冢土王
制又曰受命于祖

太誓中

朋家作仇

僖九年卻芮曰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此因微子篇方興相為敵仇之害

王次于河朔

莊三年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
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吳語申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提焉比謀
桓七年楚鬭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
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杜註商紂也周武王也傳曰武
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

吉人為善 四句

易曰吉人之辭寡文十八年史克曰四門穆穆無凶人也今
宣公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人矣小曰雅降爾遐福惟日不足

本 書疑 卷

同德度義

成二年君子曰泰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
昭廿四年左傳召簡公南宮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
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何害同德度義泰誓曰紂有億兆
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杜氏註曰言唯
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何害紂衆億兆
有四夷不能同德終致亡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少同
心也今泰誓無此語杜註所謂今太誓指前漢偽太誓
也 今按萇弘之言正因太誓同心同德之言 故言惟同

德者則能度義今君恒務雖見子朝不過如紂之離德者
爭雖有億兆夷人以爲羣同德寡雖辭度相對義自明白故
云又勸其務德無患無人作古文者無以對經成篇并襄
弘然所自言亦各以爲經又生同力度德之言於上則以
力鈞者度德德鈞者度義篇取王子朝年鈞以德德鈞以卜
之襄三十年穆叔云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意而与太誓雖德
同德之義皆異矣於是遂移萇弘所引之本文於中篇而改曰
受有臣億兆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則并同力度德
之言紂鉅四五句氣此其參合補綴之大略如此也嘗考
之淮南子兵略訓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
北力分則弱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
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
故其言有所本矣殊不知受有臣億萬即紂有億兆夷人
惟億萬心即離心萬字比兆字則文而少矣予有臣三千
即予有乱臣十人惟一心即同心三千比十人則文而多
矣三千用孟子虎賁三千人也中篇之末曰乃一德一心
又改同字爲一字亦何用如此之重複邪刘炫不知又襲
古文以規杜註覺劉炫過矣襄二十八年叔孫曰武王有乱
臣十人崔子其有乎又襄二十九年子太叔曰弃同即異是謂離德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襄三十一年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昭元年
子羽亦引太誓云云杜預註今尚書泰誓亦無此文故諸儒
疑之孔氏正義曰今尚書泰誓謂漢魏諸儒馬融鄭玄
王肅等所註者也云云記傳所引太誓悉皆有之周語單
襄公亦引此二句鄭語史伯亦引

　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昭六年史朝曰筮襲于夢武王所用也杜註外傳云太誓
曰朕夢云云必克此武王辞　今按外傳國語是也周語單
襄子云其下云以三襲也

　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此一節蓋與後漢書劉陶傳白陶上疏曰人非天地無以
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灵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灵
曰惟天地萬以爲生即天地萬物父母一句之所從出
惟天地非人無以爲灵即惟人萬物之灵一句之所從出
也帝非人不立即亶聰明作元后二句之所從出也人非
帝不寧即元后作民父母一句之所從出也此人收拾遺
書見鬭亂者亦有云目下不暫鳴條之師耳不聞檀車之
声後遂採與而爲此今文正猶使疾其民以盈其室本中行
穆子之言也陶下引周書曰豐我散逸損以爲商罪貫盈
等句皆因收拾逸書故也古文尚書直至東晋時出劉陶

范陣賓未嘗混古文非劉陶范陣之踏襲明甚易傳曰乾
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遂以天地萬物父母奪
換人非天地焉以為止之句其氣象較之陶語宏大不侔
然实孔聖之語劉陶之意武王初未嘗及此語也云人者
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遂以惟人萬物之靈奪換天地非
人焉以為靈之句其語意較之陶語亦猶爲不侔然实礼
運之語劉陶之語非武王當時实語也所父云亶不聰中
庸云聰明足以有臨也又於孟子所引天降下民作之君
作之師遂以亶聰明作元后奪換而非人不立之句其氣
象較之陶語亦間爽英遺但遺非人不立四字意耳然实詩

本

十

臼臺山房

大明庸之詞对陶之語奪非武王當時实語也詩云樂只
君子民之父母孟子云為民父母行政又因孟子兩作字
又換洪範天子作民父母之作遂以無后作民父母奪換
人非帝不辜之句其辭氣較之陶語亦天不侔然皆竟累
詩與孟子洪範之言而非武王當時实語也誣謂武王不
辭為此語蜴聖人言語意自然渾成不似偽為者之撫拾
如此史貴朱栄与侍郎林栗族而銘栗曰首言乾称父坤
称母是以天地為父母継又言大君者吾父母吾不知其
言為何如也蓋以汨㚖叙之意有兩父母之相戾故也朱
子曰啻大君者吾父母之宗子非謂大君為父母也侍郎

政理學君家㫖此者豈不為人所笑栗曰我正欲為
人所笑明日劾朱子而朱子力乞奉祠以去其後朱子亦
白悔其當時之詞氣之招拳惹鬨初無怒栗之心也自今
觀之栗之陕西銘誠謬矣君如偽泰誓者首言天地萬物
父母下文即言元后作民父母自相矛刺以天地父母為
是則元后失之卑以元后父母為是則天地失之卑
而凌蓋徒知易傳洪範孟子之可據而不知聖賢之言
各有攸當不至於汨㚖叙而天相戾也由是言之更不若
劉陶之言平正通達而不相悖黄帝正名百物豈其如此
武王此時為經又豈若然哉

本

十

臼臺山房

[illegible] 泰誓下
[illegible] 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
周語太子晋引詩曰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
[illegible] 作奇技淫巧以悦婦人
王制曰作淫声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月令毋或作為
淫巧以蕩上心漢書礼楽志曰書序殷紂斷弃祖宗之楽
遁作淫声用変乱正声以悦婦人
[illegible]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
[illegible] 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太誓曰予克[illegible]

但三受宗皆作紂

古今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

威乃汝世讎

荀子議兵篇暴國之君其民之視我歡若父母天頭其上

若視讎又曰湯武之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

此之謂也淮南子道應訓尹佚曰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

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民反讎桀紂而臣湯武

淮南子兵略訓夫紂殺無辜戮無罪又曰武王伐紂東南

而迎歲至汜而水至共頭而墜彗星而授殷人其柄當

戰之時十日亂于上風雨擊于中

印渠山房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殺善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摘取崇信二字襄十四年引定

姦宄師保萬民王義引太誓云放黜師保詩咨爾殷商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史記紂囚箕子為奴

樹德務滋去惡務本

哀元年伍員曰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又戰國

策秦客卿造曰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宣四年王孫滿商紂暴虐其下又有姦回昏亂之句襄二

十三年閔子馬曰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

郊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

有顯戮

宣元年君子曰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為

毅易之戮也易之即不迪之別名也

武成

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

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

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

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周語祭公謀父曰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又曰我先

印渠山房

王不窋此所以稱后稷為先王也又常昭著註商亦稱契

為玄王詩云即有邰家室又魯頌曰奄有下國故言建邦啓

土也大雅曰篤公劉故言克篤前烈也魯頌曰實惟大王

實始翦商又曰纘太王之緒綿詩廟室門社中庸曰追王太

王故曰肇基王迹也又曰以王季為父父作之詩曰帝作

邦作對則篤其慶受祿其喪中庸曰追王王季禮記引太

誓曰朕文考無罪文王有聲曰通觀厥成又詩書所稱文

王受命假我天命宅天命以受方國王赫斯怒整旅遏莒

伐崇絕忽戡黎等大邦畏其力也虞芮小國稽首課之風

遂讓爭田為閒田漢南諸侯聞之歸者四十餘國小邦懷

其德也推九年者以職厥生之年爲受命元年也故註疏
家遂有文王所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称元年至九年而
卒也大統未集者三分天下有其二也記引書曰惟予小
子無良故称予小子中庸曰武王達孝善繼人之志今改
作承厥志者不宜全寫中庸也但中庸所謂志者剏礼作
樂之志此所謂志欲集大統之志雖用中庸之文而不免
堕於史家而伯陰行善之云則語圓而意悖矣
襄二年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云云以集
事大無作三祖羞告于皇天大誓類于上帝相應告于后
土与太誓宜于冢土相應歐陽修知中間不再改元爲

本

白巖山房

註家之非而不知誕膺天命惟九年乃武成古文之非也
襄三十年北宮文子云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
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
史記追尊古公爲太王公季爲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武
王即位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
津武王自称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
司徒司空冢諸節齊信衆戒子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
受先公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
其勤王家
見禮記祭統孔悝銘曰其勤公家

云云既戊午師逾於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
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
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周語伶州鳩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
上宮畢之則戊午者一月也又曰三以黃鍾之下宮布戎
於牧之野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詩曰
殷商之旅四句史記陳師牧野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
萬人至武王武使王師尚父与百夫致師以大卒馳帝紂
師師雖衆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
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

本

白巖山房

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襄三十年北宮文子曰蠻貊率服
今商王受無道
昭七年芋尹無宇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云云
故夫致死焉
史記殷之末孫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
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武王更大命革殷受天明
命
垂拱仰成 前漢書薛宣傳爲垂拱蒙成
見後漢書孝章八王傳清河王蒜曰仰恃明主垂拱受成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
戌柴望大告武成
禮記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
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奔走追王太王
亶父王季歷文王昌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歸馬
于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樂記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之後於薊封帝
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
封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行商容而

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
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
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
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今按記言
弗復乘馬服牛而古文獨言示天下弗服者欲以一服字
兼牛馬言欲與記小異也又史記縱馬于華山之陽放牛
於桃林之墟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旅閭散鹿臺之財發
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史記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

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萌隸命
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祀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
政事作武成
襄十八年荀偃禱曰齊環弃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率
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毋作神羞官
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　尚書註疏此篇叙事多
而王言少云云周語伶州鳩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
雨云云至所以優柔容民也
又衛彪傒曰后稷勤周
漢書王褒曰雍容垂拱永永萬年

旅獒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傳五年宮之奇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改民為人改繄為
其
惟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大保
乃作旅獒用訓於王曰於乎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
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於異
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
晉語范文子曰夫王者成其德而遠人以其方賄歸之
宣元年公嗾夫獒杜註猛犬也說文獒使犬也服虔作嗾

尚傳云獒大犬也爾雅云狗四尺為獒說文云犬知人心
可使者
魯語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仲尼曰隼之來也
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使
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
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
鑒焉故銘其栝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
封諸陳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
貢使無忘服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楚語申叔時蠻夷
戎狄其不賓也久矣僖七年諸侯官受方物

表記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淮南子精神訓不貴難得
之貨不器無用之物又曰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

僖十五年晉侯与秦戰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
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
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
人異乱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
周旋不能君其悔之

微子之命

王若曰王 元子

之命二字擬文侯之命王若曰猷見大誥等篇故王元子
見召誥有王雖小元子哉蓋微子乃帝乙之長子故云尔
也又首呼此四字者若康誥呼小子封之類是也哀公九
年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

惟稽古 王 永世無窮

僖二十四年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
事膰焉有喪拜焉文二年謂之崇德昭二十五年宋樂大
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作賓者用
虞賓在位之字取利用賓于王之句也郊特牲繼世以立
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又曰天子存二代之後

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崇德又見武成

嗚呼乃祖成湯 德垂後裔

此段称成湯之德以起下文封微子之意乃祖字見盤庚
齊聖廣淵見左傳称八愷皇天眷佑見周書誕受厥命見
周書 尔惟踐修厥猷 肅恭神人
文元年左傳踐修舊好

予嘉乃德曰篤不忘

僖二十八年敬服王命以綏四國
見左傳僖八十二年公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

不忘往賤乃戒無逆朕命蓋周襄王命管仲之辭也今節去勉應乃懿四字改謂字爲曰字而直至篇末方曰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以藩王室

襄二十九年子展曰堅事晉楚以藩王室又蔡仲之命亦用此句

左傳僖七年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云微子開者帝乙之首子對庶兄武王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

白鷺山房

造于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之後國於宋夫微子手縛於後故以口銜璧又焉得牽羊把茅此皆史遷之妄耳

蔡仲之命

蔡仲二字見左傳定四年春三月其子蔡仲改行帥德乃祝佗之言也之命二字見左傳曰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也又微子之命康王之誥皆放文武之命如此今按祝佗之言可以見周書四篇逸者三篇一伯禽二康誥三蔡仲是也獨康誥一篇存耳或曰伯禽者註云周公世子時周公唯遣伯禽之國故皆以附伯禽蓋指上文分器而言也子謂之逸書可乎曰非然也此註家之淺陋也其上文言分魯公以大路云云而后綴之曰命以伯禽与下文分康叔云云而命以康誥分康叔云云而命以康誥同一例也彼二篇爲書之篇名而伯禽獨不爲書之篇名乎蓋若太甲盤庚微子之類直以名篇而其体則誥也不然魯公即伯禽也上言分魯公而下文又言命以伯禽復成何等文理哉伯禽与康誥唐誥同爲誥之篇名不辨可知矣但百篇之序不言伯禽者同註家之誤也不然其意以爲刪之而不必序也觀唐誥不序可見然封伯禽唐誥其誥

白鷺山房

決不肯當爲逸書或曰如吾子之言三篇皆逸而蔡仲之命爲後人所補則後何以獨不補伯禽唐誥曰周之誥大抵多出於周公其言闊肆廣大旺包函宇宙曾擧不能及也觀諸康誥体製則後之人掇拾飣餖安可比並是以畧而不敢補耳惟蔡仲則左傳之文畧具本末可以湊合成篇然自識者視之眞爲兒戲耳而亦足以亂羲數十百之耳目獨何故哉篤信古書之過遂至於受欺也或曰上文命以伯禽等凡有數命字而其下則謂之誥然則蔡仲雖有命諸王命書云之二命字亦當除去之命二字而但名曰蔡仲亦誥体耳曰子之言固之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

惟字放洪範君語周公二字拯用的無識見壞大体昧王綱悖天理蔑千載由是後之蠢蠢桺執不顧義理者遂作詩云假使當年周公身死則一生之冤有誰知我而聖人之心終無以暴於天下以爲周公完名幸於不遠文元身耳而爲善者因以怠矣亦孰知古文僞書之害一至此哉者鶩曰敢問何故曰子考諸祝佗之言則孰真孰僞孰得孰失昭然若數一二矣佗曰管蔡啓商惎間王室入字之間知大体拔王綱循天理明千載管蔡之罪不容誅而周公心事落落青天白日矣傳維賢人以下之言然乃

當時之耳聞目擊者故能得其實也僞書假托聖人之口所亦不疑而信之遂以聖人爲真見疑於上下亦無可奈何則豈不害天理而無忌悖之甚哉管叔兄也周公弟也對傳公而稱羣叔則其思慮之不到不顧文理之牴牾也其曰位冢宰正百工而羣叔流言者則其言知慮之所到殺以彰明周公不會戕祚之大義也冢宰字見周礼百工字見虞書又三字二句摭周礼文法羣叔字改金縢管叔又其羣弟之弟字也金縢稱管叔者對武王既喪而言也

乃致辟管叔 孔云 三年不齒

昭元年子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上蔡字說文作𥿈 从殺下米讀蔡散之也

周公之心明白正大當時雖被堅執銳之人亦知之故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王哀我人斯亦孔之將則其不爲一己之流言而致辟管叔而因蔡而降霍可知矣曷觀諸大誥及以下八篇則當時管蔡啓商王室惎惎故爲大変故祝佗之言得當時之事實僞書者因金縢之言而不考之以下文罪人斯得之故又不參之以大誥及詩東山破斧之篇而失之遂以周公爲真若爲己而誅管蔡等何其曖昧偏狹而不顧道理一至此哉祝佗曰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其言又孰真孰僞孰得孰失亦昭然若數一二矣

其所以必改祝佗之言者何居恃金縢爲之証故也而天下之大勢含如無知矣祝佗但云殺管叔而此增致辟于商四字致辟者因金縢我之弗辟而設也弗辟之辟即避字也因其上文有我字遂以爲周公致辟也又襄二十五年子產曰惟罪所在各致其辟于商之商乃易婺敓之敓字也蔡者敓也拘囚則殆矣郭璞註之換字也傳無霍叔一節此增之者以終金縢之群弟及此篇上文之群叔也又史記周三年不齒見周礼大司寇　今按以車七乘下傳猶有徒七十人今刪之者以見其文辭富盛不必盡用傳且又拘於上下句欲其齊整故也是其用心勤矣然以

為有一字之關於名教則否

蔡仲克庸祗德云云　邦之蔡

傳有其子二字而此刪之者蓋此增霍叔一事則未知其為蔡叔之子乎未知其為霍叔之子乎故刪二字也獨曰蔡仲二字無傳人哉以蔡字而貫於蔡叔云耳傳有改行帥德之言而此易以克庸祗德者不欲盡同傳文故易彼四字於王若曰之下也但自今觀之王若曰之下果有此四字則祝佗必不擇為己之言四字既出祝佗之口則王若曰之下決無此四字曰克庸祗德云者欲克明俊德克慎明德之類也祗德見呂刑又庸庸祗祗各刪其一字見康誥也傳有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而此刪去舉之與己三字不欲盡同傳文又因以示經文簡質使後之儒者讀之敧覺侈張曰經文簡古雅傳文可比也蓋讀於至叔率而其文拙矣仲之上既無其子矣叔之上又無乃父字有若鴈行然者而子頑若父兄頑若弟發於洞桑叔豈不拙甚矣哉想其人猶傲然得志必曰聖經古文其奇哉不以意會而欲致疑於害意之文碑郗傳無叔率二字而此增之者顯今之得失而傳之缺文也率之為言因下文考字而傳之傳有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今以命易見以邦易命而刪去七字者其知與上文刪去舉之與己三

字意同

王若曰云　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傳但云王曰而此增若字者郊前後今文之王若曰也小子胡者欲小子封也傳但有胡字而此加小子者亦以異傳文也傳無惟爾二字率德二字在改行下率德傳作帥克厥慎猷擬詩克慎其德又文侯之命克慎明德簡句用其體此用其字下文有大小猷肆予命爾侯於東土故肆爾在茲東土注即乃封欲哉即康誥注哉封勿替敬典也爾尚二字見酒誥蓋前人之經見魯語臧文仲曰孟孫善守矣其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於魯乎惟思惟孝用孝經意效惟君惟長又邁迹即邁種德之邁字自身即躬行意克勤字凡三見無怠字凡四見舊憲乃後凡再見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率字用詩率由字然自犯上文率德之率彝訓二字見酒誥此句又因下句爾考一句而類出也傳但有毋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而此上文增加者亦若禹謨增如論語文也

皇天無親　終以困窮

僖五年宮之奇曰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注曰逸書正義曰蔡仲之命文也首四句即太甲篇首四句為善不同即德惟治六句小出入其下文初終之戒即終始慎

厥与之意此可見其出於一手一律之意又下無作聰明亂舊章与罔以辯言亂舊政罔以側言改厥度字樣句法雖避多方而情狀終不可掩也襄二十五年大叔之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終而敬終杜註逸書正義曰蔡仲之命云慎厥終終以不困此所引者蓋是被文孝者各傳所聞而字有改易或引其意而不全其文故不同也蓋慎厥初即慎始惟厥終即上文思其終故為謬亂何不同之有

周官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儉惟德無載爾偽

戰國策平原君引公子牟与應侯曰貴不与富期而富至富不与梁肉期而梁肉至梁肉不与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与死亡期而死亡至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孟子曰侮奪人之君惡得為恭儉恭儉豈可以声音笑貌為哉約二書之旨以成四絳識亦妙矣哉襄二十年君子曰詩曰淑慎敬止無載爾偽信之謂也杜註逸詩晉人見詩無此二句據以為書

三公三孤

周禮司服王為三公六卿錫衰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巾車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司常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孤卿大夫以三耦相孤卿大夫之灋儀司士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孤卿特揖太僕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也弁師孤卿大夫之冕小司寇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朝士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賈子曰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与太子晏者也故乃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義以道習之文王世子曰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而輔翼之而喻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記使能也　今按周礼孤廁於三公之下卿大夫

之上而無三孤之數賈子有三公三少之教而非三孤之
稱令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則正
用賈生保傅之篇而特：少之少字從周礼之孤字耳蓋
周官一篇全是約周禮一書而成之周礼三公及孤無定
位無專職乃六卿之兼官也故周公召公皆以太師太
保兼領冢宰迨及宣王之世王命卿士太師皇父猶宰舊
也蓋得其人可以兼則兼之不得其人不可以兼則直虛
其位不輕任也故周禮一書於公孤不言所掌不詳所統
因服位儀等而偶道及之耳作古文者亦窺見此意故首
爲周礼分數以三公三孤先言之於六卿之上　其義如此

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
老子曰爲之於未有治之于未乱
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漢書劉向傳上封事引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〻
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者也又
號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後漢書
胡廣傳政令惟汗往而不反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
劉向封事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
則萬物和於野又曰雜遝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
銷分爭之訟又曰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
以公滅私
文六年臾駢曰以私害公漢書賈捐之薦楊興曰狗公絶
私則尹翁歸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其官惟尓之能
稱匪其人惟尓不任
荀子非十二子篇曰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
若同好之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能耐用之則愼行此
道能不耐用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
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也

而必無後患之術故智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平則慮險
安則慮危
班固燕然山銘曰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于大麓維清緝
熙
學古入學官議事以制
襄三十一年子產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此五句用其意昭
六年叔向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此句匪畧也
因有先王二字故也所謂蒐羅以甚者也
居康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匪馨明德爲馨

僖五年宮之奇周書又曰黍稷匪馨明德惟馨其上文曰
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下文曰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
馨香神其吐之乎即至治馨香感于神明之謂然則其所
謂我聞者曷聞哉聞諸宮之奇而已

尔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

有容德乃大

周語富辰曰今以小忿弃之論語曰無求備于一人富辰
又曰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註若猶乃也

惟汝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

茲東郊敬哉

不　白巖山房

周語單襄公曰晉襄公曰驩此其孫也而令德孝恭非此
其誰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今作克施

尔有嘉謀云云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坊記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尔有嘉
云云良顯但后字皆作君斯字皆作此無臣人咸若時而
末句增是字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尔其
戒哉

緇衣君陳曰未見聖若己弗克弗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

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襄十四年劉定公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
保萬民世胙太師以表東海今人亦命尔環茲率舅氏之
典纂乃祖考毋忝乃舊敬之哉毋廢朕命

出入自尓師虞庶言同則繹

緇衣君陳曰出入之庶言同無則繹二字

惟民生厚

成公十六年申叔時曰民生厚而德正

畢命

樹之風声弗率訓典

不　白巖山房

文六年君子曰並見聖哲樹之風声又曰告之訓典
史記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世禄之家鮮克由礼

昭二十年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礼已甚亂所
在也

晉語叔向曰桓子驕泰奢侈貪欲無藝略則行志假貸居
賄郤昭子恃其富寵以泰于國其寵大矣一朝而滅莫
之哀也惟無德也

晉語叔孫穆子曰此之謂世禄非不朽也左莊二十四年
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
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晉語知伯國曰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淮南子道應
訓武王之佐五人許慎註謂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也
武王于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焉善乘人之
資也 公羊傳孔父正色立于朝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
襄十四年劉定公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作左右守
而君陳篇用其師保萬民一句又用茲率字
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

不 白鹿山房

父師二字見今文微子襄十四年劉定公曰今年命女環
下文弗率訓典又更茲率伯氏之典
四表左祏罔不咸賴
襄十四年劉定公曰王定之不壞繄伯舅是頼
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劉定公曰纂乃祖考無忝乃舊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
襄二十九年叔向求之樂其以家升降乎
彰善癉惡
緇衣子曰有國家者彰善癉惡民淳則民情不貳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
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洪範惟十有三年祀召誥越若　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
戊申又上文云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
惟周公左右 云云 毖殷頑民遷於洛邑密邇王室
洛誥伻來毖殷大誥天亦惟用勤毖我民多士曰予惟時
其遷居西爾周本記武王曰毋遠天室多士又曰移爾遐
逖又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 云云 爾小子乃興從爾遷其篇
首曰周公初於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又多方又皇明文術
有辭頑民之說

不 白鹿山房

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
洛誥多士多方所云殷者皆周公故曰克愼厥始多方曰
時惟爾初不克敬於和則無我怨故曰君陳克初厥中君
陳總此德俱尊於畢公者故亂周而先畢然經傳列無明
文其故何哉細考之以既見聖弗克由聖惟周公可當聖
字故以之繼周公歟
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
昭元年子產對叔向曰子晳無礼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
下又前此徐吾犯之妹美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又后子
晳疾子產數之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襄二十七年

慶封之車美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二十八年叔孫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雜收放心關之推艰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繼之曰放其心而不知求舍其路而弗由哀哉言人知心之為心不知仁之為心故曰仁為仁心使人知仁之切於日用不可須臾放也今放仁而不知求是即放其心而不知求矣人知路之為路不知義之為路故名義為人路使人知義之切於所行而不可須臾舍也今舍義而弗由是即舍路而弗由矣豈不可哀之甚哉蓋放心者放仁之喻猶舍路者舍義之喻匪即以心為仁也若即以心為仁是猶即以路為義矣以譬喻為理可乎哉以喻為理尚不可况直指譬喻為真而忘其為喻則文理不貫而前後舛錯其為不可也明矣孟子下文又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者亦接上文放仁而言也言仁猶心之切匪若雞犬為外物之比知求外物之雞而不知求切身之仁不知輕重之類甚矣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亦承上文言求放仁而已矣匪直以譬喻為真而即謂之求放心也若以喻為真而即以為求放心則文理不貫前後舛錯矣古人之文匪若後人之對偶下文止言求放心而不知言由正路者省文也言此則彼可以類推矣是亦曰人有舍路而不由者學問之道無他由其舍路而已矣是一貫也豈可以譬喻為真而即謂之由舍路哉作偽書者竊據無饜巧於蓋遁至此則忘孟子之上文而獨剽賊其下文放心二字又於孟子前篇闕先聖之道下文亦有正人心之說又剽賊闢之一字綴以推艰之文由是後世大儒雖英雄豪傑之士亦為其所蔽錮皆以為真求放心遂使孟子文辞前後牽剌分為兩截此不亦不善擬書者之過也哉或曰吾子言孟子之文不容兩截是也遂以古文尚書為擬孟子恐未必然也然則吾子果何所據而决知出於孟子而不善擬哉曰其所擬者不一而止也曰稽於衆舍己從人曰不虐無告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曰耄期倦于勤曰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曰罰弗及嗣賞延於世曰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曰萬姓仇予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曰成湯放桀曰坐以待旦曰營於桐宮曰王徂桐宮曰任官惟賢才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曰說築傅岩之野曰無恥過作非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曰先后作民父母曰罪人以族官人以

丗曰厥壁惟不遠在彼夏王曰獨夫受曰大告武成曰文
丞後以北血流漂杵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曰所寶惟賢
曰爲山九仞曰亦儉惟德無載爾偽曰惟民生厚因物有
遷曰萬世同風曰休惕曰格其非心其所操者貴時放心
而止哉惟放心之操不須辛剝孟子之本旨蒙蔽後儒之
聰明吾是以發之如此若夫降水儆予之類則蒐羅無遺
所以要信于後人非論㯶之比但以竄易置穿穴之變多
時与孟夫子之所引者相背而難亦非復尚書之本經其
侮聖言而無忌憚者多矣仁人君子欲尽忠於聖人而扶
復乎本經者其精擇之哉

不　白崖山房

嗚呼父師令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注哉旌別
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声弗率訓典殊
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
君陳畢命二篇乃因多士多方等篇有遷殷近洛之云而周
殷在洛惟七年

畢命考

師曠曰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声
必於濮水之上也樂記曰五者皆乱迭相陵謂之慢又曰
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
不可止也

君牙訛

今命爾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
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
中惟爾之中
予翼見畢命篇及問答國書太子晉曰謂其爲能爲股肱
心膂以養物豐民大也襄十四年劉定公曰纂乃祖考無
忝乃舊今數作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凡刘定公之言用之
不一而止下文乃惟由先正舊典即其茲率舊民之典率
乃祖考之攸行又用率字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室

不　白崖山房

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
之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
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緇衣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
曰怨咨下句無咨字老子無爲章圖難于其易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
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惟予二字見顧命小子亦見顧命嗣守文武四字亦見顧

命中庸曰纘緒顧命曰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又曰其能
而亂四方詩曰心之憂矣易曰履尾虎詩曰如履薄冰又
荀子君臣篇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而引詩曰不敢暴虎一
節如履薄氷

冏命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之士匡其不及繩
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作大正
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礼記引泰誓曰惟予小子無良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
心之非是語引衛武公曰朝夕以交戒我史老引武丁曰
必交修予無予棄也賈子曰選天子之端士孝弟博聞有
道術者以衛翼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後文又曰太傅匡其
不及史記穆王閔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之
政作冏命

白雲山房

伏生所傳聖人之經爲晉人假壁藏古文之名擅
改者多矣此聖經之一厄也不可得而知矣猶幸
徐廣司馬貞等諸賢人君子及唐人之正義畧存
一二尚可考者謹列于左

堯典辨章百姓

司馬貞曰辨字古文尚書作平史遷作便此文
蓋讀平為浦耕反平既訓便因作便章其今文
作辨章古平字亦作便音婢緣反便則訓便遂
為辨章鄭誕生本亦同也

辨秩東作

司馬貞曰古文作平秩史作便程

申命羲叔宅南郊

南郊下都有曰明都三字鄭注云南交下三字
摩滅故以意補之也僞古文真無此三字僞孔
安國傳曰南交者夏與春交也司馬貞曰孔註
未是然則冬与秋交何故下無其文且東嵎夷
西昧谷北幽都三方皆言地而夏獨不言地乃
云与春交斯不例之甚也然南方有地有名交
趾者或古文畧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趾無
疑也今按小司馬之辨極有功於聖經可見僞

白雲山房

書偽傳私見罔削非出壁藏之实矣蔡沉不还
鄭註南交下三字孳藏之故及晋人任意削去
之罪其煩忘伏生書之為聖經甚矣罪豈眚災
也耶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猶有孳藏之形迹
僭號古文目為藏壁者顧無三字之影響而乃
挾以自是拑結後人之頰舌晋人何其僭而狠
哉蔡沉操奪小司馬之註以作傳而不著其辨
以唐成註為陳氏而不考所由来又不知古文
之非出於藏壁不公不明真小黠而大癡者欤
辨在朔易

太傳當如此司馬貞以為太史公據之而作便
在伏書古人作平在朔易今以上文例之知其
如此
辝讓於德不怡
史遷怡作懌古文改不怡作弗嗣徐廣曰今文
作怡怡即懌也司馬貞曰謂辝讓於德不堪所
以心意不悦懌也又前納於大麓司馬貞亦譏
孔註之非其尊信聖經真賢人君子之用心也
何者作怡則下文受終脉方可貫盖心雖不安
而不得已也若既曰弗嗣而下文即曰受終

弁則甚矣何先儒之不察耶又顧王不擇古文
乃改作不懌
眚災過赦
史遷亦同古文作眚災肆赦鄭玄註眚災為人
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則今文肆作
過無赦矣玄註下句云怙其姦邪終身以為残
賊則用刑之又襄九年晋居疾於虎牢肆眚圍
鄭古文用此四字
惟刑之謐哉
徐廣曰文今如此爾雅云謐靜也故史記作靜

司馬貞曰古文作恤哉且今文是伏生口誦鄙
謐聲近遂作謐也今按謐字鐵聖人之言恤字
不過常人之見耳小司馬此言猶狗常情者也
或問何以言之曰言謐則鄙意在其中言恤則
啓後世故縱之失
黎民祖飢
徐廣曰今文作祖祖始也史遷作始司馬貞曰
古文作阻飢孔氏以為阻難也祖阻聲相近未
知誰得今按晋人因孟氏讀阻既遠之阻而改
祖字右儒以為出於壁藏而信之獨小司馬兩

存置疑不遑臆决不苟附和真篤信聖經之用
心也然則后儒者又小司馬之罪人乎

典樂教穉子

鄭玄曰國子也司馬貞曰尚書作胄子孔安國
曰穉胄聲相近馬亦曰胄長也則前漢僞古文
已改此字矣不待晋人僞古文而後改也

皐陶謨

来朿政忽以出内五言

史記作来始滑尚書滑字作曶音忽鄭玄曰曶
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

内政教於五官司馬貞曰古文尚書作在治忽
今文作朿政忽先儒各隨字觧之今史記云来
始滑於義無所通蓋来朿字相近滑忽声相乱
始又与治相似因誤爲来始滑今因今文音朿
政忽三字劉伯莊云聽諸侯能爲政及怠忽者
是也五言謂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鄭玄以爲
出納政教五官非也今按来者如古之諸侯朿
詩以貢於天子之朿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
以考俗尚之美惡与夫政治之得失則其政其
忽皆可以朿取而分擇矣故曰朿政忽晋人但

覸舜典有在璿璣玉衡之在字即以易伏生之
朿淺近平易而不艱澁矣殊不知惟其艱澁而
難明也吾固以爲真惟其淺近而平易也吾固
以爲僞而先儒不明真僞之過小屛弃聖經之
罪大矣上文作繪馬鄭本皆如此古文作會蓋
亦以其古字通用而改之也

自我五礼五庸哉

馬本傳伏生書如此古文作有庸

天明威自我明民威

馬本傳伏生如此古文上句威字作畏蔡沉依

古文而注云古文威作畏何其舛哉

奏庶根食鮮食

馬本如此注云根生之食謂百谷古文作艱食
鄭玄云穊教人種菜蔬艱戹之食則古文用鄭

本

禹貢

鳥夷皮服

鄭玄曰東北之民賦食鳥獸者古文作島夷馬
融王肅亦同作島則漢時僞者已改此字矣史
記作鳥

濟河惟兖州

鄭玄曰言沇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史遷同古
文作兖

作十有三年乃同

馬鄭本皆作年古文作載

厥土赤埴墳

埴鄭本埴徐鄭王皆讀曰埴古文作𢧢　与馬
本同

彭蠡既都

鄭玄云南方謂都為豬則是水聚會之義史迁

本

白甆山房

作都司馬貞曰古文尚書作豬則亦因鄭注而
改是字也

瑤琨篠簜

馬本如此當昭瑻音貫古文作琨

均于江海

鄭本作松曰松當為沿馬融作均史記同古文
尚書作沿亦因鄭讀而即改之也維似吾甚以
為不可也

杶榦括柏

杶古文作櫄榦本又作𣏌

導開及岐

馬本如此古文作研

至于陪尾

漢書作横尾

滎播既都

司馬貞曰古文尚書作滎波此及今文並云滎
播是水播溢之義滎是澤名故左傳云狄人
及衛戰于滎澤鄭玄云今塞為平地滎陽人猶
謂其處為滎播今按小司馬之說援引精當信
而有徵可見古文之擅改今文与土文夙由來

本

白甆山房

相傳之称謂悉不合矣此先儒素以經學自負
者其能免於不免傳疑之失乎馬鄭王本皆滎播

和夷底績

和本作龢鄭玄讀曰洹

三百里納秸服

秸本或作稭土八反馬云去其穎音鞂

天用剿絶其命

馬本如此至篇于小叐古文作勦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

逷本又作倘擽本又作恀音同
乃盤遊無度
盤本或作槃
胤征
工執藝事以諫
藝本又作蓺
俶擾天紀
俶本又作俶亦作叔
盤庚
左傳引此篇云盤庚之誥馬云不云盤庚誥何
非但録其誥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
一則馬氏猶未嘗分為三篇從伏生舊也鄭玄云
盤庚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史記云盤庚崩弟
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則
史遷鄭玄皆已依先漢古文也
盤庚小序
將始宅殷
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束晳云尚書序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
殷是与古文不同也孔穎達曰孔子壁内之書

白雀山房

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
始宅始宅殷亳摩滅容或為宅宅壁
内之書安國先得始皆作乱其字与
治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束晳不見壁中
之書妄為說耳今按晉人以亳殷為一在
河南束晳以殷在河北与亳異穎達篤
信晉書譏辞束晳然束晳之言得之而穎
達非也
若顛木之有枿
馬曰顛木而四生曰枿晉古文作蘖本作櫱
由說文作㽕
不昬作勞
馬本晉古文同鄭本作暋勉也
予不掩爾善
掩本又作弇
誕告用亶
馬云亶丁但反誠也書作亶
高宗肜日
爾雅云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
西伯戡耆

白雀山房

晋古文作黎伏生尚書大傳作耆戡說文作㦰

微子小序殷既錯天命

馬云錯癈也

用乂綢斂

馬云綢數也鄭本晋古文作雔

自靖

馬云潔也晋古文作靖

牧誓

說文牧作坶音母

千夫長百夫長

白巖山房

鄭玄注師帥旅帥

玄意以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〻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〻有帥夏為卒〻長皆中士晋人修之曰師帥卒帥可見非先漢孔安國矣

弗禦克奔以役西土

馬氏云禦禁也役為也晋人作迓

洪範

明作晢

孔穎曰晢字王肅及漢書五行志皆云晢晢也定本作晢則讀為晳晋人偽傳云照了也

亡侮煢獨而畏高明

馬本如此晋人作無虐鄭音咸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穎達曰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皆無德字孔傳亦不以德為義定本無德疑衍字也

曰晢時燠若

今按詩小雅或晢或謀作哲為是但伏生晋人本皆作晢音制以照晢釋之惜乎蔡沈之不能存疑也

白巖山房

曰舒恒燠若

〻晋人作豫鄭王本皆作舒鄭注舒遲也王肅云舒惰也以對照晢故為遲惰也鄭云急促自用也

旅獒

馬云作豪酋豪也鄭云獒讀曰豪西戎無君名強大有政者為道豪國人遣其道豪來獻見於周也孔穎達譏之曰良由不見古文妄為此說

金縢序

王鄭皆無滕宋也鄭又云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鐵其表是祕密之書皆藏于匱非周公始造此匱獨藏此書也

武王有疾不豫

馬本如此偽古文無不豫二字

王有疾弗豫

豫本又作忬

植璧秉圭

晉人傳云植置也孔穎達曰鄭云植古置字故云置也

白雲山房

惟爾元孫某

晉人傳云元孫武王也某名臣諱君故曰某孔穎達曰泰誓牧誓皆不諱發而此獨諱之孔惟言臣諱不解諱之意鄭玄云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意雖不明當謂成王開匱得書王自讀之至此字口改爲某史官録爲此篇因遂成王所讀故諱之牧誓王自稱者今入史制爲此典故不須諱之

我之弗辟

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晉人傳云辟法也以法法三叔也

對曰信噫

噫馬本作懿猶億也

惟朕小子其親迎

馬本如此晉人作新迎

盡起而築之

本亦作謂築其根馬云築十也鄭王皆云十也穎達曰禾爲大木所偃起其木十下禾無折亡失

大誥小序

白雲山房

陳奇云臯陶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臯陶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群臣矢誓也其意或然但君奭康誥與召公康叔語其辭亦甚悉悉柳亦當時故自言好煩複也管蔡道武庚爲亂此篇畧於管蔡者諱難以伐弟爲言故專說武庚罪耳誥本亦作弄

大誥繇爾邦多越爾御事

馬本如此晉人作大誥爾多邦鄭王本猷皆在誥下漢書王莽攝位東郡太守翟義叛莽依此作大誥其書亦猷在誥下鄭皆以延上屬爲句

三監友淮夷叛

鄭云三監管蔡霍也晉人傳云管蔡商盖見大誥一篇專為殷小腆而誥故收之如此非晉人之偽傳而何然鄭之說自有孟子監殷可証偽傳非是

天降害于我家弗少延

馬本如此晉人害作割弗作不延字讀屬下句

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弗肯構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弃基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弗肯穫厥翼其肯曰予有後弗弃基

定本肯堂肯穫之上皆有弗字晉人删去鄭王本於肯構之下亦有厥考翼一經晉人删去孔頴達曰治田作室為喻也同故以此經結上二事敗喻既同不應重出盖先儒見下有而上無謂其脫而妄增之孔頴達既逞其臆見如此蔡沉畧不置思而即從之遂使聖人之經為晉人所塗抹者凡一十有四字嗚乎惜哉吾嘗反覆讀之反覆思之伏生之書誠出於壁藏而晉書之偽自不可盖也夫作室必由堂而後構治田必由播而後穫既不肯堂構於何所既不肯播穫於何物未有不肯堂而猶可望之以肯構不肯播而猶可望之以肯穫也故堂依定本肯構肯穫之上皆有弗字然後為是其辭氣不可斷絶与厥考翼一經相為唱和故此一經决不可少乃聖人之本經頴達以為先儒之妄增則非矣晉人不知全章之大勢錯認字與矧字若相唱和其意以為播之始者經者尚不肯為構穫之終者重者其肯之乎如此則二句辭氣雍容可以暫歇故直削去厥考翼一經而不顧也殊不知聖人之本若曰乃既不肯堂矧又不肯構則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弃基者乎言必以不不肯堂不構者之子為有後不弃基者也下條亦然此其辭氣安可妄削哉疏家專門黨同伐異不足責也蔡沉游於文公之之門所當虛心平氣潛經之旨先然後為有功於文公今晉人曰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則諸書必出之壁藏定為五十九篇則誥如此辯廢直解經求家蔽後學皆其大者蔡不之覺是其罪豈中國之贅亦已甚矣吾請有以曉之甘誓

曰左不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於右汝不若
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凡三用汝不攻命
以上二汝不共命為後儒妄增可寺此猶其在
夏書者收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
子勗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凡一用夫子勗
哉二用勗哉夫子以上二句為後儒妄增又可
乎此猶其在誓誡言者召誥曰相古先民有夏天
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相有殷天
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凡兩用今時
既墜厥命不可以為重複而當削一句也又其下
大曰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
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
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
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則其言之重複殆
有甚焉若曰夏殷二事立言也同但以後章惟
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結上二事可矣則其侮
聖言也豈不甚哉何以異於是
洛誥首叙敍次在康誥

乃洪大誥治
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
酒誥
成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馬本如此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為成
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少成二聖
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為謚衛賈以為戒成康
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
取焉吾以為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
聞也妹邦馬去即牧養之地也朱子嘗曰漢儒
經釋之義多曰未詳有曰未聞孔安國句句要辭
過獨与漢儒異殆謂此等處也成王二字馬氏
特曰未聞疑之而不敢删晉人直删二字正猶論語
之雖少必作直改之為生子集直改之為曰非不可
者但以為尊信論語則亦妄人而已矣蔡沈親
炙朱子言諄諄而聽藐藐亦為不善変矣孔
穎達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玄云
成王所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皆
為妄也穎達言三家謂習歐陽大小夏侯三家
者也穎達專門凡与孔安國異者皆譏為妄

馬耳今按成王二字見篇中自成湯咸至于帝
乙成王畏相又云助成王德顯故於篇首即言
以古先成王之道戒之云耳晉人不知此義而
刪去者非也

梓材

馬氏曰古作梓字治木器曰梓治土器曰陶治
金器曰冶者又於上篇成王字因馬氏以爲後
加直刪去況今馬氏有古作梓之言乎

合由以容

一本作合由以寬

白鹿山房

召誥

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

讎或作酬

洛誥

戊申王在新邑

馬本与晉人如此點句鄭云王在新邑烝祭句

非我小國敢異殷命

馬本如此晉人作弋義同鄭玄王肅本皆作
翼王亦云取也鄭云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商
殷之王命雖訓爲驅亦爲取義

嚮于時夏下弗克庸帝大淫屑有辭

馬本如此時字絕句屑過也晉人作逸泆又作佾

無逸

儼恭寅畏

馬本如此吾人作嚴

文王俾服即康功田功

王本如此俾使也晉人俾作卑

自朝自至於日中昃

本作仄

白鹿山房

君奭小序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

馬鄭云保氏師氏皆大夫官晉人曰保太保師
太師也

迪見冒聞于上帝

馬本如此冒勉也晉人作冒

多方

不克終日勸于帝之攸

馬本如此攸所也晉人作迪

田甲于內亂

鄭王皆以甲爲狎王曰狎習災異於內外爲禍

乱鄭云冒為鳥獸之行於内為宄乱晋人偽傳
曰外不憂民内不勤悳因甲于二乱之内正義
曰夾舜迪甲古人甲与夾通用夾于二事之間
而為乱行也
爾罔不克剝
馬本如此晋人作臬
賄息慎之命小序
息慎來賀
馬本如此晋人作肅慎
王俾荣伯
俾必尔反馬本作辨

不

顧命
王不釋
馬本如此注云疾不解也晋人作懌蓋用史記
舜讓于悳不懌之文其意以為彼作弗嗣而此
用不懌則於文意兩不得其當可以易伏生本
經而無疑也而愚則以為於彼此文意兩得其
當顧乃以之易伏生本經斯其所以為無忌憚
之尤者也
洮頮水

頮說文作沬云古文作頮說文之所称古文者
謂馬鄭等所傳者
憑王几
說文憑作凭云依倚也字林同父永反
在後之調
馬本如此云共也晋人作侗
成王崩
馬本如此注安民立政曰成晋人無成字
四人騏弁
馬本騏青黑色也晋人作綦從鄭王本也鄭玄
云青黑曰綦王肅云綦赤黑也

不

王三宿三祭三詫
馬本詫丁故反奠爵說文同字亦作宅晋人作
咤王肅亦以咤為三奠爵鄭云徐行前曰肅却
行曰咤徐行前三祭又三却復本位
康王之誥小序
王義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
可分而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以上內於
顧命之篇王若曰以下始為康王之誥諸侯告王
王報告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成王崩康王既尸天子
馬本如此晋人無成王崩三字
王若曰
馬鄭王本從此以下為康王之誥又云与顧命差異叙歐陽大小夏侯同為顧命
呂刑
鴟義姦宄
馬云鴟輕也義本亦作誼
皇帝清問下民
古文作君帝孔頴達曰君宜作皇後又曰君帝帝堯也
折民惟刑
馬鄭王皆音悊馬云智也
子有邦有土
馬本如此于於也晋人作吁
惟貸惟來
馬云有來請賕也晋人作來
文侯之命小序
王賜晋文侯
馬本如此晋大王上有平字賜作錫

本 白鹿山房

父義和
馬云能以義和諸侯本作誼鄭玄讀義為儀〻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
費誓
東郊不開
舊讀皆作開馬本作闢
秦誓
惟截〻善諞言
馬本如此云截〻辞語截削省要也偏火也辞約損明大辯佞之人晋人作諞音辨

本 白鹿山房

書義矜式六卷

（元）王充耘撰

元刻本

書義矜式六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元王充耘撰。充耘以書經登第，此乃所作經義程式也。自宋熙寧四年，始以經義取士，當時如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學者稱為不可磨滅之文。呂祖謙編文鑑，特錄此一篇，以為程式。元仁宗皇慶初，復行科舉，仍用經義，而體式視宋為小變。綜其格律，有破題、接題、小講，謂之冒子。冒子後入官題，官題下有原題，有大講，有餘意，亦曰從講。又有原經，亦曰考經。有結尾。承襲既久，以冗長繁複為可厭，或稍稍變通之，而大要有冒題、原題、講題、結題，則一定不可易。充耘即所業之經，篇摘數題，各為程文，以示標準。其傎徵五典一節，引孔傳大錄萬幾為說，不全從蔡傳。考元史選舉志，載書用蔡傳及注疏。當時經義，猶不盡廢舊說，故應試者得兼用之。此元代經學所以終勝明代也。

書義矜式卷之一

進士王充耘

虞書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聖人之功無不至者聖人之德無不至也夫聖人功德莫盛於堯故史臣叙於書首意曰粤若稽古者有放勳如堯者勳以功言放謂功無不至也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皆以德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雖謂德無不至然被也格也則於之所極也吁德之所至即功之所至史臣總言堯之德世云云耳豈功自功德自德哉云云或謂書以道政事故堯實篇首先言功而後言德及觀吾夫子曰巍巍乎唯天為大惟堯則之本言堯之德巍巍乎其有成功則言堯之功其先德後功雖与先功後德不同然於功德一者皆以巍巍乎三字稱之無異辭廼知夫子所言史臣所記辭異旨同初非有意以功德為先後而表是書為政之編也夫書以堯典為首百王之所取法史臣總其德業於此書之首豈苟也哉曰若稽古者考古帝堯之言也放勳之放与放乎四海之放同蓋言至也如親九族之功至九族則既睦矣平章之功至百姓則昭明協和之功至黎民則時雍皆放勳也其何所不至哉但德若功之本有是功必有是德功之至者德之至也其德以欽為之體以通明為之用散之在外為形者之文斂明之發見也縕之在內為深遠之思欽明之含蓄也安安允之德性之也非勉之也固有強為恭而非實若惟堯則允允若信也亦有欲為讓而不能惟堯則克克若能也蓋其本於德性見於行實德盛光輝極于四方雖外表而亦被極于天地通上下以感格抑是書放勳二字言功何其略欽明而下累數言以形容言德何其詳豈非功若衆所易見德若己所難名故史臣因其功而詳其德歟雖言放而光則極其之所被所格而言之實觀史臣叙濬哲文明溫恭允塞亦猶叙堯之德但堯曰放曰被曰格則不可与重華曰協于帝者例論夫子於堯曰大哉於舜曰君哉吾觀史臣二典亦信雖然欽也若即脩己安百姓之欽篤恭天下平之恭雖以堯舜之功德猶必本諸此然則讀二典者尤當以欽之一字為開卷第一義云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惟聖德之明極其盛故聖德之推極於遠蓋聖人躬行於上則所以觀感於下者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昔者帝堯能明其大德光輝日盛無所不照全体之大無所不包聖德之著於己者如此則其推之於家而九族皆有以篤其親之恩推之於國而百姓皆有以明其在己之德又推之於天下而黎民之衆皆有以變惡為善而底夫雍熙之盛為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其推之之序皆出於自然夫豈有所勉強而後能之者乎書曰云云即放勳之所極也雖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其得於天而具於己者無一毫之不實無一息之不明体之立若異於人也能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其充於此而著於彼無一民之不化無一物之不周用之行若又異於人也聖人篤恭而天下平其所以贊化育而參天地於此可見矣夫德者人之所同得不以聖愚而有以加損也而謂聖人之德有異於人

何哉蓋生而知之則欽明文思皆出於自然非常人之所及也安而行之則允恭克讓不待勉強非常人所能也德不止於德而曰俊德則大而无外如天地之覆載大不止於大而曰明則光被四表如日月之照臨明不止於明而曰克則能超乎氣禀之偏絕乎物欲之蔽其卓冠群倫也宜哉其明德之本無以加故明德之効有其序以此德而齊家則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際以至五服異姓之親惟然有恩以相愛秩然有叙以相接皆聖人明德為之本而使之有所取則也以此德而治国平天下則識內之近方邦之遠黎民之衆各有以去其舊染之汙而全其明〻之德孝弟忠信怡然於安居樂業之餘禮樂教化蔚然於雍熙泰和之盛皆本於聖人之明德其下觀而化固有不令而從者焉蓋同然之理具於聖人之一心亦具於千万人之心聖人推之於家者此德也推之於国与天下者亦此德也舉天下之大皆囿於聖人德化之中吁盛矣哉抑嘗觀之書序帝王之德莫盛於堯其称堯放勳之實莫備於此甚矣史臣之善言德業也厥後子貢之称夫子言聖人之德如天之不可階而綏来動和之妙蓋无異於堯也亦可謂善言德行矣後之為治者有志於帝堯之治當法乎帝堯之德而脩身者即所以明德也故孟子曰天下国家之本在身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聖人命曆官分方以治其事欲其精於測候而詳於考驗者所以重民事之始也夫時以作事而歲功之所由起不可緩也知民事之不可緩則分方而治者有不容不致其測候之精而又且考驗之詳矣在昔帝堯於羲和之分命以使之率職於嵎夷暘谷之地賓陽光之初升而識其景焉固所以謹夫平秩東作之事也然猶恐其考驗之未精也觀昼刻之均於夜星鳥之見乎昏而春之中者始不惑又恐其考驗之未詳也觀民之析処而有以驗其氣之溫物之生育而有以驗其氣之和則春之中者為益信矣所以謹夫平秩東作之事也噫此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也欲時以作事而一歲之計又當謹於春以其為歲功之首也曆以正時而三春之候尤當謹於分以其為之中也謹歲功之首定春陽之中聖人又安得不命曆官分方以及其測候考驗之法乎嵎夷今登州之地也暘谷取日出之義乃羲和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国都而測候之所則在嵎夷暘谷之地也時維春分旭日始旦欽羲仲倣乎帝堯曆日月而送迎之意及其寅賓接之礼以識其初出之景焉日景不差天時斯正以是而平均早晚之節秩次先後之宜凡歲功之當與民事之當起斯可預之有司行之天下矣然猶慮其測候之未精也又使之然致夫昼夜之晷刻焉蓋夏之晷刻常太過於冬〻之晷刻常不及於昼惟春分之刻視冬夏為適其中必昼夜之刻各五十而後定也本昼以見夜故曰日中又必使之審訂於星宿之位焉二十八宿随天運轉四方雖有定星而星无定居曰鳥曰火曰虛曰昴各以四時之昏見於南方春分之夕必南方七宿見於其位而後定也以其形而言之故曰星鳥〻〻如是則不惟以日初出之景而定夫春之中必參之昼夜晷刻之適均而春之中始定焉不惟以昼夜之晷刻而定乎春〻之中必求之於南方朱鳥之昏見而春之中始定焉然猶慮其考驗之未詳也欲其觀厥民之析焉先時冬寒民聚於奧至是而散処則可以驗其氣之溫矣又欲觀於鳥獸之孳尾焉乳化曰孳交接曰尾鳥獸孳尾則可以驗其氣之和矣既有以驗其氣之溫又有以驗其

氣之和則天時物理无不合而步占之法庶乎允臧矣之
咸若聖人欽天勤民之意无所不盡矣故曰聖人命曆官
分方以治其事欲其精於測候而詳於考驗者所以重民
事之始也雖然當惟是而已哉敬致寅餞之禮訛成朔易
之務皆中永短之必考星火虛昴之必覩因因曰夷曰隩
之必審希革毛毨氄毛之必察其繼乎春而秀之者蓋無
時而不謹矣
帝曰咨汝羲暨和碁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聖人命作曆之官閏以正時而歲功成故時以作事而治
功成矣蓋天運齊於上而後治效見於下聖人之命官立
政未嘗不以治曆正時為先務也苟歲功之不成則治功
亦何由而廣哉昔者帝堯之命羲和謂夫三百六旬有六
日者此一碁之數也然以日月之所會於天者考之其度
數則有遲速之不同其氣朔則有盈虛之或異合氣盈朔
虛而閏生焉閏既立矣則四時以之而定歲功以之而成
以此而信治百官則天下之事功豈不由是而皆廣乎吁
聖人盡其裁成之道輔相之宜而拳拳於天道者其於治
道知所本歟云云其旨如此嘗謂閏之有益於歲時大矣
日月之運於天者以碁言之則有難齊之度以歲言之又
有必齊之序焉二者不齊而欲齊之非有閏法何以致其
齊哉閏者合氣盈朔虛而為之者也日之盈者損之月之
虛者補之碁雖不齊而時与歲則歸于齊矣蓋齊而不齊
者在天之運也不齊而致其齊者聖人之法也然天運齊
於上而後治效見於下此聖人之命官立政而未嘗不以
治曆明時為先務也歲功成而治功成則聖人之能事畢
矣今夫咨者嗟也帝堯總命羲和而嗟歎以告之者何哉
蓋聖人之於天道盡心焉耳矣碁猶周也周天三百六十
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一日行一周而過一度日一日行一度
一周而視天為不及一度月行一日一周而視天又不及
十三度有奇此碁之數不可以強齊也至於歲則有一定
之時時則有一定之月月則有一定之日合一歲之日則
有三百六十此歲之序不可以不齊也然日一歲与天一
會校之歲則過五日而有餘月一歲与日十二會校之歲
則不及六日而不足日之過則為氣盈月之不足為朔虛
合氣朔之盈虛而閏立矣三年而一閏五年而再閏十有
九年而七閏夫如是而後氣朔始得而均而時得以正其
時歲得以成其歲也春夏秋冬不失其宜陰陽寒暑不反
其序天時於是而可則地利於是而可因人事於是而可
以無失矣此閏之法所以能齊不齊以歸于齊也時既定
矣歲既成矣以此而信治乎百官之衆則天下之庶事將
見其無一之不康而天下之治功將見其無一之不廣也
苟名實之乖戾寒暑之反易則農桑庶務咸失其時百工
之情万事之墮或有不可勝言者矣由是觀之聖人之命
官正時而欲其歲功之成若無非所以為天下治功之計
也欽抑考之經堯之始命羲和也則曰欽若昊天曆象日
月星辰敬授人時此蓋命其主曆象以授時也至此則曰
碁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此蓋言作曆
之要法也聖人於即政之初而拳拳以正天時為先務者
何也蓋見乎治天即所以治人也天時既正百工可得而
治庶績可得而熙也雖然不獨堯也高辛氏之曆日月星
辰而迎送之舜之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皆此意也嗚呼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万物而不遺其斯以為聖人
乎

舜典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
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克尽乎人事之常而不乱乎天道之変此聖人之能事也
蓋聖人非有過人之材亦必有絶人之量以過人之才而
治天下之事事未見其有不治者也有絶人之量而遇非
常之変亦未見其有震懼失常者矣古之人有能之者其
惟舜乎是以帝尭使之慎徽五典而五典以之而克從使
之揆度庶政而庶政以之而時叙賓于四方之門而四門
由是而穆〻納于大麓之間遇烈風雷雨之変而行亦不
迷焉可主天下之事而各得其治遇天道之変而不失其
常非固聡明睿智…若其孰能與於斯舜典云云
…足以…天下之事…治也非聖人則不足以臨
甘治〻天〻下亦…必至於失其常盖聖
人之才固衆人之所…衆人之所不可
及也何以言之常人…或從而不獲其從
宰于百揆也或…而不…其叙賓于四門而或不能
其穆〻之和…而或能不失其常惟
人則異於人也…而…得其理之所
在若隨感而隨投…以與聖人者豈偶然哉
令夫父子之有親君臣之有義夫婦之有別長幼之有序
朋友之有信此五典也即…人之所以為人聖
人之所以為教皆不出乎此五者之常道也夫惟慎之而
不敢忽美之而尽其道則敬敷在寛之意得矣而掌教之
実亦無作於人矣克從而不能満之蓋有不朗然而然者
也此言聖人能尽其司徒之教曰如此夫所謂揆者度也
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其制如於唐虞而亦猶周之冢宰
冢宰之至繁任之至重亦孰有加於此哉納于百揆之職
而百揆以時而叙此言聖人之能盡其庶政之道者如此
古者以賓礼親邦国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謂之曰
賓四門者四方之門也賓四方之門而諸侯之至者莫不
穆〻其容而和之至焉此蓋又言其兼四岳之官而能尽
其職如此皆者洪水之害而尭獨憂之使舜入于山林相
視原隰烈風雷雨衆懼失常而舜行獨不迷焉吾於此見
聖人不特有過人之材能而尤有絶人之度量也賓于四
門四門穆〻者即左氏所謂无凶人也納于大麓烈風雷
雨弗迷者亦猶易之所謂震驚百里不喪匕鬯之類是也
噫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観於史臣紀載之書而聖人之
材之美猶可追想於数千載之上也孟子言必称尭舜良
有以哉抑此章之旨蔡氏得之矣問答参諸注之説而
訓大麓之義則異焉孔氏曰麓録也納舜使大録万機之
政陰陽和風雨時各以其節不有迷錯愆伏而舜之徳合
於天也観其所言与訂傳之旨有不侔者且尭時之官莫
尊於百揆大麓万機之政非百揆而何麓以山足訓之所
矣孔氏之説於經意有未合者故不可強而從也

在璿璣玉衡以斉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
于群神

聖人審観天之器以斉其運又必奉秩祀之典而周其礼
此聖人受命之始而厳其奉天之道也夫聖人之有天下
也天与之也天運之不可以不審祀礼之不可以不奉皆
政之大者也故璿璣玉衡観天之器也而七政在天日月
五星是也察璣衡以斉七政其観天之術審矣於是類祀
于上帝禋祀于六宗山川則望而祀之群神則徧而祀之
凡其祭祀各有秩序則事神之礼皆奉矣然則天運無不
斉而祀礼无不周聖人奉天之道不其詳乎云云嘗謂聖

人之有天下未有不受命於天者也命既出於天則吾所以奉乎天者可不凡其道哉故不惟審夫觀天之器以齊其運又且率秩祀之典而周其禮焉誠以日月五星之運行於天者乃敬授人時之本而百神之來享者然後可以章天与之德則政孰有大於此者乎此舜攝位之初而首致意於二者之務也有以哉今夫璿璣而所以象天体之運轉也玉衡者以玉為管橫而設之又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也七政運行於天亦日月五星之謂乎不曰日月五星而曰七政者以其運行之有遲速順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七政以璣衡而齊故齊七政者必先於察璣衡也璣衡所以為窺天之器則察璣衡者即所以齊七政也七政既齊則曆象以成天時以定而觀天之術於是乎審矣觀天之術既審而事神之礼尤不可後上帝則類而祭之其礼依郊祀為之也六宗則禋而祭之精意以享之也

名山大川五嶽四瀆則山川之當祭者乎望而祭之故曰望丘陵墳衍古昔聖賢則群神之當祭者乎徧而祭之故曰徧不惟類于上帝而且禋六宗焉不惟望于山川而且徧群神焉則上下神祇罔有不祭而祭祀為事礼序秩然殆見郊焉而格廟焉而享而事神之礼於是乎至矣審觀天之術以先而奉祀神之礼於後聖人所以奉天者蓋如此而政事之大宜莫先於斯焉昔致曆象授時堯之所先也昭告上天神后而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湯武之所以發也大舜攝位之初首必於二者之務人君奉天之道不過在是矣嗟夫聖人之所奉若天故天之眷佑者亦在聖人然則舜之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天与之者諄諄然命之乎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聖人因諸侯之朝而察之者其法詳因諸侯之功而報之者其礼厚即其奏言試功而旌以車服可見矣在昔帝舜於諸侯之來朝使各陳其為治之說而聽其言復核而明考其功以觀其行所以察之者如是其詳諸侯而有功於民則賜之以車又旌之以服所以報之者如是其厚然則決擇之必當待遇之必隆盛時述職之法蓋如此也云云夫上之待下決擇之法固不可以不嚴而待遇之礼亦不可以不厚苟無其法則賢否無由而可知有其法而无其礼則有功者亦何由而加勉然則礼也法也二者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也誠哉是言也今夫有德者必有言言者行之表也故其人之能否不可知即其所言之得失而可見於是而敷奏以言然言之洪纖行之惟艱君子不以言取人必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是而明試以功奏言而有以得其施設之方試功而有以驗其操履之實苟言之效其所行行之如其所言所謂成允成功所謂乃言底可績

則其人之賢否昭然不可掩矣則其察之之詳也如此然察之固不可不詳也待之亦不可不厚也且夫列爵分土樹屏建侯豈為安逸之計而已哉惟以治民而已故民功謂之庸有能禦大菑捍大患興利除害使匹夫匹婦咸樂其生則有功於民者也何以与之路車乘馬又何与之玄袞及黼車以表其休而無負乘之譏服以章其躬而無不稱之刺斯其報功之厚也如此雖然帝舜不特以此待諸侯其待群献之士亦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其所以選賢才融臣下同此一道也此其所以考績於三載之後黜陟於三考之餘而庶績為之咸熙歟後成周之制六年五服一朝大明黜陟蓋亦損益有虞之制而為之者也此成周太和之治所以亦無媿於有虞也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聖人之制刑雖有輕重之殊聖人之用刑常存欽恤之意蓋刑者民命所關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使無欽恤之意則刑罰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矣是故舜攝位之初即示人五常之刑以待夫罪之重者稍輕則流以宥之鞭扑以待夫罪之輕者又輕則金以贖之五者法之正也無意而誤犯者赦所以宥其過有意而故犯者刑所以誅其心二者法之權也聖人立法制刑其詳如此然豈特以求逞哉欽之而又欽之其心未嘗或輕蓋其中有所不忍故也故輕重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常行乎其間者可以見聖人之本心云云 聖人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爲政且尒而況於用刑乎輕則鞭扑傷人之肌膚重則鈇鉞戕人之性命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一失其當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故刑以輔治雖聖人有所不可廢然刑期無刑乃聖人之用心固非衆人之所可同乎此道者吾於大舜見之矣是故象以典刑象者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其常也示民以常刑使民知所畏所謂墨劓剕宮大辟是也此五者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所犯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之人不可加刑者則放之於遠以寬之如五刑有宅五宅三居是也鞭作官刑者木末垂革施之官府以懲其怠惰扑作教刑者夏楚二物用諸學校以警其怠荒斯二者所以待夫罪之輕者也罪入於鞭扑其刑可謂輕矣而其刑又有可矜可疑者焉則使人入金以贖其罪蓋不忍輕刑而亦不欲以苟赦之也五者從重以入輕法之正也眚災肆赦者眚謂過誤災謂不幸如是而犯法者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所謂宥過無大怙終賊刑怙謂有所恃終謂再犯如是而罹刑者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亦不聽其贖而必刑之刑故無心之謂也此二者或從重以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六者大略盡之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未始不行乎其間也欽則有儆謹之意恤則有哀矜之心聖人於事固無不敬而用刑者尤聖人之所慎聖人與民固無所不恤而有罪者亦聖人之所矜聖人豈樂於刑哉蓋有所不得已也使有一毫忿怒之心存於中則輕重失其宜操舍失其當彼有罪刑及無辜矣聖人以不已而用刑夫豈有殘民以逞之意哉故輕重有倫有以見聖人之法而欽恤無間者足以見聖人之心體乎天地四時之運雖有寒涼肅殺之不同然其涵養以發生之意未嘗不流行乎其間也此其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民自不犯於有司至於刑措不用以成無拱無爲之治也雖然舜制五刑有流宥而無金贖所謂贖者止鞭扑之刑耳至呂刑始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罰則失之重且使富者獲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爲平也然而穆王所謂哀矜折獄所謂敬五刑則其欽恤之意由知古人之用心夫子所以取之也嗚呼天下之廣掌刑者民之司命任用可不重乎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聖人咨内臣及輔君之戚以圖治尤必咨外臣及養民之政以柔遠蓋圖治莫先於近臣養民莫切於群牧聖人急於政治安得不咨之耶是以帝舜即位之初謀治於四岳之官使其闢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明四目達四聰以廣天下之視聽此其非欲其及輔君之戚以圖治乎然養民之政不修則不足以成天下之治必咨於州牧使其重

民食而一遠邇親君子而遠小人則民遂安養之願雖蛮
夷之国亦相率而服從矣此又豈非欲其尽養民之政以
来遠乎然則四岳總于内州牧總于外内外相須而治道
備矣書曰云云其旨如此嘗謂人君以一身之微涖万民
之上天下人才之賢否四海生民之休戚雖有知人之智
安民之恵豈能尽徧耶是以内立四岳則賢才進而視聽
廣外立州牧則百姓安而四夷賓内外之職率得其人聖
人復何為哉不過垂衣拱手恭己正南面而已不然使為
四岳者或不能尽其職則賢才以隱遁于下聰明日蔽于
上又豈能成其在内之治乎為州牧者或不能修其政則
民既无以安其生外夷且乗間而侵乱又豈能致其在外
之治乎是則岳牧之官任大而責重関政治之得失此舜
即位所以必先命之也欲且大人君之臨涖天下也資治
莫急於賢才然君門万里出類拔萃之才安得以自達乎
為四岳者當闢四方之門以廣求賢哲布于朝廷旁招俊
乂列于庶位使野无遺賢可也耳目固所以廣視聴也然
人君一身聰明有限雖有視遠惟明聴徳惟聰之心安能
以達遠乎為四岳者當明四方之目為己遠視而无所蔽
達四方之聰為己遠聴而无所壅使嘉言罔攸伏可也然
則内焉之韶治不容于四岳養民之政不容於州牧可乎
夫以天下之大分為十有二州土地之廣人民之多人君
雖有子民之心豈能家給而人賜之哉為州牧者當知以
養民為務不違農時則衆民粒食矣寛以撫之則遠者来
矣擾而習之則近者悦矣然非進賢退不肖則君子在野
小人在位又何由成養民之政乎必惇信仁徳之士屏棄
凶悪之徒則政无不率豈特中国之民得其所養雖要荒
之遠亦為之来廷戎狄之人亦為之賓服懐遠人之格親
非外臣登民之政所致哉雖然唐虞之際四門穆穆則四

岳之治非不率也各迪有功則州牧非不修也而舜之即
位乃汲汲焉首詢于岳牧何哉蓋舜紹堯之後惟恐治道
盛而或衰人心久而或怠所以舊庸熙帝之載不得不然
也故當攝位之初即日覲四岳群牧者特不過輯瑞班瑞
以与之正始云亦至此則建官分職欲其有以成天下之
治也厥後成周称唐虞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
政惟和万国咸寧則知岳牧於内外之治者大矣此其所
以致雍熙泰和之治也歟

惇徳允元而難任人蛮夷率服

為民上者能親君子而遠小人則无遠而不服矣夫遠人
之服豈有他哉亦在乎挙錯得宜有以當其心故耳宜夫
帝舜以為長民者告也夫其有徳者知所親仁人者知所
信而包藏凶悪者知所以拒絶也則君子進而小人退矣
誠如是雖以蛮夷之遠亦相率而服從中国其有不治者
乎帝舜以此而告十二牧焉可謂得為治之本矣昔
者魯哀公嘗問孔子以何為則民服孔子告以挙直錯諸
枉則民服挙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至哉斯言也可謂得天
理人情之至者矣蓋人情莫不好直而悪枉故挙錯得宜
則翕然從以當人心天下孰不為之悦服一失其當則好
人所悪悪人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矣雖一夫猶不可強服
尚安能得天下之心哉况夫親賢臣遠小人国之所以興
隆親小人遠賢智国之所以傾覆其所係者尤重也為十
二牧者各拊一州之士各字一州之民於此宜何如其尽
心哉仁義礼智根於心而令聞廣譽施於身此其為有徳
者也吾則尊其位重其禄所以厚之者无不至也慈祥惻
怛能存不忍人之心寛裕温柔能行不忍人之政此其為
仁人也吾則任之而勿貳委之而勿疑所以信之者極其
尊也雖然有徳者在所親矣天下豈皆有徳者乎固有親

似陰重而心实陰狡者矣謂之任人可也仁厚者在所信矣天下豈皆仁厚者乎固有外爲温柔而内实殘酷者矣謂之任人可也彼固務於逢迎而吾則聰察必審而不敢輕彼固務於投合而吾則遴選必嚴而不敢忽所謂難之者此也誠如是則所用者必君子而天下得以被其休所去者必小人而四方不至被其毒朝廷清明紀綱振挙治化洋溢乎中国而旁及於蛮貊彼三百里蛮居乎荒服之地非可以政令整齊者也今焉亦安於邦域而不敢懷反側之心二百里夷居於要服之内非可以威刑禁制者也今焉亦嚮風慕義而不敢萌背叛之志何者内外之辨雖殊而好惡之情則一爲民上者舉錯不謬而有以服其心此其所以率服也其功足以柔遠人而恩不足以及百姓者未之有也爲州牧者若之何而不盡心哉且舜奉元惟而天下稱其能誅四凶而天下服其當則舜於親賢遠佞

之道盡已行之矣而又拳拳於十二牧告者豈以治有小大而其道無異同也歟雖然牧以養民而告之以此者何也蓋足食所以安之有所養進賢退不肖所以使之得以安於所養也不然則君子在野小人在位賦政日加于民雖有粟烏得而食諸故舜既告以食哉惟時而必繼之以親賢遠佞之道夫然後足以成養民之功也孟子曰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之爲務其此之謂歟

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命官以声樂之教而欲養其中和之德必原夫声樂之本而復發其幽明之感夫命官以声樂爲教則其戒教之辭者固有以育人才而養性情耳而論樂以人声爲本則其声樂之和者又豈非所以格神人和上下哉舜之命夔典樂以教冑子也既欲救其偏而輔翼之又欲防其過而禁戒之比其職教之事所以養其中和之德矣然教之之道在於德教之具在於樂則夫樂之作本乎人声之和以極夫声樂之妙殆見其神無不格而人無不和蓋又極夫幽明之感矣况冑子之教典樂之官所由設歟聖人作樂其休用功効之廣大深切如此夫嘗觀周禮大司徒掌成均之法以教国子弟也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則聖人之教莫善於樂又觀商之屬鼓有斁以衎我烈祖也先祖爲之是聽我客爲之夷懌則神人之和亦在於樂矣何者樂由人心生也自其典樂之教而論固以人心和而感乎人心之和耳自其作樂之功而言之又豈非人心之和而通幽明之感乎今也舜之命夔不惟以教冑子者言之又必以格神人者言之比其職教之事而声樂之極功也又豈殺周之盛而已哉帝舜之意若曰今予命汝典樂之官者豈徒修乎金石之音干羽之舞耶蓋自天子之

元子以至公卿大夫之適子莫不有天下国家之寄而不可以無教也声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歌詠以養其情性舞蹈以養其血脉兹非典樂之教也直者必不足於温故欲其温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則直不至於訐寬不至於縱剛者必至於虐故戒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戒其無傲則剛不至於暴簡不至於慢矣救其氣質之偏養其中和之德則汝之典樂教冑子者蓋在乎此矣雖然樂豈無自而作哉亦以人声爲之本耳人心之動因言以宣而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則志以言而見也既形於言必有其節而言之不足又永歌之則言以歌而永也既有永言之歌矣則其声之濁者爲宮以漸其短者爲商爲角爲徵爲羽焉不曰声依永乎既有依永之声矣則必以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爲宮焉不曰声乎人声既和而被之八音以爲樂則金石絲竹之異宜者翕如純如而不拂其

和鳴玉革木之異用者皦如繹如而不紊其倫矣薦之郊
廟則足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奏之朝廷則足以厚人倫而
美教化尚何幽明之間而上下之殊哉然則聖人作樂之
功一至於此則其典樂之教所以育人材而養情性者亦
可見矣且唐虞之為教也有若司徒之敬敷五教矣而其
所以事神者有若秩宗之典朕三禮矣今而胄子之教神
人以和一委於后夔之典樂何也蓋聖人之教莫善於樂
而樂之所以格神人者同一至和之流通也豈同此為胄
子之教而後為神人之感哉厥後后夔言作樂之効始曰
祖考來格而虞賓在位終曰鳥獸蹌蹌而鳳凰來儀則又
不惟無負於帝舜之命而亦無愧於声樂之功矣此韶樂
之所以盡善盡美歟

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聖人致歎以命臣職之衆者欲其主敬以相天事之重也
天事之重非敬無以相之然非嗟嘆以致其命則聽之者
將以為泛然之常言耳夫聖人之命庶官其事至不一也
天有不能自為而寄之君君有不能自為而寄之臣君之
事何莫非天之事也其可不敬以相之乎無一事之非天
則必無一事之不敬虞廷總命群臣之際必嗟嘆而發其
辭以此哉云云夫位之尊卑不一也而言位者必曰共天
位職之大小不一也而言職者必曰治天職五典曰天叙
五礼曰天秩五服曰天命五刑曰天討所任之事不一而
相乎天者則同耳又安得不嗟嘆而以敬之一辭為群臣
告乎夫舜之分命於二十二人者為何如哉備咨詢之任
者四岳是已圖治揆之績者伯禹是已拯民阻飢而播時
百穀也百姓不親而叙敷五教也刑則皐陶明之工則垂
掌之上下草木鳥獸之宜若則吾之所賴者益焉天地神
祇人鬼之秩叙則吾之所資者伯夷焉有[illegible]

胄子之教不患其不施有龍以納言則吾出納之命不患
其不允有十二牧以分職治于外則吾食哉惟時柔遠能
邇之政不患其不立其為事固不一也然內而四岳九官
何往非天工之代外而十二牧何往非天牧之司苟居其職
而怠其事在其位而慢其政無以相乎君即無以相乎天
矣故天工之亮非欽哉以為之主不可也欽者何敬而已
不貳以二不參以三必一其守夫如是非在有
以相夫君尤有以相乎天矣由是觀之人臣之事不一而
一於代天一於代天則必一於主敬帝舜深知乎此而猶
恐群臣之以常言視之也咨汝一辭發声嗟嘆於群臣
之首其所以感動夫二十二人之欽者為何如哉抑嘗考
之舜之命禹命伯夷皆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從咨而
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而命者也若稷契皐陶之不
咨者申命其舊職而已夫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礼而後
可與三礼知道知礼非人人之所能也故必咨四岳而命
之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又非此之比故從咨而命
之礼樂命令事理精微非百工庶物之比故必俟伯夷之
讓而後命之也惟其分命之時有咨焉有不咨焉故其總
命之際必咨以戒其敬欽恩觀堯典之書於治曆之命則
曰欽若於治水之命則曰欽哉欽若堯舜相傳之心法也
二十二人之咨舜之致意於欽者有自來矣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聖人課功以示勸懲者有定法故群臣盡職而立功者有
成効夫課功覈実之嚴乃衆功之所由以廣也在昔有虞
之朝考績行於三載之時黜陟幽明於三考之後以時課
功歲有定法者如此夫是以賞罰明信人人自力於事功
[illegible]庶之績雖若不齊而咸熙之効若出一致其各有成効
也復如此定法行於君而成效者於臣有虞之治所以為

至[illegible]及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之於臣惟知盡待下之禮亦初無待於誘之以賞而休之以罰也臣之於君惟知盡事上之忠亦無待賞罰而後知所勸懲也然而日月易流人心易弛三載而不考其績則無以提撕警覺而作其懈惰怠弛之心人不能以皆賢則賤或不能以偏舉三考而不繼之以賞罰焉則亦無以知其賢不肖而爲之進退 此玩愒偷安苟且自便數同日表[illegible]功者有矣庶績何自而成 然欲古之聖人知乎此也故於三載之後考其功課其殿最蓋以三年有成則有能者可以自見矣而未必遽能得其底蘊也有過固不可掩矣而猶冀其能自新也是以雖第其上下而猶未遽施以黜陟焉及其三考之後則九載之間人以久而可見功以久而可成乃有能者得以究其能而有過者亦無復能改其過也已明者才美可見而有功者也於是或益其土地或進其爵位所以陟之而示勸當者職業不修而隳其功者也於是或削其爵位或徙之遠方所以黜之而示懲聖人執此之政堅於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至公無私如天地宣力者知賞之及而偷安者亦知罰之不可以苟免也是以敬於有官而不爲故豫之 汲汲不敢自暇凡而宅百揆則免於亮采[illegible]百僚之職成矣敷五教之績就典禮樂則禮當洞樂和[illegible]刑罰則刑清而民服內而朝廷外而群國未有[illegible]其職[illegible]其功者也有虞鼓勸人心之道誠萬世之[illegible]哉其所由來者尚矣堯之試舜也[illegible]言乃言[illegible]可績三載所謂考績於三載者也其黜[illegible]九載[illegible]用弗成其陟禹也以八年而水土平治[illegible]三考黜陟之實也素和之在唐虞[illegible]有以致雍[illegible]明[illegible]之朝[illegible]功[illegible]不能不假[illegible]法而其[illegible]可以不知也後世有[illegible]

[illegible]以其文教慢實與不得以致治或以[illegible]亂者有矣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史臣言大禹既治水土而尤盡告戒之誠正欲君臣責難以爲圖治之本不此史臣所以既贊其敷之盛於先而尤備述其責難之辭於後也 以爲考古之大禹其文命之敷既可以遍及於四海若可以自足而其心以爲未嘗足也方且陳其敬順以敬承于帝焉而其告君之辭有曰君必難其爲君臣必難其爲臣君臣克艱各務盡其所當爲者則其政事必能修治下民自其觀感而速化於善矣如已治而猶若未治者如此其德量之大若能之乎史臣以大禹稱之良有以也自常情觀之敷不同治功之未成教化之未行聖人之所憂也四方既動萬邦作乂則可以相安於無事矣禹之心何爲而自視歉然耶嗚呼是未知禹之心者也蓋誠見乎朝廷之上君臣之間乃萬事之根本萬化之權輿 謨焉苟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叢脞微之不謹則禍患之所由生焉君若恭業以圖治尤恐君道之或隳況可爲之以易乎爲臣者同寅協恭以輔君尤恐臣職之或廢況可承之以怠乎此所以不以德化大洽於一時者爲已足而必以致治民化於無已者望其君也禹之心其若是乎且文命之敷果何自而見也觀其東漸于海則德之間無不被此德之充周也西被流沙則弱水之[illegible]此德之洋溢也朔南暨聲教則衡山之南幽都之[illegible]此德之敷暢也地勢有遠近而禹之德教無[illegible]有彼此而禹之德教無彼此之異他人則

不啻足矣而禹之心尤㪺然方且獻可替否而盡其責難之恭也翼翼小心而竭其陳善之敬也於是忠言嘉謨日陳於前而其告戒之辭乃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焉禹之意豈不曰貴為天子固可安也而一日万幾誰之責乎尊居百揆固可安也而敬焉天工誰之任乎必也君不易其為君而常懷宵衣旰食之憂臣不易其為臣而常存瘝官曠職之念如是則紀綱法度必舉然可觀禮樂刑政必四達而不悖而政事無一之不修者矣夫君臣之身乃万民之所觀仰也君臣之政化既行則天下之習俗其有不美者乎吾觀夫林林而生者其賢雖不齊今皆為於變時雍之歸總總而群者其情雖不一而皆有循而從德之治雖風之偃草也道之敏樹有不足以喻其速者矣抑又論之克艱之道禹為舜陳而舜以天下讓其於此也何也蓋克艱之辭方發於禹而允若茲之

語即契於舜是既有味於其言矣異時禪禹之辭有曰汝惟不怠總朕師又曰克勤克儉不矜不伐終陟元后焉則舜以天下授禹非獨以其治水之功實以其克艱之故也然則是道也實万世君臣為治之本原也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豈不信哉

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當德化已敷之後正君臣責難之時是何古大臣也告君若是其至歟蓋德化未敷常情皆知其難德化已敷雖時君臣不能視之以易此元治之原[illegible]也於大治既成之後若此之故耳故大禹之敷禹雖可以祗承於帝而無愧克艱之戒禹方以為君臣之責而不辭有虞之朝必求以文命既敷而有以易心者禹之知與其戒則必惧有是心也夫道……一時之治功已成而可以自已乎云云其而此天下之事以難為之則得其所以難以易視之而

夫之所以為禹之難雖四海之大兆民之衆皆可以撫摩之洽政治之餘視之以易則泰和至治蕭然洋溢而玩心之生吾固未知其所終也嗟乎天下無常治之時而憂治之深者每存憂於盛治之際此之為人臣者任君之事一方未寧一民未化有以上釐宵旰之憂而無以為敬事之實一旦治定功成民淳俗化頓睹宇宙煥復可為君臣一間動止拘憂勤能以憂治危明之意效之言勉之閑哉禹之事舜則有異是焉者蓋自洪水方殷受任平治吾觀舜之所以命之者曰汝宅百揆曰亮采惠疇其委任付託之專者非一時群臣所可並者禹以一身膺委任之重其所以啟其而祗順若宜何好其終吾力也今也地平而天成六府修而三事和當是之時德洽民心光至海隅蒼已無為乎東漸西被之聲教有不知其所以然若皆禹之力也固宜天下民皆望之初底于今見四方風動之効其

艱難如此則自今告厥成功之後亦可以少致吾敬君之初意而廟堂之上都俞相与自此亦可以少寬其憂矣而禹之意則曰君臣教理之道不難於未治之日而難於既治之時逸居無教之初不可以易心為之而禹邦作乂之後正當以為難而不可以為易也如宇宙生民之責萃于君相之身一理有虧即君道之所欠匹夫不被其澤則受天職治天工者其責有不得辭天下至大玩心易生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伯益之言所當戒也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皋陶之讜言不可忽也謹御警戒無虞之際慎於始辟之爲則德化之已敷者益隆治功之已盛者益至三[illegible]長而禹敬之意而後爲盡雖然君道如舜臣道如禹舜禹授契亦云至矣而禹猶拳拳焉何哉可此見為聖人之治也蓋聖人之心德愈盛而心愈下治愈隆而愈不足其治方興而戒之意惕然若遭不及之而臨大患者蓋其心實見

治之不足恃非心実自足而始為是責難之辭也吁太和文德之治非後世之所可及歟

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万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求言而任賢盛治所由基虚己以好賢聖人之所獨夫惟善道登用而後天下無不安之民亦惟聖人在上而後天下無不用之賢苟非聖人莫能及也是故言之善者無所伏人之賢者無所遺其皆以使天下之民咸被其澤而得其所者宜矣然非聖人之志私恨理豈能稽衆人而使善言之不棄於聖人愛民好士豈能不虐不廢而使賢才之無遺此所以惟帝能之而非常人所及也禹以克艱之道望之舜ゝ以克艱之効歸之堯聖人之於治不敢曰謂其已至ゝ如此云云天下之安危係乎善言之進退而善類之旧ゝ又係乎君心之公私言治者所以深探其本而称揚之也盡言者所以通上下之情賢者所以立邦家之基苟善論有一之未達賢才有一之或遺則民之不得其所者多矣然則謂天下安危不係乎善言之進退不可也謀在臣聽在君德在人用之在君苟非人君有大公無我之心有視人猶己之量則讜論至而公議徹礼貌衰而賢者去欲賢無遺而言罔攸伏得乎然則嘉言之進退不係乎君心之公私不可也古人之能尽此道而致此効者其惟帝堯乎賤而蒭蕘皆得以尽其情微而草茅皆得以伸其論則善言固無所伏矣居窮閻之野皆將有戒于虞之庭莫之賓皆將有位于列則賢者固無所遺矣夫是以故言而民安風移而俗易四方有盤石之固天下猶泰山之安万邦咸寧亦其効之所必至也雖然訑訑之聲音拒人於千里之外一夫不獲人主罔與成厥功苟知有己而不知有人致臣之畢達者難兪促來取刃而鳳鳥不至剖胎焚夭而麒麟不遊若虐無告而廢困窮欲賢者之畢集也難矣聖人惟知乎此也博詢衆庶而不憚咨訪之勤聞善則從而無係吝之意衆人之言且樂聞之則言之善者可知矣善論豈有抑而未達者乎民之顛連而無告人所易虐者也而不之虐士之困而窮人所易廢者而不之廢於無告困窮且加意焉則人之賢者可知矣賢才豈有不錄者乎夫惟大公無我故能舍己以從人惟其德盛礼恭故能不虐而不廢以惟帝時克之為言者非常人之所能與也惟之為言獨也克之外無餘人克之為言能也非之外莫能及自非聖人深見其治之本孰能究極至此也哉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此所以非帝堯莫能及也雖然舜紹堯致治者也重華叶帝固有自來觀其好察迩言取人為善則言之嘉者以無所伏矣況拔登庸九德咸事則人之賢者必無所遺矣當是時也庶政惟和万国咸寧則天下之民固無不安者矣君臣告戒方且指此為克艱之曰而不敢自謂其必能其戰兢惕厲不自滿足之心為何如哉孔子曰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亦可謂知聖人之心矣

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善言無不達賢才無不用則天下之民亦無不安矣夫天下安危係於賢才之用舍而尤係於言論之通塞也故當泰和之世言之嘉者既無所伏於下人之賢者又無或遺於野廣延衆論悉至朝廷如此則萬邦雖廣又焉有不得其所者乎蓋聚於朝而善治形於下固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云云 嘗謂人君之於天下孰無任賢使能之心賢者之生斯世亦孰無致君澤民之念哉而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者何也蓋言路之壅而不必咨不知伏於下者之難達

也賢已用而不必求不知用於側陋者之難進也夫忠言讜論有不盡聞則何以周知生民之利病端人正士有不盡用則孰與任天下之事功以是而求治安不猶卻步而求前倒植而求茂不可得也聖人知其然故賞諫諍以來讜言集衆思以廣忠益使凡古今理乱之故政治得失之由孰爲利而在所當興孰爲害而在所當去苟可以安国家利社稷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則天下之嘉言靡無所隱伏矣亭招俊乂而有德者無不奉矣翁受敷施而有善者無不容使凡懷材抱藝者皆将有戒於朝而無考槃在澗之誠僟仁服義者皆将陳力就列而無白駒空谷之歎則在野之賢無或遺者矣夫善言必達則治不昧於所施賢俊登庸則政不失於所付將見道德之所薰陶教化之所浹洽踏斯民於仁壽措斯世於平康而凡緜土分茅崖羅棊布者亦安有一郡之不蒙其休而一夫之不獲其所者哉謂之咸寧信乎天下之民寧安矣嗟夫爲治固有其本而致治必有其要人君惟能受言如流求賢如渴而方邦爲之安此固爲治之本也然言之聞在於舍己而從人欲賢之無遺在於不廢困窮之士是又至治之要也然非忘私順礼愛民好士之至何以及此哉帝舜不敢自謂其必能而歸之惟帝時克一念克艱爲何如也有虞之治豈偶然哉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聖人蓋盛德於一身故有爲於三才之主宰益大德者必受命聖人所以富有四海而貴爲天子也吾於古之帝堯見之帝堯之德廣大而無外運行而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其妙於無迹則爲聖爲神顯於可見則爲武爲文皆此德之充周而非言語形容所能盡也夫以是天眷盛德用集大命俾之悉有四海而君臨天下焉其付畀之重爲何如哉云天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天難忱斯命不易哉未有盛德不足以格天亦未有天命不歸於有德者也故用集大命而撫綏萬方必齊聖廣淵之成湯也凝膺大命以撫方夏必緝熙敬恭之文王也湯也文王也初无心於得天下而天自不能不命之天豈私厚於聖人哉蓋天之於物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材而篤焉則眷命之降於德之重自不容舍盛德之聖人而他適也天於成湯文王如此則其於帝堯可知矣且堯之德何如哉自其大而无外者言之則如天之无不覆幬也如地之无不持載也自其運行不息者言則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也以其聖則大而能化非方体之所同拘以言其神則聖不可知非測度之所能及發強剛毅足以勘定其禍乱比固益然可畏之武貫飾礼樂足以經緯天地又所以爲煥然成章之文蓋聖神武文以粹然有倫者言之其小德之川流播遺以渾然本体者言之其大德之敦化聖人之德如此天於聖人當何如哉眷而顧之所以使之有四海也顧而命之所以使之君天下也四海至廣而聖人有之則天地莫非其有矣天下至大而聖人君之則一民莫非其臣矣至富之無敵至貴之無倫如此聖人果何以得此於天哉無他有大力量則有大負荷夫以四海之廣群生之衆皆受制於一人非聰明睿知足以有臨其孰能與於此帝堯自唐侯特起爲帝凡其綏來動和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除殘去暴而躋群生於仁壽之域使雍熙之治獨高於五帝而冠絕乎百王皆神聖武文之功用也而豈徒然哉或者以爲堯之此言非以美堯且以規舜是未知頌美之辭異乎規戒之體者也又烏足以知聖人也哉雖然舜紹堯致治者也帝者文明溫恭允塞舜之大德亦堯之大德也

濟猶在躬故自耕稼陶漁以至于帝舜之得位亦惟[illegible]
位也究其聖其揆一也而何以優劣爲之哉抑又論之
大德爲必受命有其常也若吾夫子溫良恭儉之德亦將
從周之說然終不能朝諸侯有天下者是又其變然而舜
能以其道序天下孔子又推其道以教萬世其功又有大
於堯舜者焉[illegible]之言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
遠矣

[illegible]戒曰儆戒无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
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无怠无荒四夷來王

大臣咨嗟以進戒於其君蓋欲其君道之无不盡而致其
遠人之無不服也夫遠人豈易格哉顧君道之盡何如耳
爲大臣者豈容已於言乎昔者益之戒舜其知此矣先吁
後戒而欲使其聽言之審首曰戒哉而終致其陳善之誠

蓋君道至難盡也盡之之要未有不自此戒而始也況當
天下無虞之時法度易至於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
於縱恣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人君之所當謹畏者也然
未可以爲至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則欲其勿貳去
邪不能果斷謂之疑則欲其勿疑謀爲揆於理而未安者
則勿成爲志慮謀於心而未發者則惟熙焉罔違乎道義
之正罔咈乎人心之公於是八者皆人君之所當戒懼者
也果能以此道而無怠於心无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
之遠莫不歸往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爲人上者可不
君道而以爲來遠人之計哉云云伯益申大禹克艱事西
之後其旨如此甞謂大[illegible]之言而人主不可
無道[illegible]之助哉[illegible]
事諸侯以爲[illegible]者則不[illegible]
[illegible]

戒之一辭[illegible]
果何所見於此哉蓋治不忘危安不忘亂此大臣之[illegible]
而欲其君道之无不盡也夫戒所以[illegible]所當[illegible]
之民未有不心悅而誠服者矣治道休明四方風[illegible]
之心雖不期於遠人之[illegible]化自[illegible]
於聖人之世矣伯益之進戒其知所當務哉夫[illegible]
大矣大臣所以竭[illegible]哉之一辭而篤其際長之意[illegible]
不切事情之談以[illegible]而[illegible]勸其君之所戒蓋戒者一[illegible]
準百爲之原爲君[illegible]不知戒則[illegible]之分不明[illegible]
治人之道廢矣故當[illegible]之清明[illegible]守寧謐此天下[illegible]
時也人君於法度則易失於[illegible]樂則易縱惟儆戒[illegible]心[illegible]
入以爲之主則法度之高[illegible]吾見其能守矣逸樂之萌[illegible]
吾見其能杜矣夫如是則心正身脩義理昭著而於人之
賢否孰爲可任孰爲可去事之是非孰爲可疑孰爲不可

疑皆有以寓其幾微而絕其萌蘖之患故其人君泰然百
体從令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而於天下之事皆爲[illegible]之
正而不可違皆爲人心之公而不可咈皆有以[illegible]而[illegible]
失其理焉益之此言若有次第詳其儆戒之深旨[illegible]
人君以是八者內無怠於其心外無荒於其事[illegible]之
所當盡而致其治[illegible]之隆則遠人之歸可計日而待[illegible]雖
然聖人之治不過九州東夷西戎言語不通矣島[illegible]
蠻狄[illegible]道[illegible]遠來易至也今也合內外之衆而無門於
來王之心[illegible]其故哉亦惟聖人君道之能盡耳伯益
之[illegible]爲帝[illegible]規其旨微矣[illegible]因伯益之言而諸之舜[illegible]
從由仁義行而於遠[illegible]無有也[illegible]四凶[illegible]
邪正之辨至明也[illegible]之業[illegible]與人同其[illegible]
也夫[illegible]其聖於舜而益豈不知之其進戒之[illegible]
而不足者何哉蓋大臣憂國愛君之心因其[illegible]以[illegible]

欲勉其所未至況以至崇高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厥後周公之告成王抑亦得伯益之遺意者歟觀其無逸之書以嗚呼而發其端以無皇耽樂而為之戒其意古之大臣稱引其君以當道而及其責難之恭吾於伯益周公見之矣有志於唐虞成周之盛者不可不考於斯

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君德寓於立法行仁者其感澤民心叶于迁善遠罪者其化盛此聖人之所以感乎下與斯民之所以化乎上者一仁心之相為流通也昔帝德之罔愆而臨御以寬簡為本凡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不使繩法之意勝其好生之德此其仁愛之心得以行乎常法之外而入于斯民之心也上焉而好民之生如此下焉而自好其生者莫不覩感向化之同迁善遠罪之至而不犯于有司之法矣吁此皐陶以帝舜美其功而歸功于帝也歟云云大哉仁心之相與周流乎其所以為聖德君臨之至而民心向化之機乎何則天地之大德曰生則天地生物之心而已聖人以天地之心為心所以好民之生者此也斯民以聖人之心為心則所以自好其生者同此心也聖人而好民之生則君臨于上而不忍于法者非此心之所由推乎斯民而自好其生則自恭于下者非此心之所由感乎一心流通貫徹乎君民上下之交而斯民之不犯志在於君德之好生矣且皐陶爲士師之官則上不用刑而下不犯法者皐陶之法守也何拳拳于帝之德歟蓋謂帝德之盛非一善之可名而無一毫之愆過其臨簡則下無所容而帝之臨下以簡則無煩苛之法矣御衆者急促則擾民而帝之御衆以寬則無[illegible]刑所以德惡而[illegible]延于世矣[illegible]所犯雖大[illegible]則凡刑罰之用一亦原情而定罪乎罪有可疑則輕以罰之功有可疑則重以賞之以其刑罰之施不亦[illegible]刑而厚賞乎一或殺之[illegible]恐陷于非辜不殺之則或失之輕緣是又非聖人至公至正之心矣而聖人則曰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何莫非帝德罔愆而好生之本心哉是心也默寓於用刑行賞之中洋溢乎祇法申恩之日則其深入人心者不啻淪於肌膚浹于骨髓由是而斯民漸染於德化之中若曰吾君而不忍傷民之生而吾民者可不自愛其生乎茲其所以迁善遠罪而不犯于有司也由是而沐浴膏澤之下者曰吾君而不忍殘民之生為吾民而可不自好其生乎茲其所以趨善避惡而不犯于有司也夫刑期無者有司之責而斯民之不犯則吾君好生之至焉辟以止辟者固有司之職耳而斯民之不犯則吾君好生之至焉上有好生之德則下有不犯之休此皐陶以斯民之不犯者歸美于舜歟前乎此而舜之訓曰惟刑之恤哉既而命皐陶若曰惟明克允者矣至此而歸美于皐陶也則以惟茲臣庶罔或干于正者言之皐陶豈媿於帝舜之命哉[illegible]也不居其功而歸功於舜抑又知所本矣而舜之意則未然也故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時乃之休則舜之拳拳於皐陶者何如哉嗚呼皐陶作士而不有帝舜之德固無以使民不犯而刑措不用也帝舜好生而不有皐陶之功亦何以奉宣德法而廣上之德意耶傳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己憂信矣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存於內者守乎理之正接出於外者絕乎人之私此聖人傳

心之要也盖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内外之交相養乎
昔者舜之命禹謂夫人心本一囿乎形氣則為人心本乎
性命則為道心〻非道則无所主而愈危道非人則无所
寓而愈微誠能精以察之一以守之則此心所存純乎天
理之正而此心所守莫非至中之体允而執中又安有過
不及之失哉然心亦有全体所當信者天理之公所不當
信者人情之私彼无稽之言者不帥古之言也弗詢之謀
無参考之私謀也其与中乖又甚矣必也拒之而勿聽絶
之而勿庸庶乎私情不為天理之累而執之有得於中者
亦固焉吁内外之交相為養所以全其大中之道歟云
〻嘗謂人皆知聖人之謹諸内所以全吾心之天而不知
聖人之謹諸外亦所以全吾心之天盖謹諸内者存誠之
本而謹諸外者閑邪之幾於焉養乎内以察其外然焉制
乎外以安其内〻外之間夫不兼致其謹而已且人皆有

是形也故雖上智不能无人心〻皆有是性故雖下愚不
能无道心是心也一而二〻而一者也是故舍道而循乎
人則蕩於情欲將危殆而不安矣離人而求道則流於虛
无益微妙而難明矣精以察之而常使人心不汨乎道心
一以守之而常使道心不淆乎人心夫如是而後有依據
无所偏倚而此理体以具所謂中者信乎其可執而不失
其理之正矣雖然中有所執是果无所用其心哉天下之
理會於一致散於万殊運量酬酢无乎不在交際之項尤
聖人之所深慮也盖人惟一心〻之者衆一隙之不審則
彼之投此之病也一迷之難[illegible]之譏出之處也是故
詖辭之蔽[illegible]也乃人情之私也要當
絶之而不[illegible]曰中道[illegible]可
保其不作[illegible]此弗詢之謀也
[illegible]

[illegible]
深貫串此聖人為心之極功傳心之要旨舜禹授受之際
首是將何求哉自是以來成湯文武之為君伊傅周召之
為臣既皆以此而接乎道統之傳吾夫子雖不得其位而
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盖与堯舜並曾論一書皆聖人
言行之所著觀其曾子一貫歎中庸之鮮能无非以精一
之理示當時孝者至於口給之愛憎佞人之必遠尤汲〻
焉申言之盖与大舜无稽勿聽弗詢勿庸論越宇宙而同
一閑揆也噫微聖人吾誰与歸

皐陶謨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
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大臣美其言而欲尽知仁之事同列嘆其難而推論知仁之
効盖知仁二者誠治道之所係而欲力行以致其効則未
易能也觀禹臯陶答問之辭乃見矣方臯陶嘆美而言也
以為知以知人仁以安〻二者乃為治之要道固不可偏
廢也而禹吁而不尽然之以為既在知人又在安民二者
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之何也盖知人則見之明而能尽官
人之道安民則惠之博而能致黎民之懷知仁之效其大
如此是果可以易能哉大臣知〻仁之效為甚難則必行
以求之矣嘗謂用人之當否乃治乱之所係而民心之叛
服又與亡之攸基二者之間不可不加〻意也然官人非
難而尽知人之道為難使吾心之明无幽不燭則不患用
人之不當矣得民非難而尽安民之道為難使吾心之仁
无遠而不届則不患民心之不歸矣何也盖天下之人善
惡之相雜知愚之相混苟吾之明不足以察之則君子在
野小人在位者有之矣此知人所以為難也天下之民好

尚之不齊從違之際定撫之則后虐之則讎肩吾之惠不足以周之則暑雨祁寒民情怨咨者有之矣此安民所以為難也大禹皋陶之相咨問必声嗟氣嘆而不自已者其亦有見於此歟甚矣人心之不可以不察而民情不可以不安也五表者石中鳳鳴者鶩翰優於趙魏老者不可以為滕薛大夫此為治所以必在於知人也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為治之必在於安民也二者有一之或缺焉則非所以為治矣然皋陶既嘆美而言之矣禹之大聖宜亦心領而神會矣乃吁而不然之復以為二者兼舉雖帝堯之聖亦難能之何哉禹之意不曰知人知之事安民仁之事也其知如神莫帝堯若矣然雖堯之咨共工之容猶不能無惑焉則知人非帝堯之所難乎其仁如天亦莫帝堯若矣然博施濟衆脩己安人猶且以為病焉則安民非帝堯之所難乎知仁兼盡其難如此然非可以畏其難而自沮也惟思其艱則可以圖其易耳誠使察人之際果能有克知之明灼見之真則此心湛然如鑑之空而妍媸醜惡自莫能逃於前矣知是而官人吾見在官皆賢能之選列職皆俊乂之才寧復有不勝任者乎治民之際果能視之如傷愛之如子則德洽民心如春之融而元元總總無一夫不被其澤者如是則黎民之衆皆懽欣鼓舞而無異情懷服愛戴而無違心寧復有梗化者乎嗚呼知人安民之效其大蓋如此哉然嘗論之皋陶之謨其推廣上文未盡之旨也皋陶既言脩齊治平為治道之大綱矣復因禹之俞而言節目之要惟在於知人安民而已蓋人者己之輔民者国之本人君所當用力莫切如此能知人則為庶民勵翼之推輿矣能安民則為近悅遠來之樞紐矣治平之要不外乎此此禹所以為甚難而皋陶復以知人安民之謨陳也帝舜在上而禹皋陶之相咨問者猶如此所以唐虞之時野無遺賢而萬邦咸寧也歟雖然知人安民固為治之大端而知人又安民之本也蓋君之仁不能自達於民推其愛以及於民者必有賴於任焉故賢否不擇而庶職曠矣人君雖有仁心仁政而民不被其澤矣果何所恃以為安耶此孟子所以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觀書者必有考於斯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賢材之成德各有所宜故人君之用賢各欲其德以為效焉然明也夫官人之要在於量材録用而已蓋世無全人惟賢材有偏長之得若非人君合衆德而並用之則何以成天下之治哉昔者皋陶之告帝舜也謂賢材非一端有三德者能日宣而夙夜浚明則使之有家有六德者能日嚴祗敬則使之有国是賢材之成德固雖然人君之用賢尤難必也合受而敷布之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而俊乂皆有官矣上焉百僚相師以及時而趨事下焉順四時而衆功皆成焉然則賢材自然之德各著其家邦之勞人君當然之任每極乎庶績之成非善於官人者孰能与於斯云云其何如此容謂九德為賢材自脩之本而用賢又人君致治之原是何也自賢材而言之則九德之倫於身者有多寡之殊而職任之宜於外者有大小之別三德而為大夫六德而為諸侯為自人君而觀之則九德不必兼全於一人而任賢必各隨其美等量材審官度德授位大以成其大小以成其小則朝無曠職野無遺賢而天下之治有不期而然者矣苟為不然凡九德之各宜於家邦者雖皆可官可使之仁賢而人君每責備九德於一人之身借曰国有仁賢有而不用有若無其天下奚其治是以皋陶

蔡言賢材成德之目於其前而詳仲人君用賢之道於其後反復丁寧其告君之意至矣且夫三德六德若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九德有其三而能日〻宣明以[illegible]之早夜浚明可以為卿大夫則使之有家焉九德有其六而能日〻嚴祗敬之以治政事則使之有國焉此豈非[illegible]材之成德各有所宜者乎然有九德者賢材也能用之德者吾君耳德之多寡雖不同而人君之舉用則無遺[illegible]則合衆德而並之敷施則合衆德而徧布之俾其大[illegible]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則夫朝廷百僚率相[illegible]法無一官之非賢也內外百工及時趨事無一職之或[illegible]也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官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而已官得其人則事無不舉五辰者四時也木火金水土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百工趨時則能順五辰而不失其序矣庶績者衆功也如春之修率政事夏之勞民

勸農秋之禁暴誅慢冬之謹蓋藏斂積畜皆所謂衆功也撫於五辰則能成庶績而不失其凝矣此又豈非人君之用賢各稱其德而治效為无間乎論至於此則知日宣日嚴之有家邦者即九德咸事之人俊乂在官而庶績其凝者即三德六德之士原賢材之成德不必分序九德之目而著其實推人君之用賢則惟能以翕受敷施之言而揭其要所以深明官人者在於量材錄用而已一節深於一節皐陶可謂善告君者矣抑論之皐陶之告舜一則曰在知人在安民一則曰知人則哲安民則惠此蓋兼言知人之事而及官人之道也其曰亦有九德之行所以述其知人之目也其曰彰厥有常吉哉所以言其有常之實也所謂日宣日嚴非有常之謂乎所謂三德六德者非九德之行乎天下無棄材而天下無廢事此唐虞之盛為不可及也嗚呼後世殷周克即宅克俊〻與夫克知三有宅心灼見

三有俊心[illegible]之行明其官人之道猶髣髴唐虞之際三代之治所以並隆者良有以也柰何秦漢而降官失其人才勝乎德其視翕受敷施之語豈不甚可慨也夫吁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德有多寡而日新之德同故職有大小而明治之效同此聖人舒德定位量能授官之政也昔者皐陶陳謨於舜謂人於九德之中有其三日宣而充廣之則使為大夫而適明其有家之政九德之中有其六又必日嚴而祗敬之則使之為諸侯而亮采其有邦之政矣日宣日嚴皆所以致其日新之功故浚明亮采皆有以致其明治之效人君明治之要惟在於設官分職而已然設官分職豈拘〻於九德之備哉夫德固不可求全而位不可不稱其德必求其備則下無全人而廢事多不量其材則德薄位尊而舉位

者衆小之不足以治一邑況欲大而可治一邦其亦難矣惟其德足以勝任而猶不敢有自足之心進修之實在我者有加而无已則治效之見於家国者可以有隆而无替矣且夫人才品秩固為不齊揔之為剛柔皆具之三分而不出乎寬慄彊義之九〻者在人豈必備而无缺哉亦隨其所有而取之耳九者之中有其三若寬而慄以至愿而恭之類是也豈徒貴其有是三者而已哉以其能日宣而充廣之使其德之益以著也如是使之為大夫吾知其夙夜寤不敢怠遑而一家之事皆將綮然而自倫秩然而不紊矣九德之中有其六若亂而敬以至強而義是也然亦豈徒貴是六者而已哉以其能日嚴而祗敬之使其德之益以謹也如是而使之分茅胙土而為諸侯吾知其必能戒慎以自持戰兢以自保而一国之政皆將昭晢而可觀振舉而不墜矣然則為政以德果何事而不治亦何為而

不戒也哉雖然三德而有家六德而有邦亦特以德之多
寡職之大小繁而言之初非拘〻於三与六而已也所貴
乎人君者翕而受之敷而施之使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
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
下之治唐虞之時下无遺才上无廢事良有以矣
無教逸欲有邦兢〻業〻一日二日万幾无曠庶官天工人
其代之
人臣之戒君既欲其慎於脩已以爲治又欲其謹於用人
以共治盖脩已而不可縱者以事幾之可畏而用人之不
可輕者以所治皆天事也在昔皋陶於帝舜之前言人君
无以逸欲而導諸侯而當兢業以爲治盖一日二日之間
事幾之来且至万焉一日或縱則万幾荒矣此所以慎於
脩已而不可縱也既有以脩於已又必謹於用人故又言
人君无用人非其才而使庶官廢職盖人君代天理物

庶官所治无非天事一職或曠則天工廢矣此所以必謹
於用人而不可輕也嗚呼皋陶兩陳致戒之詞於其前而
復兩陳爲治之要於其後愛君之心爲何如也云云嘗謂
人主一心關係於天下爲甚重下而諸侯之所取法者君也
上而天命之所付托者君也人君任天下之重如此又安
可怠於脩已而慢於用人也哉盖致治之本固在於已而
分治之責實在於人苟逸欲而怠荒則上行而下効一日
縱欲則幾微之禍著用人而非才則上天之工廢此皋陶
所以陳謨於帝舜之前也盖声色之謂欲宴安之謂逸人
君昌嘗以是教諸侯哉然処崇高之位而爲天下之儀則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人君當以勤率諸侯而不
可道之以逸當以儉率諸侯而不可道之以欲此所以修
已而不可縱也惟其修已而不可縱者以万幾之可畏也
盖一日二日爲至少而万幾之来爲至多故必戒慎恐懼

以圖之不然則禍患之幾藏於細微一日縱欲則禍幾著
矣可不慎於脩已以爲治耶雖然已既脩矣而天下之大
四方之廣豈一人之所能独理故内而百揆四岳外而州
牧侯伯設官分職与之共治而人君昌嘗使之曠職哉然
庶官非其人之謂曠用非其人則雖有其職如無其職
矣此所以必謹於用人而不可輕也惟其謹於用人而不
可輕者以天工之可畏也盖天下之事无一不本於天〻
不能以自治而命之於君〻不能以独治而任之於臣君
也者代天而理物者也臣也者与之共食天祿而共治天
職者也故在選賢任能不可用非才而曠庶官之職何則
庶官所治皆天事也苟非其人則天工廢矣可不謹於用
人以共治耶抑嘗考之帝曰咨女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
亮天工則舜之不以逸欲導諸侯而兢業以爲治爲可見
矣不輕用人才而克相天事亦可知矣然皋陶之陳謨而

戒之〻切如此者盖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故聖
君不以德業已盛而忘敬慎之心大臣不以吾君无過事
而忘規戒之益故能保治於无窮也苟且不特皋陶爲然
也吾觀禹之告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豈非皋陶
無教逸欲之謂乎又曰万邦黎献共爲帝臣惟帝時舉豈
非皋陶无曠庶官之旨乎他日帝庸作歌有曰勑天之命
惟時惟幾則深有感於君臣責難之意矣吁盛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
土
天人之理爲無二人君之心當先恕蓋天人一理通達无
間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人而一之者也是以在昔皋陶
陳謨於舜謂天之聰明因民之視聽以爲聰明天之明威
因民之好惡以爲明威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人君敬
而無怨是又合天人而一之者也蓋敬則不怨乎民是即

不忽乎天也有天下者而不知敬謹奚可哉人君居天民之兩間上則受乎天眷下則主乎万民此可以理論而不可以勢觀也苟以勢而觀之則受天之眷惟知天之尊而當敬主乎万民惟知民之卑而可忽於此知敬天而不知恤民者多矣以理而論則祐下民而作君師政欲其代天以治民也況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則天固不可不敬而民亦不可不恤豈可以差殊觀哉今夫萬〻而在上者天也林〻而居下者民也天民之相去蓋邈乎其不接也則天之聰明明畏謂之不自於民可也而曰自者何也蓋天之聰明未嘗傾耳以聽下目以視但因民之視聽以爲聰明天之明畏未嘗見其何爲彰善何爲而威惡但因民之好惡以爲明威耳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則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必也嚴恭寅畏以天命而自度治民祗懼不敢怠荒而安寧民雖至愚吾不以愚而忽之民雖至弱吾不以弱而易之則下可以得乎民之心而上可以合乎天之心是天人之理合于一者定于一矣嗟夫世之人君間有歧天人爲二致於是知敬天而不知恤民者多矣卒使民心怨於下而天變形於上由此推之則天人之理實相貫通而有國者誠不可斯須而不敬也皐陶陳謨所以拳〻於此抑後伊尹之告太甲曰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〻于有仁其爲皐陶之意蓋無以異然則皐之謨尹之訓真有土者之龜鑒歟

益稷

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

聖人有以均天下之利然後民食足而治功成也夫利或偏聚而不均則民有不得其養者矣治功何由而可興乎昔在大禹深憂乎此故於水患既平之後山澤之利已興懋勉其民使有於無交易變化其居積之貨蓋欲使之有無相通而利均於天下然後烝民乃得以粒食而萬邦得以興起其治功焉噫使聖人懋遷之政不舉則利不足以周天下而治效亦無由而著於天下矣云云 審謂民之所資者財也民之所急者食也天下之民所以享其利而遂其生者皆由於此而治化興行之機四海乂安之效莫不胥此焉出何也民者邦之本而食者民之天也夫民衣食不足則救死而恐不贍何暇治禮義及其家給人足之後求得裕遂之餘率之以善而知所勸懲之以刑而知所懼然後以令則行以禁則止治功之興其殆庶幾之域民生於焉而可遂矣然而居山林者多材木居川澤者多魚鹽爲上之人不有以通之則農有餘粟而病於寒女有餘布而阻於飢民生之不遂者自若也故爲之君者必有以懋勉其民使之徙其所有易其所無教者教〻而不厭告〻以其有餘其不足者勉〻而不敢自已夫然後有無得以相通匱乏得以相濟天下之利無不均之患矣於是民生之衆穀不可勝食而無復阻飢之憂含哺鼓腹而非復前日艱食之比矣民而謂之烝民可以見其無一夫之不獲而林〻總〻之衆莘皆得其養矣夫聖人在上惟憂民失其養耳民得其養果何患乎治功之不成乎九榮竹攻由是而修明紀綱法度於是而振率四方有風動之休而比屋有可封之俗矣邦而謂之万邦可以見其無一所之不乂而東漸西被迄于四海莘皆與於治矣皆以民食足而治功成乎嗟夫聖人愛民之心無所不用其極也以禹以洪範九疇其三曰農用八政必以食貨爲先而食貨者所以養生也是時黎民方艱阻飢之危[illegible]之意如此也歟然舜以皐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亦進其言而禹乃歷述其治水之功以迄於万邦作乂禹豈矜爲

是亦尚哉不述其治水之本末則無以知万邦作乂之由
不知成功之鄭則未有能保其功於無窮者禹吾無間然
矣
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
申命用休
人君宅心以圖治尤必資其助於臣天下同心以順治斯
能必其應於天盖君臣之交修者此所以能得天人之交
應也昔者禹之告舜謂夫聖人一心万化之原止於至善
而不可遷察於物欲而不能蔽此所謂順適天道心之正
者然也夫既得其所止則能以之審其事之發而省其事
之安矣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尽其繩愆糾繆之職則
其内外之交修而無有不至而圖治之要何以加於此哉
夫如是則是爲無作作則天下之人罔不丕應而有先志
而徯我者矣以是而昭受上帝而上天豈不重命而用休

美之乎吁人君以一心之微而求感通乎天人之理而不
尽其交修之功也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爲帝臣惟帝時挙
聖人囿天下而有不可掩之德故能化天下而無不可用
之賢盖君德著於上賢才興於下感應之機爲甚速也古
之大臣所以格其君之聽而告之以惟使帝德光輝達於
天下至於海隅蒼生之地莫不昭灼德之遠者如此則万
邦之廣黎民之賢孰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
時挙而用之亦盖當君德大明之時正群賢彙用之日彼
庶頑讒説之未化豈足虞哉聖人化天下之德者其機爲
至神天下化於聖人之德者其効爲甚速也盖陽和布氣
則枯株朽甲無不爲之敷榮旭日麗空則層氷積雪無不
爲之消蝕夫物則亦有然者矣而况於人乎故成湯有日
新之德則耕莘之伊尹歸之而不仁者遠矣文王有光于

四方之德則釣渭之太公歸之而三家皆義民矣夫以湯
文之德尚能作興天下之賢俊况大舜將大德而出日月
照而四時行周萃一世而薰陶之其所以鼓舞多士而風
動將共餘事耳而何憂於庶頑讒説哉禹所以不敢輕易
其言必呼舜而後告之欲使審於聽信者爲何如也且夫
天地爲至大故有生之類無不覆載也而聖人之德參与
天地同其大日月爲至明故容光之地靡不照臨也而聖
人之德參与日月並其明彼滄海之隅地之至遠者也而
帝德無遠而弗屆蒼蒼而生物之至微也而帝德無微而
弗燭挙天下之大民物之多無一而不囿於其間天涵地
育之中日躔月躔之下均此生而均此性而均此德者也
懽感動盪之餘鼓舞作興之際將見懷材抱藝者孰忍自
棄於明時耕莘釣渭者孰不欲致身於廊廟由是翕而受
之敷而施之或以事挙或以言揚而無非可挙之賢矣德

之所以感人者如此推是以往雖金石可化豚魚可孚於
庶頑讒説也何有昔者有虞之時以重華叶帝之君而猶
比室可封之俗頑乃猶有頑不即工讒説殄行者瞽明之
以射侯而不能撻書之以簡冊而不知懲刑以威之屏而
不啻固未爲過而大禹之心乃有不尽然者与其加之以
威不若明之以德惟知求諸己不必求諸人徐以待其自
化惟德動天无遠弗屆至誠感神矧茲有苗之意禹之帝
厥後有苗逆命不格於大禹徂征之時而格於文德誕敷
之後於此見德之足以感人而威刑之果不足恃如此尊
舜与益之賛禹者同一揆也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歟
虞聖人純任德教其有以致雍熙之治也宜哉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
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大臣之形於言者固欲君心致敬以圖事功大臣之形諸

言者尤欲君臣相須以圖治功盖君臣各尽其道治功固无難者然究其本則在乎君心一念之敬焉此皋陶所以先述其賡歌之意而後形為賡歌之辭歎其既拜稽以尽其儆復颺言以致其辭而所言者又以念誠為先焉誠以人君當撫率群臣以共事功而必謹守其法不可以不敬也股事既共又必數考其功又不可以不敬此得賡歌而先述其賡歌之意也而其賡歌之辭乃曰君猶元首惟在於明也臣猶股肱惟在於良也君明則臣良而天下之事無不安其所曰明曰良非一念之敬者能之乎噫尽敬以致其辭則有以動乎君之聽而歌以致其戒則有以感夫君之心皋陶其善於進戒者哉嘗謂天下之治由警戒而成至歌頌而極於歌頌之中而不忘儆戒之意周於有虞之君臣見之矣然皋陶作歌之意則謂事之始終惟在於敬其歌之辭則又謂必君明臣良而後可以成治功若不

相合焉者何也嗚呼此皋陶所以為善於進戒者也彼誠見夫天下之事一日二日万幾非有明哲之君忠良之臣其能成始而後成終者鮮矣然而明良之道非苟以敬者不能也故君而能敬則天理存而私欲不足以汩其中此心之天虚灵洞澈而不患其不明矣臣焉見君之明加此則必常懷忠誠之念而怠慢之氣不設於身体不患其不良矣君臣之際明良相逢天下之事其有可慮者乎此皋陶所以先以敬而皆其明良之端後作歌而期以明良之效也今観皋陶之告舜也其拜手稽首非謟以取容也不如是不足以尽吾誠敬之意也大言疾言非矯激以為直也不如是不足以達吾忠鯁之情也皋陶之忠誠既已見於辭色之間矣而復以念哉之說進焉蓋謂夫事之未作當撫率群臣以興之而以慎守其成憲苟成憲不謹則有紛更变易之患萬事或由是而乱矣而始之一念不可

以不敬也事之既作尤必君心自察之而兢省其成功苟成功之不省則有誕慢欺蔽之失而庶績乾不能有成矣是終之一念不可以不敬也皋陶作歌之意既以達於君矣然後賡歌之辭乃継續而進焉其賡歌之辭若曰君位乎上譬則元首也臣位乎下譬則股肱也元首者所以運乎股体不可以不明非等察之謂也股肱者所以衛乎心目不可以不良非詭隨之謂也知人則哲則尽君之道矣成懷忠良則尽臣之職矣君臣上下合有一体之相須自朝廷而達之邦国由邦国而達之天下其綱紀法度備著而不遺礼楽刑政四達而不悖庶事雖多无一不各止其所者矣君臣相須以為治其効因如此乎嗟乎萬世而下孰不知明明之君足以立事功也而不知有其本焉蓋敬体而明用也亦孰不知忠良之臣可以修職業也而不知実由於君焉蓋君明而後臣良也君而有爲奔之心則物

欲蔽之而本体之明有時而昧矣況可以立事功乎君无知人之明則邪正不分賢否莫辨雖有忠良之臣亦无由而進矣又何以成治効乎皋陶將陳明良之說而必克陳乎欽哉之論其善於進戒者歟雖然舜聖人也咨百官有欽哉之戒詢四岳有明目達聰之論固无待於皋陶之言矣然猶言之懇切而不能自已者蓋帝作歌而責難於臣故皋陶賡歌必責難於君也君責難於臣則先股肱而後元首臣責難於君則先元首而後股肱君臣之間賡歌迭和而相責者如此後世君臣相悅之歌只足以爲良哉逢夫成周鹿鳴之歌有天保之答行葦之賦有既醉之報君臣之間一唱一和亦皆有更相儆戒之意比太和之治所以在虞周也舜與皋陶之賡歌為三百篇之権輿豈不信哉

書義矜式卷之一

書義矜式卷之二

夏書

禹貢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表冀州而不言域以示京畿之尊論治水而先導河又詳其施功之序此禹之受命治水必始於帝都也而況河水之患在所當先治者乎則因其勢而順治之者亦各有其序矣冀州三面距河而此不言疆界者所以尊京師也所以示王者之無外也禹之受命治水固必始於此矣所載壺口以疏河勢治梁及岐以開河道則導河之功是所當先也太原則既修矣而至于岳陽焉覃懷則厎績矣而至于衡漳焉則汾漳皆入于河也是非因其勢而順治之乎然則表京畿之域不得不異於餘州紀治水所當先因有以明施功之序觀史臣序述之法而可見禹之功矣竊嘗謂禹之別州若兗之濟河則以二水別之也青之海岱則以山水別之也若荊及衡陽為荊州則又專以山別之矣餘州所至或以山或以水大抵皆有所限也至於冀州獨不以限言者豈京畿之地非他州所可例乎禹之治水也當其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非止冀州而已也而受命治水之始於此豈不以三面距河而當在所先乎然人徒知其不以限言者帝都之無外而不知自餘州所至而觀之則帝都之疆境以明人徒知先於帝都者受命之始而不知九州之水莫甚於河患則其施功固有序讀禹貢之書求禹功之序宜亦詳於冀州之域矣而禹別冀州乃獨不以疆域言也若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亦可矣禹別九州乃以疆域論也亦豈無其故哉蓋曰八州之域皆以疆界言矣則冀州之不言者豈不可以餘州所至而見乎況京師為四海之朝宗則又豈可以疆域言而同於它州也哉王者以天下為一家則又豈可必以疆域限而外於它州哉禹之受命治水必於是焉始而河之為患蓋在於是焉壺口為冀州之山而當河水之下流也梁岐亦冀州之山而亦河水之所經也謂之既載則經始治之而有以疏殺河勢也曰治曰及又以見其既事壺口乃即治梁及岐也昔也河流激湍震動天地今則治之及之而有以開其河道矣河勢既殺河道既開則導河之功非所當先者乎太原乃廣平之地而岳陽又冀州之山鎮一則曰既修非因鯀之功而修之乎汾水出于太原者必經于太岳乃東入于河則必至于岳陽而後汾水得以入河也覃懷河內之平地衡漳又清濁之異流一則曰厎績非以[illegible]致功為尤難乎然漳水東北至于阜城乃入于北河[illegible]至于衡漳而後漳水入于河也然則導汾漳以入河者又何莫非因其勢而順治之哉於是而冀州之域始[illegible]冀州之水皆治施之天下皆以為準矣故自冀而東兗則濟河之下流也青則濟之下流也徐則淮之下流也揚又江漢之下流也由冀而西則雍為河之上流梁為江漢之上流下流則殺其汗漫之勢上流則鑿其齟齬之衝者非以視冀州以為之準而天下之水無不可治者矣吁夫帝王之京畿雖不皆在冀州之境而後之建都無不賴禹之功故洪水芒芒而敷下土方者商人之頌其先王也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周人之詠其先王也夫追稱其先王而必述夫禹則天下之可為京畿者孰不賴禹之功哉則當時東漸西被固可以見王者無外之意而四海會同之後則亦

水之入河河流之入海而天下寧有不治之水哉嗚呼盛矣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

地勢極於卑故上之取於民者輕地利極於美故下之奉其君者重蓋地之所出有定等不可強取其所无地之所產有定名不可不供其所有九州之域楊州最為多水其土之性則塗泥也其田之等則下下也是論乎地勢則極於卑故其賦之所出止於下上上錯則其所取者輕矣論夫地利則極於美故其貢之所入金而三品則其所供之重可知矣則蠲成賦因其輕而輕任土作貢因其重而重此聖人意也亦自然之礼也禹貢楊州之田嘗謂此出於田貢出於土出於田者因人力之所為出乎上者皆天地自然之氣疑會蘊結之所鍾非人力之所及也作於人力者不可常生於天地者不可變惟其作於人力而不可常故上之所取者度其所有略其所無而不可過惟其生於天地而不可変故下之所供者雖至美而不敢不因所有也何也楊州之域極於東南語其境則淮海也語其浸則江漢也語其水之所瀦則震澤彭蠡也懷襄甫平其土則沮洳而塗泥耕作方興其田則滲漏而下下特以人力之勝致地力之優故其歲入之賦稍升於田然人力有不齊地力有不一或而下上或而中下又不可較數歲以為常聖人定賦之等每以其輕者為正而以溢出者為襍不忍盡民之力故也以三等第之亦終於下而已是則上之所取又曷嘗強其所無而必取备哉上之所取者信不可以強其所无下之所供又豈可專其所有而不以奉於上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雖以天下奉一人不為過也而況土地所生天下之所極貴者豈得不先於君乎此楊州三品之金不得不為首貢也夫青州之鉛亦金也然非若楊州金之美者也梁之鐵銀亦金也然非有楊州金銀銅三者之備也荊之三品雖曰不殊然九州之貢善者為先楊州之貢莫先於金則又金之至美者也悉供於上不敢自有固臣子之至情于以見水土既平声教四達楊州去冀都為最遠而其貢獻不敢後於他州聖化之所以无外也於嗟夫田之有賦出於人力之所成土之有貢出於天地之所生人力之所成者不可常而上之所取者亦不常愛民之深也天地之所生者不可変而下之所供者亦不可変敬君之至也雖然輕於取民者固所以愛民若地之所有聖人未嘗私於奉君者固所以敬君若地之所无聖人未嘗責其无楊豫之賦以其等之輕於錯者為正冀梁之賦則以其等之輕於正者為錯雍州之田以人力之廢而其賦之等極降荊州之田以人功之脩其賦之等極升倍矣其作於人力者不可常也西北之地常高然究經界之貢每不及於東南東南之地常下然青徐楊荊之貢每過於西北信矣其出於天地者不可変也以是知聖人之所以愛民者不惟楊州為然而民之敬君者又豈惟楊州為然哉此聖人之躡理天下所以大一統而无私也吾讀禹貢之書於其田之所賦知聖人之所以因乎人於其土之所貢知聖人之所以因乎天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謹按此為禹貢導山之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蓋諸山之勢原于西北而導山之叙亦先于西北也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此記其自西北而東也壺口雷首至于太岳此記其自東折而南也底柱析城至于王屋此記其自南轉而東也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記其自北而歸于東也岍也岐也荊也此雍州山也壺口以下皆冀州山也

昔者河水未平懷山襄陵大河北境諸山其貫疏鑿之初不少矣今而水患既平崇山巨川皆可表識則聖人安得不詳記之夫以山之經理已各附于各川之下於此又條列之則山之經緯可見矣是故荊岐既旅二者州川已言之矣而研山則未之及還於此則表而言之既載壺口則所以殺河勢至于龍門所以道分水矣而砥石所以記濟之入貢之道三者與川已言之矣而雷首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則皆未之及也於此則列而言之蓋禹之治水踐山刊木各有條理其見於各川者乃表其疆域之限其見於九州之後者乃陳其經理之敘也且治水之初而必先於導山何也九州茫茫而區域不辨唯此皆水而可見惟山禹於此時未可遽施夫奮治之功故必隨山刊木以通蔽障以觀之勢然後大者可以加奮鑿之功小者可以致疏決之力使平地之水得以下流而懷襄之勢得以少

殺於是禹也乃假四載之乘不畏勝□之苦迹始於雍州首徒研山行導岐山又徒而至荊山其數山之相距甚遠也豈無山川阻隔而可以表之者哉特取其山之高大可名者記之也謂之通于河者通于河而知諸山之勢皆可以導之于河矣乃至冀州自壺口雷首而至于太岳自底柱析城而至於王屋自太行恒山而至於碣石其諸山之相去非近也豈無衆山連亘而可以拄綠者哉特取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狹可以與民居者謹而書之也謂之入于海者禹至碣石而知諸山之水勢又可以悉入于海矣天至于者禹迹之所至也通于河者禹迹之所通也入于海者小水合大水而入也禹迹之所至若其間屠鑿疏決之功雖不言而因其表記所至諸山之名又不可以想見其施功之次第也非其施功之有次第安能致水之入于海乎大抵天下之勢山水皆原于西北故禹敘山敘水皆

自西北而東南蓋欲視山勢之崇卑而欲決乎水勢之就下也方其隨山刊木神禹導山之初也貞高山大川神禹導山之時也思想夫暨益奏庶鮮食之若必此時使掌火烈山澤而焚之者必此時相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者又必此時也然後蔽障以通道路以興治水之功由是而施其所手胝足八年于外禹之成功甚勞矣是以於大功表容其所登諸山其所經而山之經緯濟流在在以為者不賢乃謂導山之序為推尋其山脈行其水勢也神禹治水之後不過緣其水至之處山耳豈假推其脈絡之所自來如今之喚歷所言也哉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觀天下之水土無不平則知聖人之成功為甚大蓋當水土平治之初王聖人治定功成之日也苟一土之未平一水之未治又何足以為聖人之功哉昔者禹之治也行其所無事也昔天之下莫非王土豈私意小智之可為哉其施功於九州蓋有次第而及其成功則一其所謂攸同者蓋言其所同如此也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而既無岐此之間矣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啓告而旅無忝遂六殊高九川之川滌除泉源而俱無壅遏之害九川之澤已有陂障而悉無決潰之患四海之水俱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此所以為聖人之極功也歟禹貢之書曰云云其意以此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者尚治天下民皆墊無所安身舜禹理洪水而五行用之以汨亂及禹嗣興推能順水之性而盡力乎溝洫水由地中行然後人得平土而居是以帝舜推本其功曰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又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由是觀之禹平水土之功蓋與天地相為無窮者也豈特九

州之攸同而見於一時之盛哉禹吾無間然矣今夫兖
青徐荊揚豫梁雍九州之所謂攸同者考諸經蓋可見也
天下之山水載於禹貢者多矣而九水爲大九山爲高大
者既道則小者無不順矣高者既治則卑者無不平矣傳
曰芒芒禹跡畫爲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此之謂也是
故以言其四海之隩則水涯之地悉爲耕食之場矣塗泥
之鄉已爲奠居之所矣以言夫九州之山隨山刊木而險
阻既可踰矣犒尔神祇而道路既可通矣以言其九州之
川則決九川而距海濬畎澮以距川導滌之功既至而壅
遏之患悉平矣以言九州之澤則既豬而有陂障以爲之
防底定而無決潰以爲之害矣夫水於天地間爲物最大
而況於海之尤大者乎四海之水至於無不會同而各得
其所歸之順則際天所覆極地所載水土之无不平治蓋
可知矣始言九州之攸同終言四海之會同者豈有他哉
蓋言此以總結上文之意耳故之上文各州惟舉一隅至
此總結之以見九州之所同也如宅土既宅惟見於兖雍
故此以四隩既宅總之既旅惟見於梁雍故此以九
山刊旅總之各州所載川澤雖多然九州川澤不止是也
故以九川九澤之滌陂總之上文雖各載達河之道而四
方水之所趨不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雖然下文之
言六府孔脩則非特水土之治而已聖人成功之大又非
有加於此哉然此亦其迹之粗者耳至祗台德先不距朕
行之語史臣方謹以繼之則禹之精神心術終始以係其
成功儼然常在人耳目之間者初不可以今昔異觀也噫
禹貢一書地理貨殖之書耳而其紀載之法乃如此後世
之山經水志貨殖之書有矣而於致治之紀要曾謂有是
哉是雖史臣一時之言實万世不刊之聖經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地介乎內外之間故治亦有內外之異夫聖人豈不欲內
外之治如一哉其武衛而專尚乎文教哉顧以勢有所不
可也勢之所爲雖聖人亦無如之何也昔在大禹謂綏服
五百里之廣內而侯服中国之地外而要服蠻夷中国之
地矣於是乎揆度文教于內三百焉奮張武衛於外二百
焉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豈非地介乎內外之間而治亦有
內外之異乎云云嘗謂一視同仁奉天下之大而納之吾
教化之中此固聖人之心也而有曰文以治內武以治外
其所以不同者何哉嗚呼聖人之心未嘗有內外之異也
其勢則然耳譬猶天无不覆幬地無不持載也然而溫
厚之氣常盛於東南嚴凝之氣常盛於西北豈天地罪哉
生成之有偏哉亦天下之地勢然也聖人之治亦由是已
夫綏服者漸遠王畿之地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謂
之綏者不過撫安之而已內取王城千里外取方服千里
非其地之介於內外之間者乎純以甸侯之法治之固不
可也純以要荒之法治之固又不可也純以甸侯之法治
之則一乎文教而無事乎武衛矣得無意外之患乎純以
要荒之法治之則不惟略乎文教而併亦不復致詳於武
衛矣彼獨非吾民乎聖人嚴華夷之辨於是定爲治內治
外之制焉內三百里則爲之設文教詩書禮樂冠帶俎豆
之風未嘗一日而不奉也外二百里則爲之奮武衛旌旗
車馬弓矢戈兵之備未嘗一日而不張也文教以善其生
武衛以護其生民斯安矣雖然聖人豈不欲三百里之外
亦揆之以文教而無事乎武衛哉地近要荒其勢不容於不
稱也吾故曰勢之所爲雖聖人亦無如之何者此也然嘗
論之二百里之武衛雖不能如三百里之文教然武衛而曰
奮亦不過激昂振厉使之無致於廢弛矣聖人不忘武然
未知黷武也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豈以綏服

三百里之外而文教遂不及乎特此勢之所為有不容不
以武衛為之主耳然可否乎

甘誓

胤征

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君能修省而臣又皆效其職焉則君德益以昭著矣夫君
德之聰明責乎有內外交脩之道苟有是君而无是臣又
安能使其德之昭著乎昔者夏之先王既能謹天戒而悉
脩省之實矣為人臣者又能守常憲而能盡諫諍之益焉
下至百官亦莫不修其職以輔其君此所以內无失德而
外无失政君德明而又明為不可及也然則人臣者所以
輔君者也為羲和而昏迷於天象是失為臣之職矣征討

之加果可以免乎嘗謂有天下者孰不欲為明〻之君然
而天變之來乃或玩之以為常災異之見乃或忽之而不
戒則為之君者怠荒安肆將无所不至矣法令非不嚴也
乃屢格而不由憲章非不具也乃怠棄而不欽則為臣者
踰礼越法亦將相帥以成風逢迎容悅以為常尸位素餐
以自便如是而欲政治脩明紀綱振舉君之德有以顯聞
於天下不可得矣先王惟知乎此也故君則畏天臣則畏
法其警戒之意先往而不存故其治效之休明為不可及
也仲康征羲和而拳〻及此亦可謂知戒者矣且夫天心
仁愛人君非大无道未嘗不欲全安而扶持之故夫日月
之薄蝕風雨之不時皆天所以警戒夫人君者也然庸君
世主往〻忽之而弗顧克謹之者其惟有夏之先王乎彼
王之心寧不忍譴見於天由於德政之不脩而轉禍為祥
在於側身以脩行是以戒慎恐懼以消其變戢兢惕厲

思以弭其災先王之克謹天戒如此為之臣者竭忠宣力
無敢怠惰以瀆官刑奉法守職先敢昏迷以干國紀亦可
謂克有常憲矣彼百官之衆其位雖有尊卑至於夙夜匪
懈以事一人則不以尊卑而有殊其職雖有大小至於進
思盡忠退思補過則不以大小而有間百官之修輔若此
則為之君者當如何哉吾見其出入起居之无有不欽也
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也顯〻令德灼乎四方于穆乎万民之
上而仰之如神明君臨乎天下之廣而愛之如父母者非
幸也日也惟先王因天戒而益明其德固有賴於人臣之
効職後王亦以天戒而脩省獨不賴於人臣之效職乎今
也有辰弗集于房之戒當夫庶人且奔走之不暇羲和世
守曆數之官當日蝕之變頑乃昏迷天象昔罔聞知其罪
國家之常憲甚矣寧不干先王後時之誅乎胤侯之征固
有所不容已也嘗因是論之降水警予此舜所以謹天戒

當是時也有禹以又力濟溢有稷契以佐其成功其所以
克謹常憲其所以修職輔君蓋无所不至也此所以地平
天成而當世賴其賜後世仰其明而帝舜之功卓乎其不
可及也誣以有虞之事豈不信而有徵哉

書義矜式卷之二

書義矜式卷之三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

聖人惟能絶去己私之累故能公於人己之間蓋人主一心不能兩用於此則不欲於利故不為聲色貨利之所移則其於用人改過也無往而不當矣夫聲色人之所易邇者也而湯則不邇貨利人之所同欲者也而湯則不殖其於欲也無私以之累也審矣是以於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己而人之有善若己有之改過不吝而己之不善無不改其能盡夫用人處己之道者皆由不邇不殖為聲色貨利之私者為之也宜乎仲虺以是稱之天子撫御万邦德之當命功之當錫不善當改萃四美於一身必無一不盡其道而後可也然而當是之私昵易以惑其心内帑之玉帛易以移其志於是聚斂之事而不知功德之當報知縱耳目之欲而不大德之為累者多矣有能以理而勝私以道而制欲使其本原澄澈君德昭然則其不求備於人不吝過於己而用人處己各盡其道也宜矣是故掌於樂師者皆聲也而恣情於此則不敢列於嬪御者皆色也而溺志於此則不暇天下之貨思與天下共之初不豐殖以為一己之資天下之利思與天下共之初不殖斂以為一己之致湯之抑私心也如此夫私心既去則公心日明是以賢者修德而我官之能者脩業而我賞之三德而為大夫六德而為諸侯非私爵之也因其懋於德而懋之以官而車服以旌其功土田以錫其国亦非私與之也因其懋於功而懋之以賞所謂公於用人者如此然則好人之善如自己出而無一之不容己之不善無所係吝而無一之不改又忍人之能不吝己之過謂之公以處己者如此嗟夫成湯何之令主也其德大矣不邇不殖豈足以盡湯之德哉然此本源之地非能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人君惟能進善退惡所以致国家之盛強夫善善惡惡乃致治之本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而欲致国家之盛治也仲虺之勉成湯以為諸侯之賢德者則佑之輔之顯之遂之所以善其善而揚之也諸侯之弱昧者兼之攻之亂亡者取之侮之所以惡其惡而遏之也惡者必亡而推之善而能存從而固之如此万邦之廣亦日進於盛強自有不期而然者矣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此国家極盛之符也然果何道以致之庶政修明百度振举此国家隆平之徵也然果何修而臻此吾求諸古而一言以蔽之曰遏惡揚善而已蓋善者治之基不善者治之蠹也進一善類已足以易否而為泰況忠良賢德凡有善者無不容一小人去已足以轉危而為安況弱昧亂亡凡不善者無不去如是必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治隆於下俗美於上国之興也勃然莫之能禦矣苟惟不善君子在野小人在位以是求治是猶却步而求前吾未見其可也宜仲虺之所以拳拳於此歟

建侯固求以共成治功而已然人之賢否有不能齊而治之隆替每由於此有所謂賢德者矣又有所謂弱昧者焉有所謂忠良者矣又有所謂亂亡者焉賢德者既優之精絕忠良者我美之侍宰四者善而能存者矣佑顯遂所以固其存弱而不能自立昧而不能自明亂而不能治亡而不能存四者惡而必亡者也兼攻取侮所以推其亡固其存而固之則鼎賢高功之政行而為善者知所勸因其亡而推之則誅亂禁暴之政行而為惡者知所懲罪昭乎朝万邦作又政治以之而修明紀綱由之而振奉国家之盛可以有磐而无衰有隆而无替雖磐石不足以喻其固而泰山不足以齊其安謂之邦乃其昌信矣雖然善惡不難於懲勸而君心每累於私情苟能公以察之則是非不謬而是以當人心苟出於私則賢否易位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其何以保其国乎仲虺作誥以釋湯之慚而必乎拳於此者政以保邦之道不出乎此而已也不然植有礼覆昏暴欽崇乎天道而求保乎天命何以於篤終復致意焉後之人君亦鑑於此而已矣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後昆

人君必勉於修己以率人其律己也嚴故垂法也遠矣夫人君所以為法於天下而可傳於後世者豈有他哉亦嚴於自治而已矣仲虺之告成湯所以特稱王而告之以起其聽也以為人君一身天下之所取則也故當勉明大德以立中道於天下然其品節何在哉以義制事使事得其宜以禮制心使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中道既立則豈特為法於天下而已哉傳諸後世亦綽乎其有餘裕矣然則礼也義也即所謂德也而昭德乃所以建中也天下後世之所取法其不在於此歟云云嘗謂德者人之所同得也自其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者而言則謂之中自其存心制事而各得其當者而言則謂之礼義他人之同有此德而拘於氣禀蔽於物欲始有冥然不知中道之所在者所貴乎人君者以一身為天下之準使天下後世皆得以取法焉然亦无俟乎他求也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敬義者持德不孤立而中道立於此矣舍此不務則已身不正国無以為正人之本者世之民且貿貿焉莫知所之又何以為後世子孫之法哉觀仲虺之意豈不曰人君一身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之心思中惟爾之中之道不可一日而不建也曰新厥德斯可表正萬邦也欲厥德斯可以式于九圍也欲建中于民而不懋昭大德不可也然德之所以昭中之所以建又豈无其要哉見於事而為无過不及中之用也事以義制而動必適其宜焉則無一事之不中矣根於心而為不偏不倚中之体也心以礼制而非礼勿動焉則無一念之不中矣人知是則豈特當世之民視效而無違在我後嗣子孫固何以遵守而勿失也豈特為生民立極而已哉固可以為万世開太平也傳之无窮垂之罔極豈不綽然有餘裕哉是知建中于民則聖人能以其行諸一身者達諸天下垂裕後昆則聖人又以其行乎當世者垂法萬世中道不可一日而不建則君德其可一日而不明哉明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禹之所以為天下後世累也至矣桀之何子孫弗率而陷民於塗炭焉則表正万邦而續禹舊服湯固不得以辭其責矣況湯為剏業之主自治不力後嗣何觀是尤不可不加之意也湯能昭德以建中于民則可以無愧於禹無愧於禹則可以無愧於堯舜無愧於堯舜則可以無愧於天下後世矣何慚德之有哉此仲虺作誥所以不徒慰釋其慚而重有以為之勸也厥後武王下車訪道箕子而箕子拳拳於皇建其有極之言若其亦仲

一德之心敘湯之建中武之建極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湯誥

伊訓

居上克明為下克忠

臨下固貴於不惑事上尤貴於不欺惟聖人能盡其道也在昔伊尹稱湯以訓太甲言湯之為君而在上則能明以照下而无所惑為臣而在下則能忠以事上而無所欺居上克明而為下又克忠非聖人莫之能也夫居上為下各有其道而惟聖人為能盡之者豈有他哉亦循乎理之自然而各盡其職分之所當然耳故居上而臨下所貴者明也不明則有蒙蔽之患而失其君人之道矣為下以事上所貴者忠也不忠則必有欺謾之失而失其為臣之職矣然常人之情居尊位則必以逸欲蔽其明而能於賢否不惑者鮮矣處下位則必以患得患失以蔽其忠而能始終不二者寡矣此其所以異於人也惟聖人則不然深居九重而邪佞不能惑高拱南面而奸偽不能欺辨是非於乃里之外察事於秋毫之末其居上如此不謂之克明可乎及其為下則必盡其憂食其食則必事其事守職位則不二其心臨事變則不易所守其為下如此不謂之克忠可乎嗟乎聖人道全而德備衆理交往而不盡者也哉自其臨下而謂之明明固此德也自其事上則謂之忠忠亦此德也居上為下本無二道克明克忠亦豈有二致哉伊尹於此特析而稱之所以見其道之全而德之備也吾求之古而有得於舜之稱禹焉既曰克勤于邦矣又曰克儉于家夫在邦而能勤必於家能儉者也而稱之者必對舉而並言之所以見其賢之不可及也知舜之稱禹則知伊尹之稱湯矣且湯之德豈特見之居上為下而已哉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其處人己之間又如此是以其德盛業廣而天命歸之人心戴之自七十里而至於乃邦焉湯之所以得天命者如此太甲而嗣湯之天下可不思所以繼湯之德也故伊尹所以拳拳以是告之也厥後太甲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明后殆無忝於乃祖矣太甲其賢矣哉

太甲上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

理之存於心目者無或忘故誠之交於神明若無或間蓋誠心之所存即天理之所發見也使吾心之理有一息之昏蔽而欲吾心之敬隨所寓而形者難矣此若昔成湯於理之命於天者常目在之而唯恐失墜其存是理而不忘者如此故以之承上下神祇者此祇肅之心以之任社稷宗廟者亦此祇肅之心是從是敬而無間又如此然則祇肅之至乃所以見其顧諟之深惟知顧諟而不忘所以能祇肅而無怠也斯其內外之相符也歟天之明命乃有生之同德而惟聖人能明而不昧故以之交於神明亦能聖人為能盡而先失聖人豈有異於人哉心之所存皆此天不已之天故身之所處皆緝熙敬止之地不見其有間也苟此心之天一為人欲所蔽而不能加提撕警省之功則出而主祭雖欲勉強修飾以詣於齋莊嚴肅之地其能常久而不變者鮮矣聖人豈其然乎天之生物也賦之氣以成形必命之理以為性凡其日用動靜之間顯然而不可欺昭然而不可揜者孰非天之所命也常人莫不有是理而鮮能全之惟聖人也知付畀之為重則存養之功不可以不加知制欲之為難則省察之功不可以或廢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而天之所以與我者無須臾之或忘立

是其審於前何於後而我之所以得於天者[illegible]之
或雖此作聖之本原而主敬之極功也推此心以交於神
明其有厭怠而不敬者乎吾見其聚齊盛而凜乎其臨
之在上質之在傍也其在神祇者如此吾見其蕊芬孝祀
而肅然於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也其在社稷宗廟又如此
世人於此豈勉強而為之哉蓋知天命无往而不存故祇
肅之心自無時而可間是顧諟之功見於事神祇之時誠
以承宗社是顧諟之功見於在宗社之頃以顧諟之心而
為祇肅之心以祇肅之実而為顧諟之実聖人之所以異
於人者如此豈外為莊栗而実則怠慢哉焉收斂而久則
忘者之也哉詩人之稱成湯曰聖敬日躋曰上帝是祇
則其顧諟之誠祇肅之実可想而見矣此所以天監厥德
使之集大命而撫安万方也欲太甲既立而不明于德其
視湯之顧諟明命為何如以欲敗度縱敗禮其視湯之罔
不祇肅為何如伊尹以是告之固欲其率乃祖攸行亦所
以養其病而救其失也此太甲所以克終允德也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
乃祖攸行

大臣告君以自治之方旣以物理之不可妄發者為喻復
以君身之不可妄動者為戒蓋射之與治事雖殊而理則
一所以善於告君者旣曲喻之於先復正戒之於後也昔
者伊尹之告太甲以為必當謹其儉約之德惟懷永久之
謀人君自治孰有先於此者乎其所以戒之者至矣然恐
其泛言之而君莫我聽也故又即物理以喻之以為譬諸
虞人之弩機旣張而必往察其括之合夫法度然後發其
不敢妄發也如此則人君之為治其可有一毫之妄動哉
一心之所止率乃祖之所行如是而後可也誠知君身之
不可妄動則所以謹其身而遠其謀者不難矣孔子曰以
約失之者鮮矣是持身不可以不謹也又曰人無遠慮必
有近憂是為謀不可以不長也況乎人君一身關四海之
豐衰係生民之休戚於是而不加謹焉則輕率妄動所以
貽天下之患者多矣大臣告君低無出此然君非生知之
知苟不旁引曲喻使理之可明者昭晰於其前豈能必其
坦然由之而無疑哉故即射以觀之而為治之理可見矣
夫虞人之射其機其括得失其準然猶臨事知戒未嘗
廢法而妄動則人主之持身豈射者之不若乎其不可妄
動也明矣夫事事物物莫不各有當止之地設施措注莫
王又有一定之法不此之守而欲以慎其德而遠其謀吾
未見其可也伊尹之告太甲豈不曰驕者縱後非所以為
德也必敬以持己而無一事之敢輕苟且自便又非所以
為謀也必言而思其所終行而思其所弊而無一念之敢
忽如是而後可也以是告君可謂切而要矣然猶以為析
理之不明則聽信之不篤故復即虞人之射以為喻焉夫
虞者山澤之官以射獵為職者也射之為技有機有括機
所以發其往括所以求其度機不戒而妄發則其發也必
非所過矣不省而遽釋則其過也必非所中故必目存乎
括心省乎度使心手相應而有以合乎度之中如是而後
釋焉其不中者鮮矣射之微技志於得獸而所以慎者尚
如此況握四海九州之權者哉是故動靜云為而吾心有
本然之度也必肅恭收斂而求止其所當止紀綱法度先
王有已然之法也必持循將守而行其所當行止所當止
所以立其體也行所當行所以致用也體用兼全本末具舉
吾見其是無動動而不合於法者寡矣其則射之与
括度[illegible]戒伊尹以為太甲言者誠以太甲所以欲
敗度[illegible]以其昏迷失之而無遠慮者也故首
以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者言之其[illegible]者以其聽

之審也正言以戒之者欲其行之篤也伊尹之心豈不以
成湯所行無非大中至正之理可以爲萬世準的正猶機
括之有法度也使太甲能以一心爲機括以乃祖所行者
爲法度則其所以謹修德而懷求圖者至矣吁

太甲中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

聖人有子民之實德故足以得天下之懽心蓋愛人者人恒愛之理之必然者也而況愛之有誠者乎宜其心悅而誠服也昔者成湯愛民如子而無間於困窮故民服其命而至於罔有不悅一感一應猶影響然是豈有他哉亦以其愛之心出於誠而已矣世率謂君尊也而民卑君貴也而民賤以尊臨卑以貴涖賤於是視之猶草芥而惟恐其夷之不加疾之如寇讎而惟恐鋤刈之不力上之待下者如此則下之報上者從可知矣夫豈知天子惟君乃邦[illegible]而者又所以父母斯民也夫父母之於子賢者愛之不肖者矜之惟[illegible]心有一之不得其所也而況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illegible]吾[illegible]子之顛[illegible]無告者也而餘何其鄙夷之且賤惡之[illegible]在其[illegible]世[illegible]夫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惻隱之[illegible]人之初是心也人皆有之惟聖[illegible]能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illegible]地所欲与聚所惡勿[illegible]民[illegible]常先一不枝其[illegible]之恩者豈[illegible]而已矣[illegible]誠而[illegible]動者未之[illegible]以誠而[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百姓[illegible]心[illegible]而[illegible]愛[illegible]悅也猶[illegible]之[illegible]理也[illegible]矣故曰[illegible]者人愛之[illegible]理也且湯之[illegible]惠[illegible]初非有心於服人也亦非安人而悅之也要亦盡吾君道之所當然者耳而民之歸之也猶水之就下而然莫之能禦也前王之得民心如此則繼世以有天下者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宜夫伊尹重以爲太甲告也吾今而後知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之說爲不可渝也以民之元常惟惠之懷之言爲不可誣也彼有狗彘食人之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以望民之加多者厲貫府庫亦使壯者散而之四方老者轉乎溝壑乃惡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之二君者亦有子惠之實於其民者乎而欲民之悅服多見其不知量也反覆時君出主之行事觀之未嘗不三歎古人之不可及也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人君當勉於修己以法先王之勤惟事必究其心而無所怠則足奉君之美於無窮夫修德而足以無忝於前人則其福固足以及其臣下矣是以伊尹之告太甲欲其勉於修德以法先王之勤不可[illegible]刻安於豫怠也然修德之要豈有他哉奉先也當思所以盡其孝接下當思所以盡其恭視則欲遠而思明[illegible]則在德而思聰凡此皆懋德之事從事也太甲果能[illegible]於[illegible]而無所忽焉則修德於一己而福及於群臣爲之臣者固將承王之美而無有厭斁者矣於此見人君修德之道[illegible]繫大臣輔弼之責至重君德既修而後臣責始盡其所繫蓋如此夫人君一身係國家之安危關生民之休戚周[illegible]以修德爲先而大臣者益与之以安危而均休戚尤以弼成君德爲任后德爲臣不德爲

臣其任不亦重乎況乎主聖則臣下得以蒙其休主危則臣下不得以辭其責苟君有善而不知所以順其美有過而不知所以救其惡耽樂怠荒輕舉妄動覆先王之令緒而有愧於烈祖則召危亡之辱而禍及於其臣固其勢之所必至也大臣蓋知此是以於上下視听之間旣備述其當然之道且以已之所仰賴者期之可謂善戒其君者矣夫人君為天下之表儀必還於自治而後可以治人問當敬孜焉為善夫汲汲焉為德是務使已之德無愧於先王可也愆敬厥德先王所以修於已者如此則日新其德後王可不思所以視效於此哉夫其宵衣旰食而无須刻之安焦心勞思而無毫忽之怠先王所以勤於已者又如此而後王豈可安於豫怠以違其枳哉蓋繼志述事在孝子之心所當思祭之如存在孝子之所當勉使孝敬之心無時而或忘則不敢有違其祖矣上而祖考固不敢以背違下而群臣亦思可得而易忽之哉此伊尹所以為書告太者歟

太甲下

惟天無親克敬惟親

不可恃者上天眷顧之情所可恃者君心感格之道夫人君之格天奈敬其何以哉是以伊尹之告太甲謂天於君豈有常親之理其眷顧之情蓋不可得而恃也然人君能盡一已之敬則天心雖无常親而亦未嘗不親之是其感格之道蓋有所在也謂之无親則有不可必者謂之惟親則固有甚可必者存焉亦顧君心之敬否何如耳可不知所以敬之哉嘗讀書至天難忱斯惟命靡常而後知天眷之無常又至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而後知格天之有道盡其道則可格乎天矣且吾何以知之天臨厥德用集大命

人知天之所以厚於成湯而不知湯所以得天者以其顧諟明命而罔不祗肅也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人知天之所以眷乎文王也而不知文王之所以得乎天者亦以其能昭事上帝而小心翼翼也論至於此然後知人君未有敬謹而不足以得天心亦未有怠荒而能隆天眷者宜乎伊尹拳拳於太甲也今夫天高在上無形迹之可見无声臭之可聞而其聰明不可欺明威不可測乎之而或降之福之而或禍之是天固无常親也人君在上能使天之心与我為一者無他亦惟敬而已矣方其敬於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況如對日星聽如雷霆坐如近訓過之史行如臨社稷之忠兢兢焉克順其心之誠慄業業焉無一毫之敢忽君之以其敬者如此則曰命用休固非吾之有求乎天而其所以自不可辭純祐秉德亦莫天之有私乎我也而其至也自不容禦謂之克敬惟親非然則無親者天也惟親者君使之也為君者苟以天無常親而不盡己之敬則非天之无親也实君不能致其親之之道也苟能尽其道則天与君渾然為一而无天人之間矣太甲旣立不明于德至於以欲敗度縱敗礼蓋亦恃天命之可常矣而豈知夫无常也哉故幸其一旦改悟而遷以是告之庶其能欽崇乎天道而求保乎天命也伊尹之忠愛何如哉

咸有一德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

德之在人者無定名而取之於己者有定論夫人之德至不一也取諸人以為善惡可執一以為師哉亦惟主於善而已矣伊尹之告太甲謂德之在人非止於一端師之有要必惟善是主苟非有以集天下之善則豈足以成一人之

善也哉云云人君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然不在於恃一已之長貴其能兼天下之善而已蓋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為万善人君合天下之万善而後已之德可全故舜之德非不大也然善与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夫子之德非不高也然猶多聞多見擇其善者而從之凡其有諸己者蓋無非取諸人也是懸可執一以為師也苟自廣而狹人使匹夫匹婦不獲自尽則一善不備而人主无与成厥功矣此大臣之所深戒也且夫天下之理散殊多端博取諸人何者非益仁善為元固所當師也而有所謂行而宜之之義焉非礼勿履亦所當師也而又有所謂應変曲折之智焉大而三綱五常之道小而動静云為之理其為德也不止於一二不止於十百不止於千万也是亦何常師之有哉以也泛求之天下參酌乎吾心善者主之不善者舍之可者法之不可者去之使其德之未善也雖生乎吾前亦舍之而勿師使其德之誠善也雖生乎吾後亦師之而勿棄誠如是則人之有善無不容而已之德无不脩矣大抵德者善之摠称善者德之实行故德兼衆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万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一本万殊之妙故始焉主善固欲其博而求之不一之善終也協一則欲其約而會之至一之理此聖斈始終條理之緒而人君取人為善之要也太甲改過之初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歟雖然豈特伊尹之言為然前乎舜禹精一之傳後夫孔顔博約之旨同一揆也

盤庚上

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大臣无私而廣实德於民斯敢有言而揚積德於昔盖今日之实德非一已之私心然後前日之積德非一已之私論況積德者世臣大族之所欲言者也惟私心未去而不能以施德於人為功則言辞之間不敢以積德而大其説亦必也私心不累其实德而施於今日者無不周然後可証其積德而敢於言者無所愧不然实德有虧而所謂積德者乃妄矣雖欲言之其敢大言乎云云故盤庚誥我世家大族以迁殷而兩致意於德之一辞誠以世家大族雖不欲以实德為功而好以積德為論者也殊不知所行者皆私心則所言者皆妄論而非積德矣实德者所難行者也私心未去則不能徧行積德者所易志者也而实德未行則不敢大言之言之非躬行之惟數所行者皆私心所為而非实德之徧及則所言者尚敢以積德為誇大談也哉古人告戒之辞勸其施德於人則貌勉其所不欲行者又以其所欲言者誇之則世家大族好以積德為説者自不能不以实德施于民矣且夫祖乙圮于耿而冰患害于民則勢不得不迁也而世家大族安土重迁胥動浮言以害迁者則臣室之所以有言者必自恃以為民之所慕然不知以私心苟從小民而害其迁則非实德也实德未施則不可謂其積德矣故必告之以实德而啓之以積德之論焉实德者事而有功者也積德者祖宗前日之所積者也欲以積德為言夫豈難於立論者而实德皆私心所為則其所言者皆私論尔惟夫勸民以迁都之利使实德施于一国之民至於婚姻僚友无不被其功澤然後乃敢大言而曰汝有積德其來非一日也汝今不能公心以施实德於人而乃欲大言其積德於已是何大言不慙而敢立論如此哉殷人臣室致使天子之尊而以大言誇之亦可謂頑矣而盤庚則誠賢君也以忠厚代斧鉞之誅以言論開人心之善亦先王之遺意也故卒使殷民之迁而厥德允修焉厥後周公迁殷民至于世三紀俗变風移而殷之庶

士皆傳誠義驕淫矜誇不改乎前日之舊則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亦已久矣然盤庚化之於前成王穆王化之於後則頑者又在於化之如何也然至煩於誥戒之末而不能以心相孚則又世變之不得已矣吁

說命上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取諸物以喻其臣若其望切取諸天以喻其臣若其望深事之係於物者不若係於天者之為大也故人君擬臣於物必至於擬諸天而後止耳夫礪物也舟楫亦物也然金以之而利舟以之而濟物之相資者然也況君之於臣乎此君之喻臣其望之切者如此然利取諸物曷若取諸天大旱天之所以困民也霖雨天之所以利民也以天之所

利濟民之所困則其為用亦大矣君之喻臣有以於此則其望之深若何如既擬諸物又擬諸天于以見其言之愈切而望愈深也說命上篇曰云云此高宗所以禮傅說者如此嘗謂有一物之利有一人之利有天下之利一物之利固不如一人之利一人之利又不如天下之利也以其利而言則雖有大小之殊其用之不可无則一而已然用之為利不以其順而以其逆以其異而不以其同逆者可以有成而異者可以相濟也故君望臣不以其依阿容悅之為忠而以其犯顏强諫之為直不以其諂諛將順之為義而以其繩愆糾謬之為賢是故金利器也然非有以淬之則无以成其利礪粗於金故可以為金之用也巨川險地也然非有以濟之則无以通其險舟楫於川故可以為川之用也君之喻臣而取諸此可謂切矣然未至於大也若歲大旱陽氣之烈也苟无以通之則生物為之枯槁生

民為之憔悴霖雨陰氣之和也降而為雨積而為霖起枯槁而生榮化憔悴而愉悅其為用也不亦大乎君之喻臣而取諸此其所望者亦至矣蓋礪而為金之用一物之利也舟楫為巨川之用一人之利也霖雨為大旱之用天下之利也一人之利固大於一物之利而天下之利則又不止於一人之利而已亦是以君之於臣利於君之一事者未足善利於君之一身者為可嘉利於君之一身又不若澤及四海而天下利之者為可貴也故高宗之禮傅說取喻於物其意固切取喻於天若其意尤深也然書之取物為喻多矣有曰若稽田而疇既若作室而塗茨有曰若由之有蘖若粟之有秕未嘗直指人於其間而高宗之喻則不然曰若金用利而必曰用汝作礪不徒曰巨川用舟楫大旱用霖雨而必曰用汝作舟楫霖雨異時酒醴之命曰爾惟麴糵和羹之喻曰爾惟鹽梅曰皆曰爾置諸兩物相

資之間粼粼然不釋諸口其所望之者不啻如飢之食渴之飲也及即傅說而觀之從繩之喻啓沃之言作礪之訓可見矣高宗以避野困騷之餘而一旦即開勸季之詔作舟楫之用又可見矣至於四海之內咸仰朕德之叁則作霖雨之用又何如哉君臣之際其盡美矣

說命中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有備有備无患

動必循理而欲合於時措之宜志不可滿而貴乎思慮預防於始此大臣之善戒其君者也大臣之有言於其君苟徒及於高遠之務而不責之以躬行之實則空言无補雖切何補昔傅說之告高宗蓋嘗乎此矣謂夫動者吉凶悔吝之所由生也慮善而動固云可也然而動非其時則是

實爲無益矣志者人之所易滿也不自滿假人之賢也哉於矜伐則德喪而功隳矣事者人之所易忽也事其事者備而無患苟無其備則事至而患生矣凡於斯二者皆人君之所當戒者也亦不出乎躬行之實者也爲高宗者可不念哉云云見於說命中篇其義如此皆謂大臣愛君之心未有不極其至者也凡其所戒亦未有不出於正者也然將使其君樂於位而我不告之以事理之所宜當務之爲急言雖多亦奚以爲哉夫君之動而或爲無益者何也蓋理之未當而未合於時者然也有己之未善者矜己之能此則志爲自滿而道不加修者然也不事其事而事至無備此則蓄疑欺謀怠忽荒政者然也凡世之人主而知有是戒者亦盍反其本矣今所謂善者當乎理也時者時措之宜也實固欲其當乎理而動尤貴於得其宜動而非時猶無益也聖人酬酢斯世亦惟其時而已矣蓋思之審周有慮而

將時之所宜者善如裘葛之良時如寒暑之時時非然焉難蓋何施惟未動當於慮善將動審於時宜然後事順於理而當其可矣不顧可否于時而動則善未見其能有益於動者也凡人之有一善者皆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有一能者皆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此所謂矜伐自滿者也殊不知自有其善則己不加勉而德日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效力而功日隳矣常人之不知戒於是者猶曰不可而況於人君者乎凡天下之事惟事其事者乃其有所備也既有其備則又何患之有哉若夫修車馬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侮不能爲之憂開塲圃修陂塘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爲之害所謂事事有備無患者如此說之告君可謂知所當務者矣抑嘗論之高宗聰明之主也非不能待時而動者也非敢於矜伐者也亦非不能思患而預防者也而說之拳拳以是爲言者蓋以惟

聖賢憂天欲其事事物物而皆出於天理之當然也苟有一毫之未盡則即私意而非天之聰明矣此所以不得不爲之過慮而戒之也嗚呼說其忠臣也哉

說命下

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賢君資臣以格其心不惟取喻之甚明而且自任之甚重也夫輔導者臣之功而力行者君之責也苟言焉而不見用則喻之雖切人亦孰肯盡言哉昔者高宗之命傅說謂爾之輔朕當引予于志之初而不在於行事之際也何也譬之作酒醴則先有麴糵以爲之由與作和羹則須鹽梅以爲之鹽梅左右規正而無或偏交修不逮而毋我棄予於備言盡能力行而無怠不果何憚而不言哉喻之以物理而

誘之以盡言高宗其有於資臣者矣夫人臣之輔君惟力行之難人君之聽言惟力行之未易蓋救之於事爲之著不若謂濟於心術之微而言聽諫行則人孰不樂告以善道古之賢君所以不從其物以明其理又必盡言以誘其誠蓋以取喻之不精則辭不足以達意而賢者不見其求助之切自任之不篤則求道之不勇而賢者亦豈信其足以有爲古之人兼盡是道者高宗是也夫人君以一身而撫天下之大以一心而應萬事之幾苟識是理有差則將謬於千里故志也者心之所之將欲有爲而未見於事者也人臣納誨以輔台德者當於此而致力焉蓋天下之事理禁於未發者易爲功而救於已然者難爲力苟於君心趨向之或偏而不知所以訓迪焉則他日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而其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以物理何獨不然作酒醴者麴多則大苦糵多則大甘必麴糵得中而後成酒作和羹

者鹽多則鹹梅過則酸必鹽梅得中而後成羹二者皆調
均節適於作之之初然後能適衆口於既成之後人臣之
輔須其君亦何以異於此哉剛柔之相濟猶鹽梅之交致
其功也可否之相濟猶鹽梅之交致其味也夫然後謂之
交修否則昏悅迎逢和者如一猶之以水濟水耳謂之交
修可乎夫誨之諄諄而聽我藐藐是故無足與言仁哉雖
弃之可也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乎之克邁乃訓君此
而弃我不言可乎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是畫而不進者
然之可也今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勿失乎王之克邁乃
訓若此而棄我而不諫可乎大章不遺則不足以感人之心
行不篤則不足以造道之極以君命臣而切切焉惟恐其
乎弃其尊德樂道之誠固於斯而可知尊所聞行所知而
自謂之乎克其勇往力行之心蓋於斯而可見吁人君之
切於求助如此雖欲不言安得而不言哉嗚呼人主一心

萬化之原危微操舍之幾乃得失存亡之所係乎人能先
立乎此則天下事可從而理矣於此能盡其心而欲明辟
顯諫於行事之間者斯末矣故祖乙之告高宗曰惟先務
王正厥事而繆王之命伯冏亦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豈
不與高宗訓志同一軌轍乎高宗首以舟楫霖雨為喻繼
以麴糵鹽梅為喻所造者深而望益切矣宜說有以復于
王也說為商賢佐而果無負於訓于朕志之命高宗為商
令主而真能踐其克邁乃訓之言其有以成中興之功宜
矣

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資諸人者固欲措諸事於天下法諸古者猶欲得其理於
吾心蓋理之所存即事之所由建天下豈有理外之事哉
夫苟知資之人以利於行而不知反諸己而致其知則非
王者之事矣傳說知其然故其告高宗也謂人之求聞於
人而以有為貴者非徒以資聞見而欲見之於行事也然
惟行是務而不反之於己則亦冥行而已故必學於古人
之訓然後乃有所得於心而後之所建者亦有所資而不
匱矣豈有不能學以致其知而徒聞以力行者哉故說命
之下篇有曰云云大抵知行無二致也古今無二理也彼
有富於見聞而不能施於實用者必其知之未至也豈可
徒行之為務哉又有勤於問學而不能深造其理者必其
行之忽篤也豈可徒知之為務哉苟有聞矣而又貴之於
古則其事之所建者必非賢者之過於行矣學古矣而又
求於人則其所獲於心者必非知者之過於知矣若高宗
者非不能建事也非不知學古也蓋恐其所行非所知而
所知非所行尔說也交陳其說而互陳其義其意蓋謂人
非生而知之者莫不求聞於人也人非聞一而知十者莫
不從所聞之多也使其聞於人者既多而行於己者不悖

則唯恐其不多耳苟得於聞如彼而達諸事者如此是則
遇聽塗說而已雖多亦奚以為如之何而不以古訓為務
哉何則典謨之篇非陳言也禮樂之制非虛文也精微之
蘊非考究之類會帝王之傳非學莫之獻實使有志於古
者不以所聞之多而廢其學不以所行之篤而略於知則
理之在古者即吾心之所得而理之在吾心者即古訓之
所載矣豈有知之至不由於學之博哉豈有得於心而不
能建於事者哉吾觀說之於高宗方其旨說之言也而說
則以非知之艱者戒其勉夫行也及其克邁乃訓則又曰
學于古訓乃有獲者欲其致於知也由此而觀高宗之聞
於說者不為少矣說之告於王者必可建事矣但恐前日
之學于甘盤者未嘗有問於心也則夫說之於王安得令
日之所得而廢前日之所學其說者可謂能愛君矣後之
論學者必曰自傳說告高宗始然則高宗之中興者有自

來矣非君臣各盡其道何以與於此哉
惟斈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斈
半念終始典于斈厥德脩罔覺
知斈以至夫道惟信之篤而道益充當知斅以全其功惟
守之一而化自化夫使人之斈也徒知謙勤篤信以開夫
凝道之端而不知体立用行以極夫成德之妙豈聖斈之
全功哉且斈問之道無他謙以受人勤以励己而已謙勤
兩字而不至夫道者未之有也況於此而篤信不忘則道
之積於己者益以充矣然猶未也道積厥躬者体之立斅
斈于人者用之行兼体用合內外而後可以會其全也一
念終始常在於斈則其德之修者有日進而不自知之妙
矣吁聖賢之斈所以造道成德者如此宜傳說之亟亟爲高
宗告也皆因是而求夫聖賢之斈矣蓋所以貫始終於一
心合內外於一理也然其造道而成德者固亦有序焉則

道也德也果二理哉是不然也道者理之共由而德者理
之自得也斈與理一因疑道之端而理與心一乃成德之
妙也是故遜敏以立其本斈之始也而即其道之凝也斅
斈以致其用斈之終也而即其德之化也始焉而道之凝
者皆可見之功終焉而德之化者無可名之迹始終一心
內外一理斯爲聖斈之全功矣今夫遜其志而如有所不
然則卑以自牧虛以受人也敏於時而如有所不及則惟
日不足日新不已也不徒曰惟斈遜志而且曰務時敏焉
則修己以敬而敬自生修道以仁而仁自至斯謂斈以至
夫道矣然信道不篤則中道而止也必也篤信乎此而不
貳允念乎此而不忘則敬之修者敬積于厥躬而非声音
笑貌矣仁之修者仁積于厥躬而皆睟面盎背矣修也修
之來皆爲不有今也求之積者爲益充不曰信之篤者而
道益充耶然斈無止法道無終窮則人之斈也又豈如斯

而已乎是故道至於積厥躬則其本立矣而德未至於罔
覺非所以會其全也斈所以成己而斅所以成物則成物
之功居乎其半矣斈所以明德而斅所以新民則新民之
功居乎其半矣不以此爲可先而斈焉不以彼爲可後而
倦斅斯謂之斅以全其功也然守之不一則半途而廢矣
必曰始之自斈斈也終之斅人亦斈也念茲在茲終始惟
一則向也敬之修者吾見其爲敬而今則德修罔覺向也
仁之修者吾知其爲仁而今則德修罔覺矣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蓋有不可名言之妙也不曰守之一而德自化斯
始也謙勤篤信以開夫凝道之端終也体立用行以極夫
成德之妙此其所以貫始終而合內外之道矣且高宗嘗
斈于甘盤者也而傳說之言若此其亦達夫聖斈之全功
矣然又慮其德修罔覺則或失於虛无荒忽而德非其德
也故又欲其監于先王成憲其永无愆何其愛君之至哉

抑論之聖人心法之傳尚矣而斈之一字實始於此厥後
吾夫子以生知之聖固無所事乎斈矣然既憂乎斈不講
而德不脩也亦又斈不厭而教不倦焉又極而從心所欲
不踰矩則其造道之深而成德之妙亦豈無所自哉吁斈
者之極功聖人之能事也後之斈者尚考於斯

惟斅斈半念終始典于斈厥德脩罔覺
知斅之及於人者有相長之功則斈不滯於己者有自然
之益蓋斅有相長斈先此法斅人者自斈矣非所以為進
德地也夫斅斈于人所以斅人也而所得乃居乎自斈之
半是推己斅人亦爲斈之事也然則爲斈者可不終始有
常乎一念終始有常究問其德之所脩有不期然而然者
矣大臣告君以爲斈之要孰有加於此哉云云夫爲斈之
道有二亦曰斅不倦斈不厭而已人皆曰斅不倦者所以
成物也非以成己是斈之終事也然豈知有得故有知斯

之理固人有反己之機然終也猶始也且傳曰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是教人之功皆所以為己也苟知教人亦所以成己則與學之念豈復有終始之異哉念先於終之殊則勉強學問之餘体用無間之後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此教不倦學不厭二者所以不參合一而廢一歟自今觀之傳道解惑推吾之所知者以語人也吾心之見由是而愈明則昔之所未知者於是可无不知矣受業救失推吾之能者以語人也然吾身之行由是而愈力則昔所未能者於是可無不能矣然則講貫之精者實吾細之以此研窮之熟者乃吾行之篤也為人固所以為己而成物即所以成己也豈非惟斅學半之歟夫苟知此則典學之念其可有終始之間哉故始之自學學也而未嘗有一毫自棄之心終之教人亦學也而未嘗萌一毫自滿之意念念之所向終始不渝則德之所脩亦日不已始也由善信而美大今則不知其大而化之矣始也由擇善而固執今則不知其從容中道矣謂之念終始典于學而德脩罔覺非歟噫夫學之為道大矣哉人非生而知之未有不待學而成者夠斯道也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愈至而愈未至愈求而愈不足是以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怠荒寧為懼勤勉不息自強然嘗論之世之為學者明師在前講誦在後遜志時敏厥脩乃來己之自學者此若無待於教人而後前也允懷于茲道積厥躬學之得於己者如此若無待於終始典學而後德脩也然教而後知困知困而後能自強是以起予之商助我之回雖聖人有不容廢也道無終窮學无止法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一隙之間乃善俱廢是以孳孳為善拳拳服膺雖聖賢有所不容已也高宗君臣講求為治之要而終歸諸此關乃世言學之端實自茲始其殺中與之盛也宜哉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人必具四体而後成其形君必資賢輔以成其德盖君之有賢臣猶人之有股肱也故高宗命說之取諸身以為喻蓋以為人所以為人以其有股肱也手足備而後其形全君之所以聖者以其有賢輔也良臣輔而後其德聖即彼證此參相對觀則君之不可無臣也審矣云云四体具而成形良臣輔而君聖此理之必然也故君之視臣如手足臣之視君如腹心手足腹心相持一体可相有而不可相無者也苟四体而缺一則何以成人之形無良臣以為之輔則何以成君之德古之人深燭是理者其惟高宗乎觀其命臣之際可見矣且夫得天地之氣以成形耳目百骸皆天所賦全而具之則為人人者所以靈於物也得天地之理以為性故四端萬善悉具於心全而体之則為聖聖者又超乎人者也苟一指不信且有不若人之恥一德不備又何以為首出庶物之尊然則全四体以為人所藉以運動者股肱也奄有四海以為君所賴以左右者賢臣也使股肱失職則將為支離為癈痼而埋然之腹心吾知其一身有所不能奉趾步有所不能前矣是果足以為人哉輔弼而非人則將為逢迎為容悅孰與繩愆而糾謬孰與扶顛而持危而德輔如毛吾知其學且未之不勝行且有所不能至矣尚何望其能優入聖域也哉人臣而苟知乎此則策名委質之餘必將展布四体宣力竭忠不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不止矣高宗其善於咨說者於始告以舟楫霖雨繼之以麯糵鹽梅非不深切而著明也至此又告之以股肱惟人何哉盖舟楫霖雨異類之相資麯糵鹽梅異味之相濟至股肱惟人之喻則一体之相須一有不具不復得為人矣此高宗之見道益深而望說益切然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傳說固嘗以聖期其君矣良臣惟聖高

宗終必以聖賢諸臣爲君臣之責望如此其足以成中興之治也宜哉

書義卷三

書義矜式卷之四

周書

泰誓

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聖德之著既無間於遠邇故王業之開亦無間於遠邇蓋有聖人之德者然後可以開興王之業德無不著則業亦無不廣焉昔在文王其聖德之光輝如日月之照臨也以言其遠則光于四方矣以言其迩則顯于西土焉文王之地雖止於百里而多方之受則皆在於有周矣文王非有期於德之著而其盛自有所不容揜文王雖無心於多方之受而其歸自有所不容辭文王之天命人心既如此而文王則未嘗一日有之焉宜武王所以拳拳述之於誓師之際也嘗謂文王由方百里起何以其德之著於天下哉文王爲諸侯於西土而又何有於多方之受哉蓋文王之心知所以修德而不期於聖德之著也知所以治其国而不期於王業之興也然其明升敷聞自有不能揜而天命民歸自有所不容辭者矣人徒知伐殷之業在於武王而不知多方之懷文王已有以受之也人徒知多方之受在於文王而不知耿光之著皆文王之德也武王誓師而及乎此良有以歟今夫天之懸象莫大於日月也惟我文考之德則与日月合其明也照臨下土莫大於日月之明也惟我文考之德則若日月之無不照臨也遠而四方此德之光無不被近而西土此德之光爲甚顯迪見冒聞于上文王之德光于四方也惟時怙冒文王之德尤顯於

西土也是則文王之居岐雖不過於百里之地而文德光顯則無間於遠邇之殊地有遠邇也而德無遠邇也文王之德如斯其顯則有周之興其不基於此乎於是多方之受非我有周而誰哉是以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而虞芮之質成遠而化行於江漢則所謂修和有夏不止於岐豐之百里矣受有殷命不惟三分天下有二矣則武啟之功雖成於武王而多方之歸實受於文王矣聖德之著既有以爲王業之本而王業之興則莫非聖德之致也故武王誓師不以受命之考則曰其承厥志則多方之師信在於文王而武王特卒其伐功而已抑又論之建邦啟土則后稷之封殖也克篤前烈以肇基王迹則有公劉太王爲其勤王家則又有王季焉我周之興明德遠矣多方之受蓋有自來矣夫以積累之勤非一朝根本之深厚非一世又有文王之聖以繼之而文王則守其事君之小心未嘗

一日有之焉此文王所以爲至德也至於武王則天命之歸人心之懷雖欲却之而有不可得者矣此武王所以善繼志述事也此武王所以爲達孝也嗚呼盛哉

牧誓

武成

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王業基於前而有積累之盛聖德興於後而兼成德之著

夫論國家興王之業而必述其祖宗之勤則天命人心之歸固有自來矣昔武王之告群后嘗謂我周之建邦啟土則后稷之封殖也克篤前烈則公劉其人也至于肇基王迹而其勤王家則又有太王王季也是王業之開國非一人而積累之功固非一世矣我文考文王則又克成厥勳焉大受天命以撫方夏大邦小邦莫不畏其力而懷其德焉則聖人之繼於後者又得其盛也不有前王之造興無以開興王之基不有聖人之嗣興無以成興王之業則我周之有天下大豈偶然哉嘗概三代王業之興而有知天命之不易矣則稷契皆與於唐虞之佐而契之後十四傳而有湯稷之後十四傳而有文王後世推論王業之所由而配之廟有玄王先王之追稱以明積累之基於前又必盛陳威德之著以見聖人之嗣興於後其意深遠矣當武功告成而有周廟之祀侯甸男邦采衛暨百工受命之初而武王之言至此又首以嗚呼之辭則我周之興明德遠矣豈无故而然耶且唐虞之時棄爲后稷則周之建邦啟土詎后稷之始則於部也公劉乃后稷之曾孫而謂之克

篤前烈其所謂能修后稷之業者乎至于太王實始翦商則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而王迹之基實肇於此矣王季繼乎太王而又能其勤王家焉則王迹之肇基日益盛矣自后稷而公劉自太王而王季非一世也既建之而後篤之既基之而復勤之則積累之功有自來而王業之開亦可見矣至我文考文王則積累之功乃克成之焉其命維新即文王之下膺天命修和有夏即文王之以撫方夏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則大邦有不畏其力者乎虞芮質成化行江漢則小邦有不懷其德者乎畏其力則不敢放肆矣懷其德則得自立矣然文王由方百里起以至三分天下有其二昌得一日而有得天下之心哉故不期於受天命而撫方夏也天命之歸方夏之撫自有不期而然者矣文王之克成厥勳有如此哉然則人徒知代殷之功在武王而不知王業之成乃文王之威德也人徒知王業

之成在於文王而不知王業之開乃積累之功非一世也武王拳拳以是告于群后良有以欲抑又論之中庸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則不及乎后稷公刘也武王之誓師而言惟我文考則又不及乎太王王季也盖即其近而言之則王迹之基实始於太王王季至於武王之有天下則实文王已成之功故一則曰其承厥志一則曰受命文考則文王又非特如太王王季而已也至此而歷叙之則又以明其封殖之始在於唐虞歷夏商而王業之基已人至商之季則天命人心之帰周者益盛武王之有天下豈有一毫之私哉亦以天命人心之不可辞而累世之功不可不卒之而已也合而觀之益以見三代有道之長而非後世所可及也

洪範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道之出於天者若有異數道之由於人者則無異理道一而已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非彝倫之外復有所謂洪範洪範之數雖有九而其理則不異於常道也自禹所叙而言則謂之彝倫彝倫之实雖不出於常道而其理則一本於洪範也然則錫之者雖出於天而叙之者則在禹禹之有功於人道乃所以有功於天道也云云夫聖人者繼天而立極者也繼天者何天以是理示於人非聖人為發揮則大法无自而明也立極者何人得是理以生非聖人立之標準則常道无由而行也是聖人一身上以承天之所付下以為人之則效乃其所以明乎人道乃所以闡乎天道也人徒見錫於天者為洪範故謂洪範為大法叙於禹者為彝倫又謂彝倫為常理殊不知合而言之曰数曰理若見其異融而通之曰天曰人初无二致凡其出於天而秩然者即其付於人之本然者也凡其錫於範而隱然者即其叙於倫之顯然者曾謂聖人之立極也而[illegible]以繼天者乎何以明之道之大原出於天天雖无声无臭寘寘之表必有默為之主宰者也夫主宰是道不錫之他人而以錫之禹者是非禹不足以當天之付託也禹既足以當天之託付則神禹之负文而出於洛者乃所以默啓其心也豈必諄諄命之而後謂之錫哉然而黑背之文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後□六八位左二前九若人見其為數也而禹則見其為理人見其為異也而禹則見其為常於是因其自然之数而明夫當然之理自初一以至次九或自天而之人或以人而參天因其一二三四之數而叙之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之制明矣因其六七八九之数而叙之則三德稽疑庶徵福極之理著矣由五行以至五紀參得其用而皇極之用以行是則所謂彝倫攸叙也然不曰

叙夫彝倫者禹不過因其自然而不汨其理由其當然而不乖其宜使不至於拂乎人之天而已非有所勉強矯飾而為之也是則所謂彝倫之叙也是即所謂洪範之疇也自天而言則謂之錫自禹而言則謂之叙曾謂人道之外復有所謂天道者乎方禹之時堯舜在上彝倫未嘗不叙而叙之者又何待於禹耶殊不知當時洪水為患浩浩蕩拂使斯人不得以安其生万物不得以遂其生者是彝倫之攸斁也五行者九疇之首禹之所治者雖不過五行之一事然也以之平天以之成而六府三事以之而治是又彝倫之再造也然則彝倫之叙有於治水之時者禹之所以資夫天也洪範之錫有於帝[illegible]者此天之所以眷夫禹也[illegible]禹之[illegible]是道以示諸人者豈能[illegible]万世也奈何由[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二[illegible]人之道[illegible]為所以為天地立心也若其[illegible]
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illegible]乎也其功不在禹下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著造化之源而列其目者有其序推造化之蘊而著其用者并一端大天七十五行民並用之明疇君子何順其序而數之十[illegible]而中言之何以致造化之妙用哉且子為武王陳洪範列以疇之次第言之以五行首其以水火木金土爲序一二三四五者蓋順造化自然之序也然於因其類以列其目下若夫水火也而潤下炎上木金也而曲直從革此以其官言也土之於稼穡又以生之德言矣其曰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所以作之則自潤而下豈一端而上乎箕子所以反覆晏言之而不厭也大哉五行之造化乎其陰陽之殊体人物之攸宗乎何其妙運不已而致用無方也即其垂象於天則應乎七政即其凡貢於地則係乎六府而氣運之推遷則成功於四時開闔以來禾之能改也龜書出洛神禹第之以五行首幼一之疇擇九數之首豈偶然之故哉然而不言用者以其無適而非用也箕子而推衍為範提綱挈目豈非以折其端與以也探德性之淵識斋民用之切近而以申發大第以陳之然後聖人所以著造化之至妙者可知矣今夫貫了所謂一五行者因乎禹疇之末後而異乎洛書之本文也總而揚於上以見造化之綱分而列於下以備五行之目一至五皆係之以曰者猶云其名若此也五行之序求之天地生數既無不合參之物体微著之漸又無不然何則天一所生者水也地二所生者火也而物生之体水最微而居一火漸著而居二固其序也天三生木而木之形实而以三居之地四生金而金之体固乃以四居之及其天五生土而土之質極其大於是乎次以五終焉是蓋造化一定不易之序非可以安排布置於其間也安得不順而別之乎然而造化之樞極乎自然之神妙者即此而發則有以見五材之实為民用矣此所以不容列其目而遂已也由是以五行之性而言則其潤澤滋溢而就下莫禦者非水性乎炎滲灼爍而氣勢騰上者非火之性乎其或曲而挺錯也或直而森竦也與夫鍛劢之而皆從器使之而可革又非木金之性乎謂之曰者猶言其性然爾也至於土何獨不然蓋其性不一非可專名而其生物之德則莫爲於稼穡也播種之謂稼斂穫之謂穡不係以曰而以爰者言土之德於是乎稼而穡也然則造化之妙將止於此乎曰未也五行有声色氣味甚不一也箕子又申言其味者特以其切於民用而有取焉耳夫潤下之水非因鹹也蓋鹹之久遂作鹹矣炎上之火非本苦也焦灼之久遂作苦矣曲直之酸亦非木之初生者然也從革之辛又非金之初鎔者然也至於稼穡之自苗而秀既秀而实然後甘之味以成故皆謂之作者即其変化而言也五行有定体而変化則無方苟指一物而求一味則不足以達其造化之妙用矣噫夫箕子叙列五行之後一言其德性以發其微再言其致味以著其实一五行之造化武王尚有未究者乎雖然合九疇而觀之以人而參乎天則貌言視聽思之分配已不越於五行播穀卜兆之分屬無非微体爻之類庶又不越於五行宜乎世之繇洪範者有曰五行徹見於九疇而皇極則以五行之理而統會之也大哉造化之功用乎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

疏七曰賓八曰師

君子陳八政之疇而有急緩之序此可見爲政有先後之宜矣此君子之論政所以深得其要也洪範九疇皆天人之大法而八政之疇实居其三君子以爲政非徒政也而又有其序也夫食貨以養生祭祀以報本此政之所當先也故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焉司空以安居司徒以成其性司寇以治其姦此亦政之不可後者也故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焉至若往來交際而賓之禮不可缺除殘禁暴而師之威不可無此亦政之不容已者也故七曰賓八曰師焉洪範九疇皆天人之大法而備治天下之本末八政一疇又皆爲治之具則其詳於八政之一疇矣何者皇極聖人有爲於斯世其所以爲政者緩急先後必有其序矣惟其序之不紊然後政可得而行焉昔在有虞削九官之所揔者皆在八政之所事也其目有不同而其所以爲政之事則不異焉箕子之論亦必有以兼帝王之制矣是故洪範之疇而八政实居其三次乎五行五事之後而居於五事皇極之先誠以養民之務莫大於政也君子豈徒陳乎政而已哉其所以爲政之目則有其序焉食者民之所恃貨者民之所資而祭祀者又所以教其報本也分田制産教之樹畜而食之政修懋遷有無通功易事則貨之政修郊祀之禮禘嘗之義而祀之政無不舉矣爲政莫先於養生尤莫大於報本也此一曰食二曰貨而即以三曰祀繼之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自民居之既安五品之教行五刑之禁明而三卿之政又無不修矣有養必有教教之不從然後從而刑焉此四曰司空五曰司徒而後六曰司寇以繼之也往來交際不可無其禮朝聘以時厚往薄來而賓之禮修矣除殘禁暴不可無其制九伐之法掌於司馬而師之政修矣盖交際之禮不可以不厚而師旅之用甚非聖人之得已此七曰賓而終之以八曰師也八政之目緩急有其序先後有其宜蓄於此者天下国家可得而理矣嘗考此章之旨食貨祀賓師皆以事言司空司徒司寇則以官言蓋官之所掌者無非事而事之所屬必有其官互文以見其意而非有異義也箕子不徒陳其目而又次其先後緩急之序豈有旨哉古今論治其有易此者乎此箕子所以不得不詳之也然則如之何亦曰農用八政而已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君子即中數以明皇極推君道立於上既有以福斯民而無間斯民具於下自有以守斯道矣無窮夫建極在聖人保極在天下箕子所以於五皇極之疇而極論之夫列於次五者皇極之疇建其有極者人君之責明疇之君子指其名於先而詳其实於下夫豈無意哉人君以身立極然五福以錫庶民使天下之人無不被其賜則斯民由籍化以獲福咸相與保君之極而一人之德教維歷久而長存民之極非君無以建君之極非民無以保君民相与之際惟於大明皇極之世見之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五爲天地之中數而極者人君之要道也人君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其道豈有他哉亦建其有極而已且建極非求以集福也而福自歸於聖人斂福非斯以錫民也而福自溥於民庶及庶人之蒙其福也初非有心於保極而民舍是道而不由則道自不容泯於天下然則錫民以五福固本於建極之君賴君以保極終見於歸極之民君有以建之民有以保之福有相感之機而君民有相須之勢論皇極者要不可不留意於此且洛書之數自一

至九而五居中洪範之疇自五行至福極而皇極居乎中前乎此者皆其体之所以立後乎此者皆其用之所以行所以主張數而莫不為之賓君八疇而莫不為之臣此皇極所以配乎五而中與也極者何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者也而所以建之实在於君焉為人君者巷於中者純而行於外者至日五常百行之大以至應事接物之微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道備於吾身而極建於天下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以聖人而建極於上則足以致一身之休祥以庶民而從化於下則足以納群生於仁壽福而謂之歛非有所從為於性分之外也大德而得祿得位得壽得名凡天下之所福者皆萃於一人之身也庶民而謂之錫者非有所付畀而增益之也群黎百姓而福為不德而寓寄安逸而四方所同盡能以一乃之福敢而為千万人之福也向也斯民惟知教之當從今焉又奉知有福之可慕則偏陂不萌而惟王道之是遵好惡不作而惟王路之是由于汝之極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且非徒循之而不敢背違亦且保之而不敢失㱕蓋化成俗美雖没世而餘澤流風善政尚久遠而不泯當時之民保君之極守而不失世〻子孫承保之則聖猶之在天下雖千載猶一日也比非所謂錫汝保極者歟夫謂之歛錫庶民則辛天下之大皆囿於聖化之内而見皇極無弃人也謂之錫汝保極則雖百世之遠尚存忠厚之風而具彝倫無時而斁也非箕子其孰能明之抑皇極固為九疇之綱矣然斂用五事者建極之要嚮用五福者建極之效驗此二疇者於皇極為尤切也箕子此言固見皇極君民相与之盛矣而实則言君民之係於天下者如此其重也武王聞之為民作極迄于成康之世家礼樂而人詩书忠厚溥之風傳八百年則民之保極也亦至矣嗚呼盛哉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隨其材而取之固所以成其材進於善而養之尤所以勸其若大聖人之於民皆欲納之於皇極之中也故因其材之可取則取之因其善之可進則勸之而斯民皆有以成其行矣夫有猷有為有守人之有才者也則念之而弗忘未合於善不陷於惡所謂中人也則受之而勿拒所謂同其才之可取而取之也斯人也及其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則其所勝已進乎前矣於是而錫之以福而養其善心焉斯民其有不歸於皇極者乎此皇極所以無棄人也天下之人品有不齊而聖人之於人則無不欲其入於善故凡可以用其力者盡無所不用其極也蓋則人才之在天下此知而彼愚彼賢而此不肖不有聖人者出因其材而篤焉則夫有才者未必能進於善矣善者亦终陷於惡而已矣倉廩實而知礼節恒産定而有恒心苟救死而恐不贍則奚暇治礼義人情皆然而況於官乎其進於善者已足徵於辭色之間矣而懷祿之賜所以厚其令者或不給求其惟皇作極也不亦難乎聖人始也必因其才之可而敎之以善終也必因其善之功進而養之以福而後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而昏明强弱之不齊者悉歸於大公至正之域今夫智慮可以方人出謀有猷者也設施可以建政立事有為者也踐履之純而操守之不貳有守者也凡民之中有若人焉則必念茲在茲而不可以或忘也不協于極未能入於善也不罹于咎未至犯於惡也此中人之才進之則可以為善退之則流於為惡者也厥民之中有若人焉則必歸斯受之不可以或拒

也念之受之既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及其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則吾知其進有加于前矣何也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所存可知矣於是而錫之以福焉福者爵禄之謂也蓋聖人設教以富之以禄而後可以責之以善也斯山斯民蒙聖人教養之恩頼聖人造就之賜則夫有為有守者其進善之効豈特徵於色發於声而已哉必將于汝極而錫汝保極也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者其好善之誠豈特見於面形于言而已哉必將會其有極而歸其有極也所入之塗雖異所至之域則同昔也雨未免於凡民終也遂同歸於皇極聖人之建極其有功於天下者如此夫當商之季皇極之道不明而民之自暴自棄矣武王下車之初即訪道于箕子而箕子所以告之者獨拳拳於皇極之一疇而尤致意於納民皇極之說蓋欲舉斯世之大無一民不歸于皇極之域而後人君之責始盡也嗚呼箕子其賢矣哉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私欲有累於王化故禁戒之於先天理不外於人心故開導之於後夫聖人設教無非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而已然直言以戮其意故偏陂好惡之私勿使之生於心貌若歌詠之入心者深乎此皇極之敷言所以反覆言之而不置也故偏陂好惡之私勿使之生於心而所遵者王之義王之路而已矣偏陂反側之私勿使之見於事而所知者王之道蕩蕩平平正直而已矣且所以禁止而開導之者至矣然猶以為未也又申之以會極歸極之說而禁之為彼者固將以導其為此也道曰王道見教出於君在人不可以不從極曰有極見理根於心乃衆人之所固有聖人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昔者大禹有九歌之勸若夔有典樂之教声詩之訓其來久矣然示以君道之當然誠未若要人心之自然者為親且切也蓋凡人君躬行心得之教夫豈泥於民生日用彝倫之外哉彼其稟習俗之不齊而人之陷其良心者皆是也於是聖人之教有不容廢矣教之濫是也然始焉不戒之以私則人不知欲之不可縱而無以懲創其邪思終焉不訓之以極則人不知理本固有而無以感發其善性理欲之辨不明声詩之教不作而欲化行而俗美不亦難乎此皇極之敷言所以不容已也夫其不中之謂偏不平之謂陂好惡而加之意謂之作其事雖殊其所以為私則一而已彝者理之宜道者理之正而路則出入往來所以由者其名雖殊其所以為理則一而已於私則戒之以無無者禁止之辭於理則教之以遵遵者由行之意此與彼天理人欲不容兩立出乎此則入乎彼禁其為彼所以導其為此也道本大公也而徇於偏黨則失之道本至正也而流於反側則違之矣豈知洞然八荒皆在我闥王之道蓋蕩蕩乎其廣遠而平平乎其平易也而何以偏黨為哉周道如砥其直如矢王之道蓋正而無邪直而無由也而何以反側為哉夫欲其無偏陂矣而又曰無偏黨焉既曰無作好惡矣而又曰無反側焉其為訓非不詳且明矣然猶以為未也所謂王道則所從者上之教而未知極固人心之所自有也故要其終而告之以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焉蓋皇極之理原於降衷秉彝之初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也遵義遵道遵路非他會其固有之極而已蕩蕩平平正直者非他亦歸其固有之極而已會者合而來始焉知殊塗而同歸歸者來而至終焉知深造而自得聖人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夫豈有所付畀而增益之哉亦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者

其所至難而從其所甚易如斯而已耳聊皆論之此章蓋
詩之体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性情之正者也夫歌詠以
叶其音反覆以致其意使人悦然而悟然然而得忘其偏
邪狹小之念達乎公平正大之理人欲消息天理流行會
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其功用深切蓋古周禮大司
樂教以六詩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君師之道不立聖
極之訓不明而異於詩者蓋寡矣建其有極能求有當於
聖人也哉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能窒其欲則所循者皆正理能懲其忿則所指者亦此理
蓋喜怒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也特患出於作爲之私自苟
去其所本无而存其所固有則何往而非王者之公哉何
則好者人情之所固有也然有時而流於私欲知其爲欲
而有以窒之則能好所當好而所循者皆王者之道矣惡

亦人情之所不能无者也然有時而出於私忿知其爲忿
而有以懲之則惡所當惡而所循者亦王者之路矣是知
不可有者一己之好惡不可無者王者之好惡箕子之於
武王安得不勉其戒一己之作爲而遵王者之道路也歟
故皇極云云蓋嘗論人性一心耳惻隱此心技害亦此心
也羞惡此心賤惡亦此心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私好不
可有也而此心之好可施乎私惡不可逞也而義理之惡
可失乎而況王者之好惡所關甚大若發而不中節則賞
必僭而刑必濫發而中節則善有勸而惡有懲不徒一身而
已也或者徒見人君以一己之偏私而殷天下之中正遂
以爲好惡之真不可有者彼特見乎人欲之不可有而不
知天理之不可無也嗟夫使人君而果無所好則爲善者
無所勸矣使人君而果無惡則爲惡者無所懲矣此箕子
安得不戒之如此而勉其如彼哉自今而觀箕言之好王

者之道也而不能不甘於諂諛緇衣之好王者之道也而
不能不溺於便佞使夫君人者知發於形氣爲人欲而不
可有根於性命者爲天理而不可無則凡所以窒其欲而
循夫理者无往而非大公至正之道矣安得戒其所作爲
而遂其所固有者乎雖然好所當好可也惡所不當惡不
可也何哉惡而知其美者公也而惡之欲其死則私矣惡
惡如惡臭者公也而媢疾以惡人之技則非矣使夫人君
苟知出於一己之使然者不當有合乎人之同然者不可
無則凡所以懲其忿而循夫理者亦無往而非大公至正
之道矣安得不戒其作爲而遂去其所當爲乎大抵人情
不能無喜怒不能無邪正出於正則爲王者之道路失其
正則爲一己之作爲惟不汨於情而亦不滅其性情不流
於喜怒哀樂則粹然一出於正而作威作福之權不假他
取矣古觀武王之初是時克商而大賚四海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其好惡不可謂不公於天下矣而箕子之陳洪範
不徒以作好作惡爲戒而復以王道王路爲勉者則好惡
之發雖微而忿欲之害實大前乎禹之所傳者此也後乎
禹之所當道者亦此也豈可以武王之所已能而廢天下
萬世所當戒者乎宜其反覆言之而不以爲瀆也或者謂
好之与惡既不同情則道之与路亦宜異旨而並言之豈
箕子之意歟吁是特未喻反覆吟咏之旨尔夫道若大路
道無異於路也道者適治之路〻之先異於道也特以好
之於道惡之於路取其音韵之叶而無害於義理之同也
讀書者兼詩之体而吟咏之則思過半矣

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
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人君敷言而純乎理者因以求諸天下民因言而行其教者
尤必須乎君蓋極之敷言人君所以代天而教民者也民

能行君之教則自能形諸言而極其尊親之意者矣昔者箕子之陳洪範謂夫人君以極之理而反覆推衍以為言者是天下之常理也是天下之大訓也然豈君之訓哉無非本諸天也蓋理出乎天言純乎理則亦純乎天矣且天子之於庶民其性未始有異也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而是行焉則可以近乎天子道德之光華矣其曰作民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此蓋極其親之之意也謂之為天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此蓋極其尊之之意也吁箕子贊敷言之妙而述其所以感民之深非皇極之盛曷其孰能與於此嘗謂夫道之大原出於天而天不能自以教諸民也必賴夫人君推是理以為言而後能施其教於天下且天下之民其分雖殊而其性之善則一而已由乎至極之理而近乎道德之光則其尊君親上之意蓋有不期而然者矣苟人君於極之敷言而不純乎理則非本諸天矣又豈足為

法於天下者哉庶民於極之敷言而不能行其道則自絕於君矣又豈能歸功於其上者哉是故非敷言之妙罔不足以感民之深非感民之深亦不足以見敷言之妙矣箕子為武王而詳言之者其知道乎今夫所謂皇極之敷者何也即上文敷衍之言也始焉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終焉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人君以至極之理反覆推衍以為言而盡其教民之方若是豈一己之私見焉蓋所謂天下之常理者也是豈一人之私言哉蓋所謂天下之大訓者也本天下之常理施天下之大訓非建極之君則不足以語此矣然是訓也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蓋理出乎天而人君修道以為教者無非欲盡其代天之責而已矣言純乎天則為天之言故曰于帝其訓也然所謂帝者亦不過以其主宰而言之耳帝之与天又豈有二哉箕子贊敷言之妙至此殆无餘蘊矣且天子之於庶民性一而

已庶民於皇極之道而吾君敷衍以為言者立則見其參於前是訓而不敢違焉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是行而不敢倍焉此所謂無所不用其極者也夫如是則能不自絕遠於君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者矣人徒見夫君為在上而民為在下其分若懸絕而不能以相通也又豈知乎其分雖有尊卑之殊而其理則未始有二也其等雖有貴賤之別而其性未始不一也遵乎皇極之理而近乎天子之光則其稱頌之詞未有不極其至者矣其曰天子作民父母者蓋指其恩育於我者而言之也其親之之意為何如哉其曰為天下王者蓋指其君長於我者而言之也其尊之之意為何如哉斯民之意蓋以為人君能立至極之標準所以能作億兆之父母而為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首出庶物卓冠群倫而居天下之尊矣由是論之君能以理為教故其代天之責無不盡民

能從君之教故其頌君之詞無不至雖然微箕子之深明乎皇極之理者孰能為武王陳之抑致之經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蓋皇極一疇為眾疇之綱領也箕子於五皇極之下又焉得不詳言之哉曰皇建其有極又曰惟皇作極者蓋深言乎極者人君之所當建者也至此而復以敷言之妙以為人君之言純乎理則君即天天即君矣會極歸極之民忘乎人欲之私而遵乎天理之正又焉得不歸功於其[illegible]於此則知君之所以建其極与夫民之所以用其極者又豈有他道哉亦曰本諸天而已矣

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知聖人之教本於理則知聖人之教純於天蓋天者理之所從以出者也人君代天以敷教必即夫天之理以為教是君之訓即天之訓豈有二乎哉人徒見極之言敷於君

孰不以為教之出於君也豈知是教也乃天下之常理而
無一之不本於天乃天下之大訓而無一之少妄乎天者
如是則訓非君之訓也乃天之訓也教之理出於天而君
之教純乎理純乎理則純乎天矣此聖人所以与天為一
故云云夫聖人有作繼天立極敘典秩礼必歸之天命德討
罪必歸之天聖人豈剏道設教者哉無他天者理而已矣
聖人之奉勤教詔先往而不純乎理即先往而不純乎天
矣然則皇極之教言謂其出於聖人可也謂其出於天亦
可也且自是理之主宰而言謂之帝且自是理之賦予於
人則謂之彝自其品節防範於聖人則謂之訓自其可為
標準於天下則謂之極初非有二道也然天能賦人以極
至之理而不能使之不失其彝常之性君能教人以極致
之訓而不能外夫彝常之理天有此理而君有是訓〻之
出於君即理之出於天者為之也又烏可岐而二之哉今

夫皇者君之稱極者標準之義極而謂之皇極者明人君
當以身立極而使四方有取正也故以是極至之理敷之
為訓焉非有甚高難行之事驚世絕俗之言也偏陂好惡
不使存諸心偏黨反側不使見於事遵義遵道遵路以由
乎人倫日用之常蕩〻平〻正直以不失大公至正之理
所以開其精微發其蘊奧者非聖王別立一道以為訓也
語父子而訓之以極其仁〻即天所賦之理也語君臣而
訓之以極其義〻亦天所賦之理也是理也乃天下之常
理而無一之少差乎天則是訓也乃天下之大訓而無一
之少悖乎天聖人蓋与天渾然而無間矣君之訓獨非帝
之訓乎吾今而後知天命之性人不能不稟之於天而脩
道之教天亦不能不有待於聖人也人徒見正五典而使
之敦厚用五礼而使之有常君之責也而不知五典出於
天敘五礼出於天秩人君特因而惇庸之耳是豈有待於

人為而亦豈人所得為哉昔者成湯以克綏厥猷為君后
之責矣而原其所自亦不外乎上帝所降之衷豈不以天
能賦是理以為人之性君能明是理以復人之性君之所
為无異乎天之所為也箕子所明天人一貫之道哉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
廡
惟庶徵無不明則徵物亦無不盛夫徵出於天而驗於
物者即其在物者觀之而在天者可得而見要皆原於天
之順也昔箕子推衍庶徵之時謂夫雨暘燠寒風之在天
者不一今皆以時而至無一之或缺無一之或亦故宜物
類之徵如庶草者皆極其生意之盛庶草且然則物之大
者從可知矣然則在天雖有五者之徵而主於順時則一
也易有之曰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故萬物不可
以無風之散雨之潤亦何可無日之烜哉又曰寒往則暑來

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是萬物固不可暑之不
來亦何可寒之常在哉故天之生物必備夫五者而後足
以成生物之功然五者有一之不得其時則在天為不順
而在物亦不遂矣今宜雨而雨宜暘而暘是雨暘之應夫
時也當燠而燠當寒而寒當風而風是燠寒風之應乎時
也時者不先不後適當其可乃庶徵之俱不可失者庶徵
之時大矣哉然或有暘而無雨有寒而無燠有寒燠而無
風是不可謂之備常雨而不暘常暘而不雨常寒常燠而
常風是不可謂之敘今也合五者而論未嘗有一之偏勝
皆來備而俱有其應分五者而論未嘗有一之愆期皆以
敘而各得其宜也天之運行既見於庶徵者如此孰謂生
物之機有或息者乎萬物之生意也有不盛者乎夫物之
在天地間惟草為至微之物而聞不即根本之衆無不至
於勃然而長蕃然而盛天道庶徵之順其時於此可見矣

蓋草而言則凡天下之物生機暢茂自句萌甲拆而至於枝葉華實無一不盛者皆不待言而知也向使當暘而雨則雨非其時而大水無麥矣當燠而寒則寒非其時而霜凍殺菽矣推類而論苟一或極備一或極其無應亦猶是也故箕子於此五者之下總以時之一字者足以見其為休徵也甚矣天道之庶徵不休則咎二者必有於此而已矣故箕子於下文五者之目皆係以恒之一字者又可見其為咎徵也咎徵既見則庶草之不蕃廡不待言矣然在天為五行雨暘燠寒風於五行各有所屬在人則為五事〻〻之或得或失而休咎各以類應是人事有關於天道且休咎不同又有以係於一歲之利害一月之利害一日之利害者亦驗於王与卿士之職也使歲月日時無易則百谷用成百谷用成則庶草蕃廡矣非徒是也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是天道驗於人事矣豈徒見之物哉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君臣之職驗於天時者有不同天道之順驗於人事者皆有序此君臣之皆盡其道而休徵之所感也且王者之得失其徵以歲卿士之得失其徵以月師尹之得失其徵以日是君臣職任有大小而驗於天時者有不同矣今歲月日之間而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而至於是百穀用是而成政治用是而明俊民用是而章顯而家用是而平康則天道之順有以驗於人事矣然即人事之順而念其感於天道之本則君臣之得失可見矣然範九疇皆天人之大法而箕子尤詳於庶徵者何哉蓋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皆所以立皇極之體而未言其効三德推皇極之用而稽疑則決之於天庶徵則以其感應之自然者驗之於人也人事有得失之殊則天道有休咎之徵若形影之不違者得歟

之相應於此有以見天心之正可畏而皇極之建不建皆在是而決矣然則為君臣者可不恐懼脩省乎然彼時之適然而不加意又豈足以言天人之際哉今夫王統卿士卿士統師尹猶歲之統乎月〻之統乎日也苟有以統乎卑大有以統乎小故王取象於歲其得失徵於一歲之休咎焉卿士取象於月其得失徵於一月之休咎焉師尹取象於日其得失徵於一日之休咎焉今也雨暘燠寒風之所見於歲月日之間皆以時而至則必無所謂愆陽伏陰也則以無所謂淒風苦雨也大和流行發育万物黍稷種稑之得宜知京知坻之富積而百穀有以用成矣禮樂政刑之明備紀綱法度之振舉而又有以用明矣君子之彙進也殺獻之臍臣也而俊民皆用章室家之相慶也天下之和平也而家之平康又何如哉然則人事之序又皆本於天道之順而天道之順非君臣之尽其職乎職盡者所

理者大而西各職卑者所理者小而詳發於心術者雖猶微而不可知著於天道人事者則昭章而不掩天人感應之際豈可畏哉昔夏之方微厥德則罔有天災其子孫弗率則皇天降災矣天豈有意於降災降祥哉所以致是災祥者在於吾君臣而不在於天也箕子陳洪範之疇以王與卿士師尹分象乎歲月日而其下以休徵咎徵對言之且又先以咎之一字而其垂訓之義遠矣故曰稽疑庶徵福極皆以皇極之効言之所以推其用稽疑之一自吉有凶庶徵之有咎有休而九疇之終則以福極對言之皆所以極天人交際之理而示天下後世者無餘蘊矣嗟夫君相諸命者也妖孽災異未嘗不關乎人而休嘉百祥未必皆本於天也詩不求言配命自求多福其此之謂矣

旅獒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明王頒分器以勸下者有其序諸侯寶分器以尊上者無異心蓋王者之施仁雖有親疎之殊而諸侯之尊君則豈有親疎之間哉召公之告武王其亦當於此矣謂夫王者昭德所致之方物于異姓之邦固以勸之無廢其職而分寶玉之器于同姓之國又以勸之益厚其親是王者之頒分器無親疎之別矣然七者所頒之分器非徒物也實德之致也諸侯又豈敢輕易其物哉故皆以德視其物焉則所以寶是器而尊上者爲當有親疎之間乎此古昔盛時所以懷諸侯之道也昔者明王有天下列爲五等之爵親親之恩所賢之長恭布其列環衛京師所以公天下之意厚矣而又有分器之頒以益其懷之之恩於是伯叔甥舅無間於親疎之殊水木本原咸盡其翼戴之心德被於

遠而方物之來至德洽於近而分器之是寶明王之天下其盛固如此哉且方物之來君德之所致也而王者不敢私其物焉乃昭示其德之所致以及于異姓之邦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是也寶玉之器又方物之貴者矣王者亦不敢自私焉必頒賜于伯叔之國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是也昭德之致固所以示其錫予之恩而所以勸之者使之無廢其職而謹其服命寶玉之分雖所以寓親親之意而所以勸之者天必使之時庸展親以厚同姓異姓之邦伯叔之國其分固有親疎也而方物之昭寶玉之分亦各有其禮也王者施仁之序固如此當時諸侯被王靈之寵光承分器之錫予皆曰是器也吾王盛德之所致也則即物以觀其君者又當何如哉蓋以物視其物則易其物必思所以敬其德矣仰休明之盛德以鎮撫其國家其不秉流水朝宗之心而盡其維藩維翰之職者又曷嘗有同姓異姓之分哉則諸侯尊君者固無間矣觀夫王者施恩之有序諸侯之尊君無異心則其上下相與之際爲何如哉昔者西旅貢獒而召公用訓于武王既以明王慎德而遠迩畢獻方物言之復以王者之錫物以勸于庶邦而庶邦即物以戴聖君若言之且反覆於昭德之致惟德其物之辞良有以哉嗟夫封建之制莫備於有周懷諸侯之道亦莫盛於有周列爵分土即見於武王下車之初而分器之頒又陳於大保之訓其立法之詳仁之至義之盡焉奈何周轍既東王綱解紐齊以甥舅之國而首開專伯之圖晉以伯叔之親而繼以世伯之業於是王靈不足以鎮諸侯雖魯以周公之後秉禮之國寶玉大弓不能寶之其視先公之惟德其物者爲何如仲尼傷之故書于策其意深遠矣反覆觀之益有感於明王之盛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迩人安

人君惟能賤貨而貴德則近者悅而遠者來矣夫苟玩物而弃賢則近者且有所不安而況於遠人之懷服者乎召公知其然故能告武王也謂夫人君之道不患人之遠若不服而患以物之難得者爲貴不患人之迩若不安而患不以人之有德者爲貴誠能賤彼而貴此則遠人不期而自至迩人不期而自安矣夫惟君心之好尚雖微而民心之趍向何頼其可忽而不知省乎其曰人君以一心而萃天下之心亦惟謹其所好而已如好以其道則人同此心不以四方万里而有間也而況於迩者乎如所樂不出於正則人各有心雖近之人猶胡越也而況於遠者乎由此而觀遠人之不服非難格也由德柔之無其道也迩人之不服非難安也猶撫循之無其人也反而求之近悅遠來特在人君之趍向何如耳嗟夫一犬馬之畜若未害也而遠人得以窺吾之藴一珍奇之玩若無妨也而遠人得以測吾之

中如使吾之所宝者不在於此則雖未嘗語人以賤貨之
事而民必知吾之所好者在於斯民矣人雖遠也如之何
而不格哉然遠人之所愛慕也雖賢者有愛之之心非人
君用之則無以遂其心賢者雖有害俗之道非人君尊之
則無以行其道如使吾之所宝者不在於賢則吾欲安乎
民而亦无賴以安民矣人雖迩如之何而能安之哉大抵
地雖有遠近而人心无彼此人雖有貴賤而天理无間隔
觀君之所宝不在於物則尊賢之意可見矣觀人之格者
不格於遠則安民之效可知矣曾謂以武王之聖而有待
於召公之發戒哉然而一念之不謹聖狂之判也細行不
矜大德之累也夫以舜之大聖而禹猶以怠傲慢虐告戒
之而況不及於大舜者乎此召公老成之說所以不能已
於言也雖然能達召公之戒者武王也而不能守武王之
戒者穆王也白狼之既得而荒服因以不至蓋至於此而

召公之言信矣然則宝賢不保物吾因為武王言宝物不
保賢吾因為穆王惜

康誥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
有及則惟一人以懌

人君命諸侯守法以安民使其戒懼之心無愧於前王則
能盡人臣之職而無負於其君矣夫謹罰以安民此固人
臣之職分而亦人君之所屬望者也故武王之於康叔欲
其謹守常法而求以裕民而裕民之道無求於文王之敬
忌康叔果能於存心之敬忌而思有以企及於文王則可
以無負於其君之所以屬望者矣豈不足以深慰其心乎
傳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文王治岐以德為化民
之本而不能不假刑以輔之而非恃之以求逞也是以慎

之重之豈惟聖人以敬慎為心其所以望於諸侯者亦同
此心也何則刑以嚴為主而民以裕而寧苟執法而無敬
忌之心則將一於嚴而不知所以寛其不深刑以逞以病
夫斯民者衆矣吾不知分茅胙土樹屏建侯一人之意果
安在乎且康叔所封殷之故都所理者殷之餘民殷民之
叛服乃天命去留所関四方安危之所係武王之所屬者
尤非他國之比而康叔者尤不可不盡其心也夫以殷之
餘民染紂之悪深被周之化淺康叔其將以小民謹用非
彝而敢殄戮乂之乎抑將敬爾由獄率由文王作罰乎夫
周之典礼定於文王輕重有倫小大有序凡為諸侯者謹
守之而已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
未之有也雖然法亦豈易守也哉玩忽之心一生而不知
敬則変乱政刑者有矣縱恣之念或起而無所忌則倚法
以削者有矣其能寛以御衆者吾未之見也欲求裕民之

道舍文王之敬忌何以哉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
昔者文王小心翼翼而視民如傷其用刑者純一敬謹而
未嘗有一毫怠忽之心知所畏忌而未嘗有一毫縱恣之
矣故其罰一夫而天下知所戒戚一人而天下知所懲文
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凡以此也文王以民為心康叔能
以文王之心為心毋嚴刑峻法以强其必從寧從容不迫
以待其自化誠如是則豈徒殷民安將天下之民寧安可
以助王宅天命可以助王作新民而武王之心將無歉然
不滿者矣其惟欣悅豫之意當何如哉然嘗論之用刑而
敬忌豈惟文王為然有虞君臣之欽恤成湯帝乙之慎罰
皆此道也皆康叔所當取法者也武王之誥非不先之以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與夫古先哲王以用康保民者矣至
於終篇申之以文王之敬忌何哉蓋康叔文王之子固當
恪守家法以匹休前人此武王之所深望也雖然文王之

法豈惟康叔世守之歟後我王作刑以詰四方一則曰敎
刑二則曰故刑三則曰敬忌蓋猶文王之用心也然則師
文王豈徒可理殷之餘民雖以之治天下可也不然何以
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
孚

梓材

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
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斵惟其塗丹雘

聖人以經始之道由諸己必以成終之責望諸臣故其取
譬者不一而足也夫天下之事有始有終君有以經始於
其前臣不可無以終之於其後若武王之告康叔是已譬
之治地爲既勤敷菑矣惟陳修而爲疆畎者未至耳是不
可不卒之也此其爲喻也至矣而以爲未也又譬之作室
家焉既勤於垣墉矣惟塗之以塈茨者未至耳是不可以
不成之也此其爲喻益明矣而猶以爲未也又譬之作梓
材焉爲作梓材者既勤樸斵矣惟塗之以丹雘者未備耳
是不可不終之也即事之已爲者喻之於先而又以終之
不可不爲喻之於後武王之望於康叔者深矣天下之事
非一朝一夕之所能成者有非兩耳目聰明之所能辨也
何則善始者必貴於善終善作者尤貴於善述否則九仞
之山以一簣而虧九仞之井以不及泉而棄者皆是也是
故開基創業植立紀綱一人任之而有餘至於維持潤色
因時制宜以備其所未至則非一人之所能爲必有成之
於後者可也泛觀物理何莫不然治田者未貴於敷菑敷菑
者剪其荊棘而刈其草芥也然敷菑勤矣无以陳列修
治而爲疆畎焉則經界不正而兼幷之患生溝澮不通而
水患之灾或及之矣是陳修而爲疆畎者所不可无也作
室家者必勤於垣墉卑曰垣高曰墉以此防外患也然垣
墉勤矣無以塗墍茨焉則揮之不周護之不密風雨
爲之飄搖而棟折榱崩者有之矣是塗墍茨之功不可廢也
作梓材者必勤於樸斵其粗曰樸致巧曰斵所以成其質
也然樸斵勤矣無以塗丹雘焉則質雖成而文未足稱器
雖成而飾未之全亦非所以成材矣是塗丹雘之功又不
可缺也爲諸侯而知乎此則君能除惡於其前不猶稽田
而勤敷菑者乎吾能爲之隄防於其後亦猶陳修而爲疆
畎可也君能除惡於其前不猶作室家而勤垣墉者乎吾
能維持之使勿壞亦猶塗墍茨可也君能立制度於其前
不猶作梓材而勤樸斵者乎吾能潤色之使勿雅亦猶塗
丹雘可也武王以是而告康叔其意豈不在茲乎康叔以
武王之弟而撫新造之衛凡其開剏積累之勤者武王固
已任之於先至於維持修飾於不壞不廢之地康叔之責
也故其告戒之際反覆譬喻至於再至於三焉爲康叔者
宜服膺勿失而孜孜不怠可也不然則父作室而子弗肯
堂父反菑而子不肯播其不獲於人之績而棄垂成之功
者幾希先儒以此篇爲脫簡自此以上爲武王告康叔之
書愚故因其說而明之焉

書義矜式卷之四

書義矜式卷之五

周書

召誥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大臣勉君以宅中圖治無非所以為天人計也蓋王者天人之主所以繼天而治治者也故召公告成王以紹上帝服土中為居洛之先務也而中間言周公之言以實之末以其効期之其丁寧反覆之意蓋亦深切矣夫紹上帝所以承乎天服土中所以治乎人洛邑初政二者而已周公營洛之初嘗謂作此大邑自是可以配天毖祀自是可以宅中治民其素定之謀固已如此王能如是則豈惟無負周公之所為望亦且上可以保天命而下可以福斯民其效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召誥之書云云天生民而不能自治立之君以治之君也者所以繼天立極而代天理物者也故建邦設都以亂民者所以奉天道克相上帝者在於綏四方不如是則俯有愧於民而仰有負於天矣其何以居天人之間哉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於天下元子於四方為新辟天秩天敘自我而惇庸天命天討自我而刑賞任大責重有不可諉之於他人者是意也豈惟召公言之於宅洛之日在周公已言之於作洛之先矣蓋作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君臣之間其所以深謀遠慮者果何如也蓋洛者天地之中風雨所會陰陽所和四方朝聘貢賦之道均而遠近勞逸之數等今王遷在鎬京而即宗周去西土而即宅東土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何異詹洛伊豈徒曰據要會以觀方來都形勢以制六合所以定鼎郟鄏而卜世卜年者正惟畏天命而悲人窮殆將以是惟稱秩元祀發政施仁之本也故自是而對越上帝享答神祇則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可以達此精誠之德而無愧自是而宅中圖治則惇典庸禮命德討罪而惟新之政可以被諸四海而無不準蓋其配天毖祀即所謂紹上帝自時中乂即所謂服土中召公今日之所言即周公前日之所告者也雖然此特言其事之當然者耳未及其効也夫能紹上帝則天命之在我者一成而不變而上可以得乎天是即配天毖祀之効也能自服土中則能咸和小民以為今日之休而下可以安乎民是即自時中乂之効也克綏先王之祿而永底烝民之生其皆在於此乎周公之誥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又曰其自時中乂万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其言非不深切著明而召公之誥又且反覆而懇予稱其信之不篤又且申以何列之言慮其行之不力而期以必然之効一篇之中於天命民心累致意焉而究其終以諴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諴小民之本大臣之於国家長謀遠慮蓋如此以成王之賢而又有周召為之左右此其所以能為成周建無窮之基也歟

王先服殷御士比介于我有周御士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相觀而善者君之所以善其臣修己以敬者君之所以敬其身蓋君者臣之王始而以臣率臣者君也終而敬身以率臣者亦君也豈有敬身之不至而足以善其臣者哉是故召公告成王以服御士不徒曰節性而已而首曰王者蓋欲成王以善臣為己責也不徒曰節作所以敬德而已而復曰王者蓋欲成王以敬身為己任也無他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是之謂乎

洛誥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賢君因順民之戒而盡其敬于大臣大臣舉明禋之賜而加其敬於前聖不以常人之礼而待夫聖臣賢其王之敬其臣者然也不敢受非常之礼而必以致之前聖々臣之敬其君者然也使聖人而遇以神明之礼自居則非所以爲聖人矣周公治洛功成々王使人至洛致戒庶殷就致綏寧之命而其爲礼也有秬鬯二卣爲曰明禋曰拜手稽首休享則其所以待周公者不以君臣之分而以神明之礼矣而周公不敢偃然受其礼也則禋于文王則禋于武王等成王之賜而伸其敬於前聖則君臣兩盡其道矣呼

書 卷五

此其所以爲周公也歟 云云 嘗謂君之所以待臣々之所以事君各盡其敬而已不以非常之礼待非常之功非所以敬大臣也自居以非常之功而安受非常之礼非所以敬其君也成王之於周公不敢輕其礼而待之以神明周公之於成王不敢受其礼而致之於文武其此之謂乎周公之意若曰甚哉王之待我其敬也惟彼殷民寧於王室而殄其猶未式厥訓者爲用寵惟舊而應其先不驕淫矜誇者焉因使者之來致戒飭之命因以綏寧于我而有秬鬯二卣之賜秬者何一稃二米和氣之所生也鬯者何釀金香草合秬黍以爲酒也盛之以二卣尊尊莫非宗廟之祭而用之以祼者乎礼莫重於祼而其致之之辭則曰此明絜而禋祭之酒今王拜手稽首致其休美以享公則其待我也蓋待以神明之礼而不復拘々以君臣之分矣雖然待我以非常之礼者人君之道也而非我之所敢當也

雖曰朝廷之常有大賓客以享之之礼而異於祭然我之自視猶常人也秬鬯二卣以致其明禋拜手稽首以言其休享果何爲而施於我耶祭有三宿之礼謂進爵於神也而在我則有所不敢當者矣抑人君之賜則爲不恭受神明之礼則爲有慊於此兄以処之思昔稽考文王於昭于天周洋々乎其如在也越乃昭考武王以孚以享在我後人之所不敢忘也以王之禋我者而禋于文王武王則於義安而於理當矣非惟无愧於今王亦庶幾其无愧於前聖矣此周公其能処之得宜如是耶嘗觀周公之宅洛也以天事言則洛者天地之中陰陽之所會風雨之所交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理均焉欲其君紹上帝而服土中也又不但如是而已以距蘇邦爲近繳二監之難遷殷頑民於是作王都以鎮服殷雖之心則周公之功其廟万世之功也有非常之功則宜有非常之礼今王周若

書 卷五

殄殷之使則其受明禋休享非過也有大美而不居周公之聖何可及耶抑周公之禋于文王武[illegible]王以惠篤叙萬年厭子乃德而已公之心果有頃刻而忘其忠愛者乎

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厚文獻以爲化今傳後之本則可宅中土而致治定功成之効矣此周公之告成王不惟勉之以爲治之要而且朝之以致治之効也昔者成王近洛邑周公欲其大惇於典章文獻之賢者使治爲新辟足以觀視於四方作周恭先足以垂憲於後世則欲爲化今傳後之計者將不在於大惇其文獻乎且凡若此者非有他也亦曰其自是宅中以圖治使万邦咸底於休美而王遂有其成功則功成治定之効豈不在於宅中圖治之初乎勉之期之周公之忠愛

至矣夫人君之為治要不可以自用也所以出治必有其德所以輔治必有其人殷而自用則其治為無足勸華賢人而不能則其恭為無足法夫如是則一鄉且不治況能有以及天下乎率由舊章固致治之所先而以責下賤亦為治之所急且成王之治洛非獨以化殷民也將以化天下也然殷民判服乃天下治亂之所關而治定功成之所由係使治不有其道則方邦安得以蒙其休而王以安能以有其績宅中圖治之功不葺之於初不可也且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凡典籍所紀何莫非王道也殷士膚敏侯服于周凡獻臣百宗工何莫非賢況三代以來孔彰文物至周大備不衍不忘率由舊章成王其可不大厚其典章乎殷之賢者殷民素所取信而視為起向者也由簡在庭有服在大僚則殷治而天下亦治矣成王其可不大厚殷也賢人乎誠如是也則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有以替勛四方之觀聽而為新辟尊賢使能用上敬下有以為後世之所取法而作恭先焉夫治為新辟而必使天下無可議作周恭先而必使後世莫能加治公豈遂望於成王哉蓋知其任大責重而將以無窮期之也夫豈定鼎于洛豈獨以承天地冲和之氣而將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苟知文獻二者為致治之大要有以為新辟而作恭先則自足以宅中圖方氏雖廣必使化行俗美無一夫不被其澤而後已焉成功雖難必思長治久安無一事不底其成效而後止焉然而博施濟衆聖人所病靡不有初鮮克終純一其有成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自服勤仁厚義使德教淪肌而浹髓夙興夜寐使政治綱舉而目張又奚足以及此哉洛臣之輔幼主所以不能勉其作與於一時必要其成功於悠久也抑周公固能輔其君矣而成王實能撫昭周公之訓也周官一篇一則曰學古入官二則曰其爾典章作之師則厚於典章可以知微子象賢而封之於宋則厚於賢者可見矣卒至六服群辟罔不承德則方邦之咸休可知鬼驚既辟之盛刑措不用之風見頌於當時垂輝於後世其有成績也又可見成王可謂能無負周公之訓矣周公賢臣成王賢君蓋兩得之

多方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前代聖賢之相繼也既脩已以敬乎神尤体天而恤乎民蓋君王者天之所命以為神民之主者也在昔有殷自成湯以至于帝乙莫不明其德而無所昧敬乎神而不敢慢脩己事神亦既至矣故天大建殷國而保乂之殷之先王亦体上天建立之心罔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焉然則有商之盛非聖賢之相繼者能之乎云云當讀伊尹書而至於天位艱哉之語而後知君之所以為君也蓋則有神也明則有人也上則有天也自非至誠之感神代天而理物者其何能膺天眷之降而安天位之尊哉是故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百姓安之此天之所以與舜也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此天之所以棄桀也夫天命之無常如此則人君受天之命而為神民之主宜君之何哉亦曰明吾之德焉而已耳商之興也豈偶然之故哉觀其自成湯至于太戊世更不同也而所以明其德者則不以先後而有殊由祖乙至于帝乙時雖有異也而所以恤祀者則不以聖賢而有間德之謂之明則必能去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正也祀而謂之恤則必能有乎顛若而必不敢度思而矧敢射思也殷王之明德恤祀也如此亦惟上天仁愛有殷之君扶持而全安之不容

釋於殷焉殷之先王所以受天命也如此其何不以上天
之心為心而負其所托哉是故專五典庸五礼則一本於
天理之公章五服用五刑則一循乎天理之正惟知順天
之心而已寧復有倒行逆施之事乎惟知順帝之則而已
寧復有反道背德之事乎是宜膏澤下於民庶者不嘗
君而露之治隣而疲癃殘疾者皆得以安其生也恩愛之
加乎四海者不啻若日月之照臨而鰥寡孤獨者各得以
遂其養也然則在殷之所以長治久安者非賢聖之君六
七作其能之是乎曾因是而論之武王之告康叔也既曰
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矣周公之告多方也亦曰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矣公之告多士也又曰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矣則未有商盛時其德
業之盛而明君之多也固可知其固天命而結民心也又
可見祭何後王不明于德弗敬上天以至遺厥先宗廟弗
祀而商業遂以不継嗚呼以六七聖賢之君維持之而不
足以一獨夫之覆亡之而有餘人有常言創業難守成亦
不易哉我是言也

君奭

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
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
聖賢之輔世各因其德而極其功也蓋命功之成不惟人
臣之德有淺深之不同亦以人君之德有聖賢之或異也
昔君湯伊尹之輔成湯以聖輔聖也其輔太甲以聖輔賢也
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以聖臣而輔聖君則其治
化與天亦闇故曰格于皇天以賢臣而輔賢君則其治化
克厭天心故曰格于上帝於湯言受命者湯業之主也於
太甲言保衡者所以安天下於治平也本見於君奭之

書曰其徧覆者而言謂之天自其主宰而言者謂之帝然
天不可以形体求也君德而能徧覆四海則可以格于天
矣帝不可以影響求也君心而能主宰万物則可以格于
帝矣天之所以為天帝之所以為帝其參賛之者在乎君
廣大足以配天威福足以叶帝其輔相之者在乎臣以聖
君而遇聖臣其治化固不可及矣以賢君而遇聖賢之臣
則亦可以无愧也此申命用休所以必本於請弼之上而
終夫時戒者必需於旅燕之善以是知天也帝也聖不於
乎君者必賢也率不外乎臣人君之任固重而人臣之職
亦不可以易視也夫受天明命成湯所以聖也而當是時
則有伊尹以托之允德于下太甲所以賢也而當是時
則有保衡以佐之惟茲明理太戊所以為賢君也而當是
時則有伊陟臣扈以輔之君之与臣咸有一德則何合德
覆无不周是所以能格于皇天也臣之与君或猶有所[illegible]
德或参殺而弱祥則陽舒陰慘无不適宜所以能格于上
帝也格于皇天所以配天德而无間格于上帝所以合天
心而弗違謂之无間則以已之德契天之德而体用一原
顯微一致凡日月星辰風霆霜露皆至致之攸寓謂之弗
違則以已之心奉天之心而動靜无違表裏交正凡寒暑
晦明生殺榮悴皆至化之所行此君之格于天帝之道不
能无淺深之異而臣之輔其賢聖之君不能无輕重之分
也是故天之感通而有淺深之異者非天有私於湯也伊
陟臣扈固不若伊尹也尹之輔君而有輕重之分者非伊
尹之治化不若前也亦中固不若湯之聖故也論至於此
則天之所以昭格[illegible]大輔相一視其君之聖賢而已
抑嘗論之伊尹保[illegible]人[illegible]稱者稱名於成湯之時者
理之本然也率官以[illegible]之時[illegible]以先代之遺臣亦以云
文而並見且深欲見保王下於長治久安也伊陟之賢雖

不可考然既為伊尹之繼子則其德之盛於家學者可知今臣扈之賢雖不可聞然觀其與伊陟而並稱則其德之同於伊陟者可知矣古之人臣其輔君之績如此周公之告召公而以我聞在昔發之其所以責任之者豈不明以徵乎昔武王之命康叔亦曰汝丕遠惟商耇成人而文王之詩亦曰儀監于殷皆此意也

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稱
德乂用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職列於內外而德之同者無所間誠叶于上下而事之宰者無所疑夫內外大小之臣以相用德以維持天下則貫通浹洽之既久而民罔不信者也是以內之百姓與夫王臣之微者莫不秉持而用乂其君焉曰罔不曰咸則人臣莫不用德固已洋溢浹洽於天下矣一人有事于四方又豈不如龜筮之卜筮而相與敬信之乎無他有翕然用德之效則有隱然孚契之心殷之盛時然也云云者謂天下之所以敬信其上者固在於有事之時而實在於无事之日於有事之時惟有以驗其誠敬之心於無事之時必有以盡其維持固然之道惟夫內外無間大小如一渾渾乎相與於道德之中而後維持固然有可言者然分職受任不為不多建侯樹屏亦為不少苟有一人之非德焉則其所施於天下者必不能純全而無間矣一旦有事之際天安有潛孚默契之妙哉夫百官之著姓王臣之卑微此皆在內之官而職有大小之異者也秉持其德而操守不失憂恤以微而謀慮之不遺合大小罔不然也小臣之佈列侯甸之分職任此皆在外之官而職有大小之要者也奔走服役莫敢不違惟德是稱治其君事謂咸莫不然也內之用德者既如此外之用德者又如彼自大及小罔不如此而相承以此而相應道德之滲灌薰[illegible]融洽其[illegible]之久非一日矣惟動不應德志理勢之必然也故若征伐若會同凡有事于四方而四方之人如龜之卜如蓍之筮敬之而无忽信之而不疑矣孚者誠之在中者也天下之敬信非其事信其德耳抑嘗考之周公此言蓋承上章言殷之大臣能輔道其君有格天致治之效遂言內外賢人之多皆伊尹以下諸大臣爲召而倡率之也有周之興既有虢叔閎夭之徒而文王之德降于國人四方尚迪有德而武王之德冒天下凡內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外內大都小伯以至百司太史伊伯凡官使於文武之世者无非常德之吉士亦豈非倡於上者有其人乎今日之明我俊民周公召公之責也懇切而累言之矣爲召公者亦宜有動於斯言矣

群臣叶德既有以敬乎君人君施政自足以信於民

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
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大臣之勉同列不以一身之謀而易其天下國家之計此所以深有期於同列也蓋持盈之戒雖大臣之所當知而王業之重尤大臣之所當慮也昔者周公之留召公謂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是王業之重在予二人也雖天休之滋至寵可畏而二人豈可以弗戡而求去哉所當敬德而益加謹也明揚俊民而使之在位也夫如是則可以盡大臣之責而以答上天之休而在讓後人於丕大之時則始可[illegible]然而退矣大臣知其所當戒而尤慮其所當慎終以此一身[illegible]而易其天下國家[illegible]之計也嗚呼仁哉周公之[illegible]召公能從之昔者論邑之成周公營[illegible]而不終去今日召公之去亦是公前日之[illegible]而亦不出於決然

焉舉權勢之隆雖中人猶知爲退避之計况於聖賢能遠
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乎然而召公今日求去決而
他日不輔成王之初政其故何也大抵天下惟不溺於權
勢者然後可以任重而致遠是以功加四海而天下不以
為多威震九重而人主不以為疑弼亮四世而天下不以
為固擬一朝釋位而去而愚譯流於子孫而無窮此非深
明大臣出處之道而無一毫係累之私者能之乎蓋於是
可以明召公之本心也且文武受命而周公肯與其期業
之政成王繼統而周召又與其守成之托是王業之成在
我二人也非予惟之言也故開而有合哉亦曰在時二人
也然上天之休命益滋至而無窮威福之浸明浸昌也權
勢之愈隆愈盛也天其以是而佑我乎亦將有以儆我乎
此吾二人之所以并勸也而召公不得不決於去之時也
然聖賢以至公無我之心而從容乎出處之際夫豈無其

道乎是不可專為一身之謀矣聖賢之心固无不欲出然
又當敬德焉益務寅敬而不敢怠也聖人之心固未嘗敢
賢也然又當明揚後民焉布列庶位而無曠職也如是而
後俯尽大臣之職業而無愧焉仰答滋至之天休而無愧
吾賢才足以寄付托之重而治道日臻夫盛大之時而後
可以言讓矣讓固大臣之美德然在今日則未可讓在他
日則不敢不讓也超然遠引於當讓之時而不使吾進退
有毫髮之遺憾則所以為天下國家之計豈不甚遠乎蓋
惟聖賢然後能權去就之義而不失其輕重之宜故不以
一身之利害而易其天下國家之計也此所謂尽大臣之
道而天下後世無得而議焉者乎當反覆君奭一書玩味其
有殷之六臣近詳文王之五臣曰若游大川而[illegible]汝奭其
濟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至襄我二人篤棐二人
拳拳言之而不自知其辭之複也周公廣大公平之心可

為宗社无窮之計者其慮深遠矣夫豈世之專權固位而
惟恐同列有間之者乎嗟夫惟大臣有至公之心而後能
尽待同列之道然後能不止為一身之謀彼世之所謂權
勢者視之若浮雲之無有豈足一動其心哉今之所以決
於去他日之所以果於留曾有一毫係累之私乎嗚呼此
周召所以為一代之宗臣故後之為大臣者可以為鑒矣
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
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大臣協力以事人君而致其已然之效尤當勉力以紹前
王而成其未至之功蓋輔君以廣前人之業者非大臣一
人之所能致也苟不與同列而叶力則不足以成其功是
以一人去之而一人留之其拳拳之情自有不能已者昔
召公之告老而去也而周公留之謂能篤於輔君者惟我
與召公二人而已今日之治至於休盛亦惟我二人與能

有以致之也然已然之效既出於二人之協力則其未至
之功又豈可不相與勉力以共成之哉周公之業始於文
王我與召公共成文王之功業當相與勉力而不怠必使
天下之民莫不歸於覆冒海隅日出之地无不為之臣服
庶乎其可也吁叙其所以然而勉其所未至召公其不悅
而從之乎云云蓋嘗求周公召公之所以為人臣者矣成
王以幼沖之資嗣天子之位而周公召公同受武王顧命
以佐右之故周公為師而召公為保其任大責重非若平
時之為大臣者也當成王未親政之時固不敢以其身一
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亦人情之常耳然思前王功業之
未成念今嗣政之未助則召公之勢未可去况周公與召公
乃同功一体之人於其去也得不反覆告諭以留之邪且
周公未嘗有其功今乃以篤棐而引征以今日休而自當
誠以其留召公而言不得不叙其已然之效並篤棐云者

同心叶力以佐天子之謂自今日而觀之流言之禍已息而无復震撼之勢成王之年已長而足任守成之責粲然而紀綱布坱然而礼樂與其治功之休盛如此孰非我二人篤棐之力用能有以致之哉召公之去也豈不曰盛滿之勢不可以久居權要之位不可以不避而周公之意則不然普天之下有一民之不安不足以成文王之功率土之濱有一國之不服亦不足以成文王之功今日之休盛則以我二人之篤棐則其未至之功亦當并力一心相与及其輔之道竭忠致戮不可自怠之意觀其一則曰我二人曰我則其以天下為己任者為何如誠以文王之時大勳未集今欲成其功必也大覆冒斯民使海隅出日之地无不臣服而後可以无愧於文王日出云者周都西土去東為遠故以日出言以日出之地而臣服則治功之成也可知已必之以篤棐既有以致其已然之效終之以不

怠又豈不足以成其未至之功周公之言懇切委曲如此召公其可以去哉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終世猶未釋其政此蓋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雖然洛邑告成周公亦嘗有歸老之志矣而成王留之有曰四方迪亂此即叙其已然者也又曰迪將其後此即勉其所未至者也然則周公之所以留召公者其亦述成王之所以留己者而留之歟嗚呼君臣同列更相挽留互相推讓周家太平氣象猶可概想於千百載之下

多方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无辜亦克用勸

先王本於仁而謹諸身既深足以勉其民後王推是心而施於政亦皆能以勉其民蓋仁者人心之同好而王者之所依也爲人君者誠能即己之所依以勉人之同好而人焉有不從者哉昔者成湯之化天下也惟深謹於仁以勸勉之而已於是天下之人亦儀於湯而用以勸勉是其仁民之心能謹諸身而深足以勉其民也自湯而下至于帝乙雖世不同然或明其德或慎其罰尚亦能用以勸勉也於慎罰之際或辟之以當其罪或宥之以赦其過尚亦能用以勸勉也蓋明德者仁之本慎罰者仁之政辟而當罪仁者之能惡人也宥而赦過仁者之能好人也其爲事雖殊而其爲仁則一故亦皆能用以勸勉也然則人君所以勉天下者何必同亦惟曰仁而已　嘗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所得以生之理也君之与民同有是心同具是理則亦同有是仁但衆人不無物欲之累故雖有是仁而不能勉之於己聖賢則無物欲之蔽故能持是仁以勉之於人彼惟同有是仁而吾所以勸勉之者又無一事之非

仁則其翕然而從同体而化固有不期然而然者嘗稽之時成湯所以勸勉其民者豈有他哉亦惟深謹於仁而已湯之心豈不曰君之依於仁猶木之依於土魚之依於水不可須臾離也而豈容於不慎哉是故昧爽丕顯戒謹於不睹不聞之時無一念而違於仁日新又新持守於終食造次之頃無一事而違於仁湯之謹於仁者如此豈所以獨善其身哉政欲率天下以歸於仁而勉天下以復其性也於是在商邑而用協于厥邑是商邑之民皆儀刑於湯而自勸也在四方而用丕式見德是四方之民皆效法乎湯而自勸也湯之仁深足勉其民者既如此然而不止乎湯自湯而至於帝乙凡能勸勉其民者非止乎一君凡其勸勉非一事而斯民亦皆從之者以其同出於仁故也是故或恐懼脩省以明其德而仁之本以立或哀矜惻怛以慎其罰而仁之用以行於是德无不明而民愛慕之罰无

不慎而民畏服之處其則有畏起之心畏服則有攘剝之志是我之明德慎罰亦能用以勸勉之也然德則明之而已罰則有辟焉有省焉往而不出於仁哉何以言之使要囚者衆之明悪之者情之所不矜法之所不赦苟惟寬之是長悪而害於仁矣於是殄之戮之而天下之人皆知悪之不可為而勉於不為是辟之當罪者尤足以勸勉之也彼無辜者或出於過誤或出於不幸情之所可矜法之所可疑苟為戮之是訐虐而傷於仁矣於是開之釋之而天下之人皆知吾之可為而勉於自為是宥而赦過者又足以勸勉之也有商後王之仁皆能以勉其民者乃如此者嘗論之慎厥麗乃勸者心与仁為一而厥民刑用勸者其功際明德慎罰而或辟或宥者事与仁為一而亦克用勸者其化淺雖其功化有淺深之殊然自勉而言則亦有勸之以仁而民不勸之者也當成周之時商奄之民屢叛而反側不安原其所以蓋不知天命之歸于有仁而欲以不仁妄干天命也周公於是以成王之命作多方之書推言成湯至于帝乙能受天命而有天下者以其勉天下以仁而民從之也至于商紂弗克用爾多方享天之命者以其率天下以不仁而民亦從之也雖然斯言也豈但足以釋商民之心哉凡惟斯民之君師而欲勉斯民之為仁者皆當以是為龜鑑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〻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聖德足以任兩間之重天命所以授一統之尊夫聖人立於天人之間下有以得民心則上可以事天上有以得天命則下可以治民然非聖人足以勝其任則天亦未必輕授之也昔周文武下則善承于衆而得民心其能勝用德之任可知矣故可以典神天而無愧上則式教用休而得天命其能膺簡畀之責可知矣故可以尹多方而不愧聖人之德著于天民之兩間自其奄有天下而為一統之君也多方曰云云以此夫天生聖人而使之君天下者上則以之事天下則以之治民聖人中立於兩間而能仰不愧俯不怍者以其有德也下足以順民上足以配天則天命歸之矣故傳有之曰有大德者必受命夫德固得於天也克堪其德然後謂之有德命固本於天也能大其德然後可以受命是故謂之靈承謂之克堪此言人之德也謂之式教謂之簡畀此言在天之命也有是德則有是命矣能天而曰典治民而曰尹非天有私於聖人也惟聖人之德足以當其任也且夫天之生民必立之君〻之治民必有其德然天下如彼其廣也生民如彼其衆也欲人〻而被其德非聖人則有不堪其任者矣惟我文考小民則有懷保之恩惟我寧王万姓則有悅服之意故曰靈承于旅謂之靈者無一毫之不善也謂之承者無一事之不順也謂之旅則傳天率土無一夫之不獲矣昔也省求民瘼鮮克奉也故無有能順民心者今也勤用明德文顯于前王非德用武承于治文武用德克堪弗任民之得君固在此矣神天之主其不在茲乎聖人之德在茲民矣神天之心其不在茲民乎聖人之德能順乎民信可以享神天矣是故聰明齊聖天縱之也賦此大業天誘之也然天之所以致聖人者非諄〻然命之也其思也靜与天俱若或起之於其前其行也動与天合若或翼之於其後聖德日新左右逢原故蘊於內也有以極其美暢於外也有以極其盛翕為殷命欲墜簡閱而無以堪其任天命有在篤生聖人付畀之責有不得辭故以之尹爾多方之衆非我有周之私也天也曰我曰爾分殊而情親周公奉若王命諄然見於言辭矣嗟夫承天之典天非有意於聖人也善承于旅亦

民心歸之多方之尹聖人非有心於天也簡畀殷命而天命歸之天之於聖人豈有一毫私意哉因其克堪用德故式教用休不得不在聖人也天命未歸聖人得以盡其靈承之心殷命既革聖人不得不任其尹爾之責兩間之重聖德既有以任之一統之尊天命其得不授之乎上而天命下而人心不惟有周而然慢神虐民有夏不能保天命也眷求一德俾作神主不得不歸之湯多方之民雖或不知文武之心其不知成湯之心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周公之言懇切如此四海之心必有以磬服之矣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王者之喻其民既歷奉其獲禾之端而後勉其得祿之本蓋祿者人之所欲也以其所欲者而開導之其不歸于美者鮮矣在昔周之明王因殷民之不服而訓喻之爾民之

尚何以為善也則自時洛邑可以保其業而力畋爾田矣不惟是也天亦將矜憐於汝矣我有周亦將介賚於汝啓迪簡拔而置之王朝矣所以利益於汝者既如此其至在汝庶幾勉爾之事將有服在大僚蓋亦不難而至也噫誘掖於其前而勸勵於其後此民之所以至矣哉所謂化民之道以逆心之言而訓之則民不服以遜志之言而喻之則民易從在凡民且然況以頑化者乎觀諸有殷可見矣祖乙圮於耿盤庚遷於殷民之不服者蓋不勝其衆也盤庚喻以遷之為利不遷之為害告以災祥惻怛以口舌而代斧鉞然後當時之民翕然而順從是雖德之言固足以得民心之服也繼盤庚而後[illegible]成下界之夫成王當重熙累洽之運而為持盈守成之君最爾殷民梗化不服成王思其迫之以勢力則有所未忍加之以刑罰則有所不忍於是丁寧反復而告諭之可謂明著於訓民者矣觀其告諭之辭

若曰咨爾多士如其釋然而悟焉則庶其子子孫孫安居樂業於此洛者固必然之理也如其悔然而悟焉則庶亦繼繼承承而服田力穡於此洛者必然之勢也所以利益於汝者既如是矣得見汝善者天亦將仁愛於汝而坐享其安寧之福皇皇上帝亦將矜憐於汝而無復有短折之患天之所以與汝者又如此其至惟我有周又可以背逆於天而降割於汝哉必也功汝以衣食而使汝得以安其生錫汝以土田而使汝得以享其利旁求俊彥以布于朝廷數求哲人而列于左右利益之端如是其衆則爾之殷民可不激爾之事而篤汝爵之地乎必也克勤乃事而無進銳退速之心將恭乃職而無始勤終怠之志其如是則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爾民當以是而責用令也非獨有夏為然我有周亦復然矣非特百僚雖大僚亦不難至矣由是以窮之所養為達之所施無所往而不可也苟

為不然迫遷不靜乎亦致天之罰于爾躬矣尚何利祿之有哉或者則曰殷之頑民漸漬於文王武王之澤者不為不深涵育於周公成王之化者不為不久而其心向未之意曾不少見必待多士之書誥於前多方之書繼於後然後復焉其故何哉蓋不服周者非有所恃而然也以殷先王德澤之深也其卒然復於周者非有所畏而然也蒸周家忠厚之至也論者曰三代有道之長吾於此而尤信

立政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聖人有知人之明乃能得賢才之實故聖人盡信任之道惟謹其勸戒之心蓋惟其知之也深故其信之也篤矣昔者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而所用

皆能俊有德之士矣是以其於庶官庶獄庶慎惟賢才之是任而文王无所兼焉惟於有司牧夫訓勅用命及違命者而已豈非聖人之心能明於求賢之先此其信任之心自能逸於得賢之後其知人而能官人也故嘗謂知人難事也而能官人者尤難也人君之知不明則無以見賢才之心而所事或非其人者有矣信任之道不專則下侵衆職而賢才不得以施其志者有矣是以知人則哲禹之所以為難也任賢勿貳益之所以為戒也苟非盡知人之明而欲求信任之逸吾未之聞也繼禹益而後能盡其道者其惟文王乎且文王於賢才之心知之何其明信之何其篤也即所謂克厥宅心者不啻肝膽之相照也不啻心腹之相孚也蓋文王之心即厥宅之心而賢才之心亦何異於文王之心哉然文王既能知之得不用之乎於是在內則立之以常事之職所以宅其事在外則設為司牧之官所以長其民自上而達乎下以卑而承乎尊無非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凡有德之人皆在官使而文王於此自可以無所事事矣蓋文王既能得賢才之實則位必得其人人必稱其職而文王得不盡其信任之道乎是以號令雖出於君而本行者有司牧夫之任文王无所兼焉決獄雖受乎上而斷獄者有司牧夫之職文王何所與焉夫禁戒之令儲備之需又承流宣化者之所當先而文王又何所容心於其間哉然而設官分職者雖貴於得賢才之實而或作或輟者尤不可無勸戒之心此文王於黜陟之間考核之際惟知訓之以休使用命者有所勸董之以威使違命者有所懲而後文王之心得以自盡而賢才之心亦得以自盡焉耳吁君臣同心而異体上下同心而異用文王能以賢才之心為心則賢才得不以文王之心為心乎由此觀之則知人者得賢之本而勸戒者又豈非用賢之本乎嘗考立政一書周公告戒成王用人之道也然原其意則莫重於三宅之選又皆以心言者何也蓋人君之所以能求賢者以心而賢才之所以能效職者又未必不在於心也雖然上言三宅而此不及準人者豈非因上文方論文王用人之道而此特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畧之歟嗚呼微矣

書義矜式卷之五

書義矜式卷之六

〇周書

周官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万国咸寧

莫善於堯舜官人之法莫大於堯舜安民之功夫官人之法非堯舜所自爲上考於古人而官得其要安民之功非堯舜所自能也下捴於大臣而民得其安蓋能官人能安民者堯舜之仁合知与仁而後可論唐虞之治夫堯舜之知以其不自用而取法諸人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不自用而取法諸人是以官百之建必稽於古不徧愛人而急親賢是以内外之治必捴於大臣蓋不稽於古則不能以簡而御煩不捴於人則不能自逸而及遠一則知人之哲也一則安民之恵也非堯舜其孰能之或者謂古之時官以雲紀而未嘗有百揆四岳也官以鳥紀而未嘗有州牧侯伯也則是曰揆曰岳曰牧曰伯此唐虞之制而非古之制也則未可以爲稽古也抑孰知稽古稽其実不拘其名求其心不泥其迹吾想古之時太朴未散風氣未備其建官有甚簡而治政有甚隆者此後世所不能知堯舜所獨知是以天下雖廣而建之官惟止於百是唐虞之勝非若後世之泥於古也堯舜以一心之微而馭乎百官之衆安得人人而総之内焉而捴治有百揆四岳也而堯舜無與焉外焉而捴有州牧侯伯而已堯舜無與焉所謂有諸非徒有也是人有才足以勝位也而非虚位也非徒有是名也其德足以称職而無曠官也堯舜所建之官惟止於百而内外捴治之職咸有其人此非所謂能官人者歟於是曰百揆者亮采恵疇而天下無廢事四岳者賓于四門而天下無凶人州牧則曰食哉惟時而十二州之民各得其養侯伯則曰各迪有功而五服之諸侯各敬其事内外相承而体統不紊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以言庶政則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而庶政和矣以言万国則五服四朝黎民於変而万国寧矣此非所謂能安民者歟世未能有官人而無安民之恵者亦未有能安民而非知人之哲者故能哲而恵吾於堯舜見之堯舜之能哲而恵是必於古人得之故方其建官也都俞吁咈不使一職曠堯舜之心惟恐其不如古及其至也垂衣拱手無爲而天下化唐虞之治復何愧於古哉降自夏殷而官数加倍是未能如唐虞之簡矣論其治功則曰亦克用乂是未能如唐虞之盛矣成周之制建官三百六十而其職愈多而世変寖繁而我前遂然則三代之制非不欲稽古也不幸而居唐虞之後三代之治非不欲如唐虞也不幸而去古之遠此世道之降帝王之分嗚呼[illegible]哉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建大臣以任其參贊者其[illegible]廣命大臣以任其參贊之職者其責備蓋[illegible]子之設官分職無非欲其參贊天地之化育大臣之參贊又烏可無[illegible]哉故其術成於後者正將以助大臣之有所不及耳[illegible]者周家建立三公之官以講明陰陽之道經理邦国之大而不其燮理之職其任至不輕也苟非其材則當足以任此職乎故不必其官之備而惟其人之賢則夫貳三公以範圍天地之化而張大之者以其有三孤在焉耳自三孤之得建也以之寅亮乎

天而仰不愧焉以之寅亮乎地而俯不怍焉則其弼一人之道亦無間於三公矣吁三公論道而既重其職於前三孤弘化而復備其責於後古之人所以能與天地參者其以此歟云云見於周官之書其意以此前謂陰陽之道非人則不能以任其經綸之責天地之化非人則不能以致其張大之功上而一人次而三公其事皆所當任者也然一人不可以無弼三公不可以無貳特建夫三孤之職定所以上弼一人而下貳乎三公者也苟惟三孤之名不定而使之屬於三公則其將助三公所爲之不暇又何以專其已職之所爲乎吾由是知建官之制至於成周而無弊也今夫三公之位而謂之立者何也蓋始辟也三公雖非始於此時而立爲周家之定制則始於此時也師道之教訓傳之德義保之於身体名雖不同而其人皆未易得也是故三公之於斯道既講明之復經綸之而必尽其燮理之妙焉蓋陰陽以氣言而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者是也然經綸之用藏於無道和調之妙間不容声又何待於論耶蓋論之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啓沃而精一之也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其孰能與於此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蓋古者建官惟賢況以三公之尊位而不在於得其人乎位事惟能況以三公之重任而不求其人以称其職乎夫其苟凡是官以充員孰若闕其職以待其人之爲愈也苟惟其人則官固無害於備亦无害其爲不備也三公之官夫既不求其備矣則夫貳三公而謂之少師少傳少保者容可不特建其職而定其名乎夫謂之三少者特其名數少貶而非遂絶於三公者也謂之曰三孤者以其名位特立而非統攝於三公者也一則經綸於前而一則弼成於後此公孤之職所由分也夫天地以形言而化者天地之用

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者是也弘者張而広之之謂寅亮者敬而明之之謂三孤之於天地之用既張而大之於天地之形復敬而明之則其弼一人而能尽其道矣苟職之不專名之不立責之不重則何以成其弘大之功而致其寅亮之実也哉抑嘗考之三公之設其法已久至成王而始參定以爲一代之定制耳夫苟立之爲安制宜其有定人矣而周公爲師召公爲保僅見於載籍之傳而傳無聞焉其後周公既沒則以召公爲保而已而師亦無聞焉何哉蓋非常之任所以待非常之人惟其非常之人而後可以當非常之任三公之不必備者所以難其人也於是而三孤立焉所以貳三公而必重其責也故太僕所掌有孤位焉朝士所掌有孤位焉正之必有其貳三公既難其任而三孤則能分其任矣成王訓迪之際既尊三公之至而若不敢以身煩之者弼予一人之語成王不与三孤言之而誰言之耶雖然周官一書與周礼正相爲表裏周官所載自公而孤自孤而卿而於公特言其不必備矣未始元常職也而周礼所載惟止於師孤亦不言是必有其説也蓋公孤无職卿則分職公孤命道而卿則行其道也公孤是未定之佐卿乃不易之官或以卿而兼公孤之任亦不害其爲官之不備矣噫論至於此則周人立官之深意豈不復明於千載之上也哉

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

内外之体統不紊則遠近之治效無間此唐虞之盛所以爲不可及也夫朝廷之上莫先於百揆百揆既宅而又參之以四岳則内足以統夫外矣九州之内莫重於州牧州牧既置而又參之以侯伯則外有以承乎内矣内外之体統既立由是而施之政事則政雖不一而无不和由是而推之天下則邦雖有万而無不安況其庶績咸熙而黎民

於變者皆由其內外之相承体統之不紊也成王訓迪厥
官而有及於此其亦知所本者歟故曰天工天嗟乎天下之
大人君以一身而加於億兆之上天地賴其位万物賴其
育三綱五常五礼六樂无一事之非吾責也唐虞之時猶
見庶績凝而萬邦寧茲以為聖人垂拱无為之所致嗚呼
是豈知聖人雖持當世而措天下於平治之效哉天下之
理變而後通作而後應未有不勇於有為而後能安於無
為者也不然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己
憂凡其孜孜焉命九官者果何為耶自今而觀越在內服
百揆既宅則自天子而下凡天下之事无不在於百揆度矣
四岳既有則分百揆而下凡州牧之官無不在於統率矣
先之以百揆次之以四岳其內外体統為何如越在外服
既領之以州牧又分之以侯伯者蓋天下之州有九州立
之牧則侯伯有所屬矣天下之爵有五命侯及伯則州牧

有所托矣夫既先之以州牧而又次之以侯伯其內外体統
為何如夫惟內有以統乎外則上之臨下猶身之使臂外
有以承乎內則下之事上猶網之在綱夫如是庶政雖該
其有不知者乎萬邦雖廣其有不寧者乎且見於設施者
謂之政而於天下者謂之邦一事之乖其礼非和也一物
之失其性非寧也今也不惟一政之和而无一事之不和
不惟一邦之寧而无一邦之不寧則治效之無間者如此推
原其故蓋有在矣曾謂不能正內外之体統而能致其治
効之如此乎其唐虞之際於此為盛而成王言之以訓迪
厥官蓋知所本矣且成王以幼沖之資持盈成之運以言
其內則冢宰之統百官者既无異於百揆以言其外則六
卿之分職以率其屬者又無異於牧伯彼其時雖外難
其官三百六十者若無於建官之惟百然其制礼作樂而
天下太平者乃為庶政之惟和者無間也既醉太平而人

有士君子之行者与万邦之咸寧者无愧也後之論者謂
天和在虞周豈无謂也哉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人君從治之要不以備官為貴惟以得賢為先蓋設官所
以任庶政苟非其人則不足以勝其任也是以成王訓迪
百官謂夫古之明王有以立天下之事也非以其官之多
以其得人而已耳夫苟得其人以任庶職則天下豈有不
立之事者哉然則人君之建官亦惟取法於明王立政斯
可矣聖人知天下之事非一心兩目之聰明能辨故設官
分職以共治之然事幾之來無窮任使之設有限苟一官
之不備則一事為之不脩未有厭其繁而求簡者也豈知
億兆夷人不足以救商之亡而亂臣十人反足以致周之
盛審如是則建官者將以多為貴乎抑亦得人為重乎蓋
世有非常之事必有待於非常之人得其人則一人任之

而有餘非其人則雖眾人任之亦不足古之明王能使上
无廢事者本於下无遺材初非有他道也是故紀綱法度
之昭明礼樂刑政之脩舉朝无廢墜之典外無失職之民
人孰不曰此明王之能立政也殊不知人君高拱南面而
深居九重所賴以燮理陰陽而整齊庶務者在朝之三公
九卿也所藉以宣明教化而惠安黎元者在外之州牧侯
伯也聖人惟責成於庶官未嘗以君行臣職也然而三公
九卿非取其充位而已必其德之足以勝此職而無愧
州牧侯伯非徒取其備員而已必其才之足以稱此任而
無曠也夫然後內焉得人而在內之職無不脩外焉得人
而在外之職無不舉吾見官百而庶政惟和夏商官倍而
亦克用乂皆以得人之效也豈徒備官而已哉蓋嘗因是
而論之[illegible]犬不足以牽千鈞必烏獲而後可駑馬不足以
致千里必騄驥而後可常人不能以立政必賢能而後可

是以伊尹之訓太甲必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傅說之告高宗亦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武王勝商而致垂拱無爲之治亦不於建官惟賢位事惟能而已然則惟官擇人誠立政之要務古之明王率用此道也宜成王訓迪百官而首明乎此且於三公之下復拳拳於官不必備惟其人之語篤其丁寧之意至深切矣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人君命臣以敷教其要在於明人心固有之天以化天下不齊之民而已夫教化大行而風俗不變此人君之所欲也然亦有臣以掌之貝可哉是以訓迪百官於冢宰之後即繼之以司徒之官司徒之官以司教爲職者也其要豈有他哉五典者人心之所固有敷而明之則教化爲之大行兆民之有不順者則擾而馴之則風俗爲之丕變如易而後能稱厥職也此一人設官之意故於此別白言之而古人委任責成之道於此亦可見矣云云 古之聖人欲使化行俗美率一世之大皆納之太和雍熙之治而群黎百姓皆同爲和順輯睦之歸者豈有他哉其要在於施教之有其人而已蓋人之秉彝固有不同而其天性本無不善順其性而導之則易爲力逆其天而強之則難爲功吾惟迪其固有之天以變其不化之習則人無不順者矣此司徒之職所以爲要也 六卿分職各有攸司 司徒掌邦之教令治化盛衰之所關民俗淳漓之所繫也其所任不亦專乎所職不亦重乎然而孩提之童孰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孰不知敬其兄人均此生則均此稟受性之善猶水必下畀安有不順者哉然而有不順者何也氣稟之偏拘之於其前物欲之蔽汩之於其後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孫順者故立之司徒使敷教焉父子欲其有親君臣欲其有義夫婦欲其有別朋友長幼欲其有序有信衛仁摩義使凡不相親者於是而相親遵德齊礼使凡不相睦者於是而相睦如是則悍可使柔戾可使和而放僻邪侈者可使之循規蹈矩夫豈行刑驅而勢迫也哉薰蒸陶漸染之既深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有不能已者矣昔者唐虞之時黎民於變比屋可封人皆知其治化之不可及也而豈知夫勞來匡直使自得之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堯舜之所以拳拳於司徒者爲何如也成王訓迪百官而亦致嚴於司徒之職宜其太和之治無媿於唐虞也歟彼謂威刑足以操致一世視教化爲末務者惡足以語此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賢君勉衆臣以功業貴乎篤志立行以圖其效尤貴乎當幾善斷以慮其終蓋功業之成甚難有能篤志力行固可望其效而當幾不斷則其終正可慮也是故成王之申戒卿士以爲成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爾卿士惟志惟勤二者兼盡方有以廣其業而崇其功焉然猶未也日用事爲各有其幾惟能於此而果斷然後志与勤不爲虛用而無後艱之可慮矣此無他人臣之功業無志而不勤不足以爲其事無斷而失幾又不足以底其成也 云云嘗謂有天下者之建官分職固望其共圖功業也君子立乎本朝亦豈不以功業自任哉然天下之事起於志遂於勤而成敗之分又在於審其幾也志之所向非苟目前謀近固可以建功而立業勤之所務非勉強於一時固能以建功而立業而事幾之來者不決則雖有志勤終不能免後艱之患矣果能篤志力行而又當幾善斷抑何功之不崇何業之不廣歟又何後艱之足慮歟一有不至則君之望於臣者孤而臣之所以自任者亦荒矣此成王之訓迪百官分命於前摠戒於後而又申戒於此其致望於卿

士者何如也今夫周有六官周之卿也六官之屬周之士
也凡其治教之所寄礼樂之兼務兵制之並列邦土獨任
皆卿士之職也何莫非業何莫非功也今王之申戒卿士
豈不謂忠臣匡君之功業亦卿士之所當為伊欲功崇業
廣惡在他求惟志惟勤而已功者業之成業者功之積本
非二道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亦非二致卿士職任雖
有大小之殊而朝廷功業無可廢之典其或未能奮庸
熙帝之載未能欽亮天功志不立而勤不施必也立志超
卓堅如金石夙夜孜孜克勤無怠則篤志力行而積業
成功之效可圖矣然寄求之志定于中勤施於外固若業
之成者易以崇功之積者易以廣而要其終猶有後艱何
哉蓋幾者吉之先見而斷者人之明決苟於事為之幾含
疑猶豫優柔而不斷則志雖高遠處用其志勤雖勉勵盡
用其勤功之積者難廣而業之成者難崇非後艱之可慮

乎必也震厲決斷之以心使志與勤不為虛用則為當幾
善斷而積功成業終無後艱之可慮嗚呼成王之於卿士
憂之深故言之切慮之遠故説之詳蓄疑敗謀怠忽荒政
上章既戒之矣於此又反其辭而言之惟志惟勤所以扶
怠荒之失而免荒政之累惟克果斷所以破蓄疑之害而
救敗謀之慼傳者謂之申戒卿士其意深矣雖然為卿士
者固當立志與勤為君者尤不可無志而不勤為卿士者
固當見幾明斷為君者尤不可以不斷若徒責其臣以忠
固正君之功業而昧乎反身脩省之誠則怠忽而蓄疑上
行而下傚將有不勝而害矣傳曰功以志崇業以仁廣斷
以勇克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豈特卿士為然

君陳

昔周公師保万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
之訓惟民其乂

惟前人極教養之德故沒世而民不忘後人盡繼述之道
則率乂而民亦治蓋前人之德民之所仰慕者也後人能
因其所思以治之宜其翕然所順矣成王之命君陳以為
昔者周公之治此東郊也為之師以教之為之保以安之
故周公雖沒而民方思慕其德而未已也今君陳之往但
當慎其所司之職循其典常之道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
亦將自然而治矣吁周公之德民之不能忘也若此為君
陳者寧不思所以慰斯民之望乎愚嘗謂時有先後而所
以致其治者無先後之分民有友逆而所以得其心者無
友逆之異則治不可以先後論也民不可以友逆觀也惟
在於繼前人之志述前人之事者如何耳蓋紀綱法度之
施礼樂教化之用前人以之而服斯民之心者也繼前人
而往者寧不思所以推其德而不易其心勉其訓而不移

其用則前日之治即吾今日之所以治者矣而況東郊之
地頑民之所居也周公懼其弗順而及其教養之恩斯民
思周公之沒而懷其教養之德此成王所以重其任而有
君陳之命焉使君陳而能取法乎周公則民之從君陳者
時不異於從周公矣且成王之心何心哉方殷頑民背叛
之時周公遷于洛邑使密迩王室當是之時周公有師之
尊有保之親式化厥訓所以教之也綏定厥家所以安之
也周公之德其及於民者若此今周公沒矣則東郊之民
寧不惓然於心乎動靜食息未嘗不懷周公之德出入起
居未嘗不思周公之訓如飢者之欲食渴者之欲飲不啻
大旱之望雲霓不啻赤子之慕父母今君陳之往治此東
郊也將何以慰斯民之望乎謹毖殷民周公之心也汝則
慎之以為職厥若彝及撫事周公之志也汝則率之以為
常[illegible]所不能忘者正在於周公之訓君陳苟能即其

訓而勉明光大之則君陳之心即周公之心而今日之治又豈異於前日之治乎殆見東郊之民如行者之赴家食者之獲飽鼓舞群動和柔委順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曰懷曰德者所以明周公之得民心者在於德曰慎曰無荒所以明繼周公之治者在於君陳由此觀之則知周公以此民爲心則民以周公爲心君陳能推周公之心以爲心則民將移其所以懷周公者懷君陳矣審致之經成王之望於君陳者不特此也下文既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矣尤必繼之以尔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於其終也又重之以尔惟弘周公丕訓反覆丁寧其望於君陳者無非在於周公之訓爲君陳者得不思所以繼周公以復成王之心乎厥後康王稱周公克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則君陳之在東郊果無愧於周公之治其亦有味於成王之言也歟抑又論之成王之命君陳也固在於周公之訓

而康王之命畢公也亦未嘗不在於周公之訓也其曰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則知君陳能弘周公之訓而畢公又當弘君陳之訓矣以故三后協心而洛邑之治爲不可及也欲覩成周之家法舍是何以哉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尔其戒哉尔惟風下民惟草

賢君勉大臣以由聖既以常人之情爲戒復以德化之機爲喻也徒知慕聖人於未見之先而不能由聖人於既見之後者常人之情也爲大臣者以之爲戒焉則下民皆將興起於德化之不暇矣成王命君陳分正東郊謂凡人之未見聖也其心憮然若不能以見之及其既見聖人也則又狃之不能由其道焉君陳親見周公當深以爲戒也以不克由聖爲戒而動必由夫聖焉則感應之機如風行草偃之易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尔君陳能由周公之訓則彼下民者其有不從君陳之訓乎深致其戒於前由致其喻於後貫命之詞可謂深切著明矣甚矣由聖之難而從化之易也均是人也難於由聖而易於從化者何哉聖而後能希夫賢而後能希聖聖非凡人之所能也而下之從上則有不疾而速之機矣導之斯從倡之即應此必然之理也成王其知此矣謂夫降衷秉彝人皆有之故當其未見聖人之先誰獨无願見之心也有願見之心而其自視則歉然若不能以見夫聖人焉豈不曰聖人首出庶物者也以吾之愚其能以見之乎又豈不曰聖人卓冠群倫者也以吾之不肖其能以見之乎此凡人未見聖人之情則然也幸而仁義之腴蓄者既得而瞻望之矣威儀之著盛者既得而親炙之矣以其平日未見聖人之先其慕之者若彼則夫今日既見聖人之後其由之者宜何如哉然降衷雖若有恒性而不能無氣質之拘夷象雖同好懿德而不能

無物欲之累雖既見之而不克由之則亦爲徒見而已此君陳之所當深戒也盖君陳非常人比也嘗親見周公者也親見周公其可以常人自待其身乎周公之道尔君陳分政東郊者之所當由也狃於姦宄敗常亂俗欲其有以化誨之怙侈滅義驕淫矜夸欲其有以感悟之非可以刑驅非可以勢迫惟我君陳由周公之道以興起其善端耳由是言之君子之德風也尔君陳則惟風焉小人之德草也東郊之民則惟草焉草上之風必偃是在君陳而已愚故曰賢君勉大臣以由聖既以常人之情爲戒復以德化之機爲喻此之謂也攷之上文其曰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欲其由聖也其曰式時周公之訓欲其由聖也一則欲其由聖二則欲其由聖非成王不能爲斯言非君陳不足以聞斯言也異時道洽政治澤潤生民東郊之化視周公无愧焉講非由聖之效可乎

畢命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立教以保民生於既富之餘亦惟即理以稽諸古而已蓋斯民既富之日正聖人立教之時也昔者成王与康王之命畢公以為殷民雖化也惟能因其資富而後教之則必不迁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然教不可以外求而天理即所以為教惟德惟義民性之所固有而乃大訓古人之所共由不由古以為訓將何以為訓乎畢公持是說以敎殷其必知所本矣嘗謂民生既富之後果可以無教乎曰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是不可以無教也謂即理以為教果可以不稽諸古乎曰善無徵則民不從是不可以不稽古也吁是固然矣亦豈知壽固不可以貪而得夭

者不可以慎而免哉今論永年之道而本之德義之敎乃拘乎蓋聖人之所承命非曰人人而至耆頤也亦曰得其正命而已矣昔者康王閔富民之不知命也故謂殷民禱祝之久矣聞其生其与岩墻之不免而桎梏不能以自脫者皆非正命也為尔畢公合思所以求其年矣然天下憔悴無聊因無以為養生之具而匪彝滔淫尤有甚於飢寒之憂既富而不及其教之之方於情欲日肆而無以全其生今而當富足之日而為之訓迪則衣食足而知榮辱矣倉廩實而知禮節矣永天年者有之凶短折者鮮之矣雖然吾心之理無餘理是理之不無德義德之与義人心所同自是理之外皆不足以為訓之大者也天之与我先立乎其大畢公欲知訓之所以大舍德義安之乎殷俗靡靡利口惟賢以薄陸德者有之恃侈滅義者有之德義不明非一日也尔畢公其將因其本然以訓之乎抑將以立

教條以訓之乎訓民之道有所謂大者焉公其知之矣況今人更三后世歷三紀教民雖頑良心猶故未有觸之而不動者尔畢公其慎德義之訓耳然德義之訓古人所同令尔公居元老之尊雖以大訓為念而不以古訓為法則毗畢公之前者其遺規餘畫無非德義之所寓一不加察則於已然之迹為有所矣而使斯民之無驗要不得為美化也茲所以復嚴於不由古訓于何其訓之語以堅畢公之心歟嗟夫君陳之分政東郊全此殷民也而成王命君陳之意与康后同一道歟觀惟民生厚因物有遷之語則知欲君陳之敷教以復民心之天也觀尔克敬典之語則知欲君陳有德義之訓若夫懋昭周公之訓又哲兼欲其由古訓者乎吁君陳畢公之所化無異民而成王康后之所命無異意知周家奕世之化則知周公矣

君牙

不顯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尔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前王垂創業之勤既有以垂法於其後人臣任敷敎之責當有以無愧於其先蓋立法垂訓固莫盛於前王而敬明乃訓在人臣不可不盡其美也不如是則何以對揚文武之光命而追配于前人哉昔者穆王命君牙以為大司徒謂夫文顯於前而有莫大之謨武承於後而有莫大之烈所以啓佑我後人者不惟皆出於正而已亦且致其周密而無或缺焉其所以垂憲乃後者至矣今尔君牙嗣守司徒之職豈有他哉亦惟取文武之訓敎而明之以盡施敎之責焉則上有以不失成康對揚之意下有以[illegible]厥前人事君之心而可以無愧於其本矣君牙之書[illegible]

下之道有一焉曰勑業守成而已矣周自文武勑業於其前成康守法於其後治定功成礼備樂和則後乎此者將若何而繼之耶吁由有國以理無二致文武勑業之盛固無以加矣而成康所以守其成者別非一道也不過敬明文武之遺訓而已矣然成康之所以能對揚文武之光命者豈成康自爲之哉有臣焉以任其責而已耳君牙子父篤忠貞以服勞王家豈其有成乎以紀于大常其輔君之功施敎之績昭乎其不可掩也以爲君牙者果能遵其道而不變守其法而不渝以無愧於乃祖乃父則爲君者又果何愧於文武成康哉自今觀之光于四方者文謨之丕顯也率惟敉功者武王之丕承也文之顯者以謨即所以開武王之功武之承者以烈而皆本於文王之謀父作子述未有盛於此者本大末茂源深流長垂於無窮施之罔極固其宜也有典有則貽厥子孫所以啓我者無一事之不出於

正也樞機周密品式備具所以啓我後人者果何事之或欽也哉爲司徒者固無俟乎更張改作以爲功変乱刑政以爲事肇修人紀經綸大經文武固有功綱常學謨洋洋嘉言孔彰何莫非文武之大訓敬而明之存乎其人而已誠使傳典敷教任於已者恭謹而不敢渝則傳之成憲本乎先王者自昭著而不可掩前王之所以對揚文武光命者如此前人之所以左右乃辟者如此君牙而能如是則綱常之礼爲之大明而文武之道賴以不墜所以對揚光命者質之前王而未始有違所以左右乃辟者方之前人而未始有愧矣然則任司徒之責者將不在於敬明乃訓与舜命契以敬敷五教皐陶論典而歸之寅恭同一揆也嗚呼觀穆王之命君牙治述文武勑造之難而眷眷求助於臣下以庶幾成康守成之不績其亦有志於天下者矣何至末年肆其侈心巡遊無度殆失天下文武成康之遺

緒至此而不合厥紹何哉人心操舍之無常觀此則可鑑矣

呂刑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法必謹所施有以全治道之不及則君民受其福可必其効於無窮夫王者之治以德爲化民之本而必假刑以輔之其有關於君民者爲甚密也故爲臣者能敬謹以爲五刑之施以成剛明正直之三德則法之所加蓋无不當者矣如是則君慶於上民頼於下而安寧之休可以永久而不替其爲国家之福又豈淺淺然少哉世无刑罰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以其爲治法之所關也然刑一也唐虞用之則足以致隆平後世因之或足以基禍乱無他敬与不敬而已矣蓋敬者用刑成德之本也德者出治之基刑者

輔世之具道之以德而不足然後刑以防之而非恃之以求逞也是以古人慎之重之蓋知夫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一失其當則民無所措手足矣爲民上者使民無所措其手足則必至告無辜於上下神祇災異之來雖有善者亦將无如之何矣嗚呼刑者民命之所係亦國命之所係用之可不愼乎夫刑有五墨劓剕宮辟是也德有三剛柔正直是也非三德不足以制天下非五刑不足以成三德用刑者如之何而不敬也刑乱国用重典所以成三德之剛也然一有不敬則必致傷於苛暴而不足以爲剛刑新国用輕典所以成三德之柔也一有不敬則或失於姑息而不足以爲柔刑平国用中典所以成三德之正直也一有不敬則失於枉濫而不足以爲正直雖能審操縱之宜權輕重之等使辟以止辟刑期无刑則刑之加皆德之所寓矣夫如是吾見其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至和之氣

充塞天地上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若則群生和而万物遂
一人垂拱於九重而天下同躋於壽域矣建不拔於不拔
有不啻泰山之安保休命於无疆有不啻四維之固安寧
之福夫豈一朝一夕而已哉五亡而後知明刑弼教非聖
人之所可廢亦非聖人之所可恃所可恃者恃其有德而
已矣盖道之德教德教洽而民柔柔馴以法令法令極而
民風哀哀之樂之感禍福之應也昔周之初純任德教而司
寇之設必惟其人有蘇忿生以居之於前有康叔封以承
之於後式敬由獄長我王国夫豈偶然故成康之世刑措
四十餘年而不用而忠厚之澤迄于季世而不衰穆王雖
當耄荒之年而有吕刑之訓猶拳拳乎有德惟刑勝敬從
刑与夫哲人惟刑无疆之休之語其先德後刑之語盖猶
前日也玆三代所以為有道之長歟傳曰泰和在唐虞成
周又曰周過其曆有由然者矣

秦誓

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大臣好善之心誠而无偽則国家之福遠而无窮盖得賢固所以為邦家之基況乎有誠於好善之人其能基国家之福也必矣宜古之賢侯所深思是人而用之以為人有才技乃能好之而若出諸己人之彥聖復心好之甚於所言斯可謂能好人之善而非出於勉強容受者矣誠如是則吾之子孫吾之黎民莫不有以蒙其休而被其澤其為利也豈淺淺哉好善之效如此云云大臣之一身国家之安危所係万民之休戚所寄其所付托固重也所貴乎為大臣者不在於用一己之長而貴乎有以來天下之善好善優於天下而況於一国乎固可以建无窮之基可以受无窮之慶矣然則子孫其業不患其不固民生不患其不安所患者不得其好善之大臣耳於此有人焉人之有技之者人之能也在他人則娼疾之不暇而其好之乃若己有而無人己之分彥聖者人之德也在他人則違之俾不通矣而其心好之乃有甚有口之所稱初无彼此之間是人也真可謂休休樂善之人而非淺中狹量者比今謂之能容信乎其能容也夫如是吾見名一藝者无不容而智者皆得以效其謀占小善者率以録而旁者皆得以徵其力上而朝廷無一事之不理其所下而黎庶无一人之不遂其生亦職有利信乎其有利而無害也穆公思賢若此其諸異乎人之求賢也歟抑是言也吾聞之矣又嘗見其人焉旁招俊人列于庶位此傳説无欲而進賢也故殷之流風善政至于易世而不衰握髮吐哺以見賢士此周公无欲而進賢也故周之泰和盛治迄於東遷而不泯穆公悔用新進而忽老成故拳拳及此思得是人而用之惜乎其志之不遂也不然擅秦之強得一士焉可以為政於天下矣豈區區西戎之伯而已哉君子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信乎

書義矜式卷之六

詩本義十五卷

（宋）歐陽修撰

鄭氏詩譜一卷

（漢）鄭玄撰　（宋）歐陽修補亡

宋刻本（卷一至五　十五配鈔本）

毛詩本義十六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歐陽修撰。是書凡爲說一百十有四篇、統解十篇、時世本末二論、豳魯序三問、而補亡鄭譜及詩圖總序附於卷末。修文章名一世、而經術亦復甚深。王宏撰山志記嘉靖時欲以修從祀孔子廟、衆論靡定。世宗諭大學士楊一清曰、朕閱書武成篇、有引用歐陽修語、豈得謂修於六經無所發於聖門無功乎。一清對以修之論說見於武成篇僅有者耳。其從祀一節、未敢輕議云云。蓋均不知修有此書也。自唐以來、說詩者莫敢議毛鄭、雖老師宿儒、亦謹守小序。至宋而新義日增、舊說幾廢。推原所始、實發於修。然修之言曰、後之學者、因迹先世之所傳而較得失、或有之矣。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又曰、先儒於經不能無失、而所得固已多矣。盡其說而理有不通、然後以論正之。是修作是書、本出於和氣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論未嘗輕議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訓釋、往往得詩人之本志。後之學者、或務立新奇、自矜神解。至於王柏之流、乃併疑及聖經、使周南召南俱遭刪竄。則變本加厲之過、固不得以濫觴之始歸咎於修矣。林光朝艾軒集有與趙子直書曰、詩本義初得之如洗腸。讀之三歲、覺有未穩處。大率歐陽一派及劉貢父說經多如此。又一書駁本義關雎樛木兔罝麟趾諸解、辨難甚力。蓋文士之說詩、多求其意。講學者之說詩、則務繩以理。互相掊擊、其勢則然。然不必盡爲定論也。

詩本義卷第一

歐陽氏

關雎

論曰爲關雎之說者旣差其時世至於大義亦已失之盖關雎之作本以雎鳩比后妃之德故上言雎鳩在河洲之上關關然雄雌和鳴下言淑女以配君子以述文王太姒爲好匹如雎鳩雄雌之和諧爾毛鄭則不然謂詩所斥淑女者非太姒也是太姒有不妬忌之行而幽閨深宫之善女皆得進御於文王所謂淑女者是三夫人九嬪御以下衆宫人爾然則上言

雎鳩方取物以爲比興而下言淑女自是三夫人九嬪御以下則終篇更無一語以及太姒且關雎本謂文王太姒而終篇無一語及之此豈近於人情古之人簡質不如是之迂也先儒辯雎鳩者甚衆皆不離於水鳥惟毛公得之曰鳥摯而有别謂水上之鳥捕魚而食鳥之猛摯者也而鄭氏轉釋摯爲至謂雌雄情意至者非也鳥獸雌雄皆有情意孰知雎鳩之情獨至也哉或曰詩人本述后妃淑善之德反以猛摯之物比之豈不戾哉對曰不取其摯取其别也雎鳩之在河洲聽其聲則和視其居則有别此詩人之所取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鄭氏見詩有荇菜之文遂以琴瑟鍾鼓爲祭時之樂此孟子之所謂也

本義曰詩人見雎鳩雌雄在河洲之上聽其聲則關關然和諧視其居則常有别有似淑女匹其君子不淫其色亦常有别而不黷也淑女謂太姒君子謂文王也參差荇菜左右流之者言后妃采彼荇菜以供祭祀以其有不妬忌之行左右樂助其事故曰左右流之也流求也此淑女與左右之人常勤其職至日夜寢起不忘其事故曰寤寐求之輾轉反側之類是也后妃進不淫其色以專君退與左右勤其職事能如

此則宜有琴瑟鍾鼓以友樂之而不厭也此詩人愛之之辭也關雎周衰之作也大史公曰周道缺而關雎作盖思古以刺今之詩也謂此淑女配於君子不淫其色而能與其左右勤其職事則可以琴瑟鍾鼓友樂之爾皆所以刺時之不然先勤其職而後樂故曰關雎樂而不淫其思古以刺今而言不迫切故曰哀而不傷

葛覃

論曰葛覃之首章毛傳爲得而鄭箋失之葛以爲絺綌爾據其下章可驗安有取喻女之長大哉黄鳥栗

留也麥黃椹熟栗留鳴蓋知時之鳥也詩人引之以志夏時草木盛葛欲成而女功之事將作爾豈有諭女有才美之聲遠聞哉如鄭之説則與下章意不相屬可謂衍説也卒章之義毛鄭皆通而鄭説爲長

本義曰詩人言后妃爲女時勤於女事見葛生引蔓于中谷其葉萋萋然茂盛葛常生於叢木之間故又仰見叢木之上黃鳥之聲喈喈然知此黃鳥之鳴乃盛夏之時草木方茂葛將成就而可采因時感事樂女功之將作故其次章遂言葛以成就刈濩而爲絺綌也其卒章之義毛鄭之説是矣

卷耳

論曰卷耳之義失之久矣云卷耳易得頃筐易盈而不盈者以其心之憂思在於求賢而不在於采卷耳此荀卿子之説也婦人無外事求賢審官非后妃之職也臣下出使歸而宴勞之此庸君之所能也國君不能官人於列位使后妃越職而深憂至勞心而廢事又不知臣下之勤勞闕宴勞之常禮重貽后妃之憂傷如此則文王之志荒矣序言知臣下之勤勞以詩三章考之如毛鄭之説則文意乖離而不相屬且首章方言后妃思欲君子求賢而置之列位以其未能也故憂思至深而忘其手有所采二章三章乃言君能以罍觥酌罰使臣與之歡樂則我不傷痛矣前後之意頓殊如此豈其本義哉

本義曰卷耳易得頃筐小器也然采采而不能頃盈后妃以采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賢之難得因物托意諷其君子以謂賢才難得宜愛惜之因其勤勞而宴犒之酌以金罍不爲過禮但不可以長懷於飲樂爾故曰維以不永懷養愛臣下慰其勞苦而接以恩意酒歡禮失觥罰以爲樂亦不爲過而於義未傷故曰維以不永傷也所以宜然者由賢者臣勤國事勞苦

之甚如卒章之所陳也詩人述后妃此意以爲言以見周南君后皆賢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非有私謁之言也蓋疾時之不然

樛木

論曰毛傳葛藟尤爲簡略然以其簡故未見其失鄭箋所説皆詩意本無考於序文亦不述雖詩之大義未甚失然於説爲衍也據序止言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爾鄭謂常以善言逮下而安之又云衆妾上附事之而禮儀俱盛又云能以禮樂其君子使福祿所安考詩及序皆無此意凡詩每章重復前語其

甚多乃詩人之常爾豈獨於此二章見殷勤之意故曰衍說也

本義曰詩人以樛木下其枝使葛藟得託而並茂如后妃不嫉妬下其意以和衆妾衆妾附之而並進於君子后不嫉妬則妾無怨曠云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者衆妾愛樂其君子之辭也

螽斯

論曰螽斯大義甚明而易得惟其序文顛倒遂使毛鄭從而解之失也蟄螽蝗類微蟲爾詩人安能知其心不妬忌此尤不近人情者蟄螽多子之蟲也大率

蟲子皆多詩人偶取其一以爲比爾所比者但取其多子似螽斯也據序宜言不妬忌則子孫衆多如螽斯也今其文倒故毛鄭遂謂螽斯有不妬忌之性者失也振振群行貌繩繩齊一貌蟄蟄衆聚貌皆謂子孫之多而毛訓仁厚戒愼和集皆非詩意其大義則不遠故不復云

兔罝

論曰兔罝小人之賤事也士有既賢且武又有將帥之德可任以國守扞城其民其謀慮深長可以折衝禦難於未然若鄰國有來相侵則可使往而和好以平其患及國有出兵攻伐則又可用爲策謀之臣論其材智可爲難得之臣也有人如此棄而不用使在田野張罝椓杙躬小人鄙賤之事則周南國君詩可以刺矣亦何所美哉如鄭箋所謂武夫者論材較德在周之盛不過方叔召虎吉甫之徒三數人而已春秋所載諸侯之臣號稱賢大夫者亦不過國有三數人而已今爲詩說者泥於序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之語因以謂周南之人舉國皆賢無復君子小人之別下至兔罝之人皆有方叔召虎吉甫春秋賢大夫之材德則又近誣矣就如其說則舉國人人可用卷

耳后妃又安用輔佐君子求賢審官至於憂勤者乎肅肅嚴整貌而毛傳以爲敬且布罝椓杙何容施敬亦其失也春秋左氏傳晉郤至爲楚子反言天下有道則諸侯有享宴以布政成禮而息民此公侯所以扞城其民也及其亂也諸侯貪冒爭尋常以盡民則略其武夫以爲腹心二者皆引赳赳武夫之詩以爲言如郤至之說則公侯扞城爲美公侯腹心爲刺是兔罝一篇有美有刺郤左皆毛鄭前人其說如此與今詩義絶郤至所引纔詩四句疑當時別自有詩亦爲此語故今不敢引據第考今詩序文以求詩義亦

可見矣

本義曰捕兔之人布其網罟於道路林木之下肅肅然嚴整使兔不能越逸以興周南之君列其武夫爲國守禦赳赳然勇力使姦民不得竊發爾此武夫者外可以扞城其民內可以爲公侯好匹其忠信又可倚以爲腹心以見周南之君好德樂善得賢衆多所任守禦之夫猶如此也

漢廣

論曰據序但言無思犯禮者而鄭箋謂犯禮而往正女將不至則是女皆正絜男獨有犯禮之心焉而行

露序亦云彊暴之男不能侵陵正女如此則文王之化獨能使婦人女子知禮義而不能化男子也此甚不然蓋當紂時淫風大行男女相奔犯者多而江漢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不相侵如詩所陳爾夫政化之行可使人顧禮義而不敢肆其欲不能使人盡無情欲心也紂時風俗男女恣其情欲而相奔犯今被文王之化男子雖悅慕游女而自顧禮法不可得而止也考詩三章皆是男子見出游之女悅其美色而不可得爾若鄭箋則不然其一章乃云男欲犯禮而往二章三章乃云欲擇尤正絜者使嫁我則一篇之中前後意殊且序但云無思犯禮本無欲女嫁我之義蓋雖正女無不嫁之理苟以禮求婚安得不嫁由鄭以于歸爲嫁乃失之爾

本義曰南方之木高而不可息漢上之女美而不可求此一章之義明矣其二章云薪刈其楚者言衆薪錯雜我欲刈其尤翹翹者衆女雜遊我欲得其尤美者旣知不可得乃云之子旣出遊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爲執鞭猶忻慕焉者是也旣述此意矣末乃陳其不可之辭如漢廣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蓋極陳男女之情雖可見而不可求則見文王之政化被人深矣

汝墳

論曰序言婦人能閔其君子君子謂周南之大夫以國事勤勞於外者然則所謂婦人者大夫之妻也如鄭氏之說伐薪非婦人之事意謂此婦人不宜伐薪而令伐薪如君子之賢不宜處勤勞而令處勤勞其意如此乃是直謂周南大夫之妻自出伐薪爾爲國者必有尊卑之別大夫之妻自伐薪雖古今不同其必不然理不待論則鄭說之失可知矣矧賢者固當勤勞於國而反謂非其事則又遺勉之以正之言也

鄭氏又以王室如燬父母孔邇謂紂為酷暴君子避此勤勞之事或時得罪則害及父母不惟詩文本無此意且君子所勤者周南之事爾紂雖虐刑必不為周誅避事之臣茲理亦有所不通矣

本義曰周南大夫之妻出見循汝水之墳以伐薪者為勞役之事念己君子以國事奔走于外者其勤勞亦可知思之欲見如飢者之思食爾其下章云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者謂君子以事畢來歸雖不我遠去我亦不敢偷安其私故卒章則復勉之云魚勞則尾赤今王室酷烈如火之將焚紂雖如此而周南父母之邦自當宣力勤其國事以圖安爾

麟之趾

論曰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序意多同故後儒異說為詩害者常賴序文以為證然至於二南其序多失而麟趾騶虞所失尤甚特不可以為信疑此二篇之序為講師以己說汩之不然安得謬論之如此也據詩直以國君有公子如麟有趾爾更無他義也若序言關雎之應乃是關雎化行天下太平有瑞麟出而為應不惟怪妄不經且與詩意不類關雎麟趾作非一人作麟趾者了無及關雎之意故前儒為毛鄭學者自覺其非乃為曲說云實無麟應太師編詩之時假設此義以謂關雎化成宜有麟出故借此麟趾之篇列於最後使若化成而麟至爾然則序之所述乃非詩人作詩之本意是太師編詩假設之義也毛鄭遂執序意以解詩是以太師假設之義解詩人之本義宜其失之遠也如毛言麟以足至者鄭謂角端有肉示有武而不用者尤為衍說此篇序既全乖不可引據但直考詩文自可見其意

本義曰周南風人美其國君之德化及宗族同姓之親皆有信厚之行以輔衛其公室如麟有足有題有角以輔衛其身爾其義止於此也他獸亦有蹄角然亦不以為比而遠取麟者何哉麟遠人之獸也不害人物而希出故以為仁獸所以詩人引之以謂仁獸無鬬害之心尚以蹄角自衛如我國君以仁德為國猶須公族相輔衛爾

詩本義卷第一

詩本義卷第二

歐陽氏

鵲巢

論曰據詩但言維鳩居之而序言德如鳲鳩乃可以配鄭氏因謂鳲鳩有均一之德以今物理考之失自序始而鄭氏又增之爾且詩人本義直謂鵲有成巢鳩來居爾初無配義况鵲鳩異巢類不能作配也鳩之種類最多此居鵲巢之鳩詩人宜謂之鳩以今鳩考之詩人不謬但序與箋傳誤爾且鳲鳩爾雅謂之桔鞠而諸家傳釋或以為布穀或以為戴勝今之所

謂布穀戴勝者與鳩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窠巢便以生子往往墜殼殞雛而死蓋詩人取此拙鳥不能自營巢而有居鵲之成巢者以為興爾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在於物理容有鳩來處彼空巢古之詩人取物比興但取其一義以喻意爾此鵲巢之義詩人但取鵲之營巢用功多以比周室積行累功以成王業鳩居鵲之成巢以比夫人起家來居已成之周室爾其所以云之意以興夫人來居其位當思周室創業積累之艱難宜輔佐君子共守而不失也此意詩雖無文但詩既言鵲成巢之用功多而鳩乃來居之則其意自然可見下言百兩者述其來歸之禮甚盛美其得正也

草蟲

論曰草蟲阜螽異類而交合詩人取以為戒而毛鄭以為同類相求取以自比大夫妻實已嫁之婦而毛鄭以為在塗之女其於大義既乖是以終篇而失也蓋由毛鄭不以序意求詩義既失其本故枝辭衍說文義散離而與序意不合也序意止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爾而毛鄭乃言在塗之女憂見其夫而不得

禮又憂被出而歸宗皆詩文所無非其本義按爾雅阜螽謂之蠜草蟲謂之負蠜負形皆似蝗而異種二者皆名為螽其生於陵阜者曰阜螽生於草間者曰草螽形色不同種類亦異故以阜草别之凡蟲鳥皆於種類同者相匹偶惟此二物異類而相合合其所不當合故詩人引以比男女之不當合而合者爾

本義曰召南之大夫出而行役妻留在家當紂之末世淫風大行彊暴之男侵陵貞女淫泆之女犯禮求男此大夫之妻能以禮義自防不為淫風所化見彼草蟲喓喓然而鳴呼阜螽趯趯然而從之有如男女

非其匹偶而相呼誘以淫奔者故指以爲戒而守禮以自防閑以待君子之歸故未見君子時常憂不能自守既見君子然後心降也其曰陟彼南山采蕨采薇云者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感其君子久出而思得見之庶幾自守能保其全之意也

行露

論曰行露據序本爲美召伯能聽訟而毛氏謂不思物變而推其類鄭氏謂物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乃是召伯不能聽審爾至其下章但云雖速我獄室家不足則了無聽訟之意與序相遠且鄭又謂露浥

道中是二月嫁娶之時且男女淫奔豈復更須仲春合禮之月又謂六禮之來彊委之且肆其彊暴以侵陵豈復猶備六禮何其說之迂也詩人本述紂世禮俗大壞及文王之化既行而淫風漸止然彊暴難化之男猶思犯禮將加侵陵而女能守正不可犯自訴其事而召伯又能聽決之爾若如毛鄭之說雖有媒妁而言約未許不待期要而彊行六禮乃是男女爭婚之訟爾非訴彊暴侵陵之事也且男女爭婚世俗常事而中人皆能聽之豈足當詩人之所美乎

本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者正女自訴之辭也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者以興事有非意而相干者也女子自言我當多露之時豈不欲早夜而出行猶以露多將被霑污而不行其自防閑以保其身如此然不意彊暴之男與我本無室家之道遽欲侵陵於我迫我與此獄訟雖然事終獲辨者由召伯聽訟之明也事獲辨者室家不足與下章亦不女從是也所謂非意相干者謂雀無角不能穿屋矣今乃以味而穿我屋謂鼠無牙不能穿墉矣今乃穴垣而居是皆出於不意也謂彼男子於我本無室家之道今乃直行彊暴欲見侵陵亦由非意相干也

摽有梅

論曰摽有梅本謂男女及時之詩也如毛鄭之說自首章梅實七兮以喻時衰二章三章喻衰落又甚乃是男女失時之詩也序言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則是紂世男女不得及時獨被文王之化者乃得及時爾且不及時有三說禮儀既喪淫風大行犯禮相奔者不禁及遭彊暴橫見侵陵則男女有未及嫁娶之年先時而犯禮者矣世變多故兵既喪亂民不安居與力不足則男女有過嫁娶之年後時而不得如禮者矣然則先時後時皆爲不及時而

紂世男女當是先時犯禮爲不及時而被文王之化者變其淫俗男女各得守禮待及嫁娶之年然後成婚姻爲及時爾今毛鄭以首章梅實七爲當盛不嫁至於始衰以二章迨其今爲急辭以卒章頃筐塈之爲時已晚相奔而不禁是終篇無一人得及時者與詩人之意異矣鄭氏又執仲春之月至夏爲過時此又其迂滯者也梅實有七至於落盡不出一月之間故前世學者多云詩人不以梅實記時早晚獨鄭氏以爲過春及夏晚皆非詩人本義也古者婚禮不自爲主人求我庶士非男女自相求學者可以意得也

本義曰梅之盛時其實落者少而在者七已而落者多而在者三已而遂盡落矣詩人引此以興物之盛時不可久以言召南之人顧其男女方盛之年懼其過時而至衰落乃其求庶士以相婚姻也所以然者召南之俗被文王之化變其先時先奔犯禮之淫俗男女各得待其嫁娶之年而始求婚姻故惜其盛年難久而懼過時也吉者宜也求其相宜者也今者時也欲及時也謂者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

野有死麕

論曰詩序失於二南者多矣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蓋言天下服周之盛德者過半爾說者執文害意遂云九州之內奄有六州故毛鄭之說皆云文王自岐都豐建號稱王行化於六州之內此皆欲尊文王而反累之爾就如其說則紂猶在上文王之化止能自被其所治然於芣苢序則曰天下和平婦人樂有子於麟趾序則曰關雎化行天下無犯非禮者於騶虞序則曰天下純被文王之化既曰如此矣於行露序則反有彊暴之男侵陵正女而爭訟於桃夭摽有梅序則又云婚姻男女得時又似不應有訟據野有死麕序則又云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

成淫風惟被文王之化者猶能惡其無禮也其前後自相牴牾無所適從然而紂爲淫亂天下成風猶文王所治不宜如此於野有死麕之序僅可爲是而毛鄭皆失其義詩三百篇大率作者之體不過三四爾有作詩者自述其言以爲美刺如關雎相鼠之類是也有作者錄當時人之言以見其事如谷風錄其夫婦之言北風其涼錄去衛之人之語之類是也有作者先自述其事次錄其人之言以終之者如溱洧之類是也有作者述事與錄當時人語雜以成篇如出車之類是也然皆文意相屬以成章未有如毛鄭

解野有死麕文意散離不相終始者其首章方言正女欲令人以白茅包麕肉爲禮而來以作詩者代正女吉人之言其義未終其下句則云有女懷春吉士誘之乃是詩人言昔時吉士以媒道成思春之正女而嫉當時不然上下文義各自爲說不相結以成章其次章三句言女告人欲令以茅包鹿肉而來其下句則云有女如玉乃是作詩者歎其女德如玉之辭尤不成文理是以失其義也

本義曰紂時男女淫奔以成風俗惟周人被文王之化者能知廉恥而惡其無禮故見其男女之相誘而淫亂者惡之曰彼野有死麕之肉汝尚以可食之故愛惜而包以白茅之絜不使爲物所汚柰何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汚以非禮吉士猶然彊暴之男可知矣其次言樸樕之木猶可用以爲薪死鹿猶束以白茅而不汚二物微賤者猶然況有女而如玉乎豈不可惜而以非禮汚之其卒章遂道其淫奔之狀曰汝無疾走無動我佩無驚我狗吠彼奔未必能動我佩蓋惡而遠却之之辭

以時發矢射豝下句直歎騶虞不食生物若此乃是刺文王曾騶虞之不若也故知毛鄭爲失

本義曰召南風人美其國君有仁德不多殺以傷生能以時田獵而虞官又能供職故當彼葭草茁然而初生國君順時畋于騶囿之中蒐索害田之獸其騶囿之虞官乃翼驅五田豕以待君之射君有仁心惟一發矢而已不盡殺也故時之首句言田獵之得時次言君仁而不盡殺卒歎虞人之得禮

柏舟

論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毛鄭皆以茹爲度謂鑒之

察形不能度真僞我心匪鑒故能度知善惡據下章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毛鄭解云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者其意謂石席可轉卷我心匪石席故不可轉卷也然則鑒可以茹我心匪鑒故不可茹文理易明而毛鄭反其義以爲鑒不可茹而我心可茹者其失在於以茹爲度也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茹納也傳曰火日外景金水内景蓋鑒之於物納影在内凡物不擇妍媸皆納其景時詩人謂衛之仁人其心非鑒不能善惡皆納善者納之惡者不納以其不能兼容是以見嫉於在側之

群小而獨不遇也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者本謂仁人爲群小所怒故常懼禍而憂心爲如鄭氏云德備而不遇所以慍者則是仁人慍群小爾以文理考之當是群小慍仁人也居諸語助也日月詩傳云日乎月乎者是也胡迭更互之辭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者謂仁人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爾猶言日朘月削也安有大臣專恣日如月然之義哉

擊鼓

論曰擊鼓五章自爰處而下三章王肅以爲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辭而毛氏無說鄭氏以爲軍

中士伍相約誓之言今以義考之當時王肅之說爲是則鄭於此詩一篇之失太半矣州吁以魯隱四年二月弑桓公而自立至九月如陳見殺中間惟從陳蔡伐鄭是其用兵之事而謂其阻兵安忍衆叛親離者蓋衛人以其有弑君之大惡不務以德和民而以用兵自結於諸侯言其勢必有禍敗之事爾其曰衆叛親離者第言人心不附爾而鄭氏執其文遂以爲伐鄭之兵軍士離散按春秋左傳言伐鄭之師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兵出既不久又未嘗敗衂不得有卒伍離散之事也且衛人暫出從軍已有怨刺之言其

卒伍豈宜相約偕老於軍中此又非人情也由是言之王氏之說爲得其義

本義曰州吁以弒君之惡自立內興工役外舉兵而伐鄭國數月之間兵出者再國人不堪所以怨刺故於其詩載其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別之語以見其情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若求與我馬當於林下求之蓋爲必敗之計也因念與子死生勤苦無所不同本期偕老而今濶別不能爲生吁嗟我心所苦如此可信而在上者不我信也洵亦信也

匏有苦葉

論曰詩刺衛宣公與夫人並爲淫亂而鄭氏謂夫人者夷姜也夷姜宣公之父妾也宣姜者宣公子伋之婦也此二人皆稱夫人皆與宣公爲淫亂者考詩之言不可分別不知鄭氏何從知爲獨刺夷姜也按史記夷姜生子曰伋其後宣公爲伋娶齊女奪之是爲宣姜學者因附鄭說謂作詩時未爲伋娶故當是刺夷姜且詩作早晚不可知今直以詩之編次偶在前爾然則鄭說胡爲可據也據詩墻有茨刺公子頑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蓋甚惡之之辭也宣公烝父妾淫子婦皆是鳥獸之行悖人倫之理詩人刺之宜爲甚惡之辭也今鄭氏以匏葉苦濟水深爲八月納采問名之時又以深厲淺揭喻男女才性賢不肖長幼宜相當乃是刺婚姻不時男女不相當之詩爾且烝父妾奪子婦豈有婚姻之禮安問男女賢愚長幼相當與否蓋毛鄭二家不得詩人之意故其說失之迂遠也昔魯叔孫穆子賦匏有苦葉晉叔向曰苦匏不才供濟於人而已蓋謂要舟以渡水也春秋國語所載諸侯大夫賦詩多不用詩本義第略取一章或一句假借其言以苟通其意如鵲

巢黍苗之類故皆不可引以爲詩之證至於鳥獸草木諸物常用於人者則不應謬妄苦匏爲物當毛鄭未說詩之前其說如此若穆子去詩時近不應謬妄也今依其說以解詩則本義得矣毛鄭又謂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然周書曰牝雞無晨豈爲走獸乎古語通用無常也

本義曰詩人以腰匏葉以涉濟者不問水深淺惟意所往期於必濟如宣公烝淫夷宣二姜不問可否惟意所欲期於必得不懼滅亡之罪如涉濟者不思沈溺之禍也濟盈不濡軌者濟盈無不濡之理而涉者

貪於必進自謂不濡又與宣公貪於淫欲身蹈罪惡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者又與夫人不顧禮義而從宣公如禽鳥之相求惟知雌雄爲匹而無親疎父子之別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氷未泮言士之娶妻猶有禮別宣公曾庶士之不若也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者謂行路之人衆皆涉矣有招之而獨不涉者以待同行不忘其友也以刺夫人忘已所當從而隨人所誘曾行路之人不如也凡涉水者淺則徒行深則舟渡而腰匏以涉者水深而無舟蓋急遽而蹈險者也故詩人引以爲比

詩本義卷第二

詩本義卷第三

歐陽氏

北風

論曰北風本刺衛君暴虐百姓苦之不避風雪相攜而去爾鄭謂北風其凉雨雪其雱喻君政教暴酷者非也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者承上攜手同行之路云其可虛徐而不進乎謂當亟去爾皆民相招之辭而鄭謂在位之人故時威儀寬徐今爲刻急之行者亦非也詩人必不前後述衛君臣而中以民去之辭間之若此豈成文理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者鄭謂喻君臣相承爲惡如一且赤黑狐烏之自然非其惡也豈以喻君臣之惡皆非詩之本義也

本義曰詩人刺衛君暴虐衛人逃散之事述其百姓相招而去之辭曰北風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者民言雖風雪如此有與我相惠好者當與相攜手衝風冐雪而去爾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者言無暇寬徐當急去也莫赤匪狐莫黑匪烏謂狐兎各有類也言民各呼其同好以類相攜而去也故其下文云惠而好我攜手同車是也

靜女

論曰靜女之詩所以爲刺也毛鄭之說皆以爲美既非陳古以刺今又非思得賢女以配君子直言衛國有正靜之女其德可以配人君考序及詩皆無此義然則既失其大旨而一篇之内隨事爲說訓解不通者不足怪也詩曰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據文求義是言靜女有所待於城隅不見而徬徨爾其文顯而義明灼然易見而毛鄭乃謂正靜之女自防如城隅則是捨其一章但取城隅二字以自申其臆說爾彤管不知爲何物如毛鄭之說則是女史所親以書后妃群妾功過之筆之赤管也以

謂女史所書是婦人之典法彤管是書典法之筆故云遺以古人之法何其迂也據詩云靜女其孌遺我彤管所謂我者誰乎以女求意是靜女以彤管所貽之人也若彤管是王宮女史之筆靜女從何得以遺人使靜女家自有彤管用以遺人則因彤管自媒何名靜女若謂詩人假設以爲言是又不然且詩人本以意有難明故假物以見意如彤管之說左右不通如此詩人假之何以明意理必不然也其下文云彤管有煒說懌女美鄭既不能爲說遂改爲說釋以曲就己義改經就注先儒固已非之

矣荑茅之始生而秀者何取其有始有終毛義既失鄭又附之謂可以共祭祀據詩但言其美爾安有共祭祀之文皆衍說也據序言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謂宣公與二姜淫亂國人化之淫風大行君臣上下舉國之人皆可刺而難於指名以偏舉故曰刺時者謂時人皆可刺也據此乃是述衛風俗男女淫奔之詩爾以此求詩則本義得矣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知此彤管是何物也但彤是色之美者蓋男女相悅用此美色之管相遺以通情結好爾

本義曰衛宣公既與二夫人烝淫爲鳥獸之行衛俗化之禮義壞而淫風大行男女務以色相誘悅務誘自道而不知爲惡雖幽靜難誘之女亦然舉靜女猶如此則其他可知故其詩述衛人之言曰彼姝然靜女約我而俟我於城隅與我相失而不相見則躊躇而不能去又曰彼姝然靜女贈我以彤管此管之色煒然甚盛如女之美可悅懌也其卒章曰我自牧田而歸取彼茅之秀者信美且異矣然未足以比女之爲美聊貽美人以爲報爾

新臺

論曰毛傳新臺訓詁而已其言旣簡不知其意如何未可遽言其得失至鄭轉釋籧篨爲口柔戚施爲面柔然後一篇之義皆失國語晉胥臣對文公言籧篨不可使俯（注謂籧篨偃人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注謂戚施僂人不可使仰）與僬僥侏儒矇瞍嚚瘖聾聵僮昏之類皆是人之不幸而身病者故謂之八疾鄭旣以謂籧篨戚施並斥衛宣公據詩宣公淫亂不恤國事兵革數起比風刺其虐政衛人怨怒相攜持而叛去二子乘舟又殺伋壽乃是衛之暴君似非柔者其淫於子婦鳥獸之行最爲大惡詩人刺之宜加以深惡譖汚之言不當但言

其口柔面柔而已鄭意自謂籧篨戚施本是病人以口面柔者似之故取以爲言爾使宣公口面不柔耶詩人刺其大惡何故委曲取此小疾以斥之使宣公性實柔和不當兼此二事蓋口柔不能俯則是仰矣又安得戚施面柔不能仰則是俯矣又安得籧篨哉一人之身不容兼此二事此尤可笑者鮮少殄絶訓釋甚明而鄭解鮮爲善又改殄爲腆以曲成已說此尤不可取也今以毛傳訓詁求詩本義又據毛解卒章則毛雖簡略於義爲得

本義曰衛人惡宣公淫其子婦乃臨河上築高臺而邀之以求燕婉之樂國人過其下者多仰面視之不少不絶言國人仰視者多也此惡宣公淫不避人如鳥獸爾卒章言齊姜本嫁其子反與其父於此臺上其求燕婉之樂使國人見此又或俯面而不欲視之得此猶遇此也言遇此人而俯面不欲視據詩公在臺上其下之人甚衆有仰而視者有俯而不欲視者然則不欲視者惡之尤深

二子乘舟

論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毛謂國人傷二子涉危遂往如乘舟而無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據傳言

壽伋相繼而往皆見殺豈謂汎汎然不礙引譬不類非詩人之意也宣公奪伋妻爲鳥獸之行使伋之齊而殺之伋當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於罪惡乃爲得禮若壽者益不當先往而就死二子舉非合理死不得其所聖人之所不取但國人憐而哀其不幸故詩人述其事以譬夫乘舟者汎汎然無所維制至於覆溺可哀而不足尚亦猶語謂暴虎憑河死而無悔也詩人之意如此而已不瑕有害毛說是矣

牆有茨

論曰牆有茨文義皆簡而易明由毛公一言之失鄭

氏從而附之遂汩詩之本義公子頑通乎宣姜鳥獸之行人所共惡當加誅戮然宣姜是國君之母誅公子頑則暴宣姜之罪傷惠公子母之道故不得而誅爾詩人乃引蒺藜人所惡之草今乃生於牆理當埽除然欲埽除則懼損牆以比公子頑罪當誅戮欲誅則懼傷惠公子母之道其義如此而已所謂毛公一言之失者謂牆所以防非常也且詩人取物比興本以意有難明假物見意爾若謂牆以防非常則雖有蒺藜生其上何害其防非常也且所謂牆以防非常者爲內外之限爾若上有蒺藜則人益不可踰而踰

是於牆反有助爾此豈詩人之本意哉詩人本意但惡公子頑當誅懼有所傷而不得誅如蒺藜當去懼損牆而不得去爾毛公言去之傷牆則近矣

相鼠

論曰經義固常簡直明白而未嘗不爲說者迂回汩亂而失之彌遠也相鼠之義不多直刺衛之群臣無禮儀爾詩之意言人不如鼠爾而毛鄭氏以鼠比人此其失也毛言居尊位爲闇昧之行考序及詩皆無此義而鄭氏又從而附之謂偷食苟得不知廉耻皆詩所無鼠穴處詩人不以譬高位也本刺無禮儀何取鼠之偷食詩言鼠有皮毛以成其體而人反無威儀容止以自飾其身曾鼠之不如也人不如鼠則何不死爾此甚嫉之之辭也三章之意皆然更無他意也

考槃

論曰考槃本述賢者退而窮處鄭解永矢弗諼以謂誓不忘君之惡永矢弗過謂誓不復入君之朝永矢弗告謂誓不告君以善道如鄭之說進則喜樂退則怨懟乃不知命之狠人爾安得爲賢者也孔孟常不遇矣所居之國其君召之以禮無不往也顔子常

窮處矣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也使詩人之意果如鄭說孔子録詩必不取也

本義曰考成槃樂也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謂碩人居於山澗之間不以爲狹而獨言自謂不忘此樂也碩人之寬澗居雖狹賢者以爲寬也永矢弗過者謂安然樂居澗中不復有所他之也永矢弗告者自得其樂不可妄以語人也

氓

論曰氓據序是衛國淫奔之女色衰而爲其男子所棄困而自悔之辭也今考其詩一篇始終皆是女責

其男之語凡言子言爾者皆女謂其男也鄭於爾卜爾筮獨以謂告此婦人曰我卜汝宜爲室家且上下文初無男子之語忽以此一句爲男告女豈成文理據詩所述是女被棄逐怨悔而追序與男相得之初殷勤之篤而責其終始棄背之辭云子初來卽我謀我旣許子而爾乃決以卜筮於是我從子而往爾推其文理爾卜爾筮者女爾其男子也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皆是女被棄逐困而自悔之辭鄭以爲國之賢者剌此婦人見誘故于嗟而戒之今據上文以我賄遷下文桑

之落矣皆是女之自語豈於其間獨此數句爲國之賢者之言據序但言序其事以風則是詩人序述女語爾不知鄭氏何從知爲賢者之辭蓋臆說也桑之沃若喩男情意盛時可愛至黃而隕又喩男意易得衰落爾鄭以桑未落爲仲秋時又謂鳩非時而食葚且桑在春夏皆未落豈獨仲秋而仲秋安得有葚此皆其失也蓋女謂我愛彼男子情意盛時與之耽樂而不思後患譬如鳩愛葚而食之過則爲患也兄弟不知咥其笑矣據文本謂不知而笑鄭箋云若其知之則笑我與詩意正相反也詩述女言我爲男子誘而奔也兄弟不知我今被其酷暴乃笑我爾意謂使其知我今困於棄逐則當哀我也其意如此而已

竹竿

論曰竹竿之詩據文求義終篇無比興之言直是衛女嫁於異國不見答而思歸之詩爾其言多述衛國風俗所安之樂以見已志思歸而不得爾而毛鄭曲爲之說常以淇水爲比喩詩曰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毛謂釣以得魚如婦人待禮以成爲室家取物比事旣非倫類又與下文不相屬詩下文云豈不爾思遠莫致之且衛女嫁在夫家但思意不相厚爾是所謂

近而不相得也而詩云遠莫致之故知毛說難通也鄭又以泉源小水當流入淇大水今不入淇而相左右喩女當歸夫家而不見答如鄭此說是以泉源喩女而以淇水喩夫家也若然則小水自不流入淇是衛女自不歸夫家爾義豈得安又其下章云淇水滺滺檜楫松舟謂舟楫相配得水而備如男女相配得禮而備則又以淇水喩禮也不唯淇水喩禮義自不倫且上章以淇水喩夫家下章又以淇水喩禮詩人不必二三其意雜亂以惑人也

本義曰衛女之思歸者述其國俗之樂云有籊籊然

執竿以釣于淇者我在家時常出而見之今我豈不思復見之乎而遠嫁異國不得歸爾又言泉淇二水之閒衛人之所常遊處也今我嫁在異國與父母兄弟皆不得相近況此二水乎因又思衛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閒暇樂然於二水之上念已有所不如也又言淇水滺滺然有乘舟而遊者亦可樂也序言思而能以禮者謂雖不見答而不敢道夫家之過惡亦不敢有欲去之心但陳衛國之樂以見思歸之意爾若谷風及氓則多述夫家之過惡也

揚之水

論曰據詩三章周人以出戍不得更代而怨思爾其序言不撫其民者謂勞民以遠戍也鄭氏不原其意遂以不流束薪爲恩澤不行於民且激揚之水本取其力弱不能流移束薪與恩澤不行意不類由鄭氏泥於不撫其民而不考詩之上下文義也

本義曰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於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爾彼其之子周人謂他諸侯國人之當戍者曷月還歸者久而不得代也

兔爰

論曰鄭氏於詩其失非一或不取序文致乖詩義或遠棄詩義專泥序文或序與詩皆所無者時時自爲之說兔爰之義據序文及詩本以桓王之時周道衰微諸侯背叛君子惡居亂世不樂其生之詩也而鄭氏泥於王師傷敗之言遂以逢此百罹爲軍役之事又以兔雉喻政有緩急且詩言欲寐而不覺其惡時甚矣政有緩急未爲大害也矧夫政體自當有緩有急就令寛猛失中詩人未至欲寐而不覺也

本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者歎物有幸不幸也謂兔則爰爰而自得雉則陷身於羅網兔則幸而雉不幸也其曰我生之初尚無爲者謂昔時周人尚幸世無事而閑緩如兔之爰爰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者謂今時周人不幸遭此亂世如雉陷於網羅蓋傷已適丁其時也

采葛

論曰詩人取物爲比比所刺美之事爾至於陳已事可以直述不假曲取他物以爲辭采葛采蕭采艾皆非王臣之事此小臣賤有司之所爲也讒人者害賢材離閒親信乃大臣賢士之所懼彼詩人不當引小臣賤有司之事以自陳此毛鄭未得於詩而強爲之

說爾故毛直以謂采葛者自懼讒而鄭覺其非因轉
釋以爲喻臣以小事出使者二家之說自相違異皆
由失其本義也
本義曰詩人以采葛采蕭采艾者皆積少以成多知
王聽讒說積微而成惑夫讒者踈人之所親疑人之
所信奪人之所愛非一言可効一日可爲必須累積
而後成或漸入而日深或多言之並進故曰浸潤之
譖又謂積毀銷骨也是以詩人刺讒常以積少成多
爲患采葛之義如是而已至於采苓防有鵲巢巷伯
青蠅其義皆然

丘中有麻

論曰留爲姓氏古固有之然考詩人之意所謂彼留子
嗟者非爲大夫之姓留者也莊王事迹畧見春秋史
記當時大夫留氏亦無所聞於人其被放逐亦不見
其事既其事不顯著則後世何從知之詩人但以莊
王不明賢人多被放逐所以刺爾必不專主留氏一
家及其云子國則毛公又以爲子嗟之父前世諸儒
皆無考據不知毛公何從得之若以爲子嗟父則下
章云彼留之子復是何人父子皆賢而並被放逐在
理已無若汎言留氏舉族皆賢而皆被棄則愈不近
人情矣況如毛鄭之說留氏所以稱其賢者能治麻
麥種樹而已矣夫周人衆矣能此者豈一留氏乎況
能之未足爲賢矣此詩失自毛公而鄭又從之
本義曰莊王之時賢人被放逐退處於丘壑國人思
之以爲麻麥之類生於丘中以其有用皆見收於人
惟彼賢如子嗟子國者獨留於彼而不見錄其來施
施難於自進也將其來食思其來而錄之也貽我佩
玖謂其有美德也子嗟子國當時賢士之字汎言之
也

詩本義卷第三

詩本義卷第四

歐陽氏

叔于田

論曰叔于田之義至簡而明毛鄭於飲酒服馬無所解說而謂巷無居人者國人注心於叔似如無人處不惟其說迂踈且與下二章飲酒服馬文義不類以此知非詩人本意也雖爲小失不可不正

本義曰詩人言大叔得衆國人愛之以謂叔出于田則所居之巷若無人矣非實無人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也其二章又言叔出則巷無可共飲酒之人

矣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好也其三章又言叔出則巷無能服馬之人矣雖有而不如叔之美且武也皆愛之之辭

羔裘

論曰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毛鄭皆以三英爲三德者本無所據蓋旁取書之三德曲爲附麗爾六經所在三數甚多苟可曲以附麗則何說不可據詩三章皆上兩言述羔裘之美下兩言稱其人之善其一章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者言此裘潤澤信可以爲君朝服洵信也至其下言則稱其人曰彼其之子守命不變也其二章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言裘所以用豹爲飾者以豹有武力之獸也故其下言稱其人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者謂服以武力之獸爲飾而彼剛彊正直之人稱其服爾其三章曰羔裘晏兮三英粲兮亦當是述羔裘之美其下言始云彼其之子邦之彥兮者謂稱其服也英美也粲衣服鮮明貌但三英失其義不知其爲何物爾故闕其所未詳

女曰雞鳴

論曰女曰雞鳴士曰昧旦是詩人述夫婦相與語爾其終篇皆是夫婦相語之事蓋言古之賢夫婦相語

者如此所以見其妻之不以色取愛於其夫而夫之於其妻不說其色而內相勉勵以成其賢也而鄭氏於其卒章知子之來之以爲子者是異國之賓客又言豫儲珩璜雜佩又云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意皆非詩文所有委曲生意而失詩本義且既解卒章以此又因以宜言飲酒與子偕老亦爲賓客斯又泥而不通者也今徧考詩諸風言偕老者多矣皆爲夫婦之言也且賓客一時相接豈有偕老之理是殊不近人情以此求詩何由得詩之義

本義曰詩人刺時好色而不說德乃陳古賢夫婦相

謷厲以勸生之語謂婦勉其夫早起往取鳧鴈以爲具飲酒歸以相樂御其琴瑟樂而不淫以相期於偕老凡云子者皆婦謂其夫也其卒章又言知子之來相和好者當有以贈報之以勉其夫不獨厚於室家又當尊賢友善而因物以結之此所謂說德而不好色以刺時之不然也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一

論曰女有同車序言刺忽不昏於齊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今考本篇了無此語若於山有扶蘇義則有之山有扶蘇序言刺忽所美非美考其本篇亦

無其語若於有女同車義則有之二篇相次疑其戰國秦漢之際六經焚滅詩以諷誦相傳易爲差失漢興承其訛謬不能考正遂以至今然不知魯韓齊三家之義又爲何說也今移其序文附二篇之首則詩義煥然不求自得定本有女同車刺忽也所美非美然山有扶蘇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毛鄭之說與子之本義學者可以擇焉

本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云者詩人極陳齊女之美如此而鄭忽不知爲美反娶於他國是所美非美也又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云者詩人以草木依託山隰皆得茂盛榮華以刺鄭忽不能依託大國以自安全遂斥其君此狂狡之童爾各舉一章則下章之義不異也

褰裳

論曰褰裳之詩鄭有忽突爭國之事思大國來定其亂也據詩但怨諸侯不來而箋意謂鄭人不往義正相反此其失也其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者謂彼大

國有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來爲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褰其裳行涉溱水而來則至矣言甚易而不來爾而鄭謂有大國思我則我揭衣渡水往告以難也且以難告人豈待其思而後往告亦不以難難而不往也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者但言諸侯衆矣子不我思則當有他國思我者爾詩人假爲此言以述鄭怨諸侯不相救卹爾而鄭謂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荆楚者穿鑿之衍說也又曰豈無他士者猶言他人爾鄭謂大國之卿當天子之上士者亦拘儒之說也

子衿

論曰子衿據序但刺鄭人學校不脩爾鄭以學子在學中有留者有去者毛又以嗣爲習謂習詩樂又以一日不見如三月謂禮樂不可一日而廢苟如其說則學校脩而不廢其有去者猶有居者則勸其來學然則詩人復何所刺哉鄭謂子寧不嗣音爲責其忘已則是矣據詩三章皆是學校廢而生徒分散朋友不復群居不相見而思之辭爾挑達城闕閒日遨遊無度者也

東方之日

論曰東方之日毛鄭皆以喻君而毛謂日出東方人君明盛鄭謂其明未融喻君不明東方之月毛鄭皆以喻臣而毛亦謂月盛於東方鄭又以爲不明以詩文考之日月非喻君臣毛鄭固皆失之矣至於明不明之說二家特相反而日出東方明兼盛皆智愚所共見而鄭以爲不明者蓋遷就已說爾若毛既謂日月在東方爲君臣盛明則於詩序所謂君臣失道者義豈得通此其又失也

本義曰東方之日日之初升也蓋言彼姝之子顏色奮然美盛如日之升也在我室兮履我即兮者相邀以奔之辭也此述男女淫風但知稱其美色以相誇榮而不顧禮義所謂不能以禮化也下章之義亦然

南山

論曰南山刺齊襄與魯文姜之事毛鄭得之多矣其曰葛屨五兩冠緌雙止毛但云葛屨服之賤者冠緌服之尊者而不究其說鄭謂葛屨五兩喻文姜與娣姪傅姆同處冠緌喻襄公文姜與姪娣傅姆五人爲奇襄公往從而雙之詩人之意必不如此然本義已失矣故闕其所未詳

蟋蟀

論曰蟋蟀之義簡而易明鄭氏以農功爲詩考序及詩但刺僖公不能以禮自娛樂爾初不及農功也國君之尊以禮晏樂自有時豈如庶人必待農隙乎鄭惟此爲衍說爾職思其外毛謂禮樂之外鄭謂國外至四境鄭又謂職思其憂爲鄰國侵伐之事皆失之詩曰蟋蟀在堂者著歲將暮而日月之逝宜爲樂也職思其外者謂國君行樂有時使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爾謂廣爲周慮也一國之政所憂非一事不專備侵伐也

揚之水

論曰詩人本刺昭公封沃而桓叔盛彊而毛鄭謂波流湍疾洗去垢濁使白石鑿鑿然如桓叔除民所患民得有禮義遂如二家之說則是桓叔善治其民非其盛彊爲晉患也據序所陳直謂昭公微弱不能制桓叔之彊民皆捨弱就彊叛而歸沃爾非謂民知就禮義也使民知就禮義則晉雖弱而不叛也詩王風鄭風及此有揚之水三篇其王鄭二篇皆以激揚之水力弱不能流移束薪豈獨於此篇謂波流湍疾洗去垢濁以意求之當是刺昭公微弱不能制沃與不流束薪義同則得之矣

本義曰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以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彊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爾其民從而樂之則詩文自見毛鄭之說亦通也

采苓

論曰毛以采苓爲細事與采葛傳同予於采葛論之矣鄭又轉釋細事以爲小行詩人之意明白固不使後人須轉釋而後知也首陽山名人所共見而易知者毛以爲幽僻鄭以爲無徵皆失矣至於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以文意考之本是爲一事而鄭分爲二謂人之爲言是稱薦人欲使見進用舍旃舍旃是謗訕人欲使見貶退者考詩之意不然也蓋其下文再舉人之爲言而不復舉舍旃舍旃者知非二事也

本義曰采苓者積少成多如讒言漸積以成惑與采葛義同其曰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者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爲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義止如是而已

蒹葭

論曰據詩序但言刺襄公未能用周禮爾鄭氏以謂秦處周之舊土其人被周德教日久襄公新爲諸侯未習周之禮法故國人未服按史記秦本紀周幽王時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秦襄公將兵救周戰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居西垂宮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又據詩小戎序云襄公備其兵甲以詩

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但言征伐而不言敗逐之以史記及小戎序考之蓋自西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而卒至文公立十六年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然則當詩人作蒹葭之時秦猶未得周之地鄭氏謂秦處周之舊土大旨既乖其餘失詩本義不論可知

本義曰秦襄公雖未能攻取周地然已命為諸侯受顯服而不能以周禮變其夷狄之俗故詩人刺之以詩蒹葭水草蒼蒼然茂盛必待霜降以成其質然後堅實而可用以比秦雖彊盛必用周禮以變其夷狄之俗然後可列於諸侯所謂伊人者斥襄公也謂彼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適欲逆流而上則道遠而不能達欲順流而下則不免困於水中以興襄公雖得進列諸侯而不知所為欲慕中國之禮義既邈不能及退循其舊則不免為夷狄也白露未晞未已謂未成霜爾

詩本義卷第四

詩本義卷第五

歐陽氏

東門之枌

論曰子仲之子莫知為男也女也而鄭謂之男子穀旦者善旦也猶今言吉日爾鄭謂朝日善明者何其迂邪南方之原毛以為陳大夫原氏而鄭因以此原氏國中之最上處而家有美女附其說者遂引春秋莊公時季友如陳葬原仲為此原氏且原氏陳之貴族宜在國中而曰南方之原者何哉據詩人所陳當在陳國之南方也而說者又以不績其麻而舞於市者遂為原氏之女皆詩無明文以意增衍而惑學者非一人之失也

本義曰陳俗男女喜淫風而詩人斥其尤者子仲之子常婆娑於國中樹下以相誘說因道其相誘之語當以善旦期於國南之原野而其婦女亦不務績麻而婆娑於市中其下文又述其相約以往而悅慕其容色贈物以為好之意蓋男女淫奔多在國之郊野所謂南方之原者猶東門之墠也

衡門

論曰毛鄭解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其義是矣自泌之

洋洋以下鄭解爲任用賢人則詩無明文大抵毛鄭之失在於穿鑿皆此類也鄭改樂爲療謂飲水療飢理豈然哉

本義曰詩人以陳僖公其性不愆故可以勉進於善而惜其懦無自立之志故作詩以誘進之云衡門雖淺陋若居之不以爲陋則亦可以遊息於其下泌水洋洋然若閑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飢言陳國雖小若有意於立事則亦可以爲政以此勉其不能而誘進之也其首章旣言雖小亦有可爲其二章三章則又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爲譬如食魚者凡魚皆可食若

必待魴鯉則不食魚矣譬如取妻諸姓之女皆可娶若必待齊宋之族則不取妻矣是首章之意言小國皆可有爲而二章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此所謂誘掖之也

防有鵲巢

論曰詩人刺讒之意予於采葛論之矣鄭以防之有鵲巢邛之有旨苕處勢自然喻宣公信讒致此讒人其說汗漫不切於理若謂處勢自然則何物不然而獨引鵲巢旨苕邪至於中唐有甓則無所解蓋理有不通不能爲說也

本義曰詩人刺陳宣公好信讒言而國之君子皆憂懼及已謂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累積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斯積累成之爾又如苕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言鷊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

匪風

論曰毛傳發發飄風偈偈疾驅是矣而云非有道之風非有道之車者非也至於誰能烹魚漑之釜鬵則惟以老子烹小鮮之說解烹魚二字今考詩人之意云

誰能烹魚者是設爲發問之辭而其意在下文也毛鄭止解烹魚至於漑之釜鬵則無所說遂失詩人之意

本義曰詩人以檜國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天子治其國政以安其人民其言曰我顧瞻鎬周之道欲往告以所憂而不得往者非爲風之飄發非爲車之偈偈而不安我中心自有所傷怛而不寧也其卒章曰誰能烹魚漑之釜鬵者謂有能烹魚者必先滌濯其器器潔則可以烹魚若言誰能治安我人民必先平其國之亂政國亂平則我民安矣故其下文又問誰將

西至于周使其慰我以好音者謂思周人來平其國亂也

候人

論曰候人箋傳往往得之至維鵜不濡其翼則毛鄭各自爲說然皆不得詩之本義而鄭猶近之毛云鵜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詳其語謂在梁則濡翼矣此非詩人意也鄭謂當濡翼而不濡爲非常考詩之意謂鵜不宜在梁如小人竊位爾其謂不濡其翼爲非常耶不遂其媾毛鄭訓媾爲厚鄭又以遂爲久今徧考前世訓詁無厚久之訓訓釋既乖則失之遠矣鄭

又謂天無大雨歲不熟則幼弱者飢此尤迂闊之甚也據詩本無天旱歲飢之事但以南山朝隮之雲不能大雨假設以喻小人不足任大事爾安有幼弱者飢之理況歲凶飢人不止幼弱也鄭箋朝隮其說是矣至幼弱者飢則何其迂哉媾婚媾也馬融謂重婚爲媾不知其何據而云也鄭於注易又以媾爲會大抵婚媾古人多連言之蓋會聚合好之義也

本義曰曹共公遠賢而親不肖詩人刺其斥遠君子至有爲候人執戈祋以走道路者而近彼小人寵以三命之芾於朝者三百人因取水鳥以比小人鵜鶘澤也俗謂淘河常群居泥水中飢則沒水求魚以食者謂此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漁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祿於高位而不稱其服也其曰不遂其媾者婚媾之義貴賤匹偶各以其類彼在朝之小人不下從群小居卑賤而越在高位處非其宜而失其類也其卒章則言彼小人者婉孌然佼好可愛至使之任事則材力不彊敏如小人弱女之飢乏者言其但以便柔佞媚悅人而不勝任用也

鳲鳩

論曰鳲鳩之詩本以刺曹國在位之人用心不一也如毛鄭以鳲鳩有均一之德而所謂淑人君子又如三章所陳可以正國人則乃是美其用心均一與序之義特相反也此由以鳲鳩爲均一之鳥而謂淑人君子爲詩人所刺之人故也其既以鳲鳩有均一之德至於其子在梅在棘在榛則皆無所說者由理既不通故不能爲說也又其三章皆美淑人君子獨於中閒一章刺其不稱其服詩人之意豈若是乎至爲疏義者覺其非是始略言淑人君子刺曹無此人而在梅棘彊爲之說以附之然非毛鄭之本意也序言

在位之人非止曹君蓋刺其臣事國懷私不一心於公室爾

本義曰鳲鳩之鳥所生七子皆有愛之之意而欲各盡其愛也故其哺子也朝從上而下則爾後其下者爲不足故暮則從下而上又爾後其上者爲不足則復自上而下其勞如此所謂用心不一也及其子長而飛去在他木則其心又隨之故其身則在桑而其心念其子則在梅在棘在榛也此亦用心之不一也故詩人以此刺曹臣之在位者因思古淑人君子其心一者其衣服儼然可以外正四國内正國人歎其

何不長壽萬年而在位以此刺今在位之不然也胡不萬年者巳死之辭也

鴟鴞

論曰毛鄭於鴟鴞失其大義者二由是一篇之旨皆失詩三百五篇皆據序以爲義惟鴟鴞一篇見於書之金縢其作詩之本意最可據而易明而康成之箋與金縢之書特異此失其大義一也但據詩義爲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曰寧取我子勿毁我室毛鄭不然反謂鴟鴞自呼其名此失其大義者二也金滕言周公先攝政中誅管蔡後爲詩以貽王毛鄭謂先爲冢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巳作詩後乃攝政而誅管蔡二說不同而知金縢爲是毛鄭爲非者理有通不通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蔡疑其不利於幼君遂有流言周公乃東征而誅之懼成王之怪巳誅其二叔乃序其意作鴟鴞詩以貽王此金縢之說也其義簡直而易明毛鄭乃謂武王崩成王即位居喪不言周公以冢宰聽政而二叔流言且冢宰聽政乃是常禮二叔何疑而流言此其不通者一也金縢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謂東征二年而得三監淮夷叛者誅之爾毛鄭乃謂二叔旣流言周公

避而居東者二年又謂罪人斯得者成王多得周公官屬而誅之且周公本以成王幼未能行事遂攝政若避而居東則周之國政成王當自行之若巳能臨政二年何待周公而歸攝乎此其不通者二也刑賞國之大事也周公國之尊親大臣也使周公有聞隙而出避成王能以周法刑其尊親大臣之屬周公復歸其勢必不得攝且周公所以攝者以成王幼而不能臨政爾若巳能臨二年矣有能刑政其尊親大臣之屬則周公將以何辭奪其政而攝乎此其不通者三也矧周公誅管蔡前世說者多同而成王誅周公

官屬六經諸史皆無之可知其臆說也詩謂我子者管蔡也我室者周室也鄭謂子者周公官屬也室者官屬之世家也又毛謂子爲成王此又其失也諸儒用爾雅謂鴟鴞爲鸋鴂爾雅非聖人之書不能無失其又謂鸋鴂爲巧婦失之愈遠今鴟多攫鳥子而食鴞鴟類也

本義曰周公旣誅管蔡懼成王疑已戮其兄弟乃作詩以曉諭成王云有鳥之愛其巢者呼彼鴟鴞而告之曰鴟鴞鴟鴞爾寧取我子無毀我室我之生育是子非無仁恩非不勤勞然未若我作巢之難至於口

手羽尾皆病弊積日累功乃得成此室以譬寧誅管蔡無使亂我周室者我祖宗積德累仁造此周室以成王業甚艱難其再言鴟鴞者丁寧而告之也又云予室翹翹懼爲風雨所漂摇故予維音嘵嘵者喻王室不安懼有動摇傾覆使我憂懼爾其他訓詁則如毛鄭

破斧

論曰破斧箋傳意同而說異然皆失詩人本意毛謂斧斨民之用禮義國家之用其言雖簡其意謂四國流言破缺國家之禮義所以周公征之且詩人所惡者本以四國流言毀傷周公爾況今考詩序並無禮義之說詩人引類比物長於譬喻以斧斨比禮義其事不類況民之日用不止斧斨爲說汗漫理不切當非詩人之本義也至康成又以斧斨刑傷成王則都無義類矣

本義曰斧斨刑戮征伐之用也四國爲亂周公征討凡三年至於斧破斨缺然後克之其難如此然周公必往征之者以哀此四國之人陷於逆亂爾斨刃可缺斧無破理蓋詩人欲甚其事者其言多過故孟子曰不以辭害志者謂此類也錡銶義與首章同

伐柯

論曰毛傳謂禮義治國之柄又云治國不以禮則不安至於所願上下等語不惟簡略汗漫而已考之詩序都無此意且詩序言刺朝廷之不知者謂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出往討之及罪人旣獲猶懼成王君臣疑惑乃作鴟鴞詩示王以明已所以討叛之意而成王未啓金縢不見周公欲代武王之事雖得鴟鴞之詩未敢誚公而心有流言之惑故周公盤桓居東不歸於此之時周之大夫作伐柯詩以刺朝廷不知周公之忠也康成不然反謂

成王既遭雷風之變已啓金縢之後群臣猶不知周公則與詩書之說異矣且成王已得金縢之書見周公欲代武王之事乃捧書涕泣君臣悔過出郊謝天遂迎公以歸是已知周公矣群臣復何所惑而疑於王迎之禮哉康成區區止說王迎之事由是失詩之大旨也

本義曰伐柯如何者發問之辭也詩人刺成王君臣譬彼伐柯者不知以何物伐之乃問云如何可伐而荅者曰必以斧伐也以斧伐柯易知之事而猶發問是謂不知也取妻必以媒其義亦然其卒章又云伐柯

伐柯其則不遠者謂所伐之柯即手執之柯是也亦譏其易知而不知以譬周公近親而有聖德成王君臣皆不能知也又云我覯之子籩豆有踐者謂欲見之子非難事弟列籩豆爲相見之禮即可見矣其如王不知公使久居於外而不召何

九罭

論曰九罭之義毛鄭自相違戾以文理考之毛說爲是也爾雅云緵罟謂之九罭者謬也當云緵罟謂之罭前儒解罭爲囊謂緵罟百囊網也然則網之有囊當有多有少之數不宜獨言九囊者是緵罟當統言緵罟謂之罭而罭之多少則隨網之大小大網百囊小網九囊於理通也九罭既爲小網則毛說得矣鴻飛遵渚遵陸毛皆以爲不宜於理近是而言略不盡其義且鴻鴈水鳥而遵渚乃曰不宜至遵陸又曰不宜則彼鴻鴈者捨水陸皆不可止當何所止耶蓋獨不詳詩文鴻飛之語爾鴻鴈喜高飛今不得翔於雲際而飛不越水渚又下飛田陸之閒由周公不得在朝廷而留於東都也此是詩人之意爾至於袞衣毛鄭又爲二說毛云所以見周公意謂斥成王當被袞衣以見周公鄭謂成王當遣人持上公袞衣以賜周公而

迎之其說皆踈且迂矣且周大夫方患成王君臣不知周公尚安能賜袞衣而迎之迎猶未能東都之人安能使賜袞留封於東都也

本義曰周大夫以周公出居東都成王君臣不知其心而不召使久處於外譬猶鱒魴大魚反在九罭小罟因斥言周公云我覯之子袞衣繡裳者上公之服也上公宜在朝廷者也其二章三章云鴻鴈遵渚遵陸亦謂周公不得居朝廷而留滯東都譬夫鴻鴈不得飛翔於雲際而下循渚陸也因謂東都之人曰我公所以留此者未得所歸故處此信宿閒爾言終當

去也其曰公歸不復者言公但未歸爾歸則不復來也其卒章因道東都之人留公之意云爾是以有袞衣者雖宜在朝廷然無以公歸使我人思公而悲也詩人述東都之人猶能愛公所以深刺朝廷之不知也

狼跋

論曰據序言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周公不失其聖考於金縢自成王啓籥見書之後悔泣謝天遂迎公以歸是已知公矣而狼跋詩序止言王不知則未啓金縢以前攝政之初流言方興管蔡未誅而周公居東都時所作之詩也康成乃言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又爲之大師終始無愆皆是已迎公歸後事與序所言乖矣至於公孫碩膚又以孫爲遁謂周公攝政七年之後遁避成功之大美而復成王之位因以遂其謬說可謂惑矣毛傳跋胡疐尾是矣而謂公孫爲成王是豳公之孫亦已疎矣且詩本美周公而毛以謂成王有大美又不解赤舄之義固知其疎謬也然鄭皆釋碩膚爲美此其所以失也膚體也碩大也碩膚猶言膚革充盈也孫當讀如遜順之遜

本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四國流言於外成王見疑於內公於此時進退之難譬彼狼者進則疐其胡退則跋其尾而狼能不失其猛公亦不失其正和順其膚體從容進退舄几几然舉止有儀法也然序本言周公不失其聖謂不損其德爾今詩乃但言和順膚體從容進退者蓋以見周公遭讒疑之際而無惶懼之色身體充盈心志安定故能履危守正而不失爾其卒章則直言其德不可瑕疵也

詩本義卷第五

詩本義卷第六

歐陽氏

[seal]

鹿鳴

論曰鹿鳴言文王能燕樂嘉賓以得臣下之歡心爾考詩之意文王有酒食以與羣臣燕飲如鹿得美草相呼而食爾其義止於如此而傳云懇誠發乎中者衍說也聖人不窮所不知鳥獸之類安能知其誠不誠考上下經文初無此意可謂衍說也其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者謂示我於周行恩禮之勤若此爾古字多通用示視義同而鄭改示爲寘遂失詩義毛傳

德音孔昭既簡略未知其得失鄭引飲酒之禮於族也語謂此嘉賓語國君以先王德教國君以此賓語示天下之民使其化之皆不偷於禮義者非也且使庶民不薄於禮義必須君臣漸積教化使然豈飲酒之際一言可致此其曲說也考詩之意使君子則傚我者謂傚我厚嘉賓也

本義曰文王有酒食能與羣臣共其燕樂三章之義皆然其首章言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云者言我有賢臣與其同樂既飲食之又奏以笙簧將以幣帛凡人之欲與我相好者示我於周行之臣恩意如此爾其二章云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者又言我此嘉賓皆有令德之音遠聞我待之厚禮所以示民遇此嘉賓不薄之意使凡爲君子者當則傚我所爲常厚禮有德者故其下言又云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遨者謂君子當傚我厚嘉賓也其卒章之義甚明不煩曲解

皇皇者華

論曰皇華序及箋傳皆失之然其大義僅存也據序正言君遣使臣遠而有光華此但解首章一句爾其所以累章丁寧之意甚多不止有光華而已也其云

送之以禮樂則詩文無之又衍說也毛鄭之失在乎皆用魯穆叔之說爲箋傳故其穿鑿泥滯於義不通也凡詩五章悉用此爲解則一篇之義皆失矣毛以懷爲和初無義理鄭改爲私用穆叔之說爾其忠信爲周訪問爲咨意謂大夫出使見忠信之賢人就之訪問令詩文乃曰周爰咨諏是出見忠信之賢人止一周字豈成文理若直以周爲周詳周徧之周則其義簡直不解自明也又曰訪問爲咨則所問何者非事而獨以咨諏爲咨事其下咨謀咨度咨詢非事而何其又以謀事之難易爲咨謀而穆叔直謂咨難爲

謀若書曰汝有大疑謀及卿士庶人則凡問於人皆可曰謀矣書又云爾有嘉謀入告于君則又不止問於人爲謀以事告人亦曰謀矣其又以咨禮義所宜爲度而穆叔止云咨禮二說亦自不同且度忖度也施於何事不可奚專於咨禮義哉其又以親戚之謀爲詢書曰詢于衆豈皆親戚乎若此之類甚多故可知其穿鑿泥滯於義不通而云德之說可廢也據詩首章直言使臣將命而出有光華爾毛鄭所謂遠近高下不易其色亦衍說也

本義曰周之國君遣其臣出使其首章稱美其賢材能將君命爲國光華于外爾云于原隰者其道路所經也既又勉其於事每思惟恐不及也懷思也其二章以下則戒其調御車馬雖有驅馳之勞不忘國事周詳訪問因以博採廣聞不徒將一事而出也詩人述此見周之興國之初其君臣勤勞於事如此爾諏謀度詢其義不異但變文以叶韻爾詩家若此其類甚多

棠棣

論曰毛傳鄂不韡韡但云鄂鄂然光明其言雖簡然於義未失而鄭改不爲拊先儒固已言其非矣且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語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爲拊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毛謂聞常棣之言爲今者蓋嫌作詩之人指當時爲今而義不通於後故言後世之誦是詩以相戒者所誦詩之時即爲今矣意謂後世之人亦莫如兄弟矣此義雖不解亦可在毛氏已爲衍而鄭又從而爲說曰始聞常棣之說也如此則人之恩親無如兄弟之厚皆衍說也毛解原隰裒矣兄弟求矣止言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於詩雖無所發明然未爲害義鄭則不然且詩止云兄弟求矣而鄭謂能立榮顯之名旣於詩無文笺何從而得此義又云原隰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者亦非也且原也隰也乃土地高下之別名爾土地不動無情之物或高或下不相爲謀安有相與聚居之理此尤爲曲說也毛謂飲酒之飫爲私者無私之意也鄭乃云圖非常大疑之事豈詩人本意哉惟不如友生之說毛鄭意同而皆失且詩人本欲親兄弟如毛鄭之說則是作詩者敎人急難時親兄弟安平則不如親友生矣

本義曰作詩者見時兄弟失道乃取常棣之木花萼相承韡韡然可愛者以比兄弟之相親宜如此因又

極陳人情以謂人之親莫如兄弟凡人有死喪可畏之事惟兄弟是念雖在原隰廣野衆聚之中必求其兄弟如脊令飛鳴而求其類此既言兄弟之相親者如是又言兄弟雖有内鬩者至逢外侮猶共禦之又言當急難時雖有朋友但能長歎而無相助者惟兄弟自相求如此及乎喪亂平而安寧則反視兄弟不如友生此乃責之之辭所謂弟其不咸也由是盛陳籩豆飲酒之樂以謂兄弟宜以此相樂則妻子室家皆和樂矣使其深思如此爲是乎

伐木

論曰伐木文王之雅也其詩曰以速諸父毛謂天子謂同姓諸侯曰父陳饋八簋又以爲天子之簋則此詩文王之詩也伐木庶人之賤事不宜爲文王之詩作序者自覺其非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且文王之詩雖欲況言凡人須友以成猶當以天子諸侯之事爲主因而及於庶人賤事可矣今詩每以伐木爲言是以庶人賤事爲主豈得爲文王之詩鄭氏云昔日未居位在農時與友生爲伐木勤苦之事者亦非也且文王未居位未嘗在農也古者四民異業其他諸侯至於卿大夫士未居位時皆不爲農亦不必自伐木庶人當伐木者又無位可居以此知鄭說爲繆也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又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考詩之意是鳥在木上聞伐木之聲則驚鳴而飛遷于他木方其驚飛倉卒之際猶不忘其類相呼而去其在人也可不求其友乎其義甚明矣然果如此義則是此詩主以鳥鳴求友爲喻爾至其下章則了不及鳥鳴之意但云伐木許許伐木于阪便述朋友之事與首章意殊不類蓋失其本義矣故闕其所未詳

天保

論曰天保六章其義一也皆下愛其上之辭其文甚顯而易明然毛鄭不能無小失鄭以俾爾多益以莫不興爲每物益多及草木暢茂禽獸碩大川之方至爲萬物增多皆詩文無之雖國君受天之福則當被於民物然詩既無文則爲衍說毛以公爲事鄭謂先公是矣若鄭謂群臣舉事得宜而受福祿亦詩文無之

本義曰天之安定我君甚堅固既稟以信厚之德則何福不可以除之俾爾多益而衆也既曰何福不除

矣又曰俾爾戩穀又曰無所不宜而受天百祿又曰
降爾遐福其所以慇懃重複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
也其下章則又欲其國家興盛如山阜岡陵之高大
如川流之浸長而又增之既則又言非惟天之福我
君如此至于四時豐潔酒食祀其先公先君而神亦
詒之多福使民及群黎百姓皆被及之前既欲其興
盛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爲況
曰如日如月之常明如山之常在如松柏之常茂其
卒章云無不爾或承者謂上六章之所陳者使我君皆
承之也大抵此詩六章文意重複以見愛其上深至

如此爾恆常也詩人爾其君者蓋稱天以爲言

出車

論曰詩文雖簡易然能曲盡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
求詩義者以人情求之則不遠矣然學者常至於迂
遠遂失其本義毛鄭謂出車于牧以就馬且一二車
邪自可以馬駕而出若衆車邪乃不以馬就車而使
人挽車遠就馬于牧此豈近人情哉又言先出車於
野然後召將率亦於理豈然其以草蟲比南仲阜螽
比近西戎諸侯由是四章五章之義皆失一篇之義
不失者幾何

本義曰西伯命南仲爲將往伐玁狁其成功而還也
詩人歌其事以爲勞還之詩自其始出車至其執訊
獲醜而歸備述之故其首章言南仲爲將始駕戎車
出至于郊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此衆遂戒其僕
夫以趍王事之急難二章陳其車旗以謂軍容之盛
雖如此然我心則憂王事我僕則亦勞瘁矣三章遂
城朔方而除玁狁其四章五章則言其凱旋之樂叙
其將士室家相見歡欣之語其將士曰昔我出師時
黍稷方華今我來歸則雨雪消釋而泥塗矣我所以
久於外如此者以王事之故不得安居我非不思歸

蓋畏簡書也其室家則曰自君之出我見阜螽躍而
與非類之草蟲合自懼獨居有所強迫而不能守禮
每以此草蟲爲戒故君子未歸時我常憂心忡忡今
君子歸矣我心則降我所以獨居憂懼如此者以我
君子出從南仲征伐之故也其卒章則述其歸時春
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
而歸豈不樂哉由我南仲之功赫赫然顯大而玁狁
之患自此遂平也

湛露

論曰據序止言天子宴諸侯而箋以二章爲燕同姓

三章爲燕庶姓卒章爲燕二王後者詩既無文皆爲衍說由詩有在宗載考之言遂生穿鑿爾鄭又以露之在物柯葉低垂喻諸侯有似醉之皃天子賜爵則皃變肅敬有似露見日而晞何其臆說也詩但言露匪陽不晞爾初無柯葉低垂之文鄭何從而得此義若詩人欲述諸侯似醉之狀則當以柯葉低垂之意見於文也今但言露非見日不乾則非喻似醉之狀矣天子燕諸侯當以晝而此詩但言夜飲者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所以申燕私之恩盡慇懃之意蓋晝燕常禮不足道而舉其燕私慇懃之意以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此詩人所以爲美也

本義曰天之潤澤於物者若雨若雪若水泉之浸其類非一而獨以露爲言者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爲比云湛湛之露潤霑於物非至晞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至醉則不止其義如此而已其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又云令德令儀者言此與燕之臣皆有令德令儀爾其桐其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喻諸侯在燕有威儀爾詩人比事多於卒章別引他物若下泉之詩芃芃黍苗之類是也在宗載考毛傳是矣

鴻鴈

論曰詩所刺美或取物以爲喻則必先道其物次言所刺美之事者多矣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又如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者是也詩非一人之作體各不同雖不盡如此然如此者多也鴻鴈詩云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以文義考之當是以鴻鴈比之子而康成不然乃謂鴻鴈知辟陰就陽喻民知就有道之子自是侯伯卿士之述職者上下文不相須豈成文理鄭於三章所解皆然則一篇之義皆失也

本義曰厲王之時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宣王之興遣其臣四出于野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寡使皆得其所其所遣使臣奔走于外如鴻鴈之飛其羽聲肅然而勞其體也其二章言使臣暫止爲民營築居室其暫止於野也如鴻鴈集于澤爾其卒章云哀鳴嗸嗸者以比使臣自訴也其自訴云哲人知我者謂我以君命安集流民而不憚劬勞爾愚人不知我者謂我好興役動衆爲驕奢也或謂據序言美宣王而此詩之說但述使臣疑非本義且使離散之民還定

安集者由宣王能遣人以恩意勞來之也天子之尊必不自往作序者不言遣使以不待言而可知也復何疑哉

沔水

論曰序言沔水規宣王也則是規正宣王之過失爾今考詩文及箋傳乃是刺諸侯驕恣不朝及妄相侵伐等事了不及宣王也蓋箋傳未得詩人之本意爾本義曰宣王中興於厲王之後諸侯未洽王之恩德故詩人規戒宣王以恩德親諸侯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者言諸侯朝王如水朝海以此規王當容納諸

侯如海納衆水也鴥彼飛隼載飛載止者言諸侯之來者如隼之或飛或止其或來或不來不可常又規王宜常以恩德懷來之也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者言此同姓異姓之諸侯雖不念王室之亂然誰非父母所生謂人人皆知親親之恩又規王若以恩德懷之則皆親附矣念亂者厲王之亂也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者謂諸侯不循法度者王念之載起載行而不安居不可弭忘者又規王以不忘懷來之也鴥彼飛隼率彼中陵者言諸侯有能循法度者無使讒人害之故曰我若

親友而敬禮之則讒言其能興乎

黃鳥

論曰序言黃鳥刺宣王而不言所刺之事毛鄭以爲室家相去之詩考文求義近是矣其曰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者則非也宣王承厲王之亂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征伐所向有功故能恢復境土安集人民內用賢臣外撫諸侯其功德之大蓋中興之盛王然其詩有箴有規有誨有刺者蓋雖聖人不能無過也書稱成湯改過不吝者蓋不言無過言有過而能改爾宣王之詩凡二十篇其興衰撥亂南征北伐則六

月采芑江漢常武是也恢復文武之業萬民安集國富人衆廢職皆修則車攻鴻鴈斯干無羊是也愼微接下任賢使能則吉日烝民是也親禮諸侯賞功褒德則崧高韓奕是也夙興勤政則庭燎是也遇災而懼側身修德則雲漢是也其爲功德盛矣其所稱美者衆矣然庭燎曰箴沔水曰規鶴鳴曰誨祈父白駒黃鳥我行其野四篇皆曰刺者所謂雖聖人不能無過也其所任賢臣如方叔召虎尹吉甫仲山甫之徒多矣其用人之失者一祈父爾其有遺賢棄白駒而去者亦一人爾荒歲多淫昬亦不歲歲皆然蓋有大

功者不能無小失也如黃鳥所刺云此邦之人不可與處則他邦可處矣是所刺者一邦之事爾非舉天下皆然也孔子刪詩並錄其功過者所以爲勸戒也俾後世知大功盛德之君雖小過不免刺譏爾而毛鄭於白駒注云宣王之末不能用賢於黃鳥又云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如此則宣王者有始無卒終爲昏亂之王矣異乎聖人錄詩之意也

詩本義卷第六

詩本義卷第七

歐陽氏

斯干

論曰毛於斯干詁訓而已然與他詩多不同鄭箋不詳詩之首卒隨文爲解至有一章之內每句別爲一說是以文意散離前後錯亂而失詩之旨歸矣又復差其章句章句之學儒家小之然若乖其本旨害於大義則不可以不正也鄭謂秩秩斯干者喻宣王之德流出幽幽南山者喻國富饒民取足如取於山如竹苞矣者喻時人民之殷衆如松茂矣者喻民佼好

又以兄及弟矣已下三句謂時人骨肉相愛好無相詬病斷此爲一章且詩之比興必須上下成文以相發明乃可推據今若獨用一句而不以上下文理推之何以見詩人之意且如鄭說則一章都無考室之義且宣王方戒其臣民兄弟無相詬病下章承之遂言我似續姜嫄先祖初無義理且詩止云似續妣祖鄭便謂是成廟不知何以知之其次句則已別言築室矣又隔二章後謂如跂斯翼一章爲成廟其下一章又復言寢都無倫次此所謂文意散離前後錯亂者也且約之閣閣一章與如跂一章皆是述造屋之

事而鄭輒別如政一章爲廟者止用君子攸躋一句謂升而祭祀爾至如七月云躋彼公堂又可爲祭祀乎以此知其繆也自下莞上簟而下四章直述占夢生子等事毛鄭訓釋皆是矣然不言其旨歸則何關考室之義也毛訓秩秩於此爲流行於假樂則爲有常鄭於他詩又別訓爲清莫知孰是今以斯干義考之有常近是矣毛訓猶爲道鄭於他詩皆訓爲圖爲謀又或爲尚惟爲圖謀近是謀者事疑未決心有所慮而言也蓋言兄弟相親好無相疑慮而謀爾鄭又改猶爲瘉改芋爲幠改字先儒已知其非矣毛訓芋

爲大於義是也毛鄭於他詩皆訓棘爲急而毛於此詩爲稜廉意頗近而簡難曉鄭訓爲戟謂如挾弓矢戟其肘迂矣義當爲急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廉隅繩直如矢行也鄭又謂如鳥斯革云夏暑希革張其翼者迂之甚也革變也謂如鳥驚變而悚顧也且毛鄭所以不得詩之本義者由不以詩爲考室之辭也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若知斯干爲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而通明矣且序但言考室而詩本無廟事鄭云宮廟亦衍說也

本義曰宣王既成宮寢詩人作爲考室之辭其首章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云者澗也山也有常處而不遷壞者也竹也松也生於其間四時常茂盛不凋落草木之壽者也詩人以成室不遷壞如山澗而人居此室常安榮而壽考如松竹之在山澗也此所謂頌禱之辭也其二章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云者謂宣王與宗族兄弟相親好無疑間以共承祖先之世不殞墜得保有此宮寢以與族親居處笑語於其中亦聚國族於斯之類也

笑語非一人之所獨爲必有共之者謂上所言兄及弟也其三章乃言工人約之椓之施功力以成此室以蔽風雨而去鳥鼠然由君子增大而新之也其四章又言宮寢之制度其嚴正如人跂而翼翼敬也其四隅如矢行而直也其棟起如鳥驚而革也其軒翔如翬之飛也謂此室之美如此宜君子升而居之也其五章又言其庭平直其楹植立晝夜寬明宜君子居之而安寧也其六章已下至于卒章盛陳占夢生子之事者謂安此寢而生男女男則世爲王女則宜人之家室而不貽父母之憂亦禱頌之辭也

無羊

論曰無羊之義簡而易明然毛不解以雌以雄使學者何所從鄭以爾爲斥宣王又謂衆維魚矣維此豐年謂人衆相與捕魚是歲熟庶人相供養之祥室家溱溱爲人之子孫衆多既不關考牧事因謂占夢之官獻夢於王皆失之矣且一篇之中所爾者皆是牧人豈特於無羊無牛爲爾宣王鄭亦何從而知此爾宣王而彼爾牧人邪以雌以雄鄭爲牧人搏禽獸迂矣據詩衆維魚矣但言魚多爾何有捕魚之文及人之子孫衆多皆不關牧事詩人本爲考牧不應汎言

獻夢而爲鄭學者遂附益之以爲庶人無故不殺雞豚惟捕魚以爲養此爲繆説不待論而可知鴟鴞曰余未有室家則鳥獸以所居爲室家矣牛羊牢閑亦其室家也

本義曰宣王既修厲王之廢百職皆舉而牧人所掌牛羊蕃息詩人因美其事呼牧人而告之曰誰謂爾無牛羊乎其數若此之多也其曰以薪以蒸以雌以雄者謂牛羊在野牧人有餘力於薪蒸而牛羊以時合其牝牡所以云此者見人畜各遂其樂也魚之爲物生子最多故夢魚者占爲豐年歲無水旱則野草茂而畜牧飽此牧人之樂也室家溱溱謂牛羊蕃息衆多也

節南山

論曰作詩序者見其卒章有家父作誦之言遂以爲此詩家父所作此其失也考詩之言極陳幽王任大師致王政敗亂號天仰訴斥責其君臣無所隱避卒乃自言作此詩以窮極王之致亂之本欲使王心化其言以遷善然則家父者果何人哉至於君臣之際無所忌憚直指其惡而自尊其言雖施於賢王猶恐不可況於幽王昏亂之主使家父有知其言不如是

也詩言民畏其上不敢戲談豈有作詩之人極斥其君臣過惡極陳其亂亡之狀而自道其名字又顯言我究窮王之致亂之由與不敢戲談之義頓乖此不近人情之甚者又自稱其字曰家父按春秋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距幽王卒之年至桓王卒之年七十五歲矣然則幽王之時所謂家父者不知爲何人也説者遂謂幽王之時有兩家父又曰父子皆字家父此尤爲曲説也或云乃求車之家父爾至平王時始作詩也此亦不通要在失於以家父作此詩遂至衆説之乖繆也且追思前王之美以刺今詩多矣

若追刺前王之惡則末之有也蓋刺者欲其改過非欲暴君惡於後世也若追刺前王則改過無及而追暴其惡此古人之不為也故言平王時作詩刺幽王者亦不通也按詩三百五篇惟寺人孟子自著其名而崧高烝民所謂吉甫作誦者皆非吉甫自作之詩夫所謂誦者豈得以為詩乎訓詁未嘗以誦為詩也詩云誦言如醉蓋誦前言而已然則作節南山詩者不知何人也家父為作詩者所述爾今序既失之非毛鄭之過也毛鄭於此詩大義得之而不免小失所謂憯莫懲嗟如鄭注以憯莫懲為一句嗟字獨為一

句於義豈安不弔昊天毛訓弔為至鄭又轉解至為善皆失之不自為政鄭意為民怪天不自出政教既而自覺其非又言天不出圖書有所授命不惟怪妄且詩意本無至於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本是一章而鄭注分為兩義蓋不得詩人之本意也

本義曰大師尹氏為下民所瞻而為治不平致王政亂民被其害大義毛鄭皆得之其十章之所失者五一曰憯莫懲嗟者謂民無善言而莫有懲艾嗟閔者爾二曰不弔昊天者言昊天不弔哀此下民而使王政害民如此也三曰不自為政者責幽王不自為政而使此尹氏在位致百姓於憂勞也四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者作詩者言我駕此大領之四牡四顧天下王室昏亂諸侯交爭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五曰家父作誦者作節南山詩者既已具陳幽王任用大師之失致民被其害矣其卒章則曰有家父者常有誦言以究王之失庶幾王心化善而能畜萬邦也詩之本意如此爾

正月

論曰正月之詩十三章九十四句其辭固已多矣然

皆有次序而毛鄭之說繁衍迂闊而俾文義散斷前後錯雜今推著詩之本義則二家之失不論可知惟其為大害者如毛鄭解瞻烏之意則正月者乃大夫教其民叛上之詩也毛謂父母為文武鄭謂彼有旨酒為尹氏大師皆詩無明文二家妄意而言爾鄭又謂車載二章以商事喻治國者亦非也蓋以覆車喻覆國爾不必商人之車也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謂適丁其時爾鄭謂苟欲免身而後學者因益之曰寧貽患於父祖子孫以苟自免者豈詩人之意哉烏巢烏也當止於林木屋非烏所止也止屋則近禍以

譬君子仕亂邦非所宜處而將及禍也毛鄭之意不然謂烏擇富人之屋而集譬民當擇明君而歸之是爲大夫者無忠國之心不救王惡而教民叛也幽厲之詩極陳怨刺之言以揚君之惡孔子録之者非取其暴揚主過也以其君心難革非規誨可入而其臣下猶有愛上之忠極盡下情之所苦而指切其惡尚冀其警懼而改悔也至其不改悔而敗亡則録以爲後王之戒如毛鄭瞻烏之説異乎孔子録詩之意矣本義曰其一章云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云者降霜非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訛言以害

於國又甚於繁霜之害物也又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云者大夫言己獨爲王憂爾以見幽王之朝多小人而君臣不知憂懼也其二章云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云者言父母生育我猶不欲使我有疾病而乃遭罹憂患如此蓋適丁其時爾其曰不自我先後者直歎已適遭之爾又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云者刺王但見人言從口出而不分善惡而我爲之憂是以見侮慢也其三章曰憂心惸惸念我無禄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禄瞻烏爰止于

誰之屋云者大夫懼禍思去其位也念我無禄者念思也思毋食其禄也所以然者見時人民無辜并其臣僕濫及於刑罰所以懼而思去也既自爲謀而又哀他人之居禄位者如烏止於人屋處非所安而將及禍也其四章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云者道民怨訴於天之辭也云人之采薪蒸者瞻彼中林則往得所欲今民方危殆而仰瞻天則夢夢然而無所告若天能有定意則何人不可禍罰之然此訛言亂國之民不見禍罰而使危殆之民反被其害彼

皇皇上帝果憎誰乎此怨訴之言也其五章曰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云者言人勿謂山爲卑不能阻險以致傾覆此山至卑止爲岡陵亦能使人傾覆言不可忽也然則訛言之人其可忽爲無害而莫之懲乎又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意謂烏之雌雄尚不能知其能知我夢之吉凶乎此驕昏之主侮慢老臣之辭也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別之烏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故引以爲言其六章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

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云者大夫既戒王無
忽訛言而不懲因又戒其小人曰汝無恃王不懲汝
譬猶謂天高去人雖遠謂地厚託足雖安然不可不
局蹐而畏懼者天有時而降禍殃地有時而致淪陷
言天地猶如此宜常畏懼王之恩私難恃也我之斯
言甚有倫理而哀爾訛言之人聞我正言則走避如
虺蜴見人輒走然大夫所哀之人蓋指訛言之小人
也其七章曰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抓我如不我
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云者大
夫自傷獨立於昏朝之辭也五章既陳戒王之意六

章又戒小人而不見聽因自傷獨立而無助云瞻彼
阪田之苗有特立者乃菀然而茂盛今我獨立於昏
朝而勢傾危天之抓我惟恐不傾折也又云彼有欲
求我相則傚者又不與我相遭其與我同列而耦居
者又不出力助我也云天之抓我者君子居危推其
命於天也古言謂耦為仇其復言仇仇者猶昔言兩
兩今言雙雙也大夫既傷獨力而知其無如之何故
於下章遂及亡國之憂然猶欲救之也其八章曰心
之憂矣如或結之今玆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
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云者言我心之憂如結

而國之政何其惡也正政古用字多通而毛訓為長
非也又言火燎于原其勢盛若不可嚮而猶或有撲
滅之者周雖赫然而必為褒姒所滅也作詩時周實
未滅而云滅之者鄭箋是矣詩上七章皆述王信訛
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
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其九章曰終其永
懷又窘陰雨云者謂欲以車棄其輔而覆其載喻王
將傾覆其國故先言陰雨者謂車遭雨水泥濘而又
棄其輔則必覆爾既覆而求助則不及矣其十章又
戒其無棄爾輔而益其輻又顧其僕使不覆所載者

謂駕車者當如此猶恐覆敗而今乃覆絕險而不以
為意則宜其覆矣此又喻王不知戒慎以覆國也所
謂猶欲救之之辭也其十一章曰魚在于沼亦匪克
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云者
大夫既憂國之將亡又自傷將及於禍之辭也水魚
所樂也而池沼近人常易得禍故曰匪樂雖潛藏隱
伏而以近人終被獲也以比身仕亂邦無所逃禍也
其曰念國為虐者意謂國君為虐政而我仕於亂邦
也其十二章曰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鄰昏姻
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云者大夫既自傷將及禍

而又哀彼衆人不知危亡可憂而猶有以酒肴與其
鄰里親戚爲樂者而我獨憂也其十三章曰佌佌彼
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
哀此惸獨云者言彼佌佌之小人蔌蔌之貧陋者初
猶有屋穀以生而今民無祿食天又夭害之國君既
不能卹矣彼富人之有餘者尚可哀此惸獨而卹之
也大夫憂國者陳禍亂述危亡戒其君及其民備矣
知其無可柰何矣反告富人以哀惸獨此窘窮苟且
之急辭也故以爲卒章

十月 雨無正 小旻 小宛

論曰君子之所以貴於衆人者衆人之惑君子辨之
而世取信焉是不可以不慎也故至於有所疑則雖
聖人猶或闕焉者慎之至也吾於十月之交小旻小
宛正其失而從其是者於浩浩昊天置之而不敢辨
者闕其所疑也此四詩者毛氏皆以爲刺幽王鄭氏
皆以爲刺厲王而後世惑焉鄭謂十月爲刺厲王者
以番維司徒豔妻煽方處及七子以后寵亂政知之
也其言幽王時鄭桓公友爲周司徒而非番也按幽
王在位十一年至其八年始以友爲司徒其前七年
安知無番爲司徒也就使番不爲幽王司徒安知其

爲厲王司徒也毛以豔妻爲褒姒而鄭謂褒姒非王
后不得稱妻遂以豔妻自是厲王之后就使褒姒不
稱妻亦安知豔妻爲厲王后也按史記載厲王之事
惟云好專利任用榮夷公又使衛巫監謗得謗者而
殺之拒芮良夫召公等諫又云暴虐侈傲而已若使
豔妻用事以致流亡則不得略而不載也厲王出奔
于彘十四年本紀惟言太子靜留匿召公家而不言
王后所在及其姓氏始末前世諸書皆無之使厲王
由豔妻以致亂亡不應前世都沒而不見既無所見
鄭氏何從而知之據詩列皇父卿士至于豔妻此八

人者皆是用事亂政之人爾而鄭氏乃以七子者皆
是后之親黨且詩無后黨之文而豔妻姓氏本末尚
皆不可知而七子者安知皆爲后黨是三者皆臆說
之繆妄者也厲幽皆昏亂之王也其及於禍也亦然
小宛之詩據文求義施於厲幽皆可雖鄭氏亦不能
爲說以見非刺厲也而爲鄭學者強附益之乃云四
詩之序皆言大夫刺既以十月爲刺厲王則小旻小
宛從可知然則正月不云大夫刺乎安得獨爲刺幽
王也又云小旻小宛其卒章皆有怖畏恐懼之言似
是一人之作夫以似是而爲必然之論此不待攻而

可破也或問十月之交從毛爲刺幽可矣昊宛施於厲幽皆可而子亦從毛爲刺幽而不疑者何也曰邑中失火邑人走而相告曰火起某坊郊野道路之人望而相語曰火在某坊則誰從乎若以邑人之言爲非而郊野道路之言爲是者非人情也毛氏當漢初興去詩猶近後二百年而鄭氏出使其說有可據而推理爲得從之可矣若其說無據而推理不然又以似是之疑爲必然之論則吾不得不捨鄭而從毛也或者又曰然則雨無正亦可以從毛矣何疑而闕焉曰使毛於詩序但云浩浩昊天刺幽王則吾從之矣

其曰雨無正則吾不得不疑而闕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篇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衆多如雨而非政也此述篇中所刺厲王下敎令繁多如雨而非正爾今考詩七章都無此義與序絶異其第一章言天降饑饉於四國及無罪之人淪陷非辜爾自二章而下皆言王流于彘已後之事且王旣出奔宣王未立周召二公攝政十四年而王卒崩于外是厲王不復爲政久矣安有敎令所下如雨之多者乎況詩六章如毛鄭箋傳悉

是刺周之大夫諸侯不肯從王出居而無人夙夜朝夕事王于外及在位之人不能聽言而不畏天命等事爾殊無一言及於敎令自上而下之意然則雨無正不爲昊天之序決可知也獨不知何爲而列於此是以闕其所疑焉十月小旻鄭氏差其時世及七子豔妻之失吾旣已詳之矣其餘箋傳之說皆得詩人之意惟小宛箋傳之失不可以不論正其本義

論曰幽王亡國之君其罪惡非一而作詩以刺王者亦非一人故各陳其事而刺之不必篇篇偏擧其惡也小宛所刺據文求義是大夫刺王不能勉強以繼

先王之業而驕昏醉酒使下民多陷罪辠而君子憂懼不安其大旨勸王勉強之詩也而毛解鳴鳩戾天謂行小人道不可責高明之功正與詩人之意相反又謂先人爲文武亦疎矣而後之學者旣以先人爲文武而有懷二人又爲文武不應重複其言而無他義也鄭以螟蛉之子比萬民亦疎矣至以日邁月征爲視朝視朔及謂岸獄中人持粟出卜皆繆論也卜者決疑之謂也有疑而問謂之卜毛以交交爲小皃亦初無義理交交者參雜相亂之謂也鄭於甫田之什桑扈詩以交交爲飛往來皃是也

本義曰大夫刺幽王敗政不能繼先王之業其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云者謂此鳩雖小鳥亦有高飛及天之志而王不自勉強奮起曾飛鳩之不如以墜其先王之業故曰念昔先人謂思宣王也其曰有懷二人者以下章所陳二人刺王云人誰不飲酒一人則齊聖通明雖飲而溫克一人則昏然無知但以沉醉苟一日之樂謂王也因戒之使無耽此樂宜敬天命之無常也既以此語譬之則又勸勉之云中原有菽庶民皆可採往者無不得也世有善道凡人皆可爲爲則得之矣王何獨不爲也又言人性雖惡可變而

爲善譬如螟蛉之子教誨之則可使變其形而爲蜾蠃子也既勸勉之則又告其速自改悔云譬如脊令且飛且鳴自勤其身不少休息今日月之行甚速不可失時王亦宜夙夜汲汲勉厲庶無忝辱於先王云所生者亦謂宣王也其下二章則言小人君子所苦以見舉國之人今皆失所也謂彼桑扈食肉之鳥今無肉以食則相與羣飛雜亂循場而爭粟有如國人失其常業而至於窮寡乃相與爲爭訟而入於岸獄云宜者謂其勢不得不然也王又愚暗不曉民事至乃握粟問人云此粟自何而能得成穀謂其不知稼穡之艱難猶今世謂愚人云菽麥不分是也王既驕昏如此則其君子立於朝者如集于木危懼而不安又如臨谷履冰常憂顛隕也

詩本義卷第七

詩本義卷第八

歐陽氏

巧言

論曰據巧言序是大夫刺幽王信讒之詩而鄭於首章解爲剌王傲慢無法度二章以下所斥君子又皆以爲在位之臣則與序文異矣毛訓憮爲大鄭訓爲傲據詩言亂如此大則義可通若云亂如此傲豈成文理曰父母且且當爲語助鄭音苟且之且言王即位且爲民父母其後乃刑殺無罪非惟學者附益以增鄭過就令只依鄭說曰父母且苟且之且亦豈成文理

鄭又以寢廟大猷他人有心與毚兔共爲一章言四事各有所能乃以田犬之能擬聖人之能不惟四事不類又殊無旨歸蓋由誤分章句失詩本義故其說不通也委委蛇蛇古人常語乃舒遲安閑之皃毛訓爲淺意不知其何所據也

本義曰幽王信惑讒言以敗政大夫傷已遭此亂世而被讒毀乃呼天而訴曰悠悠昊天爲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之世我畏天之威已太甚矣實謹愼不敢有罪辜也此首章之義大夫先自訴也其二章三章遂述幽王信讒致亂之事其四章曰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云者寢也廟也衆工之所成也然規爲制度本於君子是君子者皆知衆工之事也先王之大道聖人之所謨也意謂聰明之人下通小人之賤事上達聖人之大道無所不知而至於忖度常人之心則不待聰明者雖予亦能之蓋歎幽王獨不能而爲讒邪所惑也予作詩之人自謂也其五章躍躍毚兔遇犬獲之云者以狡兔比狡惡之人王所當誅也荏染柔木君子樹之云者以柔木比柔善之人王宜愛護使得樹立勿縱讒邪傷害之也往來行言心焉數之

云者謂往來行路之言爲足聽納於心也其六章曰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云者謂讒人能言然徐緩敢爲大言出口而無忌憚又善悅人聽其實如笙簧而顏不慙愧使人易惑而難辨也其二章三章及卒章箋傳粗得其義學者可推而通不煩論著惟君子當爲斥幽王爾

何人斯

論曰古詩之體意深則言緩理勝則文簡然求其義者務推其意理及其得也必因其言據其文以爲說捨此則爲臆說矣鄭於何人斯爲蘇公之刺暴公也

不欲直刺之但刺其同行之侶又不欲斥其同侶之姓名故曰何人斯然則首章言維暴之云者是直斥暴公指名而刺之何假迂回以刺其同侶而又不斥其姓名乎其五章六章義尤重複鄭說不得其義誠為難見也今以下章之意求之則不遠矣但鄭以何人為同侶則終篇之語無及暴公者此所以不通也古今世俗不同故其語言亦異所謂魚梁者古人於營生之具尤所顧惜者常不欲他人輒至其所於詩屢見之以前後之意推之可知也詩曰毋逝我梁者谷風小弁皆有之谷風夫婦乖離之詩也其棄妻之

被逐者為此言矣小弁父子乖離之詩也於太子宜臼之被廢又為此言矣胡逝我梁者何人斯有之此朋友乖離之詩也於蘇公之被譖其語又然然則詩人之語豈妄發邪蘇暴二公事迹前史不見今直以詩言文義首卒參考以求古人之意於人情不遠則得之矣谷風小弁之道乖則夫婦父子恩義絶而家國喪何獨於一魚梁而每以為言者假設之辭也詩人取當時世俗所甚顧惜之物戒人無幸我廢逐而利我所有也蘇公之意亦然由是而求之何人斯之義見矣

本義曰彼何人斯者斥暴公也其心孔艱者心傾險而不平易也胡逝我梁者欲利我所有也不入我門者與我絶也伊誰云從惟暴之云者謂聽譖者伊誰乎乃惟暴公之言是從其二章曰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者意謂借有二人相從則我不知果誰為譖我者今爾何利我梁而不入弔我之被譖又今待我不如初則爾為譖我者可知而不疑其三章云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人陳堂塗也蓋言其又進而陰窺其家私矣而蘇公者自省内無所愧畏不懼其來窺爾其四

章云不自北自南者數已適遭之也飄風取其無形而中人有似譖言爾其下章則述與暴公俱仕王朝相從出入親好之意云爾所安行我亦不遑舍而從爾爾所亟行爾車既脂吾已從爾也言或緩或急有一于此惟爾之從云何敢告病又云爾還而入我室則我心安還而不入我室則我莫知何故而致爾不入也其或入或不有一于此常使我心病之也言我待爾之勤惟恐相失也其下章又言我與爾相親愛而相應和如兄弟之吹塤篪相聯比如貫索而爾不我知捨此三物不足以喻我心則惟當與爾詛其不

信爾三物謂揎也虎也貫也其卒章則極道其事云汝隱匿形迹能使我不見不覺如鬼蜮之肆害於人乎我則不得而知汝今汝乃人爾日以面目與我相視無窮極不可隱藏我安得不知汝之譖我乎故我作此與汝相好之歌以究極爾反側之心

蓼莪

論曰蓼莪之義不多毛傳特簡鄭氏之失惟以視我爲蒿以文害辭此孟子之所患也又以缾罍比貧富之民非詩人之本意以下文推之可見飄風非取其寒亦非詩意也其以終養爲病云之時滯泥之甚矣

本義曰周人苦於勞役不得養其父母者見彼蓼蓼然長大者非莪即蒿皆草木之微者其茂盛如此者由天地生育之功也思我之生也父母養育我者亦劬勞矣而我不得終養以報也缾罍物之同類也此述勞苦之民自相哀之辭也其曰鮮民之生者言不遂其生不如死也南山烈烈㷼之可畏也飄風發發暴急而中人也言王威虐可畏而暴政害人我獨罹之也

大東

論曰鄭氏以有饛簋飧爲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又以公子發幣於周之列位而責周人無反幣自天漢有光以下至卒章喻王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皆非詩人之本義也據序本爲譚人遭幽王之時困於役重而財竭大夫作詩以告病爾亦何暇及於主人爲客致飧使還反幣等事且謂王置官司而無督察之實了不關役重財竭之意若但言督察官司施於何詩不可又若必刺官司失職則日月星辰名職至多宜舉其大而要者義與王官相近方可以爲善譬今詩所舉止於掩兔簸揚挹酒漿之類又其下無文莫見王官之義蓋鄭氏不得詩人本義故其爲說汗漫

而無指歸其以天漢有光鞙鞙佩璲爲一章分雖則七襄以下爲別章使詩不分章則已若果分章則當有義類今毛鄭所分章次以義類求之當離者合之當合者離之使章句錯亂然不繫詩義之得失學者自求之可見矣

本義曰大東之首章曰有饛簋飧有捄棘匕者足於豐饒之辭也譚人得以自足者由周道平直而賦役均也周之君子履行此道使下民視而有所賴也大夫反顧昔時譚人蓋嘗如此所以潸然出涕者傷今不然也其二章遂言今則王政偏而賦役重無小無

大皆取於東使譚人杼軸皆空至於窮乏以葛屨而履霜其公子佻佻然奔走於周行其祇役往來頻數使其力疲而心病也其三章者告病之辭也謂彼刈薪者爲水浸而腐壞尚可載刈若斯人者勞苦而困弊則將死矣故云可以休息之也其四章則言東人困苦如此王官無以其職來撫勞之者而周人方事修富潔其衣服以相誇至於捕舟之賤亦衣熊羆之裘而私家之人皆備百官而祿食其五章則刺王多取於下而濫用也言當飲漿者今飲酒矣佩玉之人皆不材而冗食矣其横費如此所以致周之重斂也其六章以下皆述譚人仰訴於天之辭也其意言我民困矣天之雲漢有光亦能下監我民乎其不言日月之明而言雲漢之光者謂天不能下監也又言天雖有織女不能爲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爲我駕車而輸物其七章又言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爲晝俾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爲我掩捕鳥獸其八章又言雖有箕不能爲我簸揚糠粃雖有斗不能爲我挹酌酒漿其意言我譚人困於供億其取資於地者皆已竭矣欲取於天又不可得也其卒章則又言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張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是皆怨訴之辭也其餘訓解則毛鄭多得學者當自擇之

四月

論曰毛鄭於四月之義小小得失皆不足論惟以先祖匪人爲作詩之大旨斥其先祖此失之大者也且大夫作詩本刺幽王任用小人而在位貪殘爾何事自罪其先祖推於人情決無此理凡爲人之先祖者積善流慶於子孫而已安知後世所遭者亂君歟治君歟今此大夫不幸而遭亂世反深責其先祖以人情不及之事詩人之意決不如此就使如此不可垂訓聖人删詩必棄而不録也鄭之所失於此尤多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直謂江漢紀率南國之衆川以朝宗于海爾而鄭氏以爲比吴楚之君且詩人本患下國之構禍豈可反稱吴楚僭叛之君以爲美於理豈然矧考詩文無之此亦其失之大者子當爲子奪之子鄭以子爲我是以其說莫通也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謂惟其才也詩所謂匪人者言非才也古之仕者世祿故詩人刺在位貪殘之臣自其先祖以來任非其才爾凡言任才非其人者譬有能治水之人使之爲治木之官是任非人也而鄭氏直以謂非

人者身非是人也故去是人則當知患難昔之通儒執文害義蓋有如此或謂詩人但當刺時在位之臣何必遠及其先祖曰作詩者人人意異四月之詩以寒暑爲喻故推其初始而言見事皆有漸不圖之於早也考其三章之次第可以見矣

本義曰周大夫刺幽王之臣在位者貪殘刻剝於其下使民物耗竭如草木凋盡於秋冬乃於首章先本其事云自四月夏暑氣盛至六月盛極當退於此之時萬物已有將衰之漸而人未見也如彼世祿在位之臣自其先祖以來所任已非其人當時何安然忍

予之祿位者蓋未見其害其二章遂言貪殘之政使民物傷耗如秋日之淒然使百草俱病也其三章則極言民物窮竭如冬日寒風凛冽暴急而萬物凋盡也其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者民被患淺猶思有所歸以苟免也又曰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者民被患愈深則其辭愈緩蓋知其無如之何但自傷歎而已而云民誰不有生我獨何爲及此害也詩人於此三章言有次第蓋如此也其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者又言貪殘之臣害物廣也謂如採於山者但知貪取栗梅不知其下美草皆被踐蹂而殘賊也其曰視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毛云能穀者謂此泉水澄之則清撓之則濁譬彼諸侯可使爲善可使爲惡而彼貪殘之臣日自構怨亂之禍於下國亦何由使其爲善其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者勉其下國之辭也謂此江漢二大川總納南方之衆水滔滔而流以歸乎海故能爲南國之紀汝下國之諸侯當盡瘁以事周相率而尊天子則土地爵祿何所不有也其下二章則哀其人民之辭也謂其欲去則不如魚鳥有所逃避欲居則不如草木之依山隰得遂其生也

小明

論曰小明序云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鄭謂名篇曰小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損其政事據詩終篇但述征行勞苦畏於得罪不敢懷歸之事乃是大夫悔仕之辭如序之說是也了無幽王日小其明之意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爲誌別爾了不關詩義苟如鄭說則小旻小宛之類有何義乎詩云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乃是大夫自相勞苦之辭云無苟偷安但請共爾位之職惟正直是與則神將祐爾以福也鄭乃以嗟爾君子爲其友之未仕者且大夫方以亂世悔仕宜勉其未仕

之友以安居而不仕安得教其無恒安處蓋鄭謂大夫勉未仕之友去之他國無安處於周邦也故引烏則擇木之說夫悔仕者悔不退而窮處爾如鄭之說則周之大夫皆懷貳志教其友以叛周而去此豈足以垂訓也

鼓鍾

論曰鼓鍾序但言刺幽王而不知實刺何事若據詩人則作樂於淮上矣然旁考詩書史記無幽王東巡之事無由遠至淮上而作樂不知此詩安得爲刺幽王也書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戎及淮夷已皆

不爲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至魯僖公又伐而服之乃在莊王時而其事不明初無幽王東至淮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其詩曰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其先言憂心而後言君子不知憂心者復爲何人其卒章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其辭甚美又疑非刺也毛謂南爲南夷之樂者非也昔季札聽魯樂見舞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蓋以謂文王之樂也詩人以文王之詩爲周南召南然則此所謂以雅以南者不知南爲何樂也皆當闕其所未詳

裳裳者華

論曰裳裳者華刺幽王者三事爾由小人在位而讒諂進故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也其卒章又戒王毋近小人而當親君子義止如是而已矣然毛鄭之失者以裳華喻君以之子爲明王由是詩之義不可得而見毛又以左之爲朝祀之事右之爲喪戎之事鄭以君子爲先人考詩及序皆了無此義失之尤遠本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者言其葉華並茂喻賢材美衆盛也我見是人而傾心用之則君臣有榮譽也又曰裳裳者華芸其黃矣言其華色光耀喻有

功之臣功烈顯赫也我見是人作事皆可法故得慶於後而世祿不絕也章法也陳二章刺王不能也又曰裳裳者華或黃或白刺王朝君子小人雜處也而讒諂得進因戒王以馭臣之道當如馭馬使駕良並駕而進退遲速如一者在調和其轡緩急以節之爾謂善馭臣下者君子小人各適其用而節制在已也其卒章則又言左右常當親近君子而愼其所習左右有小人則似小人有君子則似君子也

鴛鴦

論曰鴛鴦序云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

節今考詩下二章言乘馬在廐猶近於自奉養之事然馬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則予之以穀此前世中材常主之所能爲而不足當詩人思古而詠歎然義猶有說而通若其上二章之義了不涉及序意且鴛鴦非如是鴈之類其肉不登俎非常人所捕食之物今飛而遭畢羅乃是物之失所者而謂匹鳥止則耦飛則雙此爲交萬物之實匹鳥之雙自是物之本性了不干人事幽王之世鴛鴦飛止亦冝自雙耦何必果明王之時也其二章云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謂明王之時人不驚駭而自若無恐懼然則人不驚駭與遭畢羅二章義正相反而鄭皆爲明王之時理豈得通又詩二章其下文皆云君子萬年是其在梁與畢羅詩人本不取其驚不驚也故此篇本義未可知也冝闕其所未詳

車舝

論曰鄭氏以車舝之詩周大夫惡褒姒之亂國欲求賢女以輔佐幽王然解詩三章燕喜燕譽飲食歌舞皆以爲幽王既得賢女之後改爲善行大夫以此相慶自相燕樂故雖無賢友旨酒嘉殽亦且亟相飲食歌舞言其喜甚也據詩序言褒姒之惡敗亂其國大夫不能救止顧無如之何因思得賢女以配君子爲輔佐庶幾可救王爾思得者是未見之辭也所思賢女尚未有其人而諸大夫捨其所憂之急者遽言已得賢女之後慶喜燕樂之事使略及之猶在人情或有今詩連章復句述其燕喜燕譽至其三章更不及他事惟說飲酒歌舞然則鄭氏之說豈詩人之本意哉且詩人本以幽王無道思得賢女以救其惡鄭箋平林云王若有美茂之德則賢女來配若王自有美茂之德則詩人復何所刺乎亦非詩人本意也至於雖無旨酒式飲庶幾以爲庶幾王之變改是式飲庶幾分爲二事又云我與汝用是歌舞相樂喜之甚也然則上言方庶幾幸王變改下言則已喜甚又以雖無德三言斷爲一句皆文意乖離害詩本義不可不論正也

本義曰閒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者所謂思得賢女之辭也匪飢匪渴云者言我所思者非飢思食非渴思飲乃思賢女以德聲來與我王合配也雖無好友式燕且喜者謂彼所思之女雖無衆妾與相好友秪得一人亦足以承王之燕喜也婦人以相好爲友見關雎之文又曰依彼平林

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云者此惡褒姒嫉妬之辭也謂彼平林之廣能容飛鳥則鳴鷮皆來依其蔭蔽碩女賢淑能容其下則衆妾之有令德者皆來化其善行也若得此賢女與王燕樂而享榮譽則我好愛之無厭射也又曰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云者思賢女而不可得之辭也以謂酒殽雖不美善庶幾可飲食則飲食之矣賢女雖無德及汝可配王則當共歌舞而樂之爾陟岡析薪言得之易也鮮我覯爾我心寫兮者歎賢女難得使我傾心求

之而未見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勉其不已之辭也以謂賢女雖難得求之不已將有得也故其下則云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者謂調和車馬往迎之如首章車舝也徒我見正得此賢女爲新昏則慰我心矣

詩本義卷第八

詩本義卷第九

歐陽氏

青蠅

論曰青蠅之汙黑白不獨鄭氏之說前世儒者亦多見於文字然蠅之爲物古今理無不同不知昔人何爲有此說也今之青蠅所汙甚微以黑點白猶或有之然其微細不能變物之色詩人惡讒言變亂善惡其爲害大必不引以爲喻至於變黑爲白則未嘗有之乃知毛義不如鄭說也齊詩曰匪鷄則鳴蒼蠅之聲蓋古人取其飛聲之衆可以亂聽猶今謂聚蚊成

雷也

本義曰青蠅之爲物甚微至其精聚而多也營營然往來飛聲可以亂人之聽故詩人引以喻讒言漸漬之多能致惑爾其曰止于樊者欲其遠之當限之於藩籬之外鄭說是也棘榛皆所以爲藩也

賓之初筵

論曰衛武公之作是詩也本以幽王荒廢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沈湎所以刺也如鄭氏之說則王之飲酒賓主肅然禮修樂備物有其容揖讓周旋皆中其節先與群臣射而擇士然後祭祀其先至於受神

之福配尸登餕禮無違者及乎射祭訖事之後燕其族人旅酬之際始與其坐賓頓出小人之態號呼傾側以至失禮敗俗是其一日之內朝爲得禮之賢君暮爲淫液之昏主此豈近於人情哉蓋詩人之作常陳古以刺今今詩五章其前二章陳古如彼其後三章刺時如此而鄭氏不分別之此其所以爲大失也鄭氏長於禮學其以禮家之說曲爲附會詩人之意本未必然義或可通亦不爲害也學者當自擇之

本義曰賓之初筵刺幽王君臣沈湎於酒其前二章略陳昔之人君與其臣下飲酒必賓主秩秩然肅恭

至於籩豆殽核皆有次序而酒旨樂和又其不徒燕飲而已也或行射禮以揖讓周旋因其勝不以相爵或因祭其先祖神享而降福子孫受賜乃相湛樂蓋明非以淫液爲樂也其下二章遂刺王之君臣上下飲酒既失威儀又號呶雜亂籩豆亦無次序至於起舞傾側其冠弁又立監史以督罰不飲者皆使之醉而時人反以不醉爲恥勿無皆禁止之辭也其卒章曰式勿從謂無俾大怠者戒醉者無從其所謂以自縱而至於大慢惰也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云者又戒人以醉言不可聽至於謂羖羊童首是以無爲有則醉言無度可知也三爵不識矧敢多又云者又教飲者以醉辭也言我三爵已昏然無所識知矣其又敢多飲乎

采菽

論曰詩云君子來朝言觀其旂鄭謂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威儀所以爲敬且省禍福據序但言幽王侮慢諸侯不能錫命以禮君子思古以刺爾如鄭所說省禍福詩及序文皆無之據詩但述諸侯來朝車服之盛可觀爾其曰君子所屆者乃言君子所至車旂如此之盛爾亦不謂其法制之

極也天子所予者謂此諸侯旂鸞驂駟與其所服赤芾邪幅皆是天子所賜爾以刺幽王不能賜諸侯也諸侯爵秩車服有等差當賜則賜矣不待其幅束無紓緩之心然後賜也其曰彼交匪紓者直自言邪幅爾鄭謂君子所屆爲法制之極天子所予爲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者皆衍說也汎汎揚舟紼纚維之者鄭謂紼纚維舟猶諸侯御民以禮法者非也據詩意紼纚維舟如天子以爵命維制諸侯爾故其下文云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毛謂明王能維持諸侯是矣

角弓

論曰角弓據序但言幽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而作是詩爾如毛鄭之説老馬反爲駒謂王侮慢老人遇之如幼稚雖非詩本義而理尚可通其如食宜饇如酌孔取謂王如食老人宜使之飽如飲老人宜度其所勝多少則非詩之意也詩述九族怨王不親爾不論老者飲食多少也言如者有所比類之辭也至於教猱塗附謂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雨雪見晛喻小人雖多王若欲興善政則小人誅滅如蠻如髦又謂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變化考序

及詩了無此義與上章意不相屬由毛鄭失其本旨也弓之爲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内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詩人引此以喻九族之親王若親之以恩則内附若不以仁恩結之則亦離叛而去矣其義如此而已毛謂不善紲檠巧用則反者衍説也紲檠制弓使不反之器也蓋造弓未成時所用已成之弓則體有往來其張之則來弛之則去古今通然是詩人所取之義也

本義曰角弓之詩自四章以上毛鄭之説皆是其一章言雖骨肉之親若遇之失其道則亦怨叛而乖離如角弓翩然而外反矣二章言王與骨肉如此則下民亦將效上之所爲也三章四章遂言效上之事去兄弟不令而交相賊害則民亦效之各相怨於一方貪爭不已至於亡身也五章六章則刺王所以不賜九族者由好讒佞而被離間也因述讒佞之人變易是非善惡乃以老馬爲駒不顧人在其後而辨其非也謂其肆爲讒佞傍若無人也其所以如此取王之寵如貪飲食之人務自飽足而已又言讒佞之人已自如此而王又好悦以來之如猱喜升木又教之塗喜者又附之其曰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者徽美也

猷道也君子有所美之道則小人爭趨而爲之矣其七章八章又述骨肉相怨之言云王疎九族而好讒佞如此亡無日矣如雨雪見日而將消也莫肯下遺式居婁驕者謂王不以恩意下及九族而自爲驕傲也如蠻如髦言骨肉相視如夷狄無禮義仁恩也

菀柳

論曰鄭箋上帝乎者愬之也以謂詩人呼上帝而告之曰幽王暴虐甚使我中心悼病然則上帝與甚蹈當分爲兩句豈成文理考於詩意亦豈得通俾予靖之後予極焉訓靖爲謀又以謂假使我朝王王留我

謀政事王信讒不察功考績後反誅放我如鄭此說則詩人方呼天言王不可朝其下文遂言王使我謀之初無假使朝王之語鄭何從而得之可知其臆說也君子不逆詐而詩人假使朝王王必留我謀而又後必誅我於義皆必不然也彼人之心以為斥幽王言王心無常不知所届考詩初無此意又與下文不屬蓋亦其失也

本義曰不尚尚也蹈動也謂蹈動也靖安也詩人言彼菀然茂盛之柳尚可以依而休息而幽王暴虐不可親今天蹈動我使我無自暱近之又使我安之以

待其極其二章之義皆同惟言後予邁焉謂待其可往朝則往焉其卒章言彼鳥之飛猶能戾天而人心何之不可我則獨安然當此虐王之時將罹其凶禍而不去蓋諸侯怨叛之辭也錄之以見幽王之惡人心叛離如此而王不悔改也

白華

論曰白華據序意言幽王黜申后而立褒姒致下國化之亦多棄妻而立妾周人推本其事由褒姒淫惑幽王竊居后位故使下國之人效之立妾為妻正妻被棄而王不能治也然則周人作詩本為下國之人

以妾為妻爾毛鄭二家所解終篇不及下國之人妻妾事此其所以失也且序言刺幽后而鄭以詩所謂之子為斥幽王碩人為斥幽后今考詩八章五章常言之子則是刺幽王者多矣何得序獨言刺幽后也碩人者大人爾毛既以為斥褒姒遂解為妖大之人此又其穿鑿也今考詩意言之子者棄妻斥其夫也所謂碩人者乃刺幽后爾又序言以妾為妻以孽代宗雖為兩事而其實一也蓋妾子為孽妻子為宗既升妾為妻則自然其孽子為嫡矣今考詩但述妻妾之事而無及嫡庶之語乃作序者因言及之爾

本義曰白華以為菅白茅以為束言二物各有所施可以並用如妻妾各有職可以並居而之子乃獨遠棄我而不見容彼英英然白雲者於彼菅也茅也皆覆露之而無所擇而君子之於妻妾亦當均其恩愛無異而之子乃獨棄我蓋由天道艱難而使之子心不善也步猶行道也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者自高而及下也言化自上行而及下也此刺王及后也碩人者大人也王后是矣樵彼桑薪卬烘于煁者物失其所也桑薪宜爨亨飪而為燎燭棄妻自傷失職者由幽后化之然也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者言王后為惡

於內而聲達于外使人效之而之子懆懆然棄遠我使我邁邁而去也邁往也有鶖在梁有鶴在林言二物皆非其所處如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遠棄也亦由褒姒奪據后位而下效之也鴛鴦戢翼雌雄相好之鳥也言之子二三其德曾此鳥之不如也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言至賤之物當常在人下而爲人助也扁石乘石也人履以升車者也棄妻指此石常在人下而助人升者如妾止當在下而佐人爾今之子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

漸漸之石

論曰序言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蓋序詩者言幽王暴虐致天下離心因言戎狄已叛而荆舒又不至爾然考詩之文惟言東征則是此詩但述征荆舒也鄭氏泥於序文遂以漸漸之石比戎狄不可伐山川悠遠爲荆舒之所處且戎狄無不可伐之理如文王征犬夷宣王伐玁狁但幽王自不伐爾就使戎狄爲不可伐幽王置而專討荆舒則是幽王知所伐矣復何刺哉何國無山川豈獨荆舒有之此又不通之論也維其勞矣者詩人述東征者自訴之辭也鄭以爲荆舒之國勞勞廣闊何其捨簡易而就迂回也不皇者詩人之常語鄭於此獨以皇爲正至不皇出矣爲不能正荆舒令出使聘問於王此尤臆說也豕涉波月離畢但將雨之兆爾毛說是也鄭曲爲比興又汗漫而不切蓋其衍說也

本義曰漸漸高石與悠悠然長遠之山川皆東征之人叙其所歷險阻之勞爾不皇朝矣者謂久處于外不得朝見天子也其二章云不皇出矣者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得出也豕涉波而月離畢將雨之驗也謂征役者在險阻之中惟雨是憂不皇及他也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爲言

詩本義卷第九

詩本義卷第十

歐陽氏

文王

論曰嗚呼語有之曰衆口鑠金積毀消骨豈虛言也哉文王之甚盛德所以賢於湯武者事殷之大節爾而後世誣其與紂並立而稱王原其始蓋出於疑似之言而衆說啉然附益之遂爲世惑可不愼哉泰誓曰惟十有一年師渡孟津武成曰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此所謂疑似之言也而毛鄭於詩謂文王天命之以爲王又謂文王聽虞芮之訟而天下歸者

四十餘國說者因以爲受命之年乃改元而稱王由是以來司馬遷史記及諸讖緯符命怪妄之說不勝其多本欲譽文王而尊之其實積毀之言也然而學者可以斷然而不惑者以孔子之言爲信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一言者楊子所謂衆辭淆亂質諸聖者也至於虞芮質成毛鄭之說雖疑過實然考傳及箋初無改元稱王之事未害文王之爲文王也惟雅之序言文王受命毛以爲受天命而王天下鄭又謂天命之以爲王云者惑後學之述甚者也詩人之意以謂周自上世以來積功累仁至於

文王攻伐諸國威德並著周國自此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德爲天所相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其義如此而已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且詩人述作周之業歸功於其父而言國之興也有命自天此古今之常理初無怪妄之說也書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又曰天既訖殷命又曰勦絶天命之類其言甚多蓋古人於興亡之際必推天以爲言者尊天命也如毛鄭之注文王則是天諄諄命西伯稱王爾此所以失詩本義而使諸家得肆其怪妄也說者但言殷未滅時文王自稱王於

一國之中理已爲不可況毛鄭於此詩言商之子孫衆多有國者皆在文王九服之中又言殷之諸侯來助文王祭者皆自服殷之服此二者皆是殷已滅之事若如毛鄭之說是文王已滅殷而盡有天下矣此又厚誣文王之甚者也詩曰於緝熙敬止詩屢言緝熙毛鄭常以爲光明不知其何據也爾雅云緝熙光也爾雅非聖人之書考其文理乃是秦漢之間學詩者纂集說詩博士解詁之言爾凡引爾雅者本謂旁取他書以正說詩之失若爾雅止是纂集說詩博士之言則何煩復引也頌敬之云學有緝熙于光明毛

鄭說以爲學有光明於光明謂賢中之賢此穿鑿之尤甚者許愼說文熙燥也孔安國傳尚書熙廣也他書或訓爲安或爲和隨文義各自不同而此熙訓廣近是矣緝續也續者接續而成功也緝熙古者接續而增廣之也駿命不易當音難易之易

本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者據武王以爲言也言武王雖滅殷而有天下然由文王在上其德昭著于天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據后稷公劉以來爲言也言周自上世以來爲周久矣至文王始受天之眷命而興盛也有周不顯乎自文王而顯大矣其顯不是帝命乎是帝命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者謂其俯仰之間常如在帝左右言爲天所親輔也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者言勉勉勤修文王之業使文王之善聞流于後世者不止能如此乃是周之君而可以爲文王之子孫也子孫能勉勉不墜文王之令聞則本與支皆可傳於百世也子武王孫成王也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者言周之興也不獨其君因其世德其衆士佐文王成功業者亦世有顯

名而謀事忠敬惟此多士生於周國爲幹事之臣文王用之以寧周邦也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者以戒成王也言美哉文王之德於此乎當續而廣之敬愼不墜大哉天命商之子孫數甚衆多而上帝乃命之爲周諸侯昔也天命爲商之藩屏而今也乃命爲周諸侯由商王失德而天奪之周有世德而天予之天所予奪惟德所在而無常主故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也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者詩人既先引商王子孫以戒成王又引商之衆士以戒周之羣臣以謂殷之衆士乃服其服而來助周祭猶服殷服者見其亡國之故臣也故引以戒周臣使亦無失其世德以配天命而求福祿既又丁寧之曰當如殷之未失衆心之時故能配上帝宜鑒殷之亡知天命之不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當明揚善聞常虞度殷之興亡皆自天也其卒章又言天無聲臭其命難知但效法文王所爲則可以使萬邦信天之輔有德也

棫樸

論曰棫樸五章毛於其四章所解絕簡莫見其得失

其首章棫樸之義頗詳而二家之說相違然毛得而鄭失也詩人本以文王能官賢才任國大事故美之如鄭說則豫斫棫樸將祭而積薪乃賤有司之末事民庶人人能之詩人必不以此為能官人也鄭所以然者牽於二章奉璋之說也奉璋助祭與積薪事不同然能奉璋助祭亦止能官人之一事爾不必連章言之且官人之職多矣豈專於祭祀乎自倬彼雲漢而下二章如鄭說更無官人之意但汎述法度為政等事汗漫而無指歸此皆其失也

本義曰詩人言芃芃然棫樸茂盛採之以備薪槱以喻文王養育賢才美茂官之以充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然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其二章言在宗廟則奉璋助祭皆髦俊之士其三章言舟之行水由衆人以楫櫂之如王之治國必衆賢居官以共濟其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者又言王有所征伐則六師皆從以見王所官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言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其四章言雲漢在上為天之文章由賢才在朝為國之光采其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者作動也言文王能官群材各任其職王但享壽考遐然在上無所動作於人而國自治也蓋言官人之成效也其卒章又言金玉之質美矣必待追琢而成文章以喻臣下雖有賢才必待拔用而成德業又言王當勉勉用人而但提其綱紀爾

思齊

論曰序言思齊文王所以聖也鄭云非但天性德有所由成蓋言文王所以聖者由其母大任之賢也然則思齊之義主述大任之德能致文王之聖爾今詩四章鄭箋自惠于宗公而下三章皆了不及大任雖雝在宮肅肅在廟又以為文王在辟雍群臣助王養老在宗廟群臣助祭等事考序及詩皆非詩人本意其為衍說失詩之旨遠矣惠于宗公鄭以為順于大臣據詩上文言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是方述大姒之德遽云順于大臣便為文王之事其下文又別述神無怨恫上下文義何由聯屬毛以無射為無厭鄭讀射為射御之射謂不顯亦臨無射亦保皆觀禮於辟雍之人以不顯為有賢才之質而不明者無射為無射才者且夫觀禮本欲化人雖狂愚之人皆得觀豈限賢才之質自古王者在辟雍未聞必須能射者方得觀禮就如鄭說不明無射之人皆來觀禮亦前世之常事不足彰文王之聖不聞亦式以為有仁義

之行而不聞達者不諫亦入以爲有孝悌之行而不能諫爭者皆得助祭於廟且詩但去不顯亦臨無射亦保鄭何據而知是在辟雍之人不聞亦式不諫亦入何據而知是在宗廟之人不聞何據知爲仁義不諫何據知爲孝悌學者穿鑿之弊至於如此毛以思齊爲思莊以文理推之當讀如見賢思齊之齊也

本義曰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也自大姜大任以至大姒相繼有賢德也其可思而齊者大任也可思而愛者周姜也大任文王之母也大姜大國之婦也京大室國也言大姒每思慕任姜而繼其美聲

有不妬忌之賢而子孫衆多又能輔佐君子順事先公而神無怨怒宗公先公也言周世有賢婦人文王幼育於賢母長得賢妃之助以成其德其德廣被由內及外由近及遠自親者始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雝雝在宮肅肅在廟者言文王平居在宮中則雝雝然而和有事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言不以人所不見而殆常端莊若有所臨又無厭倦而能守其常也保守也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戎衆也烈光也假大也言文王之應於事雖衆多敏疾而不絕其施於事者光大而無瑕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者式法也言事有雖未嘗聞舉必中法也又不待教諫而能入於善也毛謂性與天合者是也詩人既述文王修身之善能和敬於人神而出處有常度又述其遇事之聰明所爲皆中理然後本其所以聖者由生於賢母幼被養育而至成人也故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言文王有成人之德自其爲幼小之子而養育成其性也既又推廣而言曰不獨文王古之人自其幼小教育無厭倦則皆有名譽爲俊髦之士矣

皇矣

論曰據序但言文王修德最盛而考詩則上述大伯王季又多言文王征伐之事蓋詩人言周世德所積至文王又著功業而德最盛也詩謂二國者毛以爲夏殷者非也且詩述文王何因遠及夏世而終篇無殷事則毛說非矣鄭謂二國爲紂及崇侯者崇侯是其一也紂亦非也詩謂四國者毛以爲四方鄭以爲密阮徂共者鄭亦非也鄭所謂國者皆不見於前書莫可知其是否惟據詩稱密人則密可知爲國也又曰以伐崇墉則崇可知爲國也其曰以按徂旅侵自阮疆二者亦似國名而知非者以上下文考之義不

能通故也且鄭以密阮徂共爲四國以充上維彼四國之文而數外又有串夷及崇詩人不應前以四國爲目而後列六國上章先阮而後徂下章先徂而後阮共則不復再見密但言不恭而不言侵伐崇不在四國之數反著其伐功最詳其先後無次詳略失宜詩人之作不應如此絕無倫理此所以難通也阮徂共既不可爲國則四國當從毛說爲四方詩云四國順之又云四國是皇又云正是四國詩人之語此類甚多然毛云侵阮遂往侵共以徂爲往是矣而猶以阮共爲國者亦非也今以文考義止於侵密伐崇二事爾且詩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若如鄭說以上下文考之乃是密人有不恭距命之罪不被討而徂阮共三國以無罪見侵理必不然毛傳亦同但以徂爲往小異爾大義皆失之也或曰密人距周之侵三國爾是亦不然且詩人本欲稱述文王之功業若周侵三國而密人距之則密亦有罪矣就如鄭說阮則侵而服徂則僅能止其旅共則不見勝敗密則未嘗加討是文王有所舉隣國不順而不能討所侵之國又無必勝之功然則何以爲功業何以示威德詩人亦何足稱述哉所以知其不然也而爲毛鄭

之學者又謂周侵三國召兵於密而不從者尤踈也阮共當是密國地之別名如周有岐邠豐召也串夷依毛傳則義通如以爲昆夷則上下文義絕不相屬故當從毛也詩既止述侵密伐崇則上文二國當是密及崇也度明類長君順比七者皆古今常言毛鄭曲爲訓義雖未害文理然於義爲衍去之可也

本義曰皇矣之首章言大哉天乃赫然下視四方求民之所歸定見此密崇二國失政而暴亂乃於彼四方諸國謀度孰可定民者而天意遲久之憎其所擇既憎二國之自大乃眷然顧周與之使宅西土其政不獲謂失爲政之道也耆遲久也其二章乃本周作宇之始岐周之民樂就有德皆共刊除樹木而營理邑居帝亦遷就以成周家之德累世積習常久而增大遂以配天而受命天立厥配者謂立其德可配天者以爲君也受命既固者謂世積德久也其三章言帝視岐周之山柞棫松柏皆拔起茂悅謂其土地肥美可以建國乃使之作周邦以配天而推其始自太伯王季言此王季能友其兄太伯使讓已以傳聖子而餘慶流光後世子孫受天之祿無喪失遂至奄有天下其四章又言王季之德昭明克似可以君長大

邦而文王順承比合其世德而無改遂受天福及于子孫悔改也其五章言天謂文王無信從諸侯之跋扈貪羨者宜先據可勝以臨之無信而從之也岸高也當先據高以制下謂諸侯有暴亂者先修威德以待之故密人不恭則赫然奮怒整其師旅以侵之兵入其國自阮至共而止其不伐滅其國者但揚其威不滅人之國以為德所以厚周之福而示天下其六章又言周師先據勝地然後侵之而密人不敢有其岡陵水泉密人既服外患已除乃度善原於岐渭之閒以定周國其七章言天謂文王我懷爾明德深厚

不外為聲形又不大為變革使人不識不知如天於人物使人不見其所為蒙德而不自知故諸侯不識文王之德者反助紂無道與周為仇敵者崇侯是也當率爾兄弟之國以往伐之其八章又言周師攻其之盛而崇城高大難攻而周師執生獻馘禱兵而伐之遂以滅崇而威德加於四方無敢侮戾者言天下之心遂歸周也一侵一伐未必能使天下皆歸詩人上述伐崇皆先言帝謂者古人舉事必稱天於興師討伐尤託天命如天討有罪肅將天威恭行天罰之類是也侵密而外患息乃定邑居伐崇而威德著則

四方皆服詩人雖推大祖宗之功務極其美然功業大小次第先後亦自有倫也

生民

論曰妄儒不知所守而無所擇惟所傳則信而從焉而曲學之士好奇得怪事則喜附而為說前世以此為六經患者非一也后稷之生說者不勝其怪矣不可以遍攻攻其一二之尤者則衆說可從而息也毛謂姜嫄者帝嚳高辛之配也高辛為天子以玄鳥至之日親祠于郊禖以求子姜嫄從帝嚳而見于天將事齊敏天歆饗而降福乃生后稷姜嫄以后稷生異

於人欲以顯其靈乃置於隘巷而牛羊辟之又置於平林而林間人收取之又置於冰上而有鳥以翼覆藉之於是姜嫄知有天異乃往取而育之鄭謂姜嫄非帝嚳之配乃高辛氏後世子孫之妃爾高辛後世不為帝矣得用天子之禮祠高禖者為二王後故也又謂當祀高禖時有上帝大足迹姜嫄履其指拇歆然感而有身遂生后稷以無人道而生子懼人不信乃寘之隘巷等處以顯其異凡怪妄之說使諸家合辭并力以相固結若折以至理猶可攻而破之況二家自相乖戾如此也今各以其所自為說者反攻之

則亦可以屈矣毛鄭之前世已傳姜嫄之事也今見於史記者是矣初無高禖祈子與欲顯靈異之事也直言姜嫄出履大人之迹生子懼而棄之及見牛羊不踐等事始知為異見遂收育之爾就其妄說猶若有次第至二家解詩乃各增損其事以遷就已說毛能不信履迹之怪善矣然直謂姜嫄從高辛祠於郊禖而生子則是以人道而生矣且有所禱而夫婦生子乃古今人之常事有何為異欲顯其靈而以天子之子棄之牛羊之徑及林間冰上乎此不近人情者也毛傳商頌亦言高辛次妃簡狄以玄鳥至之日祀

高禖而生契與姜嫄生后稷事正同其先生契也未嘗以為異其後生后稷豈特駭而異之乎此又理之不通矣五帝君臣世次至周以後已失其傳蓋其相去千五六百歲歲久不能無訛繆而無所考正矣今史記本紀出於大戴禮世本諸書其言堯及契稷皆為帝嚳之子先儒以年世長短考之理不能通固難取信而鄭又自惑於讖緯專用命曆序言帝嚳傳十世因以堯契皆不為嚳子而猶以后稷為嚳後世子孫謂堯不徒非嚳子亦非高辛氏之族故以后稷於堯世為二王之後其言無所稽據而皆由其臆出夫

天命有德以王天下此聖賢之通論也天生聖賢異於衆人理亦有之然所謂天命有德者非天諄諄有言語文告之命也惟人有德則輔之以興爾所謂天生聖賢者其人必因父母而生非天自生之也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申甫皆父母所生也鄭則不然直謂后稷天自生之爾夏有天下四百餘歲而為商商有天下六百歲而為周如鄭之說是天不因人道自與姜嫄歆然接感而生后稷其傳子孫一千歲後為周而王天下且天既自感姜嫄以生后稷不王其身而王其一千歲後之子孫天意果如是乎無人道

而生子與天自感於人而生之在於人理皆必無之事可謂誣天也蓋毛於史記不取履迹之怪而取其訛繆之世次鄭則不取其世次而取其怪說三家或異或同諸儒附之駁雜紛亂附毛說者謂后稷是帝嚳遺腹子附鄭說者謂是蒼帝靈威仰之子其乖妄至於如此夫以不近人情無稽臆出異同紛亂之說遠解數千歲前神怪人理必無之事後世其可必信乎然則生民於詩孔子之所錄也必有其義蓋君子之學也不窮遠以為能闕所不知慎其傳以惑世也闕焉而有待可矣毛鄭之說余能破之不疑生民之

義余所不知也故闕其所未詳

鳧鷖

論曰鳧鷖序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之者但言人神和樂而已其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沙在渚在潨在亹皆水旁爾鄭氏曲爲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於詩大義未爲甚害然學者戒於穿鑿而汨亂經義也

假樂

論曰假樂序所以但言嘉成王而不列所嘉之事者

以詩文意顯更無他事可陳大意止於臣民嘉美成王之德爾而鄭氏乃以宜人爲能官人成王德美甚衆不應獨言其官人若專爲官人而作則序當見詩人之意況考文求義理不然也其二章言子孫千億宜君宜王則不愆不忘當爲戒其後世無忘成王之法爾而鄭以爲成王循用周公之禮法者亦非也燕及朋友非謂燕飲之燕也語曰子之燕居則燕私之燕也三者皆爲小失然既汨詩義則不可以不明

本義曰詩人言大哉可樂者彼成王君子有顯顯之德以宜其人民而受天之祿爲天所保右而命之以爲王也其二章言成王福祿及其子孫之衆世世宜爲君王又戒其子孫常循用成王之典法無使過差忽忘也其三章言成王外有威儀內有令德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率用羣臣以共治之王身其福祿揔其綱紀而已其卒章言在燕私則朋友在公朝則卿士皆當共愛于王而不解于位民乃得安息也

詩本義卷第十

點校周　允成

詩本義卷第十一

歐陽氏

卷阿

論曰卷阿言召公戒成王求賢用吉士毛鄭二家所解得詩義者多矣而其所失者三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毛以為道可馮依以為輔翼得之矣而鄭謂馮為馮几有孝為成王有德為群臣言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豫撰几擇佐食尸之入也使祝贊道扶翼之據詩十章其九章皆言用賢不應忽於此章三句特言祭祀用尸之事於其本章豈弟君子四方為則義已不倫而以上下章文義考之又絕不相屬且詩本無祭祀之事此鄭之失一也詩曰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者謂吉士來居王朝如鳳皇來集鳳皇世所稀見之鳥故詩人引以喻賢臣難得王能致之其義止於如此爾而鄭以亦集爰止為衆鳥也謂衆鳥慕鳳皇而來喻賢者所在群士慕而往仕且詩人但言亦集爰止安知亦為衆鳥如下章亦傅于天豈可鳳自來集而衆鳥上傅于天此理不通灼然可見且詩人言亦者多矣皆是連上為文未嘗以亦別為他物也鄭又言因時鳳皇至故以為喻考於詩書成王時未嘗有鳳至此其失者二也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者言鳳鳴高岡而集於梧桐之上梧桐則菶菶萋萋然茂盛鳳皇則雝雝喈喈而和鳴以喻成王能致賢士集於朝君臣相得而樂也故其下文遂言君子車多而馬閑謂其得優游之樂也而毛謂梧桐太平而後生朝陽且梧桐世所常有之木無時不生詩人言生朝陽者取其向陽而茂盛爾安有太平然後生朝陽之理此妄說也鄭又謂梧桐生猶明君出生於朝陽猶君德之溫仁者亦衍說也此其失者三也

蕩

論曰詩人言上帝者多矣皆謂天帝也而毛鄭惟於板及此詩以上帝為君王意謂斥厲王者皆非也蕩自二章以下每言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者自是詩人之深意而鄭謂厲王弭謗穆公不敢斥言王惡故上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者亦非也厲王之詩多矣今不暇遠引如蕩之前板也所謂靡聖管管天之方虐之類斥王之言多矣蕩之後抑也所謂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之類斥王之言

多矣豈凡伯衛武公敢斥而獨召穆公之不敢也蓋鄭見詩為厲王作終篇不刺王而但述殷商不得詩人之意所以云然也鄭又謂天降滔德是厲王施倨慢之化者亦非也且詩終篇述殷紂不宜中取一句獨斥厲王此理難通矣至於流言以對箋云王若問之則以對侯作侯祝謂王與羣臣乖爭而祝詛鄭意皆謂厲王者皆非也蕩蕩廣大也謂蕩然無限畔也序言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者謂天下廣大無綱紀條理以治之也文章條理也鄭不達此意以蕩蕩為法度廢壞遂失詩義矣凡人善惡有大小故作詩之意從而有深淺時君之過惡小則勸戒之而已宣王之有規誨成王之有戒之類是也其過惡已大然尚可力救之庶幾能改則指其事而責誚之凡言刺者皆是也其過惡已甚顧力不可為則傷嗟而已蓋刺者欲其君聞而知過傷者顧其君不可與言矣直自傷其國之將亡爾然則刺者其意淺故其言切而傷者其意深故其言緩而遠作詩之人不一其用心未必皆同然考詩之意如此者多蓋人之常情也蕩之序云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是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周室爾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之興也能事事以殷為鑒因歎人事常有初而無終以謂初以文王興終以厲王壞也詩之所陳殷商之事自其初用小人至於大命傾亡其訓義則毛鄭得之矣所失者詩之大義也

本義曰召穆公見厲王無道而傷周室將由王而壞乃仰天而訴曰蕩蕩上天乎此厲王者下民之君也天之禍福於人其應甚疾而尊嚴之威可畏乃命此多邪辟之王以君天下遂言天之生民其命難信謂天果愛斯民乎則宜常命賢王奈何有初而無終謂初則命文王終則命厲王也其二章以下乃條陳

王者之過惡言此等事皆殷紂所行文王咨嗟以戒於初而厲王踐而行之於終也其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者謂紂時宗廟社稷猶在天下諸侯未盡叛但王自為惡盈滿而禍敗爾蓋穆公作詩時周室尚存然知其必亡者以王為無道根本先壞爾王者國之本也又曰殷鑒不遠在夏后氏之世者言非獨文王之鑒殷殷之初興亦鑒夏之亡矣謂今既然則後之興者當又鑒厲王也此言傷之尤深者

抑

論曰序言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考詩之意武

公爲厲王卿士見王爲無道乃作詩刺王不自修飾
而陷於過惡其詩汎論人之善惡無常在人自修則
爲哲人不自修則爲愚人爾其意雖以刺王不自修
而陷於不善然其言大抵汎論哲人愚人因以自警
也蓋詩終篇汎論之語多指切厲王之語少而毛鄭
多以汎論之語爲刺王如靡哲不愚謂王政暴虐賢
者佯愚之類是矣皆非詩義也鄭於蕩謂召穆公畏
王監謗不敢斥言王而遠引殷商於抑則以小子皆
爲斥王何前後之不類也召穆衛武厲王時人不宜
相異如此畏監謗而不敢斥理實不通然臣斥其君

爲小子義亦難安也今徧考詩書稱小子者多矣皆
王自稱爲謙損自卑之言也未有臣呼其君爲小子
者也書曰小子封小子胡君命其臣可也周公呼成
王爲孺子者成王幼周公屬親而尊其語或然其曰
公將不利於孺子者主言成王之幼疑周公害之猶
言欺孤兒爾理亦通也衛武於厲王非如周公之尊
親而厲爲暴虐之長王斥以小子而乳臭待之理必
不然況考詩義亦非也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
漏者不欺暗之謂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者言幽則
有鬼神亦不欺暗之謂鄭引禮祭於奧既畢改設饌

於西北隅神之來止不可度知況可於祭末而有厭
倦乎者衍說也考詩上下文直謂修慎容德爲人儀
法爾了不涉祭祀之事也詩又曰彼童而角實虹小
子蓋言事有是非相亂者爾鄭謂童羊譬王后與政
事又言天子未除喪稱小子以上下文考之殊無倫
次亦其衍說二者尤汨亂詩義者也至於分斷章句
皆失其本既害詩義不可以不正也詩句無長短之
限短或一二言長至八九言取其意足而已圖數求
先王克共明刑當以九言爲一句也
本義曰武公刺王不修慎其容德而陷於不善其首

章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云者汎言人當外謹其容
止則舉動不陷於過惡是其威儀爲德之廉隅也人
亦有言靡哲不愚云者謂哲人不自修慎則習陷爲
昏愚矣如書言惟聖罔念作狂也庶人之愚亦職維
疾云者謂衆人性本善而初不明不能勉自開發而
終爲昏愚者譬人之疾是其不幸爾哲人之愚亦維
斯戾云者言哲人性明而本善惟不自修慎而習陷
於過惡終爲愚人者自戾其性爾此雖汎論人之善
惡在乎自修慎與不修慎以譏王而勉之亦以自警
其怠忽也其二章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云者競

彊也亦況言莫彊於人乃以一身所爲而訓道四方
謂以天下爲已任可謂自彊者也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大者覺警動也言德行修著可以動人則四國服
從矣謂一日克已而天下歸仁也二者爲君天下者
言也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云者
言君天下者欲使四方四國訓道而服從其君臣相
與謨謀以出命令遠慮深圖而以時相告戒者其要
在一言而已敬慎威儀以爲民法爾謂修身而天下
服也一章二章皆汎論下章乃專以刺王其三章曰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云者指

時事以刺王也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
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云者
言王荒于湛樂不思繼紹文武之業又不求先王所
作之典刑不知爲惡者有戮乃躬自蹈於罪咎而皇
天不祐則大戮當至如泉水之流汎濫無不被而君
臣皆將滅亡也其四章曰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
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云者
刺王有廷內知日夕洒埽以示人嚴潔而不知修飭
其身以自潔其容德又刺王知修戎備以防兵亂禦
夷狄而不知修身以遠禍敗逷與惕同謂警惕之也

其五章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云者教王
此所以防禍亂也質定也安定人民謹守爲君之法
度此乃以防非意之事也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
柔嘉云者亦教王自修也謂慎出話敬威儀不猶愈
於洒埽廷內與修戎備乎謂王知嚴潔其廷之勤而
不知修飭其身之要知防兵戎於外知備夷狄於遠
而不知敬慎近在其身而可以遠禍也其六章曰白
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云者又戒王
之慎出話也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
逝矣云者謂言不可苟雖莫有持我舌者而言不可

以妄出也其七章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
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云者又戒王慎言
與德謂善惡各有其報當施德于朋友庶民小人皆
使懷惠則王子孫之衆世世爲萬民承順謂施德自
其身者子孫猶將獲報也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
遐有愆云者又戒王起居左右當友君子和柔其顏
以接之以習爲善道則庶幾遠罪也不遐遐也詩人
語常如此其八章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
不顯莫予云覯云者不欺暗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
矧可射思云者謂君子非徒不以不我見而自欺又

有神鑒於幽而不可測宜常畏懼而不可怠忽也此
又戒王不惟自修於顯又當不懈於幽隱也射厭也
厭怠也其九章曰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
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云者謂臣民法王之爲
德當使稱善而美之則宜慎其舉止不愆於儀而不
至於僭差而賊害則民罕有不效以爲法者謂人心
樂善惟上所爲是效其下章乃刺王之不然其十章
曰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言有待而應以類也謂上若
修德以示下則下當爲善以應之也彼童而角實虹
小子云者言失所望也謂下當效上之爲善而上反

爲惡使民無所效譬猶當童而反角使小人惑亂而
不知所從也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
基云者況言人必先觀其質性之如何也謂木必柔
忍然後可以緡絲人必溫恭然後可以修德其十一
章曰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
我僭民各有心云者又況言哲人可教愚人不可教
如此其下章乃以刺王其十二章曰於乎小子未知
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云者
刺王之不可教告而武公自悔也小子者武公自謂
也未知臧否者不度可否也言我小子不度可否而

欲教告王以善道非徒引其手而指以所從乃取已
驗之事以示之欲其信非徒對面語之乃提其耳而
告之欲其聽而王終不信聽也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云者武公已自悔而又自
解也抱持也謂扶持也假使我未知可否而遽教告
王然我爲卿士當扶持王雖遽教之不爲過也惟人
不自滿者何人早有知而不成其德言自是王心自
滿教不可入爾其十三章曰昊天孔昭我生靡樂云
者武公自傷丁此時也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爾諄
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云者君暗於上臣

憂於下臣言甚至而君聽甚忽不以爲德而反以爲
罪也借曰未知亦聿既耄云者言使我不知如此之
難而教告王然我亦老矣今而不言恐後遂死而不
得言也其十四章曰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
庶無大悔云者不忍棄王而不告也言我小子所告
爾者非我妄言皆據舊事之已然者庶幾聽我猶可
不至於大悔也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
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云者急辭也言天方將喪
我國不暇遠引前世興亡之驗天之於人福善禍淫
不差忒言王爲惡必及禍也而王方爲邪僻使民困

急言天愛民必降禍罰於王也

桑柔

論曰桑柔之序但云芮伯刺厲王而不言所刺之事蓋厲幽暴虐之王其政昏亂人民勞苦上下愁怨王之過惡甚多故序不能以徧舉也其於兵役亦是暴政之一事宜或有之然考厲王事跡據國語史記及詩大小雅皆無用兵征伐之事在此桑柔詩文亦無王所征伐之國凡鄭氏以爲軍旅久出征伐士卒勞苦等事皆非詩義也軍旅久出士卒勞苦是大舉兵也在於朝廷乃一大事宜有所伐主名與其勝敗事

迹不應詩無明文序又不言旁稽史傳皆無其事不知鄭氏何據而爲說也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據詩但以桑無葉不能蔭覆人喻王無德不能庇民爾鄭以詩言捋采其劉乃云羣臣恣放損王之德者亦非詩人本意也又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者厭亂之辭也鄭以爲治國之道當用賢者不惟取喻疏遠又與下文意不聯屬亦非詩義也其餘小失甚多至其本義理自可見故不復具列也毛於刺厲之詩常以昊天上帝爲斥王至此一篇鄭獨以昊天爲上天鄭既不從可知毛說非矣

本義曰桑柔捋采病此下民者以桑無葉不能蔭人喻王無德不能庇民也他木皆有枝葉而詩人獨以桑爲喻者惟桑以葉用於人常見捋采爲空枝而人不得蔭其下故以爲喻也四牡騤騤臣吏奔走於道路也旟旐有翩庶民召集於兵役也此臣民勞苦之辭也暴虐之政臣民勞苦不息則禍亂日生而不可平夷無國不至於泯滅民人雖衆皆爲灰燼矣黎衆也此況言暴政之爲害有國必滅有民必盡既則歎嗟哀王爲國所行之道方頻急如此也靡所止疑云徂何往者謂欲止則不知所安欲行則不知所往此

臣民勞苦怨訴之辭也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者民歸其咎於上之辭也言諸君子本無彊爭之心而何人生此禍亂之階爲今人之病意若禍有根原其來也遠而今人適遭之爾其實刺禍由王致也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謂不幸生此虐王之時天方降怒於王而臣民遭此亂亡之禍也自西徂東靡所定處者不知逃亂之所也多我覯痻孔棘我圉者謂民疲病矣又急迫之以禦捍寇盜爲謀爲毖亂況斯削者刺王謀事不慎亂日滋而國日削也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

胥及溺者言王之臣遭王虐政如蹈水火也序爵者謂外則守土公侯伯子男内則在位公卿大夫士也告誨之者謂芮伯也告王以可憂之事誨王以方今外内守土在位之臣皆有去王之心謂遭王暴虐思得賢君以紓患如執熱者孰不思往就水濯其煩也既以火喻矣則又曰今羣臣逃禍不暇何能自守善道譬如遇水患者不思逃避以苟免則相與就溺矣是謂厭亂之辭也如彼遡風亦孔之僾者芮伯既以禍亂日滋而國家日削羣臣各懷去就之心以告誨王可憂可恤而王不能聽如彼鄉風而歎未必聞

也蓋呼聲者順風則聞速而遠逆風則難故以為喻也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者言民本無怠惰之心而不逮於事者言王盡民之力於稼穡而重斂之為羣臣祿食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者言稼穡可寶當以祿養賢才而刺王不然也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者言天降喪亂將滅云我王室而歲又蝗螟為災稼穡盡病哀痛羣臣具列於位如贅疣而使中國卒至荒亂無有同力以念天災而救患者也其餘鄭氏得其義雖小有不合不害大義

者皆可通也故不煩復解

瞻卬

論曰詩云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者述民呼天而仰訴之辭也言天不惠養我使久不安而降此大惡謂命此幽王為君故使邦靡有定而士民病也其下遂陳幽王之事也又曰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者此稱天以戒王之辭也言藐藐天無不能鞏固周室無自為敗亂則上不忝先祖下全爾子孫也而毛鄭以昊天皆為斥王者非也又云微箴之者亦非也據詩述幽王有人之土

田奪人之民人收無罪而說有罪等事直陳其過惡而斥言之者多矣何假微箴也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但謂士多才智者為謀慮則能與人之國婦有才智者干外事則傾敗人國爾此義不待訓解而可知而鄭謂丈夫陽也婦人陰也及陽動陰靜等語皆其衍說汨亂本義者也匪教匪誨時維婦寺者謂婦人與寺人皆王所親近者其日相親近則不待教誨而習成其性爾言婦寺者舉類而言爾而毛訓寺為近鄭謂近愛婦人寺無訓近之義且詩所刺婦人本不謂踈遠者不暇更言近也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者謂婦

人不當與外事苟無公事則但當樂其蠶織爾休之義當如心逸曰休之休而毛鄭以爲休息也謂婦止不蠶而干公事考詩之文義不如此也公事者王后以下所治宮中之内政及共祭祀之事也

詩本義卷第十一

詩本義卷第十二

歐陽氏

維天之命

論曰維天之命者謂天命文王爾鄭以命爲道謂天道動而不止行而不已者以詩下文考之非詩人之本義也序言以太平告文王者謂成王繼紹文武之業於時天下治安乃歸其美於祖考作爲歌頌因其祭祀而歌之其於祭文王也乃述文王有盛德以受天命之事爾蓋頌作於成王之時而已其年數早晚不可知亦不必知而鄭謂告太平在周公居攝五年之末者既無所據出於臆説因謂既告之後遂制禮作樂又解駿惠我文王謂爲周禮六官之職者皆詩文所無以惑後人者不可不正也

本義曰成王謂天命文王以興周文王中道而崩天命不已王其後世乃大顯文王之德假以及我我其承之以大順文王之德不敢違又戒其子孫益篤承之也假之爲言如不以禮假人之假溢及也如水溢而旁及也成王謙言天本命文王興周而文王不卒遂假以及我爾不言武王主於祭文王也

烈文

論曰詩云錫兹祉福毛以為文王錫之鄭以為天錫之據序言成王新即政諸侯來助祭於廟則祉福當為文武所錫宜從毛義為是無封靡于爾邦是詩人述成王告在廟諸侯之語云無封不在于爾邦而毛鄭以為無大累於爾邦者非也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鄭於抑篇與此意同亦非詩人之本義也詩人述成王即位之初與羣臣謀政事於廟中則訪落是也王之見于廟也諸侯來助祭已事而去以禮遣之則臣工是也其序皆言詩人所述之事至於烈文之序但云諸侯助祭而不言詩人所述之事其言略而不

備者以詩文甚明而易見故序不復云也今考詩意乃是詩人述成王初見於廟諸侯來助祭既祭而君臣受福自相勑戒之辭也

本義曰成王祭於廟乃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文武錫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無封靡于爾邦者由言無封不在于爾邦謂有封必于爾邦也言我周之爵命封建于爾邦是先王所以尊崇諸侯諸侯宜念此大功世繼其序而增大之故曰維王其崇之又曰念兹戎功繼序其皇之此君勑其臣之辭也莫彊於人乃以其一身所修而為四方之訓者王也其可不顯明其德而使百辟為法乎嗚呼前世之王皆不忘勉強於此此臣戒其君之辭也

天作

論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考詩本義但謂天有此高山大王依以為國爾鄭謂高山為岐山者是也又云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者衍語也何山不興雲雨乎毛又謂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者益非也且物生於平地多而高山少豈獨能安山生之物乎彼作矣文王康之者

作起也彼大王也謂天起高山大王奄有之大王起於此而文王安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者徂往也謂大王自豳往遷岐夷其險阻而行言艱難也故其下言戒子孫保之也鄭謂彼作矣為作宮室又云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者皆非也

時邁

論曰據詩但言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爾鄭謂多生賢知使為之臣者詩既無文鄭何從而得此說由鄭以天其子之既為子周矣嫌其下文又云實右序有周義無所屬故贅以多生賢臣之語爾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鄭謂王巡守而天下咸服不復
用兵考武王之事蓋天下已定遂收藏兵器而後巡
守爾不得云王巡守而天下服也我求懿德肆于時
夏允王保之鄭謂我武王求有懿德之士而任用之
故陳其功而歌之如鄭之說是武王陳臣下之功而
歌頌之其下文云允王保之者是誰呼武王而戒使
長保也鄭於此頌其失尤多也
本義曰時邁者是武王滅紂已定天下以時巡守而
其臣作詩頌美其事以為告祭柴望之樂歌也其曰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者言武王巡守

所至之邦天當子愛之以其能右助我有周也薄言
震之莫不震疊者言武王巡守諸國聊以動之而諸
侯皆警懼而脩職也莫不者非一之辭也懷柔百神
及河喬嶽允王維后者言武王又來安和其山川百
神信矣我王眞天下之君也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者
言顯昭有周之命以序諸侯之在位者謂時邁所至
之邦考其功過而黜之皆天子巡守所行之事也作
頌者既已述巡守之事乃於卒章頌周之功德以告
神因以戒王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者言王以武除
暴亂成功而兵不用也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者

我者作頌之臣自我也言我求周之美德陳于是夏
而歌之遂戒王曰信矣王宜保守之

思文　臣工

論曰思文曰貽我來牟臣工又曰於皇來牟毛但以
牟為麥而鄭於思文謂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王舟
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為烏五至以穀俱來此出於
今文尚書偽泰誓之文也故於臣工又云赤烏以牟
麥俱來甚矣漢儒之好怪也生民曰誕降嘉種維秬
維秠維穈維芑毛謂詩言誕降者天降也鄭遂云天
應堯之顯后稷為之下此四穀之嘉種蓋毛鄭於生

民已為天降四穀之說至於思文臣工又為此說不
獨鄭氏之失毛意似亦同也書稱后稷播時百穀者
蓋其為舜教民耕殖以足食爾如後世有勸農之官
也非謂堯舜已前地無百穀而民不粒食待天降種
與后稷而後有也然則百穀草木其有固已久矣安
知四穀之種為后稷而降也使天有顯然之迹特為
后稷降此四穀其降在於何地自周秦戰國之際去
聖遠而異端起奇書怪說不可勝道而未嘗有天為
后稷降種之說詩又無明文但云誕降則毛鄭何據
而云天為后稷降種也可謂無稽之言矣是以先儒

雖主毛鄭之學者亦覺其非但云詩人美大其事推天以爲言爾然則毛鄭於后稷書爲怪說前後不一也自秦焚書之後漢初伏生口傳尚書先出而泰誓三篇得於河内女子其書有白魚赤烏之事其後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眞尚書自有泰誓三篇初無怪異之說由是河内女子泰誓世知非眞棄而不用先儒謂之僞泰誓然則白魚赤烏之事甚爲繆妄明智之士不待論而可知然毛鄭之說既存汨亂經義則中人以下不能無惑不可以不正也牟者百穀中一穀爾自漢以前已有此名故孟子亦言麰麥然言麰又

言麥則明非一物蓋麥類也而後之學者以麥不當有二名因以牟爲大麥然謂麰爲麥之類或爲大麥理尚可通若謂來麰爲麥則非爾且毛鄭所據僞泰誓但云以穀俱至則在百穀之中不知爲何穀是毛鄭妄信僞書不可知之穀億度以爲麥而尚欲遷就來牟之說爾古今諸儒謂來麰爲麥者更無他書所見直用此二頌毛鄭之說爾是以來麰爲麥始出毛鄭而二家所據乃臆度僞泰誓不可知之言爾其可信哉爾雅釋草載詩所有諸穀之名黍稷稻粱之類甚多而獨無麥謂之來牟是毛公之前說詩者不以

來牟爲麥可知矣然來牟既不爲麥而於爾雅亦無他解詁旁考六經牟無義訓多是人名地名爾然則闕其不知可也來牟之義既未詳則二篇之義亦當闕其所未詳

敬之

論曰敬之一章毛鄭失其義者三四則所得者幾何也陟降厥士日監在兹毛但易士爲事而都無其說鄭遂云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且天之蒼然在上者一氣也運行晝夜照臨萬物者日月之明也其所以降監善惡禍福於人者乃天之至神也而鄭氏遂言天運日月以日月瞻視何其淺也緝熙

詩書之常語也而毛鄭常以爲光明至於此頌云學有緝熙于光明然則緝熙不爲光明可以悟矣而二家對執遂云學有光明于光明謂賢中之賢此豈爲通義哉示我顯德行者成王答群臣見戒之意爾鄭謂成王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且周公所以居攝者以武王初崩成王幼未能視事遂代之攝行政事爾蓋自武王崩之初即攝政也豈待嗣君祭廟見群臣自陳不能於詩頌然後始有居攝之意邪況考詩文了無此語鄭氏之旨不惟衍說

實惑後人不可以不正也命不易哉當爲難易之易毛鄭以爲變易之易者非也

本義曰羣臣之戒成王曰敬之哉天道甚顯然其命不易無以天高爲去人遠凡一士之微其陟降天常監見之況於王者乎其舉止善惡天監不遠也命不易哉去者言王者積功累仁至於受命而王甚艱難也成王乃荅羣臣見戒之意爲謙恭之辭曰維予小子不聰明於敬天之道但當以日月勉强積學而增緝廣大至於其道光明然更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告示我以顯然可修之德行也

酌

論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毛傳但云遵率養取晦昧而更無他説爲義疏者述其意云率此師以取是闇昧之君謂誅紂以定天下則毛公謂於鑠王師者武王之師也鄭箋云文王之用師率叛國以事紂則鄭又以爲文王之師也二説自相違異毛謂武王之師是矣而遵養時晦毛鄭之説皆非也養之爲言不待訓詁而其義自明毛訓爲取者苟欲曲就已之説爾遵養當連言及下時晦共爲一事而毛鄭皆斷遵一字獨爲一義而養時晦又爲一義如此豈成文理毛以遵爲率師鄭謂遵爲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且毛謂率師猶以上文有王師之言如鄭之説是詩人但著一遵字而使後世知是大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此鄭之臆説穿鑿可知矣毛謂武王率師以取闇君雖非詩人所謂遵養時晦之義然率師取紂實是武王之事但詩人之意與毛不同爾若鄭謂文王養紂以老其惡者是厚誣文王也紂爲暴虐比干直諫以死孔子目爲殷之仁人蓋比干非不知紂之不可諫然不忍棄其君而不救其惡使陷於禍敗遂冒死以進者猶冀可救於萬一孔子以其愛君之意篤故以仁人目之如鄭所謂文王者異乎仁人之用心也

孔子於湯武之事心甚非之其於論樂云武未盡善略見其意而無明言以貶之但咨嗟歎息極稱文王之美而已美於此則非於彼可知矣此聖人之深意也苟如鄭説則文王幸紂爲不善養成其惡利而取之此小人尚或不爲而孔子尚何極稱其美哉是故知文王之用心者惟孔子一言而爲萬世信者亦惟孔子也由是言之鄭氏可謂厚誣矣鄭氏此説近世學者多以爲非而著論以辨之余於此頌因衆論而正之也

本義曰於鑠王師者美武王之師也遵養時晦者循養以自晦之道謂有師而不耀其威武養之以晦也時純熙矣是用大介者介助也時至而後動乘時而興用王師爲大助也謂周興以德不專用武以師助其興爾我龍受之者謂武王之功與此王業成王寵受而承之也蹻蹻王之造言蹻蹻然武功武王之所爲也載用有嗣者謂後世能承其業爲有嗣矣實維爾公者武王用師實天下之至公信可謂王師矣

有駜

論曰有駜之義毛以爲馬肥彊皃又謂馬肥彊則能升高進遠臣彊力則能安國據詩但述乘馬肥彊爾毛以喻臣能彊力已爲衍說而鄭又謂喻僖公用臣必先足其祿食則莫不盡忠意謂畜馬者必先豐其養飼養飼豐則馬肥彊馬肥彊則能盡力以喻養臣者必先豐其祿食祿食足則臣盡忠者皆詩文所無此又妄意詩人而委曲爲說故失詩之義愈遠也振振鷺鷺于下毛以爲興絜白之士鄭又謂僖公君臣無事相與明義明德而已絜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與之飲酒鄭所謂君臣明義明德者解在公明明也故爲義疏者廣鄭之說謂僖公君臣既明德義則

絜白之士慕其所爲羣集於朝因謂在公爲舊臣振鷺爲新來之士不惟詩無明文妄爲分別非詩之本義若以首章之義如鄭說則舊臣夙夜在公而新來之士飲酒醉舞此豈近於人情所以然者皆由委曲生意爲衍說以自累也據序言頌君臣之有道者謂僖公君臣之治國之道致其國治民安然後君臣燕樂有威儀爾振鷺取其能自修絜翔集有威儀也鄭於周頌箋傳是矣

本義曰有駜有駜駜彼乘黃者僖公寵錫其臣車馬之盛也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者其臣修其官稱其車服之謂也在公明明者謂修明其職也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者言其羣臣能自修絜有威儀君臣燕飲以相樂也胥相也其先言在公而後言胥樂者先公而後私也下章飲酒載燕其義皆同卒章箋傳是矣

那

論曰詩云置我鞉鼓毛鄭皆讀置爲植謂三代之鼓異制夏足鼓殷植鼓周縣鼓湯伐桀定天下作濩樂始用植鼓故詩人歎美之者非也如毛鄭之說鞉貫而摇之非植鼓則置不讀爲植已可知矣且詩人稱

頌成湯之功德當舉其大者如正域彼四方奄有九
有聖敬日躋式于九圍武王載旆有虔秉鉞之類是
也湯作大濩雖是成功之樂詩人欲歌頌之必亦舉
其大者據禮家之説三代器服無一物相襲者至於
樂舞其器甚衆商人改夏制者不可勝數不獨植鼓
也鼓衆樂器中一器爾鞉器之尤小者也商人歌頌
成湯功德不應遺大舉小若曰植鼓取其變夏制而
立殷制則器服變制大者頗多又況鞉非植鼓乎書
曰下管鞉鼓蓋自虞夏以來舊物常用者詩人必不
引以爲成湯之美事以此可知毛鄭之非也據序云

那祀成湯也若依序説商人作頌以爲祀湯之樂歌
述其祀時樂舞之盛以術樂先祖則得之矣古人作
頌之體此類甚多如周頌我將祀文王但述祀時羊
牛肥腯執競祀武王亦言祀時鍾鼓管磬之類是也
頌曰湯孫奏假毛謂湯孫者成湯也言湯善爲人子
孫也鄭謂湯孫者太甲也二家之説皆非也且湯孫
者當是湯之孫爾若以湯爲孫則是商人謂其先祖
爲孫理豈得通鄭以湯孫爲太甲者但以世次數之
太甲於湯爲孫爾至烈祖祀中宗又云湯孫之將殷
武祀高宗又云湯孫之緒則那所謂湯孫者不得爲

太甲也頌言湯孫者斥主祀之時王爾自太甲以下
至紂皆可爲湯孫不知頌作於何時所斥者何王爾
蓋商有天下六百年而爲周自天下爲周而微子封
於宋又四百餘年而孔子始得商頌於宋宋之禮壞
樂崩久矣其頌亡失之餘纔五篇僅存爾當孔子得
頌時已不知其作於何王之世也然則湯孫不知是
商之何王鄭以爲太甲者妄意而言爾置當讀如置
器之置綏我思成者綏安也思語助也安然而成者
謂下章所陳管磬和調而成聲也毛引禮記齋日之
説亦非也思讀如不可射思之思

本義曰猗那之頌詩人述商王祀其先祖成湯美其
樂舞及其助祭諸侯與其執事之臣皆由商王之能
將其事也其述樂也先自其小者故先言鞉鼓次言
管磬次言庸鼓次言萬舞皆述其聲容之美又言諸
侯助祭者皆悅懌羣臣執事者皆恭恪一章三稱其
主祀之時王而謂之湯孫者言其能主商祀之烝嘗
可謂湯之子孫矣其大義止於如此爾其始云湯孫
奏假者言能奏此樂而升薦之鄭解假爲升是也其
又云於赫湯孫者謂於赫湯之孫也詩人作此頌以
爲祀成湯之樂歌其言湯孫能修祀事則可若於赫

者盛美之辭也不應自稱盛美之孫以誇其先祖故當爲於赫湯之孫也卒云湯孫之將者謂能將祀事也其述樂先小者而閒稱湯孫至于再三者蓋詩無定體作者之意或然也

烈祖

論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宗也鄭執那頌烈祖以爲成湯者非也如丙以甲爲祖戊亦可以丙爲祖矣此古今人之常也是則湯之後世以湯爲祖中宗之後世以中宗爲祖此常事也何必曲爲之說哉頌云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時靡有

爭毛訓假爲大而已鄭謂和羹喻諸侯有和順之德者非也其失自左氏傳春秋也左傳魯昭二十年晏子爲齊侯陳和同之異云和如羹焉者其意本譏齊侯與子猷同欲不得爲和也因引和羹爲喻以謂和者鹹酸異味相濟爲和以喻君臣以可否相濟爲和故曰君臣亦然因引此頌云亦有和羹但謂羹當以五味相和爾古人引詩喻事多不用詩本義但取其一句足以曉意而已如鵲巢本述后妃而魯穆叔引以喻晉君有國而趙孟治之之類是也方晏子引頌和羹雖非詩義而未爲甚失鄭則不然據詩上言既

載清酤下言亦有和羹乃是直陳祭時酒與羹爾鄭何據而爲喻諸侯哉詩無明文乃是臆說也至於鄭解鬷假無言以謂諸侯助祭總升堂而齊一寂然無言而杜預注左氏傳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以此見先儒各用其意爲解以就成已說豈是詩人本意也至如詩云來假來饗降福無疆假至也據詩但言神至而饗乃降福爾蓋鄭訓假爲升遂云諸侯助祭者來升堂獻酒而神饗且諸侯助祭古無獻酒之禮今詩又無明文亦鄭之臆說也

本義曰嗟嗟我烈祖中宗以其有常之福申錫及爾

爾者爾時主祀之王也既載清酤賚我思成謂以清酒祼獻而神賚我使成祀事也亦有和羹者言調和此羹之人謂膳夫也既戒既平者戒愼其事也而總至無言時靡有爭者謂執事之臣總至無諠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恭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耇之福也約軝錯衡八鸞鶬鶬者此始謂助祭之諸侯也以假以享者謂諸侯既至而助享也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者我時王受天命溥將此祭祀而天降豐穰使我備物而祭致神歆饗而降福也上云以享者謂諸侯來助致享

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

長發

論曰帝立子生商帝上帝也而鄭以爲黑帝鄭惑讖緯其不經之說汨亂六經者不可勝數學者稍知正道自能識爲非聖之言然今著于箋以害詩義不可以不去也至玄王桓撥又玄承黑帝而立子者亦宜云也書稱格王正厥事寧王遺我大寶龜商頌亦云武王載旆之類其多蓋古人往往以美稱加王爾玄者深微之謂也老氏言玄之又玄是矣不必爲黑也

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毛以苞爲本蘖爲餘訓詁是矣鄭何據而爲三正之後乎考文求義謂一本而生三蘖也然則大者爲本小而附者爲蘖夏所謂本也韋也顧也昆吾也所謂三蘖也達生長也謂此三蘖莫能遂達其惡皆伐而去之并拔其本也其曰九有有截者言湯已爲天下所歸用此九有之師以伐三蘖并其本而去之也

詩本義卷第十二

詩本義卷第十三

歐陽氏

一義解

甘棠美召伯也其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毛鄭皆謂蔽芾小皃茇舍也召伯本以不欲煩勞人故舍於棠下棠可容人舍其下則非小樹也據詩意乃召伯死後思其人愛其樹而不忍伐則作詩時益非小樹矣毛鄭謂蔽芾爲小者失詩義矣蔽能蔽風日俾人舍其下也芾茂盛皃蔽芾乃大樹之茂盛者也

邶日月衛莊姜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荅於先君也其詩曰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者謂父母不能畜養我終身而嫁我於衛使至困窮也女無不嫁其曰畜我不卒者困窮之人尤怨之辭也鄭謂莊姜尊莊公如父母而遇我不終者非也妻之事夫尊親如父母義無此理也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淫於新昏而棄其舊室其詩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舊室被棄之辭也禁其新昏毋發我笱者言棄妻將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歎曰我身不容安能恤其後

事乎以見其妻雖去而猶不忘其家所以深嫉其夫
也鄭謂禁其新昏毋之我家以取我室家之道者非
也蓋舊室所以見棄者爲有新昏爾尚安能禁其毋
之我家乎又云何暇憂我後所生之子孫者亦非也
據詩意後後事也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也其詩曰有
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者謂此賢者
才力皆可任用而反使之執籥秉翟爲伶官也萬舞
正是惜其非所宜爲也豈以爲能哉矧能籥舞豈足
爲文武道備鄭云能籥舞言文武道備者非也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桓公救而封之
衛人思之欲厚報也其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
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鄭謂欲令齊長以爲玩好結
已國之恩者非也詩人但言齊德於衛衛思厚報永
爲兩國之好爾好當如繼好息民之好木瓜薄物瓊
琚寶玉取厚報之意爾豈以爲玩好也
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其詩曰蘀兮蘀
兮風其吹女鄭謂風喻號令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
近得之矣又曰伯兮叔兮倡予和女毛謂君倡臣和
是矣鄭謂群臣無其君自以強弱相服女倡矣我則

和之者非也詩人本謂蘀須風吹則動臣須君倡則
和爾如鄭之說與上文意不相屬非詩人之本義國
君以伯叔稱其臣者蓋大臣也
野有蔓草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也其
詩曰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
相遇適我願兮此詩文甚明白是男女婚娶失時邂
逅相遇於野草之間爾何必仲春時也周禮言仲春
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學者多以此說爲非就如
其說乃是平時之常事兵亂之世何待仲春鄭以蔓
草有露爲仲春遂引周禮會男女之禮者衍說也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受祿君子不得仕進也
其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
毛謂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漣如毛之說是
寘檀於濁河之側以俟河清不可得也據詩文乃寘
檀於清河之側爾初無俟清之意知毛之說非也詩
人之意謂伐檀將以爲車行陸而寘於河干河水雖
清漣然檀不得其用如君子之不得仕進莫能施其
用矣其下章伐輻伐輪義皆同也
羔裘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其詩曰羔裘豹祛
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鄭謂此民卿大夫采

邑之民爾又云我不去者念子故舊之人據詩乃晉人述其國民怨上之辭云我豈無他國可往猶顧子而不去爾在位者晉國執政之大臣民於上位何論故舊序但云不恤其民鄭何據而限以卿大夫采邑皆曲說也

七月陳王業也其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父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據詩農夫在田婦子往饋田大夫見其勤農樂事而喜爾鄭易喜爲饎謂饎酒食也言餉婦爲田大夫設酒食也鄭多改字前世學者已非之然義有不通不得已而改者猶所不取況此義自明何必改之以曲就衍說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其詩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鄭謂山有草木以自覆蓋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者非也考詩之義本謂高山多草木如周大國多賢才爾且山以其高大故草木託以生也豈由草木覆蓋然後成其高大哉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育材之道博矣人之材性不一故善育材者各因其性而養成之或教於學或命以官勸以爵祿勵以名節使人人各極其所能然則君子所以長育之道亦非一也而鄭氏引禮家之說曰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者拘儒之狹論也又曰既教學之又不征役者衍說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謂此君子樂易而有威儀爾樂易所以容衆有儀所以爲人法也而鄭謂有官爵然後得見君子見則心喜樂又以禮儀見接者亦衍說也鄭氏於詩常患以衍說害義如其所說則未往之人不見君子而不得教育矣

采芑宣王南征也其詩稱述將帥師徒車服之盛威武之容而其首章曰于以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者言宣王命方叔爲將以伐蠻荊取之之易如采芑爾芑苦菜也人所常食易得之物于新田亦得之于菑畝亦得之如宣王征伐四夷所往必獲也其言采芑猶令人去拾芥也其所以往而必得之易者由命方叔爲將而師徒車服之盛威武之容如詩下章所陳是也毛鄭於此篇車服物名訓詁尤多其學博矣獨於采芑之義失之以謂宣王中興必用新美天下之士鄭又謂和治軍士之家而養育其身可謂迂踈矣

頍弁刺幽王也暴戾無親孤危將亡也其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箋云喻幽王不親九族亦有漸自微至甚如先霰後大雪非詩意也考詩之意非謂不親九族有漸謂其危亡有漸爾謂國將亡必先離其九族如雪將降必先下霰見霰知必有雪見九族離心知必亡國必然之理也故其下文云死喪無日無幾相見也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其詩曰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鄭謂魚之依水草猶人之

依明王明王之時魚處於藻得其性則肥充詩之言有述事者有比物者一句之中不能兼此兩義也魚藻述事之言也詩人謂幽王時萬物失其性而不安其生王亦將不能長有其樂也乃思古武王之時萬物得其性故王亦安其樂其言魚在在藻者言萬物之得其性也王在在鎬者謂武王安其樂爾其義止於如此而已鄭謂魚依水草如人依明王者非詩人之本意也

板刺厲王也其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者上帝天也其民呼天而訴曰上帝反反者謂天宜愛養民下而今反使民皆病也其義如此而已毛鄭以爲上帝斥王者非也其下云天之方難又以爲斥王者亦非也天之方蹶方虐方懠及天之牖民皆呼天而訴之辭也其謂天之方虐者天不宜酷虐蓋民怨尤之辭猶言天未悔禍也苟如鄭說其卒章云敬天之怒又豈得爲斥王乎故凡言天者皆謂上天也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其詩曰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毛訓摧爲至初無義理鄭又改摧爲嗺嗟也改字先儒不取據詩摧當爲摧壞之義謂旱既大甚人民饑饉

不能爲國則將摧壞先祖之基業爾故其下章又云父母先祖胡寧忍予者其義同也而毛鄭皆謂先祖文武爲民父母者亦非也蓋詩人述宣王訴于父母及先祖爾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其詩曰旻天疾威天篤降喪又云天降罪罟皆述周之人民呼天而怨訴之辭也其義與瞻卬同而毛鄭常以爲斥王者皆非也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其詩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毛以爲亦周鄭以爲亦武庚者其說皆非也毛鄭之意謂亦者又也有因之辭也以謂彼既爲是此又爲

是者爲亦也其謂亦周亦武庚者謂周人與武庚乘白馬而微子亦乘白馬也今考詩之文不然詩言亦者多矣若抑曰哲人之愚亦惟斯戾者似因上文先述庶人之愚然庶人之愚自云亦職惟疾則又無所因以此知其不然也卷阿曰鳳皇于飛亦集爰止鄭以爲亦衆鳥其義不通已見別論至于下章又云亦傅于天則鄭更無所説菀柳曰有鳥高飛亦傅于天鄭亦無所説蓋其義不通不能爲説也至於人亦有言亦孔之哀民亦勞止之類甚多皆非有所亦蓋亦者詩人之語助爾然則亦白其馬者直謂有客乘白馬爾況詩無周及武庚之文二家妄自爲説所以不同也

閟宮頌僖公也其詩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毛謂上帝是依依其子孫鄭謂依其身也天依馮而降精氣鄭之此説是用履帝武敏歆之説也其言怪妄生民之論詳之矣而毛謂依其子孫者亦非也其上下文方言姜嫄生后稷時事與上帝依其子孫文意不屬據詩意依猶賴也謂上帝是賴者言姜嫄賴天帝之靈而生后稷無災害爾

取舍義

緑衣衛莊姜傷己也言妾上僭夫人失位也其詩曰緑兮衣兮緑衣黄裏毛謂緑間色黄正色者言間色賤反爲衣正色貴反爲裏以喻妾上僭而夫人失位其義甚明而鄭改緑爲褖謂褖衣當以素紗爲裏而反以黄先儒所以不取鄭氏於詩改字者以謂六經有所不通當闕之以俟知者若改字以就己説則何人不能爲説何字不可改也況毛義甚明無煩改字也當從毛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也其卒章曰叔兮伯兮褎如充耳毛謂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稱鄭謂充耳塞耳也言衛諸臣如塞耳無聞知也據詩四章皆責衛之辭其卒章云充耳者謂衛諸臣聞我所責如不聞也鄭義爲長當從鄭

出其東門閔亂也鄭公子五爭男女相棄思保其室家焉其詩曰出其闉闍有女如荼毛謂荼英荼也言皆喪服也鄭謂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考詩之意云如荼者是以女比物也毛謂喪服疎矣且棄女不當喪服而下文云雖則如荼匪我思徂言女雖輕

美匪我所思爾以文義求之不得爲喪服當從鄭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盛其車服與文姜淫播其惡於
萬民焉其詩曰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魯道有蕩齊子
豈弟毛云言文姜於是樂易然者謂文姜爲淫穢之
行曾不畏忌人而襄公乘驪垂轡而行魯道文姜安
然樂易無慙恥之色也其義甚明鄭改豈字爲闓轉
引古文尚書以弟爲圛而訓圛爲明以謂闓明猶發
夕也迂踈甚矣當從毛
敝笱刺文姜也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
亂其詩曰敝笱在梁其魚魴鰥毛謂鰥大魚也鄭謂

鰥魚子也孔穎達正義引孔叢子言鰥魚之大盈車
則毛爲大魚不無據矣鄭改鰥字爲鯤遂以爲魚子
其義得失不較可知也詩人之意本以魯桓弱不能
制強則敝笱不能制大魚是其本義苟如鄭說則小
猶不能制大則可知義亦可通然鰥爲大魚非毛臆
說又其下文言從者如雲雨是其黨衆盛恣行無所
畏忌以見齊子強盛宜以大魚爲比皆當從毛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儉嗇不能用其民也其
詩曰園有桃其實之殽毛謂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
民得其力鄭謂魏君薄公稅省國用不取於民食園

桃而已考詩之意本刺魏君儉嗇不能用其民者謂
不知爲國者用有常度其取於民有道而過自儉嗇
爾非謂其不取於民但食桃也桃非終歲常食之物
於理不通其曰園有桃其實之殽謂園有桃尚可取
而食況國有人民反不能取之以道至使國用不足
而爲儉嗇乎毛說爲是當從毛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知其蕃衍盛大
子孫將有晉國焉其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
之子碩大無朋毛謂朋比也鄭謂平均無朋黨彼其
之子曲沃桓叔也詩人但憂桓叔盛大將奪晉國本

不美其爲政平均也毛以朋爲比比者以類相附之
謂也無朋者謂桓叔盛大無與爲比謂其特盛出於
倫類也義當從毛
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其詩曰綢繆
束薪三星在天毛謂三星參也男女待禮而成若薪
芻待人事而後束鄭謂三星心星也二月之合宿故
嫁娶者以爲候今我束薪於野乃見在天則三月之
末四月之中見於東方矣故云不得其時參心皆三
星而知鄭義爲得者以其所見之月候嫁娶早晚爲
有理毛以束薪喻男女成婚於義不類鄭謂因束薪

於野而見天星義簡而直故皆當從鄭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好奢而任小人也其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考詩之意謂曹國迫小而昭公無法自守將至危亡但好奢侈而整飾其衣服楚楚然如蜉蝣雖有羽翼不能久生也鄭謂不知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者是也毛謂渠略猶有羽翼以自修則是昭公不能修飾衣服不如渠略爾與詩之義正相反也當從鄭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也其詩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毛謂稂童梁非溉草得水而病鄭謂

稂當作涼涼草蕭蓍之屬毛鄭皆謂泉流浸病其草如共公爲政困病其民大意則同但稂爲童梁其義自通何煩改字理當從毛

楚茨刺幽王也其詩曰或肆或將毛謂肆者陳于牙將者齊于肉鄭謂或肆其骨體於俎或捧持而進之詩之大義毛鄭皆得之無所違異惟此一句雖不害大義然各爲一說使學者莫知所從以理考之當從鄭

玄鳥祀高宗也其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謂春分玄鳥降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古今雖相去遠矣其爲天地人物與今無以異也毛氏之說以今人情物理推之事不爲怪宜其存之而鄭謂吞鳦卵而生契者怪妄之說也秦漢之間學者喜爲異說謂高辛氏之妃陳鋒氏女感赤龍精而生堯簡狄吞乙卵而生契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高辛四妃其三皆以神異而生子蓋堯有盛德契稷後世皆王天下數百年學者喜爲之稱述欲神其事故務爲奇說也至帝摯無所稱故獨無說鄭學博而不知統又特喜讖緯諸書故於怪說尤篤信由是言之義當從毛

詩本義卷第十三

詩本義卷第十四

歐陽氏

時世論

鄭氏譜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邑以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使施先公大王王季之教於己所職六州之國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純至武王滅紂巡守天下陳其詩以屬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繫之周公謂之周南其得賢人之化者繫之召公謂之召南今考之於詩義皆不合而爲其説者又自相抵捂所謂被二公之德教

者是周公旦召公奭所施大王王季之德教爾今周召之詩二十五篇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兎罝芣苢皆后妃之事鵲巢采蘩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大姒也麟趾騶虞皆后妃夫人德化之應草蟲采蘋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漢廣汝墳羔羊摽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麕皆言文王之化蓋此二十二篇之詩皆述文王大姒之事其餘三篇甘棠行露言召伯聽訟何彼襛矣乃武王時詩烏有所謂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譜考詩義不能合者也譜言得聖人之化者謂周公也得賢人之化者謂召公也謂旦

奭其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優劣故以聖賢別之爾今詩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是文王大姒之事無所優劣不可分其聖賢所謂文王大姒之事者其德教自家刑國皆其夫婦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變紂之惡俗成周之王道而著於歌頌爾蓋譜謂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嘗有所施而二南所載文王大姒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與然則鄭譜之説左右皆不能合也後之爲鄭學者又謂譜言聖人之化者爲文王賢人之化者爲大王王季然譜本謂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則爲鄭學者

又自相抵捂矣今詩之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至於關雎鵲巢所述一大姒爾何以爲后妃何以爲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爾何以爲王者何以爲諸侯則序皆不通也又不言詩作之時世蓋自孔子歿羣弟子散亡而六經多失其旨詩以諷誦相傳五方異俗物名字訓往往不同故於六經之失詩尤甚詩三百餘篇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國先後非一時而世久失傳故於詩之失時世尤甚周之德盛於文武其詩爲風爲雅爲頌風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

義類非一或當時所作或後世所述故於詩時世之失周詩尤甚自秦漢已來學者之說不同多矣不獨鄭氏之失也昔孔子嘗言關雎矣曰哀而不傷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詩皆與鄭氏之說其意不類蓋常以哀傷爲言由是言之謂關雎爲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周之爲周也遠自上世積德累仁至於文王之盛征伐諸侯之不服者天下歸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虫草木如靈臺行葦之所述蓋其功業盛大積累之勤其來遠矣其成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大姒賢妃又有內助之功爾而言詩者過爲稱述遂以關雎爲王化之本以謂文王之興自大姒始故於眾篇所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於天下太平麟與騶虞之瑞亦以爲后妃功化之成効故曰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也何其過論歟夫王者之興豈專由女德惟其後世因婦人以致衰亂則宜思其初有婦德之助以興爾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興此關雎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辭甚美則哀此之意亦深其言緩其意遠孔子曰哀而不傷謂此也司馬遷之於學也雜博而無所擇然其去周秦

未遠其爲說必有老師宿儒之所傳其曰周道缺而關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取焉昔吳季札聞魯人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然則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周頌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謂二后者文武也則成王者成王也猶文王之爲文王武王之爲武王也然則昊天有成命當是康王已後之詩而毛鄭之說以頌皆是成王時作遂以成王爲成此王功不敢康執競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謂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猶文王武王謂之文武爾然則執競者當是昭王已後之詩而毛以爲成大功而安之鄭以爲成安祖考之道皆以爲武王也據詩之文但云成康爾而毛鄭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已說而意又不同使後世何所適從哉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鄭亦皆以爲武王由信其已說以頌皆成王時作也詩所謂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豈不簡且直哉而毛鄭之說豈不迂而曲也以爲成王康王則於詩文理易通如毛鄭之說則文義不完而難通然學者

捨簡而從迂捨直而從曲捨易通而從難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辨者以去詩時世遠茫昧而難明也余於周南召南辨其不合者而關雎之作取其近是者焉蓋其說合於孔子之言也若雅也頌也則辨之而不敢必而有待焉夫毛鄭之失患於自信其學而曲遂其說也若余又將自信則是笑奔車之覆而疾驅以追之也然見其失不可以不辨辨而不敢必使余之說得與毛鄭之說並立於世以待夫明者而擇焉可也

本末論

關雎鵲巢文王之詩也不繫之文王而下繫之周公召公召公自有詩則得列於本國周公亦自有詩則不得列於本國而上繫於豳豳大王之國也考其詩則周公之詩也周召周公召公之國也考其詩則文王之詩也何彼穠矣武王之詩不列於雅而寓于召南之風棠棣周公之詩也不列於周南而寓於文王之雅衛之詩一公之詩也或繫之邶或繫之鄘或繫之衛詩述在位之君而風繫已亡之國晉之為晉久矣不得為晉而謂之唐鄭去咸林而徙河南為鄭甚新而遂得為鄭自漢已來其說多矣蓋詩之類例不一如此宜其說者之紛然也問者曰然則其將奈何應之曰吾之於詩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遠出聖人之後不得質吾疑也幸者詩之本義在爾詩之作也觸事感物文之以言善者美之惡者刺之以發其揄揚怨憤於口道其哀樂喜怒於心此詩人之意也古者國有采詩之官得而錄之以屬太師播之於樂於是考其義類而別之以為風雅頌而次比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廟朝廷下至鄉人聚會此太師之職也世久而失其傳亂其雅頌亡其次序又採者積多而無所擇孔子生於周末方修禮樂之壞於是正其

雅頌刪其煩重列於六經著其善惡以為勸戒此聖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學校廢而異端起及漢承秦焚書之後諸儒講說者整齊殘缺以為之義訓耻於不知而人人各自為說至或遷就其事以曲成其己學其於聖人有得有失此經師之業也惟是詩人之意也太師之職也聖人之志也經師之業也今之學詩者不出於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勞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謂本末作此詩述此事善則美惡則刺所謂詩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別其類或繫於彼或繫於此所謂太師之職者末也察

其美刺知其善惡以爲勸戒所謂聖人之志者本也求詩人之意達聖人之志者經師之本也講太師之職因其失傳而妄自爲之說者經師之末也今夫學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盡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闕其所疑可也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況其末乎所謂周召邶鄘唐豳之風是何疑也考之諸儒之說既不能通欲從聖人而質焉又不得然皆其末也若詩之所載事之善惡言之美刺所謂詩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頗爲衆說汩之使其義不明今去其汩亂之說則本義粲然而出矣今夫學者知前事

之善惡知詩人之美刺知聖人之勸戒是謂知學之本而得其要其學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闕其不知可也蓋詩人之作詩也固不謀於太師矣今夫學詩者求詩人之意而已太師之職有所不知何害乎學詩也若聖人之勸戒者詩人之美刺是已知詩人之意則得聖人之志矣

豳問

或問七月豳風也而鄭氏分爲雅頌其詩八章以其一章二章爲風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爲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爲頌一篇之詩別爲三體而一章之言半爲雅而半爲頌詩之義果若是乎應之曰七月周公之作也其言豳土寒暑氣節農桑之候勤生樂事男女耕織衣食之本以見大王居豳興起王業艱難之事此詩之本義毛鄭得之矣其爲風爲雅爲頌吾所不知也所謂七月之本義幸在者吾既得之矣其末有所難知者闕之可也雖然吾知鄭氏之說自相抵牾者矣今詩之經毛鄭所學之經也經以爲風而鄭氏以爲雅頌豈不戾哉夫一國之事謂之風天下之政謂之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此毛鄭之說也然則風諸侯之事雅天子之事也今所

謂七月者謂之風可矣謂之雅頌則非天子之事又非告功於神明者此又其戾者也風雅頌之爲名未必然然於其所自爲說有不能通也問者又曰鄭氏所以分爲雅頌者豈非以周禮籥章之職有吹豳詩雅頌之說乎應之曰今之所謂周禮者不完之書也其禮樂制度蓋有周之大法焉至其考之於事則繁雜而難行者多故自漢興六經復出而周禮獨不爲諸儒所取至或以爲黷亂不驗之書獨鄭氏尤推尊之宜其分豳之風爲雅頌以合其事也問者又曰今豳詩七篇自鴟鴞以下六篇皆非豳事獨七月一篇

豈足以自爲一國之風然則七月而下七篇寓於豳風爾豳其自有詩乎周禮所謂豳雅豳頌者豈不爲七月而自有豳詩而今亡者乎至於七月亦嘗亡矣故齊魯韓三家之詩皆無之由是言之豳詩其猶有亡者乎應之曰經有其文猶有不可知者經無其事吾其可逆意而謂然乎

魯問

或問魯詩之頌僖公盛矣信乎其克淮夷伐戎狄服荆舒荒徐宅至于海邦蠻貊莫不從命何其盛也泮水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武臣在泮獻馘又曰

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又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閟宮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又曰淮夷來同魯侯之功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其武功之盛威德所加如詩所陳五霸不及也然魯在春秋時常爲弱國其與諸侯會盟征伐見於春秋史記者可數也皆無詩人所頌之事而淮夷戎狄荆舒徐之人事有見於春秋者又皆與頌不合者何也按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敗莒滅項者各一此魯國自用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陳六年伐鄭是時齊桓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焉爾二十八年圍許是時晉文公方稱伯主兵率諸侯而魯亦與焉爾十五年楚伐徐魯救徐而徐敗十八年宋伐齊魯救齊而齊敗二十五年齊人侵伐魯鄙魯乞師于楚楚爲伐齊取穀春秋所記僖公之兵止於是矣其自主兵所伐邾莒項皆小國雖能滅項反見執於齊其所伐大國皆齊晉主兵其所救者又力不能勝而輒敗由是言之魯非強國可知也烏有詩人所頌威武之功乎其所侵伐小國春秋必書烏有所謂克服淮夷之事乎惟其十六年一會齊侯于淮爾是會也淮夷侵鄫齊桓來會謀救鄫爾由是

言之淮夷未嘗服於魯也其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鄭氏以謂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與狄南艾荆及群舒按僖公即位之元年齊桓二十七年也齊桓十七年伐山戎遠在僖公未即位之前至僖公十年齊侯許男伐北戎魯又不與鄭氏之說既繆而詩所謂戎狄是膺者孟子又曰周公方且膺之如孟子之說豈僖公事也荆楚也僖公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年也是時楚方強盛非魯所能制僖之四年從齊桓伐楚而齊以楚強不敢速進乃次于陘而楚遂與齊盟于召陵此豈魯僖得以爲功哉六年楚伐許又

從齊桓救許而力不能勝許男卒面縛啣璧降于楚十五年楚伐徐又從齊桓救徐而又力不能勝楚卒敗徐取其婁林之邑舒在僖公之世未嘗與魯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見爾蓋舒爲徐取之矣然則鄭氏謂僖公與齊桓南艾荆及羣舒者亦繆矣由是言之詩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皆與春秋不合矣楚之伐徐取婁林齊人徐人伐楚英氏以報之蓋徐人之有楚伐也不求助於魯而求助於齊以報之以此見徐非魯之與國也則所謂遂荒徐宅者亦不合於春秋矣詩孔子所刪正也春秋孔子所修也詩之言

不妄則春秋疎繆矣春秋可信則詩妄作也其將奈何應之曰吾固已言之矣雖其本有所不能達者猶將闕之是也惟闕其不知以俟焉可也

序問

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詩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繫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爲此言也自聖人沒六經多失其傳一經之學分爲數家不勝其異說也當漢之初詩之說分爲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學皆廢而毛詩獨行以至于今不絶今齊魯之學沒不復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於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捨三家而從毛公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歟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爲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隨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吾固已論之矣學者可以察焉

詩本義卷第十四

歐陽氏

詩解統序

五經之書世人號爲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繫人之所得有深淺耳今考於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能明而經無不通矣大抵謂詩爲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書也曰淫褻之辭也曰猥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爲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習之考乎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歟

唐韓文公最爲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足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關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迹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於其成乎故二南牽於聖賢國風惑於先後豳居變風之末惑者溺於私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混於小大而不明三頌昧於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槩之體皆所未正者先儒既無所取捨後人因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說興焉毛鄭二學其說熾辭辨固已廣博然不合于經者亦不爲少或失於疎略或失於謬妄蓋詩載關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俗善惡之事闊廣邃邈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予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疎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爲之蕪泥云爾

二南爲正風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爲正乎曰可與不可非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二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可疑之際天下雖惡紂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而亦曰服事於紂焉

則二南之詩作於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於受命之後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爲正在周不得爲變焉上無明天子號令由已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於周而不辨於商故正變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在商爲變而在周爲正乎或曰未諭曰推治亂而迹之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

聖人之治然也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爲别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一也無異也而説者以爲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召公能行聖人之化乎殆不然矣或曰不繫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統於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迹之始也列於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於變風則文王之迹殆

矣惟頌焉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將畧而不具乎聖人所以慮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别其稱號爾蓋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詩切感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淺心之淺者故其詩略是以有異焉非聖人私於天下而淺深厚薄殊矣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大姒不得有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云爾考於其詩惑於其序是以異同之論爭起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王國風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録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風絶於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徧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

其近於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絶之太遽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尊於上周室雖弱不絶其正苟絶而不與其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别正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於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恵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傷典誥之絶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

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在諸侯而雅頌未可知矣桒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終豳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而明詩者多泥於疏説而不通或者又以爲聖人之意不在於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爲訓法者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爲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秦陳以祖裔比也檜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

正故居末焉淺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於召得失云者衛爲紂都而紂不能有之周幽東遷無異是也加衛於先明幽紂之惡同而不得近於正焉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爲後鄭先於齊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爲堯封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褊儉之等也祖裔云者陳不能興舜而襄公能大於秦子孫之功陳不如矣穆姜卜而遇艮之隨乃引文言之辭以爲卦說夫穆姜始筮時去孔子之生尚四十年爾是文言先於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爲誕妄也推此以迹其怪則季札觀樂之次明白可驗而不足爲疑矣夫黍離已下皆平王東遷桓王失位之詩是以列於國風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爲法者昔孔子大聖人其作春秋也旣微其辭然猶不公傳於人第口授而已況一樂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分定爲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爲無據云

定風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

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豳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豳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

也故能終之以正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而鄭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爲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爲詁訓時移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爲據其說有三一曰節彼刺師尹不平此不當譏皇父擅恣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於秦也其二曰正月惡褒姒滅周此不當疾艷妻之說出於鄭氏非史傳所聞況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其醜者二篇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

乃鄭桓公友此不當云番維司徒予謂史記所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方爲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說皆不合於經不可按法爲鄭氏者獨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雨無正已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說歸向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說何從而爲據也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彊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於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於天下天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於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爲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彊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於天子其非彊乎特

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脩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絕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於風而與其爲頌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彊是矣豈鄭氏之云乎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錄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

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曷謂子紂之不憾曰惘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爲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絶其爲後焉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哉

詩本義卷第十五

鄭氏詩譜

歐陽　脩　補云

鄭氏譜序云自共和以後得太史年表接於春秋而次序乃明今詩諸國惟衛齊變風在共和前後皆宣王已後子之舊圖起自諸國得封而止於詩止之君旁繫于周以世相當而詩列右方依鄭所謂循其上而省其下及旁行而考之之說也然有一君之世當周數王者則考其詩當在某王之世隨事而列之如鄘栢舟衛淇澳皆衛武公之詩栢舟之作乃武公即位之初年當繫宣王之世淇澳美其入相當在平王之時則繫之平王之世其詩不可知其早晚其君又當數世之王則皆列於最後如曹共公身歷惠襄頃三世之王其詩四篇頃王之世之類是也今旣補之鄭則第取有詩之君而畧其上下不復次之而粗述其興滅于後以見其終始若周之詩失其世次者多今爲鄭補譜且從其說而次之亦可據以見其失在予之别論此不著焉

周召

文王　武王

關雎　甘棠
葛覃　何彼襛矣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兎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趾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騶虞
周詩世次依毛鄭說則如此考於實則其
失尤多已具于之別論大小論亦然自邶
鄘已下下有依毛鄭之說而又失錯者各
隨而正之如後
邶　鄘　衛
夷王　厲　共和　宣　幽　平　桓　莊　釐　惠　襄

頃侯　釐侯　釐侯　釐侯　武公　武公　州吁　黔牟　惠公　惠公　文公
邶柏舟　武公　莊公　宣公　惠公　懿公　鄘蝃蝀
鄘柏舟　宣公　惠公　懿公　相鼠
右武公　衛淇奧　邶燕燕　文公
右莊公　日月　鄘載馳
邶綠衣　終風　右戴公
衛考槃　擊鼓
衛碩人　凱風
右莊公　右州吁
邶雄雉

匏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
乘舟
衛氓
竹竿
伯兮
有狐
右宣公
衛墻茨
鄘偕老
桑中

鶉奔
芄蘭
右惠公

脩據史記年表及衛世家云周武王封康叔於衛康叔卒子康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子嗣伯立卒子建伯立卒子靖伯立卒子貞伯立卒頃侯立當夷王時衛之變風始作至于襄公凡十二君而有詩者六次于譜自成公已下無詩又二十四君至于君角爲秦始皇帝所滅鄘柏舟衛淇奥已解於左惠公歷桓莊釐惠四王之世而詩皆在初年蓋皆

惠公幼時之詩也文公歷惠襄二王之世而定之方中乃其即位二年之時故繫於惠王之時

檜 鄭

夷 厲 共和 宣 幽 平 桓 莊 釐 惠

羔裘 桓公 桓公 武公 莊公 昭公 子厲 儀公 厲公
素冠 莊公 昭公 子亹 蔡孫 東門 文公
隰有 厲公 子儀 蘀兮 蔓草 清人
萇楚 昭公 羔裘 苕 狡童 文公
匪風 緇衣 遵路 有女 丰 溱洧

有檜　襄公 倬 有女 東墠 厲公
無　督 有女 風雨
次其　大叔 褰裳 子衿
詩在　羔裘 厲公 揚水
夷厲　遵路 昭公
之際　皆
有襄公

脩曰鄭桓公以周宣王二十二年始封于鄭立三十五年爲犬戎所殺子武公立當平王時而鄭之變風始作至于文公凡七君而有詩者五次于譜

自桓公已無詩凡十六君至于君乙而爲韓哀所滅莊公共叔段之亂在平王之世則大叔于田已上三篇當繫平王時有女同車昭公前立時事褰裳厲公未會諸侯已前亦前立之事故皆繫于桓世

齊

懿孝夷厲 恭和 宣幽平桓莊
哀公 胡公 武公 武公 莊公 莊公 釐公 襄公
胡公 獻公 厲公 釐公 襄公 南山

雞鳴 武公 文公 甫田
還 成公 盧令
著 莊公 敝笱
東方之日 載驅
東方未明 猗嗟
右哀公

脩據周武王封太公於齊卒子乙公立卒子癸公立卒子哀公立當懿王時齊之變風始作凡十君至于襄公而有詩者二次于譜自桓公已下無詩凡十六君至于康公貸爲田和所篡

魏

平桓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右魏無世家其詩在平桓之間

唐

共和 宣 幽 平 桓 莊 釐 惠

靖侯 僖侯 殤侯 文 鄂侯 晉侯 晉侯 獻公

僖侯 獻侯 文侯 侯 小子侯 武公 葛生

穆侯 孝侯 哀侯 無衣 采苓

殤侯 鄂侯 晉侯 有杕之杜

蟋蟀 山有樞

右僖侯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右昭侯

脩據周武王封弟叔虞于唐卒子燮立改爲晉侯卒子武侯立卒子成侯立卒子厲侯立卒子靖侯立卒子僖侯立當宣王時唐之變風始作凡十三君至于獻公有詩者四次于譜自惠公已下無詩又十九君至于靖公爲魏韓趙所滅

秦

厲 共和 宣 幽 平 桓 莊 釐 惠 襄

秦仲 秦仲 秦仲 莊公 襄公 文公 武公 德公 穆公

莊公 襄公 文公 寧公 德公 宣公 康公

駟驖 出公 成公 晨風

小戎 武公 穆公 無衣

蒹葭 渭陽

終南 權輿

右襄公 右康公

脩據周孝王封非子於秦邑爲附庸非子卒秦侯立卒子公伯立卒子秦仲立當周宣王時命爲大夫而變風始作凡十一君至于康公有詩者三次于譜共巳下無詩又二十一君是爲始皇帝

陳

共和 宣 幽 平 桓 莊 釐 惠 襄 頃

幽公 釐公 武公 平公 桓公 莊公 宣公 宣公 宣公 共公

釐公 武公 夷公 孝公 厲公 宣公 穆公 靈公

宛丘 衡門 平公 桓公 莊公 共公 株林

東門　東門　防有　澤陂
之枌　之池　鵲巢　右靈公
右幽公　東門　月出
之楊
右釐公

脩據周武王封媯滿於陳是爲胡公卒子申公立卒弟相公立卒申公子孝公立卒子慎公立卒子幽公寧當周厲王時陳之變風始作凡十三君至于靈公有詩者五次于譜成公已下又六君至于湣公而楚惠王滅陳

曹

惠王　襄　頃
莊公　共公　共公
僖公　候人
昭公　鳲鳩
共公　下泉
蜉蝣
右昭公

脩據周武王封叔振鐸于曹卒子太伯脾立卒子仲君立卒子宮伯立卒子孝伯立卒弟幽伯立卒弟戴伯立卒子惠伯立卒子碩角立卒弟繆公立卒子桓公立卒子莊公立卒釐公立卒子昭公當周惠王時曹之變風始作至于共公凡二君有詩次于譜共公已下無詩又十君至于伯陽釆景公滅曹

豳

成王　周公
七月

鴟鴞
伐柯
九罭
破斧
東山
狼跋

王

平王　桓王　莊王
黍離　兎爰　丘中有麻

君子于役　采葛
君子陽陽　大車
揚之水
中谷有蓷
葛藟

二雅

文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厲宣幽

四牡　南陔　常棣　青　育　節南
皇皇　白華　南有　交　巷　山

者華　華黍　嘉魚　雨無　蓼　胥
伐木　南山　正　言　小弁
天保　有臺　旻　鴻鴈　巧言
采薇　由庚　小宛　庭燎　何人
出車　崇丘　蓼　沔水　斯
杕杜　由儀　板　鶴鳴　巷伯
棫樸　蓼蕭　蕩　桑　谷風
旱麓　湛露　抑　鳲鳩　蓼莪
靈臺　彤弓　桑柔　蓼蕭　大東
綿　菁菁　我行　四月

思齊
者義　甚蓼　北山
文王　斯干　無將
大明　無羊　大車
下武　雲漢　小明
文王　崧高　鼓鐘
有聲　烝民　楚茨
生民　韓奕　信南山
行葦　江漢　甫田
既醉　常武　大田
鳧鷖　瞻彼

假樂　洛矣
公劉　裳裳
泂酌　者華
卷阿　桑扈
鴛鴦
頍弁
車舝
青蠅
賓之
初筵

魚藻
采菽
角弓
菀柳
都人士
采綠
黍苗
隰桑
白華
綿蠻

瓠葉
漸漸
之石
苕華
何草
不黃
瞻卬
召旻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歿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謬得以粗備傳於今者豈止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人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以徒為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陳靈公千五六百歲

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蟲魚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為改易之意其為說不止於箋傳而已恨不得盡見二家之書不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辯而欲斷以訟之曲直其能於自決乎其能使之自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祕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

平巳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顚倒錯亂不可復序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幷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魏唐秦陳檜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一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爾夫盡其說而不通然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哉凡補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譜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爲之注自周公已下卽用舊注云）増損塗乙改正者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矣

鄭氏詩譜終

詩圖總序

周之詩自文王始成王之際頌聲興焉周之盛德之極文王之詩三十七篇其二十三篇繫之周公召公爲周南召南其八篇爲小雅六篇爲大雅武王之詩六篇四篇爲小雅二篇在召南之風成王之詩五十三篇其十篇爲小雅十二篇爲大雅三十一篇爲頌是爲詩之正經其後二世昭王立而周道微缺又六世厲王政益衰變雅始作厲王死于彘天下無君周公召公行政謂之共和凡十四年而厲王之下太子宜臼遷于洛邑號東周周之室益微而平王之詩貶爲風下同列國至於桓莊而詩止矣初成王立周公攝政管蔡作亂周公及其大夫作詩七篇周之太史以爲周公詩主道豳國公劉太王之事故繫之豳謂國變風而諸侯之詩無正風其變風自懿王始作懿王時齊風始變夷王時衛風始變次厲王時陳風始變厲王崩周召共和唐風始變次宣王時秦風始變至平王時鄭風始變惠王時曹風始變陳最後至頃王時猶有靈公之詩於是止矣蓋自文至頃凡二十世王澤竭而詩不作今鄭之次比考於舊史先後不同周召王豳皆出於周邶鄘合於衛檜魏世家絕其

可考者七國而已陳齊衛晉曹鄭魏此變風之先後
也周召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孔子未
刪詩之前季札所聽周樂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鄭
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之次第也考其得封之
先後爲國之大小與其詩作之時皆有其次說者莫
能究焉其外魯之頌四篇商頌五篇鄭康成以爲魯
得用天子之禮樂故有頌而商頌至孔子之時存者
五篇而夏頌已亡故錄魯詩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
法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夏矣康成所作詩譜圖
自共和而後始得春秋次序今其圖亡今略準鄭遺

說而依其次第推之以見前儒之得失今既依鄭爲
圖故風雅變正與其序所不言而說者推定世次皆
且從鄭之意其所失者可指而見焉司馬遷謂古詩
三千餘篇孔子刪之存者三百鄭學之徒皆以遷說
之謬言古詩雖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遷說然
也何以知之今書傳所載逸詩何可數焉以圖推之
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餘君而取其一
篇猶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詩三百一十一篇云者六
篇存者三百五篇云